# 亚瑟王之死

馬罗礼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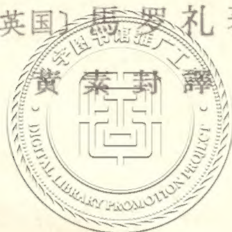




# 亚瑟王之死

## 下册

〔英国〕馬罗礼著
黄素封譯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六〇年·北京



# 第十卷

記述崔思痛騎士以及其他冒险奇迹，

計分八十八回。



# 第　一　回

崔思痛騎士怎样同亚瑟王比武，并且打倒了
亚瑟王，但是他不曾向国王說明，他为什
么带着那上面繪有怪画的盾牌。

亚瑟王向崔思痛騎士說道："如果您能把盾牌上画的是什么意思解释了給我听，那么您才有佩带这种武器的資格。"崔思痛騎士回道："您提到这件事，我就說您听吧；这面盾牌承蒙美更·拉·費王后的賞賜，并不是我向她討来的；关于它有什么含义，我解說不出，而且我也不需要怎样解释它；但我靠了上帝的恩典，我希望带着这只盾牌，可以感到光荣。"亚瑟王說："那自然啦，不过一件武器的含义是什么，如果您还不明白，那么您是不应当佩带的；現在，姑且請您把大名告訴我吧。"崔思痛騎士說道："为什么要奉告您听呢？"亚瑟王說："就是为了我要想知道呀。"崔思痛道："爵爷啊，現在我就不讓您知道。"亚瑟王听后答道："旣是这样，就請您同我来斗一場吧。"崔思痛騎士又說："为什么我不把姓名告訴給您听，您就要同我相斗呢？如果您是一位要面子的人物，您应知道，这太沒有理由了；因为您旣知道我今天是过度的疲劳，只有那些心胸恶毒的騎士，才会乘我疲憊不堪的时候，仍然来向我挑衅；不过，无論如何，我不願拒絕您，同时您也要知道，我絲毫不怕您；虽是您已經占了我这样的大便宜，我还是耐得住同您斗一斗的。"就在这說話的时候，亚瑟王已豎直盾牌，挾着长矛，冲了出去，崔思痛騎士赶紧奋起应战，霎时斗做一团。战

不多时，亚瑟王的长矛捌到崔思痛的盾牌上，断成了好几截。崔思痛骑士掣回长矛，打将过去，只見亚瑟連人带馬都摔在地上。这一战亚瑟王的左面身体受了重伤，情势很是危险。

这一边烏文英騎士瞧見国王亚瑟身負重伤，倒卧地上，非常焦灼。他就撑起盾牌，握着长矛，向崔思痛騎士大声喊道："騎士，請您准备吧。"話声未絕，两个人已象迅雷急电似的，冲到了一起，烏文英的长矛驟举，猛然打去，正击中崔思痛的盾牌上，只見那矛头和矛杆一时震断；崔思痛乘势狠狠地回了一击，烏文英整个身躯便从馬鞍上翻将下来，栽落地上。这时崔思痛騎士轉身說道："两位良善的騎士們，今天我实在太累了，委实想不到同您比武呀。"亚瑟王一听这話，爬了起来，走到烏文英騎士的跟前，向着崔思痛騎士說道："这是我們咎由自取，因为我們太傲慢了，才向您挑战，可是到了現在还不曾領教您的大名呢。"烏文英騎士也說道："我願意向圣十字立誓，說句眞心話，我承認他算得是当代一位强悍的騎士哩。"

崔思痛騎士离开此地走去，此后每到一处地方，都要把郎世乐騎士的下落，查問一番，可是跑遍了天涯海角，还沒法打听得出他是死是活，崔思痛这时的心里，一直郁郁不乐，苦悶异常。这一天崔思痛騎士正走进一片黑森森的树林里，忽然发現里面有一座建筑得很精美的譙楼，一方面靠着潮湿的洼地，一方面是細草繁茂的牧場。在那場上，正有十个騎士方在决斗。及至走得靠近一看，原来是一个騎士，正以一当九的奋勇战斗着；再看那一个騎士，往来馳驅，愈战愈强，毫无怯色，武功眞是精湛，这就使得崔思痛騎士感到万分惊奇。战不多时，对方已有四五匹馬被那騎士打死了，迫得他們只有弃馬步战；那些沒人駛使的馬，便在林里随地乱跑。崔思痛看着这个騎士战斗多时，气力不减，

还在奋勇抗战，心中十分同情；再一看到那人的盾牌形式，認得他一定是巴乐米底騎士。这时，他就馳到那群騎士的当中，劝他們停战，在他的心想来，好多个騎士同来打击一个騎士，这种事乃是无上的耻辱。率領那九个騎士的，名叫布諾斯·騷士·庇太，乃是当日为人最险恶的騎士；刚說明来意，他就答道："騎士先生，要你来管我們的閑事做什么？劝你放聪明一些，赶你的路去吧，我們不会放过他的。"崔思痛騎士說道："这样一位优秀的騎士，要被你們这一群胆怯小鬼杀死，那眞太残忍了；所以我来警告你們，再不停手，我就尽我的气力来帮助他了。"

## 第二回

崔思痛騎士怎样救了巴乐米底騎士的性命；以及他們两个人怎样約定，在两星期內去进行一場战斗。



崔思痛騎士望見对方九个人都在步战，为了避免自己的馬被对方刺死，就也跳下馬来，把馬放在一边；同时竖起盾牌，紧握利剑，猛力地忽左忽右一路斫将过去，几乎每一击都能打倒一个騎士。那几个人眼望着崔思痛騎士一击連一击地往来追杀，都跟随布諾斯·騷士·庇太奔进了譙楼，单把崔思痛騎士关在大門外边。崔思痛騎士一看到这种情形，便轉身回到巴乐米底騎士的跟前，发現他已負了重伤，坐在树下。他不禁叫道："哎喲，亲爱的騎士，我可把您找到了。"巴乐米底騎士答道："多謝您的盛情，我的天呀，您救了我的性命，您使得我死里逃生了。"崔思痛騎士又問道："請問您的尊姓大名？"他答道："小弟名叫巴乐米底騎士。"崔

思痛騎士一听，說："感謝耶穌的恩澤，能讓我在今天搭救了您，可是您是世間上我最恨的一个人呀；这样吧，現在就請您准备好了，我要来同您决斗一場。"巴乐米底騎士問道："請教老兄尊姓大名？"他答道："我叫崔思痛騎士，乃是您不共戴天的对头。"巴乐米底騎士說道："斗就斗吧，不过今天蒙您照顧我这样周到，我怎能同您斗呢；而且既承您救了我的性命，您突然来同我战斗，对您也不体面啊；何况我已受着重伤，您是健全无恙的，如果您非要同我斗一場不可，就請您指定一个日期，到时一定奉陪，决不爽約。"崔思痛騎士道："一切遵命。到时，請您到加美乐河岸旁牧場上来和我相会，那地方就是从前魔灵建立石碑的地方。"大家都同意了。

随后，崔思痛追問巴乐米底同这十个騎士相斗的原因。巴乐米底騎士告訴他道："事情是这样的：我这次走在附近森林里徘徊的当兒，忽然瞧見一个死了的騎士旁边，有一个妇人正在放声痛哭。因为看見她哭得这样沉痛，我就問她是什么人杀死她的丈夫。她告訴我說：'騎士先生，杀死我丈夫的那个人乃是世界上最残忍的一个騎士，也是一个聞所未聞的坏东西，他叫布諾斯·騷士·庇太。'我因为很同情这个妇人，所以扶她騎上了她的馬，并且答应保护她同去，又帮她去埋了她的丈夫。不想我們无意之間，馬才跑到这座譙楼附近，布諾斯·騷士·庇太騎士忽然走过来，猛然一击，便把我打下馬来。在我还不曾跳上馬的时候，这个布諾斯騎士又杀了那位妇人。及至我騎到馬上，心里又惭愧又难受，因此我們两个就斗将起来；我們战斗的原因就是这样。"崔思痛騎士道："好吧，你們为什么战斗，我完全明白了，至于您答应同我决斗的話，請不要忘記了，两个星期后的那天，我們一定要相会啊。"巴乐米底騎士答道："决不失信。"崔思痛騎士

說了声："很好，今天由我来保护您，讓您脫出敌人的危险，一切說过算数；就是将来，我也决不失信。"

他們同时騎上了馬，一齐跑进了森林，在这树林里正走之間，恰好遇到一泓清泉，泉水澄冽，并时常有水花泛起。崔思痛騎士說道："好朋友，您看我有胆量去喝泉水的。"于是他們一同跳下馬来。忽然，望見前面一棵树上，拴着一匹駿馬，一直不停地在嘶叫。在这树下，还有一位身佩武器，躯干雄伟的騎士，睡在下面，全身胄甲齐全，只把头盔枕在头底下。崔思痛騎士說道："敢向慈祥的上帝立誓，决不撒謊，您看那里睡着的人好象是一个騎士，怎样去对付他才好呢？"巴乐米底騎士道："叫醒他。"于是崔思痛騎士伸出矛杆推醒了他。只見那騎士立时站起，戴上头盔，拿起利剑；一言不发，登时冲到崔思痛騎士跟前，举起手中利剑，只一击就把他从馬鞍上打落，他身体的左側刺伤了，崔思痛騎士接着就很危险地躺着养息。这个人又放馬奔馳，兜了一个圈子，再冲上了巴乐米底騎士的身边，一击刺穿了他的身体，使得他也从馬上跌下。然后这个面目生疏的騎士便离开了他們，独自一人穿过树林，悠然而逝了。这时，崔思痛和巴乐米底两人都在步行，再騎上了馬，两个人一路商量：要用什么方法去对付那个人。崔思痛騎士道："說假話，杀我的头，那个强悍的騎士这样侮辱了我們，我是要追上去拼一拼。"巴乐米底騎士說道："好吧，靠近这里有一个朋友，我且到他那里住些时。"这时崔思痛騎士向巴乐米底騎士說道："請注意，同我約定的比賽日期，不要忘了，因为照我想来，我比較您結实一些，怕您那天不会守約的。"巴乐米底騎士回答道："說到这一点，可能是这样，但是我絕不畏惧您的，除非事前生了病，或是被人俘虏去了，否則我决不失約；現在您是要去追赶那个强悍的騎士，可能您会被他打死了，所以我倒担心

您会爽約呢。若是您同他遇着了，縱然能逃得出他的掌心，想来也一定要付出很大的气力的。”崔思痛騎士和巴乐米底騎士两人談了很久，才彼此告别，各自上路走去。

## 第　三　回

崔思痛騎士怎样去寻覓一个坚強的騎士，从前曾經
打倒他的那个人；以及崔思痛又怎样
遇見了很多圓桌社的騎士。

崔思痛騎士为着追赶那个坚强的騎士，奔馳了好久。有一天，他在路上看見有一个妇人，正横扑在一个騎士的尸体上。崔思痛騎士就問她道：“好夫人呀，是什么人杀了您的伴侣呢？”她答道：“騎士先生，本来我們俩人正在这里休息，忽然跑来一个騎士，他問我的丈夫从哪里来的，我的丈夫說他是从亚瑟王朝来的。不想那个坚强的騎士說道：‘因为我恨恶亚瑟王朝的全体騎士，所以我要同你决斗。’那时我的丈夫騎上馬，便同那个强悍的騎士斗成一团，忽然他发了一矛，竟刺穿了我丈夫的身体，这眞使我遭到了天崩地裂的大祸，承受了永远补偿不起来的損失。”崔思痛騎士道：“您有这样的大灾难，說来是万分同情；倘使沒有什么妨碍，可不可以把您丈夫的大名告訴我呢。”她答道：“騎士先生，他的名字叫卡雷冬，是一位大家公認的优秀騎士。”說罢，崔思痛騎士就告别了这位慘痛的貴妇人，当晚草率地住了一宿。第三天，崔思痛在这借宿地点邻近一座树林里，又遇見了名叫卡文英和布留拜里的两位騎士，他們都已受了重伤。这时崔思痛騎士

曾探詢那两个人，可曾見过一位手里拿着包布盾牌的騎士。他們答道："騎士先生，我們碰到了这样的人，并且已吃过了他的苦头。起初，我們的那一位，名字叫做布留拜里的，被他打倒，以致受了重伤，他原来吩咐我不要再同他相斗的，我才說了一句那人的气力比我强多啦。哪知那位强悍的騎士，誤認为我的話是在譏諷他。于是他們两人立刻打了起来，我的伙伴被打伤了。我看到这样，如不奋起应战，能不愧死。所以我就立时放馬，又战了一个回合，不想竟被他打下馬来，跌在地上。他那时几乎把我打死，随后他就跃身上馬，飞馳而去；哎，碰着他才眞是个倒楣的时辰呢。"崔思痛騎士道："两位好騎士啊，他也曾同我交过手，还有一个名叫巴乐米底的，他只挥出一枪，我們两个被打倒了，而且都受伤很重。"卡文英騎士說道："依照我知道的，我想同您商量一下，放他过去好了，不必再去追他，等到下屆圓桌社集会的时候，我敢立誓保証，您一定可以見到他；猜錯了，請您斫我的头。"崔思痛騎士說道："我嘛，一定要追他，一刻抓不到他，我一刻也不会停止。"卡文英騎士就問他叫什么名字。他答道："我的名字叫崔思痛騎士。"他們通了姓名之后，就此分手，崔思痛騎士重新上路向前走去。

这一天崔思痛騎士正走在牧原之上，适巧遇見了家宰凱騎士和丁納丹騎士两个人。崔思痛騎士开口先問："諸位騎士，你們可曾听到有什么新聞嗎？"他們回說："沒有什么好消息。"崔思痛騎士不相信，又問道："为什么这样說呢？我因为正在寻找一位騎士，有事請尽管說吧。"这时凱騎士随口問了声："你要找的那个騎士，他有什么特征嗎？"崔思痛騎士答道："那个人带有一頂盾牌，是用布包裹着的。"凱騎士道："就是杀我的头，也不願騙您啊，我們确曾遇見了这样一个騎士，因为那天夜里，我們住在一

位孀妇家里，这个騎士也在那里投宿；及至他知道我們都是亚瑟王朝的騎士，他便对国王大肆侮辱，尤其駡得桂乃芬王后体无完肤；到了第二天，我們为了这件事，就同他斗了起来。”凱騎士接着又說：“我們才交手相斗，他就一击把我打下馬来，使我受了重伤；我的伙伴丁納丹騎士看見我跌倒受伤了，他不敢报复，就飞奔而逃；这样他就走开了。”說完以后，崔思痛騎士分別請教了他們的姓名，他們把自己名字都告訴了他。然后崔思痛騎士向凱騎士告别，又向丁納丹騎士告别，便驟馬狂馳，先跑进一片幽郁的大森林，又穿过一片平原，最后来到了一幢寺院里，就此歇息下来；寺內住有一位隐者，陪伴他同住了六天。

## 第 四 回

崔思痛騎士怎样打倒了野心家莎各瑞茂騎士
和荒原上的杜丁納斯騎士。

崔思痛騎士寄住在寺內的时候，曾吩咐僕人高凡耐代他进城去采办新的甲胄之类的武装；因为崔思痛騎士已經好久不曾添置新装备，他的甲胄都已經破烂不堪，及至高凡耐办来了新的装备，他才辞别那位孀妇，在一天的黎明，騎馬上路而去。行不多时，崔思痛騎士忽然和野心家·莎各瑞茂騎士，还有荒原上的杜丁納斯騎士，不期而遇，这两个人一見到崔思痛騎士，先寒暄了一陣，接着就問他是否願意比武。崔思痛騎士答道：“两位高雅的騎士老兄，承蒙不弃，要我比武，自然乐意領教，可惜在不久之前，我曾应允一位强悍的騎士，已經約定了同他比武的日期，深

恐今天追随两位之后，不幸受伤，届期便不能如約前往比賽啦，因此沒法遵命。”涉各瑞茂騎士道：“說到这一点，我願拿脑袋做賭注，非比不可；您要想通过这地方，一定要同我們先比一比。”崔思痛騎士应道：“好吧，您旣来强迫我，我就不放松你們了。”看他双方立时都竖直了盾牌，冲在一起，大家怒火冲天，越战越勇。因为崔思痛騎士使出全力，只一击便把涉各瑞茂打下馬来。崔思痛又策轉馬头向杜丁納斯騎士冲来，大声喝道：“騎士啊，您准备好吧；”看他对准杜丁納斯发了一击，又把他立刻从馬上打落。及至他看到这两个人都躺臥在地上，才勒了一勒轡繩，上路走开，这时有僕人高凡耐陪侍着他同行。

不多时，崔思痛騎士已走远了，涉各瑞茂和杜丁納斯两个騎士便急忙騎上了馬，去追赶崔思痛騎士。崔思痛騎士一看到背后有两个人越追越近，就勒馬轉向他們奔来，喝問他們究竟做什么打算。崔思痛騎士說道：“在不久之前，由于你們两位邀請比武，我曾把你們打倒；那时我本想避过你們，并不来惊动，可是你們硬不讓我通过，現在我認为你們又在挑衅了。”涉各瑞茂和杜丁納斯两个騎士答道：“不錯，是的，我們正要对您的侮辱，来一个报复的。”崔思痛騎士說道：“两位好騎士，你們不必如此啊，要知道你們所以被我打倒的，完全是自己惹出来的祸呀；我現在請你們本着騎士的精神，赶快离开我；若是我再同你們相斗，我自己知道或者难免要遭到伤害，可是我認为你們也是沒法避免受伤哩。这乃是我不願同你們作战的原因；你想我在最近三天之內，要同一个坚强的騎士去比武，那是一个当代最凶残的人，若是我同你們比武而受了伤，到时候就不能出場同那个人去斗啦。”涉各瑞茂騎士問道：“那个騎士是什么人？您为什么要同他相斗呢？”他答道：“爵爷們，这个优秀的騎士名叫巴乐米底。”涉各瑞茂和

杜丁納斯两人說道："杀我的头，也不騙人，您应当怕他的，要不然，就会認識他是一位頂优秀的騎士，而且还是很凶狠的。正因为您要同他相斗，此刻我特赦免您，不然决不輕易放您过关的。"涉各瑞茂騎士說道："亲爱的騎士，請您把大名告訴我們吧。"他答道："爵爷，鄙人的名字叫良納斯的崔思痛騎士。"涉各瑞茂和杜丁納斯两人同声叫道："啊呀，久聞大名，素所敬仰，今朝才得識荆。"說罢，彼此告别，各奔前程而去。

## 第 五 回

崔思痛和耶世乐两个騎士怎样在墓碑旁边相遇，
又他們怎样因为不相識而互斗起来。

崔思痛騎士告辞之后，一直奔向加美乐城，来到魔灵从前所建立的石碑跟前方才停步，这里原是爱尔兰王太子郎希奥騎士被巴令所杀的地方。同时也是美女古龙美殉节的地方，因为古龙美爱上了郎希奥，她看到情人死于非命，在此飮剑穿胸而死。那时，魔灵使用幻术，将騎士郎希奥和他的情人古龙美合葬在一块巨石下面。同时，魔灵还发表一宗預言，說在这处地方，当亚瑟王当权之日，必有两个最优异的騎士在此会战，他們两个也是两位最鍾情的情人。及至崔思痛騎士抵达了郎希奥和古龙美的墓地之后，便四处寻索巴乐米底騎士。一忽兒，他望見了远远有一位矫健的騎士，全身白色，撑着一面用布所包扎着的盾牌，笔直向他冲来。等到那人跑近崔思痛騎士的时候，他放声叱道："騎士先生，欢迎您来，您是眞能遵守約会的日期啊。"說話之間，他們已

經頂着盾，揮着矛，放馬对冲互斗，彼此奋不顧身，鏖战多时，結果一齐跌倒地上；登时又丢开了馬，面前用盾牌遮掩，拔出明晃晃的利剑，象大力士似的，揮剑乱砍，战到最后，两人都受了严重的刀伤，迸涌出的鮮血，把遍地野草都染得緋紅。这样互斗了四个小时，彼此都不曾交談过一句話，他們那时身上的甲胄，許多地方都砍破了。高凡耐立在旁边叹道："耶穌啊，你看我东家一剑一剑地砍到你主人的身上，那是多么惊人呀。"郎世乐騎士的僕从回答道："騙人就杀头，实在您的主人打出的并不多，挨揍得更厉害啊。"高凡耐又說道："哎喲，耶穌啊，不論巴乐米底騎士或是郎世乐騎士都太辛苦了，但是这两位优秀的騎士都把对方打出了这多鮮血，实在太可怜啦。"他們站在旁边，边說边哭，看見两位主人，揮起明晃晃的利剑，砍到对方的身上，剑上渍滿了他們的鮮血，都为之悲不自胜。

到了后来，郎世乐騎士首先开口說道："騎士啊，我从来不曾看見有人象您今天打得这样惊人，倘蒙不弃，願領教您的大名。"崔思痛騎士应道："爵爷啊，今天我不願把自己的名字告訴任何人。"郎世乐騎士說道："好吧，如果有人問到我的姓名，我是很乐意奉告的。"崔思痛騎士便道："那便很好了，就讓我先請教尊姓大名？"他答道："好騎士，鄙人名喚湖上的郎世乐騎士。"崔思痛騎士說道："这眞是万分不幸了，可算得不自量力，胡作妄为啦，原来您就是我平生最敬爱的大人物。"郎世乐騎士又忙道："爵爷，請問您的大名？"他答道："是的，小弟乃是良納斯的崔思痛騎士。"郎世乐騎士叹道："耶穌啊，哎，我干了一桩什么勾当呀。"于是郎世乐騎士立时跪倒地上，伸出宝剑，向对方表示顺服。那位崔思痛騎士也跟着下跪，捧着利剑，向郎世乐献誠。他們两人都甘拜下风，互相推讓对方是取得最后的胜利者。接着，大家都站立起

来，走到墓地，坐在石沿上面，脫下头盔，換一口新鮮空气，再彼此拥抱一起，亲了一百次嘴。然后，大家再拾起头盔，跨上馬，前往加美乐城去了。进得城来，他們正遇見了卡文英騎士和葛汉利騎士，这两人便是以前曾应允过亚瑟若是不能在外寻得崔思痛騎士，便永不再返回朝廷的。

## 第六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领带崔思痛騎士来到朝廷上，以及国王和騎士們怎样为了迎迓崔思痛騎士而狂欢。

郎世乐騎士回答卡文英和葛汉利两人說道："您們請轉回朝廷去吧，您要找的人已經被我寻着了：您看，这不就是崔思痛騎士嗎！"卡文英騎士听了这話，十分欢喜，便对崔思痛騎士說道："欢迎您回来，您来了就省下我們天大般的气力啦。"卡文英接着又問崔思痛說："为什么您要赶回朝廷来呢？"崔思痛騎士道："好爵爷呀，我为了巴乐米底騎士才到此地来的；我們已經約定了今天在墓地上比武，如今竟然沒有听到他的信息，这使我实在詫异。适巧我的上司郎世乐騎士由这里路过，我們就遇到一起了。"正在这时，忽然亚瑟王走进来，他望見崔思痛騎士，便急忙同他握手，并且說道："崔思痛騎士，您最受本朝廷的欢迎啊。"及至听到郎世乐騎士曾經同他苦战过一場，而且两人都受了重伤，这消息使得国王十分焦心。于是崔思痛騎士便向国王解释，他所以来到墓地的用意，原是想找巴乐米底騎士决斗的。他又禀告国王說，不久之前，巴乐米底同布儒諾·騷士·庇太騎士的九名

部下相斗的时候，曾被他解过围，救出了巴乐米底；以及他怎样发觉了一个卧在泉边的騎士，又說："那个騎士后来把巴乐米底騎士同我都打倒了，这个人所携的盾牌是用布包着的。巴乐米底被打倒以后就爬起来跑开了，我就釘着那个騎士追赶下来，一路上到过很多地方，好些人都在說他杀了很多騎士，并且斗了好多人。"卡文英騎士道："骗了人，杀我的头；就是这个騎士，曾經把我同布留拜里騎士都打翻了，我們两个都受了重伤，那时他也带着一頂用布包扎的盾牌。"凱騎士这时在旁也插嘴道："那个騎士也把我打倒的，把我打伤得好厉害呀，要是我能够認識他，才真够欢喜啦，可惜至今还不知道他是誰。"亚瑟王听完，說道："大慈大爱的耶穌啊，那个携带用布包着盾牌的騎士究竟是什么人呢？"崔思痛騎士答道："我不認識他，当时所有的人，也都这样說。"亚瑟王道："現在我知道了，那人一定是郎世乐騎士。"于是全体的人都盯着郎世乐騎士，并且說道："是您拿着用布包裹的盾牌做掩护，免得我們識破了您啊。"亚瑟王又說："这不是第一次了，他一向是隐瞞着自己的。"郎世乐騎士道："王上陛下，那个携带布包盾牌的人正是我，您猜得真对啊；因为不讓外人認識我是陛下朝廷里的人員，所以我特意辱駡您和王后。"卡文英騎士、凱騎士、布留拜里騎士一齐贊成地說道："您的意見是对的。"

这时，亚瑟王挽着崔思痛騎士的手，一同走到圓桌旁边。桂乃芬王后也在許多貴妇人的陪侍之下，走将过来；大家异口同声的說道："欢迎您啊，崔思痛騎士。"还有許多妇女也喊着："欢迎您呀。"全体騎士們也嚷着："欢迎，欢迎。"亚瑟說道："为了您是最优秀的騎士之一，全世界最善良的人，也是最受人尊重的人，我特地来欢迎您。在各种狩猎技巧上，您是曾得过首奖的；由您开头創立了全部狩猎用兽的处理方法，又首先在打猎上制定了所

应用猛禽猎兽的全部术名；对于各种器乐，您的技艺，首屈一指，超群拔萃；因此，謙和的騎士先生，我欢迎您光临敝朝。”亚瑟接着又說道：“此外，我想請求您答应我一个要求。”崔思痛道：“一切均听从陛下的吩咐。”亚瑟道：“我要求您今后就屈留在我的朝里。”崔思痛騎士回道：“王上，惟有这件事却难于应命，因为我在各国里，都有些还不曾做了的事情。”亚瑟又道：“不行，您既然应允我，还有什么反悔呢。”崔思痛騎士答道：“王上，我就遵从您的意思好啦。”这时，亚瑟走近圓桌的各个座位上，一一巡視，有誰缺席。忽然間国王看到刻有馬汉思名字的座位，改刻着这几个字：“这是高貴騎士崔思痛的席位。”于是亚瑟就賜封崔思痛为圓桌社的騎士，并且举行了庄严而又輝煌的宴会，凡是人們所能想到的一切，在这个宏伟盛大的場面里，无不应有尽有。原来那个馬汉思騎士，从前是在一座小島上被崔思痛打死的，这宗公案，传到当时亚瑟王朝，尽人皆知；因为这位馬汉思本是个高尙的騎士。祗由于他对待康瓦尔的行动太恶劣了，才激起了同崔思痛一場恶战。那时他們斗了很久，横冲直撞，一进一退，打了好多个回合，鮮血流了滿地；因为双方伤势都是很重，流血也太多，大家都几乎站立不起。后来，崔思痛騎士侥幸能够复元，但馬汉思騎士头部的枪伤太厉害了，終于不治而死。著書人写到这里，暫将崔思痛的事搁下不提，先来述說一番馬尔克王的动态。

# 第 七 回

为着馬尔克王怨恨崔思痛騎士，他怎样率領两个騎士
去到英格兰，他又怎样杀死了一群騎士中的一个人。

馬尔克王听到崔思痛騎士揚名海外，煞是嫉妒，就把他放逐到康瓦尔国境以外。他本是馬尔克王的外甥，可是馬尔克王一向怀疑他同王后綺秀·婉兒之間的关系，总認为他們一往情深，曖昧多端。当崔思痛騎士离开康瓦尔来到英格兰之后，馬尔克王听到他在国外建立了武功，享了大名，他自己心里反而十分焦灼苦恼。因此馬尔克王就派差自己的部下赶到了英格兰，去偵察他的行踪。同时，王后綺秀也私下里指派了心腹，去国外探听崔思痛的功績，因为情有所鍾，她便一心縈迴在他身上。这些信使返国，将路上所听到的眞情一一报告了主人，說他的声望蒸蒸日上，祗有郎世乐騎士才是他的平手的。这些消息，使得馬尔克王更加忐忑不宁，可是綺秀·婉兒听了則是别有一番欢喜。馬尔克王怀着滿肚皮的怨恨，偕同两个精干的騎士和两个侍从，伪装赶到英格兰去，打算把崔思痛騎士暗暗杀掉。这两个騎士，一个名叫拜索耳斯，另一个叫阿曼特。他們抵达以后，遇見了一位騎士，馬尔克王就向那人詢問，在什么地方才可以看見亚瑟王呢。那位騎士道："在加美乐城才可以見到的。"接着他又探問一些关于崔思痛騎士的事情，問他可曾听說这人是不是住在亚瑟王的朝廷里。那个騎士回答說："您要知道，这位当代鼎鼎大名的崔思痛騎士，您一到加美乐城就能够会見了；在美女堡的大比武会

上，他靠了精湛的武功，获了首奖，那座美女堡是建筑在坚石屿上面的。他又靠着自己的武艺，打败过三十名騎士，这些全都是当代的紅人。最后他又同郎世乐騎士苦战一場，树立了空前的伟績。崔思痛騎士来到朝廷并不是被郎世乐騎士俘虏来的，他进了朝廷，受到国王极大欢迎，遂封他做圓桌社的騎士；他在圓桌上的席次就是从前著名的馬汉思騎士所坐的位子。"馬尔克王听到了崔思痛騎士的声名赫赫，心中感到煩悶不堪；就同那人告别了。

路上馬尔克王向他的两个騎士說道："现在要把我心里的話告訴您听：你們两人都是我的心腹，我想你們能了解我到此地来的用意，我要不择任何手段，运用一切智謀去消灭崔思痛騎士；他想要逃开我們的手心，恐也不是一件易事。"拜索耳斯騎士答道："我的天呀，你是什么意思呢？要是你这样做，那太无心肝了；要知道在我們所認識的騎士中間，崔思痛是最受人敬重的，所以我坦白地警告你，我絕对不同意你去弄死他的；我現在不願再来服侍你，請你讓我走开吧。"馬尔克王听到他說了这篇話以后，立时拔出宝剑，并且叱道："嗅，你这个叛徒！"举剑直向拜索耳斯的头上砍去，从牙縫里把他的半个脑袋砍了下来。另一个叫阿曼特的騎士看到这种残忍的情形，还有两个侍从，都說这种举动是恶劣的，是犯法的，便說道："我們都不願再侍奉你啦；你要明白，我們一定要向亚瑟王控訴你的罪行。"这时馬尔克王异常忿怒，打算杀死阿曼特，可是他同两个侍从已团結一致，絲毫不为他的阴謀所动摇。待得馬尔克王发觉自己沒法陷害他們三个人，因而用这样的話向阿曼特騎士說道："您要放明白一些，若是你們去控訴我的罪行，我在亚瑟王面前也会为自己辯护的；因此我請你們，不論到什么地方，都不要說出我是馬尔克王啊。"阿曼特騎

士应允道："这件事，我为你守秘密好了。"説罢，各自别去。阿曼特就同两个侍从抬起拜索耳斯的尸体，在那里埋葬了。

## 第 八 回

馬尔克王来到一溪泉水的近旁，他怎样发覺拉麦若克骑士正在那里为了膩爱路特王的夫人而苦悶不堪。

馬尔克王馳馬来到一溪泉水的近旁，下馬休息，他站在那里躊躇着，要不要到亚瑟王朝去呢，还是返回本国呢。当他正在泉边休息的当兒，忽見一个戎装整齐的骑士，乘馬迎面而来；他到了溪边下馬，把馬拴起，就地坐下，看他那样沒精打采地长吁短叹，他那么沉郁凄楚地自怨自艾，所説出的失恋苦痛，眞是曠古未聞；在这个时間內，他一直沒注意到馬尔克王。他悲痛叫苦的郁結，大概如此：他曾哭喊說道："美丽的奥克乃王后呀，您是路特王的夫人，您是卡文英骑士的生母，也是葛汶利骑士的母亲，您还做了其他許多孩子的母亲，我为了您的爱，眞使得我无限苦痛。"馬尔克王听后，站起来走到他的面前說道："亲爱的骑士先生，您的話太可怜啦。"他答道："是的呀，我內心的苦楚，一百分里也表达不出一分啦。"馬尔克王道："我請問您的尊姓大名？"他答道："骑士先生，問到我的姓名，对于一位佩带盾牌的骑士，是不願隐瞞的，鄙人名喚加里士的拉麦若克骑士。"这时拉麦若克骑士听到馬尔克王說話，由他的口音就判定他是康瓦尔籍的骑士。拉麦若克骑士便說道："骑士啊，依照您的口音，我猜您一定是康瓦尔的人氏，当今在貴处执政的王，确是个暴虐无耻的家伙，举世有正

义的騎士的仇敌；他把崔思痛騎士逐出国外，这就是一件鉄証，要知道崔思痛是当代最受人尊重的一位騎士，所有的騎士都在对他頌揚，独有馬尔克王为了嫉妒王后和他的情誼，竟然把他赶出国外。”拉麦若克騎士又接着說：“天下事眞弄得阴差阳錯了，那样一个奸阴狡詐，虛伪怯弱的騎士，象馬尔克王似的，竟同温柔多情的美女綺秀·婉兒結成配偶；举世的人，沒有不詆侮馬尔克的，同时对于王后綺秀的风度，又沒有人不在贊揚她。”馬尔克王說：“这桩事与我无关，我不願对他們两人說一句話。”拉麦若克答道：“好吧。”馬尔克王又說：“騎士，您能告訴我一点新聞嗎？”拉麦若克騎士答道：“可以的，讓我告訴您听；最近在加美乐城的附近，一座名叫嘉根特的堡上，不久将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比武会；据我的猜测，这个会大概是由百騎士王同爱尔兰王所召集的。”

这时，忽然走来一个騎士，名叫丁納丹，他向馬尔克王和拉麦若克两人施礼致敬。及至他发覺馬尔克王是一个康瓦尔籍的騎士，为了他們的君王馬尔克的緣故，他就破口大駡，言辞的毒辣，要比拉麦若克所駡的話凶出一千倍。于是他便向馬尔克王挑战了。馬尔克王本来不想同这人交鋒，可是經过丁納丹一再的慫恿挑拨，他就同拉麦若克騎士交手了。拉麦若克騎士狠狠地打出一击，眼看馬尔克王快要从馬尾上翻落，他又急忙伸出矛杆，把他架住。馬尔克王登时竪腰坐起，朝着拉麦若克追去。但丁納丹騎士不願同拉麦若克騎士比武，因为他把拉麦若克誤認作家宰凱騎士，把这話告訴了馬尔克王。馬尔克王說道：“您弄錯了，这个人比凱騎士要强千多啦。”說罢，吩咐他停住，自己放馬追去。拉麦若克騎士在前面掉头問道：“您打算做什么？”他說：“騎士啊，我想同您持劍再斗一次，以前您曾用矛打得我多丢脸呀。”驀然間两騎相近，双方揮劍互击，斗成一团，然而拉

麦若克騎士却是处处讓过他不加紧逼的。这时馬尔克王性情急躁，紧接着一連发出許多击。拉麦若克見他不顧停手，大为震怒，因为他是当代最高貴的騎士之一，便加倍气力打出；每击都打在馬尔克的头盔上，迫得他把头俯伏到了馬鞍的弓頂上。及至拉麦若克騎士看見他这样低头，因而說道："騎士先生，您覺得这样好过么？我認为您斗得很够了，要是叫我再打您，就于心有点不忍啦；因为您是个沒大出息的騎士，我就放了你，讓你随便走开吧。"馬尔克王答道："多謝，多謝，原来您和我并不是对手啊。"

随后丁納丹騎士諷刺馬尔克王說道："您哪里配同优秀騎士比武呢。"馬尔克王說："起初我同这个騎士比武的时候，您却拒絕他了。"丁納丹騎士說："你認为我这样是丢脸么？騎士啊，不是的，我認为大凡一个騎士所得不到的东西，被他謝絕了，这依然是光荣的；但是为了您的荣誉，前一次您就要学我的样子，老早应当謝絕他的；我現在老老实实地告訴您，拉麦若克一个人足够对付象你我这样五个哩；你們那种康瓦尔的騎士，毫无用場，比不上别处的那么英武。因为你們这些沒有本領的人，又怀恨有武功的人，所以在你的國度里，再也培养不出第二个崔思痛騎士啦。"

## 第　九　回

馬尔克王和拉麦若克及丁納丹两个騎士怎样进入一座堡寨；在那里的一个人怎样認識馬尔克王的。

随后馬尔克王、拉麦若克騎士和丁納丹騎士三人并轡偕行，不

久来到一座桥上，桥旁有个譙楼聳立，建筑得壮丽輝煌。他們又望見了一位騎士，頂盔披甲，端坐馬上，揮着长矛，高声大喝地向他們挑战。丁納丹騎士就向馬尔克王說："你看那里站着两个弟兄，一个名叫阿兰英，另一个是推爱英，他們是准备同过桥的人去比武的。"丁納丹又慫恿着馬尔克王說："您一向是一个被人一打就躺在地上的家伙，現在您好同他們比一比呀。"馬尔克王一听这話，羞惭万分，立时平端着长矛，向推爱英騎士冲将过去，二人才一交手，双方的长矛都断成好几截，于是他过了桥。这时推爱英另取了一支长矛送給馬尔克王，要他再比一下，可是他无論如何都不肯答应了。这三个騎士过桥以后，一同来到寨門門口，請求借宿。有那寨里的几位騎士們，代表寨主——阿瑞斯的兒子陶尔騎士——答道："欢迎列位留宿敝寨。" 大家一齐走进了天井，只見那里面的园庭花木，布置得楚楚有致，宾主笑逐顏开，尽情欢乐；不想寨里有一个名叫拜尔劳斯的太守，他認識了康瓦尔的馬尔克王。拜尔劳斯这时开口說道："騎士先生，您瞞不住我，我認得您很清楚，您就是从前在我眼前杀了我父亲的馬尔克王啊，若不是当时我迅速逃进林里，几乎也被您杀了；您要知道，此刻我看在寨主的情面上，我并不来害您，也不去妨碍您的同伴。不过您要明白，当您离开这寨之后，若是我想害您，是易如反掌的；而且您又为非作歹地杀过我的父亲，对您复仇，更屬应該的了。然而我呢，依然看在寨主陶尔騎士的面上，以及在这里留宿的貴宾拉麦若克騎士的面上，并不讓您住在很坏的地方；按說讓您跟随着高貴的騎士們作伴，在您完全不配，我还認为是一件憾事；归根結底，您只是个无恶不作的騎士和君王而已，您消灭了多少优秀的騎士，您除了阴謀险詐之外，还能做点什么呢。"

# 第 十 回

拜尔劳斯騎士怎样遇見了馬尔克王，又丁納丹騎士怎样担任他的职务。

馬尔克王听罢，面有愧色，无言以答。这时，拉麦若克和丁納丹两个騎士发覺了他就是馬尔克王，也都表示不想再同他作伴。大家吃过晚飯，各自安歇。翌晨黎明，赶忙起身，馬尔克王和丁納丹騎士偕行；約計走出三哩开外，忽然遇見三个騎士，其中一人名叫拜尔劳斯，余下两个是他的表亲。拜尔劳斯騎士一望見馬尔克王，便大声喊道："您这个坏蛋，准备来斗吧，要認識我就是拜尔劳斯騎士。"丁納丹騎士在旁插嘴說道："騎士先生，这次放他过关吧，他現在要去晋謁亚瑟王；因为我已应允带他去拜見亚瑟王，就不得不站他的立場上說話；总之，我不欢喜他的行为，也很欢喜就离开他。"拜尔劳斯騎士說："丁納丹啊，您既站在他的一边，我覺得很不幸，現在請您用力来打吧。"說罢，他猛然向馬尔克王打来，一击中到他的盾上，把他从馬鞍打落地上。丁納丹騎士亲眼看到这种情形，揚起长矛，奔到拜尔劳斯騎士一个部下的馬前，也一击把他打下了馬鞍。接着，丁納丹騎士又勒馬回轉，依然放矛击去，又把第三个騎士打下馬来；丁納丹那时是騎馬比武的一个能手；大战开始了，拜尔劳斯和部下两人团結一致，坚强地徒步应付。由于丁納丹騎士的大力支持，馬尔克王把拜尔劳斯打倒了；至于他的两个部下遂即飞奔而逃；若非丁納丹为人忠厚，馬尔克王会把拜尔劳斯打死的。馬尔克

王一向是个劊子手，这次算是被丁納丹騎士搭救了他的性命。后来，他們各自上馬告别，只把那个受了重伤的拜尔劳斯騎士留在那里。

馬尔克王和丁納丹騎士繼續前进，大約走了四个英吉利里的路程，来到一座桥上，一个騎馬的武士守卫这桥，随时准备比武。这时丁納丹騎士向馬尔克王說道："您看呀，那里有一个騎士守着桥境，等待着比武呢，不管什么人，如不同他比一下，便不能通过的。"馬尔克王道："好，这次应該輪到您去斗啦。"丁納丹知道那人是个本領高强的騎士，很乐意同他交手，但是更希望馬尔克王先出来同他比賽，不想馬尔克王无論如何不同意。 这时丁納丹便和那人都撑起盾牌，执着长矛，驟馬相对冲来，打成一团，結果丁納丹被那人一击打落馬下；赶紧从地上爬起，跃身上馬，要求那人再来同他比剑。只听那人回答說："好騎士啊，此刻不必再比啦，按照我們过桥的規矩，只須比一次就够了。"丁納丹騎士因为沒法向那人报复，又沒法迫使那人报出姓名，怒不可遏；就此离开而去。丁納丹騎士看到那人的盾牌，一直認为他就是陶尔騎士。

## 第十一回

馬尔克王怎样嘲笑丁納丹騎士，以及他們怎样同六个圓桌騎士相逢。

在他們一路前行的途中，馬尔克王开始譏嘲丁納丹騎士，他說："我看来你們这群圓桌社的騎士，总不会找得出对手吧。"丁納丹

騎士答道："您的話有理；好吧，讓我拿性命同您打个賭，算輸不上您去做最优秀的騎士哩；因为您如此輕視我，那就請您来同我比一比，賞識賞識我的气力吧。"馬尔克王説道："这大可不必了，我无論如何不要同您相比；不过我要請求您一件事，因为那里的人都很恨我，所以在您抵达亚瑟王朝之后，請您不要把我的姓名暴露出来。"丁納丹騎士説道："你眞丢脸，你做人做到这么恶劣的嗎；我看你簡直是个懦夫，謀害的专家，象你这样的騎士太无耻了；一个专門謀杀人命的騎士，永远不会被人家所敬重，将来也不会得到敬重；就比如在上次，你靠了我的力量，就想把拜尔劳斯騎士杀掉，要知道他比你要能干，将来也比你有造就，而且气力也比你更大。"他們这样边談边走，来到一处风景清幽的地方，那里早站着一个騎士，招呼他俩共同过夜。他們应允这人的要求，一起歇脚，大家准备了酒肴，談笑得非常快乐。原来这位騎士是好客的，对各处来的游俠騎士，尤其是亚瑟王朝里的人，沒有不竭誠欢迎的。这时丁納丹騎士詢問了他的主人，那个看守桥口的騎士叫什么名字。主人問道："你問他做什么？"丁納丹騎士答道："因为在以前不久，我被他打翻过。"他的主人說："哎，好騎士啊，这有什么希奇，他原来就是一位最优秀的騎士，名字叫陶尔騎士，他是一个牧人阿瑞斯的兒子。"丁納丹騎士説道："他就是陶尔騎士吆？我也一直这样想呢。"

还当他們站着交談的时候，忽然望見前边有亚瑟王朝的六名騎士从平原上迎面馳来，武装极其齐备。从他們携带的盾牌上看，丁納丹騎士是完全認識他們的。認得第一个名叫烏文英騎士，武功卓越，人品高尚，乃是由嵐王的太子；第二个是高貴的騎士布兰底耳斯；第三名叫硬心人·欧茶那騎士；第四个是冒

险家·烏文英騎士；第五个叫阿規凡騎士；第六个是莫俊德騎士，这人是卜文英騎士的同胞弟兄。丁納丹騎士看清了这六个騎士之后，随即心生一計，打算慫恿馬尔克王同他們中間一个人去比武。于是他們上了馬，追赶那些騎士，走了三个英吉利里的路程。馬尔克王这时发覺那六个騎士都靠泉旁坐着，正把随身携带的酒肉拿出来吃喝；至于他們的馬匹，有的放开散步，有的拴在树上；他們的盾牌，零乱地挂在四周各处。丁納丹騎士向馬尔克王說道："你看那边的游侠騎士打算要来同我俩斗一斗啊。"馬尔克王說道："上帝也不会允許的，他們六个人怎好来斗我們两个呢。"丁納丹騎士道："話是这样說，但我們也不当馬虎，我就去打最前边的那一个；"說罢他就冲上去了。当馬尔克王一瞧見丁納丹忙着动手，丁納丹騎士登时追到他們跟前，馬尔克王便带領着侍从們从旁偷偷地溜开了。丁納丹騎士一看見馬尔克王逃走了，他便放下了长矛，把盾牌推到背后，飞馳到圓桌社伙伴們的当中。这时烏文英騎士看出老友丁納丹騎士来了，高兴地欢迎他，其余的伙伴們也同样表示了欢迎。

## 第十二回

六个騎士怎样派遣达岡納騎士去同馬尔克王
比武，又馬尔克王怎样拒絶他。

烏文英騎士和他同伴一齐探問丁納丹的行俠經过，又問他可曾会見过崔思痛騎士和郎世乐騎士。丁納丹騎士答道："上帝啊，

自从我离开加美乐城以来，一次都不曾遇見过。”布兰底耳斯騎士又問道：“有个騎士，离开你，而立刻跑进树林里的，他是什么人啊？”他答道：“騎士啊，那人是康瓦尔的騎士，在騎馬的人里是一个最可怕的懦夫。”于是全体的騎士都問道：“他叫什么名字呢？”丁納丹騎士答道：“我不晓得。”这时，大家談談别的，又休息了一陣，然后上馬进寨；寨內住有一位高年的騎士，招待这群游侠騎士，眞是酒足飯飽，宾至如归。就在他們談話的时候，进来了一位騎士，名字叫做紳子·葛利夫萊，都对他表示了一番欢迎；接着又問他是否遇見过崔思痛騎士和郎世乐騎士。他答道：“諸位騎士，自从崔思痛騎士离开加美乐城之后，我就沒見过他了。”这时丁納丹騎士在寨內散步参观的时候，忽然发現馬尔克王住在寨內的一間房里，便忍不住对他謾駡起来，还質問他为什么跑开。他答道：“因为他們人多，我怎敢停留。”馬尔克王反問道：“您怎样逃开的呢？”丁納丹騎士說道：“騎士啊，他們都是很好的朋友，不是我所猜想的。”君王又問：“这群騎士的首領是什么人？”丁納丹騎士为着要去吓唬他，因而就說是郎世乐騎士。君王又問道：“耶穌啊，怎样能叫我从他的盾牌去認識他呢？”丁納丹說道：“是呀，他的盾上有銀色的和黑色的条紋。”这一番話，都是用来吓唬君王的，其实郎世乐騎士并不曾在这一群人的里面。馬尔克王說道：“我請您跟我合伙一道走吧。”丁納丹騎士答道：“我不願意您搭伙，您上次不是丢开我就逃么。”

丁納丹騎士話才脫口，便离开了馬尔克王走到他自己伙伴那里去了；他們一齐騎上了馬，往前赶路，路上一直把那个康瓦尔的騎士做話柄，談談笑笑，据丁納丹告訴他們說，当他們在寨內投宿的时候，这人也住在里边。葛利夫萊騎士插嘴說：“您的

話很有趣，我这次把达岡納騎士邀来了，他是亚瑟王的弄臣，世間上唯一的好好先生，也是一个快乐神仙。"丁納丹騎士道："您看好么？我曾經告訴过康瓦尔的騎士說，郎世乐騎士在这里，那康瓦尔騎士又問他带的盾牌是哪样。我就把莫俊德騎士的盾牌的样子做頂替，告訴了他。"莫俊德騎士道："我現在受了伤，还不能披甲携盾，因而想把我的甲盾放在达岡納騎士的身上，讓他去对付那个康瓦尔的騎士，您看好么？"达岡納騎士說道："这太好啦，我願立誓一定做好这套把戏。"一忽兒，达岡納已披戴着莫俊德的甲胄，执着他的盾牌，騎上一匹駿馬，还握着一支长矛。达岡納說道："現在請指給我看，那人在哪里，我一定把他打下馬来。"于是所有的騎士都躲到树林边上，靜待馬尔克王沿路跑上。他們促着达岡納騎士上前，只見他放馬飞馳，笔直向馬尔克王冲去。及至他快要靠近馬尔克王，他象疯狂一般地喊道："康瓦尔的騎士听啊，你准备好吧，我要来杀掉你。"說时迟，那时快，馬尔克王一瞅到那只盾牌，不禁喃喃自語地說道："完了，郎世乐騎士到了，我就要死了，"立时策馬逃命，什么危险都不管了。达岡納騎士用全力去追馬尔克王，象疯人似的，破口大罵，二人一同穿过了一片大森林。烏文英和布兰底耳斯两个騎士望見达岡納追赶馬尔克王，便捧腹狂笑，笑得象发疯似的。随后他們跃上馬，都追随达岡納騎士后面跑去，目的在欣賞达岡納的滑稽，同时可以保卫他，免得遭到伤害；这是因为亚瑟王一向十分欢喜他，并且亲手封他騎士的。而且在每次举行大比武会的时候，一开始他就能引着亚瑟王狂笑。这时众騎士四面奔馳，喊叫着追赶馬尔克王，以致整个森林里攪起一陣噪杂囂乱的声音。

# 第十三回

巴乐米底騎士怎样适巧遇見正在逃跑的馬尔克王，
又他怎样打敗了达岡納和別个騎士們。

馬尔克王正忘命飞奔，来到一溪泉旁，恰巧路口上有一位游俠武士，甲盾鮮明，武装齐整，手里握着一支巨大的长矛，端坐馬上。当他瞧見馬尔克王飞奔馳过的时候，他喊道："騎士啊，再跑轉回去便丟脸啦，您站在我跟前，讓我来保护您。"馬尔克王答道："哎，好騎士啊，快放我走过，因为背后有一个騎士在追，他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騎士，带着黑条紋的盾牌。"那騎士道："你胡說，这人沒什么本領的，即使是郞世乐騎士或崔思痛騎士一齐来，我也不怕同他們一对两个斗一場。"及至馬尔克王听到那人說了这一番話，便勒馬回轉，停在他的跟前。那个威风凛凛的騎士放矛一击，打到达岡納的身上，立刻把他从馬尾上打落，使得他险一些兒把他的頸骨都跌断啦。这时布兰底耳斯騎士由后面追上，他看見达岡納跌在馬下，十分忿怒，便大声叫道："騎士，您准备好呀，"立刻之間，他們已矛鋒交映，火拼一团了。那騎士又瞄准向布兰底耳斯打来，把他連人带馬都摔在地上。烏文英騎士也赶到了，他也看到这种情况。他說道："耶稣啊，那里眞是一个强干的騎士呀。"于是他們都平挾着长矛，相互对冲，那騎士很凶猛把烏文英打翻了。随后，硬心人·欧茶那騎士冲来了，他也被对方击倒了。葛利夫萊騎士道："此刻，依照我的意見，要派人去見那个游俠騎士，問問他是不是从亚

瑟王朝来的，我認为他一定是加里士的拉麦若克騎士。”因此就派侍从去見那个陌生的騎士，先問了他的姓名，还問他是不是亚瑟王朝的騎士。不想那个强干的騎士对侍从道：“我的名字不願讓他們知道；但是您可以告訴他們，我和他們都是同样的游俠騎士；并且讓他們了解，我不是亚瑟王朝的騎士。”这个侍从立即返回，把他的回話报告了上峰。阿規凡騎士說道：“講謊話，杀我的头，那人乃是最堅强騎士之一，我平生罕見，看他一連摔倒了三个大騎士，我們应該同他斗一場，不然就丢脸啦。”阿規凡騎士說到这里，便平挾着长矛，挺上前去，那人也已准备妥当，大家才一交手，阿規凡就被打倒馬下。又一个回合，冒险家·烏文英騎士也被打倒了，接着又打倒了葛利夫萊騎士。这时因为丁納丹立在最后面，莫俊德騎士的甲胄已被达剛納所披戴了，沒有着武装，所以除了这两人以外，都逐个被他打得大败。这样一場巨斗打过之后，那个堅强騎士便緩步上路走去，馬尔克王由后面赶来，对他称贊不已；但那人一句不答，只是长吁短叹，悲痛达于极点似的，垂头丧气，对他的話絲毫不加理睬。这样他們走了三个英吉利里的路程，这个騎士召来一个僕从，吩咐他馳到附近一座公館里，向这家的女主人致敬，并恳求她賞賜点酒肉食品。“倘使她問您我是什么人，請您告訴她，我就是追索怪兽的騎士：英文名称的含义是‘叫兽’；不論它走到哪里，它的肚皮里一直作声，好象三十对猎犬在狂吠似的。”这个僕从走到了公館里，先向女主人施礼，并說明了来因和来地。等到她明了这人乃是从前那个追索怪兽的騎士所差来的，她就說道：“哦，亲爱的耶穌啊，我什么时候才能看到我的兒子巴乐米底——那个高貴的騎士呢？哎，他不願陪我同住嗎？”說罢神志昏迷，痛哭不已，十分悲伤。隔了不多时候，

那僕人所要的食物都交給他了。說起这个僕人本来是侍奉馬尔克的，如今带回来酒肉交給巴乐米底騎士了。同时他又告訴他們說，那个騎士名叫巴乐米底。馬尔克王道："我很欢喜知道的，还要請你严守秘密。"他們跳下馬，大家坐着休息。一忽兒馬尔克王熟睡了。当巴乐米底騎士瞧見他睡熟了，便上馬走去，同时向他們說道："我不願同这个睡熟的騎士作伴呢。"說完，他緩步走了。

## 第十四回

馬尔克王和丁納丹騎士怎样听到了巴乐米底
騎士为着綺秀·婉兒而忧悶伤感。

我們現在再回头来述說丁納丹騎士，他发覚了那七位騎士的心情都在郁郁不乐。当丁納丹知道这种情形以后，自也非常沉悶。他說道："烏文英爵爷啊，我敢拿脑袋做賭注，我認为他就是加里士的拉麦若克騎士，如果他在这个国度里，我敢向諸位担保，我一定能寻得到他。"因此，丁納丹騎士在搜索他；馬尔克王也在寻覓他，竟寻遍了到处的森林，一无所得。且說馬尔克王正在寻找巴乐米底騎士的时候，忽然听到似有人发出了又怨又苦，如泣如訴的声音。馬尔克王壮起胆量，輕捷地跑去，能多么近就多么近的靠攏。这时，发覚一个騎士从馬上跳下来，卸去头盔，搶天呼地，狂喊不已，竟是一种失恋的苦痛。这里暂按下不提，且說丁納丹騎士追索巴乐米底騎士的情形；在他追进了森林里的时候，忽然看見一个騎士，正在追赶一头牡鹿。丁納丹向那人問道："騎

士先生，您可曾碰見过一位騎士嗎？在他的盾牌上，是銀色底子画了个獅子头的。”那人答道：“騎士老兄，不多久，我碰見过这个人，他是一直往对面走去了。”丁納丹騎士道：“多謝您，現在我就依着这馬蹄去找他，想来总会找到的。”丁納丹騎士說着向前寻去，行行重行行，眼看天色漸漸晚了，驀地听到有人不停的叹息声音，便循着这长叹的声音走将过去，一直走到靠近声音发生的地方，才下馬步行；这时只見有个騎士立在树下，馬匹拴在身边，头盔挂在頸下，不断地自言自語，訴說着失恋痛苦。細听他所傾訴的恋人，原来就是康瓦尔的王后綺秀·婉兒；只听他說道：“哎，亲爱的姑娘啊，我为什么爱您呢！就因为您是天生的佳丽女性，虽然您从来不爱我，也不怜惜我，可是天呀，我一定要爱您。亲爱的姑娘啊，我永不会怨恨您的；是我自己神思昏昏地墮入情网，我爱上了您，正表明我是个呆子；我明知爱您的人乃是世間上是最优越的騎士，您也是爱他的呀；我知道这人就是良納斯的崔思痛騎士。說到您的丈夫，那不过是一个頂虛伪的君王，也是頂爱玩弄詭計的懦夫，这就是您的丈夫馬尔克王呀。天呀，世間上这样美丽又这样高貴的姑娘，竟会嫁給那么卑鄙齷齪的騎士和独夫，天道眞是无知啊。”巴拉米底騎士的这一番話，正好給立在旁边的馬尔克王听去了。但是馬尔克王一眼望見了丁納丹騎士，心里不禁頓起畏惧，惟恐給丁納丹瞧見他，告訴巴乐米底，說他就是馬尔克王；因此馬尔克王輕輕向后避开，再赶紧乘上了馬，回到他僕从等候的地方。他們一同迅速赶回加美乐城，当日碰見了阿曼特——这个騎士正准备到亚瑟王跟前控訴馬尔克王的欺詐罪行；于是国王立刻命令他們比武。阿曼特的控訴是正义的。但不幸馬尔克王一枪刺穿了阿曼特的身体。馬尔克王正在这时，为了害怕丁納丹騎士把他的情况泄露給崔思痛和巴乐

米底。正在这时綺秀·婉兒也派来了她的侍女在此，她原来和阿曼特騎士很熟悉的。

## 第十五回

馬尔克王怎样在亚瑟王的面前，非法地杀死阿曼特騎士；
以及耶世乐騎士将馬尔克王送进了亚瑟王的朝廷。

有两个女侍得到亚瑟王的特許，去見阿曼特騎士，打算同他談几句話；这时捌进阿曼特騎士身上一根矛，还沒拔出，矛柄露在身外，他忍痛說道："亲爱的两位小姐，瞧我好可怜啊，請您代我向綺秀·婉兒問好，还請您轉言，我是为了她和崔思痛騎士两位，才被馬尔克王刺得快要死的。"接着他又把馬尔克王卑怯地杀了他，还杀了他的伙伴拜索耳斯的經过，訴說給那两位女侍听了。他又說："就是为了他的这些卑怯行为，我控訴他的罪行，为了正义的斗爭，他才要刺死我的；我和拜索耳斯騎士两人致死的主要原因，完全为了我俩不贊成去謀杀崔思痛騎士。"这两个女侍听完，走进朝廷，高声喊叫，几乎全个朝廷都能听到，說道："啊，亲爱的我主耶穌呀，您能够洞彻隐微，一个为非作歹的匪徒，去杀戮一位为正义而斗爭的眞正騎士，您怎样可以容忍呢。"一忽兒，这消息传遍了全朝，自国王和王后以下的全体爵爷，都知道馬尔克王曾經刺杀了阿曼特和拜索耳斯两位騎士；因此才引起一場决斗。这时亚瑟王怒发冲冠，部下各騎士气忿塡膺。等到崔思痛騎士明白了全部底蘊，更是万分伤感，为悼念拜索耳斯和阿曼特的牺牲，不禁流下了悲痛的热泪。

郎世乐騎士看見崔思痛騎士涕泪交流，深受感动，便急忙晋謁亚瑟王，当时説道："陛下，恳求您允許我离开宫城，去活捉那个罪恶滔天的騎士和君王。"亚瑟王答道："我請您把他捉来，但为了我的尊严，您不要杀他。"这时郎世乐騎士迅速披挂齐全，跃上坐馬，手握长矛，追向馬尔克王而去。由此跑了三个英吉利里的路程，郎世乐騎士方才追上馬尔克王，吩咐他道："你这懦弱的君王和騎士，不管你愿意不愿意，都要跟随我到亚瑟的王朝。"馬尔克王轉回来，并且抬头望着郎世乐騎士説道："好騎士，請教大名？"他答道："你应当知道，我就是郎世乐騎士，准备来打吧。"及至馬尔克王了解他是郎世乐騎士，立刻带着长矛跑来，大声喊道："尊敬的郎世乐騎士，我向您投誠。"但是郎世乐騎士并不信任他的話，依然向他冲上。馬尔克王看到这点，不加抵抗，立时从馬鞍上滚到地上，好象跌下一只布袋似的，直挺挺地扑在地下，哀求郎世乐騎士恩典。郎世乐騎士道："站起来，你这个卑怯的君王和騎士。"馬尔克王道："我不敢同您相斗的，您叫我到哪里，我就跟您到哪里。"郎世乐騎士叹道："可惜，真可惜，你既然扒下来投降，我沒法再去打你了，为着崔思痛騎士和綺秀·婉兒，以及那两位被你謀杀的騎士出一口气，我竟不能去打你一击。"說罢，他就騎上馬，押带着馬尔克王晋謁亚瑟王了；走进宫里，馬尔克王随着郎世乐騎士下馬，把自己的头盔和宝劍都擲在地上，又把全身伏在亚瑟王的脚前，恳求他的恩典。亚瑟道："向上帝立誓，有些地方，我欢迎你；还有些地方，我不欢迎你。我知道你这次虽然心里不情愿，还是跑到我面前，这种地方，是我欢喜的。"馬尔克王道："是的，否则我就不会来了；由于我的爵爷郎世乐騎士的威力，把我带来的，我已經向他投降了。"亚瑟王說道："好吧，你当明白，你就应当对我臣服，对我献貢，对我尽忠。这些事情，你

从来都不曾履行过，反而一向对抗我，又来消灭我朝的騎士們；如今，你还能推卸得脫嗎？”馬尔克王答：“王上，我一定完全遵守陛下的指示，尽我最大的力量，痛改前非。”这人嘴里說得天花乱墜，肚里却是鬼鬼祟祟。为了崔思痛騎士的快乐，促使他們两人有个言归于好的机会，因此国王暫留在馬尔克王的朝里，那一天正好比他們的“破鏡重圓”的一日。

## 第十六回

丁納丹騎士怎样把耶世乐和崔思痛两个騎士之間的斗爭，告訴了巴乐米底騎士。

現在我們再来述說巴乐米底騎士，只为了他滿腔愁緒，伤感万端，丁納丹騎士曾想尽一切办法，用尽心力去安慰他。巴乐米底騎士問道：“您是誰？”丁納丹騎士道：“爵爷啊，我和您同是游俠騎士，曾經照着您的盾型，我寻索您好久了。”巴乐米底騎士道：“这里就是我的盾牌，要知道，如果您敢拼命，我就会来奉陪您的。”丁納丹騎士道：“請您不要誤会，我找您是出于好意的，并沒有想斗的意思。”巴乐米底道：“若是您想斗，我立刻就可以出来領教。”丁納丹騎士道：“爵爷啊，您从此地要到哪里去呢？”巴乐米底騎士道：“說謊話，就杀头，我眞是沒有目的地，碰运气吧。”丁納丹騎士問道：“您可曾听过或看見过崔思痛騎士嗎？”他答道：“愿向上帝立誓，决不欺人，提到崔思痛騎士，我听到过他也看到过他了，虽然他已經从困难里救出了我的性命，不过那时我心里还对他沒有好感；后来，在我們两人分手之前，都同意約定

了日期，到加美乐城近郊，从前魔灵建造的石墓边旁，共同比一次武；不料临时出了事情，我沒能守約赶到，心中自然很不快乐，但我是有充分理由的。那时，我做了俘擄，被俘的人很多，崔思痛騎士知道得很清楚，我旣不是因为惧畏他才失約，也不是由于我的懦弱。"随后，巴乐米底騎士告訴丁納丹騎士，說他們应当在这天比試的。丁納丹騎士道："我要向上帝立誓，一定說老实話，在你們約定的那天，郎世乐騎士却在約定的石墓上，不幸而与崔思痛騎士遭遇一起了。这眞算得是本地两个騎士之間，空前的，最凶险的血战；两人相持达两小时之上。他們都流血很多，观众們对他們的耐性都表示惊奇。到最后，大家英雄惜英雄的，愿結拜做好朋友，还立誓作同盟的弟兄，天长地久，永矢不渝，沒法判定出他們是誰高誰低。到现在，崔思痛已被封做圓桌騎士，取得了从前馬汉思騎士所坐的席位。"巴乐米底騎士說道："要是欺騙您，会被人斫头的，我相信崔思痛騎士比郎世乐要高明多啦，而且也强干多啦。"丁納丹問道："您同他們交过手么？"巴乐米底騎士答道："我同崔思痛騎士比賽过，但是我想过我从沒和郎世乐騎士交过手。"接着他又說："有这么一次，在一个泉边，就是郎世乐熟睡的地方，他一击便打倒了崔思痛和我两个人，那时他們两人还是彼此都不相識呢。"丁納丹騎士道："好騎士啊，說到崔思痛和郎世乐两个人，讓他們去吧，不必再多談了；我想信您是他們当中比較差的；据我所知，在今天也沒有哪个騎士可以輕易赶上他的。"巴乐米底說："哪里会这样，这样說会遭到上帝反对的；即使他們最强的一个，如若同我起了爭执，叫我去打他，也同打您一样的容易。"丁納丹說道："爵爷啊，請問大名；我願意竭尽悬誠，追随后尘，大家一同到加美乐城去；在那里举行的大比武会，閣下如願参加，必能得到无上荣譽；而且桂乃芬王后和康瓦尔的

綺秀·婉兒一定来观看的。”巴乐米底答道：“您要知道，我正是为了綺秀·婉兒才来的，不是为了别人；我同亚瑟的王朝沒有絲毫干系。”丁納丹騎士道：“爵爷，我願騎馬奉陪，随时侍奉，但恳求您把大名見告。”他答道：“騎士先生，您会知道，鄙人叫巴乐米底騎士，和沙飞尔是同胞，他是一位德艺俱备的騎士。賽瓦瑞底斯和我都出生于沙拉森人的家族，父母都是沙拉森人。”丁納丹騎士道：“爵爷啊，承蒙您将大名見告，多謝厚意。得聞大名，深覺荣幸；还願以身立誓，对閣下說明，我不仅不敢对閣下有所妨害，还肯对閣下有更多的照顧。今后，我願意尽最大的能力去替您效劳；君子一言，駟馬难追，請勿怀疑。并且，我还願拿性命作保証，您在亚瑟王的朝廷里，一定可以得到无上的荣耀，而且还会受到他們的欢迎。”于是他們戴着头盔，携着盾牌，跃上駿馬，循着大路，直向加美乐城而去。行不多时，他們就望見一座城堡，竖在他們面前，进得門来，一片繁华富庶的气象，象国内其他城堡一般，眞是护卫森严，固若金湯。

## 第十七回

### 拉麦若克騎士怎样在美更·拉·費所住的堡寨里同許多騎士們比武。

丁納丹說道：“巴乐米底騎士先生，这寨里的情况我很熟悉，亚瑟王的胞姐美更·拉·費王后就住在寨內；当初，这寨原是亚瑟王的，送給了阿姐；后来姐弟不和睦，經常吵嘴，打仗，他不止一千次的抱怨后悔，打算收回，虽是想尽方法，总沒有成功，因此她一

有力量或遇到机会，总对亚瑟王打一次战。她率領的那些又奸险又凶暴的騎士，都是立意要把亚瑟王所心爱的全部騎士們消灭掉。所以凡是从这里路过的騎士，若不同她的部下一个、两个或三个去比一下，是过不去的。在比武时候，如若被打敗的是亚瑟王的騎士，那么他的馬匹甲鎧等等，完全沒收，至于他本人呢，往往是被俘虏，很难潜逃的。”巴乐米底道：“这种风气，我向上帝立誓决不騙人，眞是一宗残暴无耻的习惯啊，一个王后用来对付自己的胞弟，甚至造成战爭，怎知这位胞弟就是世人所称的騎士之花，并且受了基督徒和异教徒同样地推崇呢；所以現在，我也願意用尽全力把那宗灭絕人性的习慣从根除掉。而且我更希望举世的人都能明了这一点，大家都不要去为她效劳。如果她眞派出騎士同我比武，我想她会派来的，那么我一定要把他們打得落花流水。”丁納丹騎士答道：“我願意用全力来支持您，决不失信；失了約，雷打火燒。”

当他們还立馬在寨外的时候，远远望見有一个携着紅盾的騎士跑来了，并随带着两个侍从；这人笔直地跑到巴乐米底騎士面前說道：“温良和善的游侠騎士先生，我想您对騎士的道义一定爱护，正因为如此，我才恳求您不必向这寨里的人挑衅啦；”說这話的乃是拉麦若克騎士。他又說道：“我就是来寻索这宗奇迹的，那是我的任务；騎士啊，請您讓我去干，如果我被他們打敗了，再請您代我复仇。”巴乐米底道：“願靠上帝的名，祝您成功，还願眼見为証。”說話之間，只見从寨里跑出来一个騎士，要求和那个紅盾騎士比武。二人才一交手，那手执紅色盾牌的騎士，使出了大力，只一击就把寨內的騎士打倒了，看他两脚朝天，扑在地上。停不多久，由寨里又跑出了一个騎士，也被他打得很苦，使的他立刻从馬鞍上跌下。接着，又由寨內跑出了第三个騎士，又被紅盾騎

士打得扑倒地上。这时，巴乐米底騎士走上前来，打算协助紅盾騎士比武。他便說道："善良的騎士啊，讓我出場罢，我也願意打打呀，即使他們来二十个騎士，我也不惧怕的。"那时堡寨的堞墙上，站立着很多爵爷和一些貴妇們正在观战，大家喊道："紅盾騎士，您打得眞好。"及至那个騎士把他們都打倒了，便由他的侍从搶了他們的馬匹，脫下鞍韂，放进森林，好讓騎士們再打下去。正在这时，忽然又由寨里跑出来第四个騎士，只見他精神抖擻地指名向紅盾騎士索战，那紅盾騎士刚一出場，便挺矛奋力猛然击去，打得对方应声落馬，以致他的背脊骨和頸骨险一些兒都要跌断了。巴乐米底騎士說道："噢，耶穌啊，这前面是一位高强的騎士，从来沒見过这样了不得的英雄。"丁納丹騎士也道："說謊話，杀我的头，这人是可以同郎世乐騎士或是崔思痛騎士比美啊，他是什么人呢。"

## 第十八回

巴乐米底騎士怎样願意替拉麦若克騎士去同寨里其他騎士們比武。

这时寨里又冲出来一个騎士，手里拿着黑白条紋的盾牌，說时迟，那时快，忽兒这位紅盾騎士已經同寨內的騎士交起手了，紅盾騎士祗猛然放出一击，竟搠穿了对方的盾牌和身体，最后又把馬的背脊打断。巴乐米底騎士在旁插嘴說道："善良的騎士先生，您打得太吃力啦，請您讓我去比吧，您应当休息休息罢。"騎士答道："为什么呢？老兄。您看我脆弱无能嗎？老兄您錯了，

我还有气力的，叫我这样退下，是丢脸的。我从前曾向您說过，現在，再告訴您一遍；即使对方来二十个人，我也要对抗的；如若不幸我被他們打败了，我是被杀了，那时再希望您去代我报复。如果您認为我累了，只要您有兴趣同我比一比，我还有余力来奉陪您的。”巴乐米底道：“騎士啊，我所以这样說的，是怕您太过疲倦啦，并沒有要同您相打的意思。”紅盾騎士說道：“如若您的心情真是善良的，就不应讓我失面子；倘使您認为我是疲倦了，請您就出来比一比，便知道我是不累的。”巴乐米底騎士道：“您既然一定要比賽，就請您准备好了。”于是两人策馬对奔，奋力互斗，紅盾騎士使矛打到巴乐米底的盾上，矛头刺伤了他的側部，情势严重。这时，巴乐米底騎士赶快跳下馬来避开。那紅盾騎士乘势冲到丁納丹騎士的面前，他一見紅盾騎士冲来，連忙吓得狂喊：“騎士啊，我哪敢同您比武呢。”但他絲毫不加理睬，直奔向丁納丹打来。丁納丹騎士这时慚惧交加，急遽挺矛相迎，因为他用力过猛了，那矛落到紅盾騎士的甲上，震得粉碎。他又向丁納丹騎士凶猛地打来，立刻把他从馬鞍上跌落了；他不讓侍从們阻扰他們的馬匹，因为他們都是一些游侠騎士。

随后，这个紅盾騎士·拉麦若克又雄赳赳地馳到寨边，和寨內的七八个騎士混战起来，只見一个个望风披靡相繼败退，往来追杀的結果，全都被他打得扑在地上。寨內冲出的十二个騎士，在这一場决斗中，被他打死了四个。余下的八个騎士，他命令对着劍柄立誓，把他們寨內立下的穷凶极恶的規則，承認永远放弃。等到他們都宣过誓，才放他們过去。还有那群立在寨墙雉堞上的爵爷和貴妇們，这时都在狂叫着：“紅盾騎士啊，您打得太够英雄啦，我們平素从沒看見过，佩服佩服。”接着，一个卸

去武装的騎士从寨內走來說道："紅盾騎士呀，您今天給我們带來的灾害眞不小，請您回去吧，我們都甘拜下风，不願再打了；从您一來，我們就很不安，因为您已把这寨的多年老风俗給搗翻了。"說罢，随即轉身閉起寨門。这时，那个紅盾騎士折轉馬头，召集侍从，揚长而去。

及至紅盾騎士·拉麦若克走过之后，巴乐米底才跑到丁納丹的面前，說道："我还沒有遇过一个騎士，象这样叫我丢脸的，所以我必須追上他，我要和他比剑去报复他；騎在馬上恐怕我沒法得到胜利的。"丁納丹說道："巴乐米底騎士啊，我劝您不要去管这閑事了，我認为您从他的身上是得不到什么便宜的，况且还有一点，您看見他今天这么用力，又是这么吃力的。"巴乐米底說道："全能的耶穌基督啊，若是我不同他大斗一場，我的心决不能安逸的。"丁納丹道："騎士，請讓我瞧瞧吧。"巴乐米底說道："好吧，請看我們要怎样去較量較量我們的威力罢。"說着他們就由僕从手里，牵馬騎上，随后追逐紅盾騎士而去，进入泉旁的山谷，遙見紅盾騎士正下馬休息，他又脫下头盔，准备在泉边飲水。

## 第十九回

拉麦若克騎士怎样同巴乐米底騎士比武，并使巴乐米底受了重伤。

巴乐米底快馬馳行，漸漸地追上了紅盾騎士。便揚声說道："騎士，請想想，刚才在寨門口，您逼得我好丢丑，現在特來再領教一

下，您准备着吧。”这紅盾騎士回答巴乐米底道：“您从我手中得不到什么面子的，您是曉得我今天已經很累了。”巴乐米底說道：“提到这一点，我也不放松，您知道，我一定是要报复的。”那騎士道：“好吧，我会耐得住的。”說話之間，他已跳上駿馬，手握长矛，做好准备。巴乐米底說：“不必这样，騎在馬上，我不同您斗；我很清楚，馬上比武，我是得不到胜利的。”那紅盾騎士說：“善良的騎士啊，一个騎士是应当騎在馬上比武，或者騎馬相斗。”巴乐米底道：“您瞧瞧我要来做什么？”就在这时，他下馬步行，把盾牌竖在身前，拔出了利剑。那紅盾騎士也从馬上跃下，在面前撑着盾牌，也把宝剑从鞘里抽了出来。大家鶴步前行，及至靠近，便奋勇互击，各不相讓，一口气約莫斗上一个小时。看他們左冲右突，前拦后击，怒发冲冠，咬牙切齿地各朝要害打去；战到后来祇揮剑乱砍，双方把剑身和鎧甲都砍去了一半，以致身体上的肌肉，都露出在甲胄的外面了。这时巴乐米底騎士看見对方的剑上，濺滿了他自己的鮮血，頓时心惊胆寒；他們有时向前冲鬪，有时又象疯人似的乱击一陣。到了最后，巴乐米底騎士覺的头脑暈眩，原来他在築里起初所受的枪伤，还沒痊愈，因此很是苦痛。巴乐米底說道：“良善的騎士，我俩都把自己的武艺試过好久了，倘蒙不弃，敬恳依照騎士礼节，将大名見告。”那騎士回答巴乐米底答道：“您的吩咐，恕难应命；先前您要我战斗，不仅使我难堪，而且也违犯了騎士制度，更使我疲于奔命，因此要請您先将大名說出，我才能把名字告訴您听。”他就說道：“騎士先生，鄙人名叫巴乐米底。”对方的人接着說：“好啊，騎士，您知道我乃是加里士的拉麦若克騎士，我的父亲是一位高尙的騎士兼君王，名叫伯林諾王；还有一位名叫陶尔的高尙騎士，乃是我的同父异母弟兄。”巴乐米底騎士听到这一番

話，立时跪下求他寬恕，并且說道："我今天对您的行为，真是荒謬絕倫，大逆不道；我既領教了您的伟大武功，还来煩扰您来同我相斗，就这一点，已經是厚顏无耻，违犯了騎士精神了。"拉麦若克騎士道："啊呀，巴乐米底騎士，您言辞謙和，两膝下跪，这样对我太过啦。"一边說話一边伸出两手，把他摟抱起来，說道："巴乐米底啊，您是一位有才能的騎士，在这全国內，沒有比您更卓越的，也沒有比您更高强的，如今竟使我俩拼命相斗，实在遺憾得很。" 巴乐米底騎士答道："我也知道彼此恶斗是不应該的，而且我比您受伤更重；不过最近就可以收口的。我已不打算从战爭中获得本地最繁荣的堡寨，祇想同您締結友誼，除开我的同胞沙飞尔騎士之外，我只望着能和您做个好朋友，今生能得如此，于願已足。"拉麦若克騎士道："我的話也是这样，祇不过除开我的弟兄陶尔騎士之外，我最爱您啦。"这时，丁納丹騎士也走来了，他望見拉麦若克騎士，万分欢喜。那时他們两人的侍从，正在替他們整理盾牌和甲鎧，又代他們止血。然后一同来到修道院里，大家安歇了一宵。

## 第二十回

怎样有人告訴郎世乐騎士說达岡納追逐馬尔克王，又有一个騎士怎样打倒了达岡納和其他的六个騎士。

現在我們再轉回到原来的故事上去。当甘尼斯和布兰底利斯两个騎士率領着他們的部下来到了亚瑟的王朝，便向国王、郎世乐騎士和崔思痛騎士三人述說以下的故事：第一件是弄臣达岡納

騎士追赶馬尔克王进入森林的情形；第二件是一个强干的騎士，他运用了一支矛打翻了七个騎士。大家听过，都对着馬尔克王和达爾納騎士两人捧腹大笑。当时在場的所有騎士，都猜不出搭救馬尔克王的那个騎士究竟是誰。他們便問馬尔克王是不是認識他；馬尔克王答道："那人声言他自己乃是寻搜怪兽的騎士，并且他又叫我的僕从，就用这个名义到他母亲的住处；听說她在这个僕役說明来意以后，异常的伤感，无意間便把他的名字泄露給我的僕从了；她曾說道：'天呀，我亲爱的兒子巴乐米底啊，你为什么不来看看我呢？'因此騎士啊，我知道他的名字是巴乐米底，他倘是一个高貴的騎士。"这七位騎士这时知道了他的姓名，都覚得很是高兴。

按下这边不表；再来就拉麦若克、巴乐米底和丁納丹三人的情形述說一番。有一天早晨，他們都騎上了馬，随带着侍从和僕役等人，綏轡前行；正走之間，忽然远远望見前面高山上聳立着一座堡寨，建筑得很是雄伟，寨門紧閉，一行大众便笔直地向寨門赶来。叩門而入，才知道寨內住有一位名叫姜拉豪[1]的寨主，大家受到他的热情招待，大有宾至如归之感。这时拉麦若克騎士問丁納丹騎士有什么打算。他随口答道："老兄，我打算明日晋謁亚瑟的王朝。"巴乐米底騎士在旁插嘴道："杀我的头，我也要休息三天，因为我受了重伤，流血过多，必須在这里多歇歇脚。"拉麦若克騎士道："我願意留住这里奉陪您，等您启行的时候，我再动身；如若您停留太久，那么我就沒法多陪了。丁納丹騎士啊，我請您陪我再多住几天同走。"丁納丹說道："真的，我不能等候您啦，我急于去見崔思痴騎士，离別他过久是不行的。"巴

---

① 原名 Galahalt，这人与高剌翰（Galahad）或为同一人。

乐米底騎士道："丁納丹啊，我明白您欢喜我的死敌，因此我沒法相信您。"丁納丹道："是的，我对于首領崔思痛騎士的敬爱是超过对別人的；我願意服侍他，尊敬他。"拉麦若克騎士道："我也是这样，这一点我也願意尽力做到。"

第二天，丁納丹騎士动身回到亚瑟王朝；行至中途，遇見一个游俠騎士，拦住他再四請求比一次武。丁納丹說道："何必呢，我并沒有同您相斗的心思。"那騎士說道："您如要从这里通过，一定要同我比一場。"丁納丹問道："您为了相爱而要求比武呢，还是为了仇恨而要比武来报复呢？"那騎士答道："要知道大家是为了相好才比的，并不是有什么仇恨。"丁納丹騎士道："这样也好，可是您拿了一支利矛同我比武，眞可說是爱得残酷呀。"接着他又說："良善的騎士啊，您若一定要同我比武，請您到亚瑟王朝来找我好啦，在那里我准备向您領教。"那个騎士答道："可以，您既然眞不願意，就請留下大名，好么？"他說道："騎士先生，鄙人名叫丁納丹騎士。"那騎士答道："我完全了解您是一位高尙温良的騎士，我对您是眞心眞意地相爱呢。"丁納丹說道："那我倆就不必比武啦。"說完彼此分手。当日丁納丹抵达加美乐城，亚瑟王就住在里面。他謁見了国王、王后、郎世乐騎士和崔思痛騎士等人，一一施礼致敬。全朝的人一听到他回来的消息，因为他一向是一位温良、聪明、謙虛、而又高尙的騎士，无不表示衷心的欢迎。特别是那一位勇敢的崔思痛騎士，他所傾心推崇的人物，除开郎世乐騎士之外，便要首推这位丁納丹騎士了。

大家寒暄已毕，国王探詢丁納丹騎士这一路来可曾遇見些什么惊险的行俠尙义的事情。丁納丹道："王上，我所碰到的惊险眞多啦，其中有些是馬尔克王知道的，不过并不完全。"这时国王傾听丁納丹騎士叙述他和巴乐米底騎士怎样来到美更·

拉·费的寨前；拉麦若克騎士怎样同他們比武；拉麦若克怎样同十二个騎士的恶斗，被他打死了四个；后来又怎样把巴乐米底同我两个人都打倒了。国王听了，說道："这件事我不大相信，因为巴乐米底騎士的武功是很高呀。" 这时丁納丹騎士說道："这确是实在的事情，是我亲眼目睹他們交手的。" 接着他就把全部战斗的經过禀告了国王；又說到巴乐米底的气力是怎样比較衰弱，受的伤怎样重，流的血又很多，最后加上一句，說："倘使战斗再拖下去，我想毫无疑义；那巴乐米底一定会被人打死的。" 亚瑟王說道："哦，耶穌呀，这使我太惊奇啦。"崔思痛說道："王上，您何必惊奇，据我看来，当代的騎士中是沒有比他更强的了；我是明白他的气力的。現在我可以肯定，除开郎世乐騎士可以同拉麦若克騎士比美，此外并无别人。"国王說道："願向上帝立誓，我希望拉麦若克騎士能来到朝廷里。"丁納丹說道："国王，停一刻他就要到了，巴乐米底騎士也会来的，不过我恐怕巴乐米底这时还不能行动呢。"

# 第二十一回

亚瑟王怎样派叫报宣布举行比武会，又拉麦若克騎士怎样来参加，并且在会上打败了卡文英和其他很多騎士。

亚瑟王公布了地点在修道院举行的比武会，会期定为三天。这时有圓桌社的騎士多名，都准备参加比賽，如卡文英騎士的兄弟們，也各有預备，但是崔思痛，郎世乐，和丁納丹三人都不參加，

他們为了国王的关系，祗讓卡文英兄弟加入竞赛，这是尽量給他們机会，讓他們取得胜利的意思。第二天，大家披甲挂鎧，兴高采烈地来到比武場，卡文英同他的四个弟兄，也各自表演了拿手的本領和惊人的武功。爱克托騎士的武艺虽然精湛，但卡文英更是高人一等；因此亚瑟王同全体騎士們在开場之初，都把胜利的奖送給他，并且对着卡文英騎士喝采。

这时国王忽然注意到从林边飞馬跑出来的一个騎士，带着两个侍从，手里拿着的盾牌，上面包裹了一层皮革，显然是掩人耳目的伎俩，这騎士放馬奔騰，往来冲突，一忽兒猛然发出了一击，竟有两个圓桌社的騎士被打倒了。后来这人因为左冲右撞，失落了盾外的皮套，国王和其他人們才望見这里面原来是一面紅盾。亚瑟王說道："耶稣呀，看那个拿着紅色盾牌的勇敢騎士，多么耀武揚威啊。"这时猛听得場上掀起了一陣欢呼的声音："請注意，紅盾騎士。"原来他已把卡文英的三个弟兄一个个都打翻在地了。亚瑟王叹道："我向上帝立誓，說句眞話，前面的这个英雄那样的英武善战，眞是我生平所仅見的。"这时又看見紅盾騎士正和卡文英交手，那紅盾騎士使出了絕大的气力，一击打去，便把卡文英連着馬鞍子一齐跌落。国王道："你看卡文英騎士又跌倒了，若是我能够認識認識那手执紅盾的騎士是什么人，就好啦。"丁納丹說道："我同他很熟悉，祗是現在不能把他的名字告訴您。"崔思痛騎士說："說假話杀我的头，他比巴乐米底騎士斗得精采，如果您想知道他的名字，我可以讓您知道，他叫加里士的拉麦若克騎士。"

当他們站在那里說話的时候，卡文英騎士又同拉麦若克斗将起来，他再一次地把卡文英騎士打下馬来，这一次使得他受了严重的瘀伤。就这样在亚瑟王的面前，拉麦若克已連續的击倒了

二十名騎士，这个数字还沒有把卡文英的兄弟們包括在內。胜利的奖賞自然都归了拉麦若克，因为他是英武无比的騎士。一忽兒，拉麦若克很輕捷灵敏地走出了人群，快快地隐入森林。这一切亚瑟王看得一清二楚，他的眼睛也一直盯着沒有离开他們过。一見他走开了，亚瑟王、郎世乐騎士、崔思痛騎士、丁納丹騎士都赶紧上了馬，朝着加里士的拉麦若克騎士的方向一齐追去，不久便追上了他。只听国王叫道："好哦，良善的騎士，我們可追上您啦。"他一看国王到了，立即脫下头盔，施礼致敬；等到又一眼看見了崔思痛騎士，就立刻下馬，打算扶他下来，可是当他还未靠近之前，先自跳下馬来，跑上来彼此紧紧拥抱一起，表示一种热烈的欢慰之情。国王自然更是兴高采烈，随去的一班騎士也都欢欣鼓舞，祇有卡文英騎士的弟兄們却是例外的淡漠。等到知道他就是拉麦若克騎士，他們对他更显出异常的藐视，心里怀着一腔盛怒，尤其是当天拉麦若克夺去了胜利的奖品，以致他們沒法得到光荣的这件事。

这时卡文英同他的弟兄們私下商量了一番，又对他們这样說道："亲爱的弟兄們，請看我們所恨的人，亚瑟王反而爱护；我們所敬爱的人，他又在恨恶。我的好兄弟們呀，你們要知道，这个拉麦若克騎士是永远不会高兴我們的，因为我們杀了他的父亲伯林諾王，我們的父亲奥克乃王又是伯林諾王杀死的，这个拉麦若克騎士为了要侮辱伯林諾王，就同我們的母亲发生曖昧，①使我們受到絕大的侮辱，这个仇我是一定要报复的。"卡文英騎士的弟兄們都說："哥哥，怎样报复，請您决定吧，我們随时听您吩咐。"卡文英道："很好，請您們鎮定些，讓我們相机行事。"

---

① 見本卷第8回。

# 第二十二回

亚瑟王怎样使馬尔克王和崔思痛騎士和解，又他們两人怎样回到康瓦尔。

这里卡文英騎士的事，已向讀者們交代明白，暂时按下不提；且說亚瑟王，有一天他向馬尔克道："王啊，我向您談一桩事情，請您答应我。"馬尔克王答道："王上，若是我能力所及的，无不遵命照办。"亚瑟道："好，多謝您的好意。我要說明这件事情，就是崔思痛騎士，他是个有伟大荣誉的人物，您要象一位善良的君王那样去照顧他；您要把他带回康瓦尔，讓他同朋友們聚聚，看在我的面上，您务必要好好照顧他。"馬尔克王道："王上，您所吩咐的事情，我願以身立誓，完全做到；这是我对上帝和对您都要立誓做到的；还有为了您的緣故，凡是我所能尽力，或是有可能性做到的，我总一定处处尊重他。"亚瑟道："王啊，对于您，我一向認为应該严厉懲罰的，現在我一概寬恕您了，您就在我面前向《圣經》立誓吧。"馬尔克王道："我願誠心誠意地接受您的指示，"便在国王和全体騎士的面前，向《圣經》立了誓，同时馬尔克王还和崔思痛騎士紧紧地彼此握着手。可惜的是，馬尔克王这时的全部思想都是虛假的，因为他們轉回康瓦尔之后，他就把崔思痛騎士投入囹圄，还打算用卑怯的手段杀掉他，这到后来就可以一一証实啦。

馬尔克王打点好，轉回康瓦尔去，先向国王辞行，不久崔思痛騎士也准备好了，同馬尔克王一起动身；这消息一传出，圓桌社

里大多数騎士們，都在为他担着心；特别是郎世乐、拉麦若克和丁納丹三位騎士，更是为他惴惴不安。因为在他們的意念中，知道馬尔克王一定不会放过催思痛騎士的。这时丁納丹道：“眞慘呀，催思痛騎士，我的爵爷，你眞就这样遽然离去嗎。”催思痛騎士离别在即，也感到无限痛苦，一听这話，更加惊惶失措，黯然神伤。郎世乐騎士也向亚瑟王說道：“国王，您錯了，您做的什么事情啊，这么最受人敬爱的人来到朝廷里，竟被您遺弃啦。”亚瑟答道：“这是出于他的自願，我是无能为力的，我能做到的，祇不过促使他們双方和好而已。”郎世乐騎士又抱怨道：“和好，这种和好应該被詛咒的，您不久就会听到他会毒害催思痛，或是把催思痛投进牢监里，象馬尔克王这种騎士，眞是世間最卑怯而又最奸险的騎士啊。”

就在这时，郎世乐騎士辞出以后，又来到馬尔克王的面前，向他說了这样的話：“君王閣下，您知道那位高尙騎士催思痛是要随您同行的。我特地来奉告閣下，若是您用了不管什么方式、怎样奸险欺詐的手段，亏待了他，我是要对着上帝許願，同时也按照騎士的律法立誓，那时我一定要亲手把您杀掉，絕不徇情。”馬尔克王說道：“郎世乐騎士啊，您說得太过火啦，在大庭广众之中，当亚瑟王的面前，全体騎士都明白听到的，我曾公开立誓，我說过決不去杀他、也不去欺負他呀。若是我立誓毁誓，作法犯法，那簡直加倍的大逆不道了。”郎世乐騎士答道：“你很会說話，象你这样一个恶迹昭彰，臭名远揚的人，有誰能够輕易相信你呢？你到这里来的唯一目的，无非是要謀杀催思痛騎士，这是人所周知的。”說过不久，二人一齐动身，馬尔克王精神极为苦恼，至于催思痛虽是随他同路返国，确实是出于催思痛自己的意思；他满心里只想看見綺秀·婉兒，因为看不見她的面，别緒愁腸

煞是难熬啦。

## 第二十三回

亚瑟王怎样封薄希华为騎士，又有一个哑閨女怎样开口說話的，并且把他带到圓桌社的席上。

現在再轉回叙述拉麦若克騎士，且說他的胞兄陶尔騎士，乃伯林諾王的长子，是君王和一个牧人的妻名叫陶瑞斯的，在私遇之后所养的，自然是个私生子；还有阿各娄发① 騎士，他是伯林諾王正式王后所生的长子；至于拉麦若克、道尔納和薄希华三个人，他們則都是伯林諾王的合法兒子。話說馬尔克王同崔思痛騎士刚从朝廷走出的时候，一班人都为着崔思痛的别离依依不舍，甚至国王和騎士們在离别后的八天里，停止各种娛乐，无心賞玩。过了八天，来了一个騎士，跟随着一位青年侍从。这騎士进得朝門，卸脫戎装，换了便服，在国王面前請求賜封他的青年侍从为騎士。亚瑟王問道："他的家世身分怎样呢？"那騎士答道："王上，他是伯林諾王的兒子，以前他曾經为您效过劳。他和高尙的加里士·拉麦若克騎士是同胞弟兄。"国王又問："您一定要我加封他做騎士，那是为着什么原因呢？"那人答道："我主陛下，奉告您知道，这个年輕的侍从是我的弟弟，也是拉麦若克騎士的弟弟，我的名字叫阿各拉发。①"亚瑟王道："阿各拉发騎士啊，我看在拉麦若克騎士和你父亲两人的面上，准备明天封他

① 原名在第一次遇見时作Aglovale，第二次作Aglavale，故譯名亦加分别，如上文。

做騎士。”亚瑟王又問：“現在告訴我，他叫什么名字？” 那人答道：“王上，他的名字是加里士的薄希华。”到了次日，国王就在加美乐城封了他做騎士。但是当时国王和全朝騎士看着这人，都認为要想使他成为一个武艺卓越的人物，还必須長期的磨炼才成哩。

不久，宴会开始，国王入座之后，各騎士便依着武功的高低分成次第，循序坐下；国王吩咐薄希华坐在一群低級的騎士中間，他也遵命就座了。原来在王后的宮院里有一个女侍，虽然系出望族，但她生来就是一个哑吧，从未說过一句話。就在这时，她一直进入殿中，来到薄希华騎士跟前，伸手拉着他喊道：“薄希华騎士，站起来，你是高貴的騎士，也是上帝的騎士，你来跟随着我走。”說話声音之大，使国王和所有的騎士們都听得真切，只見他听后随着站起来，被她領到危险座的右边，并且說道：“良善的騎士，您坐在这里，这是为您所預备的席位，别人是不配坐的。”說罢，这女侍随即离开，去找一位祭司去了；及至她懺悔已毕，并且获得罪孽赦免以后，自己就安然死去。从此国王和全体騎士对于这位薄希华的来朝，表示了深切的欢迎。

## 第二十四回

拉麦若克騎士怎样訪問路得王的妻子，又葛汉利騎士怎样杀死自己的母亲。

現在且說拉麦若克騎士；他在这地方很是受到一些人士的称贊愛护。但是后来由于卡文英騎士弟兄們的阴謀策划，又派人到

加美乐寨附近去把他們的母亲迎来了；商議着怎样謀杀掉拉麦若克騎士。奥克乃的王后才来到不久，拉麦若克騎士就知道了，自然他心里十分欢喜；閑言不表，話归正传；拉麦若克一得信立时去会見了她，并且两人約定在某一个夜里幽会，到时候拉麦若克騎士必須赶到她的跟前。这个底細，被葛汉利騎士得到了，就在他母亲的定幽会的当夜，事前乘馬赶到，靜候着拉麦若克騎士，不多时就看見他們全副武装飞馳而来。只見拉麦若克騎士下了馬，在那地方有一个秘密暗道，便把馬拴在那里。然后走进客厅，脫去武装，随即睏到王后的床上；那王后使得他渾身通泰，他也叫她舒暢万分，彼此如魚得水，如胶似漆。这时葛汉利騎士認为时机已到，便全副武装的冲到他們床前，一手抓着他母亲的发髻，揮起利劍，先把她的头顱斬下。

奥克乃王后的鮮血濺到拉麦若克騎士的身上，还是热的，这是他最心爱的人的血啊；当时他对这个残酷的騎士，一方面羞赧万分，一方面又是惊惶失措。驀然間，拉麦若克只穿了一件貼身的衬衫，从床上跳下，神情狼狽，不堪言状，說道："嘿，圓桌騎士葛汉利先生呀，你对我这样的凶狠和残酷，眞是灭絕天良了。万恶滔天的东西，你为什么把生身的母亲杀死呢？論理，你应当把我杀掉的啊。"葛汉利答道："这是你閣下的无耻罪行，生为一个男子，或难免要发泄兽欲，但是你要明白，不当随便乱搞，而使得我們弟兄們都无顏見人；并且你的父亲还杀了我們的父亲；如今你又来睏我們的母亲，眞是我們的奇耻大辱；是可忍，孰不可忍！至于說到你的父亲伯林諾王，那是我的哥哥卡文英騎士同我两人所杀的。"拉麦若克騎士說道："那么，你对待他更是錯啦，因为我的父亲并不曾杀过你的父亲，你的父亲是蛮荒·巴令杀的，直到今天，我还不曾为我的父亲报仇哩。"葛汉利騎士道："不要多

說这种废話了，若是你再說这种恶毒的話，我就要杀死你。因为你是赤身露体，我若把你这沒有武器的人杀了是耻辱的。① 你要好好地当心，今后我在什么地方捉到你，就在什么地方杀掉你；現在我的母亲是脫离你了；你去收拾你的甲胄，赶快滚蛋吧。”拉麦若克騎士看到这种情况，自知无法应付，便赶紧披甲挂鎧，带着苦痛的心情，上馬逃去。由于他心里的羞慚和悲痛，也沒有返回到亚瑟王的朝廷，另循别的路径走开了。

及至葛汉利亲手弑母的新聞传遍各处，国王亚瑟大为震怒，便命令他退出朝廷。讀者还要知道，卡文英騎士这时对于葛汉利杀死了母亲而放走了拉麦若克，也是大大不滿的。关于这件事，国王固是十分憤怒，郎世乐② 和其他許多騎士也是如此。郎世乐騎士說道：“王上，这眞是天大的罪恶所鑄成的天大錯誤，更由于預謀的詭計，以致使您的姐姐蒙羞而死。我敢說，这倘是有阴謀的毒手；我也敢說您要失去一个优良的拉麦若克騎士，說起来眞令人心痛。我很清楚，若是崔思痛騎士知道了这件事，恐怕他永不会再到您朝廷里来了，那么您和您的騎士們要多么伤心呀！”高貴的亚瑟王說道：“我失掉拉麦若克和崔思痛两个騎士，上帝是不允許的，这两个人是騎士的精华，若是失掉他俩，那么圓桌社就要垮台了。”郎世乐騎士道：“王上，我認为您一定会失去拉麦若克騎士，因为卡文英騎士的弟兄們，会要用种种手段去杀害他的；听說他們已經商量妥了，并且还立过誓，一俟时机成熟，便要下手的。”亚瑟道：“讓我去拦住他們吧。”

---

① 按騎士制度，真正的英雄好汉要去打硬仗，不乘人之危，不袭人的不备，因此当拉麦若克赤身露体的时候，葛汉利才認为杀死他是耻辱的。

② 原本作拉麦若克，現所有版本皆如此，仅鲍拉特氏（A. W. Pollard）考訂本改为郎世乐，因此时拉麦若克已去，故知原本实誤。

# 第二十五回

阿規凡和莫俊德两个騎士怎样遇見一个在逃的騎士，他們两人是怎样被人所击敗，以及关于丁納丹騎士的情况。

現在且丢开拉麦若克騎士不提，我們再把卡文英騎士的几位弟兄分别叙述一番，特别要将阿規凡騎士和莫俊德騎士两个人交代明白。当他們四方奔馳冒险任俠的当兒，忽然看到一个匆匆奔逃的騎士，身上負了重伤；当时問他有沒有什么新聞。他答道："良善的騎士們，刚才有个騎士在我身后紧追，打算把我杀掉呢。"說話之間，丁納丹騎士适巧也乘馬走来，但是他不願管这閑事。阿規凡騎士和莫俊德騎士两人便应許了去帮他的忙。就在这时，那个騎士已經冲上了他們跟前，向他們挑衅比武。眼看着莫俊德縱馬冲来，被那人一击把莫俊德从馬尾上打落在地。接着阿規凡騎士也笔直向那騎士冲去，他仍使出了打击莫俊德的手法，来对付阿規凡；并且向他們說道："騎士們，你們两个都要知道，我乃是布儒諾·騷士·庇太，現在我要把你們两个人都打下来。"随后，他又向阿規凡身上連連冲过五六次。丁納丹在一旁窺到了这种情况，自覺非同他較量一下不可，否則就丢脸了。丁納丹一馬当先，便同他奋不顧身地团团围斗，在丁納丹是純粹靠了体力强大，只一击早把他由馬的臀部打将下来。这个人立即飞身上馬，狂奔而去；当日亚瑟王的王朝里，在步行比武的最坚强騎士中，他是一員驍将，許多优秀的騎士大都敗在他

的手下。这位丁納丹騎士放馬來到莫俊德騎士和阿規凡騎士两人的跟前。他們一齐說道："騎士先生，您做的事情真不錯，您代我們报复的也很好，現在我們請您把大名告訴我們罢。"他答道："良善的騎士啊，您应該知道我的名字叫做丁納丹騎士。"他們一知道就是丁納丹，便不禁勃然大怒，比刚才打敗时更为憤怒，再加上拉麦若克的关系，更使他們火上加油。按說丁納丹有一个习惯，凡是既高尙又勇敢的騎士，他一概欢喜爱护；至于从事謀害高貴騎士的人，他又完全深恶痛絕。因此，对丁納丹表示憎恶的，除开这些被人称做凶手之外，是不会有别种人的。这时，那个被布儒諾·騷士·庇太追逐并且又受了伤的騎士，名叫达兰的說道："你如果是丁納丹，你就是杀死了我父亲的仇人。"丁納丹道："很可能是这样的，不过那时我同他相斗，是出于他的邀請，我也是为了自卫才把他打死的。"达兰說道："我願拿脑袋同你打賭，我一定要揍死你。"話才脫口，便拿起了长矛和盾牌。閑話少說，这两个人你来我往，丁納丹忽一击将达兰从馬上打落，他的頸骨也几乎跌断。接着，丁納丹又使用同样槍法，把莫俊德和阿規凡两人也打倒在地。直到后来，在追尋圣杯的时候，莫俊德的弟兄們又用了卑怯和罪恶的手腕，終于杀害了丁納丹；因为丁納丹是一位談笑风生的雅士，又是一位极其高尙的騎士，所以他的死算算是一个无比的損失。

丁納丹騎士离开这里以后，乘馬来到了琶耳·法萊瑟。他在瑟里遇見了巴乐米底騎士，这时他被拉麦若克所打成的伤，尙未收口。同时，丁納丹就把所有关于崔思痛騎士的事情，不論耳聞目見，全部都說給了巴乐米底；另外又告訴他說，崔思痛已經随同馬尔克王返回了康瓦尔，在那里他能够得到他心中的甜蜜。巴乐米底騎士自己也在热恋着綺秀·婉兒，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为

之大怒。当然，崔思痛騎士同她有了合欢的机会，这是他心里妒嫉万分的事情。

## 第二十六回

亚瑟王、王后和郎世乐怎样收到由康瓦尔的来信，以及关于回信的內容。

現在暫将留居在琶耳·法萊棨的巴乐米底和丁納丹两个騎士按住不提，再来說一說亚瑟王。这时由康瓦尔来了一个騎士，名字叫做福尔古斯，也是圓桌社的一个騎士。他見过国王和郎世乐騎士之后，便把崔思痛騎士的得意情况，一件件报告出来，还給他們带一些措詞亲切的信件；据他說在他才离开丁答吉耳堡的时候，崔思痛騎士还仍然留在那里。隔不多日，又来了一位少妇，她从康瓦尔也带来一些內容婉轉的書信，交給亚瑟王和郎世乐騎士，于是国王、王后桂乃芬和郎世乐三个人分別預备了佳餚盛饌，来寬待着这个女信使。后来，他們写了回信，措詞都是十分誠恳。郎世乐騎士一向叮嚀崔思痛騎士，要严防馬尔克王的恶計，因为有人說过他的所行所为全是一派欺詐奸险，所以他在信里，总是叫他做狐狸王。这一点，在崔思痛心里，对郎世乐很是感激的。这个少妇不久又带了国王和郎世乐騎士所写的回信，返回綺秀·婉兒的宮中，綺秀一見她回来了，欢欣不已。綺秀·婉兒开口問道："我主亚瑟，王后桂乃芬以及高貴騎士郎世乐近来都康泰安好么？" 她答道："总而言之，最紧要的是他們默祝您同崔思痛騎士得到更大的幸福和快乐。" 綺秀·婉兒

說道："恳求上帝賜福給他們、可是崔思痛騎士为我受了很多苦难，我也为他遭到了不少麻煩呢。"

那少妇告辞出来，就又把她带来的信去送給馬尔克王。馬尔克王讀过以后，了解了信里的措詞和含义，便疑心这少妇是崔思痛差去見亚瑟王的，所以便对崔思痛騎士憤怒万分。同时还認为亚瑟和郎世乐写信来恐吓馬尔克王。等到馬尔克王看完了这一些信，又疑心是崔思痛騎士在搗鬼。因此他說道："請問小姐，您还要带我的回信去見亚瑟王么？"她答道："君王，我沒有意見，一切都听从您的安排好啦。"君王又說："您的意思很好，您就再去一趟吧，明天請您来拿信。"随后她就告辞了，又把馬尔克王要她送回信給亚瑟王的消息，告訴了綺秀和崔思痛两人。这两人向她說道："我們想請您在取到信后，先来这里一趟，最好能讓我們先偷偷地看一看那信。"她說道："夫人，这事我会办得妥妥当当，我跟崔思痛騎士做侍女做过很久，为了崔思痛騎士，也要一定遵命办好。"第二天这个少妇来到馬尔克王宫里取信，以便送給亚瑟王。馬尔克王說道："托你送出的信，我还不曾写好呢。"其实，他的信，已經秘密地着人送給亚瑟王、桂乃芬王后和郎世乐騎士去了。那个信差走到威尔士的卡尔良城，就遇見了国王和王后，当他把信呈上去的时候，国王和王后正在教堂中望弥撒。等到弥撒結束，国王和王后两人各自拆开信，細細閱讀。在給国王亚瑟的信中，开头文字极其簡略，接着劝亚瑟要多多管束他自己和他妻子間的瑣屑，以及他的騎士中間的閑事；因为馬尔克本人是有充分的能耐，足以駕馭他的妻子的。

## 第二十七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对馬尔克王的发怒，以及关于丁納丹为馬尔克王所作的歌曲。

当亚瑟王明白了信的內容以后，他深思默想了很多問題，又想起了他姐姐美更·拉·費王后的話，因为她曾說过桂乃芬和郎世乐两人中間的关系。对于最后这桩疑竇，他思索了好久。他想来想去，想到他姐姐为什么成了他的敌人，她又为什么怀恨桂乃芬和郎世乐騎士，随后就把这一些念头一齐驅逐脑海以外。亚瑟王再拿起馬尔克王的信重讀一遍，只見在信末有这么一句話，写着他自己認为崔思痛騎士同他有不共戴天的仇恨；言外之意，是想使亚瑟相信他一定要向崔思痛复仇。因此，亚瑟王对馬尔克王感到大不滿意。再說桂乃芬王后讀完了馬尔克王給她的信，忿怒万状，因为这里面揭露了她同郎世乐的丑行。所以在私下里，她把信就給了郎世乐。待他看清楚了信的內容和用意，更是怒火中燒，憤恨已极，便倒在床上睡了；丁納丹由于同全体的高貴騎士們私人友誼素来很深，对这件隐秘，他也多少知道些。于是在郎世乐熟睡的时候，丁納丹便偷偷拿到这封信，私自逐字讀了一次。他也是又悲又忿。等到郎世乐一覺醒来，走到窗前，重讀来信，看他愈讀愈是火冒三尺。

丁納丹道："騎士，您为什么发火呢？把您心坎里的話告訴我罢。当然您知道我是一向多承您的照顧的，我自己不过是一个貧寒的騎士，我是非常願意对您和其他各位高尙的騎士們，略供奔

走之劳；我自己沒有什么身价可言，可是我最爱有身价的人。”郎世乐騎士說道：“当然，您是一位可以信托的騎士，我心里的秘密，我們同来商談一下好么？”及至丁納丹完全明白了这一連串的事情，他就說道：“这种恐吓，据我的意見，您应該不去理睬它，因为馬尔克王太过于卑鄙下流了，他不論对誰，从来不說好話的。現在我有一个办法，就是我要为他写一支歌曲，作成以后，再物色一位琴手，叫他跑到馬尔克王的面前，一边弹琴，一边唱出来，这方法您想怎样？”他走后不久，就把这首歌曲作好了，并且找得一位名叫艾礼鶚琴手，請他弹唱。艾礼鶚唱熟了，又轉教給了好多琴师。后来又經过郎世乐騎士和亚瑟王的同意，就把这大群的琴手护送到威尔士的康瓦尔，讓他們随处吟咏，奏唱着这支丁納丹騎士用来侮辱馬尔克王的歌曲；这是一支駡人最毒的歌子，不論用竖琴或者别种乐器，都可以演奏。

## 第二十八回

崔思痛騎士怎样受伤，又关于馬尔克王的战爭，以及崔思痛騎士怎样答应去营救他。

我們現在再把崔思痛騎士和馬尔克王两人的故事，叙述一番。想当年崔思痛騎士参加的大小比武竞賽，虽是一向获得了胜利的荣誉，可是不幸所受的枪伤和剑伤，也都很严重。为了养伤他来到康瓦尔的某一个寨里，寄住在一位高尙騎士的家中休养，这人就是家宰狄納斯。又不幸的是正在这个时候，忽然从沙逊方面闖进来一大批武士，成群結队麕集在丁答吉耳堡的邻近，他們的

統領名叫伊来亚斯，是一个向以英武著称的人。等到馬尔克王发覺，他的敌人已經突入了国境，心中当然是极度的煩悶；这时虽則明知崔思痛騎士可以杀敌致果，安国家于磐石之上，但到底为了怨恨太深，心里却絕不願派人去請他前来御侮。

他的枢密院赶紧召集了会議，共同磋商用什么策略去应付敌人带来的灾难。經过他們討論，作出的决定，报告給馬尔克王，大意是这样："君王陛下，您必須邀請优秀騎士崔思痛前来抵抗，否則将永无致胜的希望。靠了崔思痛騎士，一定可以把他們击敗；不然的話，势必如逆水行舟，困难重重。"馬尔克王道："好呀，我就依照你們的决議办理吧，"但他的心里却是毫不同意，沒奈何也只得忍着性子去邀請崔思痛去了。吩咐尽快把他請来，尽快赶到馬尔克王那里。崔思痛騎士一听得这个消息，立即騎上了一匹稳步的小馬，来見馬尔克王。当他們見到面之后，君王說道："好外甥崔思痛啊，从沙逊那里闖来的敌人，都在前面，眼看着我們就要被打，如不去抵抗，我們国家便要被消灭了；这事情怎么办呢？"崔思痛騎士道："王上听候您的吩咐，我一定尽最大的力量去应付他們。　不过还要报告您的，王上，因为我受的伤尚未复元，所以在这八天里面是沒法披挂武装。　八天之后，我就可以行动自如啦。"馬尔克王說道："你的意見很对，你暂且去休息养伤罢，那群沙逊的匹夫們，讓我先用全力去打击一次。"

馬尔克王往丁答吉耳堡去，崔思痛騎士也轉回休养去了。君王在堡里招集了人馬，分划做三队；第一队由家宰狄納斯騎士負責率領；命令安准特騎士担任第二队首領，亚尔戒斯騎士統率第三队；查亚尔戒斯原来就同馬尔克王有血統上的关系。这时沙逊人已經挑起过三次大战，其中英武的战士极多。馬尔克王依照各騎士的計划，先由丁答吉耳堡中涌出大队人馬，直冲向敌方

陣地。英勇的狄納斯一馬当先，亲手杀死了敌方两个騎士，大战于是开始。只見他們各显威力，彼此巧妙地击断了对方的长矛，打折了对方所揮出的利剑，也杀戮了許多优秀的騎士。而在馬尔克王方面，这位家宰狄納斯則一直占着不败的崇高的地位。可是战爭拖延的时間很久，死亡数字也是很大。战到最后，馬尔克王和狄納斯因为杀伤过多，都显出极度的郁悶，虽然心里不願，也只好率領大队退回了丁答吉耳堡；那边沙逊人紧紧地跟踪追来，亏得他們急忙放下寨門的鉄閘，以致把敌人拦在寨內的有十人之多，被閘門所压死的就有四个。

于是馬尔克王便急忙派遣侍从前去邀請催思痛騎士，同时告訴他所有伤亡的情况。待僕役返回，他吩咐道："請你禀告馬尔克王，一等到伤口愈合，立即赶来，但在伤势沒有复元以前，我是不能来对他有什么帮助的。"这个回話也禀明了馬尔克王。就在这时，敌方的伊来亚斯来了，他劝告馬尔克王将全寨投降，說道："諒来您再沒有办法可以保得住这个寨的安全了。"君王答道："伊来亚斯騎士先生啊，如果沒有人来搭救我，那时便将全寨向您投誠。"停不多时，馬尔克王又派了专使飞也似的去請催思痛騎士赶来营救。恰好催思痛騎士的創伤这时已經痊愈，又由亚瑟王那里获得十名优秀的騎士，便率領着他們向丁答吉耳堡急急馳来。等到临近，一眼望去沙逊的大队人馬威势很盛，不禁异常惊奇，振奋不已。催思痛騎士便沿树林和城堡的渠道，尽量地隐避着赶将过去，最后抵达了寨門前面。在寨門边上立有一个敌方的騎士，望見催思痛要闖进寨去，立即放馬冲上，向他打来，催思痛只发出一击，那人便应声倒下而死，接着又打死了三个。他所率領的十个騎士，每个人也都杀了对方的一个武士。于是催思痛騎士长驅直入，走进了丁答吉耳堡。当馬尔克王知道了

崔思痛騎士已安全进寨，欣喜若狂，其他全体将士們更无不欢欣鼓舞的。

## 第二十九回

崔思痛騎士怎样在这場大战中得胜，又伊来亚斯怎样要求一个人走出来同他一对一的决斗。

第二天，敌方的統領伊来亚斯又来了，他差人吩咐馬尔克王說："請走出来打吧，你还不覚得丢脸么，如今崔思痛騎士已进到寨里了，你还关起寨門啦。"馬尔克王一听到这番話，怒发冲冠，不发一言，只是走到崔思痛騎士的跟前，向他詢問有什么退敌的办法。崔思痛騎士道："舅舅，您要我給他答話么？"馬尔克王答道："好的，就請你回复他吧。"这时崔思痛騎士便对信使說道："請把君王和我的話，奉告貴方的領袖，我們决定明天在这平原上同你們作战。"那信使又問道："請教騎士的尊姓大名？"他答道："你要知道，我就是良納斯的崔思痛騎士。"随后这信使告辞而去，便把所听到的話一一轉告了他的首領伊来亚斯。崔思痛騎士答完了話，轉身进来，向着馬尔克王說道："請求您的允許，以便启程，还請您把作战的指揮权交給我罢。"馬尔克王道："好，請您就接受这个全权。"于是崔思痛騎士就根据了实际的情况，規划出明天作战的策略。他把全部人馬分成六队，命令家宰狄納斯騎士前行領导，其余騎士分别率領各队人馬。当夜，崔思痛騎士下令焚燒沙逊人的全部船只，在冷的海水里把它們一齐消毀。等到伊来亚斯发覚，已經迟了，他知道这一定是崔思痛做出

来的，因而説道："他要困住我們，不許逃脱，他要杀死我們所有母亲的兒子。因此，我要請各位記住，明天只有拼命一战，这并不是恐吓你們；要知道任何騎士，即令是世界上最优秀的人物，他也不敢輕易同我們每一个人来斗的。"

到了約定的时候，他們把战場分成四个部分，将武士們布置得非常整齐。然后寨門开处队伍出发，那寨外的人群也汹涌冲来；这时以狄納斯騎士所表演的武功，最为动人。但是战到后来，狄納斯和他的部下，仍然被人击敗了。正在这吃紧关头，忽然崔思痛騎士飞馬而来，只見他举手一击，便有两个騎士打死馬下了；接着左擲右斫，往来冲杀，如入无人之境；他武功的高强，眞使得人人惊心落胆。有时候看見他把那战爭打得离开寨門只有一箭之遙，有时又斗到堡寨的門口。对方那位身任統領的伊来亚斯也在东冲西撞，这时对准着馬尔克王的头盔上猛烈痛击，直把他从鞍上击落馬下。幸亏狄納斯騎士又牵来一匹馬讓他騎上。就在这时，那崔思痛騎士活象一只猛獅似的冲到，同伊来亚斯一遭遇，便接上了手，狠狠地对准伊来亚斯的头盔打去，早把他打下了馬鞍。就这样他們一直打到天黑，为了两方面的死伤人数都很惊人，于是收兵，各自退回休息。

当馬尔克王返回了答吉耳堡的时候，发現自己部下的騎士短少了一百人，寨外那方面則缺少了二百人；双方都忙着检点負伤人数。后来他們再聚集会議，讀者可以知道，那时双方都不願意再打了，因为这样每一方面都可以保持自己的光荣。当統領伊来亚斯曉得了部下死亡的人数这么多，心里异常痛惜，后来听到他們都不願再去作战，他又勃然大怒，因此伊来亚斯派人送了个口信給馬尔克王，言詞中表示极度的輕蔑，他説如果馬尔克王选出一个願意战斗的騎士，他个人就单身匹馬一对一的决个生死

存亡。若是他能够打死馬尔克王的騎士，就由他每年到康瓦尔来收取貢税；“如果我的騎士被打死了，我願意永远放弃了我的要求。”那信使来到了馬尔克王的面前，便把統領伊来亚斯的来意說明了；这就是說，請他选派一个騎士，去同伊来亚斯比武，要一个比一个地对打。馬尔克王听了这信使的一番話，叫他等候着答复。这里，馬尔克王便召集了全朝廷的爵主們共同商議怎样应付办理。只听他們全体說道：“我們自己再沒有这股勇气在战場上斗爭了，倘使不是有崔思痛騎士那样的英雄相助，我們几乎无法逃命；王上啊，因此，我們都認为，最好答应他那英勇的要求，去寻一个騎士单独同他比試罢。”

## 第三十回

伊来亚斯和崔思痛两个騎士怎样为了进貢而互斗，又崔思痛騎士怎样在战場上杀死伊来亚斯。

这話說出之后，大家默默无言，竟然找不出有一个願意挺身而出的騎士。停了些时，他們又都說道：“君王陛下，敢同伊来亚斯相斗的騎士这里沒有哦。”馬尔克王叹道：“嗯，除非我的外甥崔思痛騎士去同他一战，不然的話，我固然要受大辱，恐怕会永被消灭了。”大家又說：“請你明了，昨天崔思痛騎士已經疲劳过度了，旣是很吃力，并且受伤也重。”馬尔克王問道：“他現在哪里？”他們答道：“躺在床上养伤哩。”馬尔克王道：“眞是万幸，若不是我的外甥崔思痛騎士来帮助我，我要永远被人完全毁灭啦。”

有一个人跑到崔思痛騎士养伤的地方，把馬尔克王所說的話

都传給他听了。他听罢，登时立起，披上长袍，走到君王和各位爵主的前面。他看到君王以下的官員們，全都忧心忡忡，惊惶失措；便問他們战爭的消息怎样。君王答道："再坏不过了。"接着他就把全部情况，和盘托出，又說到伊来亚斯送来的口信，要他派出一个騎士，为康瓦尔的貢仪而战，"但結果我不曾找到。"于是君王和各位爵主向崔思痛騎士說道："一提起您，我們感激万分，昨天幸亏有您舍命相救，我們大家性命才能保住；現在若是再来要您帮助，心里实在慚愧得很。"崔思痛騎士一听，慨然說道："君王，您的意思我明白啦，照理，我是应当出全力相助的，虽然滿身都是創口和瘀伤，也只不过保持了我的荣誉和性命。伊来亚斯騎士口出狂言，要求荒謬，既然要应付他，我就同他斗一斗好了；往日康瓦尔对于貢稅的負担，我若不能解除，宁愿战死在疆場之上，决不生还。这时我身上瘀伤还在青肿，七天后疼痛还要更凶。就請召来他的信使，給他回話；叫他通知伊来亚斯，約定明天好了。"

一忽兒便把信使召到馬尔克王的面前。崔思痛騎士开口說道："朋友，請您听好，快去告訴您的統領，叫他准备妥当，我們为貢仪而战，我們的王要全力以赴的，再告訴您的統領伊来亚斯騎士，說我崔思痛騎士，是亚瑟王的部下，圓桌社干部，明日由我和他先进行馬战，时間久暫，依馬的耐力为定；然后，再步战，决定胜負。"那信使对崔思痛騎士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才走出这里，将崔思痛騎士回答的話一一报告給他的統領。于是，两方各自准备了人質，尽量做到妥貼周詳，以便任何一方得到胜利，即可履行諾言。到了交战时間，双方的人馬，来到丁答吉耳寨外，都在战場上列成两个陣勢，其中惟有崔思痛騎士和伊来亚斯騎士是披挂甲胄全副戎装。

大战一开始，二人先各自放馬在場中兜了一圈，然后策馬相对冲来，其急如飞，力大无比。等到彼此临近，才将矛奋力互击，以致双方人馬，都被猛力一震，跌倒地上。这时二人急忙立起，先把盾牌竖起，系在肩上，再拔出利劍，揮舞起来，好似一道光芒，照耀在身体的四周。如此往来盘旋，横冲直撞，各向对方的盔甲上乱斫，不久彼此盾牌上的附件，已成块的斫掉，同时每个人也都带重伤，热血飞溅，直往地上流个不停。这样一直斗了一个时辰，崔思痛因为旧創迸裂，流血过多，不禁有些暈眩，以致往后倒退了好几步。伊来亚斯騎士看到他这个样子，便愈加凶狠地跟踪着崔思痛冲来，在他身上一連击伤了好多处。崔思痛騎士始終穷于招架，只有东逃西躲，举着一面盾牌萎靡不振地遮护着他自己，这个时候，大概伊来亚斯发出二十击，崔思痛才能还回一击。

沙逊方面个个兴高采烈，欢喜若狂；馬尔克王这边，人人愁眉不展，痛苦万状。君王說道："可怜啊，我們蒙辱忍垢，果眞要万劫不复，永久沉淪了，"据史書上的記載，崔思痛除却遭遇郎世乐騎士之外，从不曾碰到过这样的打击。这时双方立定，互相遙望，一方面在笑，另方面在哭，而崔思痛騎士的心中，此刻念念不忘的只是他心爱的綺秀·婉兒；驀抬头，只見正立在城墻上的綺秀·婉兒，她一双秀目也在注視着他，他怎样永远不来到她的面前呢。他立时把挂得太低的盾牌，拉起来。他便竖起盾牌，冲到伊来亚斯的身边，奋起神威，猛地連連打去，多至二十与一之比，只把他打得盾裂鎧破，还刺得热血流了滿地。这时，馬尔克王和康瓦尔方面的人开始笑了，对方的人又在哭了。崔思痛騎士的两眼紧盯着伊来亚斯騎士，大喝道："你投降罢！"

随后崔思痛騎士看見他蹣跚的立在那里，渾身乱抖，說道："在我遇着的騎士里，除开郎世乐之外，你算是最勇敢的了，所以我

十分同情你。"崔思痛的話才說完，只見伊来亚斯騎士扑倒地上，頓时气絕了。崔思痛騎士便对馬尔克王說道："这次战斗結束了，我怎样办呢？"伊来亚斯方面的人馬赶紧退出陣地，馬尔克王乘势搶得了大批俘虏，并且取得了对受伤战士的賠償，又把其余的人員送回，收还了以前的人質。关于崔思痛騎士的伤情，經过悉心調理以后，不久也复元了。可是馬尔克王对于崔思痛的这番功劳，不但不想报答，反而認为不能够乘机謀害，为之怏怏不乐。其实，在崔思痛騎士方面，不論他亲眼看到馬尔克王有什么行动，或者听到他有什么行为，对他的詭詐伎倆，从来不曾注意过，因为他的整个心念，只放在綺秀·婉兒的身上了。

## 第三十一回

在大宴会上馬尔克王怎样請一位竪琴师来歌唱丁納丹所作的一支曲子。

且說郎世乐和丁納丹两位騎士派了些琴手到康瓦尔去，恰好遇着馬尔克王正在大設宴会，庆祝驅逐沙逊的入侵胜利；在宴席上忽然走进一位名叫艾礼鶚的琴师，他带着丁納丹作的歌曲，偷偷递給崔思痛騎士，并且告訴他，說是丁納丹专做来罵馬尔克王的。崔思痛騎士看完歌詞，說道："嗯，耶稣啊，丁納丹創作的这篇乐府和諷刺，真能够恰到好处。"艾礼鶚問道："騎士啊，諷刺馬尔克王的曲子，我在他面前唱了，沒有关系么？"崔思痛答道："毫无关系，有我担当风险，我来替您保鏢好了。" 等到端上肉餚的时候，艾礼鶚乐师走上前来，歌唱奏出丁納丹所作的曲子，因

为他是一位歌唱的名家和奏琴能手，大家听到他把那个奸詐百出、詭計多端的馬尔克王，只罵得体无完肤，痛快淋漓。

琴师刚刚演奏完毕，馬尔克王已經怒火塡胸，立即說道："你这个弹琴的家伙，这么大胆，当我的面胡唱一通，眞是大逆不道。"艾礼鵰躬身答道："大王，您要晓得我是一个歌兒，爵爷們是我的衣食父母，我应該听从他們的吩咐。再說大王啊，您晓得这支歌曲是圓桌社騎士丁納丹作的，是他叫我到您陛下面前来唱的。"馬尔克王道："算啦吧，因为你是歌兒，就滾开，赶快滾出去，讓我眼不見为凈。"这琴师离开此地，走到崔思痛騎士那里，告訴了演唱时的經过。于是崔思痛騎士写了两封情文并茂的書信，托他分别带給郎世乐騎士和丁納丹騎士。随后又把这位琴师送出境外。再說琴师走后，馬尔克王，依然震怒万分，他認为那支諷刺他的曲子，胆敢在他的面前演奏，一定是崔思痛設下的恶計，因此愈想愈恨，便打定主意，要把他杀死；而且凡是对崔思痛同情的人，也想要一网打尽。

## 第三十二回

馬尔克王怎样用奸計杀死胞弟包德文，这个弟弟曾为他忠心服务过。

现在我們另外述說一段关于馬尔克王同他的胞弟包德文亲王的事迹，原来包德文为人很是慈祥，一向受着国人的爱戴。有一天，当沙逊人逃出康瓦尔以后的日子不久，忽然来了异教徒沙拉森人，他們舍舟登陆，大举进攻。那时包德文是个深得人心的人，

在敌人登岸的地方，秘密而迅速地向全国鼓动起来。在天色还未黎明的时候，暗暗地准备了装满引火物品的船只三艘，靠了顺风，扬帆起行，竟将这三只船混入沙拉森战船的队里。过不多时，这三条船上火种齐发，就把全部敌船引着了，結果无一幸免。等到破晓的时辰，包德文亲王率領着部下百姓，一齐向岸上的异教徒冲去，呼声震天；这一战役杀死了全部敌人四万，沒有一个活命的。

当馬尔克王知道自己的同胞弟兄打了这大的胜仗，在国內的声誉势必更高，便忿怒不已。尤其国人对亲王的爱戴甚于对他自己，再加上包德文向来就和崔思痛友善，因此，馬尔克王頓时对包德文萌了杀心。馬尔克王在匆忙当中，真象一个疯癫似的，派人邀請包德文亲王、亲王夫人安葛丽底来朝晋見，还吩咐他們随带着幼子同来，說是很想看看他。馬尔克王原是天生辣手，世所罕見的，所以这一切安排，也无非是想杀死他們父子两人罢了。按說包德文亲王这样一个秉性慈祥，功勛卓著的人物，竟要招到国王的謀害，这确是天道无知了。当时他們夫妻俩个忙忙赶到，馬尔克王虛情假意地装得很亲爱的样子，和大家共同进了午飯。吃完了飯，馬尔克王对他的弟兄說道："兄弟，那些邪教徒进犯的时候，您是怎样应付的？依我想来，那时应当派人送信給我，我自然要兼程赶去的。这个荣誉照理应該讓我得到，您是沒有分的。"包德文亲王答道："王上，我当时若是派人来請您去解決，事机紧迫，时間来不及了，倘不赶快应付，恐怕我們的国家，早就被那群邪教徒消灭掉了。"馬尔克王怒道："你这撒謊的叛徒，你一直在想搶我的光荣，使我蒙辱，我怀恨的人，你却偏要爱护他。"話才脫口，手里握着的尖刃，早一下刺进了他弟兄的心脏，話沒說得一句，便从此一瞑不視了。安葛丽底夫人亲眼

看到丈夫被刺的这个慘景，頓时呼天搶地，以至昏迷不省人事。可是事已至此，她只好脫下丈夫的衣服，运出遺体，埋葬下去。安葛丽底偸偸地把她丈夫的貼身汗衣和衬衫留下，秘密收藏起来。

这时崔思痛、狄納斯、福尔古斯，以及其他在場的騎士們，都因为亲王是一个可爱的人，一旦他死于非命，几至痛哭失声。綺秀·婉兒忙着派人通知亲王夫人安葛丽底，劝她快些領带孤子亚力山大一同逃走，迟了不免要遭杀害。她一听这个消息，立时带着幼兒，騎上馬逃命去了，另有几个寨士，因为他們沒有什么顧忌，也陪着逃走了。

## 第三十三回

包德文的妻子名叫安葛丽底，她怎样带領
她的幼子亚力山大·奥尔法林逃走，
又他們来到了亚倫代耳堡寨。

虽然馬尔克王作下了这样罪大恶极的勾当，毒心未已，还想做出更多的罪孽；只見他手执利劍，遍寻各个房間，打算再捉到安葛丽底和她的幼子，斬草除根。等到馬尔克王发現亲王的夫人幼子已經失踪，就召来一位名叫沙多克的騎士，命令他快快把那母子两人捉到；如敢违背，同处死刑。因此沙多克奉命騎上馬去追赶安葛丽底了。大約有十里路，便追上了这位夫人，吩咐她勒馬轉回，去見馬尔克王。这夫人哀求道："良善的騎士，請您看在上帝面上，怜憫我們母子罢；請問把我們杀了，您能得到什

么呢?我的灾难已够大了,我的損失也够多了。” 沙克多道:“夫人啊, 您的遭遇是够悲痛凄惨的; 可是我要問您一声: 您是不是带着兒子打算逃出国外, 隐藏起来, 把他撫养成人, 讓他为父亲报仇呢?果眞有这志願,我可以放您逃走;但要請您回答我,将来一定代包德文亲王复仇。” 那个孀妇答道:“嗯,高貴的騎士啊, 多謝耶穌的恩典, 若是我的孤子亚力山大能够长大成人, 受封騎士, 到那时我把他父亲的血衣血衫給他,再一定要郑重的吩咐他,使他有生之日,决不忘却这杀父的仇恨。”于是沙多克和这母子,彼此托庇上帝,互道珍重别去。沙多克回到馬尔克王面前,装做很眞誠的样子,說是已把她的孩子亚力山大投入水里淹死了,馬尔克王听后,煞是开心。

再說安葛丽底,她带着孩子慌慌忙忙不分昼夜地逃出了康瓦尔,途中很少停留休息,一直向南方的海岸奔去,終于抵达了一处名叫馬貢斯的寨內,这地方如今称做亚倫代耳,归塞色斯管轄。这寨內的保安司令, 对她这次来此,深表欢迎,告訴她这是回到她自己的寨里;依照世袭的慣例,这座城堡理应由她正式承繼,特举行了很隆重的欢迎仪式;这保安官的夫人原是她很近的表亲,保安司令名叫拜兰交耳。从此安葛丽底孀居了許多岁月,才守到亚力山大长成成人,这孩子生就一副坚强高大的身材;在当时青年中,几乎找不出象他那样的坚强有力,比起武来也沒有人在他的面前可以得胜,这是后話。

# 第三十四回

安葛丽底怎样在她的兒子亚力山大被封为騎士
的那天，她交給他一件血衣，并且囑咐
他要为他的父亲报仇。

有一天，这位保安官拜兰交耳来到安葛丽底的面前，說道："夫人啊，我看到小主人亚力山大已經是一位强壮无比的青年，到了应当加封騎士头衔的年龄了。" 她答道："司令先生，我是指望他能做騎士的，如果能够成功，我要給我兒子一个責任，就是所有犯罪的母亲[①] 从来沒有給自己的兒子这样一个大的責任。"拜兰交耳道："請您做主好了，若要封他做騎士，我可以随时通知他，假若选定通告节[②] 那一天在兰特地方封他做騎士，似乎好些。" 安葛丽底說道："这样很好，一切拜托，就請您筹备起来吧。" 保安官又到亚力山大那里，告訴他在通告节那天赶来兰特，准备接受騎士爵位。亚力山大說道："多謝上帝，这是我生平最大的一桩喜事了。"接着这位保安司令邀約了二十个青年，这些人，全都是国內巨紳的兒子，貴族后裔，他們也应当在同一天做騎士的。这一天到了，亚力山大同二十个青年都被封做騎士；当举行弥撒正在捐献的时候，安葛丽底忽然走近她兒子的身边，說道："亲爱的

---

① 原文为 Sinful mother，并非母亲实在犯了罪行，因为基督代人贖罪而死，所以在基督教的国度里，任何人对于神都自認是有罪的。譯者注。

② 原文 Lady Day，原系天主教紀念日，謂系天使加百列通告耶穌将由圣母而降生于世，即 3 月 25 日，見《新約》的《路加福音》第 1 章第 26 节。

兒子，我在祈祷之中，要托付你一件事，在你接受騎士这高尚头銜的今天，特地来叫你明白我要托付的是什么事。”一边說着一边从身上拉出一件血漬斑斑的衬衣，一袭有血染痕的内衫；所有血迹，都已年深日久。亚力山大猛然一看，不禁倒退几步，面色頓时变得蒼白，說道：“亲爱的媽媽，这是怎么意思。”于是这位母亲說道：“乖乖，讓你媽媽說罢：这是你父亲的貼身上衣和衬衫，当日穿着它被人謀害的。”接着她又說到当日被害的情况，以及怎样被害的原因，“只为了他有功劳，才被馬尔克王亲手握着利刃在我眼前把他刺死的。这就是我要付托你的一件事情。”

## 第三十五回

怎样有人告訴馬尔克王，关于亚力山大的經过，又馬尔克怎样因为沙多克曾救了亚力山大的生命，而想杀死沙多克騎士。

这位孀居的母亲又說道：“为了感謝上帝的恩典，为了騎士制度的高貴道义，我要对你責以大义，你应該为你父亲的死，去向馬尔克王报仇。”她說罢，就因为激动得太厉害，暈厥过去。亚力山大看見母亲暈倒在地，飞奔到母亲的身边，迅速地把她抱起来，并且說道：“亲爱的媽媽呀！您要我做的这桩大事，我一定照办，我随时准备着，一定向馬尔克王报仇。我不但答应您，我还答应了上帝。”这个封爵的宴会結束以后，那保安官早遵照安葛丽底夫人的指示，替亚力山大备好了駿馬，坚甲。于是亚力山大便和当日封爵的其他二十个青年逐一比武；閑言少叙，那二十个

騎士相繼地被亚力山大击敗了，几乎沒有一个能够抵住他的一击。

这里面有一个青年騎士，被打敗以后，就奔到馬尔克王的面前，把全部經过都說了出来；他說亚力山大怎样的受封騎士，他母亲又怎样付托給他的那件事，这些都是本書的讀者在前面已听过了。馬尔克王一听大罵道："这混帐东西，騙死我了；那个賊羔子，我以为你把他淹死啦。眞正混蛋，这还有誰能够信托呢？"罵完以后，拾起利劍，从这个房間闖到那个房間，每間屋子都闖遍了，只在搜索沙多克騎士，要把他杀死。及至沙多克一瞧見馬尔克王揮着宝劍跑来，他立即說道："你当心，馬尔克王，不要跑到我身边来；是我保全了亚力山大的性命，我决不后悔；你已經用了你那詭詐卑怯的手段，刺死了他的父亲包德文，現在又无法无天的以怨报德；万能的耶穌，我恳求您，赶快賜威力給亚力山大罢，好讓他向你复仇！如今你可不要輕視亚力山大啊，他已經封做騎士啦。"馬尔克王怒道："好大胆的叛徒，竟敢在我面前胡說八道。"立刻間，有四个馬尔克王的騎士，各持利劍，一齐奔来要杀沙多克騎士；战不多久，那四人都在馬尔克王的眼前，被沙多克杀死。随后，沙多克騎士走进自己住室，佩好武器，跃上駿馬，大大方方地稳步而去。当时崔思痛騎士、狄納丹騎士和福尔古斯騎士这些人，对沙多克騎士都不願存有絲毫恶意，所以任他走开。但馬尔克王心里却怏怏不乐，时时想着杀死亚力山大騎士和救他性命的沙多克騎士两个人；从此，在举世的人群中，馬尔克王所最畏惧也最怀恨的人便是亚力山大了。

后来崔思痛騎士听得亚力山大已經封做騎士，便写了一封信送給他，求他赶快到亚瑟的朝廷，好把他交托給郎世乐騎士去指导和保护，請他照顧管教。按崔思痛和亚力山大本是表亲，所以

这封信发出了。亚力山大对崔思痛的話非常尊重，这是后話。再說馬尔克王，召来一个騎士，那人就是給馬尔克王帶来亚力山大消息的，馬尔克王吩咐他，今后他可以留住在康瓦尔。那騎士說道："王上，我一定要留在这里，我不敢再回国了。"馬尔克王道："請你放心罢，你原来有多少田地，在此地我願意加倍賞給你。"隔了不多日子，沙多克遇見了这个阴险的小人，便一下把他杀了。这桩事使得馬尔克王忿怒万分。于是他派人分头送信給美更·拉·費王后和北加里士王后，請她們暗地里指使一些女妖，在全国各地縱火焚烧，造成混乱；同时串通馬耳格林和布諾斯·騷士·庇太一群奸险的騎士，絕不讓亚力山大逃脫，务必設法捉住，或是就地杀死。馬尔克王这道命令，无非是想把亚力山大消灭罢了。

## 第三十六回

亚力山大騎士怎样在比武会中得奖；又关于美更·拉·費的情况，以及亚力山大怎样同馬耳格林騎士战斗，并且把他杀死。

現在我們再来叙說亚力山大騎士，当他和母亲告别的时候，他母亲就把父亲临死时的血衣交給了他。这血衣后来一直带在身边，永未离开，直到他自己寿終之日，都在用来紀念他父亲之死。亚力山大既下定决心，遵照崔思痛騎士的意見，赶到倫敦去，投在郎世乐騎士門下。不料行至途中，迷失方向，反而来到了海边。这时，适巧卡瑞都王正在举行大比武会，亚力山大在会上获得首奖。他連續打倒了卡瑞都王，和他部下的二十个騎士，接着又击

敗了赫赫有名的沙飞尔騎士，这人就是优秀騎士巴乐米底的同胞弟兄。这一次亚力山大表現的武艺，全被一个年青女郎看得清清楚楚，認为他是生平罕見的一位卓絕人物。看他每打倒一个騎士，即强迫着那人立誓，要他自已承認在一年另一天之內，不再武裝出門。比武的情形和亚力山大的武功，被美更·拉·費听到了，便說道："这样好的騎士，我很想見見他。"于是她騎上小馬，走了很久，来到自己篷帐里歇下了脚。这时忽然从外面来了四个騎士，两人全副武裝，两人身着便服，他們同向美更·拉·費报告了姓名：着武裝的两人，第一个是伊莱亚斯·特·岡美瑞，第二个叫卡利·特·岡美瑞；另外穿便服的是卡美拉地方的两个人，都是桂乃芬王后的表亲，一个名盖，另一个叫革朗，这四个人把他們在寨外被一个青年騎士打倒的經过，都詳細地告訴美更·拉·費。旁边那位青年女郎接口說："听說这人是新近封做騎士的，年龄还很輕，"据大家推測，著名騎士中除开崔思痛，郎世乐和拉麦若克三位以外，不論誰都耐不住他用矛来打一击的。美更·拉·費說道："如果他住在那个国度里，我想不久我就去拜望他。"

話說寨內的那个女郎看了孤子亚力山大又同那四个騎士比过武以后，便着人邀請他来，向他說道："我有一个邻居，一向对我很坏，騎士先生，这人名叫麦莱格林，他不讓我結婚，我虽然已經掙扎好多次，并且也有好多騎士帮我努力，可惜都是枉然，請問这样恶劣的騎士，您能代我打这个抱不平嗎？"亚力山大答道："小姐，如若他来的时候，我还在这里，我是高兴代您去打的；为了您，不論我的身体怎样孱弱，我也要对付他一下。"女郎听完便赶去把麦莱格林找来，在她的請求下，亚力山大作好了准备。当双方遙相对立的时候，大家已蓄好威势，互逼着对方比武，急于

相斗，这时麦萊格林长矛一揮，凶狠地向亚力山大打去，亚力山大也猛烈地还回一击，这一下便把麦萊格林从馬身上打落在地。这个麦萊格林立时站起，撑着盾牌，拔出宝劍，喊着亚力山大下馬，說道："在馬上比武，虽然您比我好，但是步行比武，您就看出我同别的騎士不一样了。"亚力山大道："您說得很对。"这时也跳下馬，把馬交給僕人。两个人就象野猪似的冲到一起，有时打在盔上，有时刺到盾上，这样斗了好久，大約有三个时辰还沒有人能够判定他們的优劣。

这时美更·拉·費也到这寨內的女郎家里，一同观战，要知道这个麦萊格林騎士原是个老坏蛋，如若馬上比武，比他好的脚色眞不知道有多少个人，可是步行比武，他便是世界上最凶险的騎士之一了。麦萊格林有意一直守在那里不动，静等着机会杀掉亚力山大，加以亚力山大年輕有勇，缺少經驗，虽是奋力进攻，結果依然受了重伤，流血很多。麦萊格林，这个奸险恶毒的騎士，以逸待劳地等候着亚力山大，把他打得很凶。有时他倆各执盾牌，猛力糾纏在一起，很象两只野猪或公羊一般，有时两个都互被扑倒在地上。忽然麦萊格林說道："現在，騎士啊，停一停，請問您是什么人？"亚力山大答道："照我本来意思，不願告訴您；現在，您先把大名告訴我，为什么要霸占这个国土的？不回答我，我就亲手杀死您的。"麦萊格林說："您要知道，这全是为了爱这个女人；为了这座寨子，很不幸有十个优秀的騎士被我杀死了；还为了我的蛮横和驕傲，我又杀过十个騎士。"亚力山大道："上帝啊，騙人的雷打火烧，您做得这样下流，眞是从来不曾听过，也眞不曾听人說过这样无耻的話；如若讓你再活下去，那我就太残忍了，也太丢脸了。現在，您尽力准备吧，我是一个眞正的騎士，我就一定拼个您死我活，我說到就会做到。"

話声未毕，他們凶猛地斗在一处了，結果亚力山大把麦萊格林打倒地上。敲破了他的头盔，又急忙地斫下了他的脑袋。然后，把僕人叫到面前，吩咐他把馬牵来。这时的亚力山大，自以为身体强健，还有余力可以騎在馬上。但那个女郎看他的两脚已不能着地立直；在他身上一共有十六处重伤；特别有一处，几乎使他送命的重伤。

## 第三十七回

美更·拉·費怎样迎接亚力山大到她的堡寨內，又她怎样为他医伤。

美更·拉·費王后有意检查了亚力山大的創伤，并替他敷上一层油膏，本来是想把他毒死的。第二天，当美更来看他的时候，他一边吵鬧着一边訴苦；弄得美更无奈，又只有为他敷了另外几种油膏，疼痛方才停止。不多久，这寨里的女郎也来了，向美更·拉·費說道："亚力山大从那恶霸手里，亲自把我救回来，所以我可能嫁給他，特来求您替我出力。"美更·拉·費道："您慢慢看，我要去說什么話吧。"美更·拉·費轉身来到亚力山大的面前，假意劝他說："如若这个少妇要求您同她結婚，无論如何您都要拒絕她，因为她是配不上您。"一会兒，这个少妇果然来向他求婚了。只見那孤子說道："多謝您的好意，小姐啊，請原諒我，我是沒打算在这里結婚哩。"她說道："騎士啊，因为您从恶霸的手里把我夺回，照理我应归您，您既不願娶我，那么，請您把我許配給国內騎士中的老朋友，又能要我的就好啦。"亚力山大說："您

的意見，我滿心贊成。”这时就請来一个騎士，名叫大头領·吉令的。不多时，他們先訂了婚，后来又結了婚。

美更王后这日又来到亚力山大的面前，劝他起身，把他放进馬轎，并給他喝了一杯浓汁，这样就連着三天三夜一直昏睡不醒；由她带着一同回到了自己的寨內；在当日这座寨大家都称之为美观寨。美更·拉·費这时間来到亚力山大，是不是希望創伤痊愈。他答道：“一个受伤的人如果能望到痊愈，为什么願意患病呢？”美更·拉·費說道：“好吧，只要您肯遵守着騎士規律，答应在十二月零一天之內，决不走出本寨以外，我就可以讓您尽早的复元。”亚力山大道：“我完全答应。”因为他这样应允了美更，所以很快地他就治愈了創伤。等到亚力山大痊愈之后，方才想起在这期間他不能够向馬尔克王报复，因此追悔不置。就在这时，又来了一个少妇，她是派司伯爵的表亲，和美更·拉·費也是表亲。依照法律的規定，这个少妇正是美观寨的合法承繼人。当亚力山大正在养伤的时候，这少妇已来了，发現他睡在床上輾轉反側，很是苦恼。

## 第三十八回

一个少女怎样設法将亚力山大由美更·拉·費王后手中救出。

那个少妇說道：“騎士先生，如果您心里能够愉快，我可以告訴您一些好消息。”亚力山大說道：“我能够听到好消息，自然願意的；現在，由于我的諾言变做俘虏了，我正是作茧自縛啊。”她說道：

“騎士，您不过知道自己做了俘虏，实际上比俘虏还更糟糕哩；美更·拉·费王后，她是个坏女人，扣留您的唯一的目的，只是为了她的肉欲需要，想玩弄玩弄您一下罢了。”亚力山大叹道：“耶穌啊，求您从这样肉欲里把我救出来罢；我宁願把两只卵子割掉，也决不甘心同她做出这种不三不四的勾当呢。”那少妇說道：“懇求耶穌帮助，若是您能够爱我，又肯受我的約束，我方才能讓您保全面子逃出去。”亚力山大道：“請告訴我，要用什么方法才能使您得到我的爱？”那少妇說道：“万恶的淫风，在这寨里一向盛行。好騎士啊，我可以这样做。我有一位伯父，他是一个威武非凡的伯爵，名叫派司伯爵，平生最恨美更·拉·費；我可以派人去，依照法律，我是这座寨的主人，請他看在我的面上，把这寨子毁掉；我想他会来的，只要到处放起引火东西，把它一炬了之。那时，我把您引出一条秘密的小路，讓您拿到您自己的馬匹和武器。”亚力山大道：“小姐，您这主意眞好。”她接着又說道：“在这十二个月零一天之內，您还可以保留自己的住室，您仍旧不会破坏您的諾言。”亚力山大答道：“好小姐啊，一定遵命照办，决不反悔。”說完，他亲了那小姐的香顋；在空暇的时候，这两人彼此亲妮的感到了甜蜜愉快。

过了不久，她連写了几封信請她伯父来把这座堡寨焚毁，据史書上的記載，若不是这个少妇住在寨里，他早就把它毁灭了。当伯爵接到他侄女的信时，随即回信約定了日期，前来烧寨。到了这一天，她先将隐秘小路指給亚力山大，讓他逃到一所安全的花园中，在这里可以找到他的武装馬匹。同时，派司伯爵率領了四百个騎士赶到，一霎时，火焰騰空，四处蔓延，在熄灭以前，大都化成灰烬，已經沒有一座完整的建筑物了。正当大火焚烧全寨的期間，亚力山大是一直躲在花园里。等到火烧停止，亚力山

大遂即发出“叫报”，通知一切人等，在一年零一天內，这美观寨的原址上，不准任何騎士擅行闖入。

話說这时有一位名叫安西洛斯的公爵，他是郎世乐騎士的亲屬，在当时是每三年必到耶路撒冷一次。在当时，是以朝拜圣地著称于世。因为他把全部时間和精神都用在朝山进香的上面，所以大家都叫他香客·安西洛斯公爵。生有一个女兒，名叫阿丽思，生得娟秀絕倫；又因为伯爵是一位著名的大香客，于是当时的人又叫她做美丽香客姑娘·阿丽思。这个叫报，恰好被她听到了，随即赶到亚瑟的王朝，对着許多騎士們公开說道：“不論哪位騎士，凡是能打敗那个霸占美观寨的人的，就有权同我結婚，并且取得我的全部田产。”

圓桌社的騎士們听了她这一番話，一則因为她是天生丽質，再則她的产业富裕，因此很多人都跃跃欲試，兴奋万分。她这时，在她自己管轄的城鎮里也发布叫报，另一方面的亚力山大，每天当然仍在他自己的原地方散放叫报；双方的消息，宛若呼应，从不間断。沒有多日，她又带着营帳，奔到亚力山大的地区附近。在那里住下来不久，忽由亚瑟王朝来了一个騎士，名叫野心家·莎各瑞茂，直向亚力山大挑战；比武結果，是亚力山大把他从馬鞍上打落了。全部經过，都被美丽的阿丽思小姐看在眼里，見他那种武艺高强，芳心中十分欽羡。情不自禁，奔出帳篷，抓着亚力山大的馬繮，向他說道：“好騎士啊，請您依照騎士的制度，讓我看看尊容好么。”亚力山大說道：“好的，我就讓您看一看罢。”随即脫下自己的头盔，露出面目，那位小姐一看到他的容貌，忍不住惊喜地說道：“亲爱的上帝呀，这么样的美男子，眞是我心爱的，我永不会再爱別人了。”他也說道：“能讓我也看看您的芳容么？”

# 第三十九回

亚力山大怎样遇見阿丽思，他怎样同两个騎士比武；
又关于他和莫俊德騎士的关系。

那小姐一听这話，随即解开了面紗。亚力山大驀然看到她那副花容玉貌，停了半晌才說道："如今来到这里，才寻到了我心爱的美人了。"赶忙又接着說："好小姐啊，我决意要做您的騎士，这世界上，沒有别的人配要我的。"那小姐說道："温情的騎士，請問尊姓大名？"他答道："我的名字叫孤子·亚力山大。"接着又問："您的名字能够告訴我么。"她說："我是美丽香客姑娘·阿丽思。至于您我两人身世，等我們心里更安舒一些，那时再說罢。"从此以后，他俩就彼此不絕往返，直爱得鰜鰜比比，形影难分了。正在他們这样繾綣綢繆的时候，忽地来了一个名叫赫尔苏的騎士，要求比武。亚力山大奔上前才放出一击，就見他已从馬屁股上跌落下来。跟着又走来一个名叫修岡的騎士，亚力山大象以前一样，也把他打倒了。于是修岡騎士要求和他步战。亚力山大騎士接連向他发出三击，如若不是他連声哀求投降得快，早已送了性命。比賽完毕，亚力山大迫着这两个騎士立下誓言，要他們答应在一年零一天之內不得佩带武装。

这时，亚力山大騎士径自迅速地跳下馬来，休息去了。再說那位原先帮助亚力山大騎士逃出堡寨的小姐，在和阿丽思閑談消遣的时候，他把亚力山大被俘入美观寨的全部經过，都告訴阿丽思，同时又把她自己怎样营救亚力山大出獄的情形，也說了出

来。因此在他們会面时，那美丽的香客姑娘·阿丽思对亚力山大說道："騎士啊，对于这位小姐，我認为您是很感激她的，是么？"亚力山大騎士答道："不錯的。"又隔了一些日子，阿丽思便把自己家世告訴了亚力山大。她曾說道："騎士，您知道，我是班王的嫡系；班王就是郎世乐騎士的父亲。"亚力山大道："亲爱的小姐，您說的全对，我的媽媽告訴过我說，我的爸爸原是一个君王的同胞弟兄，所以我同崔思痛騎士应当是近的表亲。"

在亚力山大的禁区里，这时又来了三个騎士，一个叫汶斯，另一个叫濕原上的哈維，第三个叫做高山上的培令。亚力山大騎士挾着一根长矛，一口气連打倒他們三个，他們因为跌得太重，都甘拜下风，不敢再同他步行比武。于是，他又迫着他們一同立誓，要在一年零一天之內不带武器。等他們立完誓，分別辞去，亚力山大便一个人騎在馬上立在阿丽思的篷帐前面，凝望着阿丽思。他魂銷神蕩，几乎忘了自己是騎在馬上，还是步行而来，因为他正在专心致意于阿丽思了。

不想背后突然又来了一个詭計多端的莫俊德騎士，他看到亚力山大正在迷恋着一个姑娘，便暗暗上前，牵着亚力山大坐馬的繮繩，打算把他牵出这片地面，使得他从此丢脸。幸好，那个原来搭救他逃到寨外的少妇，这时看到他恍惚躑躅，認为他是在心怀羞慚，便赶即披挂甲胄，背着盾牌，騎上她的駿馬，手执利剑，奋力冲到亚力山大的身边，对准他的头盔打了一击，直打得他眼里冒出了火星。亚力山大挨了这一击，抬起头来望望四周，然后拔出利剑，正待厮杀。莫俊德一看到这种情形，趁机逃进树林，那少妇也兀自逃开，跑回帐篷去了。及至亚力山大明白，当时如若沒有那位少妇在場，一定会吃下莫俊德的大亏，如今竟自讓那个虛伪的騎士脫逃了，便不禁使他对自己愈想愈气，大发

雷霆。所以后来亚力山大和阿丽思两个人，便不断地戏弄那个少妇；又想起她曾对他头盔上打过那么凶猛的一击。

从此以后，亚力山大便每天忙着比武竞技，他同亚瑟王朝的許多騎士徒步战斗过好多次，又同許多生疏的騎士比賽过。大概这一年內，每天至少要和一个騎士比賽一次，或是两个騎士，甚至多到三个或四个的时候也有；結果从不曾被人打败过一次。因此，要把所有战斗的經过一一說来，真会使听的人感到厌膩，所以一言表过，不再另述。一年期滿了，他偕同美丽香客姑娘·阿丽思辞别而去。阿丽思一直跟随着他，从未分离；后来他們到了比諾易，回到自己的国度里，两人比翼連枝，快乐无涯。

## 第四十回

姜拉素騎士怎样在苏尔露斯地方发出叫报，召开比武大会，又桂乃芬王后带领的騎士，願同各地的来参与比賽的騎士相比武。

根据史書上的記載，馬尔克王蓄意杀害亚力山大的詭計从来沒有停止，那时他同阿丽思結了婚并且生了一个孩子，取名拜辣吉劳斯·勒·比斯。他成人之后，由于因緣际会，幸运地进入了亚瑟的朝廷，經大家公認为优秀的騎士；后来因崔思痛騎士和他的父亲亚力山大都遭到馬尔克王的惨酷謀害，仗着一身武艺替父亲报了宿仇。可惜他的父亲从沒有这样幸运和机会，踏进到亚瑟王朝。否則只要他到过郎世乐騎士的面前，結識到当时



“他們到了比諾易，回到自己的国度里，两人比翼連枝，快乐无涯。”

所有騎士，一定会成为亚瑟当政时期的紅人，到如今也能引起一班人对他的追念了。現在这些話且按下不提，另述其他的故事。

我們現在要談的是皇太子姜拉豪騎士，他是苏尔露斯国中的一位爵主，在这里曾产生过許多优秀的騎士。因姜拉豪太子的武艺特别优异，所以能够罗致得大批武技高强的英雄好汉。这一年他来覲見亚瑟王朝，亲向国王禀报了他的志願，还說明他要求在苏尔露斯国度內发出叫报，召集比武大会；按苏尔露斯是隶屬亚瑟王管轄的区域，必須申請国王的批准，方能发出这次比武大会的叫报。亚瑟王听后說道："我同意您的申請，但是您要知道，到期我恐怕不能亲自参加。"桂乃芬王后在旁插嘴說："王上，請您讓我去出席这次的比武大会吧。"亚瑟王說："您想去也好，不过皇太子姜拉豪騎士的意思，是要您去主持的。"姜拉豪說道："王上，我謹遵您的意思办理。請王后駕临，另外，我还想請我所最爱的一些騎士們同去。"亚瑟王答道："您認为怎样好就怎样做吧。"于是桂乃芬吩咐郞世乐騎士做好准备，把他認为最好的騎士們，一同带去。

这时在全国的各个通都大邑繁盛堡寨中都发出了叫报，通告大家在苏尔露斯地方，由姜拉豪騎士領导着举行比武会，会期八天；屆时，皇太子姜拉豪借桂乃芬王后的騎士的支援，将和到会的任何人物"以武会友"。沒有多久，叫报传布得遐邇皆知，就有列位君王、太子、公爵、伯爵、男爵以及各路高貴騎士們，都准备着参加比賽，一显身手。比武大会开幕了，丁納丹騎士伪装出場，表演了不少的惊人武功，这是后話。

# 第四十一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在比武大会中战斗，以及巴乐米底騎士怎样为了一个少女而决斗。

郎世乐騎士也接受了桂乃芬王后和巴吉馬伽斯王的邀請，为了掩盖眞的面目，化装入場比武，所以認識他的人只有少数。这一次适好他遭遇了自己的同胞爱克托騎士，两个人先使矛互斗，双方都把长矛打断了，而且折断地方就在靠近手柄处。两人随即又拿起了新矛。愈斗愈勇，各不相下，斗到后来，郎世乐騎士忽地一击把爱克托騎士打倒在地。这件事被布留拜里騎士望見了，他馳馬上前，挺着矛向郎世乐騎士的头盔上猛然打了一击，直打得头昏脑暈，天旋地轉，几乎不知自己身在何处。等待清醒以后，益发气忿塡膺，便迎着布留拜里騎士一击还去，矛头敲到头盔，震得他垂下了头，弯下了腰。接着又第二击打去，只見他翻身落馬，扒不起来；郎世乐騎士怒馬馳騁，冲进了人騎最稠密的地方。这时北加里士王看見爱克托和布留拜里都躺在地上，怒不可遏，因为他們是加入对抗苏尔露斯方面的人。所以北加里士王一馬飞近郎世乐騎士的身边，揮矛痛击，矛杆震得粉碎。接着郎世乐又追上了北加里士王，使劍对准他的头盔一陣猛击，迫他跳下馬来；又战了些时，这个君王才騎上了馬。不久，巴吉馬伽斯王和北加里士王亲自交鋒，互冲的結果，激起了一場恶战；若以两方实力而論，那北加里士方面似乎比較坚强。

郎世乐騎士正往来巡視，一看自己队伍快要失敗，他立时揮起

利剑，冲入人群最密的地方；只看他左击右斫，好多骑士紛紛倒下，有的被他拉下馬来，有的被他击掉了头盔，眞所謂人仰馬翻，万众披靡；一个騎士竟然显出这么大的武功，在場观众都为之感叹不置。即使巴吉馬伽斯王的王子麦丽阿干斯騎士看見郎世乐騎士的本領，也大为贊揚。当麦丽阿干斯認淸了他确是郎世乐的时候，他料到郎世乐一定是为了他才伪装出場的。所以，麦丽阿干斯私下和一个騎士商量怎样打敗郎世乐，請他不論用剑，用枪，只要先把馬刺杀。那时巴吉馬伽斯王遇見了一位高尙的騷塞色騎士，就向他說道："优秀的騷塞色啊，您同小兒麦丽阿干斯比武时，請您狠狠地懲罰他；我希望您重重地打他一頓，好使得他离开这里。"后来这两个人交手了，彼此都打倒了对方，不分胜敗。接着，二人又步行比武，倘使沒有別人帮助，騷塞色一定能胜过了麦丽阿干斯。这时皇太子发出命令，吹号休息，每人分別回到帐幕里，解下武装，参加宴会去了。

就在大张筵席时候，忽有一个少年妇人走到皇太子的面前，控訴一个名叫岡乃利的騎士，霸占了她和她所有的田产。不久，那个騎士也到場了，他把手套往地上一丢，向这个少妇以及同情于她的任何人挑衅。那少妇环顧一周，竟找不到替她应战的人，便带着幽怨的心情，俯身上前拾起了这只手套。不料旁边一个僕人走到她面前，向她道："小姐啊，您肯照我的主意去做嗎？"她答道："自然是乐意的。"那僕役接着說道："在那精舍的近旁，躺着一个騎士，他是追索怪兽的人，您走到他的跟前，好好恳求他，我相信这位騎士，最后是会答应您的。"

这个少妇，听过这話，赶即騎馬走出，不多时便寻着了那人，原来就是巴乐米底騎士。經过她苦苦恳求以后，巴乐米底披戴了武装，陪同她一道来到宴会上，勉强她謁見过皇太子，再求他准許

去同那个挑衅的騎士比武。皇太子答道："这件事我同意的。"于是这两个騎士走进战場，各自結束停当，就跨上馬对打起来；每个人都是手挾着长矛，凶猛的冲在一起，把两根矛杆搠断成好多截。随后宝剑出鞘，揮剑互斗；結果，巴乐米底騎士把閥乃利騎士打得扑在地上。接着，拉开他的头盔，斬下了他的脑袋。胜利的巴乐米底搀扶着少妇，一同进了晚餐，这时巴乐米底已把她当作情妇，表示了心中情爱；可是据史書所載，他們原来就是亲戚。且說巴乐米底打扮得是怎样装束，在盾牌上繪着怪兽的形状，馬衣上也到处綉着一些怪兽。当他这样准备已毕，便派人去求皇太子，准許他出場同别的騎士比武，但是心里却在畏惧着郎世乐。皇太子回复他的話，是欢迎他的出場，只是不讓郎世乐騎士同他比試。随后皇太子姜拉豪騎士发出叫报，声言不論什么人，凡能击敗巴乐米底騎士的，即可把他的情人据为己有。

## 第四十二回

姜拉豪和巴乐米底两个騎士怎么样互斗，又
关于丁納丹和姜拉豪两騎士的关系。

第二天的比武大会开幕了。頃刻間，巴乐米底騎士飞馬馳进，立在武場的一端，皇太子姜拉豪騎士也立在場的对面，两人各执一根巨大尖矛战将起来。他們勇猛地对冲，彼此用力互击，以致两人长矛都被震断了；因为姜拉豪騎士揮击巴乐米底的时候用力太大了，身体不禁仰向背后，幸而脚底还沒有失掉他的馬蹬。于是他們两人又抽出利剑，奋力对砍，各显奇能，竟引得許多正在

比武的騎士們，也都停下来看着他們。战到最后，皇太子姜拉豪騎士奋力向巴乐米底猛然一击，恰巧落在他的头盔上面，幸亏头盔坚固，沒被宝剑砍裂，可是順势而下，却把巴乐米底的馬头斬下了。等到皇太子看見那位高尙的騎士跌倒地上，他对于自己刚发出的那一击，感到很是慚愧。他立刻跳下馬来，就把自己坐騎的駿馬，送給巴乐米底作为礼品，并且請他原諒自己的粗暴行为。巴乐米底道："您这么客气，多謝您，皇太子啊；一个有地位的人物，永远不肯亏待一个騎士的；"說罢他上了馬，皇太子也騎上另外一匹駿馬，一路走出場外。皇太子道："現在，那个少妇我交还給您，因为您已經得到她啦。"巴乐米底道："好呀，这位小姐和我两个人，都願意听从您的吩咐。"

他們分手之后，姜拉豪騎士又表演了一些惊人的武艺。正在这时，丁納丹走进了战場，向姜拉豪騎士挑战，看他們长矛相接，彼此对冲，矛杆击裂，紛紛堕地，各人手里只剩下了小半段。但丁納丹自以为皇太子的气力已經衰竭，所以他揚起矛杆向皇太子又連打了好多击，等到发覺自己无法把他打倒的时候，便說道："我的爵爷啊，請您离开我，找别人去比賽吧。"这位皇太子还不認識对方就是丁納丹，听了这样一套好話，便很客气的放过了他。二人分别不久，旁边走来一个人，他向皇太子說，那人确是丁納丹。皇太子悔道："眞的么，这样讓他逃脫了，眞是叫人不开心；看他那么嬉笑滑稽，我和他是再也算不清楚了。"說着話，姜拉豪放馬追来，大声喊道："丁納丹，看在亚瑟王的情面上，您停下来。"丁納丹道："哪里的話，我願向上帝发誓，今天我是决不肯再同您交手啦。"一蹬坐馬，赶紧跑开，这皇太子在忿怒之中，忽地和麦丽阿干斯相遇，他对准麦丽阿干斯的喉嚨一击打去，幸而他跌到地上了，否則被他再打上几击，他的脖子必定要被打断

啦；那时皇太子仍然使用这根长矛，在人丛中繼續揮舞，又被他打倒了另外一个騎士。随后，冲进了北加里士王的部下，还有許多生客，这些人同苏尔露斯的集团相斗，差一点击敗了苏尔露斯的騎士；姜拉豪一直忙着应付攻击他的人。接着，又走来一个高尙的騎士，名叫英雄·賽孟特，随带四十名騎士，把他們打退了。这时桂乃芬王后和郎世乐騎士发令吹号宣布停止；各位騎士紛紛返回帐营，卸下武装，各自参加晚宴去了。

## 第四十三回

亚尔奇特騎士怎样控告巴乐米底騎士的叛逆罪行，
以及巴乐米底騎士怎样把他杀死。

巴乐米底卸脫了武装，便为他和他爱侣請求两人宿处。皇太子命人安排一座帐幕，他两人相繼走进，还沒多久，忽从外面来了一个名叫亚尔奇特的騎士，这人的哥哥岡乃利，就是为了爭执这个少妇，被巴乐米底所斬的人。亚尔奇特大駡巴乐米底騎士做叛徒，并且历数他杀死他哥哥的罪行。巴乐米底說道：“如果承蒙皇太子的允許，我就对您应战。”这里的糾紛不久，被姜拉豪知道了，便吩咐他們一同进膳：“等到你們吃过飯后，就可看見每一个騎士都要准备下場啦。”等到飯罢，他們两人都披戴武装，跳上战馬；这时，王后和皇太子以及郎世乐騎士三人，也走上高台同来观战了；只見巴乐米底和亚尔奇特二人进得場来，放馬飞馳，巴乐米底对准亚尔奇特突然发出一击，打得他从馬上应声滚下。巴乐米底立即跳下馬来，拔出利剑，可是这时亚尔奇特騎士已經站

不起来了；于是巴乐米底拉开亚尔奇特的头盔，竟自把他的头顱砍了下来。战斗已毕，皇太子和桂乃芬王后同进晚餐。在这一方面，巴吉馬伽斯王为了麦丽阿干斯忌恨郎世乐，他又不肯讓他的兒子与郎世乐相遇；因此把他的兒子麦丽阿干斯送走了，但是郎世乐并不認識他。

## 第四十四回

在第三天的比武会上，巴乐米底騎士怎样同
拉麦若克騎士比武，以及其他种种。

現在比武大会的第三天开場了；这天是巴吉馬伽斯王准备比武，由他同馬西耳王对战；据說馬西耳王手里有一座島屿，还是皇太子姜拉豪騎士以前餽贈他的，这座島名叫邦米登。及至巴吉馬伽斯王和馬西耳王交手以后，先是两人放矛互击，斗成一团，后来馬西耳王挨到一击，被打得从馬屁股上跌将下来。馬西耳王部下的一个騎士，急忙赶来为他报复，不幸也被巴吉馬伽斯王打翻，連人带馬都跌在地上。接着，又走进一个名叫阿洛烏斯的伯爵，还有布諾斯騎士，以及邦米登島上的一百名騎士，北加里士王也同他們在一起，他們都在同苏尔露斯各騎士們作战。大战开始不久，已經有好多騎士被打得跌倒在地，也有被踏在馬蹄下面。在整个战斗中，巴吉馬伽斯王表現得最为英武，他是第一个进場的，始終再接再厉，毫无怯色的頑强到底。卡文英的弟弟葛汉利，也曾在巴吉馬伽斯王的面前耀武揚威过，到了最后，还是被巴吉馬伽斯王一击打倒，連人带馬一起躺在地上。

其間，那个威风凛凛的巴乐米底騎士适巧和卜拉茂騎士遭遇了，这人就是布留拜里騎士的胞弟。他們都捧着长矛，互相斗击，各不稍讓，結果二人都仰馬翻倒在地上。卜拉茂騎士跌得更重，几乎把頸骨震断；鮮血从口鼻和两耳涌出，幸而遇到良医，得以无恙，这是后話。且說柯拉安斯地方的查拉英公爵，这时走进来了；在他指揮之下，走进了一个名叫黑色·艾礼思的騎士；他同巴吉馬伽斯王立时斗将起来，艾礼思被打得很苦，只逼得他从鞍上跌下。查拉英公爵所表演的武功也很惊人；可惜因为他在第三天入場較迟，沒能得奖；只有巴吉馬伽斯王和巴乐米底騎士二人最为精彩；这天的奖品，就頒給了巴吉馬伽斯王。此后，吹号散場，大家卸下武装，参与宴会。适在这时，丁納丹进来了，他同巴吉馬伽斯王詼諧百出地嘲弄不已，引得全体騎士捧腹狂笑，因为他善于詼諧滑稽，所以博得一班高尙騎士們对他都很亲近。

飯后不久，忽然来了个騎士，背上負了四根长矛，他走到巴乐米底前面，說道："附近有个騎士，叫我送来四根长矛，請您为着女友挑选两支，下一場您就为她和一个面生的騎士比武。"巴乐米底說道："您告訴他好啦，我一定来揍他。"及至姜拉豪騎士明白了这种情形，即叮嚀巴乐米底仔細准备好。这时，桂乃芬王后、皇太子和郎世乐騎士三人登上观台，以便評判那两人的武艺。只見場上巴乐米底和另一个生疏的騎士往来奔馳，矛影繚乱，奋力互斗的結果，两支长矛各被对方击断，手里只握残余的一小截。一忽兒，大家又換上一支新的长矛，方斗了不久，又都震得粉碎。接着，大家再換上一根更大的矛，那个生疏的騎士猛一击打倒了巴乐米底，便是所騎的馬，也跟着跌倒了。那个生疏的騎士正待跨过巴乐米底，不料他的馬也忽然絆倒，以致扑在巴

乐米底的身上。这两人随立起来，各拔出利剑，徒步互斗，摔击刺搠，冲撞斫杀，各显本領，斗个不停。

这时皇太子和郎世乐騎士互相贊叹，两人相斗，如此精彩，眞是从未見过的場面；一忽兒，見那生疏的騎士，精神陡长，用尽气力打去，巴乐米底只得向后退下；于是皇太子高喊道："停止比賽。" 这令一发，全部騎士都放下矛剑，陆續返回宿舍去了。大家脫卸了武装以后，才知道这个生疏的能手，原来就是高貴的拉麦若克騎士。郎世乐騎士一听說拉麦若克来了，亲自招待，极尽殷勤。据說他在当时騎士里面，除去崔思痛以外，要算最爱他了。桂乃芬王后对拉麦若克更是称不絕口，因而全体优秀的騎士，都对他表示热烈的欢迎；表示恨恶的，只有卡文英的弟兄們几个人罢了。桂乃芬王后对郎世乐騎士說："騎士啊，如果还要上場比武，請不要再同亚瑟王的亲屬相斗呀。"郎世乐听罢，点头答应。

## 第四十五回

### 在第四天比武大会上所表現的許多奇迹。

第四天的比武大会开始了。进入比武場的，有百騎士王、北加里士的全体部下、柯拉安斯地方的查拉英公爵、邦米登島的馬西耳王等等；还有巴乐米底的弟弟沙飞尔也来了，沙飞尔把母亲的近况告訴了哥哥。他說："那一个曾被人称做伯爵先生的，我到了亚瑟王的面前控訴他；我說：因为他同我的父母开战，所以我在一个寻常的比賽中，把他杀了。" 說罢他們就下場了，有个

少妇跟随同去；还有参加比武的布留拜里和爱克托两个騎士也到了場。先是巴乐米底騎士对抗布留拜里騎士，及經交手之后，双方都被打倒了。跟着来的是沙飞尔和爱克托，也同样的打得跌下了；于是这两对人物才步行比武。再后，拉麦若克騎士走进武場，即同百騎士王相斗，一个回合，就把百騎士王从馬屁股上整个打落。接着拉麦若克运用了同样的手法，打倒北加里士王和馬西耳王。在拉麦若克住手之前，經他使矛用剑打倒了的，一共是三十个騎士。这时查拉英公爵看到拉麦若克这么矫健，英武非凡，令他自愧弗如，便不敢再去侵犯了；并且通告全体部下和所有騎士，一概不許惊动拉麦若克，违者处死；因为全部騎士中，若有一个高尚的騎士不幸遭到耻辱，其他騎士便不免兎死狐悲，都将随着失去光荣。

这两个君王，随后联合一起，共同向拉麦若克騎士打来，但拉麦若克并不气餒，只見他騎馬飞騰，馳騁全場，左击右斫，也不知道他打碎了几多头盔，因而皇太子和桂乃芬王后同声贊叹，認为他騎在馬上能显現这样伟大的武艺，眞是他們两人生平难得看見的。郎世乐騎士向巴吉馬伽斯王說道："您看，我要披戴起武装，帮拉麦若克去啦。"巴吉馬伽斯王答道："讓我也陪您同去。"話声未已，这两个人已跃身上馬，奔到拉麦若克騎士跟前，拉麦若克正立馬在三十个騎士的包围中；这些人，有誰胆敢打他一击，他便立即猛力打还过来。驀然間，在这人馬稠密的地方，郎世乐騎士一馬冲到，忽一击就把司關·馬杜尔打倒了。被他舞动着长矛的杆子，連續又打倒許多騎士。再看巴吉馬伽斯王呢，他使动长矛，左击右打，无人敢当，煞是出色。不多时，这三个君王都紛紛后退。就在这时，姜拉豪騎士吹号休会，返回宿舍，全体号手以最高的評价給了拉麦若克騎士。在今天这一战中，以

巴乐米底、布留拜里騎士、沙飞尔騎士、爱克托騎士四个人，徒步比賽得最久；他們象这样不分高低的，可說从不曾有过。待得散場之后，各返宿舍，脫去戎装，同赴盛大的宴会中去了。

当拉麦若克騎士来到朝廷的时候，桂乃芬皇后热忱地拥抱着他說道："騎士啊，您今天表演得挺是精彩了。"后来皇太子走进，也殷勤地招待拉麦若克，丁納丹甚至快乐得流下了眼泪；至于郎世乐騎士款待拉麦若克騎士的那种热烈誠恳，几乎沒有人能够描述出来。一宿无話，第二天早晨，皇太子命令吹号开幕，大家又都分别走上了比武場。

## 第四十六回

在第五天，拉麦若克騎士怎样表演他的武艺。

第五天的比武大会开始了。这天早晨輪到巴乐米底騎士进場，向大家要求比試，这时亚瑟王正駐蹕在苏尔露斯附近的一座寨里；最先是一位被人敬爱的公爵下場和巴乐米底交手，几个回合就被巴乐米底从馬屁股上打落。这位公爵是亚瑟王的舅父。艾礼思騎士的兒子这时馳馬飞来，到了巴乐米底的跟前，向他挑衅，結果这个小艾礼思也被他同样地打倒了。烏文英騎士在旁看見，激起怒火，就跃上了馬，向巴乐米底騎士斗将起来；又不多久，被巴乐米底狠狠地打回一击，竟把他連人带馬都掀翻在地。閑話少說，一言带过，这时巴乐米底一口气連打倒了卡文英騎士的弟兄莫俊德、葛汶利和阿規凡三个人。亚瑟不禁勃然大怒說道："噢，耶穌啊，一个沙拉森人竟敢連打倒了我的几个亲戚，未

免太胆大妄为啦。”亚瑟王一时怒火上冲，吩咐带馬整盔，打算亲自冲上去同他决一胜負。

这时拉麦若克騎士看出亚瑟同他的左右都面露不愉之色，跃跃欲試，就知道国王对巴乐米底已大不乐意；他赶紧自己准备停当，冲入場中，問巴乐米底願不願和他比武。巴乐米底答道：“我为什么不願意同您比武呢？”說罢，两人勒紧繮索，放馬猛冲，揮矛狂击；一霎时矛杆紛紛震断，矛杆碎裂的声音，响彻了全場。随后，每人又拿起了一支更大的长矛，凶恶地糾纏成一团，直打得难分难解，結果巴乐米底騎士的矛杆断得粉碎，而拉麦若克騎士的仍然很完整地握在手里。正战之間，忽然，巴乐米底的脚蹬失掉了，顚得他仰面臥在馬背上。巴乐米底騎士随即勒轉馬头，赶到住处，迎接他的女友、沙飞尔騎士轉回他自己的原路上去了。

巴乐米底退出以后，亚瑟王走到拉麦若克騎士面前，向他表示謝忱，并且詢問了他的姓名。拉麦若克答道：“王上，您知道，我应該对您效忠的，不过这时候四面八方的敌人很多，我不敢在此地多留下去。”亚瑟王道：“啊呀，知道了，您就是加里士的拉麦若克騎士呀。那么拉麦若克，跟我住下好了，我可以对上天立誓，决不会負了您；我想卡文英弟兄們还不敢这么大胆，随便輕易使您吃亏的。”拉麦若克騎士說道：“王上，他已經使我吃了亏，并且也对您不起。”国王道：“实在說来，是他們杀死了自己的母亲，也就是杀了我的姐姐，当然使我很是苦悶：当年如果您能同她結了婚，那一定美滿多了，您也是君王的兒子，是同他們一样的啦。”那个高貴的拉麦若克騎士向亚瑟說：“噢，耶穌啊，她的死永远不能忘記的。我要說到做到，願向上帝起誓，只要时机成熟，我非为她报仇不可。現在假若不是怕触犯了您的尊严，我就要

向卡文英騎士的弟兄們报复的。"亚瑟道："請讓我来替您們和解吧。"拉麦若克答道："王上，这次我急于比賽，还不想跟您同住，郎世乐騎士和皇太子姜拉豪騎士正在那边呢？"

話分两头，且說这里有一个少女，她是班底斯王的公主。又有一个沙拉森的騎士，名叫高沙布倫；这高沙布倫爱上了那个少女，始終不讓她同别人結婚；还到处宣称她是患了精神病，借以拦阻她的出嫁。

## 第四十七回

巴乐米底騎士怎样同高沙布倫爭夺一个貴妇人，
又巴乐米底怎样杀死了高沙布倫。

在无意中，这个少女曾听别人說过，巴乐米底一向为姑娘們打抱不平，做了很多义俠的事情；她便設法送給巴乐米底一面旗帜，求他出面替她去打高沙布倫；倘使能够获胜，他不但可以娶她为妻，并且她由父亲所承袭来的田产，也一齐归他。接着她又派人去通知高沙布倫，說她已經向另一个异教徒巴乐米底說明了眞相，而且送給他一面旗帜，如果高沙布倫能把巴乐米底打敗，她也願意嫁給高沙布倫。高沙布倫一听这話，認为她这种行为，是背叛了自己，十分生气；这一日放馬来到皇太子駐扎的苏尔露斯；不料在这里碰見巴乐米底已經結束停当，还有那少女贈給他的旗帜，也带在身旁，心中更为忿怒。于是就在姜拉豪的面前，激起了一場大战。皇太子說道："很好，今天高貴騎士們光临比賽，光荣之至，等宴会完毕，我們就来观战。"

比賽的号令发出了；先由丁納丹进来同吉倫騎士比武；吉倫也是一个有名的騎士，岂知才一交手，便被丁納丹从馬屁股上打落；接着，丁納丹又連摔倒了四个騎士；这人武艺素来精湛，今天表演得这样出色显赫，加以平日善于詼諧，談笑风生，眞可算是当代騎士中一位最饒风趣的人物了。丁納丹这人，又有一种习性，专爱与人品技艺都是上等的騎士交往，当时所有知名的騎士，也大都欢喜同他結納，所以人緣极佳。及至皇太子賞識了丁納丹的武艺，便派人通知郎世乐騎士，請他先将丁納丹騎士击倒，再把他送到皇太子和高貴的桂乃芬王后两人的面前来。郎世乐受到皇太子的吩咐，便依照着一一做去。先由拉麦若克和郎世乐各别的打倒了一些騎士，击碎了他們的头盔，都赶到皇太子和桂乃芬王后的面前，然后郎世乐騎士又将丁納丹打倒，再命令部下剝脫他的武装，押送到皇太子和王后的面前，这时大家相見，一副狼狽状态，引得每人都捧腹大笑，甚至笑得几乎站也站不穩了。丁納丹有意說道："您說好笑不，我这不算自己丟脸，都是那个老泼妇郎世乐把我打成这样啦。"接着宴会开始，所有的人都在拿着丁納丹穷开心，弄得一片笑声盈耳。

宴会完毕，吹号入場，第一場比試是观看巴乐米底騎士和高沙布倫二人。只見巴乐米底騎士先将旗帜插在武場的中央；然后二人揮矛相击，混战一团，响声之大，如雷震耳；不多时，但見双方騎士，被震得各各翻身落馬，一齐跌倒。二人从地上爬起，又豎起盾牌，亮出宝剑，一来一往，猛力相搏；只因为高沙布倫原是一个最凶险的騎士，現在又志在一拼，所以他們都把甲胄打得破碎不堪，几乎連身体都遮盖不住。这时巴乐米底說道："高沙布倫啊，您願意把那位小姐同她的旗帜都讓給我么？"高沙布倫一听更怒焰万丈，立即恶狠狠地对着巴乐米底拼命进攻，一击打

来，使得巴乐米底向前一交，适巧是双膝跪在地上。巴乐米底翕然站起，也向对方的头盔上重重一击，那高沙布倫就应声倒下。巴乐米底上前拉开他的头盔，对他說道："高沙布倫，您向我投降罷，不然我要亲手宰了您。"高沙布倫罵道："您放屁，要杀我杀吧。"那时他眞一下把高沙布倫的头斬下了。不想灵魂刚一脫离了躯壳，因为高沙布倫是一个异教徒，立刻尸体变得腐臭不堪，全場上几乎沒有人能够忍耐住那股臭气。他的尸体随即被人拖到树林里埋葬了。不久，吹号散場，各自返回。巴乐米底也换好了便服。

然后，巴乐米底走去拜謁桂乃芬王后、皇太子和郎世乐騎士三个人。皇太子說道："騎士先生，高沙布倫所显示的絕大奇迹，今天您在此地也看見了，一个人的灵魂一旦脫离了肉体，就会留下这么呕人的臭气。因此騎士先生，我想請求您尽快地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我相信所有的騎士們都会待您更加热烈，也会更加尊重了。"巴乐米底說道："皇太子啊，我想你們都知道，我到貴处来的目的，无非是想尽力去做一个基督徒；在我的心里，已經是受过了洗礼，我也希望受洗礼的。但是我曾經立下这样一个誓言，若是我不曾先替耶穌打过七次眞战，我是不願意随随便便接受洗礼的；我相信上帝会重視我的志願，因为我的心意是眞誠的。"接着，他邀請桂乃芬王后和皇太子同进晚餐。他們应許了，同时請郎世乐騎士和拉麦若克騎士作陪，此外尙有許多别的高貴騎士在座。第二天他們望过弥撒之后，吹号开場，进行比賽，騎士們这时都已准备妥当。

# 第四十八回

关于第六天所发生的事迹。

第六天的比武会开始了。葛汉利騎士首先入場，他同苏尔露斯的欧色士騎士比賽，才一交手，就被葛汉利把他从馬背上仰面打落。于是双方武士，蜂拥而入，分别找敌手，捉对兒，恶斗起来，混战之間，也不知击断了多少支长矛，还有許多騎士被人踏在脚下，断肢裂胴。这时忽来了拉麦若克騎士的两个同胞兄弟，道尔納騎士和阿各娄发騎士，他們同另外两个騎士相遇，一霎时短兵相接，彼此痛击，結果那四个騎士連人带馬一齐跌倒。拉麦若克騎士一眼瞧見自己两个弟兄被人打倒，不禁心中大怒，随手在地下拾起一支极大的长矛，驀地向着那四个騎士远挑近掀，一陣擂打，只把自己的长矛打得折成了好几截。然后再拔出宝剑，向四面八方揮舞过去，待他們跌倒以后，才拉下他們的头盔，这一番剧战，使得全場观众对他的勇力沒有一人不暗暗惊服，其他騎士也都迫得紛紛后退，飞奔逃命而去。这时，拉麦若克牵来了两匹馬，讓他的弟兄分别騎上，并且說道："兄弟們，你們从馬上跌下，应当覚得丢脸呀！不騎在馬上，怎好算做騎士呢？徒步作战的，我都不認为是騎士，大凡步行相斗的騎士，不过是一些强盗坯子。因此，一个騎士不应当步行作战，只有使用詭計的人才会那样；不然就是被人逼迫着徒步应战的；弟兄們，你們要在馬上騎得稳，若是不能够这么样，就永远不要再在我的面前去比武了。"

就在这时，柯拉安斯地方的查拉英公爵和苏尔露斯地方的烏

耳巴斯伯爵二人举矛相向，各显威能，斗到后来，这两个人都彼此被对方打倒，就有双方的侍从重整鞍韉，牵来給他們騎上，爱克托和布留拜里两个騎士也徒步走来，伺候着查拉英公爵。百騎士王也同烏耳巴斯伯爵在一起。隔了不久，又走进了葛汉利，挺矛直刺百騎士王，百騎士王也凶猛地还击应战。查拉英公爵一見，立即跑来把他們拉开。

那边停战号令已經响起，各騎士都忙着脱解了武器，魚貫赴宴而去；正在宴会中間，丁納丹忽然进来了，神情滑稽，直惹得哄堂大笑。丁納丹一眼看到皇太子好象有着什么不顺意的事情在发怒似的，原来他一向不爱吃魚，今晚的席上，偏偏端上一条魚，所以显得很不高兴。当丁納丹望見了皇太子不开心，又看見了那一条大头的魚，他便用两只盘子盛着，自己端上去献給皇太子。亏得丁納丹会寻得出这样的話題来："姜拉豪騎士啊，我很希望您变做一只狼，据說狼只吃肉，永远不尝魚的滋味的。"①皇太子听过这話，大笑不已。丁納丹又对郎世乐說："好了好了，您这只鬼在本国里能有什么用場，这里恐怕是沒有一个蹩脚的騎士情願替您掙面子的。"郎世乐道："丁納丹騎士啊，我保証不和您斗，您也别用长矛来揍我，那支矛打倒了我，我的屁股或者就不再碰到鞍子了。"丁納丹說道："我是要一直看牢您那只慣会闖祸的身子，否則我不会适意的。"郎世乐說："好的，您一直看牢罢，上帝不許我們再相打，如果端上了一盘肉来，那就靠不住啦。"王后同皇太子听了这番对話，为之哈哈大笑，滿座的人更是拍掌捧腹，軒然大笑，象吃醉了似的，坐都坐不定了；大家就这样彻夜狂欢，直达黎明方止。于是全体望了弥撒，号角一声，众武

① 譯者疑为或与狼魚（Wolffish）有关，因狼魚出产欧洲，性极凶猛，自古出名，尽人皆知，丁納丹特采用作戏謔的資料。

士都結束停当，入場比武。这时桂乃芬王后偕同各級爵主入了座，評判人則甲胄鮮明，分列場內，維持秩序。

## 第四十九回

关于第七天比武的經过，又郎世乐騎士怎样扮做一个閨女，而去打倒了丁納丹騎士。

現在第七天的战斗开始了。康本英公爵走进武場，先由他同亚蕊斯丹斯騎士决斗，后者本来算是一个驍勇善战的人物，这两人放馬揮矛，各逞奇能，一場鏖战，只打得两个都連人带馬翻倒在地。蓝拜耳伯爵立即走进武場，将公爵扶上馬鞍，自己再挺矛上前，帮他应战。这时，苏尔露斯方面的欧色士騎士，也一馬馳来，接住蓝拜耳伯爵对准他打出一击，不想打得他应声落馬。从此以后，激起了一場剧战，被打断的长矛，不計其数，还有許多騎士被对方摔在地上。不一刻，北加里士王同烏耳巴斯伯爵又战斗起来，双方激烈凶狠，所有評判人都認为他俩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似的。这时，桂乃芬王后、皇太子和郎世乐騎士三人皆設法慫恿丁納丹騎士出馬比試。丁納丹說道："我是願意馳进战場的，但是怕你們两个里走出一个来同我打。"皇太子說："好嘛，您可以看見我們带着盾牌，坐在这里做評判的，您还可以看到我們是不是一直坐在这里。"丁納丹騎士听了这話才肯走出去，跃上自己的馬，一路上遭遇了許多人，但都打得很好。当他打算要离开的时候，想不到郎世乐騎士拿一套女人的新衣，罩在自己的戎装外面，作为伪装。又請卡力胡丁騎士替他引路，領他走进武場，这时全体观众

都不認識这个妇女是誰。及至丁納丹刚要退出武場，那乔装改扮的郎世乐，手里拿着卡力胡丁的長矛，追上来紧照着丁納丹便打。原先丁納丹騎士不时地抬头看看观战台上的郎世乐，見那位子上确是有人全身戎装，儼然端坐。这时，又看見那个陌生的妇女，向他打来，也怕她就是伪装的郎世乐騎士，心中正在惊疑不定的时候，不料郎世乐騎士已突然地迅速冲上，不过举矛一击，便把他从馬屁股上打落，而且还带着一股揶揄的神情，这女人又把丁納丹騎士拖到附近的森林里面，脫光他的衣服，只留下貼身一件衬衫，再給他穿上一套女人的服飾，領着走入武場；幸亏这时天色已晚，吹号休会，大家陆續退回宿舍去了。等各騎士脫卸武装，換了便服。他們便将这位丁納丹領到各騎士中間，桂乃芬王后瞧出是丁納丹穿着女子服装，一副尷尬的面目，站在他們中間，忍不住放声大笑，笑得竟至傾跌，其他在場的人們，也都举座嘩然。丁納丹苦笑着向郎世乐說道：“好嘛，你太好恶作剧啦，竟然一直沒有讓我識破。”这一幕完毕，大家才就这几天的胜負情况作了协議，一致同意把一等奖頒給郎世乐騎士，第二等奖頒給加里士的拉麦若克騎士；第三等的給巴乐米底騎士；第四等的給巴吉馬伽斯王。这四位騎士获得荣誉之后，所有的人都心悅誠服，狂欢祝賀，滿朝的人更是欢欣鼓舞，感到无上的荣幸。

第二天，桂乃芬王后偕同郎世乐騎士等一行人离开此地，去晋謁亚瑟王，惟有拉麦若克騎士无論如何不願同去，郎世乐向他說道：“如果您肯随我們一道去，我可以担保，亚瑟王一定会命令卡文英的弟兄們不敢和您为难。”拉麦若克騎士黯然答道：“您的一番好意，我当然感激，可是卡文英騎士这个人，我絕不推心置腹，就是他的兄弟們，我也不絲毫的信任；郎世乐騎士您总明白，如果我不是看在亚瑟王的面上，憑卡文英兄弟几个人是毫不畏怯

的。說要我去信任他們，那是絕不可能的事。因此我想請您代我向亚瑟王，以及圓桌社的一群爵爷們轉致我的敬意。以后无論我到了什么地方，我都願尽力报效；并且，騎士啊，最近当亚瑟王的亲屬被巴乐米底騎士击敗的时候，我还曾出面稍效过棉薄之力呢。"說完，拉麦若克騎士和郎世乐騎士两人洒泪相别。

## 第五十回

馬尔克王怎样运用詭計来謀杀崔思痛騎士，带領着崔思痛騎士参加比武会；又崔思痛怎样被送进监獄。

現在且按下这里不提，我們把崔思痛騎士再来表白一番，原来这卷書的主題乃是記述他的事迹，所以关于国王、王后、郎世乐騎士和拉麦若克騎士这些人，只好擱置一边；开始来陈述馬尔克王怎样詭計多端，怎样陷害崔思痛騎士的种种勾当。閑言少叙，言归正传。話說康瓦尔的沿海一带举行大規模的比武会，是完全由皇太子姜拉豪騎士和巴吉馬伽斯国王二人主持，本意是在对付郎世乐騎士的，这是因为郎世乐騎士武艺高强，声誉日隆，一直占据着人人心服，个个推崇的地位，那两位太子和君王嫉忌在心，所以才发出了叫报，对郎世乐比試武艺，最好把他消灭掉，再不然就侮辱他一頓也好，不想这两人的計策，被馬尔克王識破了，心里煞是欢喜。

馬尔克王这时，也想起一条恶計，即慫恿崔思痛騎士参加这次比武大会，并且乔装改扮，免得被观众認識，目的是想使皇太子把他誤認作郎世乐騎士看待。崔思痛騎士不知是計，因此化了

装走来比武了。当时郎世乐騎士并未到場，一些观众們看到武艺如此优越的一个騎士，大家都認为这一定是郎世乐騎士无疑。加以馬尔克王更是有意的在揚言着說，那絕对是郎世乐騎士。于是許多騎士們都奔上去向他一人迎击，其中有巴吉馬伽斯王和皇太子两人，还有部下的一些騎士。按說崔思痛騎士竟受了这么許多人的围攻，确是一桩奇事。但是崔思痛終于忍受了一切苦痛，到底在比武会上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很多騎士被他打得头破血流，还有些是皮青肉肿，造成瘀伤；可是他自己也是渾身青紫，伤势很重。等到比賽全部結束，他們才看出这人原来是良納斯的崔思痛騎士，并不是郎世乐；在这一天，凡是馬尔克王的心腹人等，知道了崔思痛比武受伤，皆大欢喜；除此以外的人們，都对崔思痛騎士深表同情；因为在英格兰的領土以內，大家对于崔思痛騎士沒有象对郎世乐騎士那样恨恶的。

这时馬尔克王又假惺惺地来看崔思痛騎士，并且說道："亲爱的外甥，你的伤势使我难受。"崔思痛騎士答道："多謝舅舅的盛意。"同时馬尔克王将崔思痛放上馬轎，装做很是爱他的样子，还說道："亲爱的好外甥，讓我来替你治疗罢。"說着便陪同崔思痛騎士一道，并騎走出，天还未黑，就赶到丁答吉耳堡，馬尔克王先給他吃了一頓飯。接着又給崔思痛喝了湯水，他喝过以后就熟睡了。到了深夜时分，馬尔克王乃命人把他暗暗轉移到另一座堡寨，关进獄中，并指定了一个男僕和一个女僕替他准备飲食。从此他便在这里被禁錮了好久。

崔思痛騎士从这时起忽然失踪了，沒有一个人能探听得他的下落。当时綺秀·婉兒听到他失踪的消息，便私自来找沙多克騎士，請他設法寻崔思痛的下落。沙多克經过多方的打探，才发現出原来已被馬尔克王和馬貢士歹徒們迫害而下在獄里；于是

沙多克約同他的两个表亲各自披挂了戎装，来到了答吉耳的附近，設計隐伏，伺候着馬尔克王从此經过。不久，天巧地巧，馬尔克率同四个外甥，以及馬賁士的某某叛徒一班人，果然正由此过路。沙多克一瞧見他們的来到，就伏兵四起，飞騎突出，挺矛直冲，往来乱击。馬尔克王刚一发覚大敌当前，赶紧放馬逃命，沙多克騎士奋身追上，一連杀死了他的四个外甥。可是馬賁士的叛徒也沒有輕易放过了他們，一剑砍到沙多克一个表亲的頸上，就此重伤而死；沙多克当时还了一剑，也把那人砍死了。随后沙多克騎士乘馬径向良納斯城而去，一路上对馬尔克王的詭謀伎俩，越想越是憤恨。到了城堡，由这里人陪同沙多克騎士，又一直到达了家宰狄納斯騎士駐扎的亚尔布莱寨，在这里两个人会了面。沙多克当时就把馬尔克王全部卑鄙下賤的奸計，一一向狄納斯和盘脫出，这人品高艺精，正气凛然，一听这事，不禁勃然大怒，于是下定决心，公开反对这样一个君王，并声言馬尔克王所封給他的全部土地，完全放弃。自从狄納斯发表这个意見以后，各地騎士群起响应。大家根据了他的建議和沙多克的意見，就由狄納斯領头发动了各城各寨，拿良納斯全区的輜重粮秣一起集中起来，同时尽量地召集了所有可以参战的人民。

## 第五十一回

馬尔克王怎样伪造教皇的信件，又薄希华騎士
怎样营救崔思痛騎士出獄。

我們回轉来再說一說馬尔克王。当他从沙多克騎士的手里逃脫

之后，急急忙忙馳到了丁答吉耳：在这里，一方面大张旗鼓，广事宣传，动員凡能作战的壮丁，全部武装起来，一方面又派出許多人，搜索馬尔克王四个外甥和馬貢士叛徒的尸体。由他下令在教堂墓地下葬。然后君王便在全国領土內发播叫报，命令准备武装，因为他知道除了必須一战，别无其他办法。这时馬尔克王很清楚，由于沙多克和狄納斯两人的激发，良納斯全区人心振奋，群起备战的事情，他自己深恐不敌，便在脑海里又想出了許多恶毒的詭謀来。請讀者看看他們的鬼計罢：他先假造了一封書信，説是由教皇那里发来的，又找到一个陌生人作信使，派他将这封信送給馬尔克王；信中指定馬尔克王迅速准备妥当，率領部下，赶赴教皇所在的地方，以便前往耶路撒冷，协同对沙拉森人作战，不得违背，否則定将受到神的詛弃。

这个信使依照君王的詭計把信送到了，馬尔克王接到之后，立即差原人轉送給崔思痛騎士收閱，还吩咐信使向他説道："若是崔思痛騎士肯对异教徒作战，君王就願意放他出獄，并且授給他处理的全权。"崔思痛騎士看过这信，自己寻思道："可恶的东西，馬尔克王啊，你一向鬼鬼祟祟，今后还不是永远这么样；"接着又向信使道："請您告訴馬尔克王，因为使徒教皇是招呼他的，叫他自己去好了；还告訴他，象他这样一个无恶不作的君王，我不願再听从他的指揮了；如果我能出獄，自己就会走出去的；我平生乐于助人，如今竟得到这样一个好报应嗎？"信使返回，向馬尔克王复命，把崔思痛騎士的話都报告了。馬尔克王听完，又生一計説道："好呀，再去騙他一次吧。"説罢，轉回房里，又写了一封假信；信的內容，明言教皇指定崔思痛騎士亲自前往，由他負責对异教徒作战。再叫这信使送給崔思痛騎士，經过崔思痛反复审視，又識破了这是馬尔克王伪造的信件。崔思痛騎士道："馬尔

克王，你眞是可恶啊，你向来不老老实实，还要欺騙到底呀。”那信使告别了崔思痛騎士，再返到馬尔克王那里去了。

这时有四个重伤的騎士走进了答吉耳堡里，其中一人的脖子，几乎断开了。另一个人的臂膀也已折断；第三个人的身上，被长矛刺穿；第四个人的牙床被打碎了。他們一同来到馬尔克王的面前，大声道：“君王啊，全国的人都起来反抗您啦，您为什么还不逃呢？”馬尔克王听后憤怒已极。

在这同时，加里士的薄希华騎士正巧回到本国来訪崔思痛騎士。忽然听到崔思痛被关在獄里，頓时激起了騎士的英雄气概，便打定主意，要决心将他救出牢獄。不久，果然被薄希华搭救出来了，当然崔思痛很是感激，薄希华也很高兴，他們两人彼此的交情从此加深了。崔思痛騎士这时向薄希华騎士說道：“如果您想在这边区地方逗留些时，我願意奉陪同行。”薄希华道：“多謝您，不过在这里我不能多停留，还要赶到威尔士去。”于是薄希华告别了崔思痛。匹馬单矛，径向馬尔克王的駐地馳去，将如何释放崔思痛的經过，一一說給他听了；同时还补充了一句：“崔思痛是当代最著名的騎士，你无故把他监禁，对你自己也是很丢脸的。”最后警告他：“請你放明白一些，现在全世界上的优秀騎士，对崔思痛都在热忱爱戴；如果他来同你們作战，那是沒有人肯代你抵住的。”馬尔克王赧然說道：“你的話很对，但是，他爱上了我的王后綺秀·婉兒，我就不能欢喜他。”薄希华哂道：“呸，不怕羞死啦，还有脸多說什么呢？你不是崔思痛騎士的舅父嗎？他不是你的外甥嗎？你絕不应当想到，一个象崔思痛那么高貴的騎士，竟会搶走霸住自己舅父的老婆的？但是王后是这世間上最有名的一位美人，可能对他表示过敬爱，那絕不会犯了肉体上的罪恶的。”

薄希华騎士說罢，便辞别了馬尔克王揚长而去。等到薄希华走

后，馬尔克王又眉头一皺想出了一条恶計；尽管馬尔克王当面应允过薄希华不再伤害崔思痛，可是恶人的諾言，是沒有什么价值的。原来，馬尔克的計策，是派人通知家宰狄納斯騎士，說馬尔克王曾經立誓自願亲赴罗馬，晋見教皇，对异教徒作战，因此請他将已經发动的人民重行安頓下来，“这样的处置，比較动員人民反抗你自己的君王更为得体了。”狄納斯騎士一听馬尔克王，願自到国外去打击异教徒，信以为眞，于是就立刻把人民憤恨情緒，竭力平息下来；等到这些响应的人民，分别释去戈矛，各自返归家园的时候，馬尔克王又看見崔思痛仍是和綺秀·婉兒出入偕行，朝夕相聚；馬尔克王不禁又嫉火中燒，便設下一計，再将崔思痛騎士下到獄里禁錮起来，这件事自然又同他原先对薄希华騎士所做的諾言相反了。

綺秀王后这时知道了崔思痛騎士又被禁閉在监牢里，一顆芳心自是万分伤感，哀痛非常。过了不久，崔思痛在獄里秘密地差人送出一封信給綺秀·婉兒，求她对獄中故人仍然忠心；并請求她的同意，为他倆預备一艘小船，以便迎接他同往罗格利斯的領土，就是英吉利的地方。綺秀·婉兒讀完崔思痛的書信以后，明白他的意思，随即回了一封信，柔情款款地給了他无限安慰，又答应他准定預备船只，一切遵照他的意思办理妥当。

这时，綺秀·婉兒又派了人去見狄納斯騎士和沙多克两个人，請求他們务必設法捉住馬尔克王，先把他关起来，直等她同崔思痛騎士启程赴罗格利斯地方以后，方才可以释放。家宰狄納斯騎士听到馬尔克王又在玩弄詭計，便立刻应許了，回信中答应一定要把馬尔克王捕获下獄。他們商量已毕，就按照計划，分别行事。后来崔思痛騎士从獄中救出，便赶紧伴同了綺秀王后一道来找他們磋商善后事宜，然后才离开此地而去；在离开以前，原来

很想約了狄納斯等人同行，可惜未成。

## 第五十二回

崔思痛騎士和綺秀·婉兒怎样来到英格兰，
又郎世乐騎士怎样带他們到快乐园。

話說綺秀·婉兒和崔思痛騎士一同上了船，浮海来到此地。在他們登岸还不到四天，恰遇亚瑟王已发出叫报，公布在此地举行比武大会。崔思痛騎士一听得这消息，立即偕同綺秀·婉兒，为了不使人識破，把自己乔装起来，进入武場。崔思痛騎士进場以后，一看前来参加比武的騎士林林总总，为数太多，他就单騎先馳到武場的一端；說时迟那时快，崔思痛騎士拿出本領，一路打去，轉眼之間，圓桌社的騎士竟被他打倒了一十四名。郎世乐騎士当时在場一眼看到了这么多的人，紛紛倒地，正打算一馬当先，崔思痛騎士横矛打去。綺秀·婉兒蓦然看見郎世乐騎士怒馬冲进了武場。芳心怦怦急忙着人送去一只戒指，叫他交給郎世乐，通知他这位良納斯的崔思痛騎士已在場里。郎世乐騎士一得到这桩消息，心中这一喜，眞是非同小可，他自己也不顧参加比賽了。当即勒轉馬头，尾随在崔思痛騎士的后面，一同走进場內，尾首相接，言笑殷殷，两人都显得极为愉快。接着郎世乐騎士便引領了崔思痛和綺秀·婉兒两人一同轉向快乐园而去；这园原来就是郎世乐的堡寨，是他从前亲手夺获的一个战利品。这时他就把堡寨送給崔思痛和綺秀两人住居，讓他們做为自己所有的住处。幷且命令寨內一切居民，对待这几位貴宾，必須要象对他本人似

的，同样敬爱。讀者应知，这一处园林般的堡寨，自从經过他大事装修，布置得井井有条，內里备极精美雅致，一向成了专供国王和王后来此憩息賞玩的場所。

随后，郎世乐騎士动身到亚瑟王那里去了；他告訴桂乃芬王后，說这次在比武大会上那位表演得最精采的人，就是崔思痛騎士。他又告訴桂乃芬說，崔思痛已經偕着綺秀一同来了；对馬尔克王完全不再理睬他了；她听过这話，又說給亚瑟王听。亚瑟王一曉得崔思痛騎士是离开了馬尔克王，并和綺秀同来这里，心中无限欢喜。为了欢迎崔思痛騎士的光临本国，亚瑟王特地发出叫报，向大众宣布选定五朔节那天，在快乐园附近的倫拿柴卜寨前举行大比武会。根据亚瑟王的計划，英格兰，康瓦尔和北威尔士的騎士，到那时将与爱尔兰，北威尔士以外各处来的騎士們，以及果尔、苏尔露斯、里斯定諾斯和諾森伯兰的英雄們，群賢毕至，展开一場轟轟烈烈的对抗比武；这些地方，都是和亚瑟王所管轄的地区，正好位居隔海的一边，遙遙相对。这次叫报发布之后，有很多騎士十分欢喜，另有一些人却抑郁不乐。于是郎世乐向亚瑟王說道："王上，我們这群向来奉陪在您四周的人，經您这样一来，不免都要陷入最危险的境地啦。目前有很多騎士正在万分妒忌我們；那时我們只要一出場，他們准定拼了命地打击我們。"亚瑟王答道："說到这一点，我并不耽心事；这正是要考驗我們，究竟哪一个人能够打胜他們。"亚瑟王举行这次大会的一番用意，郎世乐騎士这时明了了；于是依照着綺秀·婉兒的阶級身分，安排她在一个秘密的地方观战。

現在我們再来述說崔思痛騎士和綺秀·婉兒两人，从定居以后，他們两情繾綣，恣意欢乐，形影双双，日夜不离，这位崔思痛騎士每天出外狩猎，大家都称他做世界狩猎冠軍，又認为他是吹

奏角号的最高能手；据史書所載，狩猎方面的全部术語，就是崔思痛騎士所手訂的；并且訂出关于角号音調上的各种符号；此外，他又規定了鷲鷹猎犬等的各种专門名詞；又将狩猎所用的鳥兽，作出分类的命名系統，包括猛禽在內；至于当时所使用的全部号声，他也加过一番研究。在这里且先介紹几种，例如命令猎兽自行巡廻的号声，催促猎兽搜索的号声，喚回猎兽的号声，命令猎兽追捕的号声，吩咐猎兽咬死猎物的号声，指使咬死猎物的号声，以及各种号声的音調和名称；为了紀念这类久垂不朽的創作，所有的人們，应該永久記着：当崔思痛騎士在世之日，要对他尊敬；及至他逝世之后，更要为他的灵魂祝福。

# 第五十三回

崔思痛騎士受了綺秀·婉兒的劝告，他怎样武装
騎行出外；以及他怎样遇着巴乐米底騎士。

有一天綺秀·婉兒向崔思痛騎士說："您自己应該清楚，現在您来到外国啦，我觉得很担心；这里是到处布滿着凶狠的騎士；况且那个馬尔克王的詭計多端，也要認識清楚的，若是您这样輕装簡从地出外狩猎，难免不遭到暗算，牺牲了自身呀。"崔思痛答道："我的心爱的人兒，您这么关心我，我再也不便装出門啦。"从此，每次出猎，他果然披甲戴盔，戎装完整的，并且带了随从也是有的挂着盾牌，有的执着长矛。在一个五月将来到的前几天，崔思痛騎士望見有只牡鹿，便放馬追来，不想赶到了一口泉边。但見泉水清冽，水中泡沫飞濺，崔思痛騎士跳下馬鞍，解去头盔，俯下

身来飲水。恰在这时，忽見那只怪兽也正跑到泉旁，还听見它的怪声，仍在嗚嗚作响。崔思痛騎士急忙带上头盔，耳中恍然好象听到巴乐米底騎士的声音来了，因为他一向是在追逐着这个怪兽的。隔不片刻，只望見从那面走来一个武装騎士，騎在一匹驃悍的駿馬上，向他恭身施礼，这个騎士原来就是布諾斯•騷士•庇太，交談沒多时，那个高貴的巴乐米底騎士也放馬跟来，彼此相見各自施礼致敬。

只听巴乐米底騎士說道："各位亲爱的騎士請了，我有一个好新聞奉告你們。"他們問道："什么消息呢？"巴乐米底道："諸位，馬尔克王已經被他的部下拘禁起来了。这桩事全是为了崔思痛騎士的緣故，想来你們是清楚的了；听說馬尔克王以前曾經两次监禁过崔思痛，他开头一次坐牢，是由薄希华騎士营救出来。最后一次是綺秀•婉兒救出后，又并陪他逃到此地；可是今天呢，那个众叛亲离的馬尔克王却一直被关在獄里啦。請問，你們相信这是眞話嗎？我想不久崔思痛的消息，我們就可以听到啦。至于說到我爱上了綺秀，做她的情人，我敢发誓我是誠心誠意的爱她，并且对于她，我要以最大的努力胜过对其它一切的女性，我决心一生一世的为她服务。"

正当他們站在那里說話的时候，忽又看見一个全身武装跨着駿馬的騎士向着他們走来，一个侍从背了他的盾；另一个肩着长矛。及至临近，这个騎士便立刻接过盾牌，举起长矛，一馬前冲，声势凌人，大有准备比武的意思。崔思痛安詳地說道："諸位騎士們，請看前面这一位騎士，我想他大概是亚瑟王朝来的，要向我們挑衅了，請大家考虑，我們中間由哪一个人去应付他。"巴乐米底騎士說道："不忙，停会兒就有人去打他的，象我这样追索怪兽的人，不論什么人要来同我打，我都从不拒絕的呀。"布諾

斯·騷士·庇太在一旁插嘴道："我也想追随您之后，同您一道去追索那只怪兽的。"巴乐米底道："好，只要您願意，同我去斗一場吧。"

于是巴乐米底一拍坐騎，迎着那个騎士冲了上去，原来那人名叫布留拜里，是一位非常高貴的人物，而且和郎世乐騎士还是近亲。只見他們双矛立举，各不相下，正斗到难以分解的时候，巴乐米底突被对方一击打倒，連人带馬，跌得很重。又見布留拜里騎士回馬挺矛大声喝道："布諾斯·騷士·庇太啊，你这个万恶不赦的家伙，快准备好呀，在你手里伤害了多少善男善女，今天我一定要同你斗个你死我活，消灭了你，才肯甘心。"不想这个无恶不作的庇太，听过这番話，一言不发，跳上馬紧拉繮繩，掉头飞奔，心里又惊又怕的。这里布留拜里瞧見庇太飞馳逃命，也就放馬在后紧追，不論追到天涯海角，縱有天大困难，也决不放过。話說布諾斯狼狽地舍命狂奔，正跑之間，猛然看見前面立有三个騎士，一个是爱克托，一个是薄希华，还有一个叫萊克王之子·赫利，原都是圓桌騎士，这赫利为人謙和，而又勇敢善战。薄希华在当时被人深信不疑地尊为世界最优秀騎士之一。布諾斯一見这些騎士，径直奔过来，哀喊救命。爱克托騎士問道："要我們怎样帮助您呢?"布諾斯騎士答道："三位好心腸的騎士啊，在我背后追来的那个人，他是最狡詐的，最詭怯的，又是最恶毒的一个騎士，名字叫布諾斯·騷士·庇太①，要是我被他捉住，再也沒希望活命了；那是一个沒有絲毫怜憫心腸的家伙。"薄希华騎士答道："好，跟我們来罢，我們保护你。"

話声未落，只見布留拜里騎士已縱馬奋勇追到。爱克托騎士

---

① 此乃布諾斯佯作另外一人的托詞。

一領坐騎，立即首先迎了上去，准备相斗。布留拜里漸行漸近，一望对方共有四个騎士，自己只有一个，寡不敌众，势力悬殊，心中頓时犹豫起来，是見机轉头逃回呢，还是硬起头皮不甘示弱，不禁思忖了一下，他終于慨然說道："我既是圓桌社的一員騎士，便不应該愧对誓言，更不可以辱沒了亲族們的光荣；不論祸福，只有憑这一身奋力抵了抵罢。"不一刻，爱克托騎士揮着长矛迎面打去，赶紧上前接住，彼此对战起来，几个回合，早一矛将爱克托掀翻在地。薄希华騎士望見了立刻放馬直冲，对准布留拜里，眞是使尽了全力，一矛打落下来，不料薄希华反先挨了一击，又是連人带馬一齐跌倒。赫利騎士这时見自己方面的人馬接連倒两个，便独自思量着："从沒想到布諾斯会这样勇敢的。"赫利騎士边想边驟馬馳来，舞动矛杆，向着布留拜里奋勇打击，这里布留拜里也急架相迎，凶猛回击，两人势均力敌，糾成一团，战够多时，結果双方馬倒人落，同扑地上；所不同的，是布留拜里的馬昂头长嘶，首先立起。布諾斯看到这里，冷不防冲将上去，用这支矛杆向躺在地上的布留拜里打个不停，几乎把他打死。萊克王之子·赫利騎士看見这种情况，气往上冲，突然跃起，一把抓住布諾斯的繮繩，大罵道："丢脸啊，已經被打倒在地上的对手，是一个騎士，就永不許再去打他的；况且这个騎士的武功，以一当四，无懈可击，并沒打敗；現在虽然看他躺在地上，但是他那一番表演，却应該受到恭維的；要知道他已經打敗了不少武艺高强的騎士了。"布諾斯騎士道："因此我不阻止。"赫利騎士答道："这一次不讓您选择。"布諾斯騎士在这时看到人家不允許他选择，又不容他照自己的意思去做，沒奈何只得用巧言敷衍了过去，好使紧张的空气緩和一下。赫利騎士也不顧再答理他，放他走开。誰知道这布諾斯快馬馳去，竟从布留拜里的身上踏过，打算践入泥

中，把他踩死。赫利騎士一眼望見布諾斯这么凶狠恶毒，不禁大怒吼叫一声道："好一个叛逆的騎士，赶快滚开啊。"及至赫利騎士預备縱馬去追，一足才跨上馬蹬，半身尙未跃上馬鞍坐定的时候，布諾斯便覷准了趁势一击，早把他連人带馬，一齐打倒，这位溫良謙和的騎士被这一下，几乎打死。薄希华騎士見了这种情况，更是气憤塡膺，大声喊道："万恶的騎士你想做什么？"这边薄希华策动坐騎，尙未奔到，布諾斯已擂馬狂奔，飞馳逃去；薄希华同赫利两人都在后面紧追紧赶，可惜愈向前追，相隔的距离愈远，只有任他逃走了。

薄希华和赫利追了一程，沒有追上布諾斯，便再回轉到爱克托同布留拜里两人的地方。布留拜里說道："哎，两位亲爱的騎士，你們为什么要搭救这样一个罪恶滔天的騎士呢？"赫利騎士反問道："怎么啦，他是什么人呢？現在我很明白了，他是一个虛伪的騎士，一个卑怯的騎士，而且还是一个作恶的騎士呢。"布留拜里道："騎士啊，他是一个最卑怯的騎士，也是一个恶毒的騎士，霸占妇女，杀害善良，无所不为；尤其是亚瑟王的騎士，慘遭了他的杀戮。"爱克托騎士問道："您叫什么名字？"他答道"甘尼斯的布留拜里騎士。"爱克托惊喜地道："对不起，我的表兄，請原諒罢，我乃是馬力士的爱克托騎士。"薄希华和赫利两人这时也和布留拜里重行叙談，彼此都是喜欢不尽，但是一想起布諾斯被他逃脫了，各人心中又都感到不快。

# 第五十四回

关于巴乐米底騎士的一切，又他怎样遇見布留拜里，爱克托和薄希华三个騎士。

薄希华和赫利几个人正站在这里談笑甚欢的时候，巴乐米底騎士忽然也走来了，他一看見布留拜里的盾牌放在地上，他就說道："請这只盾牌的主人走过来比一場罢，刚才他在那泉边把我打倒，如今我要請他同我徒步比一比。"布留拜里答道："我准备好啦，謹来应战，請您認清罢，騎士先生，这就是我，鄙人名叫甘尼斯的布留拜里。"巴乐米底道："今天能以領教，万分荣幸；鄙人是沙拉森人巴乐米底，也願奉告；"要知这两人嫌隙很深，彼此怀恨入骨，今天眞算是狹路相逢了。爱克托走前一步說道："巴乐米底騎士啊，您要知道，不管哪一个騎士，凡是伤害了我的亲族的都要償命；若是你情願去打的話，請你去找郎世乐騎士或崔思痛騎士，他們就是你的对手。"巴拉米底道："这几个人我都曾比量过，不过我从来沒得到过便宜。"爱克托道："从来沒有一个騎士，曾經做过你的对手么？"巴乐米底說道："有的，这个人在郎世乐和崔思痛之外，可說是第三名，論他的武功，和那两位不相上下，若論年岁，在我平生所遇見的騎士里，确屬翹楚了；不幸这人已死，倘使能活到今天，武艺一定更精，可以所向无敌啦。这人名叫加里士的拉麦若克。在那一次举行大比武会的时候，他只一击就把我摔倒，同时还打翻了三十个騎士，所以他获到了褒奖。可恨的是在他辞别以后，遇到卡文英騎士的弟兄，受害致死，这就全体

高尚騎士来說，可算是一个无上的損失。”这时薄希华騎士驟然听到他的哥哥被人陷害而死，抑不住心头慘痛，哀痛欲絕，立时伏在馬鬃上面，昏迷不省人事。停了半晌，薄希华騎士才悠悠醒轉，在馬上仰面长吁，說道：“眞正不幸啊，我那良善而高貴的拉麦若克哥哥啊，我們今生永訣了，在这广大的世界里，任何人再也找不出象您这样年青有为的騎士啦；以前，我那慈父伯林諾王不幸逝去，如今我这善良的哥哥拉麦若克騎士又撒手人間，使人多么难受啊。”

就在这时，亚瑟王差来的一个侍从，通知他們，說最近要在倫拿柴卜举行比武大会，到时候由康瓦尔和北加里士的騎士将和各处前来参加的騎士們进行比賽。

## 第五十五回

崔思痛騎士怎样遇見了丁納丹騎士；又关于他們的策划，以及他对于卡文英騎士的弟兄們所說的話。

現在我們来叙述崔思痛騎士，当他有一次出外狩猎，行至途中，忽然遇見丁納丹騎士，这位丁納丹回到本国的用意，原就打算訪問他的。不期相見以后，丁納丹已經把自己姓名告訴了崔思痛，可是崔思痛却不願将自己姓名說出来，因而丁納丹很是恼怒。只見丁納丹騎士揶揄他說道：“最近我看見有个人躺在泉边，就象这样一个蠢騎士似的，这人貌似熟睡，有时露齿狂笑，他又象一个呆子，不能說話，盾牌丢在身旁，馬也站在他旁边，我覺得他倒象是一个痴心妄想的多情汉。”崔思痛騎士道：“可怜呀，

您不是一个痴心汉么？”丁納丹騎士道：“哎喲，这才胡鬧呢！”崔思痛騎士道：“您罵人太过啦，我認为一个騎士若不能鍾情于美人，便永不能成为英雄。”丁納丹騎士道：“您很会說話，您既是一个多情的男子，就請您把大名告訴我罢，否則我就要同您比一場。”崔思痛騎士故做惊訝地說道：“这奇怪呀，我不把自己的名字告訴您，就要同我比武，我覺得这是沒有理由的；現在我就不把我的姓名告訴您。”这句話惹得丁納丹更是气憤，立即嚷了起来：“胡說八道，您是一个騎士，竟然不敢把姓名告訴我么？要是不說，就和我相打一次罢。”崔思痛騎士又引逗着說道：“提起这件事，讓我仔細想一想，我不願意随便打的，除非我願意打才打。”又补了一句道：“如若我真来同您比武，您是抵挡不住的。”丁納丹气得不禁罵道：“您这懦夫，您敢动手嘛？”

两个人正在那里爭吵得相持不下的时候，从那面蹄声踏踏馳来了一个跃馬横矛的騎士。崔思痛騎士指着道：“看罢，前面来的那个騎士，就要打您。”等到丁納丹騎士看清楚了这个人，随即喊道：“啊哈，这就是那个痴心妄想的騎士呀，我看他躺在泉水的旁边，半睡半醒，糊里糊塗。”崔思痛騎士道：“是了，我認識他的，在盾上遮着一块蓝布；他是諾森伯兰王的太子，名叫爱皮諾革利斯；这个人的确是个大痴心汉，迷恋了威尔士王的公主，她原来确实生得很美丽的。”崔思痛騎士又道：“据我的猜想，如若您向他挑战，他一定会来应战的；这时您可以証实了，究竟多情汉是一个好騎士呢，还是象您这个光棍汉更好呢？”丁納丹道：“請您瞧瞧我現在怎样办吧。”随又轉过身来，向走来的騎士大声叫道：“騎士先生，您就准备同我比武吧，按照习慣来說，在游俠騎士之間，彼此总是喜欢比武的。”爱皮諾革利斯說道：“騎士啊，請問你們，游俠騎士是否有一宗規定，要勉强一个騎士同人比武的，可

以，还是不可以？”丁納丹道：“这件事不提，請准备好吧，我在此地等候您啦。”这时双方蹬着馬刺，只見八足翻騰；二人便猛力相斗起来；沒多久，爱皮諾革利斯一击便把丁納丹騎士打倒了。崔思痛騎士奔到丁納丹面前說道：“怎么样？我看这多情汉眞棒。”丁納丹道：“你这沒有胆量的小子，要想做一个坚强的騎士，就应該替我去报一报仇呀。”崔思痛騎士道：“不要，这时我不想比武，請牵着馬，我們一同逃跑罢。”丁納丹騎士道：“要我去加入你的一伙，我想就是上帝也会拦阻我的；自从我碰見您眞倒霉，我就沒成功一件事；”說完了便要分手而去。但听崔思痛騎士又道：“别忙，关于崔思痛的消息，我想，或者我可以告訴您一些。”丁納丹道：“上帝已不允許我同您搭伙；若是崔思痛騎士加入了你們一伙里，那么，他会失敗得更厉害；”說罢，果眞掉头不顧而去。崔思痛騎士远远喊道：“先生，我們在别的地方或者还要碰头的。”

崔思痛騎士随后回到了快乐园，才一走近，只听得一片叫囂喧嚷的声音。他便問他們：“这里吵鬧些什么？”他們齐声答道：“騎士先生，在我們寨里的一个騎士，来这里搭伙已久了，刚才忽然被两个騎士杀死，据我們的騎士說，只因为他揚言郎世乐騎士比較卡文英騎士更为高尙，就这一句話，别无其他的原因。”崔思痛騎士說：“一个优秀的騎士，称揚自己首領几句好話，就要被人杀掉，未免太不近情理啦。”那时全寨的人都說：“您的話很对，但是我們沒有多大帮助呀，如果郎世乐騎士能够很快来到这里，他是一定会替我們向这群騎士报复的。”

崔思痛騎士等到听完了这一番話，他便向部下索取了长矛和宝劍，急忙追赶上去，吩咐他們从速轉回，向大家改正自己的錯誤，当时有一位騎士問道：“您叫我們改正什么錯处呢？”話才脫口，他們都跳上了战馬，举起长矛，猛力互斗起来；这里崔思痛放

出一矛，只見那个騎士从馬尾上翻了下来。接着又跑上一个騎士，放馬直冲，径向崔思痛騎士打去，不一会也同样被他制服了。双方这时又都猛然跳下了馬，各自撑着盾牌，手握利剑，徒步相斗，但听得剑声鏘鏘，剑光閃閃，煞是惊人。崔思痛騎士道："諸位，請把你們的身世，还有各人的名字，都告訴我；按說象你們这两人，想要跳出我的手心，是不大容易的；不过我总希望你們成为一个高尙国家的优秀人民，就应当痛改前非，从头做人。"他們說道："騎士先生啊，請您知道，我們并不怕把名字告訴您，我叫阿規凡騎士，"葛汉利在旁插嘴說道："我的名字叫葛汉利騎士，我們都是卡文英騎士的同胞，亚瑟王的外甥。"崔思痛騎士道："好罢，这次看在亚瑟王的情面上，我放你們过关。"他又說道："但是，你們应該知道耻辱的，那位卡文英和你，既是高貴門第的后裔，为什么你們几位昆仲都同你一样，在这个国度里被人称做杀害高尙騎士的劊子手呢？前些时，我曾听人家說过，有位优秀的騎士，就是比你們更矯健，更英勇的一位高貴加里士的拉麦若克騎士，他就断送在卡文英同你的手里。"崔思痛騎士道："拉麦若克騎士临死的时候，我不幸沒有在場，这一定也是上帝的意思。" 葛汉利騎士道："那么你也应当同他走一条路去的。"崔思痛騎士道："良善的騎士，要知道，世間上的騎士比你們弟兄要多得多啦。"說罢这話，就告別大家，独自回轉快乐园去了。崔思痛走后，大家跳上了馬，但見其中一人向另一个人說道："为了对拉麦若克騎士表示憎恨，讓我們赶上去，向他复仇。"

# 第五十六回

崔思痛騎士怎样打倒了阿規凡和葛汉利两个
騎士；又綺秀·婉兒怎样派人去
邀請丁納丹騎士。

这一群人追上崔思痛騎士，阿規凡騎士大声喊道："你这个坏蛋騎士轉回来。"崔思痛騎士道："你的嘴太臭啦。"話声未絕，已拉出宝剑，直向阿規凡狠狠地斫去，恰好正斫中在他的头盔上，把他从馬上打得滾落下来，震得他昏头昏脑，受伤不輕。接着崔思痛又轉到葛汉利的跟前，向着他的宝剑和头盔一陣乱砍，因为用力过猛，也把他从馬上震落：一齐收拾过了，然后崔思痛跨上馬鞍，赶回快乐园，脫卸了武装，下馬休息。在休息时，他就把途上見聞經过，遇見的种种奇迹，統統告訴了綺秀·婉兒，这都是諸位讀者在前面已經听过，不再贅述了。当綺秀·婉兒听到丁納丹的名字的时候，心中一动，赶忙問道："爵士啊，这人不就是以前作歌諷刺馬尔克王的那位騎士么？"崔思痛騎士应道："不錯，就是他，說起这个人，挺滑稽也挺乐天，武艺很高超，确是我的一个最好朋友，大概所有的騎士們，都是喜欢同他交往的。"她嗯一声說道："那么，爵士，您为什么不带他一同来呢？"崔思痛騎士道："您不用多煩心啦，他来这个国度的用意，就是为了找我，他不找到我是不会走的。"少停，崔思痛騎士又告訴綺秀·婉兒，說这位丁納丹騎士对普天下的多情汉，都一律加以反对的。正在这时，进来一个僕役，他向崔思痛报告說，适才有个游俠騎

士来到寨里，他的盾牌上有怎样的花色，説了一遍。崔思痛騎士一听，笑向綺秀·婉兒道："这人就是丁納丹，您知道，您要怎样做呢？請您先把他接到寨里来，那时，不要讓他看見我，您等着，就可以听見那位爱説爱笑的快乐騎士，他一直喋喋不休，活象一个疯子；不过我請求您，好好地招待他。"

随后綺秀·婉兒派人进城，迎接丁納丹騎士到寨里来休息，同时又另自安排好了美女，照料作陪。丁納丹騎士見有人来接，高兴道："我很願意来呀。"説着遂即騎上駿馬，馳近寨旁；下了馬，脫去武装，由从人引入园里。綺秀·婉兒走出欢迎，互相施礼已毕，才問起他是由哪里来的。丁納丹道："夫人，鄙人来自亚瑟的王朝，原是圆桌社的騎士，名叫丁納丹騎士。"綺秀·婉兒問道："您来敝处有什么貴干？"他答道："夫人，鄙人是专誠来寻訪崔思痛騎士的，据聞他現在就寄居貴国。"綺秀·婉兒答道："这是很可能的，不过我沒有注意。"丁納丹道："对于崔思痛騎士和另外几个多情汉，我总感到奇怪，請問夫人，他們究竟是受了什么魔力的作弄，会使他們一直迷恋女人呀？"綺秀·婉兒正色説道："您这位騎士，为什么做个光棍汉呢？説来眞是丢脸：一个騎士，如若不肯替心爱的女人去卖命，那还算得什么高尚勇敢人物呢。"丁納丹説道："肉感的乐趣，为时极暂，但由此所产生的苦恼，有时永无止境，因此，要我为了美女去牺牲一切，那是不許我去做的。"綺秀·婉兒听完，有意不安地説道："我听了很难受，請您不要説的这么尖刻吧；再告訴您，附近就有一位名叫拜留里斯的高尚騎士，他正为了一个女人要同三个騎士拼命呢，大家希望在諾森伯兰王的面前，求得那个女人的欢心。"丁納丹騎士詫异道："眞的嗎，这位高尚的騎士倘是高貴的，也是名門后裔，他的亲族中都是一些高貴的騎士，有位名叫湖上的郎世乐騎士，我就

同他很熟悉的。"

綺秀·婉兒又假裝幽怨不胜地說道："这里有三个騎士待我很无情义，求您告訴我，为了我的緣故，您情願不情願去和他們战一場呢？因为您是亚瑟王的騎士，所以我想向您請命。"于是丁納丹騎士面容严肃，慨然說道："我可以誠摯的奉告，在我生平所見的美女中，您同她們是无分軒輊，而且比之桂乃芬王后，更是美艳絕倫；可是总而言之，为了您而去同那三个騎士相斗，我不願意；即使耶穌在前，他也会不允許我做这种事的。"綺秀听了，为之笑不可仰，接着又对他开了一个玩笑。这次綺秀招待丁納丹，眞是竭誠尽礼，宾主皆欢；他在这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崔思痛騎士武装齐全，綺秀·婉兒又給他戴上一頂坚实的头盔，动身之前，他应允了綺秀一定去同丁納丹会面；并且同他一道赶到倫拿柴卜去，比武大会就在那里举行："您想去观战，当然我会先替您安排妥貼的。"說完了話，崔思痛騎士随带了两个侍从，携着长矛和盾牌而去；这些武器都是特选的巨大家伙。

## 第五十七回

丁納丹騎士怎样遇見崔思痛騎士，以及由于他同巴乐米底騎士的决斗，才使得丁納丹認識他。

丁納丹騎士告辞以后，刺动坐馬，順着大路奔馳，一会兒竟遇上了崔思痛騎士。当丁納丹赶上崔思痛的时候，一照面才知道原是熟人，不过对于同他搭伙的那些人，則余恨犹在。丁納丹騎士不高兴的向他問道："嘿，您就是我昨天遇見的那个卑怯的騎士么？

来，請您准备好，您若有胆，就卖命来同我打罢。”崔思痛騎士道：“好的，不过，我沒有意思比武。”这时，崔思痛放馬便逃，丁納丹在后面紧追，跑了一圈，崔思痛却一直故意左閃右躲，可是丁納丹揮矛向他身上打了一击，只見那长矛应声震断，接着又拔出了利剑，仍在后面追赶不舍。崔思痛騎士回顧道：“何必这样呢？为什么您这样生气？我是不願同您斗的。”丁納丹道：“你这懦夫，眞个丢脸，整个騎士的脸都被您丢光啦。”崔思痛騎士道：“您說的那些話，不关我的事；我，只求您保护我，我願意一心一意地侍奉您；象您这么好，总一定答应保护我的。”丁納丹騎士答道：“只有魔鬼才能够叫我离开您；照您的外表看来，倒象是我平生罕見的一位勇士；其实，也是我生平罕見的一个懦夫哦。这么大的长矛，請問您携带着有什么用处呢？”崔思痛騎士道：“到了比武的时候，我打算送給一位最强的騎士；倘使您能打得出色，我就送給您好了。”当他們边走边談的时候，忽然望見面前来了一个游俠騎士，看样子，这人正在准备找人挑战。崔思痛指着說道：“看啊，前边那个人大概要来比武啦，您去对付下罢。”丁納丹騎士道：“别說啦，您眞丢脸。”崔思痛道：“不是的，不是的，那是个坏蛋。”丁納丹道：“还是讓我去打罢。”說到这里，那人已走近前，两人更不答話，登时举起盾牌利剑，各显本領，奋勇相战，打得很是凶猛；不料对方狠狠一击，竟把丁納丹从馬上打翻在地。崔思痛騎士笑道：“您看啊，要是您不去惹他，情形更好啦。”丁納丹騎士更是大怒，随口罵道：“胡說八道，你这小子。”說着随由地上爬起，手里握紧宝剑，又来要他徒步比武。哪知对方的騎士問道：“您是为了相爱要比呢，还是为着雪恨呢？”丁納丹騎士道：“我們为着和好，大家做个友誼比賽罢。”那个騎士問道：“先生，請教尊姓大名。”他答道：“鄙人名叫丁納丹騎士。”那个騎士又道：“丁納

丹啊，我叫卡力兹，乃是卡文英騎士最小弟弟。”大家叙談起来，倒也显得煞是亲热；按說卡力兹在兄弟四个当中，为人最是謙和，論到他的武艺，也算很了不起的。随后他們都上了馬，两个人一談論起崔思痛来，都認为他是一个懦夫；崔思痛在旁听到他們这一番話，只覺得狂妄而又浅薄，差一点沒放出輕侮的笑声。

正走之間，忽然发覺迎面又来了一个騎士，跨着一匹駿馬，披着一身坚甲，拦住去路，要求同他們比武。崔思痛騎士一看这人奔来，便向大家說道：“諸位騎士，你們当中看有誰去同那人比一比呢；不过，請你們注意，我是不去同他打交道的。”卡力兹騎士道：“請讓我去打他吧。”說罢，两人对冲，往来迎击，各不相下，沒多时卡力兹被那个騎士打得从馬屁股上跌落下来。崔思痛騎士便又向丁納丹騎士說：“現在怎么样啦，您准备替卡力兹騎士报复嗎？”丁納丹騎士道：“得了，我可不用去打啦，人家比我的本領大得多，都被他打翻了。”崔思痛道：“哎，丁納丹騎士呀，您心里这麼害怕啦，我很看得出，也很覺得着；現在，請您瞧瞧我的，怎样去对付他。”說过这話，只見他双膝一叩馬身，直冲到那个騎士身上，一揚手中长矛，立刻把那人从馬上掀将下来。丁納丹騎士看到这种情形，不禁惊奇万分；暗自思忖着面前这个人，一定是崔思痛騎士无疑了。

被打倒地上的那个騎士，这时已經爬起，随手拔出明晃晃的宝剑，打算徒步相斗。崔思痛騎士問道：“您先生尊姓大名？”那騎士答道：“您应知道，鄙人名叫巴乐米底騎士。”崔思痛又說：“請問您最恨哪个騎士？”他答道：“騎士先生，我最恨的是崔思痛騎士，簡直恨之切骨；若是能碰見他，准定同他拚个你死我活，方肯罢休。”崔思痛騎士道：“你的高論很好，我就是良納斯的崔思痛騎士，請您放出本領来罢。”巴乐米底騎士在听到了这几句話以后，

不覺大为惊駭。只得央告道："崔思痛騎士啊，冒犯了您，对您不起的一切罪过，都請您包涵；而且开罪于您的地方，我深自懊悔；从今以后，有生之日，我一定首先报答您的深厚恩情。我委实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恼怒您，总認为您是一个伟大崇高的騎士；因此，大凡自命是一个优秀的騎士，都不免要怀恨着您；崔思痛騎士啊，我一向信口胡言，以致有得罪您的地方，务必求您原諒。"崔思痛說道："您說得好，巴乐米底騎士啊，我知道您是一位良善的騎士，我也曾亲眼看見您的好本領；听說您做过很多次了不起的大事，并且都順利的做成了；至于您有对不起我的地方，請您自行改正；現在我已經准备好了，一切听您决定。"巴乐米底大惊道："我的爵爷，崔思痛騎士啊，我絕沒有同您比武的意思；您有什么吩咐，我願意依照騎士的礼节来侍奉您。"崔思痛騎士道："好，停会兒跟了我一道走。"于是各人上馬，連轡而行，他們两人在路上又傾心交談了很多事情。丁納丹道："我的爵爷，崔思痛騎士啊，您戏弄我眞糟透了；原来我是照着爵爷郎世乐騎士的指示，专誠来貴国拜訪您的；这一点我可以向上帝表白；但是您的眞情实况郎世乐騎士不肯告訴我，因此使我沒法能够找到您。"崔思痛騎士道："誠然不錯，我住在他的寨里，所以对于我的行止，他很清楚的。"

## 第五十八回

崔思痛騎士等人怎样因寻人走进倫拿柴卜堡寨，
又关于拉麦若克騎士致死的悲剧。

話說崔思痛，丁納丹和巴乐米底等人且行且談，走了半晌，最

后望見了倫拿柴卜寨，不久又望見为数約四百座的篷帐，分列在郊野各处，星罗棋布的陣容，煞是堂皇。崔思痛騎士道："我願向上帝立誓，决不騙人，在这里，好一幅伟大場面呀，确是我平生見到的第一次。"巴乐米底道："騎士先生，以前我在磐石地方美女堡上所見的那种輝煌景象，和此处所見的正相仿佛；記得那次我又看見您同三十个騎士比武，因而您获得奖品。"丁納丹也說道："在苏尔露斯的国度里，姿拉豪那次主办的长島上大比武会，大会連續比試七天，到会的人正同这里一样多，还有各国来宾呢。"崔思痛問道："那次誰打得最出色呢？"丁納丹道："郎世乐騎士和麦拉若克騎士，都是頂頂出色的人物，获得奖品的是郎世乐騎士。"崔思痛騎士說："世間上許許多多的騎士，不能够打敗郎世乐騎士，是我堅信的；郎世乐能获得胜利，也是我佩服的。可是，說到拉麦若克騎士的死，眞使我伤心极了；按他的年龄，正当盛年，我敢說他是当代武艺最强、气力最旺的一个；在我所認識的騎士中，除开郎世乐騎士外，他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了。"崔思痛滿怀悲憤地又說："天呀，拉麦若克死了，这是多么悲哀的事啊！那班凶手，若果不是我主亚瑟王的亲戚，我一定要他們偿命；同时凡是贊成杀死他的人，我也要追討他們的命。"最后崔思痛騎士又說："就为了这些事，我才怕进入亚瑟王的朝廷里去。"接着，又側轉头向卡力茲說道："这一点我想您也明白。"

卡力茲回道："我很清楚啊，騎士，說起我的弟兄們，卡文英騎士，阿規凡，葛汉利和莫俊德，他們几个人的报复心太重了；因此，我并不怪您本人。"然后又說："至于我本人，从来就不管他們的閑事，所以他們中間也沒有一个对我存有好感的。并且，由于我認淸了他們都是一班妒害賢能，残杀騎士的劊子手，因而我才独往独来，不与他們为伍；如果这位优秀的拉麦若克騎士在被杀的时

候，上帝能容許我在場，那么我就可以和他們拼一拼了。”崔思痛騎士这时感触頗深，也説道：“耶穌啊，您是我的救主，卡力茲这番意見眞好，縱然是这里到罗馬遍地上鋪滿了黃金，我也甘願放弃，而去换取那时能够在場来对付这些凶手的机会。”巴乐米底説道：“对啊，不論騎馬比武或是步行比武，只要有拉麦若克在場，我不但得不着奖，反而常常被他打败；虽然如此，可是在他遭难的那天，我仍然希望我能够在場的。我清楚的記得，在他遭难的那一天，他表演的武艺，是那样英武卓越，簡直是我平生所未見过。后来根据他的一个侍从亲口告訴我說，‘正当我主亚瑟頒发奖品給他的时候，卡文英騎士的三个弟兄阿規凡、葛汉利和莫俊德从隐藏的地方，一齐冲向拉麦若克騎士，先把他騎的馬刺倒，然后，同他步行斗了三个时辰，他們在前面攻打他，同时也在背后攻击他，莫俊德騎士在他的背后发出一剑，这是他受到的致命伤，随后他們众剑齐下，斫在他的身上。’”崔思痛騎士听完大叫一声，“好无耻的奸贼，这种事眞痛煞我了。”卡力茲道：“我也如此，虽然是我的弟兄，可是我从来就不爱他們，現在为了这件事，我永不再同他們講手足情誼了。”

巴乐米底劝説道：“拉麦若克既已死去，死者沒法复生，現在且談談別的事情吧。”丁納丹說：“眞是越說越伤心，总之，除了您这位卡力茲老兄以外，卡文英騎士的弟兄們对于圓桌社中一大半的高尙騎士都极端仇視和嫉恨；据我所知，每当他們私自一起的时候，总想阴謀害人。我的上司郎世乐騎士和他的亲屬們，当然对他个人恨得更凶；幸而郎世乐騎士也很清楚这里面的底細，所以他亲屬中的高尙騎士們也时时提防，保卫着他。”

# 第五十九回

他們怎样到了汉波岸，又怎样发觉在船艙里
面放着赫尔曼思王的尸体。

这时巴乐米底道："騎士們啊，不要再去談論着这件事了，讓我們想想看，在大比武会里，应該怎样应付才好呢。"少停，又說道："依我的意見，所有这些預备来比武的人，讓我們四个人联合一起去对付他們，如何？"崔思痛騎士道："我也有一些話，不敢說是意見，只供諸位参考罢了；大家看他們搭起了这多的帳篷，近旁不止有四百个騎士，这里面一定有不少武艺高明的人，那是不用怀疑的；一个人不論是多么勇敢多么高强，有时总难免被人慑服。我就亲眼看見过有好許多騎士，他們都是立下过多少次武功的，偶而下場应战，自以为必能所向无敌，操必胜之算，可是每每一败塗地，可知要作成一件事，若不运用智慧，单靠一股銳气是不能胜人的。"接下去他又說道："关于这一点，我自己固然要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也希望别人能平心静气地保持常态。"

看他們又放馬繼續前行，漸漸走近汉波的岸边，忽然耳听一派沉郁凄慘的喊声远远吹来，遙望着水波中飄来了一艘华艇，上罩紅色綢緞的幃幔，駛到靠近他們的岸側方才停泊。这时，崔思痛騎士和同行諸人都一齐下了馬。崔思痛前行登船，步入艙內。举头一望，只見当中陈設着一张华丽非常的床鋪，上面放了一具死尸，全身武装，只露出了头部，再看身上，伤痕遍体，血迹模糊，但照他的仪表看来，象似一个身分极高貴的人。崔思痛思量一会說道：

"这样一个騎士怎么会被人杀死呢?" 随后,崔思痛又望見这死去的騎士手里正捏了一封書信。他問船上人道:"諸位,这封信是什么意思?" 船上的人回答道:"騎士先生,从这封信里,您可以看出他是怎样被杀,为什么被杀,以及这人叫什么名字。"可是他們又接着說:"騎士先生必須那人是位高尙的騎士,他方才可以拿出这封信来讀,也才能够忠心誠意地去代他报仇;否則,便不可以去拆看那封信的。"崔思痛騎士說道:"你应該知道,我們当中也有这样人,就同你們所說的一样,可以代他报仇雪恨的,倘使能够办到,这不就是你們船員所希望的,他的死仇将必报复了嗎?"于是崔思痛騎士从那死人的手里取下書信,信中写道:"紅城的主人和君王赫尔曼思陛下:兹派遣全体部下騎士,奉請你們列位亚瑟王朝的高貴騎士們,在你們中間請出一位騎士为我赴战;原来这里有弟兄二人,經我撫养成人,但一向对我毫无情义,而且对我任意欺压,凌辱备至,使我束手无策,最后他們采用卑鄙的手段致我于死,因此特悬仗义的高尙的騎士,代我报复死仇。 这一位为我复仇的人,将有权承袭我的紅城以及全部堡寨。"

船上的人同声哀恳道:"騎士先生,躺在床上的这位君王,也是一个騎士,他一生都受人爱戴,待人也亲切入微,武功煊赫,威震遐邇;尤其他爱护游侠武士更无微不至。"崔思痛騎士面現躊躇之色,說道:"敬求上帝助我,对于这样悲慘的事件,我是极端願意过問的;不过可惜已經答应了加入比武,現在必須亲赴大比武会;若是不去,不免使我愧死。还有一点,我知道亚瑟王特别为了我,将在本国召开一次大比武会,在那个期間,会有很多的著名人物到場,我相信他們要来看我战斗的;因此这里的事,我不敢貿然担当下来,就唯恐我赶不上这个大比武会。"巴乐米底說

道："那么騎士先生啊，就請您把这桩报仇的事交給我吧，請看我怎样办成它；人間这样一件大不平的事，我宁死也不願放弃它。"崔思痛騎士道："很好，就把它交給您啦，只要您記住，从今天起再过七夜的那一天，您要在大比武会里陪我出場。"巴乐米底道："崔思痛騎士呀，到那时只要我不曾被人打死，打伤，我一定願意陪伴着您的。"

## 第六十回

崔思痛騎士和他的伴侶怎样被一个寨主邀进寨里，后来这寨主同崔思痛騎士互斗；以及其他种种事件。

互相交待已毕，崔思痛騎士、卡力兹和丁納丹騎士三人都告辞登岸，只剩下巴乐米底騎士一个人留在船上。崔思痛等人停在岸上，一直望着水手們将船开出了汉波。等到望不見巴乐米底的踪影，大家才上馬，又向四周打量一番，方始馳去。正行之間，他們忽瞧見对面走来一个騎士，这人除了手里握着一把利劍之外，全身并不曾披挂任何武装。待他走近面前，施礼致敬，各人也都回礼相答。只听那騎士开口說道："列位良善的騎士請了，为了列位都是游俠人物，敬請駕临敝寨一游，倘有什么需要，任憑尊便，絲毫不要客气，这是我的一点微意，幸勿推辞。"說着便邀請这一干人一同走进他的寨內；及至抵达以后，又邀进客厅，这厅中的布置，十分富丽华美；崔思痛他們在厅里卸下武装，大家靠桌旁坐定；彼此一經攀談，不想那个騎士竟同崔思痛原来还是个熟人。当这位騎士一听是崔思痛，面色不禁立时大变，气得蒼白。

崔思痛一看見他滿面怒容，也是惊訝不定，說道："騎士主人，您为什么不高兴呢？"这主人答道："您要知道，我遇着您，是要对您不利的；良納斯的崔思痛騎士啊，就是您，曾杀过我的弟兄，因此我不再警告您啦，只要一有机会，我一定要杀死您。"崔思痛道："騎士先生，我从来不曾想到，我杀害过您的弟兄，如果您硬說我杀过，我願尽力改过。"那騎士道："我不需要您去改过，請赶快离开我。"

片时，崔思痛騎士等用罢午飯，索回武器，上馬走出。大家上路以后，走了还不多久，丁納丹騎士早望見后面有一个騎士赶来了，騎的好一匹駿馬，披带着精銳的武器，只手里沒拿盾牌。丁納丹騎士叮嚀崔思痛騎士說："您自个保护好啊，从那旁来的，我敢說是您的东道主，看上去准是来向您挑战的。"崔思痛騎士回道："讓他走来好了，看我去尽力的拦阻他罢。"不多时，那个騎士已走近了崔思痛，高声喊他停住，并叫他准备应战。只見他們两人各舒勇力，斗在一起，不多时崔思痛举起长矛，奋力一揮，竟把那人从馬屁股上击落了。但見那騎士急忙从地上爬起，跃身上馬，气势凶猛地直向崔思痛的身上冲去，照准他的头盔，使出加倍的气力打将下去。崔思痛閃开了身体，說道："騎士先生啊，請您离开远些，不要再打我了，倘使您允許我自己选择，我願意挑选和解的道路，因为現在我肚子里还带着您給我的酒和肉，說眞話，我是不願意同您多糾纏啦。"可是这个人无論如何不肯离开，于是崔思痛，向他猛然打了一击，只打得他一个倒栽葱的从馬上跌下，那鮮血从头盔的气孔里向外涌出，直僵僵地躺在地上，好象死人一般。崔思痛騎士看見这样，心里有些后悔，說道："我这一击未免太重了，眞是抱歉万分，諒不致把他打死吧？" 接着大家把这人移开，一起上路而去。

他們一路行来还沒多远，望見在那旁又有两个容貌异常俊伟的騎士迎面走来，都是坚甲，足跨駿馬，并带有僕役随行。按說这两人，一个叫伯倫·勒·爱卜利，諢名百騎士王；另一个名叫賽瓦瑞底斯，这两人原都是有名的高貴騎士。等到他們走到临近，百騎士王朝着丁納丹騎士打量一番，看見他肩上挂了崔思痛騎士的头盔，原来这件武器，他从前曾在北加里士王后的府中看到过，这位王后乃是百騎士王的情妇；先是，北加里士王后把这頂头盔贈給綺秀·婉兒，綺秀王后又把它轉送給崔思痛騎士的。这时伯倫問道："騎士先生，这頂头盔您从哪里得到的？"丁納丹騎士反轉問他："您注意它做什么呢？"百騎士王怒道："正为了这头盔的主人，那位姑娘，您准备好，我就向您挑战，怎样？"話声未絕，两个人已經放开馬左右分馳，跑了一圈，然后兜轉来互相接住，猛然奋力挺矛对冲，百騎士王对准丁納丹拦腰一击，霎时間連人带馬一同都打翻跌倒在地；这伯倫又吩咐他的僕从："你去把他的头盔拉下，保留起来。"那僕从正待走到丁納丹的身边，解下头盔，忽然崔思痛騎士大喝一声道："什么头盔？您凭什么要解下来？留在那里，不准动。"百騎士王道："为什么呢？騎士先生，这頂头盔难道同您有什么关系嗎？"崔思痛怒答道："您要明白，不先付出重大的代价，休想我把它放手！我就不会把它放手的。"于是伯倫騎士回答崔思痛騎士說："那么您去准备罢。"說話間，驀然两馬直放，双矛对举，斗将起来，几个回合，崔思痛忽一击打去，看那君王稳身不住，早应声从馬尾上跌下了。只見他挺身一跃，急忙站起，重又飞身上馬。他手握矛杆，展开两臂全力，針对着崔思痛身上，接連打了无数击，每次都打得很重。等到崔思痛还过手来向伯倫的头盔上长矛一揮，早又把他从馬上打落，那傾跌情形很是狼狽。丁納丹在一旁哈哈大

笑道："看啊，这只头盔对我們两人都不吉利，我为了它跌过一交；如今呢？君王陛下呀，您也为它栽倒了。"

这时賽瓦瑞底斯走上前来問道："有人願同我比比么？"卡力茲騎士在旁向丁納丹說："請您讓我去打一場罢。"丁納丹答道："騎士啊，您喜欢打，就請您代我去打罢。"崔思痛道："丁納丹，为什么这样說？本来是应該您去打的。"丁納丹道："一言以蔽之，我就不去打。"卡力茲已經忍耐不住，便縱馬冲向賽瓦瑞底斯打去，賽瓦瑞底斯赶忙接住，尽力周旋，沒有片刻卡力茲已連人带馬被掀翻在地。崔思痛騎士便对丁納丹說："現在請您去同那个騎士比一比罢。"丁納丹說："我就不去打他。"崔思痛騎士道："那只有我去打啦。"看他話才脫口，早冲上了賽瓦瑞底斯打去，只一击便把他扫下馬来；于是大家就收了賽瓦瑞底斯和百騎士王的坐騎，放他們徒步而去；这里崔思痛等一行数人馳往快乐园，但卡力茲堅持不肯接受崔思痛的邀請，踏进寨門里，那崔思痛也不肯答应他单独走开。因此他們一同下了馬，卸去武装，就在郊野中置酒言欢，尽情暢叙，然后各自分手。后来，丁納丹走到綺秀·婉兒的面前，他一方面咒駡时辰不吉，恶运当头，带着崔思痛的头盔是倒楣的，同时又把崔思痛嘲弄他的話，也告訴了綺秀·婉兒，惹得大家狂笑不止，都来和丁納丹大开玩笑，以博众人的欢乐，甚至鬧得他不知怎样应付才好。

# 第六十一回

为了报复赫尔曼思王之死，巴乐米底怎样去
同两个弟兄作战。

住在快乐园里的快乐人兒，且按下不提；我們另来叙說巴乐米底騎士的行踪。那时，巴乐米底由汉波启泊，沿着海岸行駛，船走了不知多远，遙望在那岸上矗立着一座雄伟富丽的堡寨。这一天清晨，天还沒有大亮。船上的水手們走近了巴乐米底的床边，見他还在熟睡未醒。这些人說道："騎士爵爷，請您快起来罢，靠近这里有一座堡寨，您应当进去看看。"巴乐米底应了一声："好的。"立时便起来，結束停当，动身前往。手里拿着一只角筒，登上了岸，便吹起来；这角筒乃是船上的人事前交給他的。寨內的人一听这角筒号声，霎时間聚集了好多騎士，一齐爬上了四围的堞墙上，高声喊道："欢迎啊，敬請貴宾进寨。"当时天朗气爽，万里无云，巴乐米底騎士于是走进了寨門。停不多久，寨內侍从們摆出筵席来尽情款待，也极形恭敬，席上各种肉食，更是备极丰盛。正进入之間，巴乐米底猛听得四外里哭声震天，好象有无限哀慟似的。他就自己思忖着說道："这是为的什么呢？我眞不願意听啦，我很想知道这是为了什么？"就在这时，进来了一个名叫艾拜耳的騎士，前来謁見，只听他这样說道："騎士先生，这种悲慘哀痛的哭声，每天都能听到的；关于它的原因，請讓我奉告罢。不久前，我們这里的一位君王，名叫赫尔曼思，他是紅城的王，同时又是一位高貴的騎士，生平揮金如土，爱才如命；他在这世界上最

喜爱的，莫过于亚瑟王部下的游侠騎士，所以对于一切比武，竞赛，打围，狩猎，以及各色各样的竞技娛乐无有不好；而对待貧苦人民，尤其爱恤体貼，恩惠頻施，眞算是一位曠古未聞的慈祥君王和騎士啊；正因为他的寬厚和慈爱，使得我們哀悼追念，永不停止。所有的君王和各級爵爷們，可以由我們这位領袖的遭遇而得到教訓，因为他死于非命，咎由自取；倘使重用自己的亲屬，他如今依然是大富大貴的活着哩。所以我誠摯地請求所有的爵爷們，你們应当拿我的君王作为榜样。”艾拜耳接着又沉痛地加了一句：“当心啊，紅城君王的死，我們都应当引为前車之鑒啊。”

巴乐米底問道：“請告訴我，您的君王怎样被害的，被什么人所害的？”艾拜耳騎士答道：“爵爷啊，在好多年前，我的君王曾經撫养过两个孩兒以至成人，不料如今变作两个旣凶狠又残暴的仇人了；我的君王看待他倆一向极其慈爱，他对待自己任何亲屬、或是左右的任何部屬，从不曾象对这两个人那样的慈祥和信任。怎知这两个騎士忍将仇報，反而把我們的君王挾制得俯首就范，服服貼貼，以致他的一切田产也都握在他們的手里；甚至我君王所有的亲屬，这两个人也不容他过問。这就因为他的秉性是自由的，寬大的，而那两个人的行为是虛伪的，奸詐的；所以他們才能把他制服得低声下气；这些事情，我們君王亲屬中的爵爷們都看得一清二白，因而相繼离开了君王、自謀生計去了。及至这两个叛徒，把君王亲屬中的全部爵爷都赶走了，还認为控制得不够心滿意足，仍旧野心勃勃，貪得无饜，正象一句諺語所說的：‘小人当道，得寸进尺，荣华富貴，永难滿足；’因为无論什么人，一旦被心术下賤的人所統治，即令国家的君王是一位賢者，在他左右的高貴人物，也仍然会被那个心术下賤的人消灭掉；在这里，我謹奉劝各級爵爷和君王們，对您們面前选用的部屬，必須随时提

防，不可稍有懈怠。您如果是亚瑟王朝的騎士，更应該記牢这悲惨事故的前因后果，現在請再傾听下面的結局呀。記得那一天，我的君王听信了那两个叛徒的話，披挂起全部武装，他看来眞是一位英武騎士，接着亲自馳入附近的森林里，据說是去追逐一匹紅鹿，后来疲劳流汗，感覚口干，就去到泉旁，等他下了馬俯首飲水的当兒，那两个叛徒便照着預定的阴謀，一个名叫海力士的，驟然擲来一矛，刺穿了这位君王的身体，就扔下他，自管跑了。他們跑开以后，恰巧我走到泉边，眼看着我的君王負伤将死。听到他痛苦呻吟，我就送他到了海边，搬进那只船上，这时他还活着；赫尔曼思王登上了船，才叫我忠心誠意地，为他写好一份遺囑。”

## 第六十二回

关于为赫尔曼思王复仇信件的內容，以及巴乐米底騎士怎样准备作战的情况。

兹立委托書，奉請

亚瑟王陛下，暨陛下全体豪俠騎士鈞鑒：

我，赫尔曼思王，原任紅城君王，不幸慘遭两个奸賊謀害致死，因此致書奉懇，代为复仇雪恨。按这两个奸賊，本系下屬的騎士，幼年經我撫育，稍長又受了本人的培养，及至成年，又封騎士爵号，如今竟使本人死于非命，本人素对亚瑟王的王朝，深怀敬意，受此沉冤，敢恳各位賢明騎士，代为报复。凡願为本人仗义而亲冒生命危险、声討該两奸賊、从而报复者，謹將本人自己名下全部田产以及稅收等項，悉数奉贈，以示感德。

艾拜耳說道："这封遺書乃是遵照我君王的意旨由我代写的；写成，他就被上帝召回了。在他快要离去尘世的时候，他吩咐我，不等他的死体殭冷，就把这封信紧紧地塞在他的手里；接着又命令我：将这只載运他遺体的船（前次开来的船），重行开往汉波，并且叫我通知船上水手們，一直駛向罗格利斯，中間不得停泊；待船抵达目的地之后，所有高貴騎士們，这次都会聚集在那里的。'他們知道了我遭人謀害，横遭杀戮，这样慘絕人寰的怨抑从沒有比我更悲慘的了；他們中間一定会有仗义勇为的善良騎士，怜憫我的遭遇，会来为我报仇雪恨。'以上就是我赫尔曼思王沉痛的申訴。"艾拜耳騎士又說道："我的君王被人謀害的經过，想来您完全明白了；現在，我們謹以上帝的名义，恳求您同情死者，去为死者报复；然后就由您掌握他的全部产业，还要奉告您的，倘使您可以杀死这两个恶汉，那么，这座紅城以及城內的子女玉帛，都由您做主人啦。"

巴乐米底騎士听完了这篇痛苦的申述，慨然說道："真的，自从听了您說的这个悲慘事故，我一直非常伤心，再老实告訴您，您所提到的那封遺囑，我也早已知道了；那时把遺囑讀給我听的，便是当今一位最著名騎士，他还吩咐我去为死者报仇；現在，我来了，請您告訴我吧，必須到哪里才能找得这两个叛徒呢；我想，一天不把他們捉住，我的心就一天不会安定。"

艾拜耳道："騎士先生，請您再上船罢，这船会經过紅城附近，然后到达喜乐島，我們要在那城里为您祈祷，恭候您的光臨。但願您能大功告成，这座城就归您管轄执掌了；說起这座城的来历，原是赫尔曼思王替那两个叛徒建立的；目前，我們当然尽力地保卫，可是所受到的威胁也很不小。"巴乐米底騎士道："对于这座堡寨，您知道怎样应付么？ 告訴您，不論我的結果如何，請

您一定把它守住。我这一去，在进行报仇的时候，假若不幸被杀，我相信必有世界上最高强的騎士，挺身出来，为我复仇；那些人就是良納斯的崔思痛騎士，或是湖上的郎世乐騎士。”

說完这話，巴乐米底騎士立起身向外走去。出得城来，还沒多远，忽然望見从一只船上，走出了一位矫健非凡的騎士，武装整齐，肩跨盾牌，手拎宝剑，正向他迎面走来。等到这人走近了巴乐米底，便听他喊道：“騎士先生啊，您在此地找什么？报仇这件事，应該由我来办，請您丢开放手罢；在您沒来以前，就理应由我办的，这是我責无旁貸的啊。”巴乐米底答道：“騎士爵爷，說到这桩报仇的事，在我来以前，可能原来由您承当的，但是在君王刚死而从他手里取出那封遺囑的时候，大概还沒有一个人肯去为他报复吧。那时是我首先願意出面为他复仇的，如今倘使不去办成，口誓未干，怎不愧死！”那騎士又道：“您說得有理，不过，且讓我們两人先比一比高低；誰打胜了，誰就去替他报仇，您以为如何？”巴乐米底騎士应了声：“好罢，”話声才停，双方便斗将起来。看他們两人各自撑起盾牌，揮动宝剑，奋勇地刺、劈、挑、砍，各傾全力；这一場恶战，相持了一个多时辰，大家仍然互不相下；直到后来，巴乐米底愈战愈勇，气势也愈打愈盛，最后猛然一下，正打在那騎士的背上，只見他身向前傾，双膝跪下。这时，那騎士便大声喊道：“和善的騎士，請您停手。”巴乐米底听后，随即停下。那騎士站起身来，說道：“您的本領比我强，为这位君王复仇的事，决定由您去办罢；不过，按照騎士的慣例，能不能将大名見告？”他答道：“小弟名叫巴乐米底騎士，乃是亚瑟王的部下，忝列圆桌社的一員，这番来到此地，便是专为了那已死的赫尔曼思王报仇的。”

# 第六十三回

巴乐米底騎士将与其他两个弟兄作战，这时
双方准备作战的情况。

那騎士听罢大喜，随向巴乐米底說道："今天遇着您，眞是幸运，想当代騎士中，除开三个人以外，您是我最欽仰的了。說起那三个人，第一位郎世乐騎士，第二位崔思痛騎士，第三位是我的近表加里士的拉麦若克騎士。鄙人名叫何敏德騎士，乃是已死的赫尔曼思王的同胞。"巴乐米底騎士回答說："很好，很好，請您等着看我的做法吧；倘使不幸我被杀死，就求您立刻通知我的爵爷郎世乐騎士，或是报告我的爵爷崔思痛騎士，他們一定会来为我报仇；至于拉麦若克騎士，可惜他已离开人間，您将永久不会再和他相見了。"何敏德騎士惊問道："可怜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巴乐米底騎士道："他被卡文英的弟兄們杀害了。"何敏德騎士愤然地又說："天呀，这样說来，便不是在一人对一人地战斗中被打死的啦。"巴乐米底騎士道："正是，拉麦若克是被四个凶暴的騎士害死的，这四个恶人就是卡文英、阿規凡、葛汉利和莫俊德；他們同胞弟兄五人，只有那行五的卡力兹騎士是一位正人君子，可惜当时并不在場。"随后巴乐米底又将拉麦若克的被害經过，原原本本地都告訴了何敏德。

二人叙談完毕，巴乐米底騎士登上船艙，启泊前行，不多时，到了喜乐島。另一方面，那位君王的同胞何敏德騎士，也来到了紅城，便把亚瑟王朝派到这里来的一位騎士，将要前去为赫尔曼思

王报仇的消息，传揚了出去，并加說明："这人名叫巴乐米底騎士，为人任俠勇敢，品德高尚，原来他的大部分时間，都用来追索一只怪兽。"这时全城的人听了这番話，还有很多贊揚巴乐米底武功的話，都在人人称庆，个个兴奋。随后，由城內的主管們选派使者，向那杀害国王的两弟兄通知，說这里有一位騎士，为了复仇，就要去同他們两人比武，叫他們尽快准备应战。那时他們正住在距离紅城不远的地方，这使者很快地抵达了；見后，便告訴他們，有一个亚瑟王朝的騎士要和他們两人决斗。那两人回道："他来我們欢迎；順便問一句，这人是不是郎世乐騎士，或是他的亲屬？請您明白見告。"这使者答道："那人既不是郎世乐騎士，也不是他的亲屬。"那两弟兄一齐放寬了心，大声說道："既然不是郎世乐的亲屬，就絲毫不必顧虑了，也不用多同他嚕囌什么。"那信使又道："不过这人倒是一位品德武艺都很高貴的人物，听說还沒受过基督教的洗礼，名字叫做巴乐米底騎士。"他們更加傲慢地說道："現在这人若是还沒受洗，恐怕永远也不会成为基督徒啦。"經过一番会商之后，便决定了两天內在紅城决賽。

当巴乐米底騎士抵达紅城这一天，整个城堡內的大小官員，男女老幼，无不欢欣鼓舞，兴奋若狂，对他更是尽情招待，优礼备至；尤其在大家看来，那一副俊拔雄伟的躯体，英武的气概，面目秀挺，四肢坚实，論到他的岁数，也正值壮年。这一切都在全城人民的心目中，显出无限的贊頌；虽然还沒接受洗礼，可是他已經篤信了教义；而且他有言必行，行必果，言行一致的决心，因此赢得了人人信服，有口皆碑；据說从前他立过一次誓言，說是什么时候覓得了怪兽，什么时候接受洗礼；魔灵就曾預言过，說这个怪兽是个奇异的动物，是一个伟大的預兆，根据巴乐米底騎士

所立过的誓言，他决定按照自己的意思，非等到完成了七次大战，决不配成为一个完全的基督徒。

到了第三天，那两弟兄赶来紅城，他們一个名叫海力士，另一个叫海萊克，都是勇敢善战的人；說起他們的为人，又都是奸詐凶詭，阴险毒辣，无所不用其极；且出身低微，但是武艺却极高明。这次随身率領騎士四十名之多，認为乘机夺取紅城，綽有余力。只看那两弟兄走来的时候，一种傲慢不逊的态度，意在使整个紅城感到恐怖，险恶。后来，他們被邀进了武場，巴乐米底騎士走近跟前，面色严肃地說道："你們就是海力士和海萊克两位昆仲嗎？久知你們使用詭計，杀害了你們的国君赫尔曼思王，可知道，今天我就是前来代他复仇的？"海力士和海萊克应声答道："您应該知道，誠然，杀死赫尔曼思王的正是我們两个騎士；沙拉森的巴乐米底騎士啊，您还要明白，我們就要来处置您，使您还沒有离开这里以前，希望您早已做了基督徒了。"巴乐米底騎士答道："好，大家走着瞧罢，我自信在我沒有做基督徒以前，我一定不会死的；总之，我决不畏惧你們这两个人；我一定要成为一个比你們更忠誠的基督徒，然后才会死的；看看吧，等这一仗打过，在这战場上，不是你死，就是我死，这是我坚信不移的。"

## 第六十四回

关于巴乐米底騎士和两个弟兄的战斗情况，
以及这两个弟兄怎样被人杀死的。

他們答完了話，彼此分开，于是那两个弟兄就来向巴乐米底騎士

进攻；当然，巴乐米底也在以全力和他們周旋；但見双方放馬飞奔，尽力馳騁，讓它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忽然間，巴乐米底一矛搠来，正中在海萊克的盾上，这一下，不但刺穿了他的盾牌，因用力太猛，竟一直刺进了他的胸膛，裂开一辱多长的口子。这时候，海力士只停在一旁，手里始終紧握着那根長矛，带了驕傲自滿的面容，神气十足，但沒法打着巴乐米底騎士；及至看見他的同胞躺在地上，他也沒法从旁相助，便放声对着巴乐米底喊道："您准备好啊。"話才脫口，馬如箭射，平端着長矛，直向巴乐米底的身上冲去，挺矛一击，早把他掀下馬来。接着海力士騎士又在他的身上来往踏过了两三趟。巴乐米底騎士被打倒后，感到十分羞惭，一伸手，竭尽两臂之力，抓住海力士騎士的馬繮，向下一带，馬被拉得揚起前面两蹄，全身立起，巴乐米底在后拉紧不放，以致两人都跌倒地上；海力士騎士騰身一跃，站定了，便对准巴乐米底的头盔上凶猛地重重一击，直把他打得头昏眼花，又直挺挺地双膝跪倒。好个汉子，驀地站起，仍向前冲，这两个人你来我往奋勇对搠，一連又打了无数击；各傾全力，不稍退讓，看他們横冲直撞，有时避开矛尖，略向后退，有时又側身躲过，偏到两旁，活象两只雄猪在糾纏一般；战到后来，他們彼此都被打得扑在地上了。

他們象这样舍命相拼一直不曾停止，延續了两个多时辰，也从沒有片刻喘息的机会；終于巴乐米底显得疲憊，不料海力士騎士反而愈战愈勇，只見他每击打去，一次比一次重，可怜把巴乐米底直逼得从場中央节节退避到場边上去；这时城上的大众，看到巴乐米底快要败北，滿怀失望，都不禁放声哭喊，悲痛非常；而对方的人，則喜笑顏开，私自庆賀。听那紅城的人叹道："伤心呀，这样一位高貴的騎士，就要为我們的君王牺牲啦。"正当这些

人又哭又喊的时候，巴乐米底差不多已挨了一百击；說来眞叫人奇怪，忽然巴乐米底坚强地站起来了，原来在这最后的一刹那，用尽气力掙扎着抬起头来，一眼看到那一群平民百姓，一个个伤心落泪的在为他哭喊着；于是他便对自己說道：“啊喲，眞丢脸呀，巴乐米底騎士啊，你为什么把腰弯得这么低呢？”一想到这里，也不知从哪里来的一股勇气，立刻撑起盾牌，更从头盔的眼孔中，望着海力士，对准了他的头盔上狠狠地用力一击，接連着又打了好多次。他就这样一直打去，每次力量都是很重很猛，打到后来，海力士一跤扑倒在地，再也爬不起来；于是他又用力脱下了海力士的头盔，使出毕生之力，斫得他身首异地，血肉模糊。城內的人見这景象頓时欢声震天，如醉如狂。接着，他們又排起了队伍，送他回寓，也都甘心俯首願做他的臣民。但这时巴乐米底騎士請求全体的人民，要他們仍旧保持赫尔曼思王权威。他說：“諸位善良的爵爷們，我在此地是沒法久陪的，必須尽快赶到倫拿柴卜堡去晋謁亚瑟王，以便参加比武，这是我应允过王上的，我应当如約前往。”休息了沒多久，他就起身离开；这时候所有的人們見挽留不住，心里都依依难舍，极形苦悶；大家的意思只要他肯住下，都願意把各人所有的資財拿出三分之一，供他使用；可是他无論如何，不願在城里久留。

巴乐米底騎士最后辞别了大家隻身而去；行了一程，来到原先那座堡寨，就是以前叮嚼艾拜耳騎士負責坚守的。寨里的人一听到巴乐米底这次完成的伟大武功，就是赫尔曼思王的全家都很快乐；随后，巴乐米底离去，径直回到了倫拿柴卜堡內。一到这里，才知道崔思痛騎士并不住在此地，便又假道汉波再来到快乐园，恰好崔思痛騎士和綺秀·婉兒正住在里面。原来崔思痛騎士吩咐过侍从們，凡有游侠騎士来快乐园，或到城內的，必須随

时通报。这一次巴乐米底寻来了，就有人禀报崔思痛骑士，說是城內适才来了一位騎士，这人身材魁梧，面貌端庄。他便問道："那人的举动怎样？可有什么标志？"那侍从便把这个騎士的各个特征一一告訴了崔思痛。丁納丹在旁听了插嘴道："这个人一定是巴乐米底。"崔思痛騎士答道："很象是他。"于是崔思痛騎士就轉向丁納丹說："請您去看一看。"丁納丹走出一看，原来眞是巴乐米底騎士；两人覿面，互訴了别后情况，大家都愉快万状，当夜就一同宿在这里，不在話下。第二天早晨，崔思痛和卡力兹两位騎士起了来，从床上喚醒了丁納丹和巴乐米底，等待他們起身之后，一同进了早餐。

## 第六十五回

崔思痛和巴乐米底两个騎士怎样遇見了卜雷斯；
又崔思痛騎士和綺秀·婉兒怎样
来到了倫拿柴卜。

当时崔思痛騎士邀約巴乐米底騎士同到附近郊野的深林中去作一次旅行。大家騎上馬，跑到荒原以后，都想先在这树林里停下来休息一会。各人随心所欲地散步游賞了好久，才又起身到了一座甘泉的所在地；在那里只見一位武装騎士，远远地向他們走来，及至临近，就向他們施礼致敬，他們也答了礼。但听这个武装的人，开口向崔思痛騎士問那住在快乐园里的是些什么人，崔思痛騎士答道："对于园里的那些住戶們，我向来是不甚熟悉。"那个武裝的人又問："您不着戎装，看来不象是游侠騎士，請問您

究竟是不是騎士？”崔思痛騎士道：“不論我們是不是騎士，可是我們的姓名都不想告訴您。”那騎士喊道：“你們真敢不把名字說出来么？站开一些，准备好罢，看我就来打死你們。”話声未落，他已挾起長矛，冲到崔思痛騎士的跟前，打算一下把他刺穿。这事情适巧被巴乐米底看見了，他就从側面对着那人举矛一格，打得他連人带馬一齐翻倒。巴乐米底随即又跳下了馬，拉出利劍，心里想把他杀掉。可是崔思痛騎士在旁边叫道：“何必杀他，放他一条活命罢，杀了这样一个笨汉，并沒有什么光彩。”同时，崔思痛騎士又吩咐留下他的長矛，放还他的馬，叫他快滚。

那个騎士跌了这一大交，痛不可忍，急忙爬起，牽着自己的馬；当他上馬轉身要走的时候，便請求崔思痛和巴乐米底两位騎士把姓名告訴他。崔思痛騎士回答道：“我是良納斯的崔思痛騎士，这一位騎士的名字叫做巴乐米底。”他一听到是这两位鼎鼎大名的人物，立刻蹬紧馬刺，放馬飞馳，怏怏而去，免得被他們也来追問他的姓名。就在这时，忽見又有一个騎士，正向着这面飞馬而来，一直跑到跟前，手执盾牌，上面繪了蓝色的条紋，来的这人名叫爱皮諾革利斯。崔思痛望見他就問道：“您到哪里去呀？”爱皮諾革利斯答道：“两位善良的爵爷請了，我是来追赶那个万恶滔天的騎士的，那个人手攜一面用紅布包着的盾牌，請告訴我，您遇見过他沒有？”崔思痛道：“讓我向上帝立誓，决不騙您；在一刻鐘以前，我确实看見过这个人；您可以告訴我他叫什么名字？”爱皮諾革利斯道：“哎呀，您为什么放他逃走呢？这个人一向是全体游俠騎士們的一个大仇敌，名字叫做布諾斯·騷士·庇太。”巴乐米底騎士說道：“嘿，坏东西，怎么会讓他逃开我的手心呢，在这世界上他是我最恨的一个家伙。”大家叙談了一会，彼此都很快慰，然后爱皮諾革利斯告辞，随又追寻那人去了。

分手以后，崔思痛騎士便偕了三个同伴，径向快乐园而来，一路上大家談起巴乐米底这次的战斗，以及他在紅城获得的胜利，这桩事的前因后果，讀者們在前面都已听过，不再贅述。这时，崔思痛騎士贊道："眞好啊，您的成功，确是值得庆幸的，而您呢，也确实是光荣的。"接着又說道："好哇，我們明天一定要好好地干一番。于是由他决定了明天战斗的策略，另一方面崔思痛騎士又派人先送去两頂帐篷，准备搭在倫拿柴卜寨邻近的泉旁地方，好讓綺秀·婉兒王后住在里面。丁納丹騎士說道："这样的布置很好。"巴乐米底騎士听了也深为贊同，虽是他不曾多說什么，可是他心里却万分愉快。当他們一齐来到快乐园的寨外，巴乐米底騎士忽然不願进去，崔思痛騎士便握住他的手，勉强着他一同向寨內走来。巴乐米底騎士迫不得已，随着进到寨里，一眼看見綺秀·婉兒不禁心旌搖搖，兴奋万状，又乐又窘，几乎一句話也說不出。等到酒菜毕呈，华筵初启，一同进餐的时候，虽是佳肴滿桌，备极丰盛，但巴乐米底却一口也不能下咽。第二天清早，大家披挂齐整，同向倫拿柴卜进发。

这次崔思痛騎士随身带了三个侍从，綺秀·婉兒也带着三个侍女，他同王后两人的服飾，都富丽齐整，带了几名僕役，为他們携带矛盾等等武器，此外，沒有带其他什么人。他們一行人馬，正这样前进着。猛然間，望見前面正有一群騎士，原来这是卡力胡丁騎士率領他的部下二十名騎士，迎面而来。那卡力胡丁向他的下屬說道："諸位亲爱的朋友，看着对面来了四个騎士，还有一位美貌端庄的貴妇人；我决意想把那位美人夺来。"卡力胡丁的部下一听此言，內中有一人說道："这个主意并不頂好，应当先派人去打听一下他們的意見，看他們哪样回話。"于是就照这样办了。派一个侍从去見崔思痛騎士，問他是不是要比賽一場，还是无

条件的把那位美人献出来。崔思痛騎士答道："哪里的話，快告訴你的主人，叫他派四个人来比量一下，打胜啦才可以带她去的。"巴乐米底自告奋勇地說道："老兄，請您讓我去揍他們，我能負責去对付他們四个家伙。"崔思痛騎士答道："您若是想去就去罢。"他又对那个侍从說："你回去报告你的主人卡力胡丁說，这位騎士就去揍他，連他的部下也不放过的。"

# 第六十六回

巴乐米底騎士怎样先同卡力胡丁騎士比武，再和卡文英騎士比武，把他們两人打倒。

那个侍从轉去，把崔思痛騎士的回話一一告訴了卡力胡丁，卡力胡丁听罢大怒，便拾起盾牌，挾着長矛，冲将过来，巴乐米底騎士也拿起武器迎了上去；只見他挺直了矛杆，对准卡力胡丁狠狠搠下，才一击早把他摔得人仰馬翻，一齐跌倒，躺在地上，不能动弹。想来他跌得眞够重啦。接着，又冲来了一个騎士，也被巴乐米底使用同样的手法把他打倒；随后又上来了第三个，第四个，也相繼被打倒了，而且都是从馬屁股上打跌在地；到了最后，巴乐米底騎士的長矛还仍旧毫无損伤。不料卡力胡丁的其余六个騎士并騎齐出，意在群起围攻巴乐米底，以求报复。卡力胡丁騎士一看到他們冲来，立时放声喊道："就算了吧，不要任性了，这位騎士，他确是一位膂力絕大的人物，大家都不許再打扰他了；若是他肯打，你們当中沒有一个是他的敌手的。"众人听了这話，方才勒馬停住不动。本来巴乐米底騎士已准备好了，要同他們好好的

比試一次；后来看到对方沒有一个人敢来輕于尝試，便也勒轉馬头馳向崔思痛騎士去了。喜得崔思痛騎士連連称揚巴乐米底說道："您打得很好，一个騎士是应該象您这样威风的。"按說这位卡力胡丁原是皇太子姜拉豪的近亲，而且还是苏尔露斯区域内的一个君王。

这时崔思痛騎士、巴乐米底騎士和綺秀·婉兒王后等人，繼續上道，緩轡前行，正走之間，忽見前面走来了四个騎士，每人手里都握着一支长矛；走在前面是卡文英騎士，第二个是烏文英騎士，第三个是野心家涉各瑞茂騎士，第四个是荒原上的杜丁納斯騎士。彼此一照面，巴乐米底騎士便看出那四个人，已在那里跃馬挺矛大有比武之势，巴乐米底騎士便向崔思痛騎士請求允許他上去和他們周旋一番，自信在馬上应付他們，力量足够。同时，他又向崔思痛表示："如果我被他們打敗了，再請您来为我复仇，好嗎？"崔思痛騎士答道："好的，您叫我怎么办，我就怎么办；您这人不頂爱荣誉，但我却願意尽力設法来增加您的声誉。"話才說到这里，只見卡文英騎士已經揮起长矛冲来了，巴乐米底騎士随即揚起手中长矛，毫无怯色，及至两人冲到一起，各显威力，奋勇相搠，巴乐米底騎士才一回合，立把卡文英騎士打倒了；連他騎的一匹馬也一并跌在地上；跟着上去，巴乐米底又打翻了烏文英、杜丁納斯和涉各瑞茂三个騎士。为了打倒这四个騎士，巴乐米底一共用了好几支长矛。随后崔思痛騎士率同諸人径向倫拿柴卜而去。

等到这些人走了以后，卡力胡丁和率領的十个騎士，走到卡文英騎士跟前，把这次所遭遇的一切事，一齐对他說了出来。卡文英騎士不住地惊奇叹道："我眞是覚得奇怪，这一群穿綠色服装的，究竟是哪来的些騎士呢。"卡力胡丁說道："那个騎着一匹

白馬的騎士，不仅把我打倒，而且，还把我三个部下都給打倒了。”卡文英也說道：“騎白馬的那人也曾把我打倒过；据我想，他若不是崔思痛騎士，便是巴乐米底騎士；至于那位娇艳美貌的貴妇人，一定是綺秀·婉兒呀。”他們一面这样猜度着，一面还談了一些其他的事。

再說崔思痛騎士和他的同伴們走了不多久，便来到一处清徹明淨的泉水旁边，在那里已經搭起了他的两座帐篷，大家一齐下馬，四外一望，早看到重重叠叠聳立着无数的帐篷，还有好些服飾鮮明的大队人馬，分散各处。这时崔思痛騎士别了巴乐米底、卡力茲和綺秀·婉兒三个人，陪同丁納丹騎士一道往倫拿柴卜去打探消息；在他走的时候，是騎着巴乐米底的一匹白馬去的。两人刚一走进堡寨，丁納丹騎士猛然听到一陣惊人的号角令声，由这一声角号，已經集合了許多騎士。崔思痛便問一个騎士道：“請問这个号声是什么意思？”那个騎士答道：“爵爷啊，在这次比武大会上，有一大群騎士們将要联合起来，专和亚瑟王的人馬相对抗的。这些人中第一位是爱尔兰王，第二个是苏尔露斯的君王，还有里斯定諾斯的君王、諾森伯兰的君王，以及威尔士大部分的君王，还有其他国家的君王。他們大家一致商量定了需要哪样的管理制度；但是爱尔兰王，那位名叫馬尔豪特的，就是以前被崔思痛騎士杀死的著名騎士馬汉思的父亲。”这一番話都被崔思痛騎士听見了。他便說道：“諸位爵爷們和同志們，我們自己应当檢查一下，在亚瑟王方面，想来一定有很多的杰出的騎士，否則便不会只率領着这少数人馬敢来对抗我們的；因此依我的意見，我認为每一位君王必須替自己部下先規定好一个标准和某一种标志，然后每个騎士才容易結集到自己主上的身边来，同时每位君王和領袖，也易于辨識自己的部下，容易及

时的去援助他們。”及至崔思痛騎士听到別人的这一番意見，他就又騎上馬，走到亚瑟王那里，以便探听他的意見了。

## 第六十七回

崔思痛騎士和他的伙伴們怎样参加倫拿柴卜的比武大会，以及关于各种比武以及其他等等事情。

当崔思痛騎士来到这里，已經是比較晚了，在他到达的同时，卡文英和卡力胡丁两个騎士已先来晋謁过亚瑟王了，这时崔思痛騎了白馬，接踵而至；拜見之后，他們便指着向国王报告道：“那个騎着白馬，身披綠色戎装的騎士，就是他，把我們两人都打倒了；同一天还打倒了我們六个同陣的人。”亚瑟說道：“果然么。”于是他特地招呼崔思痛騎士到他面前来，問他姓甚名誰。崔思痛騎士答道：“陛下，我現在不願意把名字奉告您，恳求您的海量恕我死罪。”說罢这話，就告辞而去。亚瑟自思道：“那个騎士为什么不肯把名字告訴我听，眞是使我奇怪。”接着喊了一声：“喂，神子·葛利夫萊啊，您快追上去，請他回来；說，只由我和他两个人談談。”葛利夫萊騎士立即放馬追去，向他說了“奉亚瑟王之命，請您回来，王上要单独的和您談話。”崔思痛騎士說道：“我去，只有您能保証这位王上不来勉强我自报姓名，在这个条件下，我才願意轉回去同他交談。”葛利夫萊騎士答道：“我想他也不一定要知道您的姓名，我就保証好了。”这样，他才肯一同回馬再来晋謁亚瑟王。到了朝里，亚瑟王問道：“善良的騎士，您的尊姓大名为什么緣故不肯告訴我听呢？”崔思痛騎士道：“陛下，假

若沒有理由，我是不会隐姓埋名的。”亚瑟王又問道：“比武时候，您打算加入哪一方面呢？”崔思痛騎士答道：“我的王上，説老实話，究竟加入哪一方面，我現在还沒决定哩，等我踏进了武場，那时再憑兴之所好，临时瞧罢；明天您总可以会知道我加入的是哪一面啦。”說罢，随即辞别，轉回到自己的帐里去了。

第二天早上，他們全体都披挂了一色綠的武装，馳进了武場；在那里，先由青年騎士們开始比試，倒也表演了不少的惊人武艺。这时，卡力茲就向崔思痛騎士要求允許他下場比賽，因为他思量一个騎士握着长矛始終不动手是可羞的事。崔思痛騎士听得这話，笑着答道：“好，請您痛快地去打一場罢。”卡力茲于是举起长矛，进場来向人索战。当时适有百騎士王的外甥在旁，这人名叫賽利賽斯，武功超等高明。他看到了这种情况，极想一显身手，乐于应战，因此，奋力冲上了卡力茲騎士，卡力茲也不稍讓，看他們两人互相痛击，你来我往，用力极猛，結果双方都一并跌倒，馬也都扑倒地上；这两人互相捌击得滿身青肿，而且带有創伤；可怜两人同躺在地上，挣扎着起不来，直等到百騎士王走来，才把賽利賽斯扶起，崔思痛和巴乐米底两个騎士把卡力茲拉起来。然后他們把卡力茲騎士送进他們自己的帐篷里，解下了他的头盔。

綺秀·婉兒看見卡力茲滿脸上都是伤痕，便問他痛还是不痛。卡力茲騎士答道：“王后啊，我被人打了一击，痛得要命，幸亏我也打还一击；可怜啊，那时候，同伙兒里沒有一个人来救救我。”巴乐米底道：“照理來說，今天我們都不应該比武的，凡是有声望的騎士也不应当在今天去比的，而且您本也无需去比。总是对方瞧見您在挑鲜，才派了一个人来应战，照这人的年岁看来，可算得很是英武了；我同他也还熟悉，知道他叫賽利賽斯；今天您

同他打得真是不錯，两人都不算丟了面子，現在您好好休息一下，等到复元了，明天就好加入比賽啦。”卡力茲說道：“好，只要我能騎馬，我一定不会失信。”

## 第六十八回

崔思痛騎士和他的伙伴們怎样比武，又关于他們在比武大会中所表演的武功。

崔思痛向巴乐米底說：“明天的比武大会上，我們究竟加入哪一方面是好，現在能作決定嗎？”他答道：“老兄，您要問我的意見，我是認为明天最好去对抗亚瑟王，因为在那方面有郎世乐騎士和他的亲屬們，这些都是一班武艺特別高明的人物。他們之中有威望的人愈多，我們如果获胜，那么我們的光荣就愈显得大。”崔思痛騎士高兴地說道：“您这話，眞是充分地发揚了英雄的本色，就照您的意思，我們立刻去做好了。”其他的人都一齐說道：“靠了上帝的名，我們就这样干吧。”当夜大家及早安歇，养息精力，不在話下。第二天黎明时光，他們已披挂整齐，所有的馬飾、盾牌和长矛等等，一律綠色；便是綺秀·婉兒和她的三个侍女，也都采用綠色的服飾。到时后，这四位騎士一同走进武場，沿着場的四面，跑了一周。綺秀·婉兒偕同侍女也走了进来，坐在凸出的窗前，这里对全場的比賽，可以一目了然；为了免得被观众們識破，所以她一直戴着面紗。再看那三个騎士自进場以后，毫不迟疑的径向那苏格兰王的旗帜下走去，参加了他的集团。

待亚瑟王看見他們之后，就遙指着問郎世乐騎士，那三个騎士和王后是些什么人。郎世乐騎士答道："王上，我很难猜得出他們是誰，可是崔思痛騎士或巴乐米底騎士倘使住在我国的話，那么一定是他們同綺秀·婉兒了。"于是亚瑟王就召喚凱騎士前来，吩咐他："快去查閱一下，看看圓桌騎士有多少缺席的；赶紧查一查圓桌上的席次，您就知道了。"凱騎士奉了命，根据圓桌坐位的姓名上，查出了有十位騎士不曾到場。这些缺席者的姓氏是：崔思痛騎士，巴乐米底騎士，薄希华騎士，葛汉利騎士，爱皮諾革利斯騎士，莫俊德騎士，丁納丹騎士，衣着襤蕩汉騎士，以及高貴的伯莱斯騎士。亚瑟道："在今天，我想总有些人是要来对抗我們了。"

这时忽来了两位弟兄，都是武功精湛的人物，一人名叫爱德华，另一个名沙多克，和卡文英騎士是亲屬；他們向亚瑟王說，因为来自奥克乃，要求先行比賽。亚瑟回答："我可以同意。"爱德华騎士得着了允許，当即入場同苏格兰王作战，苏格兰王这方面还拥有崔思痛騎士和巴乐米底騎士；这場大战，爱德华一击就把苏格兰王从馬上打落，那一边沙多克騎士也把北威尔士王打翻，而且使他跌得很重，因此亚瑟王方面的观众欢呼鼎沸，以示祝賀，不想惹恼了巴乐米底騎士，頓时怒不可遏。他当即拿起盾牌和长矛，向前冲去，鼓起全力，对着奥克乃的爱德华一矛搠来，因为来势过猛，以致爱德华无法招架，翻身跌倒；巴乐米底随又揮动矛杆轉向沙多克騎士击来，又把他从馬屁股上击下。亚瑟王叹道："耶穌啊，那位綠衣騎士是什么人啦？他打得实在好极了。"卡文英騎士說道："您会認識他的；他的眞本領，只要他还沒离开武場，陛下一定会賞識到。"又說："还有一个着綠色服的人，停会兒可以看到，比这个更高明；刚才打倒了陛下的四位亲屬；

两天前他把我打翻过；至于打翻了我的七个部下的，就是那个人。"

正当他們站着交談的时候，崔思痛騎士忽然乘着黑馬走进場里，原来在他佇馬这里以前，他已經只用一根长矛便打倒了四个奧克乃的精干騎士，这一些人都是卡文英的亲屬；另外，卡力兹和丁納丹两騎士，每人也都打倒过一个强壮的騎士。亚瑟一見崔思痛英姿煥发、凜凜有威的风度，不禁感叹道："耶穌啊，立在那边乘着黑馬的騎士，你瞧那副气度，眞够威武，眞够强悍呀。"卡文英騎士道："請停一停，那个乘黑馬的騎士还沒动手啦。"再說苏格兰和北威尔士两位君王，先后被爱德华和沙多克打下馬来以后，随由崔思痛騎士命人送馬过来，請他們騎坐。一方面自己拔出宝剑，怒馬狂馳，径向人馬最稠密的地方冲进，当有奧克乃的騎士們紛紛迎住，这崔思痛騎士不仅把他們一个个打倒在地，而且拉开了他們的头盔、又拉掉他們的盾牌，眞是人仰馬翻，势不可当，就此打击了許多騎士；看到他这样威震全場的气势，亚瑟王和他的部下沒有一个不对他的武功，表示了无上的惊佩和傾服。同时，巴乐米底騎士对于敌方，也毫不示弱，明知大敌当前，仍然迎头痛击，也博得全場观众們的贊許不絕。据說，当时亚瑟王，曾将乘黑馬的崔思痛騎士譬作一只怒獅，将乘白馬的巴乐米底騎士比作一只怒豹，又把卡力兹騎士和丁納丹騎士比作两只暴躁的豺狼。但据当日演武場上的风气，各个君王不得彼此助战，可是他們的部屬，不論隶屬哪一等官阶，彼此都可尽力相助；不料这天目击了崔思痛騎士气势赫赫，所向无敌，因此奧克乃的騎士不禁为之气餒，只有相繼退出武場，各自赶回倫拿柴卜去了。

# 第六十九回

耶世乐騎士怎样把崔思痛騎士由馬上打下，
又崔思痛騎士将亚瑟王击倒。

武場內登时泛起了一片噪杂喧嘩，这些传令官和来自各方平民們，大家都异口同声的贊叹着："惟有綠衣騎士打敗了全体奥克乃的騎士，他的本領应該是最大的了。"各个传令官，又特意把这位乘黑馬的崔思痛运用長矛利劍所打倒的騎士們，逐个数了一数，一共有三十名；并且也数过被巴乐米底騎士打倒的是二十名；原来这五十人中，大多数都是隶屬于亚瑟王的部下，而且平素为一般人所公認武艺出众的优越騎士。因此，亚瑟向郞世乐騎士道："决不騙您，我看見只那四个人便打倒了我們这样多的騎士，說句良心話，确是令人万分的难堪；所以我想請您准备起来，大家去打他們一頓。"郞世乐說道："王上，这是因为有两位武功超絕的騎士在內，才打得这么好；如果我們不去同他們較量，他們一定能得到更高的光荣；可是在今天，他們已經万分的疲憊了，假若我們就去同他們打，縱然胜了，又怎能算得是光荣呢。"亚瑟王答道："不管怎样，我都要去报复一下；現在就請您偕同布留拜里和爱克托两位騎士先去，我算是第四名好了。"郞世乐道："既这样說，王上，我这就准备妥当了，我的弟弟爱克托騎士和我的表亲布留拜里騎士，他們都会来的。"等到他們都騎上馬预备出发的时候，亚瑟又向郞世乐騎士說道："請您把对手分配一下，您打算先同哪个人交手呢？"郞世乐道："我想先去找那个

乘黑馬的綠衣騎士交手，王上，这人就是崔思痛騎士；我的表亲布留拜里找那个騎白馬的綠騎士，那是巴乐米底騎士；我的弟弟愛克托騎士則去应付另外一个騎白馬的綠騎士，这人名叫卡力兹騎士。"亚瑟騎士說道："好，那个騎凶馬的綠騎士，我知道这人是丁納丹，由我来打发他。"郎世乐騎士說了一声："現在，大家注意好各人的对手呀。"話声未絕，早一馬当先，馳进了武場，径向崔思痛馬前冲来，其余二人也相繼追到。話說郎世乐和崔思痛一經照面，便見郎世乐挺着长矛对准崔思痛的盾牌，施展两臂之力，狠狠地打上一击，崔思痛猝不及防，竟被打得个人馬一同滚翻在地；郎世乐当时还認为对方是巴乐米底，遂一言未发，仍旧向前馳去。另一面，布留拜里騎士已同巴乐米底騎士在一起了，这布留拜里使动全力猛然向巴乐米底的盾上打去，不想落在他的白馬身上，直听得嘭喇一声，四蹄扑伏。这时，愛克托騎士也把卡力兹騎士所乘的馬打倒，当然用的气力也非同小可。最后，高貴的亚瑟王出場了，才只举手一揮，就把丁納丹騎士的身躯从馬鞍上飞开来，擲得好远。全場观众，一看到这些綠騎士都倒身在地上，接着便欢声沸腾，經久不止。

当崔思痛騎士被打跌下来的时候，北加里士王瞧見了，便心下里想着，这位英雄适才的武功声势是多么煊赫，現在竟无人应援。那时他虽是准备了好多騎士，可是按照当日习惯和当場宣布的規定，任何騎士如若被人打倒，坐騎应讓得胜的一方沒收作为胜利品，他的同伴是不可以再供給他的坐騎；除非由他自己夺回的馬匹才可乘坐。因此，北加里士王亲自赶入場来，径直地馳向崔思痛騎士，来到临近，急忙跳下了馬，手执轡头，讓崔思痛騎上，并且說道："高貴的騎士啊，您是从哪个国度来的，我不知道，因为您在今天表演的武艺委实是太惊人，太令人佩服，所以



“他忽一揮劍猛然地敲在亚瑟的头盔上，震得他搖搖晃晃在馬鞍上沒法稳定下来。”

特把我的馬送給您騎上，讓我来尽力应付他們罢；但求耶穌的帮助，我的馬給您騎，比我去騎它价值要大得多啦。”崔思痛騎士答道：“您的盛情，眞多謝了，只要是我的能力所及，一定設法报答您；啊，瞧那兒，离我們不远的地方，那匹馬，您候着，我要撿来送給您。”說着話时，崔思痛騎士已跨上了北加里士王的馬，赶过去迎了亚瑟王，便斗将起来，几个回合，忽一揮利剑猛然地敲在亚瑟的头盔上，震得他搖搖晃晃在馬鞍上沒法稳定下来。崔思痛騎士立即上前一挽繮繩，便将亚瑟王的馬夺来，交給北加里士王騎上：于是在亚瑟王这方面，頓时蜂拥出大批人馬，宛如掀起了排山倒海似的力量，一齐攻来，并打算另送一匹馬給他騎，但是巴乐米底横矛仗剑在旁，百般拦阻，不許亚瑟王騎得上去，只見他左击右斫，一种英勇凶猛的气概，眞象一位頂英武的天神般的高貴騎士。同时，崔思痛騎士又冲进了人馬最稠密的地方，不管左右两面騎士們的迎击，他只是使力一路猛打痛击，好些人的头盔，都被他打碎裂了，直冲开一条大路，径直跑回了自己的篷帳中去：然后再改乘了一匹赤色的馬，通身也換成了赤色的扮装，馬匹武器都是一色赤的；可是这时巴乐米底騎士，依然徒步留在后面，不曾跟了出来。

## 第七十回

崔思痛騎士怎样改变装束，他穿着紅色的武裝以
及他怎样发揮力量；又巴乐米底騎士
怎样刺死了耶世乐的馬。

在先，崔思痛騎士失去了自己的馬，迫得步行应战，那时候王后

綺秀·婉兒为了找不到他的去向，急得她珠泪交流，芳心如搗。等到崔思痛扮装妥貼，第二次迅速冲进武場的时候，綺秀·婉兒立刻就看見了，不禁衷心款款；再一看到他运用一支巨大的矛枪，一刻不停地連打倒了五个騎士，威力是那么惊人，更是欣喜。当时郎世乐騎士也看出了这样勇猛的一个人，想来定是崔思痛騎士，刚才把他打倒，自己心里頓覚忐忑不安；因此郎世乐騎士暂时退出場外，休息片刻，方才返身入場。再說崔思痛騎士这时冲到人馬丛集的地方，使尽全力帮助巴乐米底上了馬，接着又扶了卡力兹和丁納丹两人也騎在馬上，于是这三个人在場中又开始了一場恶战；不过巴乐米底和这两个伙伴，对扶他們上馬的是什么人，全不認識。虽然崔思痛是这样的靠近他們，而且协助了他們，竟会使他們都不能認出来的原因，完全因为崔思痛已經改換了赤色装束；尤其在这期間，郎世乐騎士还一直不曾在場，所以无从发覚得出。

如今且說綺秀·婉兒，当她发現崔思痛又騎在馬上来了，喜得心花怒放，破涕为欢，一霎时她不自禁的笑逐顏开。适在这时，巴乐米底騎士正抬头望見了綺秀妙目笑靨，凴倚窗前观战，認为綺秀一縷春情，屬意于己，立即鼓起勇气，揮矛舞剑，一路上远攔近挑，逢人痛打，因此把所有交手的人都一个一个地打得倒的倒，翻的翻；更不时地偸望着綺秀那副喜孜孜的顏色，直要得他心猿意馬，无法矜持；另方面不知从何处来的那股气力愈战愈勇，当时即使由崔思痛和郎世乐两人合力向他攻击，料想也难获得胜利；据史書所載，这純然为了綺秀·婉兒的緣故，巴乐米底极想趁这最光荣的时候，在观众的面前同崔思痛来搏斗一次，决个胜負。在这以后，巴乐米底的气力更形倍加，往来冲击，勇迈絕倫，引得全場观众們一片贊揚欢呼，可是他全不在意，却只

一心的偷覷綺秀的容貌。看到綺秀象似对他的武功很是欣賞，因而显得更是起劲，簡直象一只怒獅般的震懾全場，几乎沒有一人敢于招架；这时崔思痛騎士望見巴乐米底如此强韌善战，便向丁納丹騎士道："說老实話，决不騙人，看見巴乐米底今天威武气概和耐战能力，委实令人欽佩不已；他这种本領，以及在这一天之內，竟然能击敗这样多的能手，不仅以前从沒看他表演过，而且也从不曾听人提起过。"丁納丹道："当然罗，今天該他出风头的日子呀；"說完这句話，别轉头去，也不向崔思痛多說了；可是他却自已寻思着："而且，如若崔思痛一旦发覺巴乐米底是为了誰才有这样气吞山河的威势，他就难免要立刻气餒了。"只听崔思痛騎士又惋叹的道："巴乐米底，可惜了，还沒有接受基督徒的洗礼。"这种想法，在亚瑟王也是如此，在其他所有到場的人，也都有如此的惋惜。为的巴乐米底騎士在今天表演得特别精彩，大家感到他的武艺已超越了郎世乐騎士，也超越了崔思痛騎士，因此观众們一致主张将奖品頒发給他。当时丁納丹又自言自語地說道："可不是嗎，在今天巴乐米底所以能够获得胜利，他是应当感謝綺秀王后的，亏了她在精神上的鼓舞；倘使她今天不来参观，我想巴乐米底不会得到奖品的。"

就在这时，郎世乐騎士馳进了比武場，听得四周观众齐声欢呼着巴乐米底的胜利，不覺心中一动，随即一夹坐騎，径直冲上了巴乐米底，使开那根又长又大的尖矛，打算一下把他搠下馬来。巴乐米底看見他驟馬挺矛，来势汹汹也就赶紧准备好，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揮劍相应；不想郎世乐的长矛一击恰好落到巴乐米底的劍口上，登时被它斫成几截。这巴乐米底乘势冲近郎世乐的身旁，本意很想把他打敗，便握起一劍，刺中了他的馬頸；那馬受了伤，翻身栽倒，郎世乐騎士也就随着被掀在地上。一

霎时全場雷动，呼声震天："請看啊，这位沙拉森人巴乐米底騎士把郎世乐騎士的馬打翻啦。"巴乐米底的这一番举动，登时触动了好多騎士們的气憤；認为巴乐米底刺伤了郎世乐的坐騎是出于故意，在大比武会里有如此行为，实在有失騎士的风度；惟有个人决斗，一命拼一命的当兒，才可以这样做的。因此对于这人，大家都表示忿怒不平，願意一致起来，联合攻击。

## 第七十一回

郎世乐騎士同巴乐米底騎士怎样交談，又当日的奖品怎样頒給了巴乐米底。

再說郎世乐騎士的那位弟弟名叫愛克托騎士的，眼看着他哥哥所騎的馬，被巴乐米底刺伤，以致迫得弃馬步行作战，認为受了奇耻大辱，憤怒之下，立即举矛飞步向前，一下冲到巴乐米底面前，二人并不答話，便斗将起来，战了多时，凶猛地摔出一矛，只見巴乐米底翻身落馬。这时崔思痛騎士已全身披挂着赤色的战衣，正立近馬旁，靜靜地欣賞了这場恶战，看見愛克托这样英勇，他忍不住迎上去揮矛一击，竟把愛克托打下馬来。另一方面，郎世乐騎士自被掀下馬后，撑起盾牌，手握利剑，大踏步地直向巴乐米底騎士冲来，边走边厉声地喝道："您今天这样的行径，真是极端无礼，要知道那是在比武会上任何有体面的騎士也不敢做的；現在，就請您准备好罢，看我立刻来向您报复。"巴乐米底騎士答道："請您息怒，寬恕我的罪过罢；高貴的騎士，您再打我，委实耐受不住了，象今天这样的吃力，我平生沒有过；将来

想也不会有的；最高貴的騎士啊，只求您今天饒恕了我，从今以后，我願供驅策，永做您的部下：若是您現在把我获得的光荣破坏了，也就是生平最大的胜利毀灭了；这种光荣，今生再也沒有获得的机会啦。”郎世乐騎士笑答道：“好啊，我明白的，讓我說句眞心話罢，您在今天表演的武艺确实高明，我也知道您是为着誰的爱才这么卖力的，您是为着那一位伟大的女性的爱吧。告訴您，倘使我心爱的美人也到了場，——可惜她今天沒来观战，——那么您要知道就不会讓您得到胜利啦。不过，今天您那心爱的人兒，还不曾被人发覺；如果不幸被崔思痛騎士窺破了，恐怕不免要使您追悔莫及啊；至于我們两个人因为不会爭风吃醋，今天我就听您去成功好啦；还有，想到您今天这样的疲憊不堪，我当然更不願意同您爭一时的短长了。”說罢，郎世乐騎士就放过了巴乐米底騎士，讓他自如地离开了。

这里，郎世乐步战多时，虽陷在大約二十名騎士的截击中，終于突破了他們的拦阻，奋力搶回自己的那匹馬，騰身而上；接着又表演了不少声势惊人的武艺；同时崔思痛和巴乐米底两个騎士，也表演得非常精采卓絕。在这期間，郎世乐騎士施展开手中一根长矛，首先将丁納丹騎士打倒，連續地又打倒了苏格兰王、威尔士王、諾森伯兰王和里斯定諾斯王四个人。总計这一战中，被郎世乐以及他的同伴們所打倒的，共有四十个騎士之多。忽然間爱尔兰王和边疆王驟馬赶来，接应崔思痛騎士和巴乐米底騎士。他們一到，就开始了一場混战，剑光矛影，翻騰如飞，双方被打倒的人都是很多；但郎世乐同崔思痛两位騎士却彼此暗地里存了照顧对方的惺惺相惜的心思。惟有巴乐米底騎士怀了不肯向郎世乐騎士寻隙启衅的念头，只是忽东忽西地避开了乱跑。当时亚瑟王曾經派出了很多圓桌騎士，巴乐米底騎士对这

些人則始終堅守在最前綫上，多方拦击，毫不退讓；至于崔思痛騎士当然也是大显奇能，威震全場，使得国王和其他在旁观战的人們，无不交口称贊，欽佩不已。到后来，亚瑟王下令停战，休息的号声响彻了全場，由于巴乐米底騎士第一个入場应战，从未退出休息，而且不論馬战步战，始終压倒群倫；加以战斗的时間最久，因此亚瑟王和其他各位君王，大家一致商定，今天的胜利，应归之于巴乐米底騎士独享。

散場以后，崔思痛騎士請求丁納丹騎士护送王后綺秀·婉兒先自返回泉旁的帐篷。等到他陪同綺秀离去了，巴乐米底騎士方才发覺那个披挂赤色戎装的人就是崔思痛，他仍然乘着赤色的馬；讀者可以想象巴乐米底在这时是何等的快乐；同时卡力兹和丁納丹更是何等的高兴；原来这些人都認为崔思痛早已被俘去了。所有騎士回到宿舍。亚瑟王随就当天的战况，和左右諸人談論起这一群騎士，都認为巴乐米底騎士战功最高，主张奖品应該发給他；其余那些参战的騎士們，也一致公推巴乐米底的武艺最为精湛，当有郎世乐騎士向亚瑟王說道："王上，提到綠衣騎士巴乐米底，我敢說他的确配接受今天的首奖，他从沒离場休息，也不曾更换戎装；入場最早，战斗的时間也最长。"停了一会，又說道："再有一点，今天在場的，我很知道，还有一位本領比他更高强的，这位騎士，在我們这次比試結束之前，我可以保証他一定会出来呈显他的絕技。"他們双方都在这样互相的談着話；另一面，丁納丹騎士却在嘲罵着崔思痛騎士道："今天附在您身上的是什么鬼？您看看巴乐米底的气力，今天从沒減弱过，反而愈打愈强啦。"

# 第七十二回

丁納丹騎士怎样刺激崔思痛騎士，使得他努力冲进武場作战。

丁納丹騎士又說道："崔思痛騎士啊，看你今天一些作为，好象在酣睡似的，所以我叫你做懦夫。"崔思痛騎士答道："好啦，丁納丹，在今天以前，这世界上还从沒有一个人叫我做懦夫的；騎士，你要知道，虽然我这次被郎世乐騎士打得跌过一交，可是我絕不自認懦弱；在所有騎士中能把我打倒的，也只有他一个人罢了。丁納丹啊，你正不必犹疑，即使郎世乐騎士有正大光明的理由和人冲突，在当代的騎士中他还是好得不得了的人；他还有忍耐、謙虛、和藹、温良的风度，所以我称他做举世无双的騎士。"崔思痛騎士說完这話，心中大不乐意，因而便对丁納丹騎士板起面孔来了。其实，丁納丹騎士所以要那样說，无非是想借此激起崔思痛騎士的怒气勃发，刺得他眞正发起怒来；因为丁納丹彻底明了，只有崔思痛騎士确实发了怒，那么在明天的比武大会上，巴乐米底騎士才不会再得到胜利。正为了这个目的，丁納丹才运用各式各样的譏諷嘲笑，来刺激崔思痛騎士。再看巴乐米底騎士也曾这样說道："讓我来說几句良心話，对于郎世乐騎士，我們論到他那高貴的騎士品質，比如和善、勇猛和謙虛，这都是其他騎士們所缺少的；再說到今天的比武，我对待郎世乐騎士，完全是粗暴无礼，甚至完全失掉了騎士的风度；可是他呢，对待我却始終誠懇，充分表現着騎士的高貴本色，假使他采取的是'以

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办法来对待我，在今天，我便得不到胜利啦。 因此，今后我甘願做郎世乐騎士的部下，为他效力，一直到我生命的末日。”这一番話，在君王們的廬舍里传播开了。于是当日各君王們，爵爷們，和各騎士們，每每在論到騎士們应有的健全人格、武功、或者論到他們的行俠尚义、寬怀大度的时候，对于郎世乐和崔思痛两位騎士都一致推崇为亚瑟时代的精英，应当获得最大荣誉。据說亚瑟的时代，任一个騎士所完成的武功，从无人赶到他們的一半；而且，就按史書所載，以当日十个騎士所建立的功績，也不能媲美于他們两人的一半，尤其是郎世乐和崔思痛两位，終其一生，在任何竞賽比武等等方面，凡受别的騎士請求的，他們都一一如約完成，并且从沒有一次是失敗的。

## 第七十三回

亚瑟王和郎世乐騎士怎样去訪問綺秀·婉兒，又巴乐米底怎样打倒了亚瑟王。

第二天，郎世乐騎士及早地先出发了，另方面，崔思痛騎士也准备妥当，由綺秀·婉兒陪同巴乐米底和卡力兹两个騎士同陣走出。大家都披挂着鮮艳夺目的綠色服飾，一同馳往森林中。等崔思痛騎士一行人走后，帐幕中祇留下丁納丹一人睡在床上。正当他們騎馬前进的时候，恰巧国王和郎世乐站在窗前，眺望景色，一时看見崔思痛和綺秀二人，并轡偕行。郎世乐指着說道：“王上，您看前面那位美艳絕倫的小姐，我想世上除了您的桂乃芬王后以外，再沒有更秀丽的人了。”亚瑟騎士問道：“这小姐是什么人？”

他答道："她是綺秀王后，王上，我想除了陛下的王后，是无人比得上的。"亚瑟道："請您牵过馬来，还要象我一样的披挂整齐，我告訴您，我要去看看她。"不多久，大家身佩武装，跃身上馬，手执长矛，一齐向森林里奔来。行至途中，郎世乐提醒着道："王上，我覚得您不能靠他們太近了，要知道这是当代两个最有名的騎士。倘使我們急忙赶去，难免会引起那些騎士的不滿。因此，我恳求王上稍稍愼重些。"亚瑟道："我只不过想去看一看她，縱然因此得罪了别人，我也在所不惜的。"郎世乐又劝阻道："王上，如果这样，就要自討苦吃啦。"国王又說："那么我們就去冒一次险好了。"两队人漸行漸近，这时国王迫不及待地一馬馳到綺秀的跟前，向她施礼，并且說道："恳求上帝保佑您。"綺秀答道："騎士先生，我欢迎大駕。"于是国王面对面的看得逼眞，只見她花容玉貌，丰姿嫣然，自己不禁惊喜若狂。

正在这时，巴乐米底騎士忽地走到亚瑟的面前，向他大声道："你这粗魯的騎士，来到这里找什么？在一位貴妇人的面前象这样冒昧，眞是荒謬无賴啊，快些給我滚开。"对巴乐米底騎士說的这番話，亚瑟騎士毫不理会，依然把全副的精神貫注在綺秀的身上。巴乐米底騎士，眼看这种情况，止不住怒火中燒，便挾起长矛，向亚瑟王猝然打来，揮出一击，就把他打翻在地。郎世乐騎士在一旁看到巴乐米底的态度如此輕佻侮慢，便独自尋思道："那騎士必須教訓他一下才好，这不单是为了他自己，乃是为了崔思痛的緣故。不过，有一点，我看得很清楚；如果打敗了巴乐米底，我一定还要同崔思痛騎士打交道；那么，我一个人就要对付两个騎士，而且这两个人都很英武，我就难免太吃力啦；可是，不管是死是活，我必須为国王报仇；不論有什么困难临到我的头上，也一定要去报复。"想到这里，郎世乐騎士并向巴乐米底

騎士厉声叱道："你滾远些，准备打罢。"話声方落，他們两人各挺武器，登时斗将起来，揮舞长矛，相对猛击，彼此糾纏一处，难解难分，正鏖战間，郎世乐騎士忽地擲出一击，因为使力过猛，立刻把巴乐米底騎士掀下馬鞍，只見他很痛楚地扑在地上，不能站起，这边崔思痛騎士一見巴乐米底倒下了，随即赶上前来，向郎世乐騎士說道："騎士先生，請您准备好，我一定要同您比一場。"郎世乐騎士回答道："您既想同我比量，当然不会放过您，我又怎会怕了您呢；不过我自己如果有权可以决定的話，我自問是不願同您打交道的；我那位唯一的上司，他已被人輕侮无礼地打下馬来，我就应当为他报仇，关于这一点，我想您也一定能了解的。总之，他被人打倒，我当然要代他报复，因为他一向对待我都象朋友似的亲密，我是决不能看着他丢脸而袖手不管。所以为了这件事煩恼，在您也大可不必。"

听了这一番辞令婉轉而含蓄很深的話以后，崔思痛騎士再看这人的仪表和气概的非凡，便暗自断定他准是湖上的郎世乐騎士，那位被巴乐米底騎士所打倒的，当然是亚瑟王了。于是默默无言地收拾起长矛，又扶着巴乐米底上了馬；那面郎世乐騎士也侍候亚瑟王騎到馬上，彼此各自分头走开。且說崔思痛騎士在路中对巴乐米底說道："瞧您冒冒失失地打倒了那位騎士，我願向上帝立誓，决不欺人，真是太沒有体統啦。要知道，那儿位騎士謙恭有礼地来拜候一位貴妇，也是一般高尚騎士的人情之常，何况英雄美人，向来为人所敬爱，为什么您就要給人家一个絕大的侮辱呢？并且，在我的主妇面前，您也不应当这样的耀武揚威！特别是您要明白的，这次您做了一件足以使人生气的事。因为您打倒的这个人是亚瑟王，另一个是郎世乐。听了郎世乐称呼那位騎士做伟大人物这句話，我不会忘記的，因此才使我联想到那位騎

士便是亚瑟王。再說，依郎世乐騎士的性格，縱然五百个騎士当前，他也会从容应付，决不迴避，但是今天对我个人，却尽力地避免同我周旋。就这一点，更令我証实了他是郎世乐騎士，想起他对待我眞算得虛怀大度，爱护关切，无微不至；所以在所有騎士中，不管世間的人怎样議論吽嚣，我总毫无例外的，認定郎世乐騎士是騎士之花，此外任何人对他的意見，我都不管了。若是一个人极端憤怒，甘願战斗到底，一息尙存，不肯稍懈，而且又毫不徇情，象这样的人在馬战或步战当中，果有人想把他打敗，我想除却郎世乐騎士以外，眞不知道还有什么人啦。”巴乐米底說道：“亚瑟王，他这样微服出行，看上去恰象一个穷苦的游侠武士，确实出人意想之外，难能可貴。”崔思痛騎士道：“眞的呀，您还不了解亚瑟王上的天性啦，世界上所有的騎士，我想都应当以他作榜样——怎样去做一个騎士。”隔了少頃，又向巴乐米底說：“您对待这样一位高貴伟大的人物，竟自做下了那么卑劣的行为，应当知道可羞。”巴乐米底赧顏地說道：“怎奈木已成舟，无法挽回了。”二人边走边談，前面来到一个寺院，崔思痛騎士便伴送綺秀王后进来，歇了下脚，然后順便参观比武大会。

## 第七十四回

第二天巴乐米底怎样脫离了崔思痛騎士，而到对方的集团去反抗崔思痛。

开場的角号发布以后，所有当日参战的騎士都聞声入了場，大家仍依第一天的情形开始了。正如爱德华騎士和沙多克騎士两兄

弟在第一天比武似的，这第二天由由嵐王的太子烏文英騎士偕同卢坎奈尔·德·卜特莱尔騎士首先出場作战。双方战鋒甫交，烏文英騎士便把苏格兰王的太子打倒；还有卢坎奈尔騎士冲上了威尔士王，两人带矛乱打，矛杆都挪断了；又因彼此来势都太猛烈，以致各将对方互击得同时跌落馬下。当有奥克乃的騎士另行送来一匹馬給卢坎奈尔騎士。接着，这面的崔思痛騎士，馬尾直揚，馳进了武場，立将烏文英和卢坎奈尔两个騎士相繼打落；另外，巴乐米底打倒了其他两个騎士，卡力兹也照样得胜两次。这时亚瑟騎士轉面向郎世乐騎士道：“您看，那边三个騎士厮杀得眞够惊心动魄呀，特别是最先出場比賽的那一位。”郎世乐騎士回答道：“王上啊，那边一个騎士还沒开始交手啦，他那一身絕頂的本領，停一忽兒，您就可以看到了。”不多久，奥克乃公爵的公子下場了，开始表演了不少的出色武功。

等到崔思痛騎士看見一班騎士已經开始比試，他便向巴乐米底問道：“您有什么感覚嗎？今天能不能打得同昨天一样好？”巴乐米底随口答道：“怕是不会了，我尽覚得很疲倦，况且昨天的剧战已使我受了严重瘀伤，恐怕沒有昨天那样的耐力啦。”崔思痛騎士道：“这样說来，今天少了您的帮助，眞令我有些胆寒了。”巴乐米底騎士說道：“請不要指望我，今天确实不能象昨天那样了。”其实巴乐米底說的这一些，全是假話，意在用来蒙蔽崔思痛騎士。崔思痛騎士信以为眞，便又对卡力兹騎士道：“老兄，我一定要依賴您了，請不要离开太远，吃紧的当兒，务必接应一下。”卡力兹騎士立即应允道：“可以，在您需要的时候，我一定尽力协助，絕不辜負尊意。”二人正在这里交談，不想巴乐米底騎士对崔思痛騎士掉头不顧，匹馬单矛独自馳入奥克乃人馬的重围中；在那里施展了震动全場的惊人武艺，竟至沒有人能够經得住他

的一击。

崔思痛騎士一見巴乐米底騎士如此英勇，心中大为吃惊，半晌，才向自己說道："原来他不要我作伴啊。"崔思痛对他看了多时，自己却絕未一动，观众們的喝采欢呼，响彻全場，更使得崔思痛几乎沒法明白，那巴乐米底的气力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卡力茲騎士随向崔思痛騎士說道："老兄，請您想想，昨天丁納丹騎士对您說的那句話吧，他称您做懦夫！老兄，說眞的，他的話絕沒有絲毫恶意，因为您是他在这世界上最敬爱的一个人，他这一番話，正是为了促使您的成功。"接着卡力茲又向他說道："請告訴我，您今天怎样打算？对巴乐米底呢，似不必过份的惊奇；据我看，他也不过想尽量的从您身上夺取到一些荣誉罢了。"崔思痛騎士答道："您这話确是有理。"不久他又繼續說："他的恶意和嫉妒自从我明了以后，您可以看見，只要我来加一把劲，那么現在全場对他的欢呼，便会立时停止。"

話刚說完，崔思痛騎士驀地放馬直奔，卷入那人山人海战云密布的比武場里，近者剑挑，远者矛击，汹涌而前，冲破敌群，气势的威武，全場为之震撼，四周所有观众，更一致盛賛崔思痛騎士这时的气力，比起以往的巴乐米底騎士要不止高出一倍。 因之滿場的欢呼声，已不是对巴乐米底喝采，而是称頌崔思痛騎士了，只听大家喊道："哦，耶穌啊，請看崔思痛騎士他那一支长矛，竟然打倒了这么多的騎士。"又听他們喊道："看呀，他使用的那口剑，多少个騎士被斫倒了。"也还有人喊："那些破碎的头盔和盾牌請看他打碎了几多个？"他面前的那些奥克乃人馬，都敗下来了，这时，郞世乐騎士向亚瑟王道："現在您看怎样啦，我不是奉告过您嗎，今天定会有一个騎士表演得比巴乐米底更加出色。您看那边往来馳騁的騎士，他战斗得多么威风，他的气魄和胆

量又多么大？”亚瑟回答郎世乐說：“誠然，您的話千眞万确，我說句老实話，那个人的本領比巴乐米底騎士眞要高得多啦；象这么高明的人物，我从沒看見过。”郎世乐說：“王上，您說的眞对，至于这个人除了高貴的崔思痛騎士，我想沒有别人。”亚瑟道：“我完全相信。”

这时候，巴乐米底騎士瞧見众人都不对他欢呼了，便跑开一段路，离远些，好对崔思痛騎士仔細观察一番，及至看見崔思痛騎士奋勇鏖战，力抗众敌，馳騁全場，毫无惧色，巴乐米底自知在这天已沒有获胜的希望了，心中恼恨得泪落如雨；他自己也很清楚，这次崔思痛騎士是在他表現坚强刚毅的时候，发揮出全部力量，他能够得胜的机会是不会多了。

# 第七十五回

崔思痛騎士怎样离开了比武場，又喚醒丁納丹騎士，使他乔装黑色。

随后，亚瑟王走进了武場，北加里士王和湖上的郎世乐騎士也相継跟来；随在郎世乐后面的，是布留拜里、卜尔斯和爱克托三个騎士，一同走进武場。先由郎世乐騎士偕同三个亲屬，分别表演了功夫极精湛的武艺，博得全場的大声喝采。然后对威尔士王和苏格兰王两人相打，迫得他們退出了武場，但这时崔思痛和卡力兹两个騎士仍旧留在場里，始終屹立不动，以致遭受了无数次的打击，使得所有的入場人物一直在頑强地对抗，惊得滿場观众为他威叹不止。惟有郎世乐騎士本人以及他的三个亲屬，事先

都受过郎世乐騎士的叮囑，容讓了崔思痛騎士，不与抗争。亚瑟佇馬观战多時，忽又問道："那个很会抵御的騎士，他就是巴乐米底嗎？" 郎世乐騎士答道："不是的，您知道，他乃是高尙的崔思痛騎士啊；停在那边观望的那人，才是巴乐米底呢，瞧他几乎不动手了。还有一点，王上啊，您将来会明白，崔思痛騎士本来的打算，要在今天，把我們都赶出了場外的。"少頃繼續說道："提到我个人是不願打敗崔思痛的，至于别人誰願意打，就讓他打去。"說到这里，又向亚瑟道："王上，为什么巴乐米底等候在那里，象做梦似的，您能瞧得出嗎？ 他对于崔思痛高明的武艺正感到心事重重呢。"亚瑟道："他这样子，眞成了一个呆瓜了；按說巴乐米底这个人，不論过去，或是在将来，象崔思痛騎士那样的威风，他都是不会有的。如若巴乐米底心里，果眞嫉視崔思痛騎士，而仍然站在他的方面对付敌人，那么就可知道他是一个虛伪的騎士了。"国王同郎世乐騎士正在彼此愉快交談的时候，崔思痛騎士却已悄悄地退出了人群，揚长而去，場中除了綺秀·婉兒同巴乐米底騎士望見以外，竟沒有給人发覺，因为这两个人始終是目不轉睛地盯牢着崔思痛的。及至崔思痛騎士赶回自己的帐篷，一見丁納丹騎士还睡在他的床上，好梦正酣。崔思痛立喊道："快起来，别的騎士都忙着在比武場里竞賽，您却躲在这里睡覺，豈不慚愧。"丁納丹騎士聞听此言，急忙爬起来說道："您認为我要怎样才好呢？"崔思痛騎士道："您应当赶快准备好，騎上馬陪我一同进場。"于是丁納丹騎士頂盔貫甲，收拾妥当，然后举目向崔思痛騎士的头盔和盾牌，仔細端詳一下，发現这两种武器上面伤痕累累，打中过好多击，因而說道："我睡得那样沉熟，正交着好运道呢；如果眞跟您跑进了場里，那一定要丢脸啦；在我看来：个人武功事小，丢脸的事却大了，現在从您头盔盾牌上这么多枪

疤看来，我要是参加，我一定会败得同昨天一样了。”崔思痛騎士道：“停下您的笑話罢，跑出去，我們还是要进場的。”丁納丹騎士〔故作惊奇的〕道：“怎么？您有胆嗎？想起昨天那样的战斗，您眞象睡着了做梦似的。”正在两人談笑之間，崔思痛騎士已經披挂好一身黑色的戎装准备出場了。丁納丹忽面容端肃，說道：“哦，耶稣呀，今天您覺得怎样？ 确实的，我看您的精神，眞是昨日今朝大不同了。”崔思痛听罢，不禁笑了一声，随向丁納丹叮囑道：“請您好好的看定了我，跟牢了我，看在上帝的分上，随时准备好接应我；不要大意，好好的在这里等候着，还要一直跟在我后面，倘使您看見我被别人打敗了，我将通知您，請您馬上来救我。”說完，崔思痛和丁納丹两个騎士一同上馬走了过来，关于他們两人怎样走出，又怎样走进，巴乐米底騎士都看在眼中，綺秀·婉兒也都一目了然；她对于崔思痛騎士的用意，自然比任何人都更清楚。

# 第七十六回

巴乐米底騎士怎样改换他的盾牌和盔甲去伤害崔思痛騎士；又耶世乐騎士怎样对付崔思痛騎士。

这时巴乐米底騎士瞧見崔思痛騎士乔装改扮，重新入場，心里便暗暗想着怎样才能把他糟蹋一頓。忽然間望見一个騎士因受伤很重，退出了場外，远远坐在泉水旁边休憩。巴乐米底騎士立即放馬奔到这人的面前，向他說道：“騎士先生，您的鎧甲和盾牌，請借給我用一用可以么？因为我这一身装束，全場的人已經都認

識了，这对我的害处很大，我打算把我的武装放在您手里，要知道这些东西是同您的一样坚固耐用。”那騎士說道：“我可以答应，我的鎧甲和盾牌如果对您有用处，就請拿去好啦。”于是巴乐米底把那騎士的甲盾急忙披带起来，一轉身直奔武場，看他的那面盾牌，明光閃閃，耀眼夺目，宛似水晶或銀子做成一般。当时全場中，不論是崔思痛本人，或是亚瑟王方面的騎士，沒有一个人認得出他是巴乐米底騎士的。正在巴乐米底騎士突然冲进場里的时候，崔思痛恰好就在他的面前，一連打倒了三个騎士。巴乐米底趁此时机，立即一馬冲来，逼近了崔思痛的跟前，只見他們各自探出长矛，凶猛对击，不一刻两只长矛都齐在手柄上面裂得粉碎。接着又各拔出利劍，奋其全力，互相对斫，双方糾纏多时，尚不能分出胜負，在崔思痛騎士心下不免大为詫异，为什么能够打得这样勇武有力。自己思索着，这是什么人呢？他覺得只有巴乐米底是很强悍的，也知道巴乐米底的气力过人，但总不会是他吧；崔思痛騎士想到这里，頓覺煩躁不堪。可是今天他認为遇到了劲敌，棋逢对手，以致崔思痛沒有余力再去应付其他的騎士了。这时他們两个，各不稍讓，愈打愈形激烈，彼此都发出了无数击，每一击都打得对方很重很慘，因而全場观众，对那个同黑衣騎士崔思痛相斗的究竟是什么人，都在惊奇地猜疑不定。可是綺秀·婉兒的心里，却一清二楚，她知道这是巴乐米底和崔思痛两个騎士在拼命战爭；原来巴乐米底和那个受伤的騎士在交換武装的时候，她适巧站在窗口前面，所有一切情形，都被她看得清清楚楚。由于巴乐米底騎士的輕侮崔思痛騎士，使她不禁开始流下了又痛恨又怜惜的热泪，到后来竟急得暈厥过去，不省人事。

再說二人战够多时，还在糾纏不已，只見郎世乐率領着一大群

的奥克乃騎士入場了。他这一面的武士們看到郎世乐騎士，于是喊道："回来吧，大家都回来，湖上的郎世乐騎士亲自来了。"那些返回来的騎士也叫道："郎世乐騎士啊，不論怎样，我們求您去和那个黑色騎士（他是崔思痛騎士）对付一下；您瞧，这位拿銀盾的高尙騎士（他是巴乐米底騎士）已几乎被他打翻了。"郎世乐騎士听了这話，随即放馬奔到他們两人中間，开口向巴乐米底騎士說道："騎士先生，您应当休息一下了，請讓我来同他比一場罢！"

巴乐米底騎士对郎世乐騎士本很熟悉，崔思痛騎士也是認識他的，都知道郎世乐騎士的本領比巴乐米底騎士更高，因此巴乐米底覺得很是輕松愉快，自己退在一旁，讓郎世乐去同崔思痛对打。在巴乐米底的心里，他深信郎世乐騎士这时候决不知道对方就是崔思痛騎士，极希望郎世乐騎士狠狠地把崔思痛騎士打敗，或是侮辱了他一頓，所以暗自里幸灾乐祸，高兴非常。在郎世乐騎士这面，因为确实不知道对方竟然是崔思痛騎士，因此毫不留情地向着对方一連猛击了好多次，可是崔思痛騎士却知道那打他的人乃是郎世乐騎士，但又不能說明。二人就在这样明暗不分的情况中，一进一退，各显威力，双方相持了很久，可怜綺秀·婉兒在这时眼看着那种生死相搏的厮杀情况，一顆芳心，焦急得几乎发疯了。

丁納丹騎士本来一直跟在后面照应的，一看眼前情况，便告訴卡力兹騎士，那个穿黑色武装的人是崔思痛騎士，又說："同他交手的那人是郎世乐騎士，今天崔思痛騎士已經很累了，恐怕他必敗无疑。"卡力兹騎士赶急答道："那么我們就把郎世乐打倒好啦。"丁納丹騎士說道："好，我們把郎世乐打敗，比崔思痛失敗受辱总还好些；不过那个拿銀盾的騎士一到紧急关头，提防他会又出来攻击崔思痛騎士。"二人說到这里，卡力兹立举长矛驀然冲

上了郎世乐骑士，出其不意的对准他的头盔上重重一击，直打得他头昏目眩，摇摇不稳。接着丁納丹骑士也挾着长矛馳进武場，向着郎世乐骑士乘势搠来，竟把他連人带馬一齐推倒地上。这时，崔思痛骑士又急又气，对着卡力兹和丁納丹两人埋怨道："哎呀，耶穌啊，說来真丢脸，在我們正斗的时候，你們为什么把他这样一位高尚的骑士打倒呢？这是你們的耻辱，他沒有丢什么面子，虽是您两位来帮助我，其实我仍有相当力量来抵住他的。"

这里，大家正在感到不安，忽然間巴乐米底骑士还是以前的乔装跑进了武場，猝地举矛一搠，立时把丁納丹骑士打下馬来。这时，郎世乐骑士为了刚才无意間被丁納丹骑士打落，满怀憤怒，心想乘此把丁納丹痛打一頓，以图报复，但丁納丹骑士也悍然对抗，面无惧色。在崔思痛骑士当然很明白，那丁納丹骑士决非郎世乐骑士的敌手，却又不便相助，因此心中正自怏怏不乐。不料巴乐米底骑士又卷土重来，径直冲向崔思痛骑士打去。崔思痛一看見巴乐米底快要冲近，又想要协助丁納丹，因为丁納丹現在正受着郎世乐骑士的节节进逼，情况很是严重的时候，于是崔思痛决定先把巴乐米底給打发了开去。主意已定，随即轉身向着巴乐米底骑士迎上去，举矛很重的打了一击，然后抓住巴乐米底摔到他自己的身下。想不到崔思痛骑士也被他用力拖着，一同倒下了；可是崔思痛骑士一翻身就很快地跳起来，只留巴乐米底仍扑在地上，接着又立刻步行跑到郎世乐和丁納丹这两人的当中，协助丁納丹开始了一場鏖战。

正在这时，丁納丹給崔思痛送上了一匹馬，并且故意的大声喊得郎世乐也可以听到："我的爵爷，崔思痛骑士啊，您上馬呀。"那郎世乐骑士突然听到人家叫他做崔思痛骑士，不覺面現惊愕之色，說道："啊，耶穌呀，我在做了些什么事呢？我真丢脸。"郎世乐

象抱愧似地又説："我的爵爷崔思痛啊，您为什么要乔装改扮呢？今天您已經陷在极危险的境地，事前若是我知道是您，我决不会同您打的，如今事已至此，只有請求您多多原諒了。" 崔思痛騎士欠身答道："爵爷，屡次承情，这已不是第一次啦。"二人說罢，各各上馬別去。

在郎世乐騎士那方面的所有观众，都主张把这次的光荣和胜利归于郎世乐；在崔思痛騎士这方面的全部观众，則認为今天的荣誉和封号应当屬于崔思痛，两边議論紛紛，各不相下；但是郎世乐却不同意这样办法，他对大众宣称道："这种荣誉我是不配接受的，我願向全体騎士們声明，崔思痛騎士在战場里停住的时間最长，比武时間更久，而且被他击敗的騎士也比我为多。因此大家对我的盛情和贊揚，我应当轉贈給崔思痛騎士，現在我請求全体的爵爷們和同志們接受我的意見。"話声甫毕，全場中所有公爵、男爵以及騎士們一齐欢声雷动，大家都說："今天的比武应該要推崔思痛騎士最优秀啦。"

## 第七十七回

崔思痛騎士和綺秀·婉兒两人怎样分开的；又巴乐米底怎样跟随他們并借口原諒自己。

通告大家返回宿舍休息的号令发布以后，綺秀王后由人引导着回进了篷帐。讀者应当明了，她把巴乐米底用尽心机、层出不穷的种种詭計，全部都看穿了之后，因而她对这个騎士便从心底感到厌恶万分。但在这个期間，不仅崔思痛騎士、卡力茲騎士、

甚至丁納丹騎士全都不曾看破巴乐米底的詭詐伎俩；到后来，讀者們就会听到在崔思痛和巴乐米底两个騎士之間所发生的爭执了。

待比武大会結束，崔思痛騎士、卡力茲和丁納丹等人都随在綺秀·婉兒的后面，相繼乘馬赶回篷帐的所在地。他們正行之間，不想巴乐米底騎士也紧紧跟同他們結伴而行，可是他依然从前那副乔装，并未恢复本来面目。崔思痛騎士一回头看到現在那个手执銀盾的騎士，曾在武場上很坚强地牵制过他，現在正跟在身边来了；于是崔思痛就向他說道："您要知道，騎士先生，我們在这里并不需要您作伴，請您赶快离开吧。"巴乐米底騎士摆出一种絕不認識崔思痛騎士的样子，半晌冷冷說道："騎士先生，我想奉告您，无論如何我不願离开你們，因为世界上最优秀的騎士中有一个人，他曾吩咐过我，叫我跟随着諸位，他一天不叫我脫离你們，我便一天不願自行退出呢。"这时崔思痛騎士一听到那人說話的声音，方才知道原来是巴乐米底騎士。这位高貴的騎士崔思痛不覺訝了一声，怫然說道："哎呀，巴乐米底騎士啊，您就是这样一位騎士么？可惜您的声名传錯啦，人家一向称頌您是一位謙恭温順的騎士，实則今天对待我的情形，眞是阴险极了；由于您，几乎把我陷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本来呢，早知是您，我想我应当施展点更好的武力，可是郞世乐騎士同您一起便太厉害啦；在当代的騎士中，提起郞世乐騎士，如果他是願意应战到底的話，那么，任誰也无法抵得住他，这一点我頂清楚了。"巴乐米底騎士狡猾地道："眞奇怪呀，您就是我的爵爷崔思痛騎士嗎？"他回答道："是呀，騎士先生，您明明知道的呀。"巴乐米底道："憑騎士的道义說罢，直到現在，才認清是您呀；我起初总以为您是爱尔兰王，就因为您披挂着他們的装束，所以才有这样誤

会。”崔思痛騎士道：“誠然，我穿着他們的武装，那是我承認的，談起这套武装，倒有一段来历，原来有一次在战場上，我从一位最高貴的騎士手里得来的，这人名叫馬汉思騎士，那次我吃尽了千辛万苦把他打敗；也就除了他，再沒有别的人生还，馬汉思騎士后来死在庸医的手里，可是他从来不曾向我屈服过。”巴乐米底道：“騎士啊，我在先以为您已加入了郎世乐騎士的集团，因此使得我也要轉变了。”崔思痛騎士信以为眞，說道：“您这話很对，那么，好罢，我願意接納您，也願意原諒了您。”

他們一行数人，騎馬向自己的篷帐轉来，抵达以后，下了馬，换好衣，盥洗完毕，各就席次坐定，准备进餐。綺秀刚来入座，举目一見巴乐米底，面色不禁忽然大变，急得半晌說不出一句話来。崔思痛騎士瞧到她这副不懌的神情，开口問道：“我們今天确是太累了，夫人，您为了什么事，对我們这样不开心呢？”綺秀·婉兒答道：“我亲爱的爵爷，我实在沒有法子不生气，看在上帝的面上，您不要对我不乐意呀；您今天受了小人的擺布，連您的性命都几乎断送了。千眞万确的，爵爷，他那一步步的阴謀，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我全看清了；因此爵爷啊，在您的面前，我怎样耐得住这个叛徒和恶人的巴乐米底呢；就是他怎样留心窥探您走出武場，也是我所亲眼目睹的。他一直騎在馬上，守您轉回来。后来，又看見他跑到了一位受伤的騎士面前，同他掉换了武装，等到披挂好了，再匆匆赶到武場里面。看他找到您的时候，便釘紧着您打将起来；总之我可以証明，巴乐米底騎士同您作战完全是存了心的；爵爷啊，說到他呢，我倒并不怎样害怕，但我却是很怕郎世乐，因为那时郎世乐并不知道是您啊。”巴乐米底听完了只得支吾着說道：“太太，您想怎样說，就讓您怎样說吧，我不願意回駁您；不过，謹以騎士的道德作証，那时我絕不知道对方就是

崔思痛騎士。"崔思痛騎士說："巴乐米底騎士，我接受您这理由，但是我自己很明白，您并沒有什么照顧我的地方，虽然如此，我还是可以寬恕您的。"在这一次会餐中間，綺秀·婉兒始終沉默地低垂着头，不曾启齿說过一言半語。

## 第七十八回

亚瑟王和郎世乐騎士怎样回到帐蓬，同进晚餐，
又关于巴乐米底騎士的种种。

正在这时，忽有两位騎士全副武装向帐幕款款而来，在帐前下了馬，态度軒昂，不同凡俗。崔思痛騎士問道："良善的騎士先生們，我們正在吃飯的时候，象这样全副武装地駕临見教，眞个令人大惑不解，倘使我們同在比武場里，为了解决一些糾紛，以求您的心安理得，那又当别論啦。"只听其中一个騎士說道："不是这样的，崔思痛騎士，我們前来奉訪，并沒有这个打算，务要請您諒解，我們是以朋友的身分来看您的。"那騎士接着又向崔思痛道："我来的目的，是专誠拜望老兄，（轉脸又指同来的那人說，）他来的意思是想看望看望綺秀·婉兒。"于是崔思痛騎士謙和地答道："那么，請两位卸下头盔，大家相識相識。"来的这两个騎士同时应道："一定遵命。"及至他們把头盔解下，崔思痛騎士端相着这两人，看来面熟，好象是認識他們似的。

那时丁納丹騎士暗地向崔思痛騎士悄悄說道："爵爷啊，这第一个对您說話的人是湖上的郎世乐騎士，另外一位是我的王上亚瑟王呀。"崔思痛騎士立即进来向綺秀·婉兒說道："好太太，

快些起身吧，我們的王上亚瑟王来了。”少时，国王和綺秀見了面，互相接吻为礼，郎世乐同崔思痛两位騎士也大家拥抱了一陣，彼此都是意兴遄飞，愉快非常，又經过綺秀·婉兒的請求，亚瑟王和郎世乐騎士两人卸去鎧甲，更显得毫无拘束地寬舒而又愉快的交談。这时，亚瑟王道：“夫人，我早知您一向受人极端贊揚，不想直到今天才能如願相見，我敢說在我所見的美人中您是最美的了，并且崔思痛也是我平生所仅見的一位德艺兼优的騎士；因此，我認为您們眞是英雄美人，天作之合。”那位高貴的崔思痛騎士和綺秀一齐謙逊地答道：“王上，感謝您，論到您的慈祥仁爱，天下归心，在所有圣主中，也是空前絕后的呀。”就这样大家談論了一些上下古今，也述說些历次比武的經过。忽然亚瑟王提到：“請問，崔思痛騎士啊，您为什么一直同我們作对呢？您旣是圓桌社中一位騎士，照理应当同我們一起才是。”崔思痛騎士答道：“王上，丁納丹在此，还有陛下的外甥卡力兹騎士，他們惹得我去对抗您的。”卡力兹辯解道：“舅舅，我可以担当这个罪名，但是崔思痛騎士自己也有应当負責的地方。”丁納丹也說道：“我也正在懊悔呢，这个倒楣的崔思痛騎士，是他把我們領到武場里，才使我們都挨了一頓毒打。”国王和郎世乐听到这番話，只笑得前仰后合，坐也坐不住。

亚瑟又問道：“那个手拿銀色盾牌很狡黠地挡住了您，到底是怎么一个騎士呢？”崔思痛騎士說道：“王上，坐在那椅子上的就是他。”亚瑟道：“什么，就是巴乐米底騎士嗎？”綺秀·婉兒說道：“您不知道，正是他啊。”亚瑟显得不快，說道：“願向上帝立誓，决不騙人，您对待这样一位优秀騎士竟会那么尖刻无情？可是，我以前曾听到好多人在称贊您是謙逊溫和的呀！”巴乐米底道：”王上，因为崔思痛騎士是乔装入場，所以我不認識他了。”

郎世乐也說道："我也向上帝立誓，騙了人雷打火烧，您的話或許是对的，我当时也認不出是崔思痛騎士；但是我很奇怪，您为什么要参加我們这一边呢？"郎世乐又道："这还是由于同样的原因啊。"崔思痛騎士插嘴道："关于这一点，我已經原諒过他了，可是我不願意脫离他的团体；我倒很喜欢同他結伴呀！"不久，他們把这件事丢开了，又談到别的問題上去了。

一直談到晚間，亚瑟王和郎世乐騎士才返回行宫。讀者应知，这一夜，巴乐米底騎士躺在床上，妒火中烧，越想越不是滋味，通宵不曾交睫，弄得嗚咽伤感，苦悶不堪。第二天一大早，崔思痛騎士、卡力茲和丁納丹三人起身同到巴乐米底的臥室里，見他仍在沉沉酣睡，再看他的两頰上，泪痕犹在，知道他通夜未眠，一定哭了很久。崔思痛騎士道："不要再說啦，我知道总因我和綺秀·婉兒責备了他，以致使得他又气忿又苦恼啊。"

## 第七十九回

在第二天崔思痛和巴乐米底两騎士怎样表現他們的武艺，又亚瑟王怎样被他从馬上打下来。

崔思痛騎士隔了些时，再派人去請巴乐米底騎士，要他尽速准备，因为已到了比武的时間了。随后，大家披挂齐全，准备停当，一行人馬，包括綺秀在內，一律都是紅色，簇拥着綺秀各自精神抖擻地穿过武場，来到她所居住的修道院中。不多久，听到一連三次的角号声，于是每一位君王和率領的騎士們，列好队形，分别入場。首先参加比武的是由巴乐米底騎士对抗开納斯·勒·斯

村戒騎士，开納斯也是圓桌社的一員大将。等到二人互相遭遇，巴乐米底揮动长矛猛力打去，这一击来得很重，直把开納斯整个兒由馬屁股上摔下。接着，巴乐米底又把另一个騎士打倒，并且把自己长矛打成几截，然后迅速的拔出宝剑，剑光上下翻飞，英勇地斗了一陣。霎时間，滿場观众向巴乐米底騎士热烈地喝起采来。亚瑟王說道："看呀，那騎士开始了他的精采表演啦。"亚瑟王又說："願向上帝立誓，不說假話，这人确是一位武功极高的騎士呀。"正当他們立在那里說話的时候，崔思痛騎士一匹馬却象迅雷急电似地飞进了武場，恰好同家宰凱騎士碰到一处，双矛立举，引起一場剧战，竟把凱騎士打得从馬上翻落，接連着使用这根长矛，又一气打倒了三个騎士，中間还抽出利剑，短兵相接，这几陣打下来眞算得山搖地动，人人心惊。全場这时的呼声，就由巴乐米底騎士轉移到崔思痛騎士的身上，一片声的高喊道："好啊，崔思痛；好啊，崔思痛。"沒多久，大家都已把巴乐米底騎士忘在九霄云外了。'

郎世乐指着向亚瑟王說道："您瞧呀，那边那騎紅馬的騎士，正在表演着他的精采武艺啦。"亚瑟也告訴郎世乐說："我不騙您的，停一会兒瞧罢，您准可以看到那两个騎士，今天一定会轟轟烈烈地表演一番。"郎世乐心中大不謂然，說道："王上，一个堂堂騎士窺伺着另一个騎士，在他是加重了嫉妒的恨心，祇立意要胜过那个高貴的崔思痛騎士罢了；可惜崔思痛并不知道巴乐米底騎士私底下已經这样地嫉妒他。况且崔思痛騎士所行所为，又完全出之于光明正大的騎士精神，更是不应該了。"不一刻卡力兹騎士和丁納丹二人在場中也各自表演了一些拿手的武艺，功夫嫻熟，精神飽滿，眞够得上两位高貴的騎士；因而亚瑟王对他們也备加称贊；当时崔思痛这方面的一些君王和騎士們团結的

很紧，互相助陣，各人都有建树，所以武功彪耀，冠于全場；亚瑟騎士和郎世乐騎士見此情况，便一齐放馬，直向他們冲来，挤到人馬最稠密的地方。正在这当兒，由于崔思痛騎士并不知道他是亚瑟王，驀地对他发出一矛，不想竟把他从馬上打落在地；郎世乐騎士在旁一見，正打算赶去营救，忽然从四面来了一大队人馬，围着郎世乐乱搠乱打，众寡不敌，結果被他們拖下馬来。爱尔兰王和苏格兰王率領着部下的一班騎士，这次費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大获全胜了，再心想把亚瑟王和郎世乐騎士一齐俘虏回去。郎世乐騎士猛听得他們有这样的計划，不禁大怒，便象只飢餓了的獅子似的，往来冲蕩，奋力反攻，以致所有騎士紛紛退避，沒有一个敢于近上前来和他接战。

同时，爱克托騎士握紧手中长矛，正和巴乐米底騎士对抗，彼此苦斗很久，才忽地一击落在巴乐米底的身上，那爱克托的长矛被震成好几截。抛去矛柄，爱克托騎士赶即又拔出宝剑，重行赶上，对准头盔斫去，迫得他把头俯下，弯到了馬鞍的弓头。爱克托騎士这时乘势一舒手臂，便把巴乐米底騎士拖到脚下；于是爱克托騎士把夺来的这匹馬替郎世乐騎士牵去，請他騎坐；不料巴乐米底突然跳到面前，拉住这馬的繮繩，一跃而上。郎世乐坦然說道："願向上帝立誓，不說假話，这匹馬您实在比我更配騎它。"不多时，爱克托騎士又給郎世乐騎士搶了一匹馬来，这时郎世乐很是感动，就对他的兄弟說道："多謝您啦。"等待上馬之后，但見他仅仅使用了一根长矛，早一連的打倒了四个騎士。从这四个騎士留下四匹馬中，郎世乐挑选了一匹最好的献給了亚瑟王。然后郎世乐騎士和亚瑟王以及郎世乐的几个亲屬中的騎士們，大家都表演了非常优越精湛的武艺；在那一次，据史書記載，被郎世乐騎士打倒的和拖下馬的一共有三十名騎士之多。虽說对方

是坚强地团結一致，可是亚瑟王同他的部下依然胜过了他們。对于这种情形，都給崔思痛騎士看在眼里，比如亚瑟王及其部下那样的艰苦鏖战，不屈不挠，特别是郎世乐騎士亲身所完成的伟大功績，直使得他感得无限惊奇欽服。

## 第八十回

崔思痛騎士怎样加入亚瑟王的集团，又巴乐米底怎样不肯参加。

这一天，崔思痛騎士約齐了巴乐米底、卡力兹和丁納丹三个騎士聚在一起，对他們这样說道："諸位良善的先生，您要知道，我志願加入亚瑟王的集体了，以这样少的騎士，竟然完成了这样大的功績，我从来沒見过。何况我們圓桌社的騎士們，亲眼看到自己的領袖被人打倒，而且高貴的郎世乐騎士也被人打下馬来，眞是我們大家的奇耻大辱。"卡力兹和丁納丹两个騎士一同答道："您决定这样做是很好的。"但巴乐米底却說道："您要加入亚瑟方面，就听便罢，可是我最初出場时所隶屬的团体，我不願意脫离它。"崔思痛騎士道："这是为了我的緣故，您才离开我們，好罢，願上帝助您成功。"于是巴乐米底騎士就从此离开他們告辞而去。同时，崔思痛騎士、卡力兹和丁納丹三个人也从此都归到郎世乐騎士的一方面去。再說，在武場中，郎世乐騎士已把爱尔兰王从馬上打落；接着，他又打倒了苏格兰王和威尔士王；然后亚瑟騎士放馬冲近了巴乐米底，一击从馬上把他打下；至于崔思痛騎士，凡是和他遭遇的一些人，全被他逐一打翻；而就卡力兹和丁

納丹所表演的武艺看来，也很不失为一个高貴騎士应有的成就；所以战到后来，其他集团的人，漸漸开始逃出了場。巴乐米底叹道："伤心啊，我竟然落到了今天这样的地步！想起一生贏得的光荣，从今都付之东流。"巴乐米底一路上想到悲痛处，边哭边走，直退到泉水近旁，才将馬解开，卸去鎧甲，看他泪眼模糊，宛象一个疯人似的。在另一面，有許多騎士奖給崔思痛，也有很多人奖賞郎世乐。当时崔思痛騎士説道："良善的爵爷們，你們将光荣归之于我，对你們盛情，实在使我衷心地感謝，但是我更誠恳地請求你們，应向郎世乐騎士喝采，我个人也应該对他欢呼的。"群众們所給的荣誉，只因郎世乐騎士堅持不肯接受，于是那分奖品，便由他們两人平均分得了。

大会結束以后，所有人員，各返寓所，布留拜里和爱克托两个騎士随了崔思痛騎士及綺秀·婉兒也一同来到他們的篷帐里。这时，巴乐米底騎士呢，独自一人留在泉水旁边，依然心酸泪落，悲不自胜；适逢其会，威尔士王和苏格兰王正由这里經过，望見巴乐米底騎士在那里长吁短叹，哀痛欲絕的样子，他們走近問道："这样一位高貴的騎士，为什么竟然苦恼到这种地步啊。"当由这两位君王将巴乐米底騎士的那匹馬拉来，又請他着好武装，一同并騎而归；此际，他虽則陪了这两位君王同行，可是心中还在凄惶酸楚，无法释去。　后来巴乐米底随着他們漸漸走近了崔思痛騎士和綺秀·婉兒同住的篷帐，他就請求两位君王下了馬，在附近稍稍逗留一会兒，好讓他去訪問崔思痛騎士一次。当他走到崔思痛騎士的帐門前面，立即大声喊道："良納斯的崔思痛騎士，請問您在里面嗎？"　丁納丹在帐篷里一听，即向崔思痛騎士説道："爵爷啊，这是巴乐米底呀。"崔思痛亲自迎出来望着他説道："怎么，巴乐米底騎士啊，您是要来参加我們的团体么？"巴

乐米底道："你这叛徒，簡直胡說八道。現在幸亏是夜里，若在白天，我一定要亲手杀死你。"接着又說道："如果我能够捉住你，也要叫你为今天的罪行抵命。"崔思痛騎士答道："巴乐米底騎士啊，您怨恨我便錯了，如果您能依我的意見去做，您也照样得到胜利的。現在，您旣然給了我这样大的警告，我自当好好地小心提防了。"巴乐米底說道："你这叛徒，还在胡說嗎？"說罢，馳馬而去。

第二天早晨，崔思痛騎士、布留拜里、以及爱克托、卡力兹和丁納丹等五个騎士，一同陪着綺秀·婉兒，有时乘船，有时騎馬陆行，不一日抵达快乐园，休息了七夜，大家在这时縱情暢叙，举凡佳肴美饌，田畋娛乐，应有尽有，不再具述。那亚瑟王率領着部下专程赶赴加美乐城，巴乐米底騎士則跟随那两位君王去了；一路上神思懨懨，那种极度悲痛的程度，几乎超出了任何人的想象之外，这中間的原因，不仅是由于离开了綺秀·婉兒恋恋难舍，而且还因为他脫离了崔思痛騎士的集团；想起崔思痛騎士对待他那么眞誠温煦，肝胆照人，因此巴乐米底騎士一想到这，便永不会再有愉快啦。

## 第八十一回

布留拜里和爱克托两个騎士怎样将綺秀·婉兒的美貌告訴了桂乃芬王后。

一轉眼，七天过去了，布留拜里騎士和爱克托騎士两人告别了崔思痛騎士和綺秀王后，这两位高尙騎士临行的时候，还得到他們

饋贈了很多貴重的礼物；至于卡力兹和丁納丹两人，則还要留些时，以便陪伴崔思痛騎士。再說布留拜里和爱克托两个騎士，这一日，抵达了桂乃芬王后的住处，那是坐落在靠近海滨的一座堡寨；到的那天，适逢王后久病新瘥，自当感謝上帝的恩惠；当王后初看到这两个騎士，便問他們是从何处而来。他們据实回答了，說是从崔思痛騎士和綺秀王后那里来的。王后又問道："崔思痛騎士同綺秀王后近来好嗎？"那两个騎士答道："都好，他这一位眞是了不起的高貴騎士，本領是高强极了；至于王后綺秀呢，也算得举世无双；說到她的姿容、仁爱、风度，以及其他等等的美德，縱是走遍天下，也难找出她的对手。"桂乃芬王后喜道："眞是奇怪！ 凡是見过她的人，以及同她交往过的人，据我所知，竟沒有一个不是这样說的。但願上帝保佑我，讓我也有象她那一分的运气；这次大比武会的举行期間，我不幸得了病，以致錯过。象这样会聚天下的貴妇佳丽、騎士英杰于一处比試，規模壮大，令人羡煞；似此机緣，諒来今后一生中恐怕不易多得了。"

随后，騎士們又向桂乃芬王后說到巴乐米底在第一天比武大会里，怎样同最高貴的人們战斗、大获全胜的經过，第二天又怎样被崔思痛騎士夺到了錦标；以及郎世乐騎士在第三天大胜的情况，一一报告出来。桂乃芬王后听毕說道："那么，在这三天当中，究竟以哪一个最出色呢？"他們答道："願向上帝立誓，决定說眞話，郎世乐和崔思痛两位騎士还要稍逊一筹呢。要知道，那时巴乐米底騎士的武艺，确实够得上勇敢而又精湛；可惜他一到那里，就和他原来隶屬的团体对抗啦，以致使他失去了大部分的光荣；从这一点，也足以証明他的心胸不免过分狹隘了。"桂乃芬王后道："这样說来，他会永远得不到胜利啦，大凡一个器度窄狹的人，若是一旦获得了荣誉，必至遭到两倍的苦厄；所以世上一切

成功的人，对那些气量狭小的都很憎恶，令人随处提防，避之惟恐不及；同时，凡是和蔼大方、热誠温順的人，他一定能处处受人欢迎，这是一个千古不磨的至理呀。”

## 第八十二回

爱皮諾革利斯怎样在泉旁訴苦，又巴乐米底騎士怎样寻見他；以及这两个人悲哀的情况。

現在且按下这里不提，讓我們再来述說巴乐米底騎士。自从那日，他随着两位君王同行同宿，因为他自己怀着无限的悵惘和悲伤，也弄得大家心里都不愉快。为时不久，爱尔兰王派遣一个部下去見巴乐米底騎士，送他一匹駿馬；同时苏格兰王也贈給他許多礼物，他們都希望巴乐米底騎士能够陪他們住下，可是他无論如何不肯逗留下来；最后只有讓他告辞而去。但見他漫无目的，信步所之，一任內心猎奇冒险的情緒驅使，跑到将近中午时分，尚未停止。后来，巴乐米底騎士走进森林中一座泉旁，忽然看見一个受伤的騎士躺在那里，馬匹就在附近放牧；那个騎士时而唉声叹气，时而涕泪縱横，大有痛愴至极，痛不欲生之概。巴乐米底騎士这时放馬来到他的面前，向他施礼致敬，并且婉轉說道：“良善的騎士，您为什么感到这样的难受呢？讓我也躺下来陪您痛快地哭一場罢，其实，我的苦痛比您更深更大；說眞的，我的苦痛要比您大出百倍，我們既是同病相怜，何妨把各人心事、彼此傾談一下？”那負伤的騎士答道：“很好，可是我請您把尊姓大名先告訴我，如果您不是圓桌社的人，那么，我的名字，請恕我

不能奉告，而且无論說有怎样的遭遇，我也不会关心的。”巴乐米底說道：“善良的騎士，不論好歹，正忝为一个圓桌騎士；鄙人名叫巴乐米底騎士，乃阿斯賴卜王的太子和繼承人；我有两个同胞，一个名叫沙飞尔騎士，一个叫賽瓦瑞底斯騎士；我自己呢，还未領过洗礼，但是我的两个同胞都是眞正的基督敎徒。”那騎士道：“哦，尊貴的騎士先生啊，能得相逢，万分庆幸，小弟名叫爱皮諾革利斯，乃是諾森伯兰王的太子。”接着又說道：“請坐，請坐，我們两人且把內心的痛苦互訴一訴罢。”

先由巴乐米底騎士开口述說。他說道：“讓我先告訴您，我遭到的是哪样的悲哀呀。原来我爱上了一位絕代美丽的王后，名叫綺秀·婉兒，是康瓦尔馬尔克王的夫人。”爱皮諾革利斯惊奇道：“哪个要去爱王后綺秀的，眞是个大呆瓜，誰不知道她的情人便是著名騎士之一，名叫良納斯的崔思痛騎士呢？”巴乐米底道：“說老实話，对这件事，世上沒有人比我更清楚的了。这一月来，我就同崔思痛騎士搭过伙，也一直同綺秀·婉兒在一处；可是，說来眞伤心，我簡直是一个可怜虫；現在我已經同他永远断絕了往来，也是我永远失掉綺秀·婉兒的爱了。自今而后，我永不願再看見她，我和崔思痛两人也从此結下不共戴天的仇恨了。”爱皮諾革利斯說道：“好罢，您旣是热爱綺秀·婉兒的，那么您可能想起或是知道有什么事情，足以表明她是爱着您呢？或者您同她有某种任何快感呢？”巴乐米底道：“我以騎士的良心来說，那是沒有的；我从沒感到她爱过我，当然，更沒有任何肉体的快感可言；反过来，她在昨天还給了我一次最大的侮辱，这是永不能从我的內心里消灭掉的。其实，論起这場侮辱，我也咎有应得，就为着我并不够光明正大哩；正为了綺秀·婉兒的緣故，自己曾經努力显出好几次的武功，使它成为获得光荣的动力。可是，因

此我就永远失掉了她的爱，也失掉了崔思痛的关系了。”他停頓了一会，又說：“可怜啊，在过去所得的光荣，如今都已付之东流，便是我同崔思痛騎士結伴的威望，也永不复再見了。”

## 第八十三回

巴乐米底騎士怎样将爱皮諾革利斯騎士的情侶带領給他；又巴乐米底騎士和沙飞尔騎士怎样遭受攻击。

爱皮諾革利斯說道：“我不是这样的，完全不是这么样的，您的苦痛若同我的相比，那么，您的苦处，簡直可以当作一个笑話；我呢，是亲手得到我的情人，也享受过一番乐趣，如今又失之交臂了；說到分手的那一天，眞够伤心呀！”停了一下，又說：“我当初得到她的时候，她是一位公爵的女兒，她父亲以公爵的身分，領了两个騎士参加倫拿柴卜的比武大会；为了想爭取她的欢心，我才同这位公爵以及他那两个騎士决斗的，我的情人自然也在場；不想那时天巧地巧，我打死了那个公爵，还打死一个騎士，另一个騎士飞奔逃去，当夜，我就和这位小姐同圓好梦了。第二天早晨，我两个正在泉边休息时候，忽地来了一个游俠武士，名叫武俠·海礼鶚騎士的，那是一个莽撞的家伙，他为了强夺我的情人，就向我挑起衅來。于是我們先騎馬互斗，然后步行作战；到了最后，这家伙把我打伤了，認为我是死啦，便把我的情妇拖跑了；也由于我已經同她有了肉体的关系，您同綺秀是沒有的呀，可知我的苦痛比您更深。”巴乐米底道：“这是实情。現在，我因为內心的裂痕永无弥补的一天，所以我願意代您复仇，只要我能遇見

他，一定討回您的情妇，如果办不到，就讓他来揍我一頓。”

二人說完，巴乐米底騎士劝爱皮諾革利斯騎士上了馬，送他回轉，二人馳到一所精舍，爱皮諾革利斯就在那里安歇下来。同时，巴乐米底騎士却一人悄悄地跑进树林里躺下来休息，隔了不久，忽然在他的近旁，发現来了一个手执盾牌的騎士，向他奔来；再看那盾牌型式，很象爱克托騎士从前使的那样；在他后面，还跟随着十个騎士，这十人大概为的怕热，大家都奔到这树蔭底下来乘风凉。停了一忽兒，又走来一个騎士，手中撑着綠色盾牌，牌上繪了一只白獅，另有一位貴妇，騎着馬随在后面。先到的那个騎士，(即使用爱克托的盾牌的騎士)，看去好象是那十个騎士的首領，正在凶猛地追赶〔使用綠色盾牌的〕海礼鶚騎士，那人就是打伤爱皮諾革利斯騎士的。及至他追近了海礼鶚騎士，便大喝一声“当心，保护好那位貴妇，”他这就要来夺取她了。海礼鶚也厉声答道：“您来罢，我自要用全力来保卫她的。”說时迟，那时快，只見二人声势汹汹，放馬对奔，互冲多时，双方人馬都一齐跌倒；这两人又急忙爬起，高撑着盾牌，拔出利劍，施全力奋勇互斫，各不相下，又相持了一个多时辰。在这么长的时間中，巴乐米底騎士始終在旁观战，沒动一步，一直到了后来，那使用爱克托盾牌的騎士，显得气力比較大些，就在这最后一霎那，他終于把海礼鶚騎士打倒了，又走近拉开他的头盔，正打算斫下头顱。急得海礼鶚一連声喊恩典啊，恳求饒命，甘願放弃他那妇人，請他带走。这时巴乐米底騎士也已披挂齐全了，他知道这位貴妇一定是爱皮諾革利斯的情侶，并且应允过爱皮諾革利斯願意尽力去把她找回的。

巴乐米底騎士自覚料得不差，便径直赶到这位貴妇的面前，一伸手摟住她，又問她是不是認識一个名叫爱皮諾革利斯的騎士。

她答道："說来叫人伤心。他一向認識我，我也認識他的；总为了他的緣故，才弄得我身敗名裂，到如今他是生是死，全不知道，令我好不怀念，苦痛万分。"巴乐米底道："您不必这么样，小姐。跟我去找他罢，爱皮諾革利斯就住在这座精舍里。"那貴妇又惊又喜說道："哎，如果他还活着，我的运气真好啦。"那个撑着爱克托盾牌的騎士一見嚷道："喂，您要同这妇人到哪里去呢？"巴乐米底故作狡猾地道："我打算照我的意思，同去欢聚一番。"那騎士听罢大怒說道："你要知道，这真是大言不慚！虽然你刚才看到我同人家打过一战，气力差了，好象你占了优势。可是，騎士先生，你想从我手中夺走那位小姐，竟会輕而易举么？不要做梦了，那是絕不可能的；即使你有郎世乐騎士，崔思痛或是巴乐米底騎士同样的本領，要是想得到她，那就要請你付出比我更大的代价才行哩。"說完了这話，他們二人就徒步交鋒斗成一团，一会兒拳脚往来，驟如风雨，一会兒又矛劍交施，重若雷霆，因而双方都受了重伤，互斗了一个多时辰，还难分出高下。

这时巴乐米底騎士看到对方一直这样坚韌耐战，不覚又惊奇又詫异，于是开口問道："騎士，請問尊姓大名。"那人答道："您要知道，我虽願意告訴您听，最好您的大名，請也告訴給我。"巴乐米底說道："可以，我願遵办。"那人搶先說道："一点不假，鄙人名叫沙飞尔，乃阿斯頓卜王的兒子，巴乐米底和賽瓦瑞底斯两位騎士都是我的弟兄。"他一听心中大喜，赶忙答道："您現要知道，我就是巴乐米底騎士呀。"沙飞尔騎士听了这話，立时双膝下跪，請求原諒，彼此脫下了头盔，揮泪接吻。弟兄刚在暢叙离情之际，爱皮諾革利斯騎士突然来到，原来他已經听得外面决斗的响声，急忙从床上爬起，披挂好了武裝，准备来协助巴乐米底騎士作战的。

# 第八十四回

巴乐米底和沙飞尔两个騎士怎样护送爱皮諾革利斯騎士到他的堡寨，又关于其他冒险事迹。

爱皮諾革利斯騎士一来，巴乐米底騎士便挽着那位貴妇的手，送到他的跟前，一对情侶，劫后重逢，只快乐得神思恍惚，几乎昏倒。当他們拥抱傾談的时候，沙飞尔說道："善良的騎士和小姐啊，你們俩的别离太是不幸啦，願耶穌賜給你們快乐。"爱皮諾革利斯答道："慈爱的騎士，多謝您的盛意；更感謝我的爵爷巴乐米底騎士；正因为靠了他的威声，才得夺回了我的爱侣。"这时爱皮諾革利斯騎士誠摯的邀請巴乐米底和沙飞尔弟兄二人一道返回，同到他的堡寨内作客，并且沿途便于請求护卫。巴乐米底說："爵爷啊，您身上已經負了重伤，我們也准备了送您回去。"于是讓爱皮諾革利斯陪他情人騎上馬，他的情人騎了一匹安靜些的馬，跟在他的馬后，緩緩而行。一行数人抵达了爱皮諾革利斯的堡寨，巴乐米底和沙飞尔两位騎士受到主人的殷勤招待，珍肴美酒，备极欢娛，全都是他們平生所从沒享受过的。

第二天清晨沙飞尔騎士和巴乐米底騎士向主人告辞了，二人漫步天涯，一任着命运的驅使，奔波竟日，直到傍晚时分，才来在一处地方。耳中听得一片异常沉痛悲愴的号咷哭声，从那边一座大厦里面传出。当这时沙飞尔說道："哥哥，我們去瞧瞧那是什么声音？"巴乐米底答道："好哦，我們同去好了。"說着，兄弟俩一齐赶去，直走近那所堡寨似的大厦門口，見門前坐着一个老年

人，手捏念珠，不絕声的在祈祷着。这两人下了馬，把轡头放开，再一同走进大門，只見屋里面許許多多的男妇老幼，健男勇士，都正在哀哀哭泣。巴乐米底問道："諸位先生，你們为什么这样的悲伤痛哭呢？"不料这时寨內，恰好有一个騎士象是面熟的，一看見了巴乐米底騎士，立即跑到他的同伴們面前，輕悄悄地說道："諸位亲爱的朋友們，你們要知道，以前在倫拿柴卜地方，杀死我們寨主的那个騎士，現在已經到我們寨里来了，这人就是巴乐米底騎士。"大家听罢，急忙穿着好武装，总計这次披挂齐整，包括騎馬和徒步的两部分，数达六十名之多。等到准备妥貼之后，大家无不滿怀愴痛，精神振旺，分别冲向巴乐米底和沙飞尔两个騎士打去，連声厮杀，惊心动魄，还有人这样的嚷着："巴乐米底騎士，你这家伙，准备应战罢，你是被人認出来了，按照情理，你应該死了。那日你打死了我們的寨主；所以今天我們一定也要杀死你，你准备着罢！"

巴乐米底和沙飞尔两个騎士，一見众人似潮水般涌来，便背对背互相倚賴着向众人应战，两人曾凶狠地发出了无数次撻击，同时也挨了无数次凶狠的打击，打来打去，前后支持了两个时辰，对方則一共有二十名騎士和四十个士紳及平民。到了最后，巴乐米底和沙飞尔两人因了众寡不敌，势尽力竭，終于无可奈何的被迫投降。他們把两人囚入深监，在这三天內，就經过了十二个騎士的审訊，結果被判定巴乐米底对于寨主致死，負有罪行，沙飞尔无罪开释。当沙飞尔騎士被释放的时候，他們兄弟两人在这生离死别，加倍感到依依不舍，心中更是伤感万状；凡听到他在离开监牢前向巴乐米底告别时的談話，那种悲痛沉哀，任何人都无法传达得出十分之一。但巴乐米底却显出一副視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昂然答道："亲爱的弟弟，不必这么伤心，快些丢开罢。

若是我命定地要受耻辱而死，但愿这样死去；不过，如果我老早知道，我将这样死法，我便永不会向他們投降。”沙飞尔騎士听罢，低垂了头悄然走出，那时他满怀着說不出的苦楚，忧郁之深，可說是令見的人为之心裂。

待到第二天一早，褰里派遣十二名騎士押着巴乐米底用繩把他两腿捆牢在一匹老馬的肚皮下面，解往以前被巴乐米底所杀的那个騎士的父亲那里。这是一座靠近海边的堡寨，名叫伯乐尼斯，他們把巴乐米底騎士解来，就好在这里审判定讞了。当时的計划虽是这样訂的；但他們这次去的路上，逃不开要从快乐园的附近經过。正在他們一行人馬走过快乐园，忽地从园里跑出来一个騎士，这人同巴乐米底素来相識。他看到巴乐米底被捆在一匹瘦瘠蹒跚的老馬身上，便問巴乐米底为什么受他們这样处置。巴乐米底赶急說道：“亲爱的騎士老友啊，說来实在可叹，最近在倫拿柴卜的大比武会上被我打死了一个騎士，如今就要拿我去偿命了；如果以前我不离开爵爷崔思痛騎士，今天一定会有人搭救，我万不該离开他啊；騎士先生，恳求您向我的爵爷崔思痛騎士，以及綺秀王后，代我問候；还請您說明，倘使有什么开罪的地方，也請求他們原諒。另外，再恳求您代亚瑟王叩安，还問候圓桌社的全体同志們。”那个騎士听罢，不禁为巴乐米底騎士流下了同情的热泪；同时旋轉身来，放馬奔回快乐园去了；一到园中，立刻下馬見了崔思痛騎士，便将讀者在前面所听到的話，逐一报告出来，只見他一面述說，一面痛哭，宛象一个痴子似的。

# 第八十五回

崔思痛騎士怎样营救巴乐米底騎士，但在他未到之前，耶世乐騎士已經营救他出来。

当崔思痛騎士一听見巴乐米底騎士被送去处死的消息，心中也忍不住感到难受，毅然說道："不管我怎样的厌恶巴乐米底騎士，总不忍心看到他蒙羞而死；何况他也确是个极其高貴的騎士呢。"話才脱口，崔思痛騎士便去披挂武装，跃身上馬，随带着两个侍从，径向巴乐米底騎士所等待处死的伯乐尼斯堡馳去。再說那十二个騎士押着巴乐米底騎士，刚走近一道溪流的旁边，适巧郎世乐騎士先乘馬走来，因为他正口渴，便在这里下了馬，把馬拴在近側的树上，脱下头盔，准备飲水；不想猛一眼望見来了一大群的人馬，自己急忙戴上头盔，一面讓路給他們走过。这时在人群中，忽然发現了巴乐米底騎士被捆紧馬肚上，送去处死。郎世乐道："耶稣啊，他犯了什么罪呢？就要这样去处死嗎？"他又說："眞的，讓这样一个高貴的騎士去向死路，而我自己却見死不救，也是我的耻辱。因此，我应当冒險搭救，才是道理，縱然为他断送了性命，也在所不惜。"想到这里，郎世乐騎士一飞身跳上了馬，握紧手里长矛，直向那群押送巴乐米底的十二个騎士追将过去。一边大声喊道："善良的騎士們，你們押着那个騎士到哪里去？你們这样捆着，不使他太苦痛嗎？"那十二个騎士，立刻勒轉馬头，齐向郎世乐答道："騎士先生，我們告訴你，請你不要多管他的閑事，这个騎士他是杀人抵命，罪有应得，并且已經判处过

他的死刑了。"郎世乐抗声說道："我很抱歉，采用公正的手續，替他贖命，我虽是沒法想，但这样一个高尚騎士，也不願眼看他蒙羞而死呀！"随着又怒喝一声說道："我一定要救他的性命，就請你們尽量准备罢，我决心要拿性命同你們拼个胜負。"

这十二个騎士聞听此言，便一齐挺起长矛，縱馬冲将上来，郎世乐騎士单騎迎住，才发出一击，早把最前面的一个，連人带馬打翻在地，仍旧这根长矛，一口气又連打倒了三个；这时矛杆已經折断，只得拔出利剑，不停地左击右砍；轉眼之間，只見对方十二个騎士，沒一个不跌在地上，全直挺挺躺着不动，而且大部分都受了重伤。郎世乐騎士又从他們的馬中挑出一匹駿壮的，解开巴乐米底騎士，扶他上了这匹馬；两人一齐折向快乐园而来；行至半路，巴乐米底远远望着崔思痛騎士驟馬赶到。郎世乐認識来的人是崔思痛騎士，但因为在郎世乐的肩上挂着一面金色的盾牌，崔思痛騎士却不知道他是誰了。因此，郎世乐騎士准备同崔思痛騎士比武，使崔思痛想不到这人就是郎世乐騎士。于是巴乐米底騎士急忙高声叫着崔思痛騎士道："喂喂，我的爵爷，請你不要同这位騎士相斗，我的性命就是他救的。"及至崔思痛騎士听清这句話，才勒住繮繩慢慢地向他們走近。巴乐米底騎士趋前說道："我的爵爷崔思痛騎士啊，您那大恩大德，我早已深深体会了，想起过去屡次兴风作浪，給您造出很大的困难，眞是个万死不足蔽其辜的小人，現在竟又劳动您的大駕亲来搭救，使我怎样地感激呢。"他又說："而且，我在这里又万幸的遇見这位高貴的騎士，多蒙他义侠胸襟，慷慨的把十二个騎士紛紛打倒，有的还受了重伤，才从他們手中把我解救出来。"

# 第八十六回

崔思痛和郎世乐两个騎士偕巴乐米底同到快乐园；
以及巴乐米底和崔思痛騎士的关系。

崔思痛騎士赶急很謙虛地向郎世乐騎士問道：“良善的騎士，您从哪里来的？”郎世乐騎士已知道这来的人了，却有意詼諧的答道：“鄙人是一个游俠武士，目前出外游蕩，也不过想做点猎奇选胜的事情罢了。”崔思痛騎士又問道：“敢問騎士大名？”他答道：“騎士先生，关于鄙人的姓氏，此刻恕不奉告。”大家談到这里，郎世乐騎士便向崔思痛和巴乐米底两个騎士說道：“現在你們两位既然相遇，我可以就此告辞了。”崔思痛騎士見他要走，急忙挽留道：“何必如此呢，我願以騎士的道义，請求您駕临敝寨，小住几天，現在我就陪您同去。”郎世乐騎士又假意推辞道：“要知道，此刻在別处地方，还有很多事情等待去做，因此不便逗留太久，无法奉陪，敬請原諒。”崔思痛騎士显得很是失望，說道：“哦，慈爱的耶穌，我悬求您这位眞正的騎士，本着騎士的友爱精神，只陪我們欢聚一宵，好么？”这时，崔思痛騎士得到郎世乐騎士的允諾，心中不胜欢喜；其实，这一次縱然崔思痛不欢迎他同去快乐园，可是郎世乐騎士也会一同乘馬，跟了他們去的；否則停一刻兒，他們仍会追随后面同去；本来郎世乐騎士来到这国度里的唯一目的，便是探訪崔思痛騎士，并非眞有別的事情。及至他們走进快乐园，一齐下馬，将馬拴在廄里；大家分別卸下了武装。待郎世乐騎士才把头盔脫掉，崔思痛和巴乐米底两个騎士不禁恍

然大悟，原来竟是老朋友到了；想起适才一幕，又不禁相視而笑。当下，崔思痛赶上前紧紧拥抱着郎世乐騎士，綺秀·婉兒也同样地去拥抱他；只有巴乐米底双膝跪在郎世乐騎士的面前，对他表示感謝的敬意。郎世乐騎士一見巴乐米底跪下，連忙把他拉起，并且这样說道："一件小事，这算得什么呢，巴乐米底騎士呀，您是知道的，在这个国土之內，我同任何騎士的态度全是一样，遇着象您这样名震全国的高貴騎士遭到困难，为了表示敬仰，是应当极度郑重地出来营救呀。"这时大家良朋快聚，言笑殷殷，过的非常欢乐，但巴乐米底騎士則經常地瞧到了綺秀·婉兒，自己那副抑郁酸辛的心情，总不免一天比一天沉重。

郎世乐騎士在这里共住了三四天就告辞了，陪他同去的有爱克托騎士；留在这里陪伴崔思痛騎士的，是丁納丹和巴乐米底两个人，大約又同住了两个多月。可是巴乐米底騎士，始終是精神萎頓，郁郁不欢，看他面目日漸憔悴，形容枯槁，所有的人都弄不明白，为什么这样呢。有一天，太阳初升，方在黎明时辰，巴乐米底騎士独自一人跑进了森林，发現那边有一溪清流，明彻如鏡，便低下头向水面瞧了一瞧，驀然看見自己的容色，不禁十分惊异，当年的丰采，何处去了？倜儻的风度，为什么一去无踪？自己受尽折磨，竟消瘦到这步田地嗎。独自思忖了好久，然后自言自語的問道："这是为了什么呢？ 可怜的巴乐米底，可怜的巴乐米底呀，为什么你这样的憔悴不堪呢？在这世界上风流倜儻的最漂亮騎士里，您还配算上一个么？我縱然有勇气活下去，我所爱的人兒也永不会得到手里了。"向自己說罢了这番話，就随身躺在溪边，一时感触很深，情不自禁地为綺秀·婉兒和他自己賦了一首詩，以訴出他沉重的心情。

适巧就在这同一天，崔思痛騎士也乘馬奔进林里，正追逐着一

只肥鹿；为了要提防布諾斯·騷上·庇太騎士的暗算，所以近来从不赤手空拳地出外狩猎。当时他在丛林中随处馳騁，忽听到那面有人歌声嘹亮，音調很是激昂哀怨，原来这就是躺在溪旁的巴乐米底騎士唱出来的。崔思痛騎士随即任馬緩步走了过去，在他总以为一定有什么游侠的騎士在溪旁高歌自娛了。待来到临近，跃下了馬，将馬拴在一株树上，再步行走近那人的跟前，方才发覺在溪边曼声长吟的人，却就是巴乐米底騎士；听他歌咏中反复贊頌咏叹的对象，一直是那位絕代美人，名叫綺秀·婉兒的高貴王后，那辞句非常瑰瑋清丽，命意更是惆悵凄婉。全部歌詞，从头至尾，都被这位崔思痛騎士听去了，他听后頓起了无限的恼憤。

直到后来，崔思痛騎士听完了巴乐米底所訴說的失恋苦痛，立时感到怒不可遏，极想走去把那个躺在地上的人一下杀掉。这时心里，又忽然想起那人并不曾披挂武装，再一联想到巴乐米底騎士的英名以及他自己的声誉，只得勉强把一腔怒火抑制下去，然后輕輕地走到巴乐米底的面前，向他說道："巴乐米底騎士啊，我已經听到你所申訴的痛苦了，您长时間的使用詭計来玩弄我；因此，你要明白，我不会放你活命的；若不是想到騎士的道义上面，也决不讓你过关；現在我很明白，你一定又在玩弄什么詭計来对我啦。"稍停，又緩和了一口气，說："您告訴我，您願意洗面革心，向我交代嗎？"巴乐米底道："騎士啊，我这样向您交代罢：說到綺秀·婉兒，她是我在这世界上最最心爱的唯一女性；我自己很清楚，我为了爱她所遭到的厄运，正不下于那位高貴的凱西阿斯騎士，他便是牺牲在綺秀·婉兒爱情上的一个人。現在，崔思痛騎士啊，我想您也知道的，我爱綺秀·婉兒为时已經很久了，她是我一切成功的策动力；假若沒有她，我在这世界上也不过是

一个极其平庸的人罢了。我受了她那伟大的女性感染，正为了她的緣故，我才得建树了以往的功績；不論我在什么地方比武，祗要我一想到了綺秀・婉兒，那时的胜利，一多半总是屬之于我；虽然在我一生中，我从沒享受过她那爱的酬答和滋潤，可是我已經做了对她单相思的毫无代价的騎士了。您想想看，崔思痛騎士啊，我决不会怕死的，我覚得活着还不如死了更爽快。如若我象您同样地披挂着武装，我一定会立刻同您决一死活。”崔思痛道：“您这些話，充分地表示出您的詭詐啦。”巴乐米底道：“我一向对您，从沒有什么鬼祟，原来爱情对于任何人全是自由的，虽則我爱上了您的情妇，但她在您我两个人的心坎中却完全是一样的；所不同的，您和她有肉体关系，对她也有情欲的要求；我呢，不論过去和現在，那是完全沒有的；若果說这中間会有什么罪过，那就都讓我負担好了；但是从今以后，直到临死那天，我仍然同您一样永远热爱着她！”

## 第八十七回

怎样規定崔思痛同巴乐米底两騎士决战。

崔思痛騎士听完以后，答道：“照此說来，現在，我願意同您痛痛快快地决一胜負，您以为怎样？”巴乐米底慨然答道：“好极啦！我同意这样办法，为了这件爭执能够同您一战，眞是再好不过的事了。而且，死在您的手里，一位举世聞名的騎士手里，那是死得其所啦。我明知道終我一生，永不会得到綺秀・婉兒的爱，我旣生而无欢，那么生和死，对我是沒有什么分别的。”崔思痛騎士

道："既是这样，請您决定一个日期吧，我們在那天就决战好了。"巴乐米底道："从今天起，再过十五天，我們准在快乐园附近的草原上相見。"崔思痛騎士道："真丢脸呀，您定了这样远的日期嗎？我想明天就比一比，如何？"巴乐米底随即申辯道："不是我不答应，都因我为了綺秀·婉兒。害了这么久的相思病，身体还很軟弱，必須休养一段时期，方才能够恢复过来。"于是，崔思痛和巴乐米底彼此約定第十五天后同来这泉旁作一决斗，絕不失信。临分手之际，崔思痛騎士又向巴乐米底重申一句道："那一天，我从布諾斯·騷士·庇太以及九个騎士的手里救出您的时候，您就已經一度爽約；那时您約我在加美乐城附近墓地上比武，累我久候大駕，可見您是不守信用的！"巴乐米底微笑回答崔思痛騎士道："要知道那天，我被关在牢里，那是沒法守約呀。"崔思痛騎士也笑說道："願向上帝立誓，不說謊話，倘使您在上次果然守約，我們两个人必定有一个被打死了，今天又何至于在此地再碰面啦。"

二人說罢，各自分别而去。这里巴乐米底騎士披挂起甲胄，跃身上馬，径向亚瑟王朝而来；待抵达之后，找得了四个騎士和四个警卫，都是願意随行协助的人，一同返回了快乐园。再說，崔思痛騎士在这个期間，仍旧逐日猎取各种野兽，以資娛乐；不想正当比武日期的前三天，为了追逐一只牡鹿，忽然被另一个不知名的箭客，一箭射来，这支流箭，非常劲急有力，恰好射中崔思痛騎士股上，坐騎竟被刺杀，而他本人也遭到箭伤。崔思痛騎士受了伤，血流如注，当时心急如焚，不暇追索暗箭中伤的人，匆匆另选了一匹馬騎上，怀着一副焦急苦痛的心情，赶回了快乐园；讀者应知，使他焦灼的主要原因，乃是同巴乐米底的比武的会只剩得三天期限，至于他自己的伤痛，还在其次。本来，这一种出人意

料的不幸事，在任何人以及在任何場合遇到了，都不会使人愉快。崔思痛更是徒呼負負，无可奈何；縱使有綺秀·婉兒王后身临战場，亲加激励，也无济于事；因此便始終認定这一次受伤乃是出于巴乐米底騎士有意的打击，使他不能在約定日期出場作战的阴謀。

## 第八十八回

巴乐米底騎士怎样守約赴战，但崔思痛騎士沒能出場；
以及其他种种事項。

在崔思痛騎士心中虽是这样揣測，但在他四周的騎士中，对于巴乐米底暗放冷箭，射伤崔思痛的这件事，認为不論是他亲自下手，或者由别人得他的授意这样做，簡直沒有一个人輕于置信。等待十五天的約期到了，巴乐米底随带着亚瑟王朝的四个騎士和三个警卫赶到泉旁，静候应战。这次他所以偕着騎士和警卫随来的用心，不过是想請他們把当場决斗的經过記录下来，别无他意。当时便由一个警卫送上一頂头盔，另一个送来了一支长矛，第三个递过来一口宝剑。巴乐米底騎士一一佩带齐全，进入战場，专等决战；不想等候了两个时辰，一直不見对方到来，就吩咐一个侍从去求見崔思痛騎士，請他如約赶来战場。

这个侍从銜命到了快乐园的堡寨里，崔思痛騎士听到了，立即传他走近病榻前面談話。巴乐米底的侍从首先开口問道："爵爷崔思痛騎士啊，我的上司巴乐米底已在約定地点恭候好久了，他想知道您能不能赶去应战？"崔思痛騎士显得痛楚地答道："哎，

亲爱的弟兄，我听了这消息，好不难受呀，請您代我奉告巴乐米底騎士說，我若不是身带重創，怎肯躺在床上？只要我能够騎馬或是步行，也不必劳他再派人来催促我了；您一定要說明我絕不是一个撒謊的人——（崔思痛騎士一面說一面伸出腿来，指給他看那一条深达六吋的伤口）。現在您旣然看清楚了我的伤势，就請报告您的爵爷說，我并不是装病；还請您向他說，我渴望着痊愈的心比什么都急，假若有人向我說，以亚瑟王全国的黃金和我的伤口立愈，二者不可兼得，要我选择一个，我宁願放弃黃金，挑选后者；此外，再請您告訴巴乐米底，一俟我的伤完全收口，我立可走遍天涯，寻訪他的踪迹，我願以眞正騎士的身分，向他保証；来日幸而相遇，一定同他痛痛快快地作一了結。”这侍从带了这些話告辞出来，当巴乐米底听得崔思痛負伤臥床的消息，心中禁不住欣喜无限，带点深自庆幸的意味說道：“果眞打起来，我知道不免要吃他的苦头，甚至还可能被他打敗。想到他在当代騎士中，除却郎世乐騎士，自要推他最是坚强的劲敌了。現在旣然不打，那我往日盛名，今天顏面，都幸得保全啦。”巴乐米底騎士自从离开这里以后，信步走去，并沒有一定目的，一任着意兴所至，浪迹天涯，大概又有一个月的光景。崔思痛騎士腿部伤口完全愈合了。对于巴乐米底会战的事，一直耿耿在心，未曾去怀；这时便乘伤愈的机会，騎馬出游，随处留連，所到之处，虽也曾干过几件出奇制胜的义俠行徑，和惊人的冒险工作，可是心念中总忘不了巴乐米底騎士的約会；一路上不断探詢他的下落，但夏季一个月的时間已过去了，还沒有遇着巴乐米底。話說崔思痛騎士为了探訪巴乐米底的行踪，不惜走遍各处地方；就在这寻覓期間，沿途走来，又陆續打胜了好多次的比試；因此，每到一处总有无数人为崔思痛騎士喝采，甚至不听見有人再欢呼郎世乐騎士的了；

那郎世乐騎士的一班弟兄和亲屬們，見了这般情景，覚得崔思痛的声望日隆，心下大为不平，打算把他杀了，以絕众望。这些人的心思和行径，漸漸被郎世乐騎士发覚了，于是公开向他們說道："大家都要明白，若是你們为了一时的气憤，竟然对崔思痛爵爷做出任何的伤害、侮辱、或妨碍，我願以眞正騎士的身分通知你們，到了那时，即使这人是最优秀的分子，我都要把他亲手杀掉。"告誡了以后，还說道："象崔思痛这样的高貴騎士，要使用詭計来陷害他，那是耶穌基督所不許的。"因为这样，崔思痛騎士的英明，从此传遍了康瓦尔一带，在良納斯地方更成了家喻戶晓无人不知的人物；那里的人祗一提到崔思痛，便深深感到有无限的愉快、荣誉、和驕傲，而发出了快乐的呼声；所有良納斯的人民，对他献出祝賀的信件，还有人餽贈他珍貴礼物，并且供給崔思痛騎士一切用度；特别是在这悠长的时期当中，崔思痛騎士不时来到快乐园訪問，花晨月夕，与綺秀・婉兒儷影双双，享受人間的艳福；再說到綺秀・婉兒对他的爱，那正象爱她自己生命似的，蜜意深情，极尽繾綣。

本書第十卷記述崔思痛騎士的事迹，就此結束；以下接第十一卷，开始述說郎世乐騎士。



# 第十一卷

記述耶世乐騎士及高朙翰騎士，計分十四回。

# 第　一　回

耶世乐騎士怎样騎行寻覓奇迹，怎样帮助一位凄惨的妇人解除痛苦；以及他怎样同一条噴火的恶龙而搏斗。

关于良納斯偓思痛騎士行俠尙义的种种事迹，已說过了不少，暂置不提；現在单就湖上郎世乐騎士怎样生育了一个貴子，长大成人，取名叫高朗翰騎士；且把这一段詳細因緣，根据法兰西文著作的記載，再来轉述一番。据說在高朗翰还沒投胎出生之前，曾經有一年正当亚瑟王在降灵节这天召集了各騎士們举行圓桌宴会的时候，忽然从堦下走来了一位修士。那修士举目一瞧，只見圓桌的危险座上还无人就坐，便向国王和全体騎士們請問这是什么原因。当时亚瑟騎士和他的部下齐声答道："这是留待还沒来到的某一位騎士坐的，这騎士必須是一个无敌于天下、不怕毁灭的好汉，因此在目前还沒人敢輕于就座。"那修士又問道："将来要坐在那里的，你們能知道他是什么人么？"亚瑟和他的騎士們回答："将来究竟有誰敢坐在那里，我們还不知道。"修士这时慢声說道："說起这人，我却知道，不过现时还沒投胎罢了，料想在今年总会要来到人間；到得那日，他自能坐上这个危险席位，而且那只圣杯将来也会由他获得。"这位修士在朝廷上說过了这一番預言以后，立时告别，飘然而去。

等到宴席結束，各自分散。且說郎世乐騎士匹馬只身迤邐行

去，又开始了他的侠义行径，一心只在寻觅奇迹，以广見聞；这一天他走过了科尔宾桥，但見桥头矗立着一座高塔，塔身上聳，建筑得异常精致，仔細观賞了一番，認为确是平生所仅見的一座塔，在塔边接着就是一座很富庶的城市，人烟也很稠密。郎世乐才来到城前，不想城內居民，不論男女老幼，大家拥将上来，对他說道："湖上的郎世乐騎士啊，我們欢迎您；就为了您是今世的騎士之花，所以我們希望靠了您的援助，能够脫离这次危险。"郎世乐騎士不禁惊异地問道："这是什么意思？有什么事要这样向我求救？"只听他們齐声答道："哎，是的，仁爱的騎士先生，請看就在这塔里住着一位情况悲惨的貴妇人，算起来已經好几年了，老是燙在开水里，不能离去；最近虽曾有卡文英騎士来过一次，也沒法救她出来，直到今天，还讓她浸在水里受苦受难。"郎世乐騎士道："这样說来，我也只能象卡文英騎士似的、仍旧留她在这里受苦罢。"众人見他推辞不允，更加同声恳求，一面又道："这样下去是不好的。在我們大家都深信惟有郎世乐騎士方能够救她脫离苦难。"于是郎世乐騎士慨然应允："好罢，就請你們領我去看一看，讓我想想有什么方法救她出来。"

一些人前拥后护地領着郎世乐騎士走上了高塔，随又引他走近了这貴妇所住的臥室，恰好那时臥室所有的鉄門并未加鎖。郎世乐騎士迈步推門而入，頓时觉到滿屋热霧騰騰，如蒸籠中一般。少停片刻，他才看清一位少女通体赤裸，一絲未挂，浸在热水池內。郎世乐騎士走上前一把握住这貴妇人的手，向上一提，这少女应手而起，只見明眸皓齿，神情更楚楚可怜，眞是一位貌艳如花向所未見的秀丽女性。原来这位貴妇，在当日是全国知名的美女，只因容顏过人，便招来了美更·拉·費王后和北加里士王后两人的嫉妒，終于不幸慘遭她两人所施的魔法，才来到塔

里受这大苦；直到今天，也就是这位举世尊崇的优秀騎士还沒握住她的手以前，算起来已經挨了五个年头的莫大苦痛了；在这悠长的岁月中，也从沒一人有这力量能够帮助她解脫出来，这时已有女侍送来了她的衣裳。待到穿戴打扮齐整，在郎世乐騎士的眼中看去，更感到面前亭立着这一位的絕代女郎，除了桂乃芬王后以外，世界上是再也寻不出可以比她更艳丽的了。

这位貴妇深深感受自己已得到郎世乐騎士的善意救护和青睞，便向他說道："騎士先生，倘使幸而得您同意，一道去附近的礼拜堂里，敬拜上帝，感謝他的大恩，不知尊意怎样？"郎世乐騎士应声答道："跟我来罢，小姐，我們同去作礼拜好啦。"不多时他俩人走进了教堂，一齐虔心敬向上帝祈祷礼拜；当时全城居民、长幼男女等同在教堂中，先拜謝了上帝的恩澤，然后对郎世乐騎士致謝了一番，方才向他說道："騎士先生，这地方有个旧坟，藏有一条毒蛇，每每出来害人；您既然救了这位可怜的貴妇，也懇求您把它除去，免得我們再受它的灾害。"郎世乐騎士听了这話，随即取过那一面盾牌护在胸前，招呼他們道："来罢，請你們带我到那坟地上去；我願意順从上帝的意旨和你們的要求，尽我的力量去做。"待郎世乐騎士赶到了那坟墓旁边，只見墓石上刻了几行金字，上面这样写着："此地将有皇族之豹子来临，斬死毒蛇；該豹并将在国外产一雄獅，这雄獅之猛，应凌駕举世騎士之上。"郎世乐騎士讀完墓碑，一面奋力掀开了墓頂石板，不意随墓石起处、由里面忽地跳出一只生有四支脚的龙，形状十分凶恶，并从嘴里噴出一道火焰，熠熠有光。这里，郎世乐騎士早已拔出了那口巨剑，凝神屏气，径向那噴火恶龙的身上猛力斫去，一連斫了好久，才算費尽气力，把它斬成数段。正在这时，那高貴慈祥的伯莱斯王赶来了，一見郎世乐騎士，便施礼致謝，郎世乐也躬身还答。

彼此礼毕，伯莱斯王开口問道："良善的騎士先生，敬按騎士的礼节，可否請把大名見示？"

## 第 二 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来到伯莱斯王这里，关于寻求圣杯的經过，以及伯莱斯王的伊兰公主的故事。

郎世乐騎士欠身回道："承蒙垂詢，敢不奉告，賤名是湖上的郎世乐騎士。"那王又說："我的名字叫伯莱斯，乃是这外国地方一位君王，同亚利馬太的約瑟算是很近的亲屬。"看他們俩人彼此叙談，頗是投机，心意也很融洽；因而伯莱斯王邀請并偕回到他的堡內，一同进了晚餐，准备安歇。正在这当兒，不知从什么所在，忽然飞来了一只羽翮修洁的鴿子，停立在窗口上，凝然不动，再看它的口中，好象銜着一只金制的小香爐。一霎时，清香瀰漫，氤氳滿室，恍若整个世界上的幽香清芬，都薈集在这里了。再一回顧餐台上，一些不知名的佳餚美酒，奇珍异饌，也陈列得滿滿的。同时在室中又現出了一位又美丽又庄严的年輕女子，双手捧着一只金杯，緩步走近了伯莱斯王的面前，这伯莱斯王立即容态端肃的跪下，虔誠地作着祈祷，其他在場的人，也随着一齐跪倒。等到这景象消逝以后，郎世乐騎士才敢启口："啊耶穌呀，这是一回什么事呢？"君王答道："您要問嗎？这就是您在此地已經看見了的那只圣杯；您必須認清，这乃是人世間最最宝貴的宝物。有一天若是出現了，那张圓桌就要注定消毁。"接着君王和郎世乐騎士又在这里叙話了好久。这时在伯莱斯王的心願中，深盼

得到一个撮合的人，可以使得他的女兒伊兰公主能够和郎世乐騎士結成良姻，他就心滿意足了。因为他象有一种預感似的；当郎世乐騎士一旦同他的公主合欢之后，应該有一个外孙出世，这孩子取名高朗翰，长大成年，便是一位最优秀的騎士，憑了他的威力足能挽救所有外国脫离危境，并且靠了他，还能寻得那只圣杯。

君王正在这冥想垂思的时候，从外面进来了一位貴妇人，她名叫卜瑞仙，悄悄向君王說道："启禀王上，郎世乐騎士在这世界上所鍾情的只有一个女人，那就是除开桂乃芬王后外，什么女人都不在他的眼里，这是您很明白的；所以我倒有一个方法可以奉献，只要設法使他認作是同桂乃芬王后团圓合欢，覚不出是同公主同房，这事便大功告成了。"那君王一听，心中欢喜的問道："卜瑞仙小姐，您眞是一位足智多謀的姑娘啊，这桩事情您想做得成功么？"听她回道："王上，我可以願意拿性命向您立誓，一定可以作成；不成，您可以杀死我。"原来这妇人卜瑞仙乃是当日全国中一个法术最高明的巫婆，所以敢于这样立誓。于是卜瑞仙便找来了一个同郎世乐騎士最相熟的人，叫他去見郎世乐，并带着桂乃芬王后的一只戒指給郎世乐騎士，做得恰象正从她那里来的；这戒指一向是戴在桂乃芬王后的手指上，作为一种定情时传达愛情的表征的；因此当郎世乐騎士一看見这只戒指，那一种神思飞蕩、乐不自胜的情态，也就可想而知了。郎世乐騎士由那人手里一收到这只戒指，便立刻問道："我那心愛的人兒在什么地方？"这来的人回說："現在她住在卡斯堡里，离此地也不过五哩路远。"当下郎世乐騎士滿心兴奋，决定在当夜赶到那里共度良宵。另一方面这卜瑞仙小姐也匆忙布置遵照着伯萊斯王的吩咐，派遣了二十五名騎士陪同伊兰公主先行赶到了卡斯堡。且說

郎世乐騎士騎上駿馬，趁夜急馳，一口气赶到那里，只見堡中居民那样仪式隆重的接待，在他看起来，总認作是桂乃芬王后事先秘密布置好的，因此也不放在心下。

郎世乐騎士进得堡內，才一下馬，便忙向侍从們詢問王后現在哪里。随有卜瑞仙迎上前来答道："她已經上床休息了。"好容易等得欢迎群众分別退出，郎世乐騎士已迫不及待的匆匆向了她的臥室走去。好个卜瑞仙一路跟着了过来，这时两手擎着一杯美酒，敬向郎世乐騎士献上，郎世乐接过来，一飲而尽，不想才一下咽，頓覚春情冲蕩，情思恍惚地不克自持，更不顧再耽擱一时半刻的好时光，急急忙忙解衣寬带，鑽入床幃；就在这一种为情欲所顚倒的朦朧中，竟然把伊兰公主錯認做是意念中的爱宠桂乃芬王后了。在这里，讀者可以想象得出，郎世乐騎士当时的快乐是怎样的；同时伊兰公主不惜千方百計，終于把郎世乐騎士誘到了自己怀抱中，那种如願以偿的心情又是怎样的。在伊兰的心里，当然很明白，就在今晚她同郎世乐合欢之后，那高朗翰的珠胎便能从此种下，这是一位将来的人中豪杰，世間上无双的騎士；整个良宵，他們便这样如胶似漆地欢度过去；因为臥室的全部窗戶和洞孔，都早被卜瑞仙关閉堵塞了，所以东方的日头虽已普照大地，可是屋內还是沉沉深夜，不曾发覚。后来郎世乐騎士一覚醒来，穿衣下床，走近了窗前。

# 第 三 回

郎世乐騎士发覺自己和伊兰公主同房有喜，心中很
不乐意，以及她后来怎样生下了高朗翰。

等到郎世乐騎士一打开了窗戶，卜瑞仙所使的巫术，随即隐然消失，不再存在了。那时他已明白自己是触犯了一次罪行。他不禁悔恨交并，自言自語地說道："天呀，我在世上活了这么久的一个男子汉，而今竟做下这样事，眞使我羞辱不堪了。"想到这里，随即拎起身旁那口利劍，对着伊兰公主怒声叱道："你这巫婆，为什么你同我困了一夜呢？現在我一定要亲手把你杀死，以了心中大恨。"伊兰小姐所过这話，大惊失色，顧不得一身赤裸，倏地从床上跳下，跪倒在郎世乐騎士的面前，哀声宛轉地說道："为了您是王族的后裔，溫良仁厚的騎士啊，我恳求您饒我一命；又为了您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高貴騎士，現在更求您不要杀死我，因为在我身上已由您結成了一个胎珠，待孩子出世之后，一定也是举世最高貴的騎士。"郎世乐騎士回答說："你这可恶的坏东西，虛伪的巫婆，什么道理你要玩弄我呢？快快告訴我，你究竟是誰？"她仍旧战兢兢的說道："騎士爵爷，我叫伊兰，是伯莱斯王的女兒。"郎世乐騎士这会兒方才释然，說道："算了，算了，就算原諒了您罢。"他說完，一伸手把她扶起，再拉到自己的怀里，一方面仔細端詳了一番，只見她庄重而又溫柔，青春的光艳，宛似一朵初开的花，更有一副聪明伶俐的智慧，蘊藏在里面，此时忍不住又吻了吻她。并且向她慷然地求恕道："我願向上帝立誓，这是我們

两人的事情，不能单单来責备你呀；不过，那个卜瑞仙妖妇，她在我身上施展邪术，以致使您同我发生了肉欲关系；所以只要我能捉到她，我一定要斬下她的脑袋，以作懲罰；您想，世界上还能有别的騎士会受到象我在昨夜里所受的欺騙么。”这話說完，郎世乐騎士穿好衣服，然后情深意长地向着这玉人似的伊兰公主告辞，径自走出塔外。公主随在后面，以恳求的口吻說道：“我摯爱的郎世乐騎士，我求您，一定时常来看看我，父亲告訴我的那桩預言，我是要尊重到底的。由于他的命令，也为了要应驗这个預言，我願献出了我那最伟大的財富，我已經献出了我那最美丽的花朵，这就是我底青春的童貞，已完全被您享受，从此永不回复了；因此多情的騎士啊，您是欠了我一分的情債了。”

等到郎世乐騎士披挂了鎧甲，一次再次的向伊兰小姐辞了行，才步出塔外，上馬前行，径向科尔宾堡而去，暂且表过不提。再說伊兰公主的父亲伯莱斯王这时和女兒就住在里面。又經过了一段时期，伊兰公主临盆了，果然生下了一个肥碩健美的男孩子，取名为高朗翰；讀者要知道，这个孩子在他外祖和母亲的撫养下是被怎样当心，怎样鍾爱，丰衣足食，自不必多說了；至于取名叫高朗翰的原因，这是以前他的父亲郎世乐騎士在泉石地方所叫的名字；后来又經湖上仙女証实他就是湖上的郎世乐騎士。①

伊兰公主自从生过孩子以后，又隔了些时方才走进教堂，不料正在礼拜之际，忽然来了一个名叫卜罗美耳·拉·普来琪的騎士，这人本是一位权位相当高的爵爷，好久前就已爱上了伊兰，很想娶她为妻，而且伊兰对他的要求也一向无法拒絕，直到今天二人遇着了，只好才向卜罗美耳騎士吐出底蘊，她說：“騎士先

---

① 見第1卷第25回。

生，請您明白我的情況，賜以諒解罢，我是沒法再爱您啦，因为我的爱已經寄托在世界上另一位最高貴的騎士身上了。”卜罗美耳騎士赶忙問她：“那是什么人呢？”她回說：“騎士，我唯一的爱人就是湖上的郎世乐，請您斬断旧情絲，另觅良緣，不要再轉我的念头啦。”那个卜罗美耳騎士頗覚懊丧的道：“您这意思很好，您的話也够多了，可是我想，您从郎世乐騎士所得到的快慰总不会有多少吧。目下大家走着瞧着，无論到哪里，只要碰着面，我决定把他杀掉。”伊兰公主一听这話，大为吃惊，遂哀求道：“对他，騎士先生，請您不要使用奸計呀。”卜罗美耳恨恨地道：“为了郎世乐騎士，我的小姐，您要知道，我决定在这一年內把守住这道科尔宾桥，决不許他走来走去同您会面，他若硬想通过，只有先决一个胜負。現在請您看我，言出必行，絕无反悔，說到就要做到的。”

## 第　四　回

卜尔斯騎士怎样来到伊兰公主这里和高朗翰相遇，以及他怎样乘用圣杯去进圣餐。

話說郎世乐騎士有一个外甥名字叫做甘尼斯的卜尔斯騎士，这一天适巧来到这里打算从科尔宾桥經过，不想一言不合，他們两人立时斗将起来，那知卜尔斯騎士猛然一击，正打中了卜罗美耳騎士，竟把他从馬尾上仰翻下来，打落在地。这位卜罗美耳騎士原是个堅毅不屈的好汉，这番被人打得落馬，心中火冒，遂拔出了他的利劍，撑起盾牌，奔向卜尔斯騎士。这里，卜尔斯一見对方

挺剑赶到，气势凶恶，便也跳下了馬，将馬放在一边，自己迎将上去立时接住，彼此揮剑互击，刺斫挑搠，都很凶狠，双方打出了无数击，拚了好久；到最后卜罗美耳又被打倒了；卜尔斯騎士遂冲上他的跟前，拉开头盔，打算斫下他的头顱。正在这时，卜罗美耳苦口哀求卜尔斯饒恕一命，并且甘願投誠归順，卜尔斯騎士答道："在下届降灵节的吉期，必須赶到郎世乐騎士那里，亲自向他投降致敬，只有这样，我才放你活命。"卜罗美耳騎士立刻慌不迭地答应："我願意的。"一面說着，一面又对着剑柄立了誓。卜尔斯騎士方才讓他立起，自己上了馬向科尔宾堡走去，那时伯莱斯王正住在里面。

当伯莱斯王和他的女兒伊兰知道了这来到堡里的客人，原来就是郎世乐騎士的外甥，便以上宾之礼来招待他。在叙談之間，伊兰小姐向客人說道："現在郎世乐騎士在哪里，我們不知道，而他也只到过这里一次，这是我們很詫异也很关心的。"卜尔斯騎士答道："这用不着奇怪，在这半年以来，他都被美更·拉·費王后幽囚着的，所以不能自由行动；那美更王后，想来你們总知道，她就是亚瑟王的姐姐。"伊兰公主听后，神色黯淡地說道："哎呀，听到了令人多么难受！"卜尔斯騎士这时瞧見伊兰怀里抱着一个男孩，生的一副面庞，愈看愈象郎世乐騎士，便目不轉睛的瞧个不住。伊兰說道："您看他活象郎世乐騎士嗎？这就是他同我生的。"卜尔斯騎士听到这話，从心里快乐出来，直喜得淌下两行眼泪，一面又忙着向上帝默祝，希望他长大成人，也能够同他的父亲一样成为一个高尚的騎士。大家正在暢叙家常，忽然間一只白鴿，从不可知的地方飞进室內，在它嘴里还銜有一座小小的金制香爐，华光四射；同时滿餐枱上也排列了酒肴之类，眞是說不尽的丰盛；另外还有一位仪态庄肃的女郎，双手高擎着

那只圣杯，但听她声音清朗地向大众传示："卜尔斯騎士，您要知道这个嬰兒就是高朗翰；将来成年之后，可以坐上圓桌的危险席位，并且由他寻得圣杯；所以，若是把他同他的父亲湖上的郎世乐騎士相比，眞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大家見此景象，立即一齐跪倒，俯首恭听，以示虔誠；在这同时，更有一縷縷的香烟繚繞，从爐中发出，滿室馨芬，通体舒暢，每个人都覺得这不是一种香，而是集了遍天下的一切香在这一室了。传示已毕，那只白鴿仍銜了香爐鼓翅飞去，那位女郎連同圣杯也随了一片霞光，飘然而逝，莫知究竟。

事后，卜尔斯騎士当向伯莱斯王建議道："王上，这个堡既充分显示了玄妙难测的奇迹，不如就叫它奇迹堡，如何？"君王答道："很好，这地方就以奇迹名之，确也恰当；并且，来此地的騎士，凡是可以带得胜利离去的，能有几人；不論一个人多么高强尊貴，不妨都到这里来証实一下；比如卡文英騎士，便以高尙出名的，最近也不曾在这里得到胜利。"伯莱斯王接着又說："我还想奉告您，来到此地的任何騎士，如若不是自己珍重自己的，律己謹严的，侍奉上帝而又是敬畏上帝的，不管他的本領多么大，决不可能获得絲毫的光荣。"卜尔斯騎士听后，說道："这眞是件奇妙的事情。"然后轉向主人問道："您这番意思眞把我攪迷糊了，为什么貴国中有这么多的怪事呢？您的意思我眞不明白了；請問，可不可以在貴堡借宿一宵，讓我看个究竟，好扩一下眼界。"伯莱斯王答道："我的意思很想奉劝您不必住在这里，就恐怕免不了要遭到一場耻辱。"卜尔斯騎士随接口答道："不論多大困难临头，我都不怕。"君王見他意志坚决，只得又說道："那末我再劝告您，先要徹底忏悔一番。"卜尔斯騎士說道："至于悔罪这一点，我很願意的。"然后，卜尔斯騎士就开始他的忏悔了，他說出在这

世界上除了一个女人之外，他始終是保持着他的貞操，絕未胡作非为，那个女人就是布兰底巢尔王的女兒，他曾同她生过一个女兒，名叫爱兰；总之，除了那一个女人之外，卜尔斯騎士可算是生平不二色的。

忏悔完毕，卜尔斯騎士被人引进了一間寬敞的臥房，那房的四面門窗都紧紧地关閉着。看了这些門窗，再一离开这屋中所有的人們，知道自己是孤独的一个人住在这里了；所以他无論如何不想卸去甲胄，便仍旧武装齐全的躺上了床。正一个人閉目假寐的时候，猛然間一道火光直向着他漸逼漸近，另外还有一根巨大的长矛也对准了他搠将上来，那只矛尖又大又亮，明晃的恰象一支小蜡烛似的。

还在卜尔斯騎士不曾看清之前，那支矛头似电閃样的已經刺进了他的臂膀，頓时裂开一条象手面样深的口子，直痛得他坐立不定。到底疼痛太厉害了，只得又躺了下来；不多一刻，又出現了一个盛装的騎士，肩头上背了盾牌，手里握着利劍，指定卜尔斯騎士叱道："快起来，騎士先生，咱們来打一場罢。"卜尔斯忍住痛楚答道："現在我已經受了重伤，但是，我也不怕你的。"一面說着話，一面从床上爬起，順手拾起盾牌，冲上前去。两人就这样展开了一場剧战，双方猛烈乱击，互斗了一个很长的时間，最后終于把那个騎士打到臥房的門口，又逼他走进了臥房，大家在那里同休息下来。經过了許久的休息，各人的精神都恢复了，那騎士就重揮利劍，开始同卜尔斯騎士又凶狠地頑强斗将起来了。

# 第五回

卜尔斯騎士怎样迫使巴底維尔騎士向他屈服；卜尔斯騎士又怎样获得了奥妙的奇迹，以及获得的經过。

这次，卜尔斯騎士想定不再讓那人回进那房間去获得喘息机会了，便抖擻起精神搶上前去，横档在那騎士同这扇房門的当中，一方面使出自己的拿手武艺，果然把那人打倒地上，卜尔斯騎士随即迫着他投降。先問他叫什么名字。那騎士答道："回禀爵爷，小的名字叫边区地带的·巴底維尔。"卜尔斯騎士听罢又問他可願投降，然后吩咐他对下面的条件要立誓遵守，那就是在下一屆降灵节的日子，要亲自赶到亚瑟王的朝廷，以被卜尔斯騎士亲手打敗的俘虏身分，向国王投誠，不得有所违抗。等到这个边区地带的·巴底維尔騎士一一应允，方才許他走开。这时卜尔斯騎士也躺下来歇息了，他正在蒙矓入睡之际，忽又听得这臥房內簌簌的声音連續不断，接着便看見有一种东西射了进来；即使您仔細的看，也分辨不出是从窗檽中还是从門里来的，只望見一簇簇的密箭直向房里射来，这些箭，已經有好多枝箭射中他的身上，竟把露在外面的手脸部分都刺伤了，这种情况，煞是令人惊駭万状。

这事过了还沒多久，卜尔斯騎士又覚得来了一只獅子，气息咻咻，声势凶恶；他赶急爬起来，冲了上去乱打一陣，結果是他手里的盾牌被獅子抓落，迫得卜尔斯騎士只有拔出宝剑，滿房揮舞，好不容易才把獅子的头斫落下来。驀然間，卜尔斯发覚从庭院竟

又跑进一条龙来，形状令人极其恐怖，在额上好象还現出有一行金字；卜尔斯騎士心里暗想，这一定是亚瑟王的象征了。这时光很短，不旋踵間，忽又从外面窜进了一只怕人的大豹，样子象似頗老，一跑进便同那条龙斗将起来，看它們凶恶地斗了很久，当然这是一場恶战。不想战到最后，突地从那条龙的口鼻里烈焰直噴，火舌乱迸，宛如这里面飞出了一百只小龙，忽然間情景猛又一变，这群小龙紛紛进攻这只老龙，打死以后，再把老龙尸体裂开，撕成粉碎。

正在这时，外面大厅上走进了一位老者，儼然端坐在一张寬大精致的太师椅上，他的脖子上好象繞了两条小毒蛇，手中拿着一具竪琴，一个人輕捻慢弄，自吟自唱，后来又唱起亚利馬太的約瑟当初怎样来到此地的故事了。直等一闋奏完，这老者方招呼卜尔斯騎士，吩咐他离开此地。他說："您已經获得了无上的光荣，今后您还能有很大的成就；离开罢，在这里，您再也寻不着什么奇迹了。"話声甫毕，境象全非，卜尔斯騎士好象又看到了那只色白如雪的灵鴿飞翔而来，它口里仍然銜着那一只小小的金香爐。以前所听到那些种种奇异的暴风雨声音，这时忽然停歇，已成过去了，滿室中立刻篆烟裊裊，香气繽芬，整个庭院都籠罩在芬芳的气息中，令人心暢神怡。再一轉眼，卜尔斯騎士又看見走来四个垂发幼童，各自端着一座精美絕倫的烛台，走在他們中間的是一位皓眉长鬚的老人，一只手拿着一只香爐，另一只手拿着一根矛，这就是世人所称的"复仇矛"。

# 第　六　回

卜尔斯騎士怎样离开此地，以及桂乃芬王后怎样
嗔責郎世乐騎士用情不专，和当时郎世
乐騎士怎样托辞向她求恕。

当时这位老人向卜尔斯騎士說道："此刻，您可以走了，你去訪問您的表亲郎世乐騎士，把这次奇迹講給他听，在人世間所有的騎士中，这对他是最容易做到的工作；因为他犯了色戒，罪孽太重，神圣的任务，在他已无力完成；倘使他不曾犯过这种奸淫的罪行，他的地位一定会在当代所有騎士之上的；不过，还請您告訴郎世乐騎士，論起人世間的建功立业冒险工作方面，他的品質和威力，依然高出一般騎士，至于講到圣灵方面的事情，那比他优越的人物可太多啦。"說着，老人昂身走去，随后卜尔斯騎士又瞧見四位态度极为端肃宁靜的少女走过自己的身边，看上去每人身上都散揚着一种圣洁的光輝；看他們才走进另一間房里，便跟随着出現了一片光芒，宛如长夏的白昼；这四位少女临到圣台前面一齐跪下，在那圣台的旁边耸立着四根銀柱，又好象还有一位主教也跪在銀制圣台的前面似的。卜尔斯騎士抬眼从他的头上望过去，发覺了一柄銀剑；那剑未带剑鞘，正停立在他的头上，及至剑身射出的銀白色光芒刚一接到他的眼瞼，卜尔斯两眼便立刻瞎了；只能听得有一个声音叫道："您这个卜尔斯騎士，快走开罢，您还不配在这里啦。"听罢这話，他赶急倒退几步，恰好躺在床上，一直等待到了天明。第二天，伯莱斯王看見卜尔斯騎士，平

安无恙，很是欣慰，其他的人，也都快乐异常；分手以后，他便放馬径向加美乐城馳去，先晤見了郎世乐騎士，就把他在科尔宾堡伯萊斯王那里亲目所睹的一切奇迹，向他申述了一遍。

再說，在亚瑟王的朝廷中，这些日子里到处传揚着郎世乐騎士的那件故事，說他怎样同伯萊斯王的伊兰公主生养了一个孩子，閑言閑語，聒噪不堪，不久这話传到桂乃芬王后的耳朵里，不禁心怀妒意，时常冷嘲热笑地諷刺郎世乐，甚至說他只配做个虛伪的騎士。这逼得郎世乐騎士不得不将当日事情发生的經过，向她全部坦率直陈了；他說其間有一个巫婆对他施了法术，并把那女子变得同王后一模一样，以致同他錯訂鴛譜。王后明白了这事眞象，方才轉嗔为喜，也才饒恕了郎世乐騎士。据史書的記載，亚瑟王曾到过法兰西，并和威势煊赫的克劳答斯王恶战过一場，而且收服了他的許多地方；及至凱旋归来，特意传諭全国，宣布举行大規模的庆功宴会，凡英格兰地区的全部爵主、貴妇，一律出席参加，只有一部分的叛徒，不許入場。

## 第 七 回

高朗翰的母亲伊兰公主怎样随带着大队人馬走进了加美乐城，以及郎世乐騎士在这时怎样去应付这种环境。

举行盛大集会的消息，这时被伯萊斯王的伊兰公主听得了，便来父亲的面前，請求允許她前往参加。她父亲回答她說："你想去，我很同意，不过无論如何，你既爱我，应顧到我的体面；服飾必須整齐大方，取得人家的重視；随时留意，千万不要吝嗇；你想要什么

东西，尽管向我說出好啦。”叮嘱已毕，然后按照着女侍卜瑞仙的意思，把伊兰公主装扮得象鲜花一朵，使人从不曾見过再有比她更艳丽的貴妇人了。动身之时，随带着二十名騎士，十位名媛閨秀，上上下下一共走出来一百匹坐騎。这一天，她們抵达了加美乐城，亚瑟王和桂乃芬王后以及全部的騎士們，看見了伊兰公主，对她那仙人般的玉貌花容，无不交口称贊不置，都說是朝廷上出現了曠古未見的美人。隔不多时，亚瑟王知道她已来到朝里，为了表示主人礼貌，特地去同她会見一次面，而圓桌社的所有騎士們，也都各尽騎士礼节前去一申敬意，即使崔思痛騎士、布留拜里騎士、卡文英騎士等等，沒有一个不曾这样表示过；为节省篇幅，著書人不再一一贅述。可是，其間惟有郎世乐騎士一人，当他望到伊兰公主的到来，早已羞赧得面紅耳赤，还記得当年他們俩人洞房花烛的翌晨，郎世乐曾拔劍相向，逼她自白的那副情景，所以今天同在一地覿面相逢的当兒，他既沒法趋前施礼，也不能說出一言半語来表白自己；只好遙看着伊兰公主袅娜多姿，丰韵絕世的仪态，为自己享受过而从沒看見过的美人，感到心旌搖搖而已。

这时在伊兰公主这方面，虽已瞧見了郎世乐騎士，但不曾見他来同她交談，自己忍不住芳心碎裂，愁緒万縷，不能自持；讀者想都知道，伊兰公主之爱郎世乐騎士，确是出于至誠眞性，永无变异。处在今天这种境地，自不得不感到苦恼，于是悄悄地向她的侍女卜瑞仙說道：“郎世乐騎士的无情无义，令我沒法再活下去了。”卜瑞仙答道：“您要鎮静一些啊，小姑娘。只要您能鎮定下来，今天夜里，我准能設法叫他同您鸞鳳双栖的睡在一起。”伊兰急忙欣然应道：“果能做到这样，就是叫我放弃全世界的財宝也心甘情願。”卜瑞仙听了一笑，方才說道：“既如此，您就讓我去料

理罢。”当天，伊兰公主专誠拜謁了桂乃芬王后，在她們会晤的时候，表面上彼此都是和顏悅色地互相致候，但內心里却都是一腔冷气。至于全朝廷中男女老幼，則都尽在談論伊兰公主的怎样美貌，她的服装又怎样华丽入时。

到了傍晚，桂乃芬王后已經代伊兰公主安排了歇夜的所在，把她的臥房就布置在王后自己寢室的隔壁，同在一个屋頂的下面；这一切全是照着王后的意思，安頓妥当的。同时，王后又派人去通知郎世乐騎士，叫他当夜来陪伴王后同眠，并且对他說：“如若您不来和我同床，那一定就是您要去陪伴高朗翰的母亲伊兰去睡啦。”郎世乐騎士情急地回答王后說：“哎，太太，請您再也不要这样說了，我同伊兰的勾当并不是出于我的心願呀。”王后又說：“瞧着吧，我叫了你，看你来不来就是了。”郎世乐騎士答道：“太太，我决不会失約的，您叫过我，就一定会来的。”他們这样商量了一陣，就决定好了；怎知这个消息被卜瑞仙略使了一点巫术，竟完全探明，随又原原本本告訴了她的主人伊兰公主。伊兰一听更加发起急来，說道：“哎喲，我怎么办呢？”卜瑞仙安慰她道：“您不用发愁，讓我去安排罢；我准能够亲手把他送到您的床上，那时也有办法能令他相信我就是桂乃芬王后派去的使女。”伊兰說道：“这么說，現在我的心就定下啦，要知道整个世界里，我爱的只有一个郎世乐啊。”

# 第八回

卜瑞仙怎样使用了巫术将郎世乐騎士送到伊兰公主的床上，以及事后桂乃芬王后怎样的諷刺他。

到了夜深人静，大家都已上床安息，这卜瑞仙輕悄悄的走近了郎世乐騎士的床边，向他說道："郎世乐騎士，您还沒安歇嗎？"王后桂乃芬已經上床了，她正等待着您去休息呢！"郎世乐立即翻身而起，"噢"了一声，又說，"我的小姐，我正在等待您来領着我同去啦。"于是郎世乐騎士急急忙忙披上了长袍，手提宝剑；那卜瑞仙还拉着他的手，就一直把他送到伊兰的床边；然后卜瑞仙慢慢退出，由他俩人同圓好梦了。讀者可以想到伊兰公主这时枝成連理覺是何等愉快，郎世乐騎士也是有同样的快乐，因为在他总認为在他怀抱之中的正是桂乃芬呀。

他俩魚水和諧的愉快生活，我們暫且按下不提；且說桂乃芬王后孤灯只影，独自在床上等候多时，还不見他赶来，便又派个侍女走到郎世乐騎士的房中去催促；那知赶去一看，方发現人去床空，被窩冰冷；这侍女立刻轉回来，将实情一一稟告了；王后听罢，长叹了一声道："哎喲，您这个騙人的死东西，又跑到哪里去啦？"这一声长叹中，是包含了无数的哀怨和憤恨在內，情侶負心，以致王后气恼得几乎昏厥，妒意和情欲迫得她輾轉反側，一連四五个时辰都在痴心悵望，不曾交睫。原来郎世乐騎士每在熟睡沉酣之际，經常要乱說梦話，而在囈語中又时常会提到桂乃芬王后。这一次，郎世乐騎士在先曾醒了相当长久，随后又不知不

覺的睡意漸浓，更加深沉。伊兰公主自也倦极随入梦乡。不料就在这熟睡之中，郎世乐騎士忽然大声說起了梦話，声音的响亮，活象一只樫鳥① 在枝头狂鳴一般，听他所道出的又恰是他同王后平素之間的私情密語，不可告人的一些話。因为声音太高了，竟使得隔室中那位輾轉不寐、独守空房的桂乃芬王后声声入耳；等到她听清郎世乐在囈語里所提到的事情，眞气得几乎要发昏，当时她又是忿怒又是苦痛，簡直不知道該怎样应付才好。为了打断这一难堪的处境，桂乃芬王后就有意的大声咳嗽了几下，果然竟把郎世乐惊醒了；他一分辨出这咳声乃是桂乃芬发出的，于是恍然大悟，才知道同枕而眠的人并不是王后，自己登时又羞又恼，神情象疯人似的，驀地从床上跳下，身上只穿着一件貼身的衬衣，站在地板上。恰在这时候，王后也赶了过来，看到这副情态，心中更气，便指着向他駡道："你这个忘恩負义的坏东西，再也不許留在我們的朝廷里了，不要这么大胆，給我滚出去；你这个虛伪不堪的騎士，从今以后永不許再走到我的面前来！"郎世乐一听这話，只喊得一声："天呀！"那內心象寸裂的无限痛苦，竟仆倒在地板上昏了过去。那桂乃芬王后反冷笑一声，理也不理的撇身走开。等到郎世乐騎士苏醒过来，便立起身径直地从凸出的窗口上，跳进了花园，一路上跌跌撞撞，碰在树枝石子上，以致臉面和身上的皮肤，都被刺伤刮破了好多处，衬衣也撕裂了；神志昏迷的只知向前面跑去，但已不知自己跑到了哪里，就这样一口气东跑西奔流浪了两个年头，始終沒有一个人能够認出他是誰；可見他急怒攻心的痴顚状态、已陷入了很深的程度。

---

① 原名作 jay，在欧洲生长而常見的为 *Garrulus glandarius*，与我国的壓鳥 (*G. Sinensis*) 为同科。

# 第 九 回

这位伊兰公主怎样被桂乃芬王后赶出了朝廷，
以及郎世乐骑士怎样因气愤而变痴。

再說桂乃芬王后和美丽的伊兰公主两人的事情。当伊兰公主听到王后叱罵郎世乐骑士的时候，又亲眼見他神志頹丧和精神萎靡的样子，又看到他从阳台的窗上跳出花园的那种狼狈，心中非常痛苦，只恨无法可以分担。因而义正辞严地向王后桂乃芬說道："王后阿，您对待郎世乐騎士这等苛刻，我們不免要責怪您了。我看到他的神色，听到他的說話，知道他永远要变成痴呆了，不幸眞是那样，天呀，您不就将失掉他了嗎？我的王后，您犯了罪了，您深深地辱沒了您自己，您是有自己丈夫的女人，因此，您有爱您丈夫的义务；而且，在当今的世界上，也沒有第二个女人会象您有这样好的国王丈夫。如若您不是現在这种样子，那么我就可以得到郎世乐騎士的爱，做他的名正言順的夫人，并且我有充分的理由爱他，因为我的童貞旣然完全交給了他，已經和他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便是取名叫高朗翰，将来会成为世界上最英武的騎士的这个孩子！"王后听罢，勃然大怒，說道："伊兰小姐，等待天亮了，我請您赶快离开我的朝廷。并且，为了您爱郎世乐騎士的緣故，千万不要把他的秘密泄露出去，若果您要講出来，那么請当心，他的那条性命一定保不住的。"伊兰听了这話倍覚凄酸，只有抑制了悲憤，委婉答道："提到这一点，我接受；刚才也只为的您大发雷霆之怒，以致弄得他永远要把自己蹧蹋了，不論是您

或是我，也都永受不到他的爱情了；单看他从窗戶上跳下去的时候，那种苦恼的样子，眞是从不曾見过，怎不叫人心酸呢！”說到这，接着又叹了一口气喃喃自語地說道：“天呀，我自己多可怜呀！”那时王后桂乃芬也情不自禁的叹道：“天啊，我想我們两个人从此都永远失掉他了。”

第二天淸晨，伊兰极早起身，告辞而去，当然她不会願意在这朝廷里逗留片刻了。关于这一夜里的种种經过，幸喜亚瑟王并不知情，因此当他听到伊兰辞别，动身回轉，还特意陪伴她率領了一百多个騎士，大队人馬，浩浩蕩蕩的远远伴送着她穿过一片森林而去了。再說伊兰行在中途上，便把上一夜里的經过事迹，从头到尾都告訴了卜尔斯騎士，最后說到郎世乐騎士怎样地跳楼，以及他后来神志迷惘的情形，不觉心酸泪落。卜尔斯騎士赶急問道：“听了这些事，我心里也难受，那末这位爵爷現在怎样了呢？”伊兰带着一副愁悶的神情，愀然答道：“騎士先生，郎世乐騎士現在究竟怎样，我也是完全不知道呀。”卜尔斯騎士发起急来，又說道：“說来眞是痛心的事，只在你們两人中間，便把一位英武蓋世的騎士給毁掉啦。”伊兰听了又羞又愧又恨又急的說：“是我嗎？我从不曾說过一句話，也从不曾做过一件事伤害了他，使他不开心的。都只为桂乃芬王后侮辱了他，我才看見他昏倒地上；以后苏醒过来，便提起宝剑，單穿着一件衬衣，滿脸愁苦的从窗口跳走了；这从来沒听过的惨酷景象，我是永远記得淸楚，忘不了的。”卜尔斯騎士忽然想出一法，对伊兰說道：“伊兰小姐，再会啦，請您去陪着亚瑟王，講一个长的故事給他听，愈长愈好，也就是能把他留住多久就留多久，我打算赶回去見桂乃芬王后，好同她講几句話；还有，您若重視我的情誼的話，我請求您，一定要多多注意，或許可以遇得見郎世乐騎士。”这位美丽的伊兰答道：

"您吩咐的这件事，我自然願意尽力去做好的，如果能够知道他現在的情况，我还有不高兴的嗎？我想您，騎士先生，凡是他的亲屬，甚至桂乃芬王后，都一定有这同样的心願。而且，我很明白，我同这些人一样，也有充分的权利和理由去关心他。"接着，这可爱的伊兰又愁緒万端的向卜尔斯騎士說道："您要知道，我宁願为他牺牲性命，也不願意他身上受到絲毫的伤痛；可恨，我已决定将永远不見他了，最大的原因是为了桂乃芬王后。"說到这里，那一个施展巫术的卜瑞仙在旁听了，接口說道："小姐，我誠摯地恳求您，快讓卜尔斯騎士走罢，請他快快去打听郎世乐騎士的下落。我認为他已經完全昏迷了；将来只有使用奇法，还能把他救轉的。"

这时，伊兰小姐哀怨不胜，泪下如雨，甘尼斯的卜尔斯騎士也唉声叹气，都在为她伤心不已。彼此分手以后，卜尔斯騎士便径直奔向桂乃芬王后那里去了。及至卜尔斯騎士会見了王后，看她也正在涕泪交流，神志顛倒。卜尔斯騎士心怀憤意，遂冷然向她說道："女人只是会哭，我劝您不必哭啦，除非絲毫沒有办法才哭哩。"接着他又說道："总之，真糟透了，郎世乐騎士的亲屬們都一直看清你們两人的行为啦，您把我們亲族里这样一位杰出的騎士給断送了；他是我們的主脑，也是我們的救星，我敢說所有君王，不論他是基督徒或者是异教徒，想訪求一位騎士，能具有郎世乐的长处，比如他的和藹温存，或是他那矫健英武，那真沒法寻得到的。"最后又叹息地說："天呀，我們忝为他的亲族，能有什么办法可想呢？" 这时，爱克托騎士在旁听过也叹道："可怜的很呀。"那位梁納斯更同声的喊着："委实大大不幸！"

# 第 十 回

桂乃芬王后怎样为了郎世乐騎士而愁悶忧郁；又郎世乐騎士的亲属們怎样在各处遍寻他的下落。

这王后已是愁腸万轉，深悔自己的孟浪，又听了那三个騎士的长吁短叹，紛紛責难，更加急得无可奈何。驀然間暈迷过去，不省人事。卜尔斯騎士赶忙把她扶住，帮她緩緩苏醒轉来；这王后醒轉之后，姗姗走到那三个騎士面前，双膝跪倒，高举着两手，吁求他們去寻覓郎世乐騎士回来。王后說道："我認为他一定是神志糊塗了，祗要能把他找到，不要吝惜財物。"当时卜尔斯、爱克托和梁納斯三个騎士也都伤心得不願再停留片刻，于是一齐告辞而出，由王后命人送来一些金銀，作为路上使用，大家上了馬，带着鎧甲武器，分别离去。他們这三个人各自在路上从这一国度寻到另一国度，无論山陬海崖，荒原深林，足迹都一一踏遍；不仅訪問了各处地方，而且还留心各式各样的人；逢人打听，遇着别人交談也从不放过，一心里祗盼望能找到那个赤裸着身体，只穿一件衬衣，手中提着一口宝剑的人。光阴荏苒，三个月过去了，象这样来去奔波，跑遍东西南北，經历了无数地方，不管是深山老澤，也不管是穷乡僻壤，荒野高原，經常是沐风櫛雨，忍餓耐渴，从未停歇。这几人虽是吃尽了苦头，費尽气力，結果是消息杳然，从沒遇着人有一句話提到过他。讀者試想，这三个騎士为了他是多么心焦啊。

有一天，卜尔斯騎士带同他的部下在路上遇見了一位騎士，这

人名叫糙韃人梅李昂。卜尔斯上前問道："善良的騎士先生，請問尊駕往哪里去？"等彼此一照面，原来都是旧友。这梅李昂道："爵爷，我进京去到亚瑟王朝廷里去。"卜尔斯騎士因而順便請托他："到了朝廷以后，奉告国王、王后桂乃芬、和圓桌社全体騎士們，說我們想尽了方法，但还沒找得郎世乐騎士的下落。"梅李昂点头应允，一定照办，决不誤事。等他一到了朝廷，立将卜尔斯騎士托带的口信，一一轉达了亚瑟王、王后以及全体圓桌社的騎士們。当时卡文英騎士、烏文英騎士、莎各瑞茂騎士、阿各娄发騎士、薄希华騎士五个人，一听这信息，全都自願亲赴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不辞劳苦，遍訪这三处地方的通都大邑，以至穷乡僻壤，为国王和王后負責追寻郎世乐騎士的行踪，各人随带的部下，至少有十八名之多。这些人中，期待得最殷切的，当然首推桂乃芬；他們那一伙兒共有二十三个騎士，携带的川資很是富裕，开支的顧虑，自也用不着担心了。

至于說到郎世乐騎士，这几个月中的遭遇，他受的那分灾难苦痛，眞也一言难尽，不知道尽自个痴痴顚顚，昏昏迷迷，一路上不知道挨了几多次的飢餓，耐了几多次的寒冷，又忍过几多次的焦渴。再說那一群寻覓郎世乐的騎士們，經过了一次商量，大家同意分作几組，每一組二人、三人、四人或五人不等，分头寻訪，又約定了会合的地点，以便接头交換信息。彼此商量已定，阿各娄发和薄希华两人便先同路去省問母亲一次，这老人在当日也是一位王后。两人到家，見了母亲，直欢喜得她滴下了眼泪。听她說道："我們两个孩子，你們来了。看見你們好不容易呀；当年在你們爸爸被害的时候，你們弟兄一共四个，到現在又被人害了两个。自从我的心肝拉麦若克騎士被害之后，我心里就从沒暢快过一次。"她老人家說罢这話，便走来跪在阿各娄发和薄希华两

个兒子面前，攀住他們的腿，求他俩从今住在家里，跟随母亲一同过活。薄希华听了，忍住心中的悲酸，慨然向母亲說道："亲爱的媽媽，我俩不好住在家里呀，媽媽呀，我們理应上馬披甲、去做任俠尙义的事情，因为父母双方都是王亲貴族啊。"母亲又說道："我的心肝，我的孩子呀，为了你們，我的面容消瘦了，人生乐趣也消失了；我已成了风前之烛，耐不住几多的风霜了。可是想起你們父亲伯林諾王死得那么悲慘，他是被卡文英和葛汉利两弟兄亲手杀害的；他們不是靠着眞正的本領，而是陷在他們翹翹伎俩中的。可怜啊，我亲爱的兒子，这就是你們父亲死后的悲哀，也就是拉麦若克騎士死后的苦痛，象他們父子俩人的騎士风度，在这世界上能有几人呢？我亲爱的兒子們啊，这种仇恨，应当永远記在心里！"等到母子們分別时候，这府邸中揚起了一陣哭泣的声音，这位做母亲的竟在一大群的人中頓时伤心得昏迷过去，不省人事。

## 第十一回

阿各娄发騎士的僕人怎样被杀，以及他同薄希华
騎士兄弟两人怎样为他报复的。

这位母亲的神志清醒了以后，立派了一个侍从，带着一些金銀去追赶她的两个兒子，交給他們在路上使用，并叫他沿路服侍，慈母一心里怕兒子受窘。这个侍从追上了他們，可是他們不讓这侍从跟了去，依旧劝他快些赶回，托他去安慰他們的母亲，并請求她为他們祝福。当天，这侍从祇有奉命回轉，一人走到日落西山

的晨光找投宿的地方，不幸他适巧找到了一个男爵的寨里。进了寨，那寨主便問他从什么地方来？主人是誰？这侍从答道：“奉告爵爷，小的主人名叫阿各娄发，乃是一位高尚的騎士。”按說这人是服侍阿各娄发的母亲的，現在借口說是服侍了阿各娄发騎士，自以为借重阿各娄发的地位，抬高自己声价。不料那寨主突然变色說道：“我的朋友，来得很好，要知道正是为了阿各娄发騎士的原故，沒法招待你住下来；以前阿各娄发曾經杀了我的弟兄，現在，就請你代償一命罢！”說完这話，那寨主就吩咐自己部下把这侍从到寨外立即处死，一声令下，这侍从便在不容分說的情况下被拉到外面身首异处了。

第二天一清早，在教堂墓地上聚集着一群男男女女正忙乱在掩埋那个被杀的侍从；眞是意想不到，阿各娄发和薄希华两个騎士适巧也从这里路过，被远远的瞧見了。阿各娄发騎士好奇地首先問道：“有什么事情你們这样紧紧地拥在一起？”当中有一个性情爽直的人走了出来答道：“良善的騎士先生，这是一个侍从，在昨夜被人无情地杀害了。”阿各娄发又問道：“他是怎样被杀的呢？亲爱的朋友。”那人又答道：“亲爱的騎士先生，这侍从被杀的原因，听說这里的寨主在昨夜里留他借宿，只为了他說出是阿各娄发騎士的僕人，而阿各娄发又是亚瑟王部下的名将，因此那寨主就叫人把他杀死了。”阿各娄发騎士听罢大怒，遂說道：“多謝您，朋友，我就是阿各娄发騎士，这个侍从是为了我的緣故才慘被杀害的。請看我，这就去代他报仇。”

阿各娄发騎士随即把薄希华喊过来，吩咐他赶快下馬，自己也跳下了坐騎，一齐交給随从，二人一同大踏步地奔过去。行不多时，早来到那寨門口，阿各娄发騎士便大声吩咐守門人說道：“快去告訴您的寨主老爷，說我就是阿各娄发騎士，昨夜为了我的原

因，他把我的侍从杀了，現在特来拜訪。”守門人立即进去禀报了那名字叫古德温的寨主。古德温一听这个消息，登时披挂齐全，走进天井，向来的众人問道：“哪一个是叫做阿各娄发騎士？”阿各娄发应声答道：“就是我。我要問你，昨夜为什么杀了我母亲的侍从？”古德温騎士說：“正因为你，我才把他杀死的。你不是杀过我的弟兄高德邻騎士嗎？”阿各娄发騎士說道：“提到高德邻，不錯，是我杀死的；可是他的为人鬼鬼祟祟，不知多少高尙的騎士和貴妇們都陷害在他的手中，我也不过除去一害罢了。今天，为了我的侍从，我就要你去償他一命。”高德温騎士答道：“有胆量，請你来罢，”語声才落，这两人已斗做一团，气势凶猛，好象一对恶獅子相搏一般；那位薄希华騎士就同寨內的人打了起来。在这一場恶战中，凡是出面抵挡薄希华騎士的人，都被他打得个落花流水、死于非命，这是因为他的力气太大，打击过猛，沒有人可以抵敌得住他。战够多时，阿各娄发終于把高德温打倒地上，随即拉开头盔，斫下他的脑袋。然后，众人上馬，阿各娄发又命令部下带着被害侍从的尸体来在一处寺院，就此掩葬下去。

## 第十二回

薄希华騎士怎样偷偷地离开他弟弟，不別而去；
他又怎样解救了一个被鎖鏈綁住的騎
士，此外并記述其他种种事迹。

他們把那个侍从埋葬已毕，便开始四面八方打听郎世乐騎士的下落，一連經历了好多国家，所到之处，无时不在寻問消息，可惜

結果一无所获；有一天，他們来在一座堡寨，这寨名叫卡尔提琪，薄希华同阿各娄发两弟兄就在此歇了下来。睡到半夜时分，薄希华一个人輕輕地爬起来，偷偷跑到阿各娄发侍从那里，低声說道："你快起来，把衣服穿好，不要出声，跟我一道走罢。"那侍从答道："爵爷，我很不愿意跟了您逃，不管带我到哪里，我都喜欢去的；不过，若是被我的东家（您的哥哥）捉到了，我便沒有活命啦。"薄希华安慰他道："有我在旁，你怕什么呢，我給你保标好啦。"

于是薄希华騎士便带領着这个侍从一路飞馳，直奔到下午时辰，正走到一座石桥，忽然发現在桥旁一根石柱子上，鎖着一个騎士，看那鏈条系得很紧，委实无法逃脫。当时，这被鉄鏈銬住的騎士看見有人走过，立即哀声求救，他說："好良心的騎士啊，求您把我松开了罢。"薄希华騎士反問道："您是什么人？为了什么被人鎖上呢？"　这人便把以往經过說了出来，他說："爵爷啊，讓我向您奉告。我名叫伯尔莎德，是圓桌社的騎士，这一次出来行俠覓奇，路过此地，适在桥头的寨里歇脚，不意邂逅之間，遇見了一个强悍的泼妇，她勾勾搭搭地叫我下来和她姘居，遭我严詞拒絕，她就命部下群起围攻，在我还来不及拾起武器的时候，便被他們捉住捆起了。今天遇不着仁人君子的解救，我这条命一定活不成了。"薄希华騎士听后哈哈大笑說："您我大家都是圓桌騎士，我願向上帝立誓，一定帮您恢复自由。"說时迟，那时快，薄希华拔出利剑，便向鉄鏈上奋力斫去，剑头甫落，鉄鏈应声一断为二，还把伯尔莎德的鎧甲斫裂，以致身上也受了一点小伤。伯尔莎德騎士惊喜地喊道："噢，耶稣呀，我平生就沒受过这么重的一击，如若外面不連着一根大鏈，簡直会把我斫死了。"

就在这时，伯尔莎德望見从寨里跑出一个騎士，看样子可能冲

来挑战。伯尔莎德騎士急忙向薄希华喊道："当心呀，爵爷，前边跑来的那个騎士，要来同您拼命哩。"薄希华騎士答道："讓我来好了。"一边說，一边向桥上冲去，二人一照面立即斗将起来，薄希华举矛对准了这来的人狠狠地打出一击，只見他翻身落馬，跌到桥下去了，若不是桥下正好停了一只小船，一定会淹死水里了。于是薄希华騎士搶得那騎士的坐馬，搀扶着伯尔莎德騎士，一同进寨內，四处遍索那个淫蕩的女主，命令她赶快放了伯尔莎德的僕从，不然的話，逢人便杀，决不寬恕。这女子虽是强悍淫佚，但事到如今，毕竟畏惧起来，就把扣住的人一齐开释。正在这时，薄希华騎士一抬头，忽然望見前面譙楼上立着一位貴妇，容貌尚是不俗。便屏住怒气，正顏責問道："哎，小姐！您身为貴妇，却偏偏去勾引高貴的騎士，强做姘头！不能如願以償，便要橫加迫害，請問这是什么风俗？对一个妇女来說，簡直是一种寡廉鮮耻、伤风敗俗的行为，此刻若不是我身边另有重要的事情，我发誓定把这种万恶的习俗，消除尽净。"

这边事了以后，伯尔莎德騎士邀請薄希华騎士同到他自己堡中，大設席宴，徹夜欢聚。第二天早晨，薄希华騎士望过了弥撒，进过了早餐，囑托伯尔莎德馳赴亚瑟王朝："請您向国王报告，說明您同我相遇的經过，也請轉告家兄阿各娄发騎士关于解救您的情形。尤其是我此刻正急于探听郎世乐騎士的下落，請他不必出外找我；即使他要出来，恐怕也不容易会到面；再請您向他表白，在我不曾找到郎世乐騎士之前，我不但不打算見他，也决不返回朝廷。除此以外，您会見家宰凱騎士同莫俊德騎士两位的时候，請代轉达他們，我要默祷耶穌，保佑我能够象他們一样的功德圓滿；并且請您向他們两位說，好久以前，当我被封为騎士的那一天，曾經招到他們的諷刺譏笑，这两点，終我一生也不

会忘記。最后，我还請您向他們致意，举世人士，将来对我的重視，若果不在他們之上，我便永远不再进入朝廷。”等伯尔莎德騎士听清了这一番話，便和薄希华騎士彼此分手，自去拜謁亚瑟王了。进京之后，随将薄希华騎士所囑托的口信，一一传达。及至阿各娄发騎士听到他胞弟所传来的这番口信，祇有无可奈何地說了一句：“他偸偸走的时候太不客气了。”

## 第十三回

薄希华騎士怎样遇見爱克托騎士，又他們两人怎样鏖战多时，以致几乎都牺牲了性命。

伯尔莎德騎士接口說道：“阿各娄发騎士，我願立誓保証，令弟的武功确实高明，将来准能成为当代的高貴騎士。”随后，伯尔莎德也会見了凱騎士和莫俊德騎士，便告訴他們說：“两位尊敬的爵爷，薄希华騎士囑咐我代他向你們两位問安，并且托我带来口信，他說要仰托上帝的慈爱，一俟各方面人士对他的評价不下于您两位的时候，他才会再回到朝廷里来。”凱騎士和莫俊德騎士两人听了这話，不禁有点难堪，回答說：“他講的話，可能是对的；可是当他被封做騎士的那时候，倒看不出他有什么出息来。”亚瑟王在旁以一种糾正的語气說道：“說到这点，我倒很不以你們两人为然，他父亲和弟兄們都是些武艺很高的人，家学渊源，我認为他将来必定也会成为一个矫健英勇的騎士。”这里情形，暫且按下不表。

关于薄希华騎士，在这一段期間，放馬天涯，四处遨游，算来为

时已久，其間也有不少惊心动魄的事，我們就来把他的行踪述說一番罢。且說这一日，薄希华行在一片深林之內，看远远来了一位騎士，盾牌和头盔都已破烂，形状頗是狼狽。两人渐行渐近，在碰到一起时候，不知怎样地意見不合，登时斗将起来，大家放馬狂冲，奋力对击，战到后来，薄希华騎士竟被那人一下从馬上击落在地。这薄希华急忙跳起，猛将盾牌摔到背后，拔出了利剑，指着对方那騎士道："下馬来！有胆同我拚到底嗎？"那騎士傲然問道："你还有余力未尽么？"話才脫口，他已跳下了馬，把馬放到远处，这时只見他們两人側身稳步揮剑前行，等到身临切近，剑光飞舞，时而举剑相持，糾結一团，时而伸剑猛逼，引身退避，似此一来一往，倏分倏合，彼此势均力敌，以致双方都遭到了重伤。他們就这样又繼續了好久，除去稍稍停止片刻之外，从未休息，每个人的身上都不止十五处的伤口，鮮血淋漓，流了这么多；而两个人都还能掙扎着直立起来，殊使对方各各感到惊奇。实际上，若把这两人的战迹加以比較的話，薄希华是年輕强悍，有勇无謀；那对方的騎士足智多謀，堪称一个經驗丰富的騎士。

到后来，还是薄希华騎士首先开口說道："騎士先生，請暂停片刻，我們不过为了一点小事，已經斗上好久，望您把大名見示，在以前我还未遇見过象您这样的敌手哩。"那騎士也說道："願向上帝立誓，說句眞話，虽是身經百战，可是把我打成了重伤，还从不曾有一个騎士象您这样。如今，說給您知道，我是圓桌騎士，我的名字叫做利斯士的爱克托騎士，那一位名震遐邇的郎世乐騎士，就是我的兄弟。" 听了对方通名，頓覚大喜，接口說道："听了您的話，太使我兴奋啦，小子名叫加里士的薄希华騎士，这次正是在外打听郎世乐騎士的行踪，可惜受到了您的打击，几乎送命，令我深深感到这个任务，在我永不能完成了。"爱克托身上疼

痛心中不安的説道："您説錯了，我正是被您打死啦，我沒力量再活下去啦。"然后爱克托又轉过脸向薄希华騎士带着迫切的神色道："現在，請您快些到附近的修道院去走一趟，接一位修士来，因为我自信不能活了，我要請他为我施行临終的仪式。"接下去他又誠恳的説："还有，您将来回到亚瑟王朝廷的时候，千万不可对家兄郎世乐騎士説我是被您打死的；要不然，他会把您看做不共戴天的仇敌了。只能騙他説，我在寻找他的时候受伤而死的。"薄希华騎士显得同样的又痛又衰弱无力，只得答道："哎喲，天呀，您的希望，那永远落了空了，我因为血流的过多，几乎要昏迷了，渾身沒有絲毫气力，怎能再騎馬远出找人呢？"

## 第十四回

爱克托和薄希华两个騎士的伤痕，依靠着圣杯的光临，因而各各霍然痊愈。

爱克托騎士听完薄希华騎士的話，这两人互相倚靠在地上，面面相觑，一筹莫展，心中却都悲痛异常。薄希华忽然説道："徒自伤心有什么用呢？"説罢了这話，便立刻端肃面容，澄清思虑，双膝下跪，敬向全能的耶穌虔誠祈祷。据説他在当时，是最勇武的騎士之一，而且对基督的信心也最为坚强。适在这时，从遙远的晴空中，忽然飞来了那只圣杯，高悬天际；頓时上下四方充滿了芬芳馥郁的香气，但他們两人却一时看不見是由什么人捧持着的，后来还是薄希华騎士因为他是一个純洁的童男，所以他能隐隐約約地望出由一位童貞的少女捧着这只圣杯；就在这一刹那間，

那两个人的皮肤上以及四肢上的伤痕，完全愈合，比之平日，沒有絲毫的差异：自然他們都是心平气和地在感謝上帝。薄希华騎士心中大大感动，說道："耶穌基督啊，我們两个都在垂死的当兒，为什么这伤势都好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爱克托騎士正容說道："究竟是什么原因，我很清楚；那里有一只圣杯，由一个貞女捧着，杯里盛着耶穌基督的宝血，但願他能够得福。"爱克托騎士又道："这樽圣杯是不能看見的，据說只有完全无缺点的人方才能瞻望得見。"薄希华騎士欢喜地說道："願向上帝立誓，决不騙人，我呢，好象是看到一位少女，全身穿着白色衣服，双手捧着圣杯；一經看見，全身的伤随时都长平了。"

他們說到这里，便去牵来了馬，收拾甲胄，又把鎧甲上破碎的部分修好，方才上了馬，一同談笑着走去。在路上爱克托又告訴薄希华說，他为了郎世乐騎士已經寻觅了好久，可是还不曾得到他的絲毫消息，后来，他又这样說过："为的寻找我的哥哥，我曾經历了許多惊人的冒险事迹。"因而薄希华騎士也把自己的遭遇，向爱克托騎士逐一說了出来。

第十一卷終，下接第十二卷正文。



# 第十二卷

記述耶世乐騎士及其狂妄行止，
計分十四回。

## 第一回

郎世乐騎士在神經失常的时候，怎样握着一口剑而同一个騎士相斗；又怎样跳到一张床上。

现在我們暂按下爱克托和蒲希华两騎士的經历不提，且說郎世乐騎士的行径；他沐风櫛雨，在荒郊老林中一处又一处地奔走，靠着他所能够采得的野果充飢，就地取水解渴，如是活了两年；至于說到他身上穿的衣服，除了一身单褲短衫而外，别无长物。郎世乐騎士就这样随处流蕩乱闖，这一日来在一片碧綠的牧原之上，发見有一座篷帐；旁边一棵树上，挂着一面白色盾牌，还挂着两把宝剑，另外又有两根长矛，靠在第二棵树上。郎世乐騎士一瞧見这两口利剑，立刻向前奔来，举起手摘下一把，脱鞘拔出，他然后对准盾牌敲了一击，牧原上登时声彻云霄，这响声好象有十个猛将正放馬大战一般。

跟着，跑上了一个侏儒，直奔到郎世乐騎士的面前，气虎虎的大有夺下他手中宝剑的样子。这时郎世乐騎士伸手抓住他的两肩，头栽地倒举起来向地上摔去，这一下几乎把他的脖子全扭断了；直把那侏儒痛得大喊救命。这时忽又跑来了一个容貌和善的騎士，披着一件絳紅色外氅，上面吊了白鼬皮。等到他走近一看郎世乐騎士，方知道这是一个神經失常不克自持的人。当下就和顏悦色地对郎世乐說道："良善的君子啊，快把剑放下，我認为你

更需要充分地睡眠，暖和的衣服，何必玩弄宝剑呢。"郎世乐骑士回答道："閑話少說，跑开些，不許离我太近，要不听我的吩咐，我会斫下你的脑袋。"

这位由篷帐走出的騎士一看是这副形象，就轉回到篷帐里去了。随后，侏儒急忙帮他武装好了，那騎士便打算使用武力从郎世乐騎士手里将剑夺回，于是由篷帐里又跑了出来；这时郎世乐騎士看到那人武装齐全，手握利剑，来势凶猛，郎世乐騎士赶急举着手中宝剑，飞步迎了上去，等身临切近，用全力猛然一击，对准那人头盔打去，正击中了他的头脑，同时他自己手里的剑也断成了三截。那騎士受了这一下，恰象死人一样倒在地下，鮮血直从口鼻两耳汩汩滲出。郎世乐騎士又跑进那人的篷帐，一直冲到暖和和的床上，随身一躺，不料被窝里还睡着一个妇人，駭得她急忙穿起衬衣，奔出帐外。当这美貌的妇人一眼認出自己的丈夫躺臥地上，状如死人，登时悲从中来；俯下身去象疯人一般的痛哭狂喊。那暈到的騎士，竟被她的哭声喚醒了，只見他少气无力地微微睜开两眼，然后又問她，刚才給他一击的那个疯子到那哪里去了，还說："象这么重的一击，我还从来沒挨过呢。"那侏儒在旁說道："老爷，那人已經神經錯乱了，伤害了他是不体面的；据我猜想他在从前一定很威武的，大概一定的遭到了什么太凶的折磨，才弄得这样疯疯顛顛的；而且照我的看法，看他那副神情仪表很象郎世乐騎士，記得从前在倫拿柴卜附近举行的那次大比武会上，仿佛看見过他。"那騎士回答道："当然的，若伤害了他、耶穌也不应許的，象郎世乐这么高貴的騎士，怎么会到这步田地呢；但无論如何，我决不会伤害他。"說这話的，就是卜利安。他接着又向侏儒說："你騎上馬，赶到卜朗克堡，快去把我的哥哥賽礼芳騎士請来，并且把我的这段冒险經历也告訴他，叫他带一頂

馬轎来，好把这位騎士抬进我的寨里去。”

## 第　二　回

他們怎样用馬轎迎接郎世乐騎士；又郎世乐騎士怎样
搭救寨主卜利安騎士。

那侏儒奉了卜利安的命令，忙忙赶到卜朗克堡，接来了賽礼芳騎士，另外六个人带着一頂馬轎也到了。当下他們把郎世乐騎士放在鵝絨被窝上，連同馬轎大家一齐奔向卜朗克堡而来。一路上，他始終酣睡沉沉，从沒醒过，直等进了堡內方才苏醒。寨里的人提防他乱打乱鬧，事先把他的两手两脚綁縛起来，再把美肉好酒供給他享受，讓他慢慢恢复往日的英姿和矫健的身手；但他的意識仍是沒有返回，甚至連他自己也不認識了。郎世乐騎士就在这里过了一年又半，面貌丰腴了，經过主人的悉心調理，衣服也整洁了。

有一天，寨主卜利安騎士本人披挂着武装，坐上駿馬，手执利剑，独自行俠去了。当他来在一片大森林里，遇見两个冒险的騎士，一个名叫布諾斯·騷士·庇太，还有一个是他的弟弟，名叫拜尔特劳騎士；这两个人一見卜利安便齐冲到他的面前，对着他猛打一陣，直把两根矛杆都震断了。然后又拔出利剑，斗将起来，双方凶狠地斗了很久。但到后来，卜利安負了重伤，已覺神志迷糊，勉强爬上馬背，向自己堡內奔来；这两人随在后面紧紧追赶，及至临近寨前，适巧郎世乐騎士这时正臨窗而臥，見有两个騎士手持利剑双斗卜利安一人。郎世乐一看到这种情形，虽則

他的神志依然不清，但侠义本色仍旧存在，对自己居停的受辱，不由心中大忿。于是郎世乐騎士立起身来，为了要挣断手上和脚上的鉄鏈，以致两只手都受了重伤；等到解脱了綁縛，就立即从后門奔出，正遇上那两个騎士在追打着卜利安騎士；这郎世乐騎士跳过来憑着他一双赤手空拳，从馬上便把拜尔特劳拉将下来，又夺下了他的宝剑；接着再跳到布諾斯騎士跟前，对准他的脑袋猛力一击，只打得他向后一仰，由馬的臀部翻身跌落。这时拜尔特劳騎士看到自己哥哥被人打下了馬，便挺着长矛，恨不得一矛搠来将郎世乐騎士的身体刺穿。这种情况恰被卜利安騎士看見了，随即举剑一揮，这拜尔特劳騎士的一只手立被斫断。当下布諾斯和拜尔特劳兄弟两人看到情势不好，遂赶忙跳上馬，相繼飞逸而去。

等到賽礼芳騎士奔来，見自己的弟弟得到郎世乐騎士的解救，并沒遭到伤害，便立刻向上帝深深感謝，他弟弟也随着頂礼膜拜，从此他們兄弟对待郎世乐比以前更加优礼恭敬。当卜利安騎士看見郎世乐騎士的两手为了挣断鉄鏈，刮得皮破血流，想起以前用鉄鏈捆縛的事，心中不住地惶悚不安。賽礼芳騎士吩咐手下人道："他已經是懂事的快乐人了，以后不許再用鉄鏈捆縛他了。"于是侍从們就不再捆郎世乐騎士，而且大家都在尽力逗趣，引起他的欢乐愉快，并热忱地留住他在此地，又将养息了半年多。后来，在一个明朗的清晨，郎世乐騎士起身很早，忽地发現有一只躯体巨大的野猪奔到此地，在它的四周围着許多猎狗。因为这只野猪太大了，沒有一只猎狗敢靠近它；另有一群猎人，有的乘馬，有的步行，也随吹着号角在它后面紧紧地追了过来；其中有一个人这时跃身下馬，把馬拴在树上，把矛倚着树竪立在那里，这些事都被郎世乐騎士看在眼中。

# 第 三 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打击一只野猪，把它杀死；他本人怎样受伤，以致被人护送到一所精舍里。

郎世乐騎士当时看見了有人将馬繮系上树身，把长矛靠在树上，鞍下挂着一只宝剑；于是他奔到馬前，一跃而上，提起长矛，放馬径向野猪追去；追了一些时候，郎世乐騎士看見那只野猪奔到一所精舍近旁，掉轉头把屁股頂在一棵树身上。郎世乐騎士立即挺起矛杆，連人带馬直向野猪冲去，不料那野猪一头冲上了馬的肚子，它的几顆巨牙嵌了进去，又突地回身一轉，竟把馬的肺都一齐拖出来了，郎世乐也因而摔倒地上；并且正在郎世乐騎士还沒跳离馬背，那野猪又已冲到他的腿边，一口咬住他大腿的肌肉，直撕到胭骨。当下郎世乐騎士怒如火发，勉强站立起来，拔出利剑，猛一使力，才把那野猪的头斬下。就在这时，一位修士走来了看到郎世乐的伤势严重。这隐士走到郎世乐騎士的身边，尽力撫慰一番，还想接他到精舍里敷葯調治；想不到郎世乐听了隐者这番好意，由于精神失常，加上恼恨自己受的伤情，反而奔到隐士的跟前，打算把他杀掉，迫得这隐士只有远远地跑开逃去。等到郎世乐騎士追他不上，便恨恨地把手中剑向隐者身背后遙擲过去，实际上郎世乐也因为流血过多，已无力再追了；这时，隐士又轉回头来，問他究竟怎样受了这伤。郎世乐騎士气憤憤地答道："好朋友，这只野猪把我咬伤的。"这隐士又說："您走过来，讓我替您治治看。"郎世乐騎士尽覺着不耐煩："滚开些，

不要来管我的事。”

这隐者无法，只好径自去了。走沒多远，在路上恰迎面来了一位面貌长厚的騎士，并随带着好多人馬。这隐士当向来的騎士說道：“爵爷啊，离此不远，有一个人，身材魁梧，人品端庄，是我平生不多見的，可惜他已被野猪咬成重伤，后来他还是把那野猪給斫死了。”接着他又說：“据我看，这人怕沒有活的希望了，伤势过重，必死无疑，实在太可怜了。”騎士受了隐士的嘱托，命人覓来一輛車子；那騎士把死猪先搬上了車，又把郎世乐騎士放在車上，因为郎世乐負伤太重，身体很弱，所以这时听任着他們擺布，很容易的就办妥了；車子拉到精舍，这隐士就忙着为他診治伤口。但苦于不易为郎世乐騎士找到滋养的食品，以致他的身体日趋憔悴，精神也漸漸萎靡；而他本人也由于缺乏合口的飲食，比从前更加失常了。

有一天，郎世乐騎士独自一人在森林中乱跑一陣，正巧撞上一条便道，径直到了科尔宾城里，这时伊兰公主正在里面，郎世乐騎士的兒子高朗翰，就是在这里生的。在他进了城以后，又穿街过巷，来到堡前，当下满城的年輕人尽跟在他的背后，对他冷嘲热笑，甚至有人向他去擲垃圾污物，砸得很重。这些人中有碰到郎世乐騎士身边的，就立被他抓住向地上乱摔，因而有人跌断了手臂和腿骨，都不敢再靠近他，有的就躲进堡里去了；这时正有几个騎士和侍从們走了出来，遂代郎世乐驅散了这些年輕人。及至他們走近了郎世乐騎士，再仔細看他的仪表风度，大家都覺得从来不曾見过象这么好的一个人。后来又看到他身上滿是伤痕，因而推想他一定是一位英雄人物。于是大家拿出衣服給他穿上，又給他一間小屋，鋪好一层干草，讓他睡下。每天有人远远抛給他成块的肉，給他飲料，只有很少的人才敢把肉送到他的手上。

# 第　四　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被伊兰公主所認識，引他进入一間臥室，运用了圣杯以治愈他的疾病。

且說伯萊斯王有个外甥，名喚卡斯达的；这天卡斯达在伯萊斯王的面前，懇求他舅舅賜封他做騎士；当下应許了卡斯达的請求，就择定圣烛节的宴会上封了他。在卡斯达被封騎士的当天，他曾送出好多件長袍作为礼品。卡斯达騎士又派人送了一件給那呆子——郎世乐騎士。郎世乐騎士来到卡斯达騎士面前的时候，卡斯达便拿了一袭赤色長袍，还有其他衣着之类賞給了郎世乐。郎世乐騎士穿起新的衣服，霎时間神采奕奕，变成了全朝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几无一人足以同他比美。后来他趁好时机，悄悄走进宮廷后面的花园里散步，又在近泉水的地方躺下休息，不料竟呼呼入睡了。直到下午，伊兰公主带了几个侍女进来游逛，正在她們漫步观賞的当兒，其中一个宮女突然察覺泉旁睡着个男人，看他雄伟端正，英气朗爽，随即跑来指給伊兰公主。伊兰公主悄声說道："安靜一些，不要說話，"就在这时，她已引导着公主走近那人的跟前了。当时伊兰公主一眼看去，好生面善，仿佛是个旧識，連忙审視，果然認出了他原来就是郎世乐騎士；她止不住泪珠頻傾，放声痛哭，几乎跌倒在地上；象这样哭泣了好久，方才站起身来，招呼着侍女們，告訴說她是病了。

一走出花园，径直来見她的父亲，挽住父亲的手，父女两个走到另一无人的地方，然后开口說道："爸爸，現在求您一件事情，

倘使您不答应我，不論多么好的日子，我也不願再过下去了。”伯萊斯王說道：“孩子，你說的是什么事情呢？”她答道：“爸爸啊，事情是这样的：我走到您的花园中間游玩，在那里，泉的旁边，我看到萊克·郎世乐騎士正在睡着了。”伯萊斯王奇异的說道：“眞是他嗎？我有点不大相信。”她发急地又說：“爸爸，不会錯呀，眞是他啊；不过，看上去他的神志已經失常了。”君王道：“你等一会兒，不要动，讓我亲自去看看。”他这时召来了四个人，都是他最亲信的，連同伊兰小姐，大家一同走到泉水旁边，見郎世乐騎士仍熟睡，沒多时，侍女卜瑞仙就認出他是郎世乐騎士。卜瑞仙接着說道：“王上啊，这位騎士的神志因为已不正常，我們对待他必須要很鎮靜，若是我們粗率地把他喚醒，說不定会閙出什么祸来，那是沒法預測的；請諸位稍等一下，讓我先使个法术，叫他酣睡一个时辰；”說罢，她就施了法术。

此后沒过多久，君王已下令所有随行人員一律离开，以及在君王經过的路上，概不許有人逗留。等这命令发出之后，那四个侍从和宮女們，一齐伸手托在郎世乐騎士的身下，将他抬进塔內，再送进那間收藏圣杯的房間里，岂知无意中的巧合，恰好就把他安置在靠近圣杯的地方；恍惚間进来了一位圣者，只見他揪开了圣杯的盖子，借着圣迹的显示奇迹，又靠着圣杯的力量，郎世乐騎士的病症，竟霍然痊愈了。等到他酣睡醒来，他又呻吟又叹气，因为滿身都很痛楚，私下里大大抱怨了一陣。

# 第 五 回

郎世乐騎士的疾病痊癒之后，他的理智也恢复正常了，
他这时怎样反而感到慚愧；此外，伊兰公主又
怎样甘願送給他一座堡寨。

郎世乐騎士一望見伯萊斯王和伊兰公主，頓时瑟縮起来，吞吞吐吐地說道："我的主耶穌啊，我怎样来到这里的呢？君王啊，請您为了上帝的光荣，讓我知道我是怎样到了这里的？"伊兰公主答道："爵爷啊，您初来本国的时候，完全神志迷惘，不省人事，活象一个疯人，因而把您当做一个呆子收留下来；此地沒有一人能識破您的底細，直等到您睡在泉旁，适巧我的一个侍女看見了您，招呼我去看一看，才把您眞确地認出来呀。随后，我告訴了爸爸，又把您抬到圣杯近边，这样才治好您的病痛。"郎世乐騎士听罢，立即說道："耶穌啊，求您慈悲，如果这是眞話，那么有多少人已經知道了我是发痴呢！"伊兰公主說道："求上帝为我作証！那时祇有我的父亲，我和卜瑞仙三人在場，沒有別人。"郎世乐騎士央求道："現在，請您为着耶穌基督的光荣，代我保守秘密，不要給世間上的任何人知道；当时我如此糊塗，事后想来，慚愧万分。我曾被人永远逐出罗格利斯的国境，也就是說永远赶出英格兰了。"

郎世乐騎士一連休养了半个多月。由于渾身酸痛行动不便。因此，有一天他向伊兰公主說过这样的話："伊兰小姐啊，为着

你，我吃了多少苦头，到处提心吊胆，受到多少惨痛，都不必向你再嚕囌了，你知道为什么緣故么？記得那次夜里，我俩同宿到了天明，我拔出宝剑，打算把你杀掉，那种胡作妄为的举动，现在我已深深明白，我是太辜負你了。如就事論事，这全部根源，就是你和卜瑞仙两人，不管我的結果如何，我和你同床合欢，总是出于勉强。事后听你說道，当夜你有喜成孕，就怀了你的孩子高朗翰了嗎？”伊兰公主答道：“一点也不錯。”郎世乐騎士又道：“現在請你看在我的面上，去見尊大人，求他給以栖身之地，你看如何？我决心永不再到亚瑟王朝去了。”伊兰小姐答道：“为了您，爵爷，仅仅是您，不論我活着和死去，我都甘願随了您，天老地荒永不相离。我的生命假若不幸对您无益；而我的死如对您有利的話，那么为了您，我是甘心为您愉快而死。我这就去見我父亲，我自信凡是我向他請求的事，不論什么，他沒有一件不答应的。我的爵爷，不論您在那里，我的郎世乐啊，您都用不着絲毫犹豫，我是下了决心来伴随着您，尽我一生的心力服侍您，侍候您。”这番話才一說完，伊兰便赶跑到她父亲面前，并且說道：“爸爸，我的郎世乐騎士希望能在您的任何堡寨里靠着您住下。”那君王答道：“好吧；孩子，要是他願意留在边疆地方，就讓他住在卜利安堡，在那里，你可要陪着他，我另派二十个最好的宫女来，她們都是高尚家族出身的；此外，再派来十名騎士；孩子，你要知道，由于郎世乐騎士的家世，我們会感到无上的光耀。”

# 第六回

郎世乐骑士怎样来到快乐屿，在此取名拉·西伐耳·
馬耳·法特——意即厄运的武士。

然后，伊兰公主又赶回郎世乐骑士面前，把父亲为她本人和郎世乐的怎样打算，統統告訴給他听了。这时，伯莱斯王的外甥卡斯达骑士走进来了，一見郎世乐骑士，便問起他尊姓大名。郎世乐骑士随口应道："爵爷，鄙人名叫厄运武士。"卡斯达骑士又說："骑士先生，能够这样，也是好的；不过据我想来，您是莱克·郎世乐骑士，不久之前，我还象似在某地方見过您啦。"郎世乐心里发急只得說道："骑士先生，您眞不象一个恢廓大度的骑士了，我故意隐避郎世乐这个名字，而且，我也望别人不給我露出来。我的苦衷，若是您肯为我保守，并沒什么为难，又无損于您呀，何苦揭穿呢？如今，請您認清楚，只要我一朝权在手，一定不放松你；我这人，說得到，就做得到。"卡斯达骑士听了这話，駭得跪了下来，悬求郎世乐骑士的饒恕，并說道："从今以后您住在这里，不論您的情况怎样，我决不敢再信口乱說了。"于是郎世乐骑士就寬恕了他。

几天以后，伯莱斯王亲自率領十名骑士，偕同伊兰公主，还带着宮女二十人，都骑着駿馬，浩浩蕩蕩直奔卜利安堡而来。这堡建在一座島上，堡外迴繞着鉄栏杆，再外面还围着一道又寬又深的护城河。待这群人馬抵达之后，郎世乐骑士特为这島定名为快乐屿，大家称他本人叫厄运武士。这时郎世乐骑士又吩咐下屬制

了盾牌一面，盾身黑色，中間繪画一个女子，头戴皇冠，面前跪着一个騎士，皆系銀色。他住在堡里，不論宮女們尽心竭力地服侍他怎样周到，他終是面向着罗格里斯的国境遙远的望去，每天至少一次，因为亚瑟王和桂乃芬王后都正在那方的天之一涯。他仰起头悵望一忽，随又低头痛哭一番，不尽其腸断心碎之情。

有一天，郎世乐騎士听到附近将有举行比武大会的消息，地点离堡約有三哩。他便喚来一个侏儒，吩咐他到那会場处去："等大会結束，在那些騎士們还沒离去会場以前，你找寻个机会，发出叫报，使全部騎士都能听到，您說在快乐屿上一座卜利安堡里，有个名叫厄运武士的，要求同所有参加竞賽的騎士們比武。凡是能够打敗他的騎士，便可以得到美女一名，雄鷹一只。"

## 第七回

在快乐屿上举行的大比武会，薄希华和爱克托两个騎士怎样达到該島，又薄希华和郎世乐的比賽。

那侏儒把郎世乐騎士所指定的叫报发布以后，便有五百多名騎士赶到了快乐屿上。請讀者們听好，在亚瑟王当权的日子里，从不曾看見过任何一个騎士，象郎世乐似的，在三天內表演了这么伟大精湛的武功；据史書上确实可靠的記載，这次他一連击敗了五百名前来挑战的騎士，而不曾伤害他們中任何一人。比試之后，郎世乐騎士設宴招待了他們，仪式极为隆重。

就在这个时候，加里士的薄希华騎士以及馬利斯的爱克托騎士两人，偶然来到这喚作快乐屿的堡下面。他們向这座富丽雄佳

的堡寨遥望着，很想进城一游，不幸这里的护城河凿得很宽，上面又沒架起桥梁，沒法通过。隔着这河，远远地望見一个服飾华丽的女子，臂上架着一只鷹正在散步，薄希华騎士便向她大声的問，是什么人住在这堡里。只听她答道："良善的騎士先生們，在这里住的，是这地方一位最优嫻的貴夫人，名字叫做伊兰公主。还有一位品質高貴，武功卓絕的騎士，这人自称叫厄运武士的。"薄希华騎士接着說道："敢問这位騎士怎样会到这辽远的边区来的？"那位小姐又說道："不瞞您說，这位騎士当初到科尔宾城的时候，好象一个疯人，不論他走到哪里，都有成群的孩子們和野狗跟在后面，到后来受了圣杯的力量，才把他的神志恢复正常；平素他不願意同任何騎士交手，只有在早晨或中午的时分偶尔小試一下。如蒙光临，小作勾留，請您騎馬繞到对面，那里有船停着，您和您的馬都能擺渡过来。"那两人于是辞别，寻船去了。薄希华騎士走到船边，跳下馬，向爱克托騎士說道："請您在此等候，讓我先进去看看那騎士究竟是誰；現在我們两个，他只一个人，倘使动手比起武来，我們双战人家一人，便未免有失体面了。"爱克托騎士道了一声："一切均听尊便，我就在这里静候您的好消息罢。"

薄希华騎士遂即擺渡过河，赶到城門下面，便向守門人說明："請您报告您那高貴的爵爷，說是寨外来了一个游俠武士，要求同他比武哩。"那守門人答道："騎士老爷，請您騎馬进城，去寻那个专为比武用的公共武場，好使寨里的爵爷們和夫人小姐們，都能在場上看您的武艺。"沒多久，郎世乐騎士得到了通知，随即准备停当，飞馬而出，于是薄希华和郎世乐两人相遇，各使全力大斗起来，双方的长矛都打得极为凶恶猛烈，以致两人都同跌下馬来。然后他們两人又都弃馬步战，揮劍相向，斗个不停，各把对

方的盾牌斫得片片落下，正象两只雄猪在斗似的，这时各把对方打成重伤。等到斗得有两个多时辰，到了最后，薄希华首先开口說了。他說道："良善的騎士，您的武艺，平生罕見，令我欽佩之至，可否敬求将大名見告？"郎世乐騎士答道："騎士先生，我名叫厄运武士。"他又接着說道："温良的騎士，請問大名，也求告知。"当下薄希华騎士接口說道："可以的，鄙人名叫加里士的薄希华騎士，是高貴騎士拉麦若克的同胞，家父就是伯林諾王，阿各斐发騎士是我的哥哥。"郎世乐騎士听罢一声长叹："天啊，我干了什么了，我怎么会同一位圓桌社的騎士交手呢，这不是你旧日的老伙伴嗎？本来岂不是您的同道嗎？"

## 第 八 回

他們两人怎样相識，又彼此怎样都相待以礼；又郎世乐騎士的弟弟爱克托怎样来到哥哥的面前，以及他們之間的快乐情趣。

郎世乐向薄希华說完了那一番話，赶快拋下了自己的盾牌和手中宝剑，走近前来双膝跪倒。薄希华騎士一見这种情景，早体会到他心中的意思了。因而謙和有礼的这样說道："騎士先生，不論您是怎样，总想求您，依照騎士的道义礼节，把您真实名姓告訴我。"这时，他才不再躊躇开口說道："敢向上帝立誓，一定說老实話，鄙人名叫郎世乐騎士，原是比諾易地方班王的兒子。"薄希华騎士也不禁慨然叹息道："天呀，真太作孽，我干了怎样事情呢？王后派我去找你，我找了几乎两个年头了，陪我作伴的还有

令弟爱克托騎士，他还正在河的那岸等候我呢。"他又繼續說道："現在为了上帝的光荣，我对待您的粗暴举动，請您原諒罢。"郎世乐騎士答道："这点小事很快就会忘記了。"

于是薄希华騎士赶去請来了爱克托騎士，等到郎世乐見到他的面容，紧跑上去，伸开两臂，一把拥抱住；爱克托立时跪在地上，两弟兄抱头痛哭了一場，四周的人看着这副情景，也各自不禁伤感。伊兰公主聞訊也跟着来了，这时她大开盛筵，尽情招待，无一样不是竭尽心力做到尽善尽美；同时，她又告訴了爱克托和薄希华两个騎士，說郎世乐騎士当初怎样来的，怎样一副病状，又是怎样治好的；此外，还說到郎世乐騎士怎样同卜利安和賽礼芳两位相处很久，他怎样和他們初次相遇，受了野猪的伤害，又怎样和他們离开；更說到一位修士怎样治愈了郎世乐騎士的重伤，以及怎样来到科尔宾城，逐一說了一遍。

## 第 九 回

卜尔斯和梁納耳两个騎士怎样来到布兰底果尔王那里，又卜尔斯騎士怎样带他的兒子赫灵·拉·卜拉克来到朝廷；以及郎世乐騎士的情况。

郎世乐和伊兰公主同住在快乐屿的情况，以及爱克托和薄希华他們在此的賞心乐事，暂时按下不提，且說卜尔斯和梁納耳两位騎士的行踪，他們两人为了寻訪郎世乐的下落，用了两年的光阴，到处奔走，結果竟一无所聞。当他們馳騁天涯的时候，有一日，无意間走到了布兰底果尔的王室；远在十五年之前，卜尔斯

曾在这里和布兰底果尔王的公主生过一个孩子，取名赫灵·拉·卜拉克，因此卜尔斯的名字，传得家喻戶晓。这一次，卜尔斯騎士看到了这个孩子的容貌举止和他自己酷肖。当下这两位騎士都受到布兰底果尔王的热烈招待。有一天早晨，卜尔斯騎士来到布兰底果尔王的面前說道："这个赫灵·拉·卜拉克呀，人家都說是我的兒子，这是实情；我特来向您稟明，我願意带他到亚瑟王的朝廷里去。"君王答道："卜尔斯騎士，你可以带他同去的，不过他的年紀还太小了些。"卜尔斯答道："你的話也很对，但是我所以想带了他同去，是想讓他到世界上最伟大的一位人物家里見見世面。"等待他領带着卜拉克临走的时候，大家对这孩子都恋恋不舍，揮泪送別。卜尔斯和梁納耳两人拜辞了布兰底果尔王以后，不多日抵达了加美乐城，亚瑟王正駐蹕城内。当亚瑟王听到卜尔斯領着他的兒子卜拉克来了，而卜尔斯这时便是布兰底果尔王的女婿，因而打算封卜拉克为圓桌社的騎士，以証示他确是一位高尚的騎士，也是一位勇于冒险的騎士。

現在我們再轉来一叙書中的主人公郎世乐騎士。有一天爱克托和薄希华两人見了郎世乐，特意問起他打算做些什么，又問他願不願陪他們一同回亚瑟王的朝廷中去。郎世乐騎士不經意的随口答道："我沒有这个意思，无論如何我已不願再去，想起朝廷待我那么刻薄，我决心永不再去了。"爱克托騎士接着說道："哥哥，我是您的弟弟，这世界上您是我最亲爱的一个人了，假若我明知道有什么会損害了您的光荣，您想我会劝您去吃亏嗎；在朝廷里，亚瑟王和全体的騎士，尤其是桂乃芬王后，自从您离开以来，都在日夜想念，忧心如焚，以至使得看見和听到的人，无不感覚詫异。而且，您必須注意自己的伟大声望，在当代勇士之中，您是最为人所称道的一位；今日能得同您齐名的，仅有崔思痛騎士

一人，此外便沒有人配同您相提并論的了。”說到这里，略停頓了一下，又看了看他的面上有点和轉，接着又說：“因此，哥哥啊，請您准备陪我們返回朝廷吧，我敢說朝廷里欢迎您的热烈，一定在任何人之上；我認为一切的情況都会好轉的，单只为着寻找您，我們的王后已經花費了两万鎊的金錢啦。”郎世乐騎士听后說道：“好罢，弟弟，就照你的意思，我跟了你去吧。”

随后，他們备妥了馬匹，摒挡行装，告别了伯莱斯王和伊兰公主。正在郎世乐騎士行意已决和伊兰公主临别之际，她自柔腸百轉，哀怨不胜。伊兰公主当时曾經說道：“我的爵爷，郎世乐騎士啊，在五旬节大宴会上我們的兒子高朗翰将荣膺騎士的封号，他的年龄已是十五足岁了。”郎世乐答道：“一切都由你做主吧，我們懇求上帝的恩典，好讓兒子成为一个优秀的騎士。”伊兰公主答道：“說到这一点，我深信在亲族中，除你之外，他是大有希望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郎世乐騎士欣慰地說：“那么，希望他成为一个十足的高尙人物。”

## 第　十　回

郎世乐、薄希华和爱克托三个騎士怎样来到朝廷里，又全朝的人怎样兴奋地欢迎郎世乐騎士。

郎世乐一行人馬在别离之后，經过五天的路程来到了加美乐城，在英吉利人的口中，則称做温彻斯特。郎世乐騎士在他这一次重行回到旧日一群人的中間时，轉回朝廷各位官員的中間，亚瑟王以及全体騎士們都对他怀了莫大快慰而致以热烈的欢

迎。接着薄希华和爱克托两位騎士，开始向大家說出这次全部行程中的冒险經过，关于郎世乐騎士，他們說道：在郎世乐騎士才离此地之初，他的神志已經迷惘不清，他自己怎样称做厄运勇士；后来在三天之內，被郎世乐单騎击败了五百名騎士。就在爱克托和薄希华述說郎世乐的这一番話的时候，桂乃芬王后玉容惨淡，哭泣得几至欲絕。后来，王后备了极丰盛的筵宴，来招待他們。当时，亚瑟王曾經說过："哎，耶穌呀，我眞不明白您这位郎世乐騎士为什么弄得那样神志恍惚。在我和别的許多人，总以为您是为了那可爱的伊兰小姐的爱情呢，他們在您背后都議論您同伯莱斯王的公主生过一个孩子，名字叫做高朗翰，一些人都在說这孩子将来会有惊人的成就。"郎世乐騎士答道："王上，如果我犯了任何过失，那全是出于我自我的煩恼呀。"王上听罢，也就不再多說什么了。但郎世乐騎士所有的亲屬，都知道他究竟是为了誰才发痴的。等到盛大的宴会开始了，頓时显出一片狂欢气象，所有参加盛会的爵主們和貴妇們，在听到郎世乐騎士重返朝廷，无不心花怒放，含笑欢迎。

## 第十一回

綺秀·婉兒怎样劝告崔思痛騎士先赶到朝廷，再参加五旬节的大宴会。

这一面的事，現在我們暫时按下不表，且将崔思痛騎士和巴乐米底，也就是那位沙拉森的异教徒，他們的事迹再来叙述一番。

自从崔思痛騎士出外行侠，直到他返回快乐园的一段期間，大

約两年有余，也正是郎世乐騎士的下落始終打探不出的期間，因此崔思痛騎士的声誉威望，独自震撼了整个罗格里斯的国境，其間不知道有几多次惊心动魄的险恶斗爭，都經他的威名武艺，获得了胜利。这一次崔思痛返回家乡，綺秀·婉兒便告訴他說在下届五旬节将要举行盛大的宴会，同时又告訴他郎世乐騎士已經失踪了两年，在这悠长的时間中他一直心神迷糊，幸而得到圣杯的治疗，才得恢复。崔思痛騎士听后又惊又喜說道："这太可怜了，想来他同桂乃芬王后之間大概在鬧什么閑气吧？"綺秀小姐答道："爵爷，这件事的底細我知道些，因为桂乃芬王后写过一封信来，把全部的經过都告訴了我，并且还請您去寻訪他的下落呢。而今，靠了上帝的保佑，他已恢复了健康，同时也重回到朝廷来了。"

崔思痛騎士高兴地又道："这个消息真令我兴奋呀，我們倆赶快准备起来，好同去参加五旬节的宴会。" 綺秀說道："若是您不怪我的固执，爵爷，我想还是我不到場的好；試想，我出場之后，便有很多优秀的騎士要注意您啦；那时，您为了我，也增加了許多不可避免的麻煩。"崔思痛接着說道："旣如此，那么，我就不参加了，除非您也能到場。"綺秀·婉兒又劝說道："这是上帝所不許的，若果这么办了，那么各国王后，各方面的名媛貴妇，都会无情地議論我了；何况，您是世界上最高貴的騎士之一，又是圓桌社的一員，怎可以不出席这样重要的盛会呢？請想想，所有的騎士們要說什么話？你們看呀，崔思痛騎士只管猎鷹呀，捉兽呀，却放弃了你的荣誉，去享受金屋藏娇的艳福啦。甚至于，天呀，还会有人要批評說，瞧他真沒有出息啊，担当了空名的騎士太无耻了，他怎样配得到一位貴妇的恋爱呢！再說，那些王后們和太太小姐們不是要狠辣毒駡我嗎？我若是看守着一位高貴的騎士而讓他

抛弃了荣誉，要我去过那种日子，无乃太可怜了。"崔思痛騎士听过这一番話，便向綺秀·婉兒贊揚道："您說的这些話，眞太好了，而且見解确实高明；現在您爱我之深，我才眞正体会到了；这是我的良心話，确实这样的，从今以后，您劝我怎样做我就怎样做。但是这里旣沒有男子也沒有孩子足以和我作伴，我就独自一人去好了。姑且决定下礼拜二动身，这次除开我的长矛、宝剑之外，不打算再多带别的武器。"

## 第十二回

崔思痛騎士怎样不带武装，赶赴朝廷，在途中
遇見了巴乐米底；以致他們两人互斗起来；
但巴乐米底騎士怎样地容忍他。

到了礼拜二这天，崔思痛騎士向綺秀·婉兒告别，当下綺秀派了四名騎士随行服侍，不过走了半哩路远，崔思痛騎士便吩咐他們仍然轉回去；又向前走了不到一哩路，崔思痛騎士远远望去，見巴乐米底正在他那前面将一名騎士打倒，看来伤势很重，性命岌岌难保。崔思痛騎士当时想到自己不曾武装，心中很是忐忑不安，便停住了不向前走。不料，巴乐米底已經認出了崔思痛，遂大声喊道："崔思痛騎士，今天我們遇見了，在我們沒分手之前，可以算一算旧帐吧。"崔思痛騎士答道："說到这一点，請問您可曾听說过有哪个基督教徒敢于大言不慚，說我看見他便逃之夭夭的？那么，巴乐米底騎士啊，請您認清楚，您这个异教徒，想来不至于夸口，說我崔思痛一望見你就聞风而逃吧。"說时迟，那时快，

崔思痛飞馬向前，使尽全身气力，一个劲直朝巴乐米底身上冲来了，奋力一击打去，只見自己的长矛紛紛震断成上百截。一轉瞬，崔思痛已拔出了利剑。勒轉馬头，对准了巴乐米底的头盔上猛砍了六次；但巴乐米底騎士始終屹立不动，只看定了崔思痛騎士而深深惊异，他是那么又疯狂，又愚蠢。这时，巴乐米底自言自語的說道："如若崔思痛騎士是武装了的話，就很难止住他不再打了，因为他現在未着武装，但是，倘使我再轉身来把他杀死，岂不是任憑我走到天涯海角也要招到别人耻笑嗎。"

崔思痛騎士傲然一笑地回答他說："你这胆小如鼠的騎士，您到底决定怎样做，为什么您不来同我斗一斗呢？您一定知道，我是不怕您的鬼計多端的。"巴乐米底說道："哈，崔思痛騎士呀，您明明白白地知道，我是为了怕丢脸才不肯同您相斗的。您沒着武装，我却披挂得齐齐整整，果然我把您杀掉，胜之不武，我还配称做英雄嗎！"接着他又向他說道："我認为您一定知道，而且我亦知道，您的英勇有力，您的坚毅耐战，是足够应付一位高尙騎士的。"崔思痛騎士点了点头，很同意地說道："这句話倒也有理，不过，我知道您也很是勇敢。"巴乐米底又道："您的話很对，現在有一个問题，先請您回答我，我再告訴你。"崔思痛問道："什么問题，您說罢。我立誓向您說眞話。"巴乐米底便說道："倘使您披挂了全部的装束，和我同样完整；而我正象您一样，并未披戴武装；那么您依眞正騎士的道义，究竟要怎样对待我呢？"崔思痛騎士說道："哎，巴乐米底騎士啊，現在我完全懂得您意思啦，您是要我說出我自己的意見来，希望上帝祝福我，我将要講的話，是为了惧怕你而說的，人家不会批評我的。一言以蔽之，巴乐米底騎士，您要知道这一次您大可心安理得，离我而去，我不打算同您相斗呀。"巴乐米底道："我也不想同您再打了，您就請騎馬上

路去罢。”崔思痛騎士又道：“要停要走，那是我的事情，我会决定的。”他接着又說：“可是巴乐米底騎士啊，有一点使我惊奇的，您果然是一位眞正优秀的騎士，不过您还不曾接受过洗礼；而您的兄弟沙飞尔騎士，他在好久以前却已受过洗礼了。”

## 第十三回

崔思痛騎士怎样从一个受伤騎士的手里，获得了武装
和全套的馬具；以及他怎样打敗了巴乐米底騎士。

巴乐米底騎士答道：“在許多年前我立过一个誓，必須打过一次仗，方才受洗，所以不論我內心里怎样地信仰耶穌基督和圣母馬利亚，我总要先去打一次仗；这仗打过，才能心安理得地去受洗礼。”崔思痛道：“我願意拿脑袋同您打个賭，您这一場仗，劝您不必再去找了。”他又接着說：“上帝也不答应啊，若是只出于我的錯誤，而使您还要做一个异教徒；这怎可以呢？”沉思了一会，他又說：“这样办罢，巴乐米底騎士，那面有一个騎士，他是被您打伤又跌倒的。現在，請您帮帮忙，讓我去武装上他的甲胄，便立刻可以完成您的誓言了。”巴乐米底說：“悉听尊意，就这样办好了。”

那个受伤的騎士，这时正坐在河岸上休息，他們两人跨上馬同来到他的面前，崔思痛騎士先向他施过礼，这騎士也虛弱无力地答了礼。崔思痛又开口問：“騎士先生，請教尊姓大名？”他說：“先生，我乃圓桌社騎士，名叫高尔威的葛雷荣騎士。”崔思痛騎士道：“我願立誓，决不騙人，您的伤实在使我担心呢。我有一件

事想同您商量，打算向您借那全部武装用一用。您看我身上沒有武装，然而我又想一定要去同这位騎士斗一場。”那受伤的騎士答道：“先生，您要用，无有不可，可是我要忠告您一句，那人确是个頑强的騎士。”葛雷荣又接着說道：“騎士，可否請将大名告知，并且打我的那位騎士，我也想知道他的姓名。”他随口答道：“先生，鄙人叫做良納斯的崔思痛騎士，把您打伤的那位騎士名叫巴乐米底騎士，是著名的沙飞尔騎士的老兄，而今还是个异教徒。”葛雷荣騎士說道：“啊，这太可惜了，象这样优秀的騎士，而且一身的好本領，那是应当受洗礼的。”崔思痛騎士又道：“騙了人，雷打火烧，这次我們两人在分手前，若是他不能把我杀死，我便一定要把他变成基督徒。”葛雷荣騎士說道：“我的爵爷崔思痛啊，您的威望，声震遐邇，多少国家都聞名已久，上帝保佑您，今天一定不讓您吃亏的。”

随后，崔思痛脱下了葛雷荣的武装；按葛雷荣原是个高貴的騎士，以前曾經施展过多次的惊人武功，这人身材高大，肌肉丰滿。这次，他解下了武装，而且还再看他的背上，滿是被长矛打成的瘀伤，可是，两脚不能直立，勉强帮助崔思痛披上武装，确是一条硬汉。然后，崔思痛跳上自己的馬，手里拿着葛雷荣的长矛；同时，巴乐米底也已准备齐全。等到他們两人放馬冲在一起，揮动长矛，尽力向对方击去，都击中了彼此的盾牌；这时，巴乐米底立刻跃身下馬，竖起盾牌，拔出了他的宝剑，毫不示弱。这情形被崔思痛騎士看出了，也很迅速地下了馬，把馬拴在一棵树干上。

## 第十四回

崔思痛和巴乐米底两个騎士怎样长久地互相搏斗，
以后这两个人又"言归于好"；以及崔思痛騎士
怎样感化巴乐米底受洗而为基督徒。

巴乐米底和崔思痛两騎士重又冲在一起，那冲势凶猛，恰象一对野猪一般，接着左蕩右逼，往来剑光繚乱，看战斗的激烈，則又似高貴的勇士常用于战場上的那般战法，但巴乐米底却时时顧忌到崔思痛的气力不足，因而有时讓他喘息一下。他們就这样恶战了两个多时辰，其間往往是崔思痛打击巴乐米底的次数多些，甚至迫得他跪在地上；而巴乐米底則揮剑乱劈，直把崔思痛的盾牌砍下了好多块；后来巴乐米底終于打伤了崔思痛，由此可知巴乐米底确是一位驍勇高强的战将了。当下崔思痛盛怒如狂，傾全身之力，径向巴乐米底身上冲来，猛地发出一击，打得他直挺挺地扑倒地下；紧接着他又急忙挺身一跃立从地上站起，于是崔思痛再对准了巴乐米底一剑搠来，正刺穿了他的肩膀。这时，尽管崔思痛騎士始終打得那么凶猛，但巴乐米底也毫不示弱，因之崔思痛却也挨了无数击。战到最后，崔思痛一击連一击，打击的次数加紧了，无意之間，竟把巴乐米底手中宝剑打落；当时，巴乐米底倘使弯腰拾取这口剑，难免就要被崔思痛杀掉。

因此，巴乐米底停身不动，双眼直瞅着自己的宝剑，急得五內如焚。这时崔思痛向巴乐米底說道："现在怎样了，今天都是您更有理，可是此刻我却比您更站在有利的地位了；从今以后，不

論在朝廷內，或是在各位优秀的騎士們中，我想絕不会再有人議論崔思痛要杀死一个不带武装的騎士了吧；現在就請您拾起宝剑，讓我們再打出个分晓来。”巴乐米底騎士斷然說道：“这場战爭，我的意思就这样結束好了，因为我已經沒有胃口再打下去了。”巴乐米底又說：“說起这一点，我自信开罪于您的地方并不多，也还不至于使我們不能言归于好。我所以对您有了嫌隙，从过去到現在，归根結底，也不过为了愛上綺秀·婉兒而已。說到她，那样一个美人，眞是天生丽質，举世无双；并且我对她，也从来沒有怀过什么不尊敬她的意思，我只是将她放在我的心底，为了受到这一点温存，才能使我有勇气得到我所应享有的光荣胜利。至于对她本人，我絲毫沒有触犯过她，更絕不願稍存芥蒂。对于您呢，是触犯了，而且我攻击的就是您自己；也就是为了这个憤慨，今天一天您已經打了我許多击，每一击都很厉害，可是我呢也打还过您啦；現在，我敢說，凴了您恁高的本領，恁大的气力，确实再沒人及得上您，除开郎世乐騎士之外，可說天下无敌手了；因此，我的爵爷，我願以至誠，恳求您对我已往的过失，和一切失礼地方賜以寬恕。今天我就要到前面的教堂里，先讓我彻底忏悔，然后請您看着我去誠心誠意地受洗。受洗以后，再請您陪我同到亚瑟王朝，参加宴会盛典，好么？”崔思痛騎士滿心喜悅答道：“請您快去牵馬，一切办法，全照您的意思。至于您的錯失，已蒙上帝饒恕了，我自然也是願意的。离开此地，不到一哩路的卡礼思耳那里，有位副主教，他会为您施行洗礼的。”

說完，这两个騎士跨上坐騎，葛雷荣騎士亦乘馬同行，等到他們一同拜見过副主教，由崔思痛說明来意。当下那副主教預备了一大盆圣水，在他虔誠礼拜之后，巴乐米底就开始作了彻底的

忏悔，崔思痛和葛雷荣担任了他的教父。待洗礼完成，大家又繼續前进，一直抵达加美乐城——这城中住着亚瑟王和桂乃芬王后；此外，圆桌社的大部分騎士也住在这里，国王和全朝的人听到巴乐米底已接受了洗礼，无不表示庆賀欢祝之意。而且在这次宴会上，高朗翰也赶了来参加，并坐在危险席上，俟宴会完毕，所有圆桌社的騎士方才紛紛各自散去，崔思痛重又返回快乐园，巴乐米底騎士則依然追寻他那怪兽去了。

崔思痛騎士的軼事，由法兰西文迻譯为英吉利文的第二卷，在此告終。至本書的第三卷，不再向讀者縷述了。以下接述圣杯的故事，这乃是我主耶穌基督底宝血的象征，高貴无比，由亚利馬太的約瑟携入英格兰。对世上一切犯罪的人，主啊，請您怜恤他們吧。

第十二卷終，下接第十三卷。

# 第十三卷

記述高朗翰騎士初次覲見亚瑟王，
又如何开始追求圣杯，
計分二十回。

# 第　一　回

在五旬节的前夕，当誠虔守夜的时候，有一位小姐怎样
进入大厅走到亚瑟王的面前，要求郎世乐騎士
賜封一位騎士，他又怎样陪她同去的。

五月节的前夕，当全体圓桌社成員聚集在加美乐城的宫中聆听講道，然后安排好桌椅，大家正准备就餐之际，这时候有一位容顏非常端丽的貴妇人，騎在馬背上径直地走了进来；因为这馬跑得太急，馬身滿是汗水。她在大厅前下了馬，来到国王面前，躬身施礼；国王說："小姐，願上帝祝福您。"这女子启口問道："王上，为了上帝的緣故，請告訴我郎世乐騎士在哪里？"国王用手一指說："他就在那面，您可以看見他的。"她立刻走到郎世乐騎士面前說："郎世乐騎士，我謹以伯萊斯王的名义向您致敬，在这附近有片森林，我請求您陪我一起去。"郎世乐騎士便問她和誰同在一处，她說和伯萊斯王住在一处。郎世乐又問她："您要我做什么？"她說："請您到那里就知道了。"当下，他答应了："我很願意同您一道去。"于是郎世乐騎士吩咐他的侍从备好馬匹，并将武器拿来；那侍从就尽快地照他的吩咐办理去了。

这时王后走来向郎世乐說道："您真打算在这重要的宴会上就要离开我們么？"那貴妇人說："王后，您知道，在明天的中飯辰光，他就能同您相会了。"王后說："若果我知道，在明天他仍不能

和我們相聚的話，我的意思就不讓他跟您走了。”就在这时，郎世乐騎士告別了，陪着那貴妇一同上馬，直向森林里走去；又来到一个很深的幽谷中，在那里他看見有一座尼姑庵；庵前立着一个侍从，等候开門，他們直进入庵內下了坐騎；这时又进来了一大群态度和藹的人，圍繞着郎世乐騎士，大家都在热忱地欢迎他，并且都因他到来而高兴。然后，大家領着他走进了主持的室內，解去武器，当时他看見睡在那张床上正是他的两个表弟兄：一个是卜尔斯騎士，另一个是梁納斯騎士；他走去喚醒了他們，彼此相見都感到极大的欢愉；那卜尔斯騎士向郎世乐騎士說：“是什么冒险事情把您送到这里来的，原以为明天我們可以在加美乐宮相見啦？”郎世乐騎士說：“靠了上帝的帮助，是由一位貴妇带我来的，可是我还不知道为的什么事情呢？”

正在他站着談講之际，忽有十二个尼姑陪着高朗翰走过来了。这位高朗翰生得非常俊美，身体更是健壮，看来这世界上足以和他相比的人确实不易見了。在这些人进来以后，只見那一群貴妇們都一齐快乐得流出泪来，又听她們同声說道：“騎士呀，我們撫养的这个孩子，現在带来了，我們懇求您封他做一个騎士；說到加封他的爵位，我們認为除您以外，再找不出比您更适当的人了。”郎世乐騎士当下对他面前的年輕侍从上下打量了一番，覚得他活泼坚实、純洁凝重，眞象一只鴿子，仪表上各方面的优美都具备了，郎世乐認为能碰見这么英秀俊拔的男子是絕无仅有了。于是郎世乐騎士一問：“这是他自己的要求嗎？”这孩子和众人都异口同声地回答：“是的。”郎世乐騎士又說：“等明天的重要宴会上，依照騎士制度的最高法典，举行加封时他来好了。”当夜郎世乐騎士享受了一次极丰美的欢宴；第二天早晨依照高朗翰的願望，郎世乐騎士就賜封他做了騎士；并說道：“願上帝指点他

去做一个善良的人，因为世上沒有人象他这样秀美聪明的。”

## 第　二　回

在危险座上怎样找到鐫刻的字句；又石上宝
剑的奇妙冒险是怎样一回事。

郎世乐騎士說道：“好騎士，你願意跟随我去覲見亚瑟王的朝廷嗎？”他說：“对不起，只有在今日这一次，我不能跟您一道去。”郎世乐騎士遂带同两个表弟兄离开他們，在降灵节的九点鐘到达加美乐。那时国王和王后正在教堂里听道。可是国王和王后都为了卜尔斯和梁納斯两位騎士的光临，感着十分高兴，所有的圆桌社同伴們也都同样欢喜。等国王和全体騎士們听道回来，这些爵爷們一見圆桌四围的席位上，都写着金字：这座留給某某，某某应坐这个座位。很多席位就象这样安排好了，最后輪到危险座，他們发見上面有新写不久的金字，写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受难成全之后，經过了四百五十四年，这个座位才完全实現。”这些人看过以后，大家不胜惊异，都說：“这是一件多么神奇玄妙的事啊，而且又是一件富有冒险性的。”郎世乐騎士走来說道：“奉了上帝的名，”当时他就从主誕生直到今天，計算出一共有多长的期間。郎世乐騎士又說：“照我看来，今天这个座位应当实現了；因为今天正是四百五十四年后的五旬节，如果大家都同意的話，我建議讓我們等待那位应驗这个奇迹的人。在他未来以前，我想这些金字不給任何一个人看見。”于是他們就令侍从取来一方絲綢，盖在危险座上，将金字遮住。

国王吩咐快些开飯。家宰凱騎士説："王上，您如果現在就吃飯，朝廷里的老規矩便被破坏了。以前在这一天，您向来是若不遇到奇迹，从不坐下吃飯的。"国王答道："你説的是眞話，可是我因为看見郎世乐騎士同他的表弟兄們回到朝廷，大家团圓而且都健康，竟快乐得顧不到那老規矩了。"他們方在站着談話，这时候有一个侍从进来对王禀报："王上，我給陛下带了一件奇妙的消息来了。"国王問："是什么消息？""王上，我看見河底下，有一块絕大的石头从水面上飘过来了，石头上面我又看見插着一把宝剑。"国王立刻説："我要去看看这件奇迹。"全体騎士都好奇地跟随着国王，一同来到河边，果然发現那块漂在水面上的大石头，很象紅色的大理石，上面插了一把精美絕倫的宝剑，柄上嵌滿了宝石，还鐫刻着清晰的金字，一些爵爷們讀过了金字，那詞句如下："无人能令我走动，取我者即佩我在身側之人，此人乃天下最优秀之騎士。"国王看过了这字句，就对郎世乐騎士説："好騎士，这把剑应当是您的，因为我認定您是这世界上最优秀的騎士。"郎世乐騎士赶忙以异常严肃的态度回答説："王上，这把剑决不是我的；而且，王上，您很知道我也沒有这样胆量，敢把手放上去；何况它并不希望系在我的身旁。还有，这把宝剑凡是妄想拿起而又失敗的人，他因这剑所受的創痛，必将长时期不能痊愈。同时，我又要奉告諸位，圣杯的奇迹，就在今天这时开始显示了。"

## 第 三 回

卡文英騎士怎样試将宝剑抽出；又怎样有一
老人把高朗翰引来。

国王又轉面向卡文英騎士說：“好外甥，現在，为了我的緣故，你去試一次。”他說：“王上，除非是为了您的好意，不然我是不願干的。”国王說：“騎士，依照我的命令去把宝剑拿出来。”卡文英无可奈何說道：“王上，您的命令，我应当听从。”說着，走近前面，伸手握住劍柄，虽是用尽气力，可是劍身屹立絲毫不动。国王只有对卡文英騎士說声：“我謝謝你。”郎世乐騎士便向卡文英騎士說：“我的爵爷卡文英騎士，現在您要明白，若是被这劍碰到了，便会使您疼痛不堪；所以縱然把国內最好的堡寨送給您，您也永不可再去碰它。”他說：“騎士，我不能违抗了我舅父的旨意和命令呀。”当国王听到这些話，心里很是懊悔，遂又向薄希华騎士請求为了他的緣故去取这劍。薄希华騎士說：“我很高兴陪卡文英騎士試一下。”等他将手放在这劍柄上，用力向外拉出，但依然未动分毫；以后再也沒有人胆敢放手去尝試了。这时，凱騎士对国王禀道：“你們已經看見奇迹，現在可以去吃飯了。”于是国王率領众人回朝，每一位騎士都認定了自己的座位，一齐坐定，另由青年騎士們来侍奉他們。

当下众人享受了殷勤的招待，除去危险座以外，所有座位都已坐滿；不一时，最令人惊异的奇迹就发生了，这时宮中所有門戶和全部的窗槅都突然无人动手而自己关閉起来了。虽然如此，

大厅里并不显得太暗，只是大家总覺得有点心慌，面面相覷。亚瑟王首先开口說道："請上帝为証，諸位好朋友們和爵爷們，我今天已見到奇迹了，我猜想到了晚間，我們将要看見更伟大的奇迹。"

正在这当兒，一位面容和善的长者，皓发长鬚，年事很老，全身衣冠皆作白色，走进了大厅，滿厅中沒有一个騎士知道他是从什么地方进来，以及由何处而来。这老人他还带着一位青年騎士，身穿着紅色甲冑，旣未佩剑，也无盾牌，只有一只剑鞘，悬在腰际；两人都是徒步走进，听他說了这样的話："好爵爷們，願你們平安。"然后那老人便对亚瑟王說："我領来了这位年青騎士，乃是一国之王的直系，又是亚利馬太的約瑟的亲屬，从此这朝廷內，以及异邦中种种奇迹，都将要完滿的一一显示了。"

## 第 四 回

这位老者怎样带高朗翰坐上危险座，又全体
騎士們怎样地表示惊奇。

国王听了他这些話，极为高兴，因而对这位和善的老人說道："老人家，您，我非常欢迎，还有和您一道的这位青年騎士。"于是老者吩咐这年輕人卸下了武装，只見他身穿一件紅綢外衣，另在肩头上披了一件銀鼠鑲边的外套。又見这老騎士对年青騎士說了声："跟我来。"不一刻，已領着他到了危险座側，在这旁边正有郎世乐騎士坐着；这和善的老人一手揭去了遮在上面的絲綢，随又发現了写着这样的字句："此乃高貴太子高朗翰之座位。"老騎士說："你应当知道，这地方是你的。"当下，老者就請他在这位上坐

定。少停，这年輕人对老人說："先生，您吩咐要做的事情都已經做好，現在您可以去了；請您問候我的祖父伯萊斯王，以及我的爵爷白巧利；还請您当面禀明，待我得空，我就尽快的亲来請安。"說完，这位和善的老人走出，另有二十个豪华侍从在旁侍候，一同乘馬上路而去。

这时，所有圓桌騎士們，对如此年輕的高朗翰敢于踏上危险座，大家都为之惊奇不置，因为他的来历，只有上帝知道，此外任何人都一无所知了。各人紛紛揣測，就有的說道，是他将要得到圣杯；又有人說，那席位只有他配坐，其他的人坐上会要受到伤害的。郎世乐騎士这次看見自己兒子，对他不尽地喜欢。更有卜尔斯告訴他的同伴說："我敢拿性命打賭，这位青年騎士将来一定能为众人所热烈爱戴。"象这样的欢声雷动，响彻了整个朝廷，也传到了王后的耳中。什么样的騎士竟敢于貿然坐在危险座上，对于这件事，她也不禁表示着万分惊异。当时有許多人对王后說，这年輕人的相貌举止，酷似郎世乐騎士。王后略有不快之色，說道："我可以猜想到郎世乐騎士是受了妖术才生下他，也就使他投胎到伯萊斯王的女兒生下来的，他的名字叫高朗翰，这大概不会錯的。"接着，王后又說："我倒也願意看看他，想来他一定是个貴人了；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貴人呀；这件事，我定要报告給所有圓桌社員們听听。"

在宴会已毕，国王率領众人立起身来，走到危险座前，揭开那幅綢幔，便看到高朗翰的名字写在那里；于是国王指給卡文英騎士看过，并說道："好外甥，現在我們当中有了高朗翰騎士，我們全体都要受到尊敬了；我敢把性命作証，将来他一定能得到圣杯，正如郎世乐騎士适才講的那样，使我們完全相信的。"然后，亚瑟王又向高朗翰走来，边走边說道："騎士，由于您能感动了許

多良善的騎士去寻找圣杯，也由于别个騎士所不能完成的将由您做成功，所以您是受大众欢迎的。”当下，国王携着高朗翰的手，由宮中一同下到河边，給他看那石头的奇迹。

## 第五回

亚瑟王怎样把显示在水面上的石头，指給高朗翰看，
并且他怎样从石头上拔下这把宝剑。

关于这桩奇迹，王后也已听見了，因此带領了好多宮女赶了来观看那浮現在水面上的石块。这时，国王对高朗翰騎士說：“騎士，此地有一件不可思議的奇迹，是我生平絕未見过的，您瞧那水面浮着的一块巨石上，插着一口宝剑，以前有些高尚的騎士們都試欲将剑拔出，可是又都失敗了。”高朗翰說：“王上，那沒有什么希奇。这种事不关他們，而是我要做的。我虽是沒带着剑来，瞧这里，我身边却挂着一支剑鞘，这就可以确定这口剑了。”随后，他伸手按在剑上只一提，便很輕快地从石块里拔了出来，接着把剑收入鞘里，又向国王說道：“如今是比以前好了。”国王心中大喜，說道：“騎士，上帝会再賜給您一面盾牌。”高朗翰說道：“我現在得到的这把剑，原来有一个期間乃是沙法吉·巴令用的，那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騎士，武功极高；只为他用这把剑杀死了他的弟弟巴兰，那也是一位优秀騎士，所以令人感到莫大的沉痛；当年他們弟兄們斗得十分残酷，經不住巴令发出了悲慘的一击，以致双方同归于尽，还击伤了我的外祖父伯萊斯王，伤口至今不愈，須等我去为他医治，否則是不会收口了。”

正当国王和众人在这里交談的时候，沿着河岸来了一匹白馬，上坐一位貴妇，直向他們走来。那貴妇一見国王和王后，便頂礼致敬，然后又問郎世乐騎士是不是也在此地，郎世乐在旁回答說："我在这里，好小姐，您有什么事嗎？"那女子轉身向着他且哭且說："从今天早晨起，您的大本領哪里去了，怎样改变了呢！"郎世乐騎士問道："小姐，您这講的是什么意思？"那女子答道："講实在話，世界上最高明的騎士，原来是您，但是今天，还有誰能这样說呢？現在已另有了一位能手，比您更高，誰再那样說，他便成了講謊話了；由于那口剑的奇迹，您甚至連手放上去也不敢，这就够証明了。因此，您那往日英名，从此改变，也从此一去不返了。我要請您記住，从这时起，世界上最优越的騎士已不再是您啦。"郎世乐憮然有閒，方才說道："提到最优越那一点，我很清楚，我从来配不上的。"那女子接口道："是的，您以前是，現在也还是的，不过是在罪人世界中算是最好的罢了。"又轉脸向国王道："王上，南显隐士叫我带口信給您，說您还会享受更大的尊荣、威望，超乎历代的不列顛君王之上，因此我相信，今天这圣杯将在您家里显現，并且还要以圣餐賜給您，以及圓桌社全体的同伴們。"說完这話，仍就循着原路，馳馬而去。

# 第　六　回

亚瑟王在各騎士星散之前，怎样在加美乐宫旁草場上聚合他們全体，举行了比武大会。

亚瑟王对大众說道："現在，圓桌社的騎士們，我确实相信你們都

一心在寻找圣杯，不久以后，大家就分道揚鑣，各自天涯了，我同你們全体团聚一堂的机緣，我确信也永不会再有了；所以請大家到加美乐宫草場上来举行一次比武大会，讓我再看一次諸位欢聚的盛况，并使后世的人，在你們死后，都会提及某年月日有一群英勇騎士，在此聚会，也是留下一个佳話。”大家对这意見，以及国王的要求，都极表贊同；于是大家披挂好武装，都等着入場比賽了。其实，国王举行这次大会的用意，原是要看看高朗翰的眞正本領如何；因为国王想到高朗翰这次离开，不会很快地再返回朝廷中来，所以他們才在草場上聚会一次，并不計較人多人少。当下，高朗翰騎士接受了国王和王后的請求，披起精貴的盔甲，又替他戴上头盔；但国王再請他拿起盾牌时，他却坚不肯要了。又經卡文英騎士和其他騎士的請求，才拿起一支长矛。这时，王后偕同众宫女們，登上高塔观战。高朗翰騎士在草場中将自己披戴好，入場一开始，便一連气打断了对方許多根长矛；一霎时震惊了全場的观众，他在这里，已显然是高出于所有的騎士之上了，不过短短的时間中，除了郎世乐和薄希华两騎士以外，圆桌社大多数的优秀騎士都敗在他的手中。

## 第七回

王后怎样想見高朗翰；各騎士怎样由圣杯滿足之后，都为了找它而发下心願。

后来，国王依了王后的請求，叫高朗翰騎士下了坐騎，解下头盔，好讓她仔細看一看高朗翰的面貌。等她看过以后，方才說道：

"說他是郎世乐騎士所生的兒子，我完全相信了。否則两人的相貌絕不会相象到这种地步，所以他有一身大好武艺，也就不足希奇了。"这时，有一位貴妇站在王后旁边插嘴問道："王后，为了上帝的緣故，成为一位如此高尙的騎士，他眞应該有这权力嗎？"王后說："是的，当然应該，因为他在一切世系中，是出自世上最优秀的騎士，也出自最崇高的世族；郎世乐騎士出自我主耶稣基督后第八世次，高朗翰則出自我主耶稣基督的第九世次；因此我敢說，他們俩乃是这世界中最伟大的人物了。"

国王和爵爷們轉回了加美乐的宫中，然后又到大教堂做晚祷；晚祷完毕，大家同赴晚餐，每位騎士都按照以前的秩序走到自己的席位上坐定；并沒多久，他們忽听得雷声大作，响彻天地，大家都以为这地方势将尽成废墟了。不料在这霹靂声中，忽有一綫阳光，从阴暗中透将出来，立时使满厅中大放光明，照得纖毫毕現，比之白昼太阳的光亮还更清晰七倍，于是大家各自思忖必有圣灵恩賜降下。当时每个騎士互相顧盼，都覺得每人的神色，从未有过这样的丰满可爱。經过了很久时間，沒有一个騎士敢悄悄地吐出一字，每个人只面面相窺，沉默得有若哑巴一般。正在这时，只見半空中一只圣杯，冉冉地进入了大厅，上面用白色綢遮盖住，但是沒有人能够看見它，更不知道由什么人捧持着它。片刻之間，满厅中充溢了一种非兰非麝的香气，同时每一騎士又都得到佳馔美酒，那种味道有胜于他平日在人世間所最喜爱的酒肉。这圣杯在大厅中周行了一遍，方才突然隐去，也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大家到此时才敢喘了一口气，說出几句話来。国王于是虔誠地感謝上帝賜給了他們的恩典。他說："我們今天应当深深的感謝主耶稣基督，因为他在这逾越节的圣日里，将这至宝显示給我們看到了。"

卡文英騎士当下立起来接着說道："我們希望的美酒佳肴，如今都吃过了；但有一个遺憾，就是这尊圣杯遮盖得过度周密，沒能看到。所以我現在要立誓做到这件事，就是从明天起，不再耽擱，我要用一年另一天的工夫，努力去寻覓这只圣杯。若是日子必須更多些，我亦願意；我要淸淸楚楚地瞻仰它一番；如若还不及在这里看到的，我决不再返回朝廷，我下了决心非达到我的願望不再轉回；这样做不至违反主耶穌基督的旨意吧。"

当圓桌社全体人們听到了卡文英騎士这一番話，他們大半的人都一齐站起来，也同卡文英騎士一样的发下了心願。当下亚瑟王一听，他心中十分怏怏不乐，覚得大家不应当这样的立誓。亚瑟王便对卡文英騎士說道："天啊，你这样立誓发願，正是把我害苦了；在全世界不論哪一国家，我想你能找得出象这样一个最强的团体嗎？这样一个眞正的騎士組織嗎？不能，我确实知道，他們一旦离开此地，今后在寻找圣杯的时候，不免要有伤亡；那么大家便永远不能再相見了。正因为这一些，我更有点感触。向来我愛他們那些騎士正同愛我自己的性命一样，如今和他們一旦別离，我怎能禁得住不十分伤感、十分心痛。我和他們相处已久，相知已深，团聚的生活，在我已經成了老习慣。"

## 第　八　回

国王、王后和宮內貴妇怎样为了各騎士的別离，
而感到悲伤，以及他們怎样离去。

国王这时眼中滿是泪水。接着他又說道："卡文英啊，卡文英你眞

使我陷进极大的悲伤之中。我非常害怕，我們的眞誠无間的同伴，会不会永远不再能在此相会了。”郎世乐騎士心中也很难受，只得安慰的說：“哎，您自己寬心些罢，为追寻圣杯而死，这件事对我們来講，是无限的荣耀，若果我們不幸死在任何其他地方，那也比不上这件事更重要更光荣，因为我們迟早总要死的。”国王答道：“嗳，郎世乐啊，尽我之一生，我无时无刻不在以眞正的友爱看待你們，因此才使我說出这一些伤心話；世界上从沒一个基督徒的君王，在他的左右围繞着品質高貴的人，有象我今天在这圓桌上的这么多，那就是我所以悲伤的原因。”

当王后、宮女和貴妇們听到了这些消息，她們那种悲伤煩郁，那种痛苦的心情，更是不能用言語可以形容，因为那些騎士对待她們全是怀着又敬重又爱护，各人情愫都是很深。而在这些人中間，尤以桂乃芬王后的忧伤最为沉重。她独自寻思道：“我很奇怪，我的王上怎肯讓他們都离开呢？”当时滿朝中的人无有不为这些騎士們的离别，而依依不舍，都在感到痛苦。更有很多的宮女們爱上了騎士，願意伴随着他們的情人一路同行，而且她們都眞心这样做了；若不是幸亏着一位身穿宗教礼服的老年騎士从大众中挺身而出，向这些人高声地說了一番話，便无法制止。他說：“諸位爵爷們，南显修士传給諸位一話，凡是立过願心要去寻找圣杯的人，凡是自願献身于这样高貴使命的人，都不可以随身携带宮女或貴妇同行，我明白警告你們，不能过洁净生活而有罪行的人，一定不能看到主耶穌基督的奥秘。”因此，他們便只有抛下了他們的宮女和貴妇們了。

后来，王后走到高朗翰身边，問他是从哪里来的，又問是什么国度的人。他告訴了她，說了自己是从哪里来的。接着，她又說起他，是不是郎世乐的兒子。关于这一点，他既不承認，也不否認。

王后見他默然不答，于是說："願向上帝立誓，決不說謊，你的父亲，对你說来，决不可認为辱沒了你；因为他本人确是一位頂了不起的騎士，坚毅、勇敢，出身又是来自世界上最上等的世族，各方的亲屬都是王室；因此，你，在你的权力上，你的行为上，应当成为一个最优秀最高尚的人。"她又說："确实的，你和他实在太相象了。"高朗翰騎士听了这些話，显出有点难为情的样子，說道："王后，您既然知道了我的底細，又何必再来問我呢？因为誰是我的父亲，在适当时候，会公开地告訴大家的。"少停，各人分别安睡去了，为了对品質高貴的高朗翰表示优礼有加，特地把他引到亚瑟王的臥房，請他睡在国王床上。

再說国王这一夜里，怀着无限的愁煩惜别情緒，以致整夜不能成眠，不久天亮了，国王起身。亲自走来看卡文英和郎世乐两位騎士，恰好他們也已起身，正打算望弥撒去。国王一見面就說道："哎，卡文英啊，卡文英你出卖了我啦，由于你，我的朝廷从此再不能恢复旧观了；而你呢，对我的关切，也永不会象我那样的关心你呀。"說这話时，一付热泪已不禁从脸頰上流了下来。接着国王又带了恳求的口吻說道："啊，郎世乐騎士，爵爷呀，我請您指教我，如若是能够的話，我希望您把这追寻圣杯的事停止了罢。"郎世乐騎士答道："王上，您在昨天已經看見了，那么多的品德高超的騎士都立了誓，我想无論如何他們是不会放下的。"国王又忧愁的說道："說到那一点，我很明白，可是他們一旦走了，我一定要举目寡欢、愁悶欲死，恐怕再沒有什么办法可以使我重新快乐了。"說毕，国王和王后同往教堂去了。一会兒，郎世乐和卡文英两人吩咐侍从取来武器，除盾牌和头盔外，其他都穿备齐全；又去找了同伴，看他們也披挂好武装，方才一齐来到教堂里听道。

礼拜完了，国王想要知道有多少人已經許願去寻找圣杯的，又为了要計算数目，可以专为他們祈祷。数过以后，方知他們共是一百五十名，都是圓桌騎士。这些騎士戴上头盔，遂即启行，所有的人来向桂乃芬王后致敬，于是瞬时之間，充滿了一片悲伤和哭泣的声音，不尽依依惜別。随后，王后回到房內，并且独自留在那里，为的是不讓別人瞧見她在伤心流泪。当下郎世乐騎士发現王后不見了，他就忙忙地赶到她的房內；王后一看他来了，立即高声嚷道："啊，郎世乐騎士呀，你这样离开我的国王，就是背弃我了，也是害死我了。"郎世乐騎士走近一步說道："啊，王后，我恳求你不要伤感了，用不着多久，我一得到成功，一定尽早赶回来。"又听她凄然說道："天可怜我，我会能再見到你嗎，但願为众人死在十字架的神，引导您和保佑您，以及你們全体的人員。"郎世乐騎士即刻动身了，他的同伴們都在等候着他。于是大家一同上馬，行經加美乐城的街市；一路上看見城內居民們，不論貧富貴賤，无不在流泪；国王本人，更是轉过了脸，哭得不能成声了。不一刻，他們到了一个城，又进入一处名叫法崗的堡內。大家走进这堡，堡主的名字也叫做法崗，他是一位老者，人品很高，也很有名；当时他听見有客人来了，便开門延宾，尽情招待。第二天一大早，他們一致同意从这里各自分路而行；因此这天早晨，大家揮泪相別，每一位騎士都循了自己所最喜欢的路走去了。

# 第　九　回

高朗翰怎样取得一只盾牌。

这次，高朗翰騎士未带盾牌，已經騎馬馳行了四天，也不曾遇到任何奇迹。第四天，在晚祷之后，方才行到了一座白修道院；他走进来，那院中的人都很恭敬的迎接；并且領他进房，卸下武装；这时，他发覺圓桌社的两个騎士，一个是巴吉馬伽斯王，另一个是烏文英騎士，也在这里。当他們看見他的时候，一齐走进前来，暢叙一番，彼此都感到大为快慰，然后同去吃晚飯。高朗翰騎士向他們問道："什么惊人的事情把你們两位送到这里来的？"二人答道："騎士，有人告訴我們，在此地附近有一只盾牌，无論什么人都不好带在頸上；否則在三天以內这人准会不是死伤、便是終生残废。"巴吉馬伽斯王又說："啊，騎士，明天我要去带起它試試，究竟有沒有这样奇怪的事情。"高朗翰騎士神情肃然地說："奉上帝的名。"稍停，巴吉馬伽斯王說："騎士，这个盾的奇迹，若我做不成，你应該去試試；我敢斷定您不会失敗的。"高朗翰說："騎士，我很贊同这意見，因为我身边还沒有盾牌呢。"翌晨他們起身以后，大家都望过了弥撒。巴吉馬伽斯王便問那件奇怪的盾牌在哪里。不多时，来了一位和尚，領着他到了一座祭坛的后面，在那里挂着一只象雪一样白的盾牌，正中有一个紅色十字。只听那和尚說道："騎士先生，除非他是全世界品德最高的騎士，方才配把这面盾牌挂在頸上，一般的騎士是不应当戴的，所以我告訴你們要特别当心。"巴吉馬伽斯王回答說："好的，我自己也

知道我不是世上最优秀的騎士，但是我想試戴一下。”于是，請答应他把盾牌拿出修道院里去。接着他又对高朗翰騎士說：“您如果高兴，請求您就在此地看看我能不能够成功。”高朗翰答应：“我就在这里等候你罢。”当下，巴吉馬伽斯王背着盾馳行而去，并带了一个侍从，好使他把成功的消息传給高朗翰騎士。

他們馳馬行来，約莫两哩路远，到了一所风景清幽的山谷中，在那里又有一幢精舍，远远望去只見那精舍前面有一位容貌英俊的騎士，身披白色盔甲，坐下的馬也是白的，这人手挺长矛，放馬急奔，正面飞馳而来；巴吉馬伽斯王赶急端起长矛迎住敌人，才一交手，那矛杆已在白騎士的盾上打成两断。接着，对方打来一击，力量十分沉重，因为盾牌在这时并不曾遮护好，以致就把他从馬背打落地上。立时那白騎士也跳下馬来，从他手中取过白色盾牌，說道：“騎士，您做了一件蠢事了。要知道，这面盾牌只有所向无敌的人物才配使用哩。”随又走到巴吉馬伽斯王的侍从那边吩咐他：“您把这面盾牌带給高尙騎士高朗翰，他就住在你們借宿的修道院里，好好的替我伺候他。”侍从說道：“騎士先生，敢問尊姓大名？”騎士答道：“不必管我的姓名，不用說您，世間上恁誰也不知道。”那侍从又問道：“善良的騎士先生，为了敬拜耶穌基督的原故，現在我求您說明，为什么凡是使用这面盾牌的人都要受害呢？”那騎士說：“現在您旣求我，就告訴您罢，这盾牌应当归还給高朗翰，和别人无关。”这侍从走到巴吉馬伽斯王面前，問他是不是受了重伤？他說：“是的，确实受了伤，我怕很难活下去了。”当下侍从把他的馬牵来，只見他带着极大的痛楚，由侍从照应着返回到修道院里。抵达以后，又急忙抱扶着他緩緩地下了馬背，代他卸去武装，再把他放在床上，小心地照料他的枪伤。据史書上記載，在那里他睡了很久，方才逃过生命的危险。

# 第　十　回

高朗翰怎样拿了盾牌走出的，又艾佛莱克王
怎样收到了約瑟·亚利馬太的盾牌。

然后，那侍从捧着盾牌向高朗翰騎士說道："高朗翰騎士，那位打伤巴吉馬伽斯王的騎士向您問候，并且說这面盾牌一定請您携带，有了它您才可以做出許多惊天动地的伟大奇迹。"高朗翰說："但願上帝賜福并且賜給好运。"說完，就叫人取来武器，騎上了馬，把这面白色盾牌悬在自己頸上，把一切托付上帝，离此向那谷中去了。彼时，烏文英騎士曾說过如若高朗翰喜欢的話，他情願陪他結伴同行。但高朗翰騎士謝了他并說道："騎士先生，这不能够，除了这个侍从以外，我只能单身一个人去。"因此，烏文英就走开了。

不一刻，高朗翰到了谷中，早看見那位白衣騎士等候在精舍旁边，二人見了面，彼此施礼問候。先由高朗翰开口問道："騎士先生，由于这盾牌，想来已显示不少的奇迹了吧？"那騎士答道："騎士，自从基督耶穌受难后三十二年，就是那位仁慈的騎士亚利馬太，以前他曾从十字架上取下耶穌的圣体，后来他带領了一大群和他有亲屬关系的人們离开了耶路撒冷。他們一路上勤苦的做工，一直走到了一座名叫沙拉斯的城里。当約瑟到达沙拉斯的同时，有一个名叫艾佛莱克的君王，正在和沙拉森人交战；在这里特别同他作对的是一个沙拉森人，他是艾佛莱克王的表亲，名叫陶来穆·拉·凡滋，这人是一个財多权大的君王。有一天他們

两人碰了面，就此大战起来。約瑟·亚利馬太的兒子小約瑟曾对艾佛萊克王說过，除非艾佛萊克肯屏弃了这里所遵守的旧律法，而信奉新的律法，才会不被人打敗，不被杀死。当时他指給他看，信奉神圣三位一体的人才是对的；艾佛萊克对于这一点全心全意地接受了；那时奉了死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的圣名，而为艾佛萊克专做了这面盾牌。因为他有了虔誠的信仰心，所以战胜了陶来穆王。当艾佛萊克平常交战的时候，那盾牌上总是蒙上一块布，只到最危险的当兒，他才将这布拉去，那从前死在十字架上的一个人的形象，就显現在盾牌上，敌人一見，立即敗退。那时艾佛萊克王的部下曾有一个人，他的手被砍断了，另一只手就拿着这只被砍下的手。約瑟看見了这种情形，就吩咐那人虔心誠意地去碰一碰盾牌上的十字架。等待他碰过之后，那断下的手立刻回复了从前的样子。在这以后不久，又有一桩极为惊奇的事情发生了，就是那盾牌上的十字架忽然隐去不見了，也沒有一人能够知道往哪里去了。随后，艾佛萊克王就同全城中大半的百姓接受了洗礼。又过了不久，約瑟离开此地，不管他同意还是不同意，艾佛萊克王一直跟随了約瑟同行。恰巧他們来到此地，这在当时的人称做大不列顚的；在这里遇到一个大恶的外邦人，他把約瑟关进了监獄。这个消息，恰巧传給一位名叫孟强斯的大人物知道了，他因为早已听到約瑟的名声，就聚集了他的百姓赶到大不列顚，将那个险恶的外邦人消灭，又剝夺了那些人的承繼权，于是将約瑟从牢里搭救出来。从此以后，大家就信仰了基督教。”

# 第十一回

約瑟用他自己的血怎样在白色盾牌上繪成一个十字架；又高朗輸怎样被一个和尚送进墓里。

此后不多久，約瑟躺在床上，病重垂危。艾佛萊克王看到这种情況，心中极为忧伤，因而說道："我一心为了您的爱抛下了我的祖国，到处追随。現在我看您将要和这个世界别了，所以求您能留給我一点作为紀念的东西，好使我时时能够想念着您。"約瑟答道："好的，我滿心喜悦地这样做，您从前同陶来穆王决战的时候，我給您的那只盾牌，現在請您給我拿过来。"待約瑟将盾接到手里，他就把自己的鼻子刺伤，讓血流不止。接着他用自己的血，在盾牌上画了一个十字架。然后說道："現在您可以看看这紀念品，是表示着我爱您的。您每次望見这面盾牌，您就会想念起我来，而且它永远是新鮮的，永远和現在一样新鮮。这面盾牌，不論什么人，絕不要想戴在頸上，否則一定要后悔莫及；到了时候自有一个名叫高朗翰的善良騎士，也只有他才配带上；这人是最后一代的子孙，他靠了这面盾牌，会要做出很多出类拔萃的事业。"艾佛萊克王又問道："我应当把这面盾牌放在什么地方，方能使那高貴的騎士可以取得？""您可以放在隐士南显那里，等他死后会再安排一个地方；直到那位善良騎士，在他接受騎士爵位后的第十五天方才到达那地方；又在那同一天，他将在隐士南显放置尸体的礼拜堂里，惟有这时候，他得到了这面盾牌。"那白衣騎士說到这里，倏然不見，踪影皆无了。

当下这侍从在旁听完了这些話，立即跳下小馬，跪在高朗翰的脚前請求許他跟随同行，并且恳求賜封他做騎士。高朗翰說："好吧，我不会拒絕您。"这侍从又說："那末，您肯封我做騎士嗎？靠了上帝的恩典，我願尽力做好。"高朗翰騎士自然也答应了他；然后二人再轉回到原来住的教堂中来，这时堂里已有許多人都以极大的热忱欢迎高朗翰。等高朗翰下了馬，就有一个和尚上前引导，向教堂墓地內一座古墓走去，在那地方只听見一种凄厉的吼声，那声音的可怕足令任何人听了都能发狂，或是精力脫虛。当下众人都說："騎士，我們想这一定是魔鬼在里面作祟。"

## 第十二回

高朗翰騎士从坟墓里所听到和所看見的怪事；
又他怎样封麦烈斯为騎士。

高朗翰說："領我到那里去罢。"他們就照領他去了，高朗翰这时全身武装，只不曾戴头盔。走到当地，那善良的人說道："現在，您到坟地去，把墓打开。"当他照着这話才做完，忽然間听到一个极大的声音，悲惨惨地在說話；声响之大使所有在場的人都能听到。那声音是这样說："高朗翰騎士啊，您这耶穌基督的僕人，快不要靠近我，不然的話，您就要逼迫我又得回我的老家去了。但高朗翰毫不惧怯，伸手掀起了那块石盖，驀地从里面有一陣濃浊污秽的黑烟裊裊而出，跟着还看見一个污浊不堪、略似人形的虛影，縹縹緲緲上去的东西跳了出来；高朗翰忙替自己划了一个十字，用以避邪；他知道那出来的显然是一个魔鬼。立时又听見有声音

在說道："高朗翰呀，我看您的周围有許多天使在保护着您，我的力量不够触犯您了。"正在这时，高朗翰又看見一个尸体睡在那古墓里，穿着全副武装，身旁还放了一口剑。高朗翰大声嚷道："好弟兄們，現在来讓我們把这尸体搬开罢，他是一个伪基督徒，他是不配睡这教堂墓地的。"于是他們一齐离开了墓地，同来到教堂里。高朗翰卸下武装还沒多久，来了一个善人靠近他坐下，并对他說道："騎士先生，我要告訴您，照您在坟墓里所看見的那一切，象征着什么呢；那遮盖着的身体乃是象征世上的困难和大罪孽，也就是基督在世上所寻得的。因为那时世上有了这样的悲慘痛苦，甚至父不爱其子，子不孝其父；又因为那时我們的罪孽很大，几乎充满了邪恶。为此，基督成了血肉的身体，由童貞女怀胎出世。"高朗翰說："确实的，您这些話我完全相信。"

高朗翰騎士就在那里住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他封了他的侍从做騎士，問过他的姓名，又問了他的祖上来历。那侍从答道："騎士先生，我是丹麦王的兒子，人家称我做麦烈斯·得·礼耳。"高朗翰騎士回答他說："善良的騎士，您既是国王和王后的后代，您理应得到騎士的爵位；可是您还应当去做所有武士們的一面鏡子。"麦烈斯說："騎士先生，您說的对，但是騎士先生，您既然封了我做騎士，您就有权賜給我第一个合情合理的願望。"高朗翰騎士說："您的願望說給我听听吧。"麦烈斯說道："那末，您可以允許我随您一同去寻求圣杯嗎；倘非穷凶极恶的险境，决不分离。"高朗翰騎士道："我答应您。"

当下便有人将盔甲、长矛、和馬匹等等都带給了麦烈斯。于是一同騎行而去，路上走了一个星期，并不曾碰到什么奇聞异事。又是一个星期一，在那早晨，他們辞别出来，从一个教堂里行到一个岔路，瞧那路口上竖了一个十字架，由此路分两条，在十字

架上写了这几句話："尔等游侠騎士，如存心寻求奇迹，务要注意两条大路，一条阻止尔等前进，否則将无法走出，惟有善人及正直騎士方为例外；倘若走上左边那条路，便不能輕易获得成功，因为在这条路上将要很快遭到試驗。"当下，麦烈斯对高朗翰說："倘使您願意讓我走左边的那条路，在那里我就可以明白我的力量了。"高朗翰說："我想您还是不要走那条路吧，我想我要避免危险是比您容易些。"麦烈斯恳求的說道："我的爵爷，請您讓我冒这险吧！"高朗翰說："奉上帝的名，您照您的意思做好了。"

## 第十三回

麦烈斯参与的冒险，和高朗翰怎样为他复仇，
以及麦烈斯怎样被带入教堂。

話說麦烈斯一馬行来，进入了一座古林，沿途又走了两天多，方才到了一片淸芊連綿的草原，一幢用树枝編成的茅舍，亭亭地立在那里，頗是精致。近前一看，在屋內放了一把椅子，上面放置着一頂精工制成的金冠。地上用布鋪着，布上陈列着許多精巧可口的肉食。麦烈斯騎士当时見到这种奇迹，觉得很是惊异，只因尙不飢餓，就只注意那頂金冠冕了；于是停下身来，弯腰拿起了金冠，便一径放馬循路而去。走不一会兒，发觉从后面追来了一个騎士，只听他边追边贼道："騎士，那不是你的金冠，請快放下来。同时准备好，瞧我来了。"麦烈斯騎士这时一面在額上划了一个十字，一面祈禱："天上的主，請求您帮助我，救救我这新封的騎士。"两人身临切近，两匹馬奋力前冲，不料那追来的騎士一矛搠

来，早打破了麦烈斯的鎧甲，那矛尖也从他身体的左面刺进了；麦烈斯随手倒下，伤重得差不多快要死去。再看那人已拿起金冠揚长走了，只剩麦烈斯騎士一人躺在当地，气息微微，已沒了动弹的气力。

恰在这时，高朗翰来了，一見麦烈斯危在旦夕，随向他問道："麦烈斯啊，是誰将你打伤的？我想你要是走另外那条路就好了。"等麦烈斯騎士听清了他講話的声音，便勉强挣扎着說道："騎士，請看在上帝面上，不要讓我死在这树林里，求您带我到附近教堂里，好讓我認罪，使我求得安慰。"高朗翰騎士說："这个好办。但是，那打伤你的人在哪里呢？"話才說完，高朗翰忽听見那边树叶丛中有声音在叫道："騎士，小心着我吧。"麦烈斯赶紧說道："啊，騎士，請留心，那个就是杀我的人呀。"高朗翰揚声答道："騎士先生，只要您不怕死，您来好了。"两人随即放馬相对奔来，冲在一起，高朗翰手起一矛刺入那騎士的肩头，只見那人应声栽倒，高朗翰的矛也因此而折断了。

立时，忽又有另一騎士也从树林內冲将出来，在高朗翰还沒掉身，他已放出一矛，不想正击在他的盾牌上，頓时裂成两段。高朗翰随手拔出宝剑，将他一只左臂砍落在地。这人一受伤，慌忙轉头就逃，高朗翰騎士从后面紧追了一陣。然后又回到麦烈斯騎士躺着的地方下了馬，将麦烈斯輕輕的抱上馬背，因为那只矛柄还在他身体里沒曾拉出；高朗翰騎士便坐在他后面，伸出两只膀子摟着他，一同走到一个教堂，为他卸下了武装，又放在一間房里睡下。麦烈斯遂即恳求救主。等礼节完毕，他对高朗翰說："騎士，讓死神来好了，我一点也不怕了。"說完了这話，握紧矛柄奋力地从身上拔出，血如泉涌，人即昏倒了。

这时，恰好从外面进来了一个老和尙，以前他也是一位騎士，

一見麦烈斯的情況，立时替他仔細的检查了伤口，并且向高朗翰騎士說："他的矛伤，靠上帝的恩典，我可以在七个星期內把他医好。"高朗翰騎士听了这話，十分欣喜，便也卸下武装，說要在那里停留三天。后来他問麦烈斯騎士感覺得怎样，麦烈斯說他感謝上帝，因为他已得到了急救了。

## 第十四回

### 高朗翰騎士怎样离开的，以及他怎样奉命到了美女堡去消灭那里的恶俗。

三天已过，高朗翰騎士对那老和尙說："現在我要离开了，因为我还有很多事等着做，为了追求那只圣杯，多少高尙的騎士們都在忙着这件事，我和这騎士也正为的这事呀。"那位善良的人說道："騎士先生，因为他有罪，所以他才受了伤。"随又轉向麦烈斯說："什么道理使你这样幸运，我很奇怪，你并不曾認过罪，何以就得了騎士的爵位？正因为如此，你才遭到这次的重伤。那两条路，在右面的一条是代表我主基督的道路，专給眞誠良善的人走的路。另一条路是給罪人和不信仰基督的人走的路。当魔鬼看見你因寻求圣杯而趾高气昂的时候，就把你打倒了；惟有恪守道德的人，方能追求得到。再說，十字架上写的字，是天上功績的一种显示，也是騎士为上帝工作的事迹，并非騎士在人間的功业。万恶傲为首，就因为驕傲才使得这个騎士离开了高朗翰。而且在你拿金冠的那一瞬間，你就已犯了貪婪和偸盗的罪行了；所有这些，全不是騎士应有的行为。和这位有圣者之德的高朗翰相打

的两个騎士，他們那两位就是代表在麦烈斯身上的两个罪孽，”接着又面向着高朗翰道：“正因为您沒有那两个致命的罪孽，所以那两个罪恶的勇士才沒法敌得住您哩。”

現在高朗翰将他們的一切交托在上帝手里，然后走开。分手时，麦烈斯騎士恳求說道：“我的高朗翰爵爷啊，一待我能騎得上馬，即来寻您。”高朗翰說：“願上帝保佑你健康。”說罢騎馬而去。自此单騎天涯，也不知經过了多少地方，往来无拘束地一任着俠义心腸的驅策。最后，他从一个地方出来，那座堡名叫阿白拉苏堡；在离开那堡以前，还不曾先去望过弥撒。依照他的习惯，每当离开一个地方或城堡的时候，他总要望一次弥撒的。因此高朗翰騎士向一座山旁走去，在那里，寻到一所已經荒废又老又破的小教堂，他走进里面，不見一人，于是跪在祭台前面，恳求上帝指点他的方向。正在祈祷之际，只听見一个声音在說道：“你这个欢喜冒险的騎士，現在快到美女堡去罢，去把那里的万恶风俗給扫除

# 第十五回

高朗翰騎士怎样与堡內的騎士决斗，又怎样毁掉堡內的恶风俗。

当高朗翰騎士听到这些話以后，随即感謝了上帝，騎馬而去，走了不到半哩路程，来在一个山谷前面，看見谷中有一座建筑得很坚固的城堡，四周围繞着深沟，旁边有一条河流过，那河名叫綏汾河；他在路上遇見一位年岁很大的老人，彼此相互施礼，高朗

翰便問那老人这堡的名字。老人說道："好騎士，这乃是美女堡。"高朗翰騎士接口說道："原来这座受咒詛的城堡呀，听說接近了它的人，都毫沒有怜恤的心腸，也都是些陰詐悪毒，毫无情意的人。"老人說道："我劝你轉回去罢。"高朗翰騎士說："先生，您知道我既来了，是不願再轉回去的。"当下高朗翰騎士把自己的武器检查一番，然后拿起盾牌，遮住自己前面，仍向前走去。沒多远就遇着了七位少女，她們开口向他問道："騎士先生，您騎着馬到此地来，眞是一件頂大的傻事，您瞧前面那条河怎样渡得过去呢。"高朗翰說："我为什么不能渡过那条河呢？"說着，高朗翰騎士离开了这几位少女，再向前走，接着又碰見来了一个侍从；这人对他說："騎士先生，您不能再往前走了，除非您把来这里的用意，明明白白地告訴他們，否則那城內的騎士就会向您挑战的。"高朗翰騎士答道："好先生，我来的本意，就是要把这城里的坏风俗改变一下。"侍从說："騎士，您眞要照您的主見行事，您便会受到足够的麻煩。"高朗翰說："現在去您的罢！把我要做的事快去告訴他們。"

那侍从立即轉回城里去了。隔不多时，从城里果然冲出了七个騎士，都是同伙。他們一見高朗翰，同声大喝道："你那騎士，站住。我們算定了你別无他路，只有死路一条了。"高朗翰說道："什么，你們打算七个人一齐同我立刻打嗎？"他們說："当然的，請你就認做眞的罢。"高朗翰听罢，将矛伸出，向前一陣摔出，那第一个人应声跌倒地上，只差一点把头頸骨折断了。同时对方其余的人奋力打来，正撞在高朗翰的盾上，因为用力太猛，結果两支矛一齐折断。这时高朗翰騎士拔出了劍，冲上去向其他几个人刺来，由于他的武艺精湛，变化莫測，以致令人目眩神迷，叹为观止；又因力量奇大，只逼得那些人紛紛后退，逃出了武場。高朗

翰縱馬随后追来，直把他們赶进城內，自己赶忙从另外一道城門飞馬而入。

在刚追到城門时，高朗翰騎士見有一位老者披着宗教法衣，当門而立，口中說道："騎士先生，奉上这城門的鎖匙。"高朗翰騎士接过来打开了城門，进去一看，但見街道上的百姓往来如織，多得几乎数不胜数，这些人見了他一齐都說："先生，我們热烈的欢迎您，我們在这里已等待太久了，等候有人来营救我們。"随后，又有一个和善的妇人走来向他說道："那几个騎士現在已逃跑了。但是今天晚上，他們还是要回来再搞那种万恶的勾当。"高朗翰騎士就問："你們要我做点什么呢？"那和善的妇人說："先生，那占領本城各地的几个騎士請您把他們叫来，命令他們立誓，今后仍然恢复本地古时候所流行的风俗习慣。"高朗翰騎士說："好吧，我高兴这样做。"那妇人于是拿出来一只象牙制的号筒，四面鑲金，精美异常，同时說道："先生，請您吹罢，您一吹过，那离开这城周围两哩远的那些地方，都能听到。"当高朗翰騎士吹了以后，便坐在一张床上。

不一时，一个祭司走近了高朗翰告訴他說："先生，七年之前，这七个同伙的人来到这城里，先藏匿在这城主家里，城主名字叫李安农公爵，也是这一国的首領。这七个人看見公爵的女兒貌美如花，都在垂涎，就施出他們一些阴謀詭計，彼此間勾心斗角，后来公爵想远离他們，不幸他和他的长子就被这七人杀死。而且还玷污了公爵的女兒，又搶掠了全城的財宝。此外他們又用强力迫令全城的騎士服从他們，侍奉他們，就是平民的衣物也被他們搶劫一空。有一天那公爵的女兒向他們說道：'你們迫害得我太厉害了，你們杀了我的父兄，占領了我的地土，不但如此，'她又說：'可是，你們也不能永远占据这座城堡，到多少年后，将来自

有一位騎士，到那时由他来收拾你們吧。’ 这是她七年前的預言。当时那七个騎士說：‘好的，只要他們不顧性命，或是不怕死，等他来了，我們就把这城讓給他好啦。’因此这座城特取名叫美女城，因为他們已吞吃过許多年輕女子了。”高朗翰騎士問說：“为她而失去这城的那个女人，現在还在此地么？”这位祭司說：“不，自从受他們强迫之后，过了三夜就死了，自那时起他們又抓住了比她年輕的妹妹，因此她的妹妹和其他的少女們都受尽了极大的痛苦。”

角声响后，本地全体的騎士都来了，高朗翰叫他們一齐对君王的公主要表示敬意与忠誠，并使他們寬心不必怕那些恶人。第二天早晨来了一个人告訴高朗翰說：“那七个同伙的騎士已被卡文英、卡力滋和烏文英三人杀死了。”高朗翰騎士說：“我想这样很好。”說完，拿起盔甲，乘馬告别而去。

## 第十六回

卡文英騎士怎样为追赶高朗翰而来到一所寺院之內，以及他怎样使一个修士忏悔。

这个故事說：自从卡文英騎士离去以后，他一人乘馬旅途，往来无定，已走过了不少路程。最后，他才来到一所寺院，这地方就是高朗翰騎士从前获得白色盾牌的所在，同时他在此地又得到了追寻高朗翰騎士的綫索；原来卡文英进了寺院，发現麦烈斯正因伤重臥病未起，麦烈斯騎士这时便把高朗翰所經历的一些英武冒险故事，都告訴給卡文英听了。卡文英騎士听了兴奋地說道：“他

走的路程，高朗翰騎士已完成了，这許多惊奇冒险的事业，可惜我沒法找出，祇要我能遇得着他，决不肯再輕易的和他离开。”和尙中有一位当下接口說道：“騎士，他并不要同你作旅伴呀。”卡文英騎士問道：“为什么呢？”那和尙說：“騎士，你是作了恶又犯了罪的，他是一切有福的。”正当他們站着講話之际，卡力滋騎士下馬进来，彼此相見，各各感到欣喜。第二天清早，大家望过弥撒，二人告别而去。在路上，他們又遇見了烏文英騎士，他告訴卡文英騎士說，自从离开亚瑟王朝以来，从沒碰到过任何奇迹。卡文英騎士答道：“我們也是如此。”于是他們三人互相商量一番，覚得彼此都是为了追求圣杯，大可不必分离，若眞时运不济，那时再作别論。

他們商量已定，便离开那地方，一同来到美女城，恰好被这里的七个同伙作恶的人窺見了，知道他們三个人一道，便計議道：“高朗翰那个騎士，从这寨里把我們逐出来，为了他的緣故，我們若能先打敗这三个人，然后把亚瑟王朝全部騎士斬尽杀絕，可出这口气了。”說着話，那七个騎士就和这三个騎士大战起来，幸而運气好，卡文英騎士不費力的已把这七个中的一个杀死。卡文英騎士的同伴又杀了另外两个，余下的也都一一杀了。当时，他們走的是堡寨下面的一条路，因此和高朗翰所走的那条路，失之交臂，从此处起他們三人又彼此分开了。先說卡文英騎士乘馬而行，直行到了一个修士的住所，在这里找到一个善人，正在对圣母晚祷。卡文英騎士就向他請求住宿一夜，那善人欣然答应了。

后来，那善人問他是什么人，卡文英騎士告訴他說：“先生，我是亚瑟王朝部下一名騎士，为追求圣杯而来的，我的名字叫做卡文英騎士。”那善人又問他說：“騎士先生，您和上帝之間的关系

怎样，我想知道一二。”卡文英騎士道：“先生，我非常乐意将我的生平奉告您听。”于是他就告訴这个修士說：“那寺院里有一位和尙，曾經叫我是一个罪恶的騎士。”那修士听后說道：“他这样叫你是很可以的。在你刚封做騎士以后，就理当做些騎士的事业，并且过着道德的严肃生活，可是你的行为恰好相反，多少年来，你都在放浪行骸，生活丑恶；而高朗翰騎士呢，却是一个保持童貞的人，他永不犯罪，为了这个原故，所以不論到了什么地方，他都能够功德圓滿；但你，象这样的成就，便絕不会得到了；而且你的同伴們中也沒有一个人能够成功，因为你們所过的生活，据我所知的騎士中，乃是一种最虛伪的生活。倘使你們不象現在这样的恶，那末那七个騎士，就永远不会被你和你那两个同伴所杀掉。因为，在前一天，高朗翰騎士单人独馬，已經打敗了这七个人，但是他一生从不象这样随便杀一人的。同时，我可以告訴你，美女城是象征着在耶穌化身以前有些善良的灵魂，曾經被囚禁在那地方。而那七个騎士就象征了七个滔天的罪孽，統治着当时的整个世界；我也可以說那純洁良善的高朗翰則是象征上帝的兒子，降入童貞女，把所有的人从奴隶身分里释放出来，正如高朗翰騎士从悲慘的城堡中救出一切妇女所做的一样。”

接着，善心的人又說：“卡文英騎士呀，对你的罪过，必須痛加忏悔。”卡文英答道：“我应当怎样悔改呢？”那善心的人說：“祇要你肯依照我的話。”卡文英騎士說：“不，我不要悔改，因为我們冒险的騎士，时常要遭到无限的悲哀与困苦。”于是善心的人只說了一言：“好罢。”自此他就不再开口了。第二天清晨，卡文英告訴了那隐士。在路途中，适巧和阿各娄发騎士及各利夫萊騎士不期而遇，这两位也是圓桌社員，原来他們二人已經騎馬走了四日，都沒有碰到什么奇事；及至到了第五天，大家方才分手。当下每

人听任着自己的运气，各奔前程。这里，我們暫将卡文英騎士和他的同伴的故事按下不提，下面且說高朗翰騎士的事情。

## 第十七回

高朗翰騎士怎样遇到耶世乐騎士和薄希华騎士，等到把他們打倒之后，又怎样离开了他們。

高朗翰騎士自从离开了美女堡，騎馬一路行来，这一天到了一个荒凉枯敗的树林里面，碰到了郎世乐騎士同薄希华騎士也正在这里，因为高朗翰已换了新装，所以他們都不認識他了。他的父亲郎世乐騎士一見他走来，立即摆动长矛徑对着他打去，才一击那支矛柄就立时断在高朗翰騎士的身上；紧跟着高朗翰还了一击，只打得他連人带馬一齐翻倒地上。高朗翰又拔劍出鞘，对准薄希华騎士一劍刺来，直穿进了鋼盔；如若不是劍身偏了一些，这一下眞把薄希华刺死了，但經过这么陡地一震摆，他也就从馬鞍上跌了下来。他們这次比武的地点，正巧在一座修女院的門口。当时有一个修女看見了高朗翰騎在馬上，便向他說道："願上帝常与您同在，您眞是世界上了不起的騎士呀。"因为她这一大声說話，声音嘹亮，都被郎世乐和薄希华听到了，只听她又說道："啊！当然罗，前面那两位騎士，如若認識您，也同我一样的熟悉，他們决計不会同您打了。"当高朗翰騎士听她如此一說，生怕被别人認出了是他，所以就赶忙用馬刺猛蹬了一下馬，讓馬大踏步地飞奔向前，离开了他們一段路。可是他們两人这时都已看出来他就是高朗翰，便也跨上馬，快步追了上去；追了一会兒，他早

走得看不見了。这两人見赶不上，悶悶不乐，只得再行轉回。薄希华騎士提議說道："讓我們去問一声前面这位修女，看看可有什么新聞。"郎世乐騎士无可奈何的答道："随您的便吧。"

当薄希华騎士向那修女走来的时候，那修女原来知道他非常清楚，而且也認識郎世乐騎士的。但是郎世乐騎士掉轉头投入对面一片荒凉的树林中去了，岂知杂树丛生，竟找不出一条路来，当下他便漫无目的地任着一片野趣豪情，迤邐而去。行到最后，来在一个石鐫的十字架旁边，由此分开了两条路途，通向一片荒地里，在十字架旁边，又有一块大理石做的东西，但因夜深天黑，郎世乐已看不清楚这是一件什么了。郎世乐騎士然后举目对四周围仔細分辨了一下，方才看出还有一个古老的小教堂，他想到在那里一定能够找得着人；于是郎世乐騎士将他的馬拴在树上，又放下盾牌，也挂在树上，这才走到那教堂門前，只見那教堂房屋早已塌倒，荒蕪不堪。走进門来，不意这里面竟有一座极好的祭台，装修得非常富丽，上面悬有綢制的帘幕，台上立着一只又精致又洁淨的銀蜡台，点燃着六支蜡烛。当下郎世乐一瞧見了这烛光，滿心高兴地想再走进里面看看，可是总也找不到进去的路径，以致心中不免引起了很大的沉悶和惊恐。这时，他便又回到拴馬的地方，解下了馬的嚼鉄，放它吃草，他自己也脫下了头盔，把劍放下，躺在他的盾牌上，就在十字架旁边睡了下来。

# 第十八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在半睡半醒之中看見了一个病人睡在担架上，竟被圣杯医愈了。

郎世乐騎士就这样睡下了，正在他半醒半睡之际，他只看見来了两匹白馬，馬上背着担架，里面睡着一个有病的騎士，当这病人走近十字架的近旁，即时停了下来。这时，郎世乐騎士并沒眞的睡熟，因此那一切的事都被他看得一清二楚；他听到那騎士喃喃的祷告說："噢，亲爱的主，这个愁悶什么时候才能离开我呢？您的圣杯在什么时候才能来到我这里呢？我在什么时候才能得到您的保佑呢？祗因为犯了一点小的罪过，我已經受了很久的苦难了。"那个騎士这样一直在訴着苦，郎世乐都听到了。适在这时，郎世乐騎士忽見那盞点燃着六根蜡烛的烛台，冉冉来到了十字架的前面，但不曾看見有什么人捧住它，同时又显現出一只銀制的枱子，上面还供奉着一只圣杯，就是郎世乐从前在伯奇王的家中所看見的。瞬息之間，那病的騎士坐了起来，举起他的双手，顫声說道："亲爱的主，現在在这圣杯中，求您施恩給我，讓我的病可以获得痊愈。"这話才說完，只見他匍伏着伸出双手，跪着向前爬去，及至碰到了圣杯，刚只把嘴就过去吻了一下；一霎时，这騎士就同健康的好人一样，听他又說道："上帝，我感謝您，因为我的病都医好了。"

当圣杯停在这里，又过了許久，方才連同那烛台以及光明一并冉冉地进入小教堂里，倏然不見；自此郎世乐就再也不知道它到

那里去了；只因为他已是沉淪在罪恶中，不克自拔，以致在圣杯前面，連站起的力量都沒有了；所以后来有許多人說到他这一次事，都認为是令人羞愧的，但他从此以后，不断忏悔。当时，那个病愈了的騎士，穿上衣服，立起来，又吻了十字架一次；他的侍从随即給他拿来了武装，幷問他感到怎样。听那騎士說："当然啦，我十分感激上帝，因为靠了圣杯，我的病才得治好。但是，使我奇怪的是那睡着的騎士，当那圣杯捧来这里的时候，竟然沒有醒轉的力量。"又听那侍从說道："我敢說他一定是沉陷到滔天的罪恶深渊中去了，他一定从沒坦白忏悔过。"那騎士答道："其实，不論他是什么人，他一定不会快乐，据我想他大概是圓桌社的社員，也大概已参加了寻求圣杯。"侍从說道："先生，您所有的武器，除了您的头盔和劍以外，我都带来了，現在我劝您不妨拿这騎士的头盔和劍用一用；"于是，他就照样做了。他在披挂武装妥当以后，看見郎世乐的那匹馬比自己的馬好，便又騎上了他的馬，离开了十字架，揚馬而去。

## 第十九回

怎样有一个声音对郎世乐解說，以及他自己发現他的头盔与馬匹都已失掉，到后来他步行去了。

不久，郎世乐騎士完全醒轉了，翻身坐起，自己尽寻思着那看見的事情，究竟是眞的还是梦呢。正在思忖的当兒，突然听到有一个声音对他說道："郎世乐騎士啊，比石头更硬、比苦艾还苦、比无花果树叶还赤裸的无花朵，因此您必須离开此地，从这圣地上滚

出去！”当郎世乐听得了这声音以后，心中更加沉悶，快快不乐，自己不知道怎样是好，只得独自痛哭了一場起身走开，一面尽抱怨着自己的生不逢辰，不吉不利。他又想着，从此他不配再受到别人的尊敬了。而且，这几句話，眞說到了他心的深处，現在他也明白了这样的話对他启发了一些。后来郎世乐走到十字架的旁边，发覺他的头盔、宝劍以及馬匹，都被那人拿走了。当下，他祇有向自己称呼自己是一只可怜虫，是全体騎士中間一个最不幸的人，接着又沉思了一会，方才黯然說道：“我的罪孽和我的恶迹、給我带来了多么巨大的耻辱，就因为在我爭夺这浊世的荣华，人間的欲念，以致在污浊的尘世中逞奇显能，勾心斗角，不論是非善恶，我总是每次获得成功获得胜利，从未受过任何挫折。如今呢，我为了要追寻神圣的宝物，我应不辞劳瘁，冒险天涯；在今天，我看清了而且我認識了我旧日的罪孽，会要阻挠我的成功，甚至叫我遭到耻辱。終至于，当圣的血显示在我的面前时候，竟会使我毫无力量的不敢动一动、不能講出一句話来。”象这样的悲伤懊丧，使他熬了通宵不曾合眼，直到曙光漸露，听見鳥在枝头歌唱，才似乎得到了一点安慰。这时郎世乐遍寻不到他的馬和馬具，因而他更坚确相信上帝对他已是不欢喜了。

随后他离开了这座十字架，徒步走进了树林，大約在早晨九点鐘，方在山麓上找到了一所精舍，这里面住着一位修士正在望弥撒。郎世乐一望見，立即远远地跪了下来，大声哀求救主賜予怜憫，寬恕他的一切恶迹。及至弥撒告毕，郎世乐又向那位修士喊叫，恳求他大发慈悲，靜听他一生所行所为的事情。那位善心的人說道：“您有了善念了，您有了善念了，”又接着說，“騎士，您是不是亚瑟王朝的，您是不是圓桌社員？”郎世乐恭謹的答道：“确实是的，鄙人名叫郎世乐·萊克騎士，这名字一向是受人称道

的，可是現在呢，不幸得很，我的命运变了，我已經成为世間上一个最可怜的人了。”那隐士听后，不禁对他打量一番，觉得非常奇异，为什么他会这样的頽丧不堪。于是，那隐士説道：“騎士，你比其他騎士应当更为感謝上帝，因为上帝已經使你得到尘世人的尊敬，远过于所有其他在世的那些騎士。祗是为了你的驕傲，以致令你犯了致死的罪，你胆敢在上帝的面前，也就是主底血和主底肉的所在地，你在那里用了这浊世的眼光，一定看不見主的。而且，上帝决不会在这种地方显現，好讓罪大恶极的人也能看見。但是，假若他显示給这种人看見了，这就会使他遭受到更大的痛苦和更大的羞耻。説到目前活着的騎士中，沒有任何一个人比你更应当以絕大的感謝之忱献給上帝，因为他賜給你的健美、大方、驍勇，全都高出了一切騎士之上，所以你应当比别人更敬仰上帝，你要爱主、敬畏主。果真上帝要反对你，那是不論你有多么大的能力与刚毅，也是枉然的。”

## 第二十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的忏悔与忧伤，又有什么样的榜样显給他看。

这时郎世乐騎士神志頽废，悲泣不已，哭丧着个脸説道：“現在我知道您講的全是眞話。”那位善人説：“騎士，往日任何罪过，你都不要隐瞞，或是不讓我知道。”郎世乐騎士答道：“説眞話，我实在怕全盘的坦白出来。因为在这十四年以来，我的所行所为从沒暴露过一件，生恐一坦白了，准会增加了我的羞耻与灾难，但是

現在，”接着，他就把自己一生中所做的事毫无掩飾地告訴了那位善人。于是，他說出他怎样爱上了一位王后，爱得她有不可估量的那般深，而且爱得那么久。他說：“所有我做的伟大的战績和武功，絕大部分都是为了这位王后而做的；为了她，不管是非曲直，我打了多少次战爭；从沒有一次仗专是为了上帝而打的，只不过为了获得尊荣，和赢得她更多的爱而已，以致我很少甚至不曾感激过上帝。”郎世乐騎士又說：“我恳您指引我。”那修士道：“我是願意引导你的，祇要你能向我保証，从今天起，此后你永远不再同那位王后交往，你必須尽量的忍耐一切。”郎世乐騎士随即以身立誓，应許他这样去做。那善人又說：“要察看你的心和你的口是不是一致，我才可以保証你以后能否比以前会得到更大的尊敬。”

郎世乐騎士登时跪下来大声的說：“圣洁的父啊，我对那声音向我講的那么奇妙的話，我眞是惊奇，就是我刚才告訴您的那样。”善人又說道：“你不必希奇，看来上帝是欢喜你的，因为世上的人都知道石头是硬的东西，还有一种比石头更硬的，郎世乐騎士啊，你也应当明白，无論上帝賞賜你怎样好的东西，你总不肯脫离罪孽，所以你比任何的石头还更硬，无論用水或火，都不能把你变为軟柔的东西，因此那圣灵便沒法进入你的体內了。現在你要注意，在一切尘世的人中，上帝所賜給你的恩典，比之任何人都要多，因为主已賜給你美好的仪表，主已賜給你智能，并且还有辨别善恶的能力，主已賞賜你勇敢与刚毅，无論你到了什么地方，在一切的日子里，总給你做了那么多的工作；現在，我們的主不再讓你这样下去，不管你情願与否，一定要去認識主的。为什么那声音昭告你比苦艾还苦呢？因为什么地方有了太多的罪孽，那个地方的甜蜜也就太少了，所以把你比作一棵老而腐

朽的树。"

"如今我已指給你看过,你为什么比石头还硬、比艾还苦。現在,我还要指給你看,你为什么要比无花果树还更赤裸,因为有一次,我們的主在棕櫚主日那天,来到耶路撒冷講道,主发現那里的百姓,心腸都是狠毒的,全城的人沒有一个願意款留他。主即走到城外,在半途中看見一棵长滿了茂盛叶子的无花果树,但是树上沒有一只果子;我主即开始咒詛那树,为了它不結出果子;那无花果树象征着耶路撒冷,正因为它有叶而无果子。所以你,郎世乐騎士啊,当圣杯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主发現你沒有果子,沒有好的思想,沒有善意,而且被淫蕩所玷污了。"郎世乐騎士說:"的确,您說的都是眞的,从今以后,我要靠上帝的恩典,将过去的罪孽洗净,要遵循騎士身分做出英勇的事业。"

于是那善人立时吩咐郎世乐如何悔改,追求騎士的精神,才能得到赦免;他叫郎世乐騎士須要整天的和他一起,不可离开。郎世乐騎士答应道:"我一切遵命,可是我沒有头盔、馬匹,又沒有宝剑啊。"那善人說:"关于这些事,在明天傍晚,凡是你的东西,比如馬和武装,我都可以給你預备好的。"这时郎世乐騎士对自己的罪孽,眞有說不尽的自怨自艾。

郎世乐騎士的事迹,在此告一段落。薄希华騎士的史績从此开始;下接第十四卷。

# 第十四卷

記述追求圣杯的經过，計分十回。

# 第 一 回

薄希华骑士怎样請求一位女修士来指导他；这位女修士怎样告訴薄希华說，她本人就是薄希华的姨母。

依照这故事所传說的，郎世乐騎士乘馬追赶高朗翰騎士，那全部的冒险經过，正如上文所述。再說薄希华騎士追了一陣不曾追到，便又轉回到那女修士处来，心想从她的口里得到一些郎世乐所追寻的那位騎士的消息。所以他到了那里，便走来对了她的窗檻跪下，房內的女修士当下打开窗門問薄希华騎士要她做什么。薄希华道："姑娘，我是亚瑟王朝廷中的騎士，名叫加里士的薄希华騎士。"等到那女修士一听他說出本人的姓名，对他不禁显出十分亲昵，原来她是这位騎士的姨母；因此她只覺得自己爱护他的心是远超过对其他任何一个騎士。于是，她吩咐打开大門，請他进来；又命令自己的人，罄其所有地款待他，讓薄希华好好的尽量享受一番。

次日早晨，薄希华騎士走到女修士身边，問她是不是認識那个携带白色盾牌的騎士。那女修士問道："騎士，您为什么一定要想知道呢？"薄希华答道："我要知道他是哪方面的騎士；讓我可以找到他，同他交一次手。不然，我是决不会安心的。說实在話，我受过他的侮辱，我决不肯輕易放松了他。"那女修士說道："啊喲，薄希华喲，您要想同他决斗么？我看得很清楚，要是您决意这

样做，一定会被人家杀死，那么，您真同您父亲一样的結局啦。”薄希华騎士又惊异的問道：“姑娘，照您的話来說，好象您是認識我的。”这时，她換了一副慈爱的声音答道：“是的，我应当認識您，我是您的姨母呀。我現在虽然住在修道院里，可是从前我曾被人称呼做‘荒地女王’，也有人說我是世界上最富的女王。不过那时的財富，还不如現在的貧困，更使得我感到快乐哩。”等到薄希华晓得她就是自己的姨母，便悲痛地哭泣了。接着她又說：“好外甥，您母亲的消息，您在什么时候得到的？”薄希华听了心中极为不安，象回忆似的回答說：“我啊，我的母亲，不曾听过她的消息，我只是常在梦寐里想念着她，所以我至今并不知道她老人家是死是活。”那女修士愀然說道：“好外甥，您的母亲确实已經死了，在您一离开了她，她就因为忧愁过度，她在忏悔之后就一瞑不視了。”薄希华騎士登时流下泪来，深自懊悔的跪下来說道：“恳求上帝祝福她的灵魂，我真懊悔我离开了她，我这終天之恨啊。不过，我們每个人的生活，总一定要有变化的。”稍停了一会，又向他姨母問道：“好姨母呀！現在請告訴我那騎士究竟是誰？我猜想，大概是在降灵节著紅盔甲的那个人。”那女修士說：“不錯，您想知道的那人就是他，不然的話，还有誰会配得上著紅盔甲？而且，这騎士是沒人能够同他相比；他的作为全是机智百出，可說无敌于天下；他的战术使人捉摸不定，世上的一般武士，絕不是他的对手。”

## 第　二　回

魔灵怎样将圆桌比作世界，又追寻圣杯的騎士們怎样都应当成名。

“况且当年魔灵曾把圓桌比拟做地球的圓形，就因为圓桌是表示了世界的正义，也表示了整个世界，不論基督徒或是异教徒，都能够同样地走上这圓桌。当他們一旦被选为圓桌社員，他們便自以为比得了半个世界还更幸运，也更受到敬重。因此，有人宁願抛弃了他們的父亲，他們的母亲，以及他們所有的亲戚；又有人远离了他們的妻室和他們的兒女，只为了做一个你的伙伴。您自己总該明白了，自从您离开了您的母亲，此后再也不能看見她了，您是已經在圓桌上寻得伙伴了。当魔灵建立圓桌制度的时候，他曾这样說过，凡参加圓桌社的人，应該很会深切了解圣杯的眞理。那时有些人就問魔灵說，‘我們应当怎样才能知道他們能够胜任愉快的求得圣杯呢？’他回答說，‘要有三只白牡牛，其中有两只是童貞的，第三只是純洁的；这三只中的一个，它的气力和刚毅性还要胜过它的父亲，好象狮子能胜过豹子那样。’

“那些听过魔灵說話的人，就对他說：‘既然将有这样一位騎士，就何妨使用您的法术专設一个座位，好讓騎士中最杰出的一个坐了上去。’魔灵当时曾回答說，‘他願意这样做。’后来，他果然設了危险座，这位子在去年降灵节的那天，才被高朗翰坐上。”

薄希华騎士听完这一段故事之后，說道：“姑娘，听了您这么多的善意劝告，現在，我决不想再去和高朗翰騎士交手了，我要改

变我的心意，同他和蔼地交往。靠上帝的慈爱，好姨母呀，您能教我点方法，在什么地方我可以找到他呢？我急切希望能和他結成同伴就好了。”她說：“好外甥，依我的話，今天騎上馬赶到一个名叫峩特宮的地方，高朗翰有一位表兄住在那宮里，今夜您可以在那里借宿。高朗翰往什么地方去了，他肯教您，那末您就尽快地赶上去；如若他对高朗翰的消息沒有什么可以告訴您，您就一直向卡邦耐克宮赶去，那里有一个残废的国王躺在床上，这个人会告訴您高朗翰的确实行踪的。”

## 第　三　回

薄希华騎士怎样走进一座寺院，找到一位年
老的艾佛萊克王。

薄希华騎士在向他姨母辞别的时候，两人都各有一番伤感。再說薄希华一馬行来，直走到晚祷时分，只听鐘声已在敲动，举目一看，見有一幢围着坚固墻垣的房屋，墻外繞有深沟；走上前在門上敲了几击，当被引进，下了馬，又被引入一間房內，忙忙卸下了武装。在这里，他极为愉快地度过了一夜。第二天清晨，他来望弥撒了，正在这时，他发覺一位祭司早在祭台旁边等候。祭台的右面，他看見一个特殊的座席，外用鉄栏杆围繞；祭台后面，放了一张陈設富丽的床鋪，上面鋪着金銀綫綉成的床毯。

薄希华騎士当下向里面窺探一下，望見床上正睡着一个人；因为脸面被遮沒了，分辨不出是男是女；于是他就移开視綫，专心去靜望弥撒了。等到进圣餐的时候，睡在隔栏的那人已經起身，

露出了头脸，原来是一位年岁很高的老者，在他头上带着一頂金冠，但从肩到臍，完全裸露。薄希华再看这位老者身上，只見遍体鳞伤；两肩两臂以及整个顏面，都布滿了很重的伤口；又見他这时伸出了两只手向着耶穌的象高呼道："亲爱的好父亲基督耶穌，求您不要忘記了我啊！"随后他又睡下了，可是口中还喃喃不住地在祈祷；看上去，他的年岁大約有三百岁了。直待做完弥撒以后，祭司就捧着耶穌的圣象走来，立在那位有病的王面前。一切应有的仪式都做完了，他才脫下金冠，吩咐放在祭台之上。

薄希华騎士問过一位弟兄，那人是誰。这位善人答道："騎士，您总常常听到过亚利馬太的約瑟这个名字的。当年基督耶穌曾差遣他到这一方来劝导信仰神圣的基督教，因此基督的仇敌們时常对他迫害，可是在一座名叫薩拉斯的城里，他感化了一位名叫艾佛莱克的国王。这位王就跟随約瑟到了本地，就为的是好紧紧地跟随这只圣杯。不想有一次，他靠得太近了，以致惹起基督对他的不快，可是他依然越跟越近，終于触犯了上帝的震怒，几乎把他的眼睛都打瞎了。后来这王哀求怜憫，高声懇求道：'慈爱的主啊！等到我亲血統的第九代騎士来了，讓我亲眼看他追求到圣杯，我吻抱过了他，然后再求您处我死刑罢！'

## 第　四　回

薄希华騎士怎样看到一批武裝的人，抬了一个騎士的尸体，以及他怎样同那批人交战。

"当那位君王作完了祈禱以后，他忽然听得有个声音在說：'您所

祷告的，盼望能够如願。在那騎士未来吻抱您以前，您是不会死的。等到那个騎士来到以后，您的眼睛也会分外明亮，重新看見一切东西；而且，那些伤口也可以痊愈。他还沒来，伤口就难望愈合了。'这位艾佛莱克王，以他这样圣洁的生命，就一直活了三百年之久。据有人說，能治疗他的那位騎士，已經来在某宫廷中了。"因此，那善人問道："騎士，求您告訴我，您是那一派的騎士，您是不是亚瑟王朝的，是不是圓桌社的？"他回答說："的确是的，小的名字叫做加里士的薄希华騎士。"及至那善人明白了他的名字和来历以后，立即对他表示十分欢迎。

后来，薄希华騎士告辞了，馬行多时，已到中午，这时走在一片山谷中，迎面来了二十几个著武装的人，又抬着一个被杀的騎士尸体。这些人一見薄希华騎士，便問他是来自什么地方。薄希华回答道："我从亚瑟王朝廷来的。"不想他們所有的人，立刻发一声喊："杀掉他。"薄希华騎士赶紧挺矛迎住，把領头奔来的那人，只一击从馬上打落，再放开馬在这人身上践踏而过。紧接着对面又有七个騎士一齐奔上，同向他的盾牌上击来，其余的人則专杀他的坐騎，因此薄希华就被掀翻在地。幸亏那位披挂紅盔甲的高朗翰騎士，恰在这时赶来，不然薄希华騎士势必被他們刺死；就是不死，也要被他們俘去。当时高朗翰远远望見一大群騎士同打一个騎士，不禁怒声喝道："饒了那騎士的性命呀。"說話之間，一匹馬已尽力狂奔而来，猛地冲入那二十个武装的人群中，揮舞手中长矛，先将临近九人，連人带馬一齐打倒。不多时，高朗翰的矛被打断了，随即伸手抽取宝剑，一路左劈右砍，势如狂风驟雨，煞是惊人，看他剑鋒到处，不是有人立被砍死，就是有人受伤倒下，几乎无人能够还手；所有剩下的人，都慌忙逃进了森林里，这高朗翰騎士在后面跟踪追去。

当下薄希华騎士一見高朗翰已追赶他們去了，心內忍不住十分懊惱，再看自己的馬，也已逃得不見。原来他已經看清楚了这位著紅盔甲的騎士，一定是高朗翰騎士，于是他就放声大喊道："喂，好騎士，等我一下，讓我来謝謝您呀，您帮助我做的事情太多啦。"但高朗翰騎士的馬越奔越快，到后来已經看不見他的踪影了。薄希华騎士还是随在后面飞步直奔，一面追赶，一面大声喊叫。赶了好一陣，他才遇到一个老百姓，騎了一匹又老又瘦的馬，手里另牽了一匹駿馬，那毛色比熊还黑。薄希华騎士忙問这人道："好朋友，請把这匹黑馬借給我罢，好讓我去追赶前面那位騎士，可以嗎？只要您肯借，我将来一定重重报答您；不論什么时候用到我，我一定做您的第一个忠心騎士。"这老百姓說道："騎士先生，这是别人家的馬，請您原諒，我实在沒法遵命；如果馬主有一天发覺我把馬随便借給了人，我想他会杀掉我的。"薄希华着急万分道："天呀，若是我把前面的那位騎士放过了，那眞是我平生一件极大的恨事。"这人又答道："騎士先生，我确替你难过。这匹駿馬我知道很配您騎的，我既然沒法随便借給您，就算是您自己搶去的好了。"薄希华騎士說："我不願意那样做。"他們說了一陣，各自分手。薄希华騎士这时无可奈何的独自坐在一棵树下，心中說不尽地又悔恨，又懊丧。隔了不多一刻，只見一个全身武装的騎士，騎着一匹駿馬，向这面走来，那馬正是刚才那老百姓牽了走过去的。

# 第 五 回

这个平民怎样希望能够再得到一匹駿馬，薄希华騎士的瘦馬怎样被人杀了。

又一会兒，那个老百姓也飞馬赶来，一見面就問薄希华騎士可曾看見有一个騎士乘馬走过。薄希华騎士答道："是的，不錯，但是您干什么要問它呢？"这人哭丧着脸說道："先生，您不知道，我主人的馬被那人用力硬搶走了，我失掉这匹馬，不論在什么地方，我主人一寻着我，准会把我杀掉。"薄希华騎士立起身来說道："您瞧，我能做什么呢？我現在是用脚走路，只要我有一匹好馬，我立刻可以把他捉将回来。"那老百姓說："騎士先生，我給您这匹瘦馬，請您尽力去追赶，我在后面步行跟了您，看您怎样成功。"于是薄希华騎士跨上那瘦馬，用力追去，赶到后来，看見那騎士了，便高声喊道："騎士，轉回来。"不料那人轉头一瞅，把手里拿的长矛，对准老馬肚下刺去，那馬应声倒地而死；薄希华从馬上滚下，那个騎士乘机跑掉了。薄希华騎士当下怒火上冲，厉声罵道："你这万恶的騎士，停下来；你这胆小鬼，坏心腸的騎士，轉回来，不用馬同我来打一場罢。"那人听了，并不回声，仍旧往前奔去。

薄希华看見这人并不回头，登时气得脫下头盔、佩剑，擲在一旁，沈痛地自說道："現在我是个太不幸的騎士啊，該受咒詛的，我在天下騎士中，真算得一个最不愉快的人了。"他这样苦悶了一整天，直到傍晚，倦极入睡，等到夜半醒来，忽然看見面前立着一位妇人，向他問道："薄希华騎士，您在这里做什么？"薄希华答

道："我既不曾做出什么好事情，也不曾做过大的恶迹。"那妇人說："倘使我要您做什么，您能完全依着我的意思做到，那末我可以借給您一匹馬，随便您要带到哪里都可以。"薄希华听到这話，喜出望外，連忙答应保証滿足她的願望。那妇人便說："您在这里等候着我，讓我去将馬牵过来。"不一会兒，她带了一匹墨黑的馬来了。薄希华一看到那匹馬，非常惊异，只見馬身高大俊伟，鞍轡华丽，毫不費力地跨了上去，那馬也象不曾感觉到有人騎上了它身上似的。薄希华上馬以后，两足一蹬馬刺，立即沿着树林跑去，当时月明如昼，他跑了不到一个时辰，已走了四天的步行路程，后来他到了一处波浪滔天的水边，那馬几乎冲到水里。

## 第 六 回

薄希华騎士放馬跑到极危险的地带，碰見一
条毒蛇正同獅子相搏斗。

薄希华騎士走到了水边，但見波浪汹涌，狂涛怒卷，自己不敢貿然涉过。他便举手放在額上划了一个十字。怎知这时正有个恶魔，幻化了坐騎，因为經不起薄希华所用十字架这一震击的力量，就立将薄希华从馬上顚顫下来，自己慌张地跳进水內，显着恼丧万状地狂吼乱叫，看上去那一片水面也好象被它掀弄得似沸騰的一样。薄希华騎士現在方才看出，原来这乃是出于一个恶魔的詭計，打算使他可能因此遭到沉淪。想到这里，立时他就把自己交托在上帝的手里，祈祷主基督能够保护他脫离这些試探。他就这样虔誠地繼續祈祷，直到破晓时分，天色已亮，方始

发現自己是在一座荒凉的山頂上，四周紧紧繞着一片汪洋大海，怎么样也看不見有一条陆地，可以給他逃了出去，他的耳目所接触的，唯有一些野兽而已。

四面瞻望一番，无計可施，后来他走进了一所山谷，猛見那谷中，正有一条毒蛇，咬住一只小獅子的头頸，从薄希华騎士的身旁走过，还有一只大獅子，跟在蛇的后面，一面追一面吼叫。薄希华騎士驀一发現这种事情，登时惊駭不已，便也急忙追上去想看个仔細，只見那獅子已追上了那毒蛇，正同它在开始搏斗。当下薄希华騎士暗自思忖，这两样野物，还是獅子比較有天性些，遂打定主意，上前帮它一下；于是拔出利劍，拿起盾牌，遮在自己身前，对准了毒蛇，猛力一劍刺去，那蛇立即受了致死的重伤。那獅子在旁看見这样，它一点沒有象要同薄希华作对的样子，反而現出一个畜牲对于人类所能表示的亲昵神色。薄希华体会出了这獅子的意思，方才放心把那个被蛇摔破了的盾牌丟开；又脫下头盔，深深的透了一口气，使自己和蛇搏斗时那副紧张心情松暢一下；不想那獅子慢慢靠近了他的身旁，象一条叭兒狗那样馴服地亲近着他。薄希华伸手撫摸着獅子的头頸肩背，感謝上帝給他这种人畜之間的友爱。相伴到中午时光，那大獅子才将小獅子拖到背上背回去了。

这时只剩下薄希华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沒有任何生灵和他作伴。依照原来的故事所說，这时薄希华在世人中間，是信仰救主耶穌基督最虔誠的一个人，因为在那个时代，很少人誠篤得全心全意信仰上帝。当时的人，做兒子的不肯爱护父亲，一般人对待自己的父亲，簡直同陌生的路人一般。薄希华为了信奉基督，得到了安慰；祈求上帝，相信上帝一定能够免除試探；他願意耐心地永远为保卫上帝的一切，而做一个忠誠的卫士。正在薄希华

騎士祈祷的时候，那只獅子又来了，伏在他的脚边，通宵陪同他睡在一起；再說，薄希华在睡意正酣中，忽地做了一个怪梦，望見两个貴妇人，一个坐在獅子身上，一个坐在蛇的身上；这两人一个年青，另一个年紀已老，那年青女子对薄希华騎士說："我的主人向您問候，还要我带个消息給您，希望您好好准备，因为明天早上，有一个世上最坚强的騎士，您要和他决斗。万一您被那騎士打敗了，您縱然失去一手一足，也不足以了事，而是一直到了世界的末日，您仍然是为人所不齿的。"他問她誰是她的主人。那少女說："他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主宰。"这話說完，轉瞬間她已倏然不見，他竟不知道她走向哪里去了。

## 第 七 回

### 薄希华騎士所看見的异象；以及这异象同獅子所含的意义。

另外还有一位坐在毒蛇身上的貴妇，这时，她也走来說道："薄希华騎士啊，我不曾得罪过您，为什么您待我这样毒辣呢？現在，我要控訴您的罪行。"薄希华騎士惶恐的答道："夫人，我实在从来不曾得罪过您，就是别的貴妇們，也从不曾开罪过呀。"那妇人說道："您說得好，讓我把这件事的原委告訴您听罢。我在此地，很久就养了一条蛇，多年以来，它都忠心的侍候我；不想昨天在它刚捉到一只獅子，您不論情由，就把它杀了，請您告訴我，那只獅子也并不是您的呀，您为什么杀死我的蛇？"薄希华騎士答道："夫人，我知道那只獅子不是我的，但我所以这样做，是我覺得獅

子的本性比蛇要和善些，因此我就把蛇杀了，絕沒有对付您的意思。”他又說：“夫人，您要我怎样做呢？”那妇人說：“我要您賠偿我，我要您代替我的蛇来服侍我。”他回答說：“这是我沒法同意的。”那妇人又說：“不，自从您敬拜主耶穌基督以后，您就永远不是我的僕人了。所以，我向您保証，不論您在什么地方总逃不脫，我都可以寻到您、驅使您，正象我以前打发那条蛇一样。”彼此說完，她就离开了，仍留下薄希华一人睡在那里；这个异兆，使薄希华感到十分疲憊。翌晨，薄希华騎士起身，他仍然覺得十分吃力。

那时薄希华騎士发覺自己已处在汪洋大海之中，又見一艘船正向他駛来；薄希华騎士連忙跳上这船，举目一看，只見那艙里艙外完全用白色的綉錦遮沒。船板上立着一位老者，身穿白色法衣，装束仿佛祭司似的。薄希华騎士对他喊着：“老伯伯，我欢迎您。”那位老者答道：“願上帝保佑您。”接着又問：“騎士，您是从什么地方来的？”薄希华騎士心怀忧虑答道：“老伯伯，我是亚瑟王朝廷中的，也是圓桌社的一个騎士，只为寻覓圣杯，来到此地；不想遭到了这样大难，看起来我是絕逃不出这片荒野了。”那位老者安慰他說：“您不必多疑，只要您果然能依照騎士的制度和規律，做一个眞正騎士，而且您的內心也应当做到这样，那末还有哪个仇敌可以杀害您呢？这絕不用疑慮的。”薄希华騎士略放寬了心，便又問他：“您到底是什么人呢？”那老者一笑答道：“騎士，我是来自一个不可知之乡，此来目的只在安慰您罢了。”

薄希华騎士說道：“老伯伯，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您看这梦有什么意思嗎？”于是老者就那梦中情节做了一番解释：“我認为那坐在獅身上的女人，代表了圣教会的新律法，就是要使人了解，具有信心、希望、信仰、以及願受洗礼的意义。再說到两个女人的年龄，

一个人看来比另一个年紀輕些，这一点也有很大意义，因为她是在主耶穌基督受难和复活中生下的。她带着极深厚的爱心来警告您，那是同您将来要去参加的一場大战有关的。"薄希华騎士赶忙問道："那末，我同誰去交战呢？"老者說："您要同世界上无敌的能手决斗，依照这位貴妇所說的，倘使您不能尽心竭力，不仅是您失掉一腿一臂不算了事，而且您蒙受的耻辱，会流传到世界末日。那騎在蛇上的女人，代表旧的律法，那条蛇是代表一个魔鬼。至于为什么她責备您杀死了她的僕人呢，倒并沒有什么意义；还有，被您所杀死的那条蛇，就代表被您曾騎着走到石崗上来的那个恶魔。当您在額上划过十字，那时候，您就把他杀了，并且也把他的威力解脫了。在她要您去做她的僕人以作賠償的时候，您說过不肯，这就說明了她要强迫您信任她，不要重視您的洗礼。"那老者話已說完，随吩咐薄希华騎士离开，等到他刚一跳出船外，轉眼之間，一切都归杳然，全不知道究竟去向了。当下，薄希华騎士仍走回那块石崗上，寻到那只同他相伴已久的獅子，撫摸着它的背脊，自己倒也异常快乐。

## 第 八 回

薄希华騎士怎样看見一艘船向他开来，船上的一位美女怎样向他訴說自己失去承繼权的情形。

話說薄希华騎士守在那里，无路可走，一直耽到中午时光，才望見一艘帆船，从远远海面上順风飘来，其行之速，好象普天下的大风，都吹在这帆上似的，不一刻那船快要冲到他站立着的这块

石崗跟前了。薄希华一見那船駛来，急忙迎了上去，只見船上遮滿了黑色綢子，顏色眞比黑熊的毛还黑，这时船面上立了一位貴妇，国色天香，俊丽无比，身上穿戴亦是华艳异常，向不經見。这少女一見薄希华騎士就問："是誰带您到这片荒地上来的？这是一条絕路，您永不想逃得出了，迟早不是餓死便要愁死。"薄希华騎士一听这話，泰然的答道："小姐，我侍奉着一位世界上最善良的人，这位眞正善人，不論誰来叩他的門，他一概开門延入，凡是向他开口恳求的，他都使人滿意而去；也不管什么人求見他，从不隐避。就因为我侍奉他，我相信他决不会肯讓我死去的。"不料那女子听了这話，竟又問道："您知道我是什么人嗎？"薄希华騎士这时有所会意般的，恭謹回答道："是的，我知道的。"那少女又問："我的名字，誰告訴您的？"薄希华騎士說："我想这出乎您的意料吧？"那少女又說："适才我从那荒僻的树林中出来，在那里我遇見了手持白盾的紅衣騎士。"薄希华說："啊呀，小姐，那位紅衣騎士如果遇見了我，我要多么地高兴咧。"那少女接口說："騎士先生，如果您能够保証，您对騎士制度是敬重的，也就是說在我几时需要您，叫您怎样便怎样，一点不許为难；只要您答应我，我就可以領您去找那位騎士。"这时他滿心欢喜答道："好的，就这么办，您要我怎样，我准定一切照着您的意思。"那少女說了声："好吧，現在我就告訴您。那次看見他，是在一片树林里，他正把两个騎士赶进河里去，那河叫茂台斯；原来那两人为了怕死，才赶他到河里去的，后来这两个騎士泅水走了，紅衣騎士仍在后面追，他的馬身全湿透了，白費了一身大气力，到底还給他們逃脫了。"她这样說了一遍，使得薄希华听得津津有味，兴奋异常。

接着那位少女又問薄希华近来可曾吃过肉沒有。薄希华回

道："沒有，小姐，三天来沒吃过肉了。但是，最近幸亏遇見一位善心的人，他留着我談了次話，讓我飽餐了一頓嘉言懿訓，使我的心神又大大振作起来了。"只見那位少女略現惊色說道："啊呀，騎士先生，說起那老头子，他是个施妖术的人，說的全是一篇荒誕无稽的废話。您要是相信他，您就一直被他騙了。而且餓到死在这岩石上，最后还要被野兽吃了去。您是一个青年人，又是一个有为的好騎士，只要您願意讓我来設法帮帮您。"当下薄希华騎士很感激地問道："您待我的恩德这么深厚，您究竟是什么人呢？"那少女說道："我嗎，在从前我是一个富甲天下的女子；現在我是一个被剝夺了承繼权的妇人。"薄希华騎士連忙問道："小姐，我对您的不幸太同情了，請問您的繼承权是誰剝夺了的？"那小姐回答說："騎士先生，在从前，我本和一位全世界最伟大的人物住在一起，他使我在世界上沒有什么人可以比得上我，因此我自己常常以为自己最美而对人傲慢。同时，加以他把我教得太美丽，太聪明了，以至任誰都及不上我。正因为我有了那样了不起的美，才引起我稍稍有点驕傲，漸漸地我便习以为常，傲慢成性了，我又說过一句使他不愉快的話。因此，他就不再允許我繼續留在他的团体中了；他把我从我的住处赶出来，并且剝夺了我的繼承权；他再不怜恤我了，也不再听我的意見了，更不許我有权有势了。騎士先生，从此以后，我就这样生活下去；我把他的一些人拉过来，做了我的部下；这些投奔我的人，虽是从不向我索討什么，然而我給他們的总格外多些。由于这种原因，我的部属們和我就更加不分昼夜地都在反抗他。現在，凡是我所能知道的英雄好汉以及高尚騎士，只要我能設法，总可以拉到我这方面来。我早知道您是一位英勇的騎士，所以我特来求您帮助我，尤其您是一位圓桌社中的人，我想您决不会辜負一个高貴妇女向

您的恳求吧，何况我还是一个遭遇着被剝夺繼承权的女人呢。”

## 第 九 回

薄希华騎士怎样应允去帮助一位妇女；后来
他怎样向这位妇女求爱，并且薄希华
怎样从魔鬼手里被营救出来。

当下薄希华騎士听了这一番楚楚可怜的申訴，便答应那少女，願出全力相助，同时她对薄希华也深深地道了感謝之意。恰好那天气候酷热，这少女遂召来一个华服的妇人，吩咐她张起帐篷，那妇人就遵照吩咐把帐篷在乱石子的路上搭好。于是这少女便对薄希华騎士說：“在这样热的天气里，騎士先生，現在您休息一下罢。”薄希华騎士道謝以后，她帮着把他的头盔和盾牌取下，使薄希华沉沉酣睡了很长一段时間。及至醒来，他就問她是不是有肉吃，她回答說：“有的，而且够您大吃一頓。”不多时，陈列出来，只見桌面上滿滿地放着各色各样的肉类，凡是他能够想到的，样样都有，眞使他惊异极了。并且，他又喝了几乎从沒尝过的最浓的美酒，更使他兴奋万分。就在这佳肴烈酒的誘惑之下，心志蕩逸，逐漸地不克自持了，眼看着当前的这位少女，原来是美艳絕倫，这时更認做天仙化人世間罕見的美女。薄希华騎士終于情不自禁地走近前向她求爱，希望能如願以偿；可是竟遭到她严詞的拒絕，在她認为薄希华对她追求的情緒应当更加热烈，后来瞧他果然是繼續不断的追求着她的爱。到这时候那少女看出他是眞正在热爱她了，方才对薄希华說道：“如果您对我立誓，

永远願意做我眞正忠心的僕人，也就是我吩咐您的每一件事情，您都一定能做好；我才肯答应您的要求。您旣然是一位眞正的騎士，您能不能向我保証呢？”他急忙忙回答道：“好小姐啊，我願以身立誓，听您的吩咐。”那少女見他立了誓，才說：“好罢，現在，依了您了，您喜欢哪样就哪样吧。要知道，在全世界的騎士中，您正是我心里最中意的一个人啦。”

于是他吩咐两个侍从在帐篷中間安放了一张床。不多一会兒，她已脫光了衣服，睡上床去了。薄希华騎士也忙忙脫去服装，赤裸裸着身子，躺在她的身旁。恰在这一刹那，由于上帝賜予的恩典，他突然看見自己的宝剑躺在地上，业已出鞘，而且剑柄上有一个紅色十字架，这时使他想起騎士的規律，并且在不久前他还允許过一位善人的話，心中驀地一震，随即在自己額上划了一个十字，就在这时，那篷帐忽然向上掀起又落将下来，整个翻倒，接着幻作一縷輕烟，好象一朵黑云似的，飘蕩而去，直吓得他大声狂叫起来。

## 第 十 回

薄希华騎士为了煩恼，曾在自己的腿上刺了一刀，
随后又怎样被发覺那美女原来是个恶魔。

薄希华痛苦地喊道：“我亲爱的父亲，基督耶穌啊！請您不要讓我受到人間的侮辱呀，若不是有您的恩典，我早已毁灭了。”他这时抬起头向船艙里望去，只見那个女人已走进船中，又轉面对薄希华騎士說道：“您把我出卖了。”說后，她連同那只船跟随着狂吼

的风暴，如飞逝去，那好似沸腾了的水也跟在她的后面一齐卷走。再說薄希华騎士当下忧伤悲慟，对自己憤恨已极，于是一手拔出了佩剑，向自己責道："既然肉体做了我的主人，我就要处罰它。"才說完，便举起宝剑对着自己的腿上，猛地搠将下来，登时鮮血流了满身；只听他又說道："敬爱的主耶穌基督啊，請您接受我的忏悔吧，因为我已經得罪了您。"等心中稍平静了些，然后他穿上衣服，武装起来，一面还在自責，說他自己是一个极不幸的人；一面又深自庆幸的說道："好险呀，差一点失去了我的童貞，这是决不能失去的呀；一度失去，那便永远再也不能复得了。"接着从他衬衫上撕下一块布，塞住还在流血的伤口上。

正在他痛苦不堪的当兒，昨天由东方开来的那只船，現在又停在面前了，那位善心的老人还在船上，頓时使这一高尚的騎士感到万分羞愧，自覚无脸見人，禁不住一时气厥，昏倒地上。待他醒来，直覚得軟弱无力，勉强走去向老者請安。一見面，那老者笑迷迷的問薄希华騎士道："自从我离开您以后，做了些什么事情？"薄希华騎士心头又愧又痛，只得答道："老伯伯，这里有个女人，她領着我堕入了万劫不复的罪孽中去了。"接着他把一切的經过都講給那老者听了。这善心的老人随即面容严肃說道："您認識那个妇人么？"薄希华答道："不認識的，老伯伯，但是我知道她是受魔鬼差来的，存心要我受辱罢了。"老者点了点头，然后郑重的說道："哎，好騎士，您真是一个呆子，說起那妇人，她是地獄里恶魔的首領，她的权力駕乎一切魔鬼之上，也就是您在幻想中的那个騎蛇女人。"随后，这老者，就将这女人的身世扼要告訴了薄希华騎士，他說，"主耶穌基督为了她的罪孽怎样从天上赶她下来；本来她是天上一顆最明亮的天使，因此她就失去了承繼权。"停了片刻，又說道："上次說有一个勇猛的騎士将要和您决战的

就是她，若不是上帝的恩典，您早已被她打敗了。如今薄希华騎士呀，您还要当心，应当把这桩事当作一个教訓。"說罢，这位善心的老者，忽然不見，一身化归烏有。薄希华騎士于是拿起武器，走进了船，离开这荒島而去。

記述薄希华騎士之第十四卷，在此告終。以下續述郎世乐，列为本書第十五卷。

# 第十五卷

記述耶世乐騎士，計分六回。

# 第 一 回

郎世乐騎士来到一座小教堂里，发見一位穿
白衬衫，年龄一百岁的教士已死。

且說那一位善心的修士收留着郎世乐騎士住下了三天以后，就将一匹馬，一頂头盔和一把宝剑，送給了他。約在中午辰光郎世乐离开了那里。一路行来，只見那面有一幢小小的房屋。待他走近一看，乃是一所小教堂，旁边站着一位白衣老者，穿得华貴异常。郎世乐騎士趋前說道："願上帝保佑您。"这位面目慈祥的老人也回答："上帝保护您，願他培养您做个好騎士。"这时郎世乐騎士下了馬，走进教堂，看見那里面又有一位老人，穿了一件很考究的白色衬衣，但已死去。

原先站在門口的这位老人当下指着那死者向郎世乐說："騎士，您瞧这种样子的衣服，这个死去的人是不应該穿的，他当了一百多年的教士，竟然破坏了教会里的誓約。"接着这老者和郎世乐騎士一同走进教堂里面，老者便从頸上脫下圣带和一本《圣書》，面对着《圣書》念出了咒語；随着喃喃声中，猛地出現了一个可怕的鬼魅形象，不論心多么硬或是胆多么大的人，一望見了无有不胆顫心惊的。但听那鬼灵說道："您折磨得我太厉害了，現在您告訴我，究竟要我做些什么呢？"那老者答道："我希望您告訴我，我那同伴是怎样死的，到底他是得救呢，还是定罪的？"于是

他发出了一种令人恐怖的声音，說道："他并不曾灭亡，而是得救了。"这老者又問："怎么会呢？照我看来，据他生前的行为就不太好，比如他穿了无須穿的衬衣，是不合教規的，凡是违犯教規的人大都行为不端。"那鬼灵答道："不是这样的，躺在此地的这个死者，他是出身于一个大族，有一个名叫发尔伯爵的貴族，曾經同这死者的侄兒大战过，他侄兒的名字叫阿古拉斯。阿古拉斯看到伯爵的势力比他强大，就来同自己的伯父商量，躺在这里的死者就是他的伯父。这死者他由精舍里請假出来，以后便去协助他的侄兒抵抗那有权势的伯爵；經过是如此，就靠了这死者的智慧和刚毅，把伯爵擒住了，另有伯爵部下的三个貴族，也是由于死者的力量才捉到的。"

## 第 二 回

为什么有許多人要搗碎死者的尸体，但不曾达到目的；
又耶世乐騎士怎样取得死者的头发。

那只鬼灵接着說道："从此以后，伯爵同阿古拉斯两人和好了。由伯爵保証不再同阿古拉斯交战，这死者方又回到精舍中来。后来，伯爵派了他的两个侄子来向这死者报仇。有一天，他們来了，寻到这死者正在弥撒的圣餐上，他們便等着他，直到弥撒完毕。于是那两人冲到他的面前，拔剑刺去；不想就象刺在鋼上一般，沒有一把剑能刺得进，这是因为他侍奉了基督，上帝在保佑他呢。随后，他們又燒起一把大火，剝光了他的衣服，割下他披在肩后的的头发。这死去的修士就問他們：'你們打算燒死我嗎？但

是你們沒有这力量足以毁灭我的，在我身上即使只留下小到一根綫的細微，你們也无法消灭我的。'那两个人的一个回答他說：“誰說不能？讓我們来試試瞧罢。”說着話，他們就剝光了他，只給他穿上这件衬衫，丢他到火里去，他就这样躺在火里燒了一整夜；等到第二天看他还沒燒死。待我一早晨到此地来，才发現他是死了；但在他身上看不出有一块皮肤或者有一条綫是燒焦而起皺的；我当时怕极了，就把他从火中拉出来，放在此地，就是您如今目前亲眼看見的这样子。現在我已把眞情实况統統告訴您听了，您可以讓我走了吧。”話声甫毕，只見他随着一陣狂风不知去向。

这老人同郎世乐騎士听那鬼灵講完其中因果，心中都覺得比适才快乐多了。当夜，郎世乐就住在这位慈祥老人的地方。老人問他：“您是不是郎世乐·莱克騎士？”他回答說：“先生，是的。”老者又問：“您来此地，有什么貴干呢？”郎世乐騎士答道：“先生，我是来追寻一只圣杯的。”老者聞听，大加贊叹的說了一声：“好啊。”接着又說：“这件事情是好的，但是虽則圣杯在此，可惜您无能力看見，正如一个瞎子看不見一把光耀夺目的宝剑似的；就因为您浸在罪孽中太深太久了；不然的話，您比一切众生都更容易看得見它。”郎世乐騎士听了这話，不禁慟哭起来。后来，这老者又問他：“自从您开始追求圣杯以来，可曾忏悔过嗎？”郎世乐拭了泪答道：“是的，先生，我已經忏悔过了。”一宿易过，第二天清早老者做过了弥撒，他們两人就把那个死人埋葬下去。这时郎世乐恳求他的启示，問道：“父啊，我自己怎样办呢？”这老者沉思有頃，方才答道：“現在，听我的話，去把这位圣洁的人，他的头发剪下来，藏在您貼近皮肤的地方，它对您将会有很大的用处。”郎世乐連忙答应：“先生，我願遵照您的指点这样做。”老者

又叮嚀他說："还有我奉告您，在追求圣杯的时期，您不可吃葷，不可喝酒，只要做得到，每天要望弥撒。"于是他拿起头发，郑重的放在身上，趁着黃昏晚祷辰光辞别而去。

話說他騎在馬上，行行重行行，不一时走进了一座树林，半途上遇見了一位騎着白馬的貴妇，那貴妇問他："騎士先生，請問您騎着馬往哪里去？"郎世乐答道："小姐，說实話，我并沒有一定地方去，不过信步所之，听憑命运引导罢了。"这个貴妇又說："哎，郎世乐騎士，您在寻求的什么事情，我是知道的。可是論距离，您此刻比以前更远了，虽則您目前看到的比已往更清楚更开朗些，可是从前比現在还近些呢。这一点，您不久便会明白了，幸而現在您会比以前看得更清楚。"郎世乐騎士这时便問那貴妇今夜他应当在什么地方住宿更为妥当。那貴妇对他說："今天这一天一夜，您都找不到，只有在明天，您就可以找到很好的歇脚地方；也就在那时，您的疑虑，大可輕松一下了。"郎世乐当下把这位貴妇付托給上帝，告別走了；他騎在馬上，直走到一座十字架的近側，方才停下，于是依傍着十字架奉做宿主在这里过夜了。

## 第　三　回

郎世乐騎士看到了异象，他把这事告訴了
一位修士，請求他指教。

郎世乐騎士放馬吃草之后，自己也卸了头盔和盾牌，走到十字架的前面祷告一番，对那永劫不复的罪孽，决不敢再墮入了。然后躺下来就睡了。一霎那間正在他沉沉漸入睡境的当兒，猛見一

个异象显現在自己面前，原来有一个人站在他的身旁，这人全身上下綴滿了明光灿耀的星座，头戴金冠，率領着七个国王和两个騎士作为伴随。这些人都是崇奉十字架的，面对着十字架两膝跪下，伸出双手，掌心向天托着。只听他們一齐祷告道："亲爱的天父呀，請您降临，看看我們，还請您給我們每人所应得的賞賜。"

郎世乐抬头向天上望去，遙見天空云层忽然分开，从当中走出了一位老人，后面随了一大队天使，緩緩地下降到他們的中間，給他們每个人祝福，并且称呼他們为僕人，又叫他們是良善的勇士，眞誠的騎士。当老人說完了这些話以后，便走到一个騎士的跟前，說道："我对你的信任心完全失掉了，你象一个粗獷武夫似的，专門和我作对；你单为了世上的虛荣而濫事杀伐，你又为了博取人間的享受，而甚于对我的敬爱。所以你这个可憎恶的人是不能得到我的財宝的。"这就是郎世乐騎士在十字架的前边所看到的全部异象。

第二天早晨，郎世乐騎士上了馬又往前走，直行到日中；見来了一个騎士，料想不到竟和前几天在另一十字架旁熟睡中窺見圣杯的时候，被他窃去馬匹、头盔和利劍的那个騎士，不期而遇。当下，郎世乐騎士一看見他，很不客气的高声喊道："騎士，准备好，您对我太无礼貌啦！"于是他們两人伸出长矛，郎世乐騎士凶猛冲上，将他連人带馬一齐摔倒地上，差一点把那人的头頸都栽断了。郎世乐騎士認識那人騎的馬原是他自己的，便跳下来，騎上自己的那匹，另把現在騎的那馬給拴在树上，讓那騎士醒来也有一匹馬可以騎。这时郎世乐騎士放馬重行上路，行至天色已晚，四顧无人，正自傍徨之际，恰巧遇見一位修士，彼此施礼致敬；当晚就在修士家里过夜，又找到一点所能得的草料喂了馬。这位

慈祥謙和的老先生問郎世乐道："您从什么地方来的？"他答道："老先生，我是从亚瑟王朝来的；鄙人名叫莱克·郎世乐騎士，此来祗是为了追求圣杯；昨夜我在一座十字架旁見到一个异象，現在我想恳求您給我解释听听。"于是他就把所見的一切都向这位老者說了。

## 第 四 回

这位修士把郎世乐騎士所見的异象作了解释，并且又告訴他說，高朗翰騎士原是郎世乐的兒子。

这位老人說："郎世乐騎士啊，您的出身确是高貴的，并且您所見的异象，也証明給您看了。耶穌基督受难四十年以后，亚利馬太的約瑟宣講艾佛萊克王的胜利，述說他怎样击敗他的敌人。关于那七位国王和两个騎士，第一位名納巴斯，他是一个圣洁的人；第二位名叫南昷，为了紀念他的祖父，主耶穌基督就常在他的心里；第三位名海丽亚斯；第四位名李沙司；第五位名郁納斯，这一位他离开本国来到威尔士，他迎娶孟紐爱耳的女兒为妻，获得了高尔国的地方，后来就卜居这个国土了。他生了郎世乐王，就是您的祖父，他娶了爱尔兰王的公主，他和您同样的高貴；他生了班王，您的父亲，在我所說的七个君王中，他是最末的一位。据天使还說过，关于您，郎世乐騎士啊，在这七个伴侶中沒有您的分。最后一位就是那第九个騎士，他用獅子作代表，凌駕于世上所有騎士之上；名叫高朗翰騎士，也就是您同伯萊斯王的公主所生的孩子。說起来，您感謝上帝应当比世上任何人都

要深，因为您是尘世一个有罪的人，在一切騎士中旣无一人足以和您匹敌，而且永沒人比得上您。上帝賜給您这么多的美德，您可說是得天独厚了，可是您一点也不感激上帝。”郎世乐騎士沉思了片刻，接着問道：“先生，您所說的那个騎士，就是我的兒子嗎？”这老者答道：“您应該頂明白了，您和伯萊斯的公主有了肉体关系，由她生下高朗翰的事，世上沒有人比您会更清楚的，上次在五旬节的宴会上，那位坐在危险座上的騎士就是高朗翰。所以，您可以公开告訴大家，他是您同伯萊斯王的公主所生养的兒子，等待您公开之后，那么您和您的亲屬都会得到尊敬以及光荣。同时，我也劝告您，无論在哪里，切要防止对高朗翰动手。”郎世乐听后說道：“好的，不过照我想，那个好騎士也应該代我向至高无上的父去祈祷，今后不要讓我再度犯罪了。”那老者說道：“您要确实相信，他为您祈祷得已很多了，要使您做得更好；但兒子不能担当父亲的罪，父亲也不能担当兒子的罪，每人的罪孽，各自担当。因此，您唯有乞求上帝，您想要什么，他都会賜給您的。”大家說完，郎世乐騎士便随了老人一同进过晚餐，就独自休息去了，虽是头发刺在他的皮肤上，令他十分疼痛，但他还是很謙卑的忍受着。第二天黎明即起，他望过弥撒，遂携着武器告别而去。

## 第　五　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同多数騎士交綏，又終于怎样被俘。

郎世乐跃上了他的駿馬，直向森林中走去，那里面并沒有大路。又

走了些时，遥向前面望去，祇見一片細草可愛的平原，在那旁边立着一座气象庄严的巨堡，在它前方，张着許多五色繽紛的錦綢篷帐，星罗棋布。好些騎士，看上去約有五百个之多，一律高踞在馬背上，分成两大队；屬于这堡的一队，不但馬是黑色，而且所有配备也都是黑的；另外一队所騎的是白馬，配备也全是白色；这两队人馬，各自奋勇激战，往来冲杀，使得郎世乐騎士看了覚得奇异不置。到了最后，在郎世乐的意念中，这个堡的将士，渐有敗北的景象。

郎世乐騎士当下激发起一股义憤不平之气，自思应当帮助那个較弱的一面；于是郎世乐騎士一馬冲来，加入了本堡的这队，猛举一矛竟将对方一个騎士連人带馬击倒在地。这时但見郎世乐騎士滿場飞馳，时而东时而西的冲蕩不已，显出他那英雄无敌的武功。后来他又拔出了剑，将好多騎士打得落花流水，相繼仆地，引得所有人們都为之震惊，認为他的本領大，沒見过有这样一个人而能打倒那么多的武士。但是那班白衣白馬騎士們始終围繞在郎世乐騎士的四周，紧盯住他，絕不放松，直打得他精疲力尽。可是到了后来，一个人的精力实在是支持不下去了，郎世乐只覚得万分的疲乏，以致对自己这样的作战和奔跑也感到非常厌煩，終于打得連手臂也几乎抬不起来，举手打还别人一击都办不到，甚至他想从此永不再携带武器了；最后他們一拥而上俘住了他，把他带到树林里，迫着他下了馬休息。这时城堡队的全体将士，为了郎世乐的过失而遭到了失敗。只听那班人同向着郎世乐騎士說道："感謝上帝，把您送到我們团体中来，我們要把您拘禁到监獄中去。"只說了这几句話他們便离开他走开了。当时郎世乐騎士愈想感到的忧愁愈深，自己思忖着，我在每次的大比武会中，总是得胜的，但这次竟可耻的失敗了。然后他又接着

自言自語道："現在，我确实知道我犯的罪比以前更大了。"

他带着无限的悲伤騎上了馬，整整半天都在失望沮丧之中，后来他走进了一座深峻的山谷中。及至郎世乐騎士覚得自己委实无力上山去了，便在一棵苹果树的旁边下了馬，卸下头盔，丢下盾牌，放馬吃草。他自己也躺下来昏睡了一陣。当下自己就仿佛看見来了一位年迈的人走到他的面前，似乎又覚着向他說道："啊，您这缺少信心和虔誠的郎世乐呀，您的意志为什么这么快地轉向了滔天的罪行呢？"当他这話刚一說完，人便驀然消失，郎世乐也不知道他到底往哪里去了。随后，郎世乐披上武装，騎馬前行，路过一座小教堂，里面住着一个修女，堂前有一扇窗户，她从这窗中可以望見祭台。那修女看郎世乐很象一个游侠武士，就高声叫起他来，問他是什么人，从什么地方来，以及他来到此地的目的何在。

## 第　六　回

郎世乐把自己所見的异象怎样告訴了这位修女，
这位修女又怎样解释給他听。

郎世乐騎士于是把最近在比武場里所經过的眞情实况，一字一句地都告訴了那位修女。然后他又告訴她在前夜梦中所見的异象，請她解释，因为他毫不明了这梦的意义。那修女听完了，才說道："啊呀，郎世乐呀！您在尘世間活着一天，就在世上多做一天的最出色而又是最冒险的騎士。"停了停，她又說："現在旣把您放在上天的騎士队中去比武，在那种大会上，您若是得不到胜

利，您并沒有什么可惊异的，因为昨天的比武大会，乃是我們的主一个征驗。在那地方，决沒有絲毫幻术；祇因为这次参加比武的人全是些尘世間的勇士。所以这比武乃是一个标志，使得世人能够認識伯萊斯王的兒子爱里亚沙，以及赫龙王的兒子阿古斯达，究竟哪一方面的騎士多些。爱里亚沙尔的武士們都穿白衣，阿古斯达的皆着黑色，穿黑色的都被打敗了。

"这一切的象征的意义，我会告訴您的。以前在五旬节那天，当亚瑟王登朝的时候，世間的君王和騎士們一同比武，用意是在寻求圣杯。那尘世間的騎士們都着黑色的服装和配备，这表現着他們对罪孽还未悔改。而那些着白色的人，却表示着童貞，而且又表明他們在选择純洁。就这样的他們开始了对圣杯的追求。您看到了罪人与善士，您又看到了罪恶的騎士被征服了，而您去帮助他們，您已是傾向了世間虛妄和驕傲的那一面去了；可是这种种，在寻求圣杯中，也必不可少，因为在这次追求圣杯时，您会得到許多战友，并且都比您更好的人。对于罪恶的信念和虔敬的信仰，在您是沒有能力去分别的，因此便容易使您被他們捉住，而且会被他們捉到森林中去。后来不久，那圣杯便显在白衣勇士們的眼前，但因为您缺少信心与虔誠，您不肯静候在那里，敬聆那位伟大的善人所給的教訓，反而趋向罪人一边，以致您遭到了灾祸。所以您必須辨别善与恶的划分，以及世上虛假的光荣，这世上虛荣是不值一文的。并且，由于过分驕傲，遂使您过度忧苦，也就令您无法向白衣騎士們取得胜利；这白色是表示了童貞与純洁。所以上帝才对您大为忿怒，因为在这次追求圣杯的时候，上帝是不欢喜有这种行为的。总之，这种异象，正是証明給您看，您是个有恶念而无信心的人，您若是不当心，就可以使您跌入地獄的深渊中去。現在，我正告您，說到您的虛荣

与您的驕傲，您已經犯了多少次的錯誤，开罪了造物之主。您要謹防最末一次的痛苦，在世間所有的騎士中，我最怜憫的是您，因为我知道在世間的罪人里，沒有一个犯的罪更大似您的。”

随后，这位修女就吩咐郎世乐騎士来吃中飯。飯后，他告别了修女，一馬又来在一个深谷中間，在那里有潺潺流水，两旁高山。再往前走，必須横渡过这条河，但这条河水势湍急，涉水而过又非常可怕；于是他奉了上帝的名，竟毫无险阻的渡了过去，心里很覺泰然。在他过河以后，随見有一騎士，穿的是黑衣，騎着黑馬，一切都比熊还黑；只見他一言不发，走上前去，一举手便把郎世乐連人带馬都打倒地上；打完，又默然急馳而去，竟不知道他何自来何处去了。这时，郎世乐取下头盔和盾牌，对这次的經历，心中深深地感謝着上帝。

郎世乐騎士的故事在此告一段落，下接第十六卷，我們将叙述卡文英的軼事。



# 第十六卷

記述卜尔斯騎士及其同胞梁納耳騎士的事迹，計分十七回。

# 第　一　回

卡文英騎士怎样对于追求圣杯感覺厌倦，
以及他的一个奇梦。

卡文英騎士自离开他的伙伴，騎行許久，都沒遇見任何可惊奇的事迹。如果同往常的經历相比，竟抵不过平常所遇見的十分之一。尤其卡文英自从降灵节出发以来，一直到秋节（九月二十九日）为止，也还沒碰見过一桩使他欢喜的事情。有一天，卡文英騎士适巧遇見了爱克托騎士，彼此愉快的情緒，簡直无法用語言形容，可是他們两个都因为找不到惊险事迹，以致相对訴了一番苦悶心情。当时卡文英对爱克托說过："我为了追求圣杯到处奔波，如今实在厌倦了，也不想再到陌生的国度里为它跋涉了。"爱克托騎士說道："有一件事使我詫异的，就是我遇到了二十个同伙，听他們說的遭遇，也同我們一样。"卡文英騎士道："我也覺得奇怪，請問令兄郎世乐騎士現在哪里呢。"爱克托道："他的消息，我实在沒得到一点，同时也沒听見过高朗翰、薄希华和卜尔斯的音信。"卡文英騎士道："这也沒有么什关系，这四个人的武艺很高，到处沒有敌手。可惜郎世乐騎士有个缺点，不然在全世界上眞是沒有一个人能够比上他啦；但現在他同我們一样，不过比我們更努力罢了。如若他們四个人联在一起，眞是所向无敌，倘使这四个人沒法覓得圣杯，那么其余的人，都是枉費心力了。"

爱克托和卡文英一同騎馬又走了八天，在星期六那天，他們发現了一座小教堂，因为无人修葺，久已荒废；他們在这里下馬，把矛放在門口，进堂祷告；祈祷了好久，然后就坐在堂內休息了。不料他們談了片刻的閑話，就倦得酣睡了；在梦中，他們看到許多奇妙的险迹。在卡文英看来，象似到了一处花草繁茂的草原，又看見成群雄牛，共有一百五十只之多：其中除了两只白的和一只黑斑点的白牛之外，其余都是全黑的；至于那两只白的，眞是色白如雪，美好无比。这三只白毛雄牛，用两根粗繩縛着。其余的牛，彼此說道："讓我們另外寻找一片更好的牧場去吧。"它們說过，有的出外去寻，有的寻后回来；看遍了所有的雄牛，全是骨瘦如柴，站立不稳；接着白牛中那两只最白的，有一只回来了，但其余的尙沒返回。当它回到黑牛群里的时候，它們放声喊叫，只因瘦弱无力，都喊不出声来；結果一只一只地分散开去；这就是卡文英在那天夜里所得的异梦。

## 第二回

关于爱克托騎士的异梦，以及他怎样同結盟
弟兄烏文英騎士比武。

同时爱克托也得到了一个异梦，內容情况，恰巧相反。照爱克托看来，好象同他的哥哥郎世乐騎士从一只凳子跳到两匹馬上，那时有一个人对另外一人說道："我們要去找我們所找不到的东西。"他又看到好象有一个人把郎世乐騎士打倒了，而且剝去了他的衣服，又替他另換上了一套，不过这衣服上滿是結衲补丁，后

来又把他放在一只驢子背上，讓它走到泉边；那里风景幽雅，也从未見过；郎世乐騎士忽然从驢背跳下，打算到泉边喝水。当他俯身喝水的时候，即見水面下落，沒法喝到嘴里。他发現了这种情况，遂抬起头来，返回原处。同时他一路前进，一面揣度这件事情，不知不覺便同爱克托騎士走进了一位富人家里，那家正在举办喜事。郎世乐在这里遇見一个君王，他对郎世乐說道：“騎士先生，这里不是你們逗留的地方。”他說完了这話，又轉身回到他原来的座位上去了。

隔了不久，卡文英和爱克托两个騎士都醒覺来了，各人分說在梦中見到的异象，彼此都覺得异常奇怪。爱克托騎士心中很悶，愀然說道：“我若是得不到郎世乐哥哥的消息，永世也不会快乐了。”在他們談話的时候，忽然看見了一只手臂，由指到肘，伸向前面，上面盖了一幅紅綢，上头还挂着一根普通的馬勒；手里捧着一枝点燃了光焰灼灼的蜡烛，从他的面前走过，又走进教堂里面去了；一忽兒景象幻变，渺无痕迹。又过了不久，忽听得一个声音說道：“你們这些恶迹昭彰而又缺乏信仰的騎士們，就这两个缺点而論，已足使你們失敗了，哪里还能完成追求圣杯的伟业呢。”

卡文英首先开口說道：“爱克托啊，您可曾听到那几句話嗎？”爱克托騎士答道：“是的，我听見过了。”爱克托又說道：“讓我們一同拜望一位修士，請他把梦中异象解释給我們听听好嗎？看起来，我們追求圣杯的工作，好象要白費力气似的。”后来，他們起身离开，来到了一片山谷里面，在那里遇見了一个騎瘦馬的侍从，相見之后，彼此躬身施礼。卡文英便問道：“先生，附近可有修士嗎，請您告訴我們？”那人回答道：“离开此地不远，在一座小山頂上，住着一位修士，只因路面崎嶇，騎馬沒法走上去，仅可徒

步爬上；在那边一所简陋的房屋里，你可以找着一位名叫南显的修士，他是这区里最圣洁的人物。”説罢，他們离开那里寻找修士去了。

等他們走进了山谷，遥远望見一个全身武装的騎士，这人向他們挑战，要求比武。卡文英騎士説道：“我自从离开加美乐城以来，迎面遇到一个勇士，貿然要我同他比武，这还是第一次哩。”爱克托説道：“騎士先生，讓我去同他比試比試吧。”卡文英答道：“不可以，不可以，待我被他打敗之后，您再出来应付他，这样我就不会后悔了。”那时两人拍馬冲上，打将起来，把盾牌和盔甲都击破了，情况十分激烈；使得一个人胜过了一个人；結果卡文英的左身受伤了，另一个騎士的胸部被矛刺穿，枪头从前胸刺进，由后背穿出，以致两人同时从馬上跌下，他們手里所握的矛都折断了。

一忽兒，卡文英站立起来，一手执劍，一手在前面撑起盾牌。他这时所作的准备都无用了，那个騎士已經沒有气力站起来应付。卡文英吩咐他説：“你現在必須向我投降，自認失敗，不然我一定杀掉你。”那騎士答道：“騎士先生，我就要死了，为了上帝的緣故，以及您的善心，請您送我到一个教堂里；在那里为我举行离世的祈祷。”卡文英説道：“騎士，我不知道附近有什么寺院呀。”那个騎士説：“騎士先生，請您把我放在馬上，我可以指給您看。”卡文英遂即把他放在馬鞍上，他自己騎在他的后面，将他扶住，他們稳步向前，抵达了一座寺院，在那里受到院主的优渥款待；不多时，他們替那人脫卸了武装，为他施行了离世的仪式。那时，他恳求卡文英将他身上的矛柄拔出。卡文英因为不認識那人，便詢問他到底是誰。那人便説道：“我由亚瑟王朝来的，乃是圓桌社的成員，大家本是結义的弟兄；現在，卡文英騎士啊，您

已經把我打死了；我的名字叫烏文英，乃由嵐斯王的兒子，曾經追求过圣杯；凡是結义兄弟因內訌而自相残杀，世上的人永远要提到的，現在但求上帝饒赦您啊。”

## 第 三 回

卡文英与爱克托两个騎士怎样走到精舍里去忏悔，
以及怎样把他們所得的异象告訴了修士听。

卡文英說道：“啊呀，为什么我遇着不幸的事情呢。”烏文英也說：“請您不要放在心上，我既然死了，能死在一位受人尊敬的勇士手里，也算死得其所；您将来回到朝廷的时候，請您代我向亚瑟王請安，还問候所有的騎士們都好，希望老盟友們都会紀念着我。”卡文英听了这話，开始痛哭起来，爱克托也跟着哭了。烏文英自己和卡文英两人一齐动手，遂将枪柄拔出。不多时，那烏文英的灵魂就离开躯壳去了。卡文英騎士和爱克托騎士依照王太子的殯仪将他安葬，同时又将他的名字，以及被什么人打死的經过，勒碑載明，以留后世。

卡文英和爱克托两位騎士离开那里的时候，为了这件不幸事件，煞是忧伤；他們馳到一座道路崎嶇的山旁，将馬拴在山麓，徒步登山，走到那位修士的住所。他們爬上山頂，看見一所簡陋房屋，靠在小教堂旁边，有一个菜圃，南显修士正在里面采取蔬菜，他已好久不尝任何肉类了。当他看見了那两位游侠騎士，連忙接迎，施礼致敬，他們也都回了礼。修士說道：“善良的爵爷們，您們跟着什么奇迹来到这里的呢？”卡文英道：“先生，我們特

到貴处，請求忏悔的。"那修士又說："騎士，我已准备好了，請您說吧。"他們便把許多事情都告訴了他，使他明白他們是什么人。他想若是这两个騎士要他指导，很願意帮助他們。

随后，卡文英首先告訴他在小教堂里梦見的异象，接着爱克托也把上面述說的异象告訴他了。那修士便对卡文英說："騎士先生，那片肥美的草場和羊群，应当释做圓桌，至于牧場可理解为謙順和忍耐，代表了青春与活力，因为人类永远不能克服謙卑和忍耐，所以圓桌社就建立在它的上面；再如武士制度一向是建筑在友爱之上的，因而也沒法挫敗，所以圓桌这团体，也可說是建立在謙順和忍耐上面的。又如一百五十只雄牛，都不在牧場上吃草，这象征着驕傲的态度，不知忍耐与謙卑，其中只有三只牛是例外。那雄牛象征着圓桌的集团，因为他們犯了罪过，所以变成了黑色。黑的意思，就是不道德的行为。又如三只白色雄牛，其中两只全白、一只生有黑斑的意义，我認为那两只白牛代表高朗翰騎士和薄希华騎士，是因为他們貞洁而无污点；至于第三只带有斑点的白雄牛，是指卜尔斯騎士而言，由于他失过一次童貞，但从此以后他还能保持着純洁的生活，所以他的罪終于被神所饒恕了。为什么要把它們三个用一根繩子縛着頸子呢？就表示这三个騎士都貞洁，而且也沒有驕傲的态度。那成群的黑牛忽然說道：'讓我們出去吧，'这一句話就表示了在五旬节的大宴会上，那些不曾忏悔而径自追求圣杯的一群人，因此便設法进入謙恭和忍耐的牧場上了。以后他們又返回荒废的地方，正指明他們趋向死亡，因为他們中間有許多人是要死亡的；并且他們因为有了罪孽而自相残杀，即使有些能逃出死亡的人，也变得骨瘦如柴，令人詫异。那三只沒有污点的雄牛，一只是要回来的，另外两只永远不再返回了。"

# 第　四　回

修士怎样解释他們梦中的异象。

南显修士对爱克托又說道："郎世乐騎士和您两人从一只凳子上跳下，那凳子正表示你們两人从一个相同的統治和政权下产生的。"修士又接着說道："你們两人去寻求一件为两位永远覓不到的东西，这就指着圣杯而言；因为圣杯是我主耶稣基督的一件秘宝。又如，郎世乐騎士从馬上跌下来，这是什么意思呢？我想这正表示他抛弃了驕傲，从今知道虛心謙卑；又因为他已經十分懊悔自己的罪孽，所以才大声疾呼，恳求主的怜憫；使得我主給他穿上一件滿是补衲的衣服，那就象征着郎世乐騎士每天戴上的头发①。再說他騎的那只驢子，乃是一只謙逊的动物，因为上帝决不会騎着駿馬和良驥的，但在他的訓言里告訴我們說，驢子代表謙卑，那驢子就是您在梦中看見郎世乐所騎的。又比如泉水，当他想喝的时候，水面下降，无从喝到，因而返回原处，放弃不喝了；那泉水象征着上帝的恩典，大概人类的私欲，与时俱增，永无止境。当他靠近圣杯的时候，自覺不配偎得太近，为的在最近几多年来他被那滔天的罪孽所沾污，开始泛起了自卑的心理；可是当他跪下打算从泉面喝水的当兒，又看到这圣杯負有伟大的天意。又由于他侍奉魔鬼，充任魔鬼的僕役已有二十四年之久，所以要他受到二十四天的懲罰。过不多时，他离开了这里，仍然返

① 見本書第15卷第2回。

回到加美乐城，在那里他要把耳濡目染的事情講出来一部分。”

“現在再讓我解释那只握着蜡烛和馬勒的手是什么意思；我認为那只手代表了圣灵，是永远仁爱的；至于馬勒呢，是暗示着节制。馬勒将圣灵和基督徒紧紧地連系在一起，使他們不致跌入万恶的渊藪。蜡烛代表光明，照耀着耶稣基督所指示的人生正軌。”当他临走的时候，又說：“缺少信心而又充滿了恶念的騎士們，因为你們缺乏了仁爱、节制和眞理，以致失敗到底，沒法完成追寻圣杯的伟大任务。”

## 第　五　回

关于修士所給他們的有益劝导。

卡文英說道：“您所講的都是眞理，我也看得很明白。現在，圣父呀，請您告訴我，为什么我們不能遇到从前那样的許多奇迹，而且也都不惊奇呢？”那位善人說道：“我很高兴地告訴你們听，您同許多人追求圣杯，結果沒有一个人能够寻到，这是什么緣故呢？我認为这只圣杯向来不会显示給罪人看見的。所以您同其他的人虽然多次失敗，但也不必覚得惊奇。为着您并不是一个眞正的騎士，而且还是一个劊子手；再如其他的人虽不是个杀人犯，究竟也犯有别种罪孽。我还可以告訴您，郎世乐騎士虽然犯罪，不过自从他参加追求圣杯的事业以后，他从沒害过一个人；而且他还自願放弃罪孽，直至返回加美乐城，他保証今后不再枉杀一个人。倘若他能坚持着不再犯罪，那末在追求圣杯的事业上，除开他的兒子高朗翰占据第一位之外，他本人可能列为第

二，不过他的思想仍然难免要回到罪恶里去。上帝知道他不是一个有思想而又稳定的人，可是到了他临死的时候，他終必是一个圣洁的人；无疑的，世上还沒有别的罪人能够比得上他哩。”卡文英說道：“先生，照您的意見看来，因为我們有了罪孽，即使我們往返忙于追寻圣杯，結果都是徒然的了。”那善人又說：“这眞是的，象您这样具有同等热忱的人虽有一百个，他們非但觅不到圣杯，反而还要遭到羞辱呢。”当他們听了这几句話之后，就同他施礼告别了。

那善人对卡文英說：“自从您被封为騎士以来，为时已經很久，但您从来不曾侍奉过您的創造者（主宰），現在您已經长成一棵老树了，在您的里面，既沒有生命，也沒結果子；您所給与上帝的，不过是个空的躯壳，您的枝叶和果实，都被魔鬼拿去了。”卡文英答道：“假使我有空暇，我一定再陪您多談一些話，只因我的同伴爱克托已先走了，他正在那座山麓上等候我，不能奉陪，請您原諒。”那位善人便說：“好吧，您会得到更好的忠告哦。”这时卡文英告辞走去，就到爱克托那里去了。他們騎馬前行，到了住在山林里的一戶人家，向他們投宿，得到他們盛渥的招待，很是安适。第二天早晨，他們别了宿主，騎馬前行，經过許久时間，也沒有遇到任何的奇特事項。

## 第六回

卜尔斯騎士怎样遇到修士之后，向他忏悔，以及这修士叮嘱他悔过的情形。

当卜尔斯离开加美乐城的时候，曾遇見一位修行人騎着一只驴

子，卜尔斯騎士便对他施礼致敬。不多时，那位善人便发覺他是一个追求圣杯的游俠騎士。那善人說道："請問您是誰？"他答道："先生，我是个騎士，正在追求圣杯，很希望能得到您的指教。"因为在当时的心目中，任何人若能获得了圣杯，他就可以得到世人的无上尊崇。那善人又說："那是眞話，因为他将来可以成为全世界最优秀的騎士，在团体里也会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物。但是您要知道，如果一个人沒有貞洁，又不知道眞正的忏悔，哪里会成功呢！"

他們两人一同走去，来到一位修士的精舍里。等到抵达之后，那修士就坚留卜尔斯过夜。他下了馬，卸去鎧甲，請求修士接受他的忏悔，于是他們一同进入教堂，在那里他彻底忏悔一番，随后才一同去吃面包喝水的。那善人說道："我請您还沒坐在圣杯出現的桌边以前，除了面包和水以外，不要再吃別种东西。"他答道："先生，我願意遵命，但是您怎么知道我将坐在圣杯出現的桌上呢？"那善人說道："是的，我会知道，但在您的伙伴里，只有极少数的人会陪您同座的。"卜尔斯騎士說道："凡是上帝所賜給的，我都欢迎。"那善人便說："我要求您做一件事情，就是要用一件上衣代替您的衬衣，因为上衣是懲罰的符号，所以您要脫下全部的衣服，就是衬衫也要脫下。"卜尔斯依照他的吩咐做了。随后他給他穿上一件紅色上衣，来替代原来的衬衫，他一直穿在身上，直到获得了圣杯，他才脫下；这时，那个善人发現卜尔斯过去的生活很坚定，而且很难多見，同时还覺得詫异的，乃是他并无私欲，仅仅同人苟合了一次，生下了一孩子，名字叫做伊利安·勒·卜朗克。

后来他才披挂了武装，告辞而去。走了不远，他抬头远瞩，忽看見一只大鳥，站在一棵老树頂上，那时天气干旱，树叶尽枯，以

致那大鳥随同几只小鳥站在上面，无食可寻，几至餓死。那只大鳥忽然抬起又尖又长的喙嘴，打击自己。結果，它把自己打得皮破流血，最后死在一群小鳥当中。那些小鳥喝完了这只大鳥的血液，得以活命。卜尔斯看到这一件事情以后，他認为对他是一件重大的启示。他看到那只大鳥終于不再站起了，方才騎馬走去。約莫到了晚祷时光，恰巧抵达一处坚固高大的塔旁，他就在那里歇息了一夜，他自己高兴万分。

## 第七回

卜尔斯騎士怎样投宿在一位貴妇家里，以及怎样自願同对方的一个代表作战人去比武。

卜尔斯騎士在塔里卸下武装以后，塔內的人引导他攀登高塔，在那里他忽然遇見了一个年輕美貌而风騷宜人的貴妇。那妇人对他尽情接待，同他偎近一起坐下，請他吃肉，还有其他精美可口的食品。当卜尔斯騎士看到了那些食品之后，想到自己要去忏悔，就吩咐一个侍从替他拿些水来。等到这人为他拿来之后，他就把面包撕成小块，泡些湯水吃下了。那貴妇說道："哦，我想您是不喜欢吃我所預备的肉呀。"卜尔斯騎士答道："小姐啊，上帝为我們感謝您，今天我是不可以吃肉的。"那个貴妇因为怕开罪了他，所以不敢再多講什么話。等待吃过晚飯，大家随意閑談了。

这时有一个侍从来說："小姐啊，您要准备好一位代战人，以便明天去对付令姐的代战人黑夜·普利丹，不然您的堡寨和土地，

都会被她搶去的。”她听了之后，愁眉不展地說道：“哎，上帝啊！您为什么賜給我这許多土地呢，現在又无緣无故地遭人暗算，想来夺去我的繼承权呢？”卜尔斯騎士听到她这样訴說之后，便冒然答道：“我要来帮助您好么。”那貴妇答道：“讓我来告訴您听，这里本来有一个君王，名字叫做安尼奥斯，他管轄这里全部的土地。适巧他爱上一个年紀比我很大的妇女，因而他就把自己所有土地和侍从都交給她去管理了，不料那个妇人向来漬染了恶劣的习慣，且曾杀死了君王的多数亲戚。及至君王发覺了她的这些恶迹，就把她赶出了；随后这位君王信托了我，又把所有的土地并到了我的田园里面。过了不久，这位君王忽然死了，那个妇人遂来与我作战，消灭了我的部下很多；又发动一些人反抗我，把我打得几乎全軍复沒；現在我个人除了这座高塔之外，沒有任何东西留下了。如今，她就連这座塔也不願留給我咧，倘使我找不到一个騎士能够代表我去打敗她，我只有束手奉献，別无任何路途可走。”

卜尔斯騎士說道：“現在請您告訴我，那个黑夜的普利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呢？”她答道：“这里的人最怕他。”卜尔斯騎士道：“現在您可以通知她，您已找到了一个騎士，为了上帝和您的战爭，他願同黑夜的普利丹作战。”那个貴妇很快乐地通知了对方，說她自己已准备好了。当天晚上，卜尔斯受到热誠的款待；飯罢之后，他一直不肯上床，一个人蜷伏在地板上睡覺，因为他表示过，在他未寻得圣杯之前，他是不願意睡在床上的。

# 第　八　回

关于卜尔斯騎士在那天晚上所得的异梦，以及
他怎样同他的仇敌作战而得胜的。

他睡熟之后，在梦里得了一个异象，显示着有两只鳥飞来，一只白如天鵝，另一只色澤奇黑，但不若白的身体巨大，形状好象烏鴉似的。那只白鳥走来，对他說道："倘使您能給我一些肉吃，待遇殷勤一些，我願意把世間所有的財宝都送給您；而且还要把您变得象我一样的白。"那白鳥离开之后，黑鳥又走近对他說："倘使您能从明天开始，願意服侍我，不因为我的黑而輕視我，那么我这个黑色的鳥，对您要比白色的更有用处。"这烏鴉随后也飞去了。

卜尔斯騎士接着又做了一个梦，好象他到了一处很寬大的地方，象是一座教堂，他发現在左面有一只椅子，已經被虫蛀得快要破碎了。它右面放了两朵花，形态象百合花似的，其中的一朵象似要夺取其他一朵的白色；有个善人从中間拦阻，使它們沒法靠近。每朵花心里面，又生出許多小花和果实。卜尔斯覺得那善人似这样对他說道："他为了想救活一棵腐朽的老树，不讓它倒在地下，因而才使这两朵鮮花零落的，岂不是做了一件极笨的事情嗎？"他說道："先生，照我看来，那棵树已經沒有用了。"那善人又說："現在您要小心，永远不要讓这种奇迹临到您的身上呀。"他醒轉之后，連忙在自己的額上划了一个十字，随即起身，穿上衣服。那时本塔中的貴妇走来，向他敬礼，他回敬以后，便同走向教堂望弥撒而去。忽然又来了一队騎士，他們是应

了貴妇的邀請，带領着卜尔斯作战去的。卜尔斯向他們要求自己的武器。等到他把武装披挂完整之后，那貴妇請他吃一点食物。他曾說道："多謝小姐，我不能吃的，靠了上帝的恩典，要等我把仗打完之后才好来吃的。"于是他跳上了馬，带着騎士和部下一同离去。不多时，这两个妇人見面了，那个約請卜尔斯为她作战的貴妇，向对方一个貴妇抱怨道："夫人，您眞对不起我啦，您夺取了安尼奥斯王給我的土地，然而我实在不願意同您决斗的。"那个妇人答道："您有什么資格来选择呢，如果您不同意，您把自己的騎士撤退算啦。"

这时发出叫报了，說明有两个騎士要举行比武，将来战胜的一方，有权获得这位貴妇的全部土地。战斗开始了，那两个騎士相对分立。看他們全力拼命互冲，都把对方的盾牌和鎧甲撞裂了，就是他們手里的长矛，也击断做无数块，結果那两个武士都受了重伤。接着又各上前冲了一次，双方一同跌倒地上，都是把馬挾在大腿当中而倒下的。不多时，那两个人又都站立起来，各自拔出利剑，彼此对准了对方的头部打去，結果两个人都受了重伤，从身上濺出了很多鮮血。卜尔斯騎士发現对方的抵抗力很大，超出了他的想象之外。普利丹是一个武艺高超的騎士，他打得卜尔斯受了重伤。卜尔斯也打回很重，但普利丹也同卜尔斯一样努力，想获得这次的大胜。卜尔斯看出他的意思，所以讓他坚持下去；等到对方漸漸支持不下了，更加紧地打去。普利丹因为怕死，表示退后，就在他倒退的时候，跌倒地上了；卜尔斯趁着这个机会，掀开他的头盔，猛力打去；因为用力过猛，把他的头盔全部拉下，随即揚起宝剑，奋力打击他的面部，叫他屈服，不然便要把他砍死。普利丹恳求怜恤，并且說道："善良的騎士先生，請看在上帝的面上，不要杀掉我吧；我向您保証，我非但永远不敢再

对您的貴妇作战，而且我还願意去拥护她。”卜尔斯听罢这話，饒了他的性命，同时那个老妇人便偕同手下的騎士都逃跑了。

## 第 九 回

那貴妇怎样因卜尔斯騎士的作战而得收复了她的土地；以及他怎样走开的；又他怎样遇見被捆和被打的梁納耳騎士；此外一个少女怎样避免了不幸的事件。

后来，卜尔斯来到那妇人田地的管理人那里，对他們說道，倘若他們不肯将田地归还，去侍奉这位貴妇，他便要把他們全部消灭。他們听了这些話，便去对貴妇行礼进献貢物，凡是不願頂礼奉献的，就把他們从田地上赶出。因为甘尼斯的卜尔斯騎士这么勇猛，所以那年輕的貴妇才能追回她的产业。及至这里的一切秩序恢复太平之后，卜尔斯騎士方才离开。当时，那位貴妇非常感激卜尔斯，打算贈送他珍貴財宝，結果都被他謝絕了。

他騎馬走了一天，一直到了傍晚，才遇見一个熟識的妇人，卜尔斯向她借宿，得到了殷勤的接待。次日天明，卜尔斯騎馬奔进树林，到了中午时辰，他碰見了一桩惊人的的奇迹。他走在岔路口上，遇見两个騎士，把他的哥哥梁納耳赤身露体地捆在瘦馬背上，又把他的两只手縛在胸前。在那两个騎士的手里，各拿了用荆棘做成的鞭子，对他边走边打；因为打得很厉害，渾身皮綻血流，渾身上下，約有伤口一百处，以致身体前后都被血迹塗滿了；由于他的天性刚强，任人鞭打，他都忍耐着終不作声。

就在那时，卜尔斯想去营救他的哥哥，他看到对面有个騎士領着一位貴妇走来，要把她放到丛林最密的地方，好使得别人无法寻找。那貴妇在无可奈何之中，高声喊叫，說道："圣母瑪利亚啊，救救您的女兒吧。"忽然間她看到卜尔斯騎士乘馬走过了。当她靠近他的时候，她心想这人一定是圓桌社的騎士，因而希望得到他的帮助；便向他恳求道："我想您一定是亚瑟王的騎士，我为了尊崇武士的高貴制度，又敬拜高貴的亚瑟王，所以恳求您来救我，讓我摆脫这个騎士的束縛，免得我今天夜里遭受他的污辱啊。"卜尔斯一听到她这样地訴苦之后，他心中愁悶得不知怎样是好。他心里想："倘使讓我的哥哥这样下去，他一定会被人杀死的，那么无論如何我是不肯的。若是我不去帮助那个小姐吧，她受了歹人糟蹋之后，失去貞操，便永世不能补償啦。"他想到这里，瞪开两眼，边哭边說，他說道："亲爱的主耶稣基督呀，我是您的家臣，求您保护我的哥哥梁納耳，莫讓那两个騎士杀死他；为了您的怜恤和瑪利亚的慈悲，我想我要去帮助那位小姐的。"

## 第十回

卜尔斯騎士怎样不去营救他的哥哥，而去搭救那个少女的，以及别人怎样告訴他，說明梁納耳已經死了。

卜尔斯騎士对着那个拖着貴妇的騎士說道："騎士先生，快放开这位小姐，若不听从，我就要打死你。"那个騎士随手把她放下，但他身上却披挂着全部的武装，独缺長矛在手。他拔出了宝剑，对他刺去；卜尔斯揮矛迎接，竟把他的盾牌戳穿；同时还刺进遮

着短鎗的左肩。他使尽大力把他打倒在地上，及至卜尔斯将矛拔出，那个騎士早已昏厥不醒了。于是卜尔斯走到那位小姐面前說道："我这次从他的手里救您出来，請問您对他怎样看法呢？"那小姐回答道："騎士先生，現在請您領我到那个騎士刚才带我走到的地方。"他便說："我很高兴带您去的，"他說罢这話，遂即牽拖着那受伤騎士的一匹馬，把这小姐扶到馬上，依从她所要到的地方，带她同去了。那个小姐又說："騎士先生，您帮助的地方太多了，实在出乎您的想象之外吧，倘使我失去了貞操，便会有五百个人要失掉了性命。"卜尔斯向她說道："那一个要抓您到树林里的騎士，請問他究竟是誰呢？"那个小姐說道："他是我表兄。我不知他使用什么鬼計，也不知道是什么魔鬼在作祟，使得他在昨天，从父亲手里私下把我搶走；因为家父的部下沒有一个信任他的，倘使他把我玷污了，他一定要为罪孽而死的，他的肉体将永远要遭受耻辱啦。"正当她站着同卜尔斯講話的时候，忽然来了十二个騎士来追寻她，她便把卜尔斯营救她的經过，告訴他們听，这些人都很高兴，并且坚持着要邀請卜尔斯去会見他們的伟大爵主，还要郑重地对他表示欢迎。卜尔斯說："請諸位不必这么客气，此刻我还要在国内追求一个伟大的奇迹，确实不能奉陪。"于是他就同他們告别了。

卜尔斯依着他哥哥梁納耳的馬蹄印迹，向前寻找，曾經找了許久。后来他遇到一个穿宗教衣服的人，騎着一匹强壮的黑馬，毛色比黑莓还黑；这时他向卜尔斯問道："騎士先生，您在寻找什么呢？"卜尔斯答道："此刻我正在寻找家兄梁納耳，不久以前，我看見有两个騎士在打他哩。"那人又說："啊，卜尔斯，您不要忧愁，也不必失望，讓我告訴您实在的消息吧：您的哥哥已經死了。"他說过这話，就指着灌木树下躺的尸体給他看，样子象新杀的；卜

尔斯一看見那人，发覺他正是自己的哥哥梁納耳的遺体，立时悲不自胜，昏倒地下，好久不醒。待他醒来，才說道："好哥哥，我与您既已分离，我心中将永远不会快乐了；我現在已尊奉耶穌基督做我的主人，就求他帮助我吧。"他急忙将尸体摟在怀里，放在馬鞍上面。卜尔斯对那人說："請您告訴我附近有沒有教堂可以找得埋葬我哥哥的地方呢？"他答道："再往前走不远，就有一个小教堂；"他們向前行走，見到一座高塔，塔前有一所古老的建筑，搖搖欲墜，就是教堂。他們抵达之后，跃身下馬，将他的哥哥葬在一处大理石的墓里。

## 第十一回

卜尔斯騎士把他的幻梦，告訴了一个祭司，
以及这祭司怎样对他解释。

那善人說道："我們今天把他葬在这里，然后去找一处寄宿的地方，等到明天我們再来为他做丧葬礼拜吧。"卜尔斯問他道："先生，您是一位祭司嗎？"那善人答道："是的，我是个祭司。"他接着又問："我恳求您代我解释昨夜的梦，好嗎？"他答道："您說給我听吧。"于是他开始說給他听了，他起先怎样在树林里看見一只大鳥，接着又說出另外还有两只，一白一黑；还有朽敗的枝椏，另有白色的鮮花等等。那善人解释道："騎士，我現在先告訴您一部分，其余的的一部分等到明天再同您談吧。原来，那白鳥代表一位貌美富裕的貴妇，她一心一意爱您很久了，倘使您不怜惘她，甚而拒絕她，怕不久之后；她会死的。这只大鳥是一个标志，它

要使您拒絕那貴妇的愛情。現在您不必畏惧人間誹謗，也不必惧畏上帝，总之您不要拒絕她；您也不要为了保持童貞或是要想克服世界的頌揚和虛荣，因而不願这样去做的；可是倘使您去拒絕她，便会有灾禍降到您的身上，这就是您的堂兄郎世乐騎士为了这一点而要丧失生命的。自此以后，世人将称您做杀人凶手，因为您杀了您的哥哥梁納耳和您的堂兄郎世乐騎士，当时如果您去营救他們，眞是易如反掌，然而您不去营救他們，却忙着去搭救这一个毫不相識的女人。您想一想，究竟是您哥哥的性命重要呢，还是那女人的貞操重要呢？”那善人又問他說：“关于您在梦中看見的景象，我所解释的話，您听后明白了沒有？”卜尔斯騎士道：“是的，您給我的解释和譬喻，我很明白。”那个穿黑衣的人又說：“倘使您的堂兄郎世乐騎士是死了，那么这是您的罪过啊”。卜尔斯騎士說：“假如郎世乐騎士为着我犯罪过而死亡，这便是我一生中最不快乐的事情哩。”那善人又說：“現在您可挑选一条办法去做啦。”

随后他領导着卜尔斯騎士走进了高塔，发現里面有好多騎士和妇女。那些妇女都表示欢迎他，并且帮助他脫卸武装。等到鎧甲脫除以后，只剩了一件紧身上衣，他們就拿来一件銀鼠的兜篷給他披上；她們尽情的使他欢乐，忘却了一切的忧愁与煩恼，完全沉醉在享乐之中；同时，再也不想念他的哥哥梁納耳和堂兄郎世乐騎士了。隔了不久，忽然从房內走出一个貌美如花的女子，衣服的华丽，远胜于以前所見过的桂乃芬王后，或是其他的各个貴族。那些人都說道：“請看啊，卜尔斯騎士，这里有一位貴妇，是我們所侍奉的，我們認为她是世上最美丽而且最富庶的女子；她全心全意地只愛您一个人，她只要您而不要别的騎士呢。”待他了解这种話的含义以后，他覺得忐忑不安。到了这时，那貴妇先

向他施礼，卜尔斯也对她回敬；然后两人坐一起，談說了种种事情；在談話中，那貴妇向他献媚求爱；表白在全世界的人类中，她最爱卜尔斯，并且还要把他变成当代最大的富豪。等到卜尔斯明白了她的心情，十分局促不安，他內心里无論如何不願破坏自己的童貞，所以他也不知怎样回答她才好。

## 第十二回

怎样一个乔裝女人的魔鬼，去引誘卜尔斯騎士，
以及怎样靠了上帝的恩典而得逃避的。

那个貴妇叹气說道："卜尔斯啊，您到底能答应我的要求嗎？"卜尔斯回說："小姐呀，在整个世界里，沒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叫我去做这件事的；您看我的哥哥刚才被人杀死，我怎好和您同床呢！"那女人又說道："哎，卜尔斯啊，自从我发見您是人間的美男子，又听到您有坚强的武功，我早就全心全意爱上您了，所以我懇求您今晚一定要与我同床哦。"卜尔斯說道："这一件事，我无論如何办不到的。"那女人听过这話立时显出无限的悲伤，好象要死去的一样。那女人又說道："卜尔斯呀，現在您把我弄到这种地步，眞到了我的末日了。"說完这話，她就拉住卜尔斯的手，要求卜尔斯抬头看她一眼。同时还說道："請您看看我怎样为了要您而死去的啊。"卜尔斯又說道："哎，这是我永远不願意看見的事情啊。"

随后，她率領着十二个女人爬到城墻上面，当她們站在墻頂的时候，其中有个女人高喊着說道："喊，卜尔斯爵爷，您这位謙讓

的騎士，求您哀怜我們吧，讓我們的女主人能得滿足她的願望；假若您眞个不答应这一件小事，我們都情願从塔上跳下跌死的；这样一来，我想所有的貴妇們都要看輕您啦。”卜尔斯这时抬头往墙上看看，只見上面排列着很多的高貴妇女，服飾都很精細华丽。他非常同情她們，他已經深思熟虑过，他宁願讓她們全体丧失了生命，也不肯輕易失掉自己的灵魂；他正在这样思考的时候，不料她們忽然一齐都从高处跳下了。他亲眼看見这件慘案发生，內心里涌現了說不出的惊惶，同时也起了无上的詫异。随后，他对自己身上和脸上划了一个十字，（表示着要懇求上帝帮助他脫离这个恶魔）。一会兒，忽听得大喊大叫一声，好象地獄里所有恶魔都在他的周圍似的；那时一切的东西，如高塔、小姐、貴妇們、小教堂——这就是埋葬他哥哥的地方，完全都不見了。他双手向上伸着，高指着蓝天，并且說道：“亲爱的父，上帝啊，我好不容易逃避啊！”他說罢，就拿起武器，騎着駿馬走开了。

后来，他听得右边有一只鐘在敲，走近一看，原来那右側的地方有一所寺院，四周繞着高墙，他就走进去了。寺內的执事們認为他是追求圣杯的一个人，便邀請他到房間里休息；并且代他卸下武装。卜尔斯騎士說：“先生，此地有沒有圣洁的教士，我很想同他談一談？”这时，寺內的一个人就引导他去拜見修道院长，他适巧在教堂里。相見之后，卜尔斯騎士即向他施礼致敬，并且說道：“先生，我是个游侠騎士。”同时便把所遇見的冒险事迹，都告訴給他听了。那修道院长說道：“騎士先生，我虽然不知道您的貴姓大名，但我可以說，照您的貌象看来，我从沒見过象您这样年紀的騎士，而在主耶穌基督的恩典上，能够有这么堅强心願的。現在您去休息吧，因为今天已經很晚，明天我再来同您細談吧。”



“贼，卜尔斯爵爷，你这位謙让的騎士，求你哀怜我們吧。”

# 第十三回

## 修道院长怎样給卜尔斯騎士圣餐吃，以及怎样去开导他。

当天晚上，卜尔斯騎士受到了这座寺院很优渥的款待，第二天早晨他望了弥撒之后，那修道院长便前来看他，大家互道了早安。卜尔斯告訴院长，說他是追求圣杯的一員，因为受到一位祭司的启发，所以能够单靠着吃面包和喝水来过活。那位修道院院长又說道："我們的主耶穌基督曾經显現給您看，用圣杯作象征，他是一个为我們受苦的灵魂，被釘在十字架上，替世界的人类流出他的心血，正如那只大鳥因拯救小鳥而流血一样。那棵干枯的树，象征着世界，若非耶穌降临，这个世界便完全是空虛的，而且毫无果实的。还有您为她作战的那个小姐和做了本地爵爷的安尼奥斯王，象征着基督耶穌乃是这个世界的君王。您替那个貴妇去作战，是象征着：当您为她作战的时候，会使您明白基督耶穌的新律法，和神圣教会的新律法；至于另外一个妇人，会使您了解旧的律法和恶魔的律法，他們整天同新的神圣教会来对抗，所以这一次您的战爭是正义的。因此可說，您是基督的騎士，神圣教会的护卫者。提到那只黑鳥，会使您理解到神圣教会，就是他所說的：'我是黑的，他是白的。'而且我告訴您，那只白鳥会使您認識它是一个恶魔；又如天鵝的外表是白的，但內部却是黑的：那些假冒为善的，外面呈黃色，或是灰色；粗看起来，好象他們都是基督耶穌的僕人，实則他們的里面，充滿着污秽和可怕的罪

孽，目的在蠱惑这犯罪的世界。同时，那恶魔扮做了宗教人物，显給您看，还責备您不去营救自己的哥哥，反而去搭救一个不相識的女人；使得您好象覺得自己的哥哥是死了，实则他至今还活在世上；这一切都是叫您走上邪路，把您变作失望和淫蕩之徒；他知道您是一个多情心軟的人，才設法使您不能担当追求圣杯的任务。第三只鳥呢，代表那些激烈抵抗妇女們的战爭，她們完全是些魔鬼。再如那棵干枯的树和白的百合花：那干枯的树象征您的哥哥梁納耳，他是一个无德无行的人，所以外人应当称他做一棵腐敗而为虫蛀蝕的树；他是一个杀人犯，他所做的事都是违犯騎士德义的。又如两朵白花，乃象征两个童貞：一个是前天受伤的騎士，一个就是您所搭救的貴妇；为什么一朵花要靠近另一朵呢？就是那个騎士要想去玷污女人，同时反糟蹋了他自己。卜尔斯騎士啊，若是您冒着大险去看着两朵花死去，而不去搭救那棵朽腐的树，那么您要变做一个大笨伯啦；因为如果那两朵花都表示一同犯了罪行，他們也一定同时定罪的；現在您已經搭救了这两个人，所以世上的人将要称您做基督耶穌的眞正騎士或眞正僕人。”

## 第十四回

卜尔斯騎士怎样遇到他哥哥梁納耳，以及梁納耳怎样将要杀死卜尔斯騎士。

卜尔斯騎士向修道院院长告别以后，随即离去。他騎行了一天，当晚向一个老嫗家里投宿。第二天早上，他騎馬走进山谷，来到

一座堡里，遇見了一个乡士，卜尔斯看着他急忙忙地往树林里去了。卜尔斯騎士开口問道："請您告訴我这里有沒有奇迹可寻？"他答道："騎士先生，在这个堡上，将要举行大規模的比武会哩。"卜尔斯騎士又說道："哪些人物来比武呢？"那人答道："参加比武的人物，一方面是普拉斯伯爵，另一方面是这堡女主的侄兒荷尔鳳的集团。"卜尔斯听后想到，在这里他或者可以碰見他哥哥梁納耳的，也或許能遇見追寻圣杯的其他各个騎士。随后，他便向树林的入口处一座精舍里走去了。

当他走到那里的时候，他看見他的哥哥梁納耳騎士，正披挂着全部武装，等候在教堂的入口，准备天明到武場里去比武。当卜尔斯騎士看見他之后，快活得无言可喻，立刻跳下馬来問道："亲爱的哥哥，您什么时候到此地来的呢？"等到梁納耳定睛向他看了一看，便說："卜尔斯啊！您不必再說大話，我为了您見死不救，几乎要被人杀死啦；当您看見我被两个騎士在鞭打的时候，您不来营救我，讓我冒着性命的危险，而您反去营救一个毫不相关的女人，我們从来在世上不曾发現过象您这样的弟弟，而对待自己的哥哥如此残酷的！正因为您犯了这个过失，我認为你只有一死抵罪，死有余辜；現在你赶快准备吧，等我准备齐全，你就知道我不会放你活命的。"及至卜尔斯騎士明了他的哥哥确实是憤怒了，他立时跪在地上，高举两手，大声恳請哥哥饒赦他的罪过。梁納耳說道："眞正岂有此理，我永远不会寬赦你的；我对上帝立誓，若是我占了上风，一定把你杀死，象你这种人，活下去也太丢脸啦。"

梁納耳說罢立时走进房里，拿出馬具，准备齐全，跃身上馬，赶到卜尔斯的面前，对他說道："卜尔斯你离开一些，我把你当做一个叛徒或恶人看待；你是高貴世家的后裔，不能承袭我們父亲甘尼斯的卜尔斯王的美德，却变成一个最虛伪的东西。現在我先讓

你一步，給你占个优势。假若你立定在这里，等我騎馬冲来，如果把你撞伤了，当然我覚得慚愧；可是我宁願遭到外人的譴責，也一定要这样去做的。”

当卜尔斯騎士認为除了同自己的哥哥去决斗之外，便是死路一条的时候，他也不知道要怎么去应付他才好，不过他心中却不願这样去做，因为无論如何梁納耳是他的哥哥，对他总要表示敬重的；所以卜尔斯一直跪在梁納耳的馬蹄前面，还說道：“亲爱的哥哥，請您哀怜我，不要杀我，我們两个人之間应有手足之爱啊。”卜尔斯騎士对他說了这許多話，他根本无动于衷，因为魔鬼坚定了他的杀气，使得他打定主意要杀死自己的弟弟。梁納耳看見他的弟弟不肯与他相斗，便放馬冲上，撞倒了卜尔斯，跌得他蹺脚朝天，因为他受伤过重，昏死过去；卜尔斯这时覚得自己已来不及忏悔，便要死去了。梁納耳拉住卜尔斯的头盔，想从头上拉下。正在那时，忽然奔上来一位年老而又慈祥的修士，他听見了这弟兄俩在吵嘴，他就扑在卜尔斯騎士的身上。

## 第十五回

高圭凡騎士怎样为着营救卜尔斯騎士而去同梁納耳騎士相决斗，以及一个修士为什么被杀。

那位修士对梁納耳說道：“善良的騎士啊，求您哀怜我和您的弟弟吧，若是杀了他，您非但触犯死罪，而且由于他是世界上最高貴的騎士之一，又是最合道德条件的人物，将来定会使人对他哀

掉的。"梁納耳答道："眞的么，祭司先生，您若从他身上逃开，我也一定杀死您，他迟早也要被我杀掉的。"那善人又說道："这是眞話，我宁願您来把我杀掉，因为您杀死我，所遭受的損害較小，只抵得杀死他一半呀。"梁納耳又說："好的，我贊成的，"他說罢这話，随手举起剑来，猛然一击，只看見那个修士的脑袋直向后退。他这样打过了，还不能抑住他的恶念，他再伸手去拉卜尔斯的头盔，等到他拉开头盔之后，又准备毫无阻挡地去把卜尔斯头顱砍下。說时迟，那时快，正在这个时候，忽然来了一个圓桌騎士，名字叫高圭凡，他是我主耶穌所派来的。高圭凡看到那位善人被杀了，自己覺得十分惊奇；又看見梁納耳快要杀死卜尔斯騎士，因为他認識卜尔斯騎士，而且很爱他。所以他立刻跳下馬来，抓住梁納耳的肩膀，猛力从卜尔斯跟前拉开他，并且說道："梁納耳，您为什么要杀您的弟弟呢？他是世界上最勇敢騎士当中的一个，沒有哪一个善良的人允許您这样做的。"梁納耳答道："为什么不讓我杀死他呢？你若要阻挡我，那么我要先杀死你，再去杀他。"高圭凡問他說："你眞的一定要杀死他嗎？"梁納耳答道："是的，我一定要杀他的，誰說我不杀他呢？他以前对抗我，現在死也应該的。"这話說完，他便冲到卜尔斯的身上，打算要截下卜尔斯的头顱。正当这时，高圭凡騎士忽然跑到他們两人中間，說道："你如此的蛮横，那末我們两人只好斗一斗啦。"

当梁納耳明了他的意思之后，便举起盾牌，遮着自己，向他問道："你是誰呀？"高圭凡騎士便表白了自己的姓名，并且說明是他的一个同伙。梁納耳起来抵抗，猛然一击，打在高圭凡騎士的头盔上。高圭凡立时拔剑防御，他本来是一个武艺卓絕的騎士。在这两人凶斗的时候，卜尔斯忽然清醒，站立起来，很是忧伤，看到那一位优秀的高圭凡騎士，正为了他的緣故，而同他的哥哥在

决斗，使得他内心焦灼难安；同时他还盘算着，若是高圭凡杀死了他的哥哥，他将永远不会快乐；倘使他的哥哥杀了高圭凡騎士，那么他便永远抬不起头来。他急忙爬起，想离开他們逃去，但是两只脚无法直立；卜尔斯等了好久，直至高圭凡敗北；原来梁納耳不惟武功卓絕，而且异常勇敢；他打碎了高圭凡的鎧甲和头盔，迫得他只有在那里等死，并且流血很多，已經沒法站稳了。他看見卜尔斯騎士坐在那里，便对他說道："卜尔斯啊，您为什么不来救我呢？我为了您差不多快要死啦。"梁納耳道："說句眞話，你們两个，都沒用处，看你們誰能保証誰呢；結果，还不是都要死在我的手里。"等到卜尔斯听到这話以后，勉强站起，把头盔戴在头上。他方才发覺那位修士已經死在他的身旁，自然心中悲伤万分。

## 第十六回

### 梁納耳騎士怎样杀掉高圭凡，以及后来怎样又打算要杀死卜尔斯騎士。

到后来高圭凡一直在喊着卜尔斯騎士的名字說道："您为什么要我为您死在这里呢？您若是欢喜我这样为您而死，那么我死了，而能救出一个高尚的人物，也是我感到很兴奋的事情。"他說完这話，梁納耳就从他的头上把头盔打掉了。高圭凡看到这点，他自知无法逃脫，遂即說道："亲爱的主基督啊，請您哀憫我的灵魂，我为了爱做善事才使我的心灵遭到悲痛的，我錯了，但我的意思是要做好的，因此求您应允我最后的忏悔，而来拯救我的灵魂。"这話說完，梁納耳对他用力打了一击，他就倒地死了。他这

样杀死了高圭凡之后，就象恶魔一般冲到卜尔斯的面前，一击把他打得弯下腰来。同时，卜尔斯还带着极度謙恭的面容，請求梁納耳看在上帝的情面上，不要再交鋒了，还說道："不論你杀死我，或是我杀了你，但彼此都是犯了死罪的。"梁納耳說道："我将永久不会要上帝的帮助，倘若我占了上风，还要哀怜你嗎？"卜尔斯拔出宝剑，哭哭啼啼地說道："亲爱的哥哥呀，上帝知道我的心意。亲爱的哥哥，今天你的恶事做够了，你杀了这样一位圣洁无辜的祭司，又杀掉我們伙伴里一个良善的騎士。你明明知道我毫不怕你，乃是畏惧上帝的忿怒，而且这又不是一个正义的战争，所以才恳求上帝显示他的神迹，讓我俩看看。現在恳求上帝的哀怜，我所以反抗我的哥哥，那是出于自卫的。"說完这話，卜尔斯便举手想打击他的哥哥。

## 第十七回

怎样有一个声音吩咐卜尔斯不要打击他的哥哥，
同时有一朵云隔在他們两人的中間。

卜尔斯忽然听到有一个声音說道："卜尔斯啊，你逃开吧；不要碰到你的哥哥，不然你会把梁納耳打死了。"正在那时，驟然有一朵云彩从天降下，停留在他俩的当中，象一团烈火般的，万分奇怪，頓时把两面盾牌燃燒起来了。他們两个，这时都吓得昏倒地上，过了半天还沒有清醒。等到他們又聚在一处的时候，卜尔斯看到他哥哥并沒有受到伤害，他这时高举起两手，深怕上帝来懲治他的哥哥。那时他又听到另一个声音在說："卜尔斯，你赶快离开这里，不要再同你哥哥在一起啦。你应当尽速地赶到海边去，蒲希华

騎士正在那里等你哩。"他听到这話，連忙向他哥哥說道："亲爱的哥哥啊，我得罪您的地方，請您为着上帝的緣故，求您饒赦我吧。"梁納耳答道："旣然上帝原諒了你，自然我也很乐意饒恕你的。"

于是卜尔斯随即离开了他的哥哥，騎馬向海濱而去。到后来，他适巧在海边上找到一所寺院。当天晚上，他在那里歇脚；在酣睡里，又听到一个声音，叮嘱他快赶到海边去。他立时惊醒起来，在額上划了一个十字，拿出馬具，預备妥当，跃身上馬，从墙的缺口跑出，径直馳到海边。在海边上他发現了一只船，遮着白色綢篷，他下了馬，把一切都托付了耶穌基督。他走进船里，船即随波往海中飘去，速率极快，象飞似的；到了夜晚，天色漆黑，他辨不清面前的人，便一覺睡到天亮。他醒来以后，看到船的中央睡着一个騎士，全身武装，只缺头盔。他望他細看，原来就是威尔士的薄希华騎士，不禁欣喜欲狂；但那人看見了卜尔斯，反而起了疑态，問他是誰。卜尔斯道："善良的騎士，您不認識我嗎？"他回答說："眞的，我很希奇，若不是主耶穌带您来的，我眞不知道您怎样会来到此地！"卜尔斯笑着把他的头盔脫掉了。待薄希华看到他的面貌，大家快乐得无以言喻。卜尔斯告訴他是誰劝他停止斗爭、叫他走上这只船的；彼此各自傾訴了对方的遭遇和試探，这些話都是我們以前所听过的。他們一人坐在船头、一人坐在船尾、一同航行，彼此祷告，互相安慰。薄希华騎士說："我們一切圓滿，只缺少一位优秀騎士高朗翰陪着同行。"

本書第十六卷。略記卡文英騎士，馬利斯的爱克托，甘尼斯的卜尔斯騎士以及薄希华騎士諸人的事迹，全文在此結束，下接第十七卷，专叙高朗翰的武功。

# 第十七卷

記述圣杯，計分二十三回。

## 第 一 回

高朗翰騎士怎样在一个大比武会中比武；又他怎样被卡文英騎士和愛克托騎士認出。

現在要向讀者叙述高朗翰的故事了，高朗翰騎士从二十个勇士中搭救了蒲希华騎士之后，通过了浩长的旅程，来到一个荒蕪的树林中，其間他发現过許多冒险的事迹，都經他圓滿結束，不过每桩事的詳情，在这故事里并不曾提起。有一天，他要赶到海边去，中途經过了一座城堡，那里正在举行比武大会：参加人員分堡內堡外两組，就当时形势看来，堡外組将获到胜利，可是堡內的一組中，也有几位武艺高强的人。当高朗翰看見堡內組的情况很是危险，又看到堡門口上已有人被杀，他便立刻冲杀到城里，打算帮助堡內一組的人，才揮起长矛，发出一击，便把对方第一个冲进的人打倒了，而他自己的长矛也断成无数截。他忙又拔出了宝劍，向人手最多的地方打去，武艺的高妙，使观众惊奇不置。这时适巧卡文英騎士和愛克托騎士参加堡外組在比武。等到他們看見了一面繪着紅十字的白盾牌，便彼此相互說道：“那人是一位高貴的太子，一位优秀的騎士，名字叫高朗翰：若是有人想同他比武，眞是个笨伯了。”恰巧高朗翰靠近了卡文英，不想卡文英被他猛然一击，把头盔打得紧貼在腦壳上，以致将盔上的鉄片刺进头內，逼得他从馬上驟然跌下，因为那一击过猛，劍身从卡文英的身上

滑下，正落到馬肩上，因而把馬肩也斫做两半。

爱克托看到卡文英跌在馬下，就将他拖往一边，再按事理去想了一想，覺得自己沒有等在那里同高朗翰交手的必要，因为他們是叔侄的关系，还有骨肉之情。当下高朗翰使了全身气力，把堡外的全部騎士，都打退了。于是堡內的騎士，才敢跑出来，向四面八方追赶堡外的騎士去了。等到高朗翰看見已沒人再来同他比武，这时方悄悄地一人走得不知去向。卡文英对爱克托說："我敢拿我的头顱来起誓，高朗翰能够从石隙里把剑拔出①，既然已經証实了，他的气力如此之大，那么有誰能够忍受他的一击呢；即使挨他一击之后，可以換得一座最坚固的城堡，我也不願意忍受的。現在我了解这实在是眞情，而且我一生也从沒受过这样厉害的一击。"爱克托說道："騎士，您好象把寻求圣杯的工作已經完成了，所以我不必再去寻求啦。"这話說后，他們就把卡文英招进堡內，卸去了他的武装，放在一张設备考究的床上，延聘外科医师为他治疗，据說他是不会死的，只須化費一个月的时間就能恢复健康了。因此卡文英就随爱克托留住在堡里，爱克托一直不願离开他，一直候到卡文英眞正复原。

那位优秀的高朗翰騎士騎馬走了好久，一个晚上，他到达了卡邦耐克城，在一个修士的精舍里下榻了。那位善良的修士看見他是一个游俠騎士，很是高兴。等到他們上床休息之后，忽来了一个貴妇敲門，喊叫高朗翰的名字，那修士走到門口，問她有什么事。这貴妇便向修士說道："由尔鳳騎士啊，我是个女流之輩，特来同您的客人談話的。"那善良修士遂喚醒了高朗翰，告訴他說："請您起来，外面来了一位貴妇，她急切的要拜望您哦。"高

---

① 原文为"那湖上的郎世乐能够……"与上文不衔接，且与第13卷第5回所記載的事实不符，故在譯文中加以改正。

朗翰立时起床，晤会了那个貴妇，問她有什么貴干。这貴妇說道：“高朗翰啊，我請您赶快武装起来，陪我走出，我要在三天之內，将平常罕見的伟大事迹指給您看。”一会兒，高朗翰武装整齐了，他告别了修士，牵着駿馬，吩咐貴妇領带他动身去了。

## 第 二 回

高朗翰怎样与一个妇女同騎出外，走到薄希华和卜尔斯两个騎士所乘的一只船里。

那一位貴妇馳行很速，后来到达了科丽波的海边。当晚他們走到山谷里面一座堡寨的前面，堡外繞着高大堅固的城墙，还有护城河包在外面；这位妇人陪着高朗翰步入堡內，受到女堡主极殷勤的招待，她原是那个妇人的上司。及至那妇人替他脫卸了武装之后，便問她的女主說道：“小姐啊，我們整天住在这里么？”那女主人答道：“何必这样，請他先吃些点心，再睡一会吧。”于是他們讓高朗翰吃了点心，并且休息一会，一直等到那个陪他同来的妇女把他叫醒，他才起来；待他起身以后，大家燒着火炬，替他武装。到了那位妇女陪同高朗翰上馬临行的时候，方知女堡主招待高朗翰无微不至，恍若把他当做孩兒看待似的。那两人离开堡寨，同到海濱，在那兒发見了卜尔斯和薄希华两个騎士乘船而来；听他們都在船头上喊道：“高朗翰騎士啊，我們在这里等候好久了，欢迎您走上船来。”高朗翰听到他們的叫声，便問他們是誰。那个妇女随口答道：“騎士先生，請把您的馬放在这里，我的馬也在这里留下的。”他們便拿着馬鞍和馬勒，并在額上画了一个十字，

然后一同上船。住在船里的那两个騎士，原来都是旧識，相見之后，自然热烈欢迎；忽然間，海风飘起，很快的把船吹到一处优雅的地方。过不多时，天色就亮了。

高朗翰脫去了头盔，放下了宝剑，便問他的两位伙伴道："这只船是从哪里来的？"卜尔斯和薄希华同声答道："您同我都是一样的，大家都蒙着上帝的恩典哦；"接着，他們彼此述說了艰苦的遭遇，以及駭人听聞的試探。高朗翰听后便說道："你們能逃出这样大的危险和試探，实在都出于上帝的恩典；假若不是那位貴妇的领导，我也决不会在这外国地方遇見你們的。"卜尔斯說道："高朗翰啊，假使您父亲郎世乐騎士也来到这里，那末我們就更加快乐，自然一切都满足了。"高朗翰說："若是上帝的意思，那就不一定如此了。"

这艘船离开了罗格利斯，适巧航进了悬崖絕壁的山峽当中，前面浮泛着一片汪洋的大海，他們沒法上岸；而且原来的船太小，不适于在大海里行駛，除非另外能覓得一艘大船，才不致遭到危险。那妇女說道："这是主的意思，我們要往上前进，就会遇到奇迹啦。"他們再向前航行一陣，忽然发見一只美丽的大船，上面沒有一个男女。他們看見船舫上写着两句話，令人讀后頓起了惊惶詫异，这两句話是这样的："你們进到船里的人，要有坚定的信仰；我就是信心，所以在进船时要当心，若是沒有坚强的信仰，我便沒法帮助你們。"那妇人又說："薄希华啊，你可知道我是誰嗎？"他回答說道："我实在不認識您的。"那位妇人又道："我乃是伯林諾王的女兒，也就是您的妹妹，因此您是我世上最亲爱的同胞骨肉；倘若您对基督耶穌沒有坚定的信心，您就无論如何不要走进船里，不然您就会死在船上；因为它本身是完全的，它不容許一个罪人留在里面。"当薄希华明了他妹妹的劝告以后，心中

煞是快乐，并且說道："亲爱的妹妹，我要进到船里去，倘若我是个坏人，或者是个虛伪的騎士，我自願死在船上。"

## 第 三 回

高明翰怎样走进那船里，看見里面一张精美的床鋪，以及許多奇异的东西，还有一把宝剑。

高朗翰在自已身上划了一个十字以后，走进船里，随后那个妇女也上船来了；最后薄希华同卜尔斯騎士也一同上船。他們进来之后，发覺那只船异常富丽，很是奇怪；而且在船的中間，安放着一张精致的床鋪，上面还放了一頂綢制的冠冕。在床脚边上，放着一把名貴的宝剑，剑口离开剑鞘約有一呎多；这口剑是由各种珍貴材料制成的，柄上嵌着宝石，五色繽紛，光耀夺目，而且每种顏色都有它的特点；柄把上嵌了各种怪兽的两根肋骨，一种是采用生在卡利登地方的魔蛇的骨头，該处的人都熟悉这种魔蛇骨有一个特点，凡是用手拿过它的人，就永远不会感到疲倦，更不会在战場上受伤了。另一种动物原是魚类，身体不大，名叫"挨尔談拿克斯"，常出沒于幼发拉底河里，任何人如拿过这种魚骨，他将不再回想过去一切的煩恼和快乐，祗知坚决地要获得眼前的东西。至于要拿这把剑的，除了一个人之外，便沒有其他的人，这人是超乎众人之上的。薄希华說道："願奉上帝的名，讓我来試試吧。"他就去拿这口剑了。但是他握不住这把剑的。他曾經說道："哎，如今我知道我是失败了。"卜尔斯也伸手去拿，結果也失败了。

高朗翰看見那把剑上写着象血一般的字句，文曰："請看有誰能够把我从鞘內拔出；誰能拔出我的，誰就一定比其他人更勇敢；你們要知道，这个人将永远不会失败，也不会因受伤而致死了。"高朗翰讀了这行文字以后，遂即說道："我想去試試，不过深恐干犯太大，还是不去試吧。"那个貴妇便道："諸位騎士們，除你們之外，对于所有想拔剑的人，都是一个警告啊。"那貴妇接着說道："这船从前曾到过罗格利斯国，当时有一位残废的君王，他的父亲名叫萊波王；萊波王同沙拉森的荷蓝模王不睦，两人正在死战。荷蓝模王新近接受洗礼，变成了基督徒，后来的人都尊奉他是一位圣賢。有一天，萊波王同荷蓝模王正在海岸上聚集了許多人馬作战，那时候恰巧这只船来到岸边，不料荷蓝模王忽然溃败，所有部下均被对方杀死，他自己因为怕死，逃到船上，在舱里发現了那口剑；他就拔剑出鞘，握着那剑跑出去找萊波王；那时的萊波王，在所有基督教王国里，是对上帝信心最坚的一个基督徒。及至荷蓝模王寻到了萊波王之后，猛力斫去，才斫了第一剑，就斫在他的头盔上，把人馬都劈倒地上。罗格里斯国內遭遇这件事以后，发生了极凶恶的瘟疫，人民遭到了严重的灾害。从此以后，五谷不生，野草不长，更是沒有果实了；就是在河水里，魚也絕种。这两国正因为这悲惨的一击，頓变成一片荒凉，因此人們称它做'荒废之区'。荷蓝模王看到那口剑上的花紋，雕刻精美，因而返回船上，去寻觅剑鞘；及至他觅得之后，又把这口剑仍然插进鞘里。不料他这样做了之后，立时倒在床前死了。由此証明，凡是拔剑的人若不死亡，即变成了残废。他的尸体一直躺在那里，后来有一个妇人上船，才把他的尸首丢掉；原来世上沒有象她那样大胆的人，敢于跑上船来，而他还是出于自卫的。"

# 第 四 回

关于剑和剑鞘的奇事。

他們看見了那只剑鞘，就表面来看，好象是用蛇皮做成的；鞘的上面，还有采用金銀做成的文句。只因腰带并不相称，象似不能繫住这口宝剑。剑上的文句是这样："凡是能使用我的人，假使他真知道怎样使用我，他一定是世上最勇敢的人。这个应当佩带我的人，把我带在他的身上，他一天用着这腰带，我也就一天被他挂在他腰上；从此，他无論走到哪里，都是不会受耻辱的，而且一个无論如何坚强的人，也不能够夺取我；只有一个童貞的少女，又是国王和王后的女兒，并且她的願望和行为又是一致的；还要証实她一生是遵守童貞的，方能够把这条腰带拉下来；倘使她自己失了节，便会死于非命，比任何人都死得更慘。"薄希华說道："騎士先生，請您把这剑翻轉过来，看看另一面上还有什么文字嗎？"他翻过来一看，原来在血紅的剑身上面，現出了煤黑的文字，这样写着："凡是最巴結我的人，当他最需要我来帮助他的时候，便会覚得我最可恶；再者，我对誰最和藹客气，我将有一个时候对他最残忍。"

那个貴妇对薄希华說道：亲爱的哥哥，在基督耶穌受难之后四十年，发生了这样一件事，就是莫尔答英斯王的內兄南显，他先到了一个城鎮，离开本国有十四天以上的路程，这乃是主耶穌基督所差遣的，然后他再飘到一座島屿的西部，那島名叫土南斯。从这里，他忽然望見海口的山峡旁边，泊着一只船，船里放着一

把剑和一张床。这是我們以前曾經听說过的。他沒有拔剑的勇气，便在船上住了八天八夜；到了第九天，霎时刮起一陣暴风，把船吹到一个島上；他飘到一片磐石上面，看見了一个巨人，身体碩大，得未曾有。不料那个可怕的巨人要想来杀他，他向四周瞧了一瞧，找不出可以逃避的地方，同时也无法自卫。这时他又奔到剑旁，看見那剑沒带鞘子，便称贊了一番，又伸手去搖搖，不料那剑的中央忽然折断了。南显說道："啊，这个受我最称揚的东西，我反而要受到它最大的譴責了。"当下他拾起碎块，丢在床上。后来他跳出船外，去同巨人决斗，那巨人終于被他杀掉了。

不多时，他又回到船里，暴风忽起，把他吹过海面，恰巧經过莫尔答英斯王的船边；这时莫尔答英斯王正受到魔鬼的惡毒試探，靠近危险岩的港口里。当他們相会的时候，彼此非常快乐，于是各自叙述别后的經历，南显便提到，在他最紧要的关头上，那剑怎样出了岔子。莫尔答英斯看見了剑以后，极口称贊它的鋒利，說道："那剑所以断的，并非它的本身不好，是因为您自己有罪，才使它这样的。"他說了这句話，就把剑的断片放在剑上，立时粘著一起，恢复了旧观；他又把这剑插进鞘内，还到床上。忽然間，他們又听到一个声音說："离开这只船，你們快到另外一只船上去，不然，你們会陷到万劫不复的罪藪里；如若你們有了死罪，一定沒法避免灭亡。"所以他們随即离开这船，而进到另一艘船里去了。正当南显要离开这只船的时候，那剑忽然自动地把他的右脚斫了一击，登时仆倒甲板上說道："上帝啊，我受伤很重呀。"接着又有一个声音說道："按照剑上所写明的文句，那么你无論如何也不配去拿它的，可惜你沒有自知之明，竟然不自量力地去拿了它。这次你挨了一下，便是你的报应啊。"高朗翰說："奉上帝的名，您这工作做得很聰明哩。"

# 第 五 回

伯萊斯王为了拔剑，怎样使得两条大腿上
都受伤，以及其他惊奇的历史。

那个妇女說道："騎士先生，从前有一个残废的君王，名叫伯萊斯，当他身体健壮能够騎馬的时候，他是基督王国和圣教会的維护人。有一天他带着猎狗和部下到林里打猎，林的面积很广，伸展到海滨地方，到了最后猎狗都失踪了，就是部下的騎士，也只剩了一个在身旁；他陪着这个騎士一直走到爱尔兰的地方，才寻得原来的那条船。他了解过这船上的文句以后，自認为一生中十分完美无缺，便走进船了，不过他的騎士沒有勇气进去；他上船之后，看到那口剑，立时将剑拔出一半，正象您現在看見的那样。不料忽然飞来了一根长矛，把他的两条大腿都刺伤了，从此一直沒法治愈，也不能象以前我們看見他的样子了。"那妇人又說道："您的祖父伯萊斯王是不是因为勇敢而残废的呢？"高朗翰答道："奉上帝的名，您說得很对哩。"

他們两人走到床边，向周围看了一看，在头頂上，他发見有两把剑挂在那里。他們又看見两个紡錘，[①] 白的象雪一般，紅得象血似的，又有綠得同翡翠一样，这些顏色都是天然的，并非人工的油漆。那位妇女說道："这些紡錘是和犯罪的夏娃有关系，因为她在伊甸园采摘果子，以及她同亚当都被赶出了乐园；她在临走

① 查新旧約中均无此項記載。

的时候，随身带着一条树枝，枝上結了一只苹果。随后，她看到这美丽艳綠的椏枝，联想到她所遭到的损失。所以她要想保藏着这根椏枝，愈久愈好。因为她沒有箱籠来收存，便把它埋在地下了。依了上帝的意旨，那椏枝便立刻日长夜大，变成一棵雪白的大树；而且它的椏枝和叶子，也都象雪一般；这表明了由童貞女性种植的树枝所产生的一个标志。上帝吩咐了亚当依照他的天性而去同妻子相結合。他便和他的妻子夏娃在那棵树下同居了。不多时，那棵白树就变得同野草一样的綠色，其他一切树叶也随着变作綠色了；同时，当他們在一起的时候，生出了亚伯，那树就永远成为綠色。等了好多天以后，仍然在那棵树下，該隐杀死了亚伯，[1] 出現了很多奇事。当亚伯死在树下的时候，那棵綠树忽然变作紅色了，这乃是血的符号。又过了不久，在那里的全部植物都死了，只留下那棵綠树长得更大更美，使人观賞之后，感到心悦神怡；至于亚伯死在它底下以前，那边所有的植物也都死了。原来的一棵大树，一直活到大卫王的兒子所罗門繼承父亲做王的时代。所罗門秉性聪明，他精通各种树木和玉石的特点；又熟悉天上星座运行的軌道，以及其他种种事物的变幻。所罗門有一个万恶多端的妻子，[2] 使得他認为世上沒有一个善良的女人，所以在他的著作中，經常輕視婦女。有一次，一个声音回答他說：'所罗門啊，将来从你的支裔中会生出的一个女性，她給予人的快愉，胜过女人給您的忧虑一百倍；所以，若有女人使男子痛苦，您不必去管它。'所罗門听到这一句話之后，覺得自己变成了一个笨

---

① 原文Caym，疑即英王雅各本《圣經》的 Cain，故譯作該隐，参見《創世紀》第 4 章。

② 据《旧約》《列王紀上》第 11 章第 3 节所記，所罗門有妻妾一千人，譯者沒发見經文上写过有一个是万恶多端的。

伯；但是从古代的著作里，他却找到了真理。圣灵又显示他看，将来会出現一位崇耀的童貞女馬利亚。他問那声音說：'这人是不是从他的后裔传下来的呢。'那声音答道：'不是的，将来有一个人来，他一生将謹守童貞的，乃是您血統里最后一人，他会成为一个优秀的騎士，品格之高，要同您的姊丈公爵約書亚① 一样。'"

## 第 六 回

所罗門怎样受了妻子的劝告，拿去他父亲大
卫的剑，以及其他种种奥妙事迹。

现在我已把你所疑惑的地方証明給你听了。所罗門知道在他的后裔里将要出現这样一个伟大人物，很覚愉快。他一直考虑这人做什么事情，同时还研究他叫什么名字。他的妻子看見他研究这些問題，便等待机会要想查出他到底研究什么事情；同时她認为到了一定的时候，她的丈夫必定会告訴她的；后来終于在一个时候，所罗門把一切关于声音的事情都告訴她了。他的妻子說道："我要采用最上等而又最耐久的木料，制造一只船。"于是所罗門寻得了国内手艺最优秀的全部木匠。等到木匠們把船造成之后，他的妻子对他說："陛下，那个爵爷既然在武艺上胜过了前前后后的全班騎士，所以我特来告您听，您应当到主的圣殿里，从那里拿到您父亲大卫王的宝剑，这是一把鋒利奥妙的宝物，向来騎士們所沒有的，所以我叫您拿它来，将它柄头拉掉，換

① 原文作Josua，但在本書第 5 卷第10回作Joshua。按《新旧約》記載的所罗門和約書亚的生存时代相距数百年之久。

上一只用宝石做成的，但必須装配精巧，令人看不出是重新鑲配的；再做成一个精細的柄，也要人完全看不出是新装的；然后再做一个鞘子。等到您把这些事情都預备妥当了，我再为您做一副完全是我称心合意的腰带，系在您的腰上。”

所罗門王完全依照他妻子的設計，把船連同这許多事情都办妥了。等到这船造成之后，下水航行，他的妻子又准备了一张精美无比的床舖，放在船里；在床头上盖滿了綢緞，将剑放在床脚边上；这时所罗門看見腰带是用大麻做的，因而怒火冲天。他的妻子向他解释道：“陛下，您要知道，能配上做腰带来挂这把宝剑的，沒有比大麻再貴重的材料了，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将有一个妇女領带許多騎士到这里来。”随后她叫人采用質地結实的綢緞去縫制船篷，必須能耐着雨打风吹。那个妇人又命令一个木匠来到亚伯被杀的树下。她說道：“請你从树身上取出一个紡錘的材料，給我做成一个紡錘。”那木匠說道：“王后啊，这是我們的始祖夏娃所种的一棵树哦。”那女人答道：“你一定要依从我的意思去做，不然我会杀死你的。”随后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忽然从木头上流下成滴的血；他本来想放弃不再做了，不过那个女人不放松他，他只好繼續取下一块足够做紡錘的材料；接着又逼他从綠树上和白树上各取下相应大小的材料作紡錘。等到这三个紡錘都做成了，她就把它們系在床頂上。当所罗門看見之后，曾对他的妻子說道：“您做得眞正好，我想除了主基督之外，世上沒有任何人能够計划得比您更好啦；您現虽已做好，您可知道这象征什么呢？”那女人說道：“不要管它，您就要得到消息啦，那些消息来得比您的想象还快啊。現在您不久就听到所罗門王和他妻子的奥妙故事了。”

# 第七回

关于所罗門王和他的妻子的奥妙故事。

那天晚上，所罗門王睡在船的前面，只有少数人侍奉他。他睡熟以后，梦見了一大群天使降到船上，其中有一个天使从一只銀杯杯里取水，洒在整个船上。后来，他又走到宝剑旁边，在剑柄上刻了几个字。再后，又走到了甲板上，写了下列几个字："你們这些人想要进入我的里面，必須要有充分信心，因为我就是信心和信仰，其他并无别种东西。"所罗門看到了这字，自覚慚愧，不敢走进，还倒退了几步；这时那船猛然冲进海內，霎时就望不見踪影了。有一个小的声音說道："所罗門啊，您最后一代做騎士的那个子孙，要睡在这张床上。"随后所罗門王去叫醒他妻子，把这只船的奇聞講給她听。

根据历史的記載，这三个人曾經对那张床和三个紡錘都看了很久。他們确凿認識那三个紡錘都是天然的顏色，并非人工油漆而成的。他們从地上掀起一块布，发現下面掩盖着一只美丽的錢袋。薄希华拾起来看看，看到上面有一条文字，他閱讀一遍，乃是記述紡錘和船在制造时的計划經过，比如所用材料的来源，以及制造者的姓名。高朗翰說道："現在我們到什么地方去找那个貴妇，替这口宝剑編制一根新腰带呢？"薄希华的妹妹說道："好騎士啊，您如能得到上帝的允許，我早想替您制造一条好腰带，配得上那口宝剑的。"于是她打开一只箱子，拿出一根金絲編成的腰带，鑲滿了宝石，中間还有一个金扣子。她又說道：

“各位爵爷們，您看啦！这根腰带是很配挂剑的。要知道，这根腰带的大部分，是用了我的头发編成的；当我住在浊世的时候，我很愛我的头发，等到我了解上天的命定的任务以后，我奉了上帝的名，剪下头发，作成了这根腰带。”卜尔斯騎士說道：“遇到您确实很好，您告訴了許多消息，不然我們要受了許多艰难哩。”

那貴妇随后把腰带放在剑上，悬挂起来。这三个人同声說道：“这剑是什么名字，我們喊它叫什么呢？”那妇人道：“它的名字可以叫做‘奇异腰带剑’；至于那只鞘子，可以称做‘流血鞘’，因为凡是有血的人，都不能看見这鞘的任何部分，这鞘子原来是用‘生命树’制造而成的。”他們接着又对高朗翰說：“求您奉上帝的名，带上腰带和剑吧，这也是在罗格里斯国里人人所盼望的。”高朗翰又說：“讓我来开始握一握那剑，它可以給您們一些勇气，不过你們要知道，这口剑既不是我的，也不是屬于你們的。”他說罢这話，伸手握着它很久，然后那位妇女才把它系在他的腰上。高朗翰又說：“我虽是死了，也不在乎，因我現在握到世上一个最好的少女的手，就由她产生了世界上最高尚的騎士。”高朗翰說道：“小姐啊，您为我做了这許多事情，我今后的一生，願做您的騎士哩。”

他們两人，这时离开了那只船，走到另外一只船里。不多时，忽刮起一陣海风，把他們很快地吹上了一片汪洋的海面，但船中沒有可吃的食物；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們抵达了一座城堡，人家称它做卡太路易斯，地点是在苏格兰低湿地区。当他們經过海口的时候，那妇女說道：“两位爵爷啊，本地人如果認識你們是从亚瑟王朝来的騎士，一定要攻击你們的。”高朗翰說道：“小姐，您放心，主既然从磐石里把我們放出，那么他也会由这班人手里来营救我們的。”

# 第 八 回

高朗翰和他的伙伴們怎样到达一座堡寨，
以及他們怎样在此地战斗，又怎样
杀死他們的敌人，及其他种种。

在他們談笑的时候，来了一个侍从，問他們是从哪里来的；他們就告訴他，說是从亚瑟王朝廷上而来。侍从又說："真的嗎？我敢立誓奉告，决不欺你，看看你們的陣容太薄弱啦。"他說了这話，随即回到峭壁上的一个堡垒里去了。不多时，他們听見号角的声音。一个貴妇走来，問他們从哪里来的，他們把实情都告訴了她。那妇人說道："良善的爵爷們，請为着上帝的緣故，作出决定吧，若是你們願意回去，最好不过了，不然您会惹起杀身之禍。"他們回答說："不回去，我們是不想回去的，因为我們所奉的主，他一定会帮助我們。"当他們站着講話的时候，忽有几个武装的騎士走来，吩咐他們順服，否則就等于自取灭亡。他們答道："順服了会使您感到損害的。"話才脫口，大家放馬直冲，薄希华騎士立时冲上第一个奔来的人，把他打倒地上，把他的馬搶来騎上；高朗翰也这样对付了一番。卜尔斯采用同样战术，打敗了对方第三个，本来在他們上船的时候都放走了自己的馬，所以这时就沒有馬騎了。等到他們覓得了馬騎上，立刻冲击敌方；等他們看到敌方逃进堡垒，他們三人都追踪而入，进了堡里，他們跳下馬来，揮剑乱杀，直追进了大厅才止。

后来，他們看到周围地方躺着許多尸体，都是被他們杀死的，才

恍然覺悟到自己变成了万恶滔天的罪人。卜尔斯說道："眞的，上帝若是爱护他們，我們决沒有力量把他們杀死的。他們做了許多反对上帝的事情，所以我們的主才不要他們再去管理这块地方啦。"高朗翰說道："你們不要这样說，倘使他們得罪了上帝，也不会由我們去复仇的；世間的一切，都应屬于我們有权力的主。"

这时忽然从房里出來一个善良的祭司，他托了一个杯子，里面盛着上帝的象。当他看見大厅里滿臥着死尸，頓时很是惶悚，当下高朗翰随即脫下头盔，跪在地上，其余两人亦跟着跪下了。他們說道："先生，你們不必惧畏，我們是从亚瑟王朝来的。"那善良的祭司問他們說，为什么他們忽然間会杀死这么許多人；他們就把經过的情况告訴他了。那善良的祭司又說："你們做了这样大一件好事情，你們将会随着世界而一同存在下去了。"高朗翰答道："先生，我很懊悔把他們杀了，因为他們都是受过洗礼的人啊。"祭司回复說："他們并沒有受过洗礼，你們不必懊悔，讓我把这城堡里的事情告訴你們吧。这里有一个伯爵，名叫荷諾斯爵爷的，在一年以前，他有三个兒子，都是武艺高超的騎士，还有一个女兒，在当时都認为是一个娟秀的美女。这三个騎士爱上他們的妹妹，爱得火焰般的热烈，結果他們三人都不顧一切地同她发生了肉体关系。又因为她請求父亲来营救，他們就把她杀死了；这三个人又捉到他們的父亲，关在獄里，打得半死，幸亏她的一个表兄把他救出。后来，他們又做出一件虛伪无耻的事情：他們杀死了祭司和执事，拆毀了教堂，不讓外人去做侍奉主的工作。当天，她的父亲邀我去忏悔和吃圣餐，他認为象这样三个兄弟的荒唐行为，是从来不曾見过的耻辱；然而那位伯爵劝我要忍耐，他說这种人作孽太大，将为天地所不容；不久，要有主的三个僕人前来消灭他們；現在这件事，已經实現，而且也已經結

束了。从这一点，你們可以看出，上帝对于你的行为有什么不欢喜呢？"高朗翰說道："眞的，如果我們的上帝不喜欢这样做，我們决不会在短短时間內把他們都杀死的。"

他們这时把荷諾斯伯爵从獄內解放出来，迎入大厅，一忽兒，認識了高朗翰，从前他虽未見过面，这是主来显現給他知道的。

# 第九回

三个騎士同薄希华的妹妹怎样走进一片荒林之中；此外关于一只牡鹿、四只獅子，以及其他种种的故事。

荷諾斯伯爵慘痛地哭泣着說道："我在此地等待您好久了，为了上帝的緣故，請您快把我抱在怀里，我能在您这样高尙人物的怀里，讓灵魂离开肉体，也是我极大的安慰啊。"高朗翰答道："这是我很乐意做的。"于是有一个声音說着話，这話声使所有的人都听到了，他說："高朗翰啊，您杀死了上帝的仇敌，同时也替我复仇了，您做得很好。現在您应当赶到那个残废君王那里，愈快愈好，他已等候您很久，您将会使他恢复健康啊。"他这話說完，灵魂便脫离他的肉体而去了。高朗翰就依照他的身分和礼节，埋葬了他。

就在这时，那三个騎士陪同薄希华的妹妹立时离开了那个地方。他們走到一所荒凉的树林里，忽然看到他們的前面，有四只獅子領着一只牡鹿在行走。他們为得要想知道獅子和牡鹿走到哪里去，便跟着它們跑。他們放馬追逐，一直追到山谷里面一座精舍的跟前，那里本来住了一位善人，这时牡鹿同獅子都

跑进去了。他們看到这种情形，就回轉到教堂里，堂里有个穿著法衣，披挂了我主的鎧甲的人，正歌唱着圣灵的弥撒，他們便走进一同望弥撒去了。当进入弥撒的神秘阶段，他們又发現那只牡鹿变成了人形，坐在祭台上一个堂皇座位之上，使得他們万分惊奇；至于那四只獅子也变化了，一只变做了人形，第二只仍然是獅子，第三只变做老鷹，第四个变成了一只牛。他們都走到牡鹿所坐的位置旁边坐下，一忽兒他們从玻璃窗上走出，但沒損坏了一件东西，他們只听得一个声音說道："上帝的兒子进入童貞女馬利亚的子宮里面啦，她的童貞依然完整，不会受到破坏或損伤的。"当他們听到这几句話之后，都非常惊异，便伏在地上，同时也了解以上的意义了。

等到他們的神志恢复以后，大家走到那位善人的地方，請求为他們講解眞理。这位善人就問他們說："你們看到一些什么事情呢？"他們遂把自己所經历的事情一一告訴他听了。那善人便道："諸位爵爷們，欢迎你們光临，我知道你們都是优秀的騎士，寻求圣杯的工作快要由你們完成了，我們的主将对你們这几个人显示伟大的奥秘。用一只牡鹿来象征我們的主是很合适的，因为牡鹿到了老年，它的白色毛皮仍然可以变得年輕。正和我們的主从死里复活一样，他失掉了肉体，因为肉身乃是死的血肉，也是他从童貞女馬利亚子宮里带出来的血肉；所以我們的主遂幻作一只毫无污点的牡鹿，显示在我們的眼前。至于跟随他的四只獅子，乃是代表《四福音書》的作者，他們把耶穌在世时与人相处的事迹，写下了一部分，想来你們都会知道的，但向来沒有一个騎士能够明了眞理的，因此我們的主經常用牡鹿作象征，显示善人和騎士，作为教訓；可是它从今以后，将不会再显示給你們看了。"他們停在那里一整天，欢天喜地，快乐异常，第二天早晨，他們望

了弥撒以后，大家就告辞而去。他們經过了一座城堡，不曾走进。有一个武裝騎士跟在他們后面，向他們說道："爵爷們請听，我要对你們講几句話。"

# 第十回

他們怎样被迫着遵行一种奇怪的习慣，
由于他們不肯接受，以致发生战
斗，幷杀死了許多騎士。

那人問道："您所領的一个貴妇，是不是一个处女呢？"这少女在旁答道："先生，我是处女啊。"随后他就拉住她的馬勒說道："讓我向圣十字立誓，我一定要服从这堡內的习規，不然我决不放您走开。"薄希华說道："放她去吧，您不要这样愚笨，要知道无論从哪里来的童貞女，都是来往自由的。"就在那时，忽然从城堡內走来大約有十个到十二个武裝的騎士，还有几个貴妇抬着一个銀盘跟随在后，他們說道："我們一定要叫这个小姐服从这堡里的习俗。"有个騎士說："爵爷啊，无論哪个妇女，凡是要經过此地的，她一定要从她的右臂上刺出血来，盛滿了这只銀盘，才可以放她走过。"高朗翰說道："你們奉行这样的規矩，一定会受到譴責的；但願上帝救我，若是我能活下去，你們无論如何不能取到这位小姐右臂上的血呀。"薄希华也說："实实在在的，我宁願被你們杀死，也反对到底。"卜尔斯騎士同时也說道："我也准备这样。"对方的騎士說道："好吧，你們都要死的，虽然你們是世上最坚强的騎士，也不能永远的挡住我們。"

后来他們双方开始冲杀，那三个人抵抗着十个人，他們揮起宝剑，杀得净光。那时从城堡里忽然冲出来六十个騎士，全部武装。原来的三个伙伴説道："善良的爵爷們，怜恤你們自己吧，不要再同我們敌对了。"但城堡內的騎士揚言道："不行，不行，請各位爵爷快退下去，你們是世界上最有威望的騎士，然而你們所作的孽够多了，現在可以不再作啦。你們已做了这样多的坏事，我們必須要你們服从这种习俗，才放你們走过。"高朗翰説道："你簡直是放屁。"他們答道："你們是在准备找死嗎？"高朗翰說："我們还沒想到过这一点哩。"随后，他們又冲将上来，糾纏不已。高朗翰便从奇异的腰带上拔出剑来，左砍右杀，凡是碰到那口宝剑的，无一幸免，他这样的动作，使得人人惊奇，都以为他不是人間的武夫，乃是天生的妖怪。至于他的两个同伴，更是彼此照应，大家小心的迈步前进，每一寸土地都不輕易放过，一直战到晚上，那时他們才勉强停手。

这时由堡內又走来一个高尚的騎士，对他們三个人説道："我們欢迎三位进城休息，願以身立誓，我們皆是眞正的騎士，决不妨碍三位，我們願保証你們，到了明天还是同以前一样地安全，絕无欺詐的行为。当你們明了这里风气的意思之后，我想你們一定会同意的。"薄希华的妹妹説道："为了上帝的緣故，我們还是进去吧，不要过分为我担忧啦。"高朗翰説："我們都进去好了，"于是他們一齐走进了教堂。当他們下馬的时候，堡內的人热誠欢迎，煞是快乐。不多时，这三个騎士請教他們，为什么这堡內要有这种习俗的。他們答道："您要想知道眞实的道理，我們就老老实实告訴你們。"

## 第十一回

薄希华的妹妹怎样为了要疗治一个貴妇的病，
她自己流了一滿盆的血，因而致死，以
及怎样把她的遺体送到船里。

原来在堡內住着一位貴妇，她是一堡之主，同时也是那地方众人的东家。許多年以前，这位女主人忽然得了重病，她臥在床上好久，后来变成痲瘆，所有的医师都已束手。最后才有一位老者說道，照她情形看来，只要她得到一个君王的公主，但必須确实从自己的意志和行为上証明是个眞眞的童貞女，她的右臂上刺出来一滿盆的血液，塗抹在女主人的全身，方能把她的病完全治愈，恢复健康；为了这事，才立下了这样一个风俗。”薄希华的妹妹听后說道：“善良的騎士啊，这样說来，如果沒有人願意为她刺血，那么这位女主一定要死了。”高朗翰說道：“如若你流出这么多的血液，那么你也会死掉啦。”因而她答道：“这太好啦，我若是因为救了她而死，那么我的灵魂将得到頌揚，也大大地为人所尊敬，我的种族也会受到外人的推崇；还有一点，損失我一个人，总比損失我們两个为好。所以不必再去打仗，明天早上我就依照你們的規程办吧。”这时，全堡的人，因为听到了这个消息，明天可以避免一場死战，无不欢欣鼓舞，額手称庆；这位小姐呢，她不管别人答应与否，她自己的意志已坚定了。

当夜，这三个同伴自覺神經輕松愉快，到了第二天早晨，他們望过了弥撒，薄希华的妹妹便吩咐堡中的人們，将臥病的女主抬

出来。她就这样出来了，不过她对这事覚得于心不安。她說道："誰来施血給我呢？"随后有一个人走出，替她放血，鮮血涌出很多，盛滿了一盆。看她举起一只手来，对她自己画了一个十字；还对那堡內的女主人說道："夫人啊，为了想使你恢复健康，我快要死了，請看在上帝的面上，求您替我祈祷。"她說完这話，遂即昏迷不醒。高朗翰同他两个伙伴走来，把她抱起，为她止血，但是她的血流出太多，不能再活了。等到她苏醒的时候，又說道："亲爱的哥哥薄希华啊，我为了救活这位貴妇而死的，請您不要把我葬在这个国度里，我死之后，求您带我回到下一个海口的地方，放在船上，随船飘流，听从自然的驅使好了；及至你們三个到了一处名叫沙拉斯的城里，你們将在那里追寻到圣杯；那里有一座高塔，你們在那塔脚上可以遇見我，請您就在塔边找个屬灵的地方，把我葬下；我的話够多了，还要告訴你們，高朗翰将来死了，要葬在那个地方，就是您自己，也要在那里埋葬的。"

薄希华明白了那一番話之后，就一面哭泣，一面答应下来。这时忽有一个声音說道："爵爷們和同伴們，明天早晨六点鐘，你們三个都要分手了，要随着冒险的历程，送到一个残废君王的地方。"接着那女主人就替她作了死前礼拜，等到礼拜完毕，那灵魂就离开她的身体了。就在当天，那个久病的女主被血液抹膏之后，她的病立时痊愈。薄希华騎士把他妹妹这番舍身救人所遭遇的一切奇迹，統統記載下来，并把記录置在死者的右手中，又放进一艘用黑綢遮盖的船上；趁着一陣海风，从岸边飄然而去，所有騎士都在岸边送別，不多时，这船的踪影都已看不見了。后来他們才返回城堡，忽然間又起来了一陣狂风暴雨，閃光灼爍，雷电交加，好象整个地球快要破裂一般。这时，半个城堡都傾倒了。到了晚祷时辰，那場暴风雨方才停止。

他們看見前面站着一个武装騎士，身体与头部受了重伤，他說道："上帝啊，我真需要您的帮助，請来救我吧。"跟在那騎士后面，又来一个騎士和一个侏儒，在离开很远的地方，向他們喊道："停下来，不讓你們逃走。"那个受伤的騎士立时把手向天举起，恳求上帝不要讓他在这种艰苦的情况下死掉。高朗翰說道："因为他赤誠的求主，所以我去帮助他。"卜尔斯就說："騎士啊，讓我去吧，您不必去了，他是一个人，我足够抵挡他的。"高朗翰說道："好呀，您就快去吧。"于是卜尔斯騎士，就与他們告別，騎馬奔去，前往营救那个受伤的騎士。現在且讓我們轉回来叙述其余两个騎士。

## 第十二回

高朗翰与薄希华怎样在寨上发現許多坟墓，
墓內葬的童貞少女們，都是为
那个貴妇流血而死的。

根据故事所說的，高朗翰和薄希华两人通夜留在教堂里祈祷，恳求上帝救护卜尔斯。到了第二天早上，他們武装妥当，走进堡內，去观看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們达到那里，見到男男女女都遭到了上帝的处罰，沒有一个不死掉的。同时，他們听到一个声音說道："那都是为着流血而死的許多童貞女而复仇的。"他們又在教堂后面的一片墓地上，找出六十个精工建筑的坟墓，一切整齐安全，好象沒遭到暴风雨的摧残；那些童貞女都是为了这个生病的女主人流血而牺牲的。她們每一个人的名字，以及身世

血統，都写得清清楚楚，她們全是王族的后裔，其中有十二人是君王的公主。他們离开那里以后，又走入树林之中。薄希华向高朗翰說道："此刻我們必須分手，但悬求主的恩典，使得我們不久即可再見；"他們彼此脫去头盔，一面接吻，一面哭泣着分别了。

## 第十三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走进一艘船上，在那里陈放着薄希华的妹妹的尸体，以及他怎样遇到了他的兒子高朗翰騎士。

現在按照历史的記載，据說当郎世乐騎士到了茂台斯河的岸上，正象以前所提及的，他已陷到了危险的境地，便躺下熟睡了，不論上帝領他到什么惊险的地方，都乐于服从的。可是当他熟睡的时候，忽有一个异象对他說道："郎世乐騎士啊，您起来，拿上您的鎧甲，走进您可以找得的第一条船里。"当他听到那几句話之后，他立时起来，轉身向四周看看，到处都是一片清晰开朗的气象。他便举起双手，为自己划了一个十字，然后拿起武器，作好准备，恰巧当他走到河边的时候，正遇見一条船，它既沒有帆，也沒有桨。他一进了那艘船里，登时有一种香甜气息，沁人心腑，使人生一切欲望，都一时满足，这是从未有过的。他說道："亲爱的主耶穌基督啊，我眞不知道为什么这样愉快，这眞是我平生从沒享受过的快乐呀。"在那种快活的情緒下，他躺在甲板上呼呼入睡，一覚醒来，已是天明。他醒来之后，发現船里放了一张精美的床鋪，上边放着一个貴妇的尸体，这就是薄希华的妹

妹。郎世乐对她打量一番，看見她的右手里握了一张紙条，經他閱讀之后，那么讀者們在前面所听过的事情，比如关于她冒险的一切行径，以及她的身世血統，他这时都完全明白了。郎世乐曾經同那个少女在一条船里过了一个多月的共同生活。假若您要問这些日子他怎样生活的？那就是当他每天在祈祷的时候，有圣灵的恩賜，支持他，正如以色列人在荒野里，上帝用瑪哪[①]喂他們一样。

有一个晚上，他对那船已发生厌倦，就在河边游玩。他听到有人騎馬走来，当他走近的时候，看他好象是一个騎士。他放那人走过之后，只見那人騎行到船边下馬，拿了馬鞍和馬勒，放去那馬，进到船里。郎世乐随冲上去，对他說道："我欢迎您。"只听他回了話，跟着又施过礼，并且請教郎世乐說："請問您的大名，我的心已非常傾慕着您了。"郎世乐說道："眞好，我名叫湖上的郎世乐。"那人又說："騎士先生，您是我这世界上生命的开始，所以我欢迎您。"[②]郎世乐忙問說："啊，你是高朗翰嗎？"他答道："是的，不錯。"話才脫口，馬上跪下，恳求为他祝福，同时又脫下头盔，同他接吻。当下他們两个之間眞有用言語所不能形容的快乐；总之，这两个人所說的亲爱話語，共享了天倫之乐，在此是不必向看書人再多嚕嗦的了。他們父子两个各把离开朝廷以来所經历的险迹叙述一番，全都是一些惊人动魄的事情。

一会兒，高朗翰看到床上的死者，他很熟悉她的，就把她的伟大人格，她在世界上童貞的卓越地位，都告訴了他的父亲，可惜她是死了。当郎世乐听到一口奥妙宝剑的来历，以及由什么人

---

① 見《旧約》《出埃及記》第16章第31节："这食物以色列家叫瑪哪(manna)，样子象芫荽子，顏色是白的，滋味如同搀蜜的薄餅。"

② 意即"我是你所生的。"

經手制造的，还有从前所講过的关于它的奇聞，然后一面看，一面对剑的把、柄和鞘接吻。郎世乐道："我从不知道有这样高貴奇迹发生，又是这么动人的。"此后，郎世乐与高朗翰在船里住了半年，日日夜夜尽力侍奉上帝；經常走到一些渺无人迹而为野兽所占据的荒島上，遭到无数次神出鬼沒、出死入生的险迹，如今一一都結束了；但那些关于野兽牲畜的冒险，完全与寻求圣杯无涉，所以本書里一槪从略，不加叙述，免得冗长瑣屑，多劳讀者。

## 第十四回

一个騎士怎样带給高朗翰一匹馬，幷吩咐他
离开他的父亲郎世乐。

后来在星期一那天，他們走到松林边上一座十字架的前面，忽然看見一个披挂着白色鎧甲的騎士，他的坐騎，配备堂皇，右手里还牵着一匹白馬，当他走到船边的时候，为着上帝的緣故，便对那两位騎士施礼，同时說道："高朗翰啊，您随着令尊住得很久了，請您走出，再騎馬去进行追求圣杯的冒险工作去吧。"他听罢这話，便走到父亲身边；同他接了一个甜蜜的吻，說道："亲爱的爸爸，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够看到耶穌基督的宝躯，也不知道后来还能再看見您嗎。"郎世乐說："我希望你代替我向天上的父祈求，恳求他讓我永久地侍奉他。"随后他跃上了坐騎，两人忽听得一个声音說道："要准备好啊，在可怕的判罪日以前，你們彼此都不会再見面了。"郎世乐說道："高朗翰，我的兒子，我們旣将分别了，而且不能再見了，我求天上的父保护我們两人。"

高朗翰說道："爸爸，从来沒有別人的祈祷，能够比您的祈祷更有效力的。"他們說完这話，高朗翰就进了树林里去了。

一陣狂风吹起，把郎世乐的船刮得在大海里飘浮了一个多月；那时候他睡得很少，經常祈祷上帝，希望得到关于圣杯的一些消息。在一个深夜，約莫半夜时光，他到达一座堡寨的背后，看到一切的建筑都很雄伟壮丽，后門直对着海面，門外沒設警卫，祇留下两只獅子在門前；那时月明如昼，可数毫发。不多时，郎世乐听到一个声音說道："郎世乐啊，快从船里出来，您进到这座堡里，那么您所希望的东西，大部分都会看見啦。"这时，他急忙走到放置武器的地方，披挂齐全，奔到堡的后門，看見了两只獅子，他立时伸手拔出宝剑来。不料有一个侏儒奔来，对准他的臂上暴力打了一击，把他手里宝剑打了下来。他听到一个声音："哎，沒有信仰和缺乏信心的人啊，你为什么会信任自己的鎧甲比信任世界創造者更坚强呢？你既已决定去侍奉創造者，那么你为什么不相信他的权力，反而更重視自己的鎧甲呢？"郎世乐說道："亲爱的主耶穌基督啊，我感謝您的大恩典，您指出我的錯誤，并且責备我荒唐，現在我明白了，您是把我当作您的僕人看待的。"他这时把剑拾起，納入鞘內；在額上画了一个十字，走到獅子的跟前，那獅子张牙舞爪，象似要伤害他的样子。他从獅子面前走过，一点也沒受到它們的伤害；随后他进到堡內主垒的上面，看到守卫人員全在休息。郎世乐带着全部武装走进，发現所有大棚小門全都洞开。最后他寻到一个紧閉的房間，伸手推門，沒法推开。

# 第十五回

郎世乐怎样正在一間房門的外边，这时房內
却收藏着一只圣杯。

郎世乐用力去打开那扇門。他听見一个甜蜜的唱声，好象世間上从不曾听过的；他認为那声音这样說道：“喜乐和尊敬都归于天上的父。”郎世乐听了这話，便对門跪下，他这时确已知道房里面正放着一只圣杯。郎世乐又說：“亲爱的父，基督耶稣啊，若是我的行为能使您喜悦，求您怜恤我过去所犯的罪过，恳求您把我所追求的圣杯显給我看。”立时，他看見那門开了，很清楚的看到那个房間里发出光亮，好象举世的火炬都集中在这里一样。

他走到門口，想要进去。忽然有一个声音对他說道：“郎世乐呀，您逃吧，不要进去，您不应該这样做的，假若您要进去，你一定要懊悔的。”他听了之后，就很煩悶地退回去了。他向这房的当中张望一下，看見了一张銀桌，上面放着圣杯，用紅緞遮着，四周天使围着，有一个天使捧着一支燃灼的烛炬，另外一个拿着十字架，还有捧着其他祭台上的装飾的。在圣杯的前面，他看見一位穿祭司礼服的善人。照形式看来，他正在举行圣餐。在郎世乐的心目中，好象祭司的手頂上，有了三个人，两旁的人把一个最幼的形象，放在祭司手里，指給大家观看。郎世乐十分詫异，他看見那人把象举得那样高，象似快要跌到地下。他又看見祭司身边并沒有別人来帮忙，便大步跑到門旁，婉言說道：“亲爱的主

基督耶穌，这位善人急需别人的帮助，我此刻願意尽力協助他，求您允許，不要归罪于我啊！”

他馬上走进房間，到了銀桌边上，这时候，他感到象一陣烈火似的气息噴在他的脸上，象要把脸皮烧焦一样；他不自覺地昏倒地上，沒有力气再站立起来；他已失掉了全身的气力，連視覺与听覺也不灵敏了。他又感到身体周围伸来許多只手，把他抬出房外，放他在那里，一切都是模糊的感覺，但在旁人看来，好象他已經死了。

第二天早晨，天气晴朗，本堡人民醒轉之后，发現郎世乐躺在房門外面。大家都詫异为什么他会来到这里呢？再对他看看，把一把他的脉搏，要断定他是不是还活着；随后他們发現他仍有活气，不过四肢沒法动弹，当然也站不起来了。他們搬头抬脚，将他放在房內的床上，讓他隔离人群，睡了四天，这个人說他还是活的，另一个人說他不会活了。这时，有一位老者說道：“奉上帝的名，讓我眞誠地对你們說吧，这个人并不曾死，他还是象你們中間最有力气的人一样的很有活力呢，所以我劝諸位要好好照顧他，等到上帝来把他恢复过来。”

## 第十六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好象死人一样的睡了二十四昼夜，
以及其他种种的事变。

他們这样侍奉郎世乐騎士二十四个日夜，等到第二十五天的中午，才看見他张开眼睛。当他看到别人走到他面前的时候，显出

了很顢顸的神色，并且說道："你們諸位为什么叫醒我呢？其实我昏死过去比現在愁悶活着更舒服多啦。基督耶穌啊！誰有啱大的福气、能公开的看見您那奇妙和伟大的奥秘！我想世上沒有一个罪人能够达到这种境地的。"他周圍的人問他說："您到底看到些什么呢？"他答道："他所看到的許多奥妙神秘，眞超出了言語所能形容之外；假若我的兒子住在此地，我一定还能看得更多啦。"

他們告訴他說，他已經睡了二十四个整天整夜。他想，这是一个刑罰，因为他做了二十四年的罪人，所以主耶穌要他忏悔二十四日夜。郎世乐寻他藏在身上的头发，就是他已經带在身上經过几乎一年了，他非常懊悔，因为他沒有遵守从前对一个修士所立的誓言。他們又問他的身体如何。他說道："感謝我的主，我的身体已經完全恢复了；諸位先生們，請你們为了上帝的緣故，告訴我此刻我究竟在什么地方好么？"他們告訴他，說他在卡邦耐克堡里。

就在这时，有一个貴妇进来，給他一件細麻布衬衫；他并不先穿衣服，却先把那头发拿回去。他們說："騎士啊，关于您要追求的圣杯，在你的內心已成功了，您不会再看見圣杯的事情啦。"郎世乐說道："我感謝上帝給我的大恩典，使得我已經看見它，我很滿足了，我想世上沒有其他的人会生活得比我更美好，更成功了。"他說完了这話，方拿起头发，把衣服穿在身上，又穿上那件麻布衬衫，最后套上一件鮮艳紅色的外袍。他这样穿好之后，大家才很詫异地发覺他就是高貴騎士郎世乐。他們都說道："啊，您就是郎世乐騎士嗎？"他答道："不錯，我确实是他。"

这消息传給了伯萊斯王，告訴他以前那个象死人一样、在这里睡二十四个晝夜的，原来就是郎世乐騎士。伯萊斯王听后非常

快乐，立时亲自走来看他。当郎世乐看他走来，連忙躬身施礼致敬，君王感到高兴万分。君王告訴他，說他自己的女兒已經死了。郎世乐听了无限伤感，便說："陛下，听到令嫒謝世，我很懊丧，令嫒年輕活泼，美丽可人，如今竟死了。我知道她生的一个兒子，在世界上，除上帝之外，他算是最优秀的騎士啦。"伯萊斯王留他住了四天，在第五天的早上，他拜辞了伯萊斯王和他的部下，还感謝了他們的招待。

当宾主正在大厅上宴会的时候，那圣杯忽然显示神迹，立刻之間，凡是为我們料想到的山珍海味，葷鮮肉类，完全出現在餐台之上。他們坐在那里，看見門窗霎时关閉，但并不是人手所关的，使得大家都手足无措地惊异起来。

这时忽然来了一个騎士，走到正門前面，敲門喊道："开門呀！"可是他們都不肯去开。他繼續喊着开門，但是他們仍然拒絕。到最后，因为君王覺得吵扰过甚，便亲自走到附近窗口，問那个喊叫的騎士說道："騎士先生，此刻正当圣杯出显的时候，你不必进来；你可以到另外一間屋里，因为你已經离开了主的职务，侍奉恶魔去了，你确实不是一个追求圣杯的騎士啦！"那人听过，十分忿怒。这君王又說道："騎士先生，你旣然热烈地要求进来，那么請你告訴我，你是从哪一个国度来的呢？"他答道："陛下，我是从罗格利斯国度来的，小的名叫馬利斯的爱克托騎士，乃是郎世乐騎士的胞弟。"君王說道："奉上帝的名，我刚才所說的失礼了，抱歉得很，現在郎世乐騎士就在此地。"当爱克托騎士听到了世界上这位最可敬畏的哥哥就在里面，他立时說道："上帝啊，我眞加倍地愁悶和慚愧啦。那位住在山上的善人向我和卡文英所解释的梦，如今看来，完全应驗了。"他霎时騎馬走出朝廷，很快地离开这座堡了。

# 第十七回

郎世乐怎样回到罗格里斯，以及关于他在途
中所遇見的一切奇迹。

伯莱斯王回到郎世乐那里，把他弟弟的消息告訴他听，使得他十分忧愁，不知怎样是好。郎世乐便拿着武器，离开他們，并說他要回到罗格里斯去看看，为的是在过去的十二个月当中，他不曾去过一趟。他辞别了伯莱斯王，經过了好多国度。到最后他抵达了一个白色寺院，当时受到寺內人們的热誠款待；次日早起，他先参加了弥撒。在祭台面前，他发見了一个新坟墓，砌得华丽无比，又看見碑上有金字写道：“果尔国巴吉馬伽斯王之墓，巴王为亚瑟王外甥卡文英騎士所杀。”他看过之后，因为他向来十分敬慕死者，所以內心頓时忧痛如焚，倘使凶手是卡文英，那么他一定不放他活命的。他曾对他自己說过：“上帝啊，失掉这样一个人物，乃是亚瑟王的大損失。”他說罢告辞而去，随后走到一座寺院，那里也有一片墓地，以前高朗翰曾在此地参与过一番冒险的斗爭，因而获得了一面綉着紅十字的白色盾牌，当夜他受到全寺人員热烈欢迎，不在話下。

第二天早上，他回到加美乐城，拜見了亚瑟王和王后。这时在圓桌社騎士当中，被杀和被消灭的已超过半数之上。卡文英、爱克托和梁納耳三个騎士已經返回，其余的人不必再多說了。郎世乐騎士返回本国，全朝上下，咸表欢迎，国王曾經問他許多話，大概都是关于高朗翰的消息。郎世乐便把从离开朝廷以来，任俠行

义的冒险工作，都作了报告。他也把高朗翰、薄希华和卜尔斯三个人的冒险情况报告一番；这些消息乃是郎世乐从高朗翰的談話中听来的，或是从一位死亡的少女手里所拿的紙条上看見的。国王听后說道："願上帝把这三个人都招回此地来吧。"郎世乐道："这是永远不可能的，其中只有一个人可以回来，其余两个人您永远不会再見了。"这事暫按不表，再說高朗翰的故事。

## 第十八回

高朗翰怎样到了莫尔答英斯王的地方，
以及关于其他冒险的故事。

現在根据流传的故事，我們知道高朗翰騎馬行了几日几夜的路程，不曾遇見一点新穎的事物。最后他到了莫尔答英斯王的一座寺院里；当初，他并不知道这是他的寺院，及至他发覺以后，很想多逗留一些时候，以便拜見。第二天早上，望了弥撒之后，高朗翰便拜謁莫尔答英斯王，原来这君王久已失明，睡在床上，此刻忽然能够看見了。他招呼来宾，并且說道："我主耶穌基督的僕人高朗翰啊，我等候您好久了。現在請您拥抱我一下，讓我靠在您的胸前，伏在您的两臂中間：因为您的童貞，正同百合花一般的洁白无瑕；您的热誠，又象玫瑰花一样的艳紅如火。还因为圣灵的火焰，在您的內心里面，所以我那老死的肉体，会因您而返老还童。"当高朗翰听完了他的这一番話以后，便拥抱着他的全身。这位君王說道："亲爱的主耶穌基督，現在我已达到了我的願望啦。現在我恳求您在这种境况下，来探望我一趟。"不多时，主就

答应了他的祷告，于是他的灵魂就离开他的躯壳而去了。

高朗翰这时遵照国王的礼节，把他殯葬，然后离开了此地，来到一片深密的老林里。在那里他发現了一溪泉水，其中波浪滔天，有如沸腾，以前曾向讀者提过这处地方。这时高朗翰伸手放到泉面，立刻止住了沸腾，热气也消失了。水的沸腾，在当时通常用做淫蕩的記号。但是那热气是抵不住这純洁的童貞，这件事情，本国的人都看做一种奇談。从此以后，大家都称这泉叫"高朗翰泉"。

高朗翰后来恰巧到了果尔国度里，又走进了以前郎世乐騎士所住过的一所寺院，发見了巴吉馬伽斯王的坟墓；因为他是这寺院的創办人，也就是約瑟·亚利馬太的兒子，还有西面的坟墓，郎世乐騎士也不曾寻得出。他看到寺院下面园地上一座坟墓，被火燃烧，很是奇怪。他便問寺院內的人，那是什么东西。他們答道："騎士先生，这是一个希奇的事件，只有圓桌社集团里的人，才能受到比任何同伴更多的恩典，否則便沒有人能够結束这桩奇迹。"高朗翰說道："我希望你們領我到那里去。"他們答說："我很高兴这样去做的。"他們便带領他向一个山洞地方去了。他跨着阶石，逐步向前，走进了墓地。于是燃烧了好多日夜的火焰漸漸变弱，終于熄灭了。有一个声音忽然說道："您应当很感激我們的主，因为您有这样的好时辰，使得那些灵魂离脫了人間的痛苦，而去享受天堂里的快乐。我是您的亲屬，我已經在这个火焰里过了三百五十四年，要我去洗淸以前得罪了約瑟·亚利馬太的罪孽。"高朗翰就抱着那个尸体，走到寺院里去。当天晚上，高朗翰在寺院里过夜。翌晨，高朗翰为他做了礼拜，又把他葬在祭台的前面。

# 第十九回

薄希华騎士与卜尔斯騎士怎样遇到高朗翰騎士，又他們怎样走到卡邦耐克堡寨，以及其他事迹。

高朗翰告辞了寺院人等，自行去了；他馳行五天，才到达那位残废君王那里。薄希华在高朗翰后面追赶了五天，到处探問高朗翰的消息；有一个人把罗格里斯国度的已經成功的奇迹告訴他听。有一天，他們走进一大片树林的横路上，遇見卜尔斯騎士独自騎馬前行，至于他們三人相遇时的快乐情形，在这里用不着多描写了；卜尔斯見了他們，首先施礼，他們各把自己的遭遇，以及怎样受外人的尊敬，彼此叙述了一遍。卜尔斯說道："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間里，至少有十次以上，我睡在沒有人烟的荒野树林和山上，在那里只有上帝永远給我的安慰。"

他們騎馬走了好久，最后达到卡邦耐克堡。进到堡里，伯萊斯王非常欢喜，因为他們已經知道，此番他們返回堡里，那追求圣杯的事就已經完成了。伯萊斯王的兒子爱里·亚沙尔拿出一把断剑，这乃是从前刺在約瑟股上所折断的。卜尔斯将这剑拿在手里，打算把断的地方接合起来，但終于沒法接上。他又拿到薄希华的面前，他也同卜尔斯一样，也沒有法子。薄希华对高朗翰說道："倘使一个有肉体的人而能把这剑接起，那么这个人只有您可以担当啦。"他随后把剑的碎块放在一处，便看見它馬上接合，恍如新鑄成的一般。当他們看到那接剑的奇迹完成之后，他們便把剑送給卜尔斯，因为他是一个高貴的好騎士，他最适合佩带

这把剑了。

刚才的那把剑，十分奇特，充滿热力，甚至吓倒了許多人。有一个声音在他們中間說道："凡是不应坐在基督耶穌桌上的人都要起来，現在每个騎士要进圣餐。"然后各人应声起立而去，惟有伯萊斯王的太子爱里·亚沙尔，以及他的侄女三个人留在那里不动，前两个是圣哲；留在室里的一共有高朗翰和他的伙伴三人，还有伯萊斯王他們三个，此外并沒有别人。不多时，他們看見有几个騎士带着武器，走到大厅門前，在那里卸下了头盔和武器，然后再上前向高朗翰說道："騎士，我們急忙来到这里，希望陪您同进圣餐。"他說道："我很欢迎，請問你們是从哪里来的。"那三人說，他們是从高卢地方来的；其他三人說是从爱尔兰来的；再有三个人說是从丹麦来的。他們坐下的时候，忽有四个貴妇指着一张用树木做成的床，上面睡了一个病的善人，头上带着金冠，她們把这人抬到大厅的中間放下，然后又走去了。他抬头說道："高朗翰騎士啊，我真欢迎您，我已經盼望您好久了，我在身心极度苦痛中，受了这么长久的痛苦。現在我托付上帝，时候已到，我的痛苦就要停止，我也就要离开世界，这是主久已允許我的呢。"那时忽有一个声音說道："你們中間有两个人并不是追求圣杯的，所以你們一定要走开。"

## 第二十回

高朗翰和伙伴們怎样領受圣杯的飲食，我們的主又怎样显現的；以及其他的种种事迹。

伯萊斯王和他的兒子离开大厅了。同时，他們好象看見了一个

人走来，他穿着主教衣服，手中拿了一个十字架，随着的有四个天使，都从天上降下；那四个天使把主教抬在一个椅子上，放在一张銀台的前面，那只圣杯就放在銀台之上；在他的額上写着这几个字：“你們可以看見这乃是基督教国第一个主教，名叫約瑟的，他在沙拉斯城一个屬灵的地方，受过我們主的救济。”那些騎士們十分惊奇，因为这位主教已經死了三百多年了。他說道：“喔，騎士們，不要希奇呀，因为我在从前曾做过尘世的人呢。”后来他們听到大厅的門都洞开了，随时又看見了許多天使，其中有两位举起点燃的蜡烛，第三位拿了一条手巾，第四个拿了一支长矛，矛上有血在流，令人惊异：这时从矛上流下三滴血，落到一只盒子里，那只盒子就捏在他的另一只手上。他們先把蜡烛放在枱上，第三位把手巾盖在圣杯上面，第四位将圣矛笔直插在圣杯之中。那位主教好象在望弥撒的时候分散圣餐的样子。他拿了一块象面包的圣餅。他一拿起这餅，忽然显示了一个象孩子那样的象貌，面色赤紅，明亮如火，猛然跳到圣餅当中；在他們看来，这圣餅好象肉身做成的；他把这圣餅放进了圣杯，正如祭司在弥撒时所作的职务一般。随后，他走到高朗翰身边，与他接吻；并且吩咐他照样与他的同伴們接吻，高朗翰依照着他的意思做了。他說道：“你們各位基督耶穌的僕人，現在要在圣台前面領受香甜的肉类，那是其他的騎士們所享受不到的。”他說完这話，便化得影踪不見了。于是他們立时都坐在祭台前面誠心虔意地一直做着祈祷。

他們看見有一个人从圣杯里走出来，依照他身上所有的現象看来，他正是受难的耶穌基督，看他的鮮血从伤口里涌出，并且說道：“我的僕人們，我的騎士們，我眞实的孩子們，你們已从肉体变成灵体的生命，我就不再对你們隐避了；以前我所藏匿的一

部分，現在都显給你們看看，而且你們可以領受渴待已久的圣餐。”他随即拿起圣杯，給高朗翰吃；高朗翰跪下接受了救主，随后其他各人輪流領受，他們認为滋味的香甜，几乎是用言語所形容不出的。他对高朗翰說：“兒子，你能知道我两只手里拖的是什么东西么？”高朗翰說：“您不告訴我，怎能知道呢？”他便說道：“那就是我在圣星期的礼拜四羔羊吃肉时所用的圣盘。現在你們最所盼望的东西已看到了，不过你还沒有完全看清楚；你們可以到沙拉斯一个屬灵的地方去看清楚的。所以你們必須带着这只圣杯，走到那处地方，从今天晚上起，这圣杯将永远离开了罗格利斯；在这里你們以后便不会再看見它了。你們可知道这是什么緣故嗎？因为在这个国度里，他們的生活腐化，沒有人严肃地尊敬圣杯和侍奉圣杯，所以把从前畀予它的尊敬，向它索回。因此，你們三个人明天到海边去，在那里有一只船候着，随身携带着奇异腰带和剑；此外，可通知薄希华和卜尔斯两个騎士偕行，再也不要带領其他的人了。你要使用这矛上的血去抹膏残废国王的腿和全身，他便能恢复健康。”高朗翰說道：“主啊，为什么其他的同伴不能陪我們同行呢？”他回答說：“为了这个緣故：正如我所派遣使徒們往各处传道一样，所以我才这样分派你們；你們两个人将要为我服务到死；一个人要回来通报信息。”他为他們祝福之后，他就失去了形迹而不知去向了。

# 第二十一回

高朗翰怎样将矛上的血来抹膏残废的王，
以及其他种种冒险事迹。

高朗翰走到祭台上面的长矛近旁，伸出手指，去沾矛上滴下来的血液，预备为残废国王塗腿。他便穿着衣服，从床上起来，完全同健康的人一样；他感謝主耶穌基督恢复了他的健康。但他并不是想到世上去，不多时他到了一群白僧中間謀得个宗教位置，成为一个完全圣洁的人。当晚的半夜里，有一个声音对他們說道："我的兒子們，以及并非我主要的兒子，我的朋友，并非我的战士，請你們依照着我的吩咐，一直走到你們所最希望要达到的地方去感謝您这位主啊，請照顧您的罪人吧，懇求您賜給我們大恩典。現在可以証明，我們还沒失去我們侍奉您的劳力。"頃刻之間，他們急忙拿起馬具走开了。不过从高卢来的三个騎士，其中一个叫柯路丁，乃是克劳管斯王的太子，另外两个，身分也很高貴。这时，高朗翰要求他們三人，倘使到了亚瑟王的朝廷上，就煩劳他們問候他的父亲郎世乐，以及圓桌社的全体同道，若是到了离开朝廷不远的地方，懇求他們也不要忘了向他們問安。

高朗翰带了薄希华和卜尔斯一共三人，离开此处，馳行了三日，才达到一条河岸上；他們在那里又发現了一只船，这乃是以前所談过的。当他們到了船上，即发見在船的中央有一只銀台，就是他們留在残废王那里的；同时，那只圣杯是用了紅綢遮盖着，他們自然都很乐意，在他們之間有这件好东西；他們走进船

里，对圣杯作了最恭敬祈祷；高朗翰祷告好久，恳求主讓他离脫这个世界。他祈祷得很恳切，直至他听得有个声音对他說話，那声音說："高朗翰啊，你要达到目的了；你恳求解脫肉体，那么你一定能够得到灵魂的生命啦。"薄希华在旁听到了那番話，就根据他們两人間的密切友誼，請求他說出为什么要这样去恳求的。高朗翰答道："我可以告訴你前天当我看見圣杯的一部分奇迹的时候，我內心里的快愉，是所有尘世的人所享受不到的。因此，我知道，当我的肉体死后，我的灵魂将享受极大的快乐，每天会看見幸福的三位一体，以及我主耶穌基督的尊严。"

他們在船里等待了許久，便对高朗翰說道："依照《圣經》的記載，您应該睡在那张床上。"他便上床睡了好久，及至醒来，他又看見沙拉斯城出現在他的面前。当他們正要上岸的时候，望見了薄希华把他妹妹放在靠里面的那只船上。薄希华說道："奉上帝的名，我的妹妹对我們是守約的。"他們从船里取出銀台，薄希华同卜尔斯走在前面，高朗翰随行在后。他們进了城，在城門外边遇到一个傴僂的老人，高朗翰呼喚他走来，請他帮助来搬运这件笨重的东西。那老人說道："我撑着拐杖走路已十年了，請原諒我吧。"高朗翰說道："您不要介意，只要您站立起来，就能够显出您的善意啦。"等到他慢慢站起的时候，覺得他自己已經完全恢复了。他就走到銀台前面，帮助高朗翰各抬一端。不多时，城內的人听到了一个奇妙的騎士走进城里，医好一位跛脚老人；这件事哄动了全城。

后来那三个騎士走到河边，将薄希华的妹妹搬进宮里，按照公主的礼节，举行葬仪。这时城內的君王爱斯陶倫士看見了，問起他們的来历，以及那只銀台上所放的是什么东西。他們告訴他，說明了圣杯的眞理，以及上帝在它里面所放的大能。那个君王

秉性残忍，乃是异教徒的后裔，他下令把他們捉来，关在一个深深的洞內。

## 第二十二回

### 他們在监獄里怎样領受圣杯，以及高朗翰怎样被选为王。

他們关进牢里以后，我們的主随即差人将圣杯送到监內，靠了圣杯的恩典，他們所需要的东西，因而不曾缺少一件。在一年之后，爱斯陶倫士王病了，覚得自己在世不久了。他派人邀請那三位騎士，这三人到了他的面前，他恳求他們对他的行为以及开罪于他們的事情，予以怜恤饒赦，他們都很寬大的赦免了他，随后他立时死去。当君王死后，全城的人誠惶誠恐，不知道誰要来做他們的君王。当他們正在磋商的时候，忽有一个声音在他們中間吩咐說道："您們从这三个騎士里，挑选一位最年輕的做王吧，因为他能保护你們与你們所有的一切財宝。"从此，全城的人都贊成高朗翰做君王，并願杀死全部反对他的人。当高朗翰来到这城里执政的时候，他做了一只嵌滿宝石的金盒子，罩在銀祭台的圣杯上面。每天黎明时辰，那三个騎士先到它的前面做祷告。

一年过了，就在高朗翰就位的周年紀念日上，他偕同两位伙伴早晨起身，来到王宮，看見圣杯前面，有一个象主教的人跪在它的面前，四周繞着一群天使，好象耶穌基督显现的一样；他就开始起立，对馬利亚作弥撒。当他在圣餐完毕之后，他就对高朗翰說："基督耶穌的僕人，你来，你就会看到你急切所要看見的东西。"

当他已死的肉体看到屬灵的东西，他战栗不止。他向天举起了双手，同时説道："主啊，我感謝您，現在我已經明白那几多年来，我所盼望的东西了。現在我的主啊，假若您喜欢的話，我不願再活下去啦。"那善人就用两手捧起主的象交給高朗翰，高朗翰愉快万分，而且謙卑地接受了。那善人又說："你知道我是誰嗎？"高朗翰答道："我不知道。"他說道："我就是亚瑟·亚利馬太，我們的主曾經差遣我来到这里，随您做伴的；您要知道，他为什么不差遣别人而要选派我的嗎？这是因为您有两件事，同我相象，第一件是您看到圣杯的奥妙事迹；还有一件，就是您生活洁淨，迄今仍然是一个童貞的肉体，这同我在过去和現在都一样的。"

当他説完了这一番話，高朗翰就去与薄希华接吻辞别，又到卜尔斯那里，与他接吻告别，同时还説："亲爱的爵爷啊，您将来会到家父郎世乐騎士的时候，請代为問安；并且請您告訴他，要記得这世界是不稳定的。"他説完这話，便跪在祭台边上做祷告，他的灵魂便被一群天使迎接到天上耶稣基督那里去了。那两个同伴都看得很清楚。还有那两个同伴也看見由天上降下来的一只手，不过看不見它的身体罢了。那一只手忽然伸到圣台上，将圣杯連同杯里的长矛拖到天上。从此以后，沒有一个人敢于大胆説他重見过圣杯了。

## 第二十三回

高朗翰之死，怎样使薄希华与卜尔斯忧愁，以及关于薄希华之死，此外，还有其他种种事变。

当薄希华与卜尔斯看到高朗翰已死，他們两人悲伤万分，这是他

在往日从未有过的。假若他們不是天性虔誠的人，必至完全失望了。全国人民以及全城百姓，都对他表示了无限的哀悼。他們埋葬高朗翰之后，薄希华换上宗教服飾，走进城外的精舍，从事修士的生活。卜尔斯跟随薄希华同居。但他仍穿着俗服，这是因为他还想回到罗格里斯国度去。他們这样同住了一年又两个月，薄希华一直严肃地过着圣洁的生活，后来弃世死去。卜尔斯把薄希华也葬在他妹妹和高朗翰长眠的灵地上面。

卜尔斯感到自己飘泊在巴比倫地方，远离祖国，便武装妥当，离开了沙拉斯城，走到海滨，乘船启泊，很幸运地到达了罗格里斯国；及至登岸，再换馬飞馳，到了加美乐城，亚瑟王适巧住在城里。全朝的人，听他返回，都欢欣鼓舞，誠烈迎迓；因为他离开本国时間很久，他們都認为他已經死了。当他們宴会結束之后，国王即指定大史官覲見，命令他将各位騎士所遭遇的惊奇事迹，原原本本地記录下来，以垂永久。当时卜尔斯还講述他和他的三个伙伴寻觅圣杯的經过，以及他們伙伴們遇到圣杯的情形，这三人就是郎世乐、薄希华和高朗翰；此外郎世乐本人也講述了他亲眼目睹的圣杯，关于这一点，也請史官記載。然后著成一本大書，放在索尔滋巴立的書橱。一会兒，卜尔斯騎士对郎世乐說：“令郎高朗翰要我向你請安，并且向亚瑟王以及全朝人士問好。薄希华騎士也同样托我致候，他們两位都是我亲手葬在沙拉斯城的。还有一点，郎世乐騎士啊，高朗翰恳求您要牢記着这世界是不隐定的，你們两人同住了半年，您应許他要記牢的。”郎世乐騎士說：“这是眞的，現在我把一切付托上帝，他的祈祷一定对我有效力的。”

郎世乐拥抱着卜尔斯騎士說道：“温良的表弟啊，我非常欢迎您，倘使我可以为您个人以及您的亲属去服务，我那个可怜的身

体，当灵魂在里面的时候，我一定准备好为您随时服务；这一点，我一定忠心守約，永不反悔。您要知道，善良的表弟卜尔斯騎士啊，我同您两个人若能活在世上，願永远不再分离。”卜尔斯答道：“騎士，我也願意照您的意旨做去啊。”

关于圣杯的历史，在此告終；全部記录，根据法兰西文著作摘要，迻为英文，但所紀事实，皆是世間最可信賴，而且是无上神怪的历史，兹列为本書的第十七卷。下接第十八卷正文。



# 第十八卷

記述耶世乐与王后，

計分二十五回。

# 第 一 回

亚瑟王同王后两人为了寻圣杯的快愉情緒，以及
郎世乐騎士怎样恢复旧日的爱情。

在圣杯被覓得以后，所有能得保全生命的騎士們又重行回到圓桌的跟前，据記載圣杯的专書上說道，当时朝廷里欢声雷动，惊喜若狂，特别是亚瑟王和王后俩人，对于返朝的剩余騎士，尤其是郎世乐和卜尔斯两位，长期在外追求圣杯，历尽艰险，一旦归来，深为庆幸。

但史籍又記載着，郎世乐回来之后，又同桂乃芬王后开始曖昧起来，把追求圣杯的时候，要保持身心純洁的誓言，置諸脑后。所以史籍上也說道，如果郎世乐騎士不是两面派，內心里爱得王后如火如荼，外表上尊敬上帝唯誠唯謹，那么追求圣杯的工作，便不会有任何人能超越他的，不料他一心只想念着王后，甚至比以往更热烈万分，两人私下里幽会，惹得全朝上下人等閑言瑣語，側目相向，尤其是卡文英騎士的同胞阿規凡騎士，整天里翻着两片嘴唇，喋喋不休。

当时，郎世乐騎士結識了很多名媛閨秀，她們要求郎世乐代表出战，为了行俠取义，維护公理，而获得耶穌基督的欢心，他每天都在外面忙着应付。同时，还想解脫各方面对他的热嘲冷笑，所以他也极力避免和桂乃芬王后接触的机会，不想王后不了解郎

世乐的苦心，反而对他忿怒起来了。有一天她唤喊郎世乐到自己的房里，对他罵道："郎世乐騎士啊，就我每天亲眼目睹和亲身体会的来說，您对于我的爱情已經开始冷淡了，整天跑出朝廷以外，感不到大家在一起的快乐，現在您同一些女人打交道，完全不象您以前的样子啦。"

郎世乐答道："太太喲，在这一点上，为了种种原因，我必須請您寬恕。第一，我是新近参加圣杯的追求工作，感謝上帝对我的大恩大德，这不是我自己的功績，我所看到的，旣是一般普通罪人所能发現的，也是一般曾經向我說过的。如果我不是把以往对您的爱情，象現在似的，經常私下返回到您的身上，那么我所发掘的奇迹，决不至于比不上我的兒子高朗翰，或是薄希华，甚至也比不上卜尔斯騎士的；而且，太太啊，我还是最近才加入寻覓的工作呢。再說，太太呀，您要知道，我究竟为了誰的神圣責任，最近才作了这么努力的工作，您也不該很快忘掉的。还有太太啊，您要明白，很多人在我俩背后，說长道短，市虎杯蛇，应当留心；而且阿規凡和莫傍德两个騎士，时时刻刻，等候捉奸；所以太太啊，我深怕您闖了祸，我自己是毫无畏惧的，不論遭到任何危急，我可以逃之夭夭，若是临到您的身上，您只有硬着头皮去担当。如果您粗枝大叶，明知故犯，而陷入了危境，那么除开我本人同我的亲屬以外，不会有其他的人来营救您了。太太啊，我認为我俩如果大胆妄为，不仅招致流言批評，还易于受到侮辱；我是絕不願意您被人輕視的。这就是我在目前，为甚么比以前更爱同許多外面的女人打交道，为得要使一般人都知道，我的兴趣和爱好，是要为一般妇女們貢献我的力量了。"

# 第　二　回

王后怎样驅逐郎世乐騎士离开朝廷，
以及他的悲痛心境。

桂乃芬王后一直在那里停立了很久，讓郎世乐騎士尽情地吐訴苦衷。及至他陈述完毕，王后号咷大哭，嗚咽不息，經过了好长时間。等到她能够說話的时候，她說道：“郎世乐呀，我此刻識破了你是个虛伪胆怯的騎士，也是个市井平凡的色鬼，专門引誘其他妇女；照我看来，你該被人侮辱和詛駡的。”她又說：“要知道，我已認識你是一个无賴，所以从今以后，我不会再爱你啦。从此以后，永远不准你厚着脸皮跑到我面前。我立刻就要赶你滚出朝廷，永远不准再来，禁止你加入我的团体，无論如何不会讓你再見我。”郎世乐騎士听罢这話，依愁带恨地走出朝廷，眞到了悲不自胜的地步。

随后，郎世乐找到了卜尔斯騎士、馬利斯的爱克托騎士和梁納耳騎士三个人，便把王后不許他留在朝廷的經过說了一遍，还表明他自願返回故乡。于是甘尼斯的卜尔斯騎士說道：“高貴的爵爷啊，照我看来，您是不必回国的。您还当明了，您已是知名的人物，世界上一位最高貴的騎士，曾有許許多多閱历。女人們急急忙忙所决定的事情，每每会在事后埋怨自己，后悔莫及；所以我劝您还是騎上馬，到文都尔附近的精舍里去休息吧，那地方有一位名叫布瑞协斯的騎士，为人高尚，請您住在舍里等候，我自有好的消息送来。”郎世乐騎士答道：“老兄，你要明白，我极不願

离开这个国度，但是那王后声色俱厉地赶我滚，我想来她永不会再象以前那样爱护我啦。”卜尔斯騎士答道：“不要这样的噜嗦吧，以前她不是已有好多次向您发怒么，可是到了事后，她又是首先表示懊悔的。”郎世乐又說道：“您的意見很正确，我就遵照您的吩咐去办吧。我佩带妥貼，便騎馬去拜望那位名叫布瑞协斯騎士的隐者，我一定住在那里恭候您的好消息，可是，我的老哥，如果可能的話，务恳您設法，使得桂乃芬王后仍然繼續爱我。”卜尔斯騎士答道：“爵爷啊，您不必再向我提醒这事啦，凡是我所能够尽力的地方，沒有不乐意去做的。”

这一个名震遐邇的郎世乐騎士，立时愁眉苦脸地騎馬走去，世上的人除了卜尔斯以外，沒有一个人会知道他的下落。至于朝廷里面，当郎世乐騎士走后，王后力持鎮静，不論对于郎世乐方面的亲屬，或是其他人等，均不露絲毫声色，免得招人訕笑。

但是讀者們要知道，据史書上的記載，这时王后的內心，千思万虑，焦急如焚，不过她的脸上假装傲慢自負，好象不曾遭到任何意外的样子。

## 第　三　回

桂乃芬王后設筵招待騎士，怎样有一个騎士当时中毒身死；馬杜尔騎士怎样将放毒的責任，放在王后的身上。

后来，桂乃芬王后假座倫敦某处，私自布置席宴，款待圓桌社各位騎士。她的目的，想要表示对圓桌社所有騎士，均与郎世乐一視同仁，毫无軒輊。当时参加宴会的騎士，計有卡文英騎士，以及

他的同胞阿规凡騎士、葛汉利騎士、卡力滋騎士三人，还有莫俊德騎士。此外，尙有甘尼斯的卜尔斯騎士、甘尼斯的卜拉茂騎士、甘尼斯的布留拜里騎士、卡力哈特騎士、卡力胡丁騎士、爱克托騎士、樂納耳騎士、巴乐米底騎士、以及他的胞弟沙飞尔、衣着曠蕩汉騎士、波尔桑騎士、鉄爵騎士、布兰底耳斯騎士、家宰凱騎士、馬杜尔騎士、爱尔兰的騎士巴推斯、阿里杜克、阿斯多摩騎士、荒野的皮耐騎士，这人乃是拉麦若克騎士的表亲，拉麦若克为人忠侠，前此曾被卡文英以及他的弟兄所謀害。以上被王后邀請的共有二十四位騎士，地点秘密，礼式隆重，餚菜丰富。

卡文英騎士有一个习慣，每天不論中飯晚飯，总是爱吃各色各样的水果，对于苹果和生梨，尤其爱好。因此，不論什么人宴請卡文英，都为他預备了上等的水果；今天的主人为着投合他的胃口，也不曾例外；王后为卡文英所备办的水果很多，大家也都知道他的脾性很急躁。席間有一位叫皮耐的，因为他的表亲拉麦若克曾經被卡文英所謀害，怀恨在心，他便把毒葯放在苹果里，打算謀害卡文英，借以报复。待酒足肉飽之后，不料一位秉性高雅名叫巴推斯的騎士，他是馬杜尔騎士的表亲，信手拣来一只有毒的苹果。及至他吃下以后，肚皮暴胀破裂，巴推斯就在大庭广众之中倒下而死了。

突然間，各个騎士由座上跃起，怒不可遏，几乎气得发昏。大家都急得說不出話来；为了桂乃芬王后設筵待客，因而都对她怀疑起来。卡文英說道："我的王后夫人啊，您很明白，今天的筵席是为我而备办的，全体的人都知道我最爱吃水果，那么我几乎要被您毒害啦；总之，王后啊，我認为您眞丢脸。"这时，王后象木鷄一样立在一边，彷徨不知所措，也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对。看門将馬杜尔騎士插嘴說道："我的亲族里一位英武的健将現在无原

无由地把命送掉了，那是我不能輕易放过的；我对这个耻辱非彻底报复不可。”于是馬杜尔便为了巴推斯被人謀害致死一案，公开对王后提出控訴。这时，全部騎士站在一起，其中沒有一个人对馬杜尔騎士的話表示异議的，因为那天由王后設宴待客，自然都对她怀疑万分。王后呢，也极度惊惶失措，不知如何是好，只是放声大哭，一忽兒急得不醒人事了。哭号嚣嚷的当兒，亚瑟王忽然走进了，及至他探明了底細，也是忿怒异常。

## 第　四　回

馬杜尔騎士怎样告发王后犯了暗杀罪行，又当初沒有一个騎士肯为她雪耻而去战斗的。

这时馬杜尔騎士一直沉靜地立在亚瑟王面前，滔滔不絕地控訴王后犯了謀害的罪行；按照当时的习慣，凡是不明不白的死亡，都称做謀害。国王亚瑟說道：“列位高尙的爵主們，我对今天所发生的意外，深致哀悼，可是我个人不便参預这桩案件，只能做一个公正的判官；因此，我很痛心不能出来为我的夫人作战，虽是我認为这件事决不是她所做出的。据我想来，她也不至于遭受耻辱，将来一定会有仁俠的騎士，冒着血肉的危险，出来为她应战，免得她遭受冤屈，遭到焚身的横禍。因此，馬杜尔騎士啊，請你不要急躁，她或不至于完全沒有朋友来帮助吧；請你选出一个作战的日期，届时她自会邀請武艺高尙的騎士出場奉陪，若是不然，那么对我个人和整个朝廷都要丢脸啊。”

馬杜尔騎士答道：“寬大的国王啊，恳求您原諒我，在名分上您

虽是我們的国王，然而大家都同是騎士，所以您同我們一样，按照騎士的規矩立过誓；我恳求您注意的，就是当时被請参加宴会的二十四个騎士，其中沒有一个不在怀疑王后的。”他說后，又轉头向全体騎士們說道：“諸位爵爷們，請問你們的意見如何？”随后大家都說对王后是沒法原諒的，她为什么請客吃飯，若不是她亲手下毒，那毒物就是由她的僕从們放进的。王后在旁听后叹道：“天呀，我設宴請客，原是出于好意，絲毫沒有坏的心腸；万能的上帝啊，您是主持正义的，我願向您作証，我絕沒有任何恶念呀。”

馬杜尔騎士說道：“我的国王啊，您既是一个公正的国王，我請求您指定一个日子，我希望在那天可以获得公道。”国王答道：“好呀，我就指定从今日算起的第十五天吧，在那天請你騎馬来到惠斯敏司德大寺近旁草場上，但要武装齐全。若是有人出来同你相比，請你勇敢应战好啦，上帝自然是支持正义的。倘使那天沒有任何的騎士前来同你相战，那么一定要发火，把我的王后燒死，就讓她等候着受裁判吧。”馬杜尔騎士答道：“我所要求的，已蒙允了。”接着，每个騎士都分散了。

等到国王和王后留在一起的时候，国王曾質問她究竟那件事的內容是哪样。王后答道：“我保証說眞話，决不騙您，我眞不知道內中的底細呢。”亚瑟王說道：“郎世乐騎士此刻在哪里？如果他在場，我想他一定会为你出战啦。”王后答道：“我不知道他目前在什么地方，他的弟兄和亲戚們都認为他已經回到他本国去了。”国王說道：“眞不巧啊，使得我难以安心。倘若他在这里，这番爭执刹时就可結束了。”国王对卜尔斯騎士說：“讓我来告訴你，你可以出来为着郎世乐騎士而去代她应战啊。”說罢，又轉头向王后又說：“我想他不至于拒絕你啊。我看得很清楚，那参加你邀宴的二十四个騎士，沒有一个人肯为你作战的，并且也沒

有一个人説你好話的，在朝廷里都在尖銳地誹謗你。”王后道：“眞个不幸啊，还有什么办法呢，現在因为郎世乐騎士不在这里，覚得很不方便，如果他在場，自然心安理得了。”国王道：“你怎么啦，为什么不能把郎世乐留在你这边呢？”又繼續叹道：“要知道，哪个人同郎世乐騎士在一起，便等于掌握了天下的英杰。”他又向王后説道：“快去吧，快去請求卜尔斯騎士代表郎世乐出場为你应战吧。”

## 第　五　回

王后怎样要求卜尔斯騎士为她应战，他怎样在应允时提出了条件，以及他怎样警告郎世乐騎士。

王后告别了国王以后，便派人邀請卜尔斯騎士来到她的住室相会。他抵达之后，王后随即向他求助。他答道：“王后夫人啊，您喊我来做什么？为着我的身分，我沒法参与这件事情，我既在宴会时同席，自然怕其他的騎士們把我当作一个嫌疑犯。”他还説：“夫人啊，您現在失去了郎世乐騎士，而覚不便，因为您遇到了危险，他决不至使您失望；早有証明，您需要他什么，他依然会不問青紅皂白来营救您；如今您把他赶到国外了，然而您和我們全体的人所以能够受到外人的敬重，还不是由于他以前的功績嗎；因此，王后啊，我很奇怪，您旣然把他驅逐到你們的国家以外，还来找我为您工作，竟沒想到我們今天的地位身分，完全因他而来，岂不令人慚愧！”王后説道“啊呀，敬爱的騎士，我完全依靠您的恩典，过去所犯的过失，願遵照您的意思去改正呀。”話才脫口，

她便双膝下跪，悬求卜尔斯騎士的开恩照顧，說道："若是得不到您的帮助，我縱然从沒触犯法規，也仍然要无辜受辱而死呢。"

这时忽然走来了亚瑟王，他发覺王后正跪在卜尔斯騎士的面前；卜尔斯急忙挽她立起，并且說道："王后夫人啊，您太使我丢脸咧。"国王插嘴說道："啊喲，良善騎士呀，請您多多照顧王后；温和的騎士啊，我現在的确明白，她受人誹謗是冤屈的。"国王繼續又說："良善的騎士啊，我希望您替代着郎世乐騎士，去为她应战吧。"卜尔斯騎士答道："国王啊，您要我去做的事情，乃是世間一件最大的难題；您要知道，若是我允許王后去应战，恐怕圓桌社的許多同事都要同我反脸啦。"他又說："提到这一点，現在我願意答应国王的要求，为了郎世乐騎士的緣故，也完全看在您的情面上，我就准在规定的日期赶来吧，倘使沒有其他比我更坚强的騎士出場，我一定走出应战，决不有誤。"国王說道："你眞正答应我，而不再反悔嗎？"卜尔斯騎士答道："是的，我不会对您失信，也不会使王后失望，如果那天沒有一个比我更优秀騎士赶来比武，我一定为她战斗到底。"国王和王后听过这話，十分愉快，离别而去，他們对于卜尔斯自然是很感激的。

有一天，卜尔斯騎士秘密地离开这里，私自跑到隐士布瑞协斯那里去見郎世乐，把最近的遭遇統統告訴他听。郎世乐騎士听后說道："耶穌基督啊，能够这样，我已心滿意足，但求您筹备出战，不过要請求您尽量等候，一直等我赶到場上。我認識馬杜尔的脾气很清楚，他受到刺激之后，易于变得急躁，因此您若是使他等得愈久，他愈急要战斗。"卜尔斯又說："讓我去对付他，我想您的意見都能够办到，这是不必怀疑的。"随后，他返回了朝廷。这时，在朝廷的每个角落里，都在传說卜尔斯将为王后作战的消息，为了这桩事情，当然有很多騎士对他表示不滿；在整个朝廷里，除

了极少数的騎士之外，大都認为王后犯了謀杀罪。

卜尔斯騎士回答圓桌社各个同伴道："諸位爵爷們要知道我們讓这一位世間最高貴王后受到公开的裁判，乃是我們全体騎士的奇耻大辱，必須想到她的丈夫是我們的国王，她是世界上最可尊敬的人物，也是一个最理想的基督徒；同时不論在什么地方，她一直很重視我們。"还有很多人回答他說："提到我們最高貴的亚瑟王，那我們是和您同样地拥戴他和尊敬他的，不过对于桂乃芬王后，因为她曾經消灭了一些武功优越的騎士，所以我們对她毫无情感。"卜尔斯騎士又說道："各位高尚的爵爷們，我認为你們不应当这样乱說，因为我平生从不曾看見，也从沒听得别人說过她是个专門毁灭优秀騎士的泼妇啊。但是据我所知的，适得其反，不論在什么时候，她一直是維护各个优秀騎士的；对待全体英武的騎士們，她一向宽怀大度，从不吝惜財物；若就她平日贈給他們的礼物和对他們的恩惠来說，眞是一位頂温存慈祥的貴妇，而为我所罕見罕聞的。如今，若是我們看見一位高貴国王的夫人遭受意外的耻辱，視死不救，那便是我們全体的耻辱啦。"他又說："要請諸位注意，誣陷好人，那是我所不許的；現在我敢說，王后不能担負巴推斯騎士被害的罪行，她对巴推斯从沒有任何恶意；她邀請二十四个騎士赴宴，也沒有絲毫的罪过，我敢保証她設宴待客是善意的，并沒有陷害任何人的阴謀，我保証将来就会証明出来給你們看的，而且这种誣害好人的勾当，一定还是我們当中歹徒所干出来的。"有的人听完这話以后，便向卜尔斯騎士答道："您的話有理。"这正足以表示，有些人拥护卜尔斯，还有些人是反对的。

# 第　六　回

卜尔斯騎士怎样在約定的日期准备为王后作战，又当赴战时，怎样又有一个騎士赶来代他战斗。

光阴如箭，不知不覺地到了指定作战日期的前夕。王后曾派人召請卜尔斯騎士，当面問他对于代战的意見怎样。他說："王后在上，騎士一言，駟馬难追，当場若有一个比我更坚强的人走出，願代夫人赴战，我自願退避；此外，哪可到期失約呢，請您放心。"王后又說："我可以把您的話告訴国王么？"他答道："听便听便。"于是王后遂去拜見了国王，把卜尔斯的話告訴給他听了。国王还向她說："您对卜尔斯騎士不必疑惑，我認为他是世界上最勇敢的騎士之一，也是一个最有用的人物。"时間象流水一般地飞过，竟到了战日的早晨，这时国王，王后，以及全体各色騎士人等，都麕集在惠斯敏司德大寺附近广場上面，准备观战。当国王偕同王后，和圓桌社許多騎士，涌进之后，便把王后拘在保安官的看守室里，近旁一根鉄柱周围搭起火架，烈焰熊熊发光，倘若这看門将馬杜尔在战場上获得了胜利，就必須把王后投入火中，付之一炬；这乃是当日习俗，不論至亲密友，都要遵守这宗正义的裁判，也不管你是君王，騎士，或是王后，貧妇，都一視同仁，沒有例外。

不多时，馬杜尔騎士走进了，在国王面前宣誓，說明他有一个表亲，名叫巴推斯騎士，曾遭王后謀害，特来复仇，凡是不承認是王后謀害巴推斯的，可以走出来同他亲自决賽，以一个对一个，

争个分晓。 这話說罢，甘尼斯的卜尔斯騎士遂即走出，大声喊道："提到桂乃芬王后，她完全是正义的，因为要証明她同巴推斯的謀害案完全无干，特来亲身参加决斗。" 馬杜尔答道："請您預备下場，看看我和你两人究竟哪个是对的。" 卜尔斯又說："馬杜尔騎士啊，您知道我一向欽佩您是个优秀的騎士。 我向来并不畏惧您，如今我信托上帝，我認为一定能够打消您的恶念头。我已經应允过亚瑟王和王后，我甘愿为这件事情同您决斗到底，倘使有一位比我更坚强的人願意出場代我应战，我自当退出战場，否則决不示弱。"馬杜尔答道："您的話已經說完了嗎？如果您敢反对我的話，就赶快下場同我比量一下。"卜尔斯騎士也說："您騎馬跑来好了，我想等了一会兒，您就会嚐到滋味咧。"

这时，两人都回到帐幕里面，各按照自己的理想，尽量准备武装，然后走出幕外，跃上馬鞍。 一忽兒，馬杜尔騎士跑进战場，肩上荷着盾牌，手里握着长矛，放馬奔馳一周，便向亚瑟王喊道："請吩咐您的武士出来，看他有种沒有。"于是卜尔斯騎士羞羞慚慚地，放馬跑向武場的一端。驟然間，树林里有个武装齐整的騎士，騎着白馬，一身新奇的武器，就是盾牌的花紋也是从前沒有見过的，馬奔如飞，直冲卜尔斯而来，还这样喊道："高貴的騎士，請勿見怪，如今必須有一个比您更强的人应战， 特冒昧赶来效劳，請您讓我上前吧。而且，我今天由遙远的路途赶来，也应当讓我参加；記得上次您开口向我請求代战的时候，我曾經一口应許，您的好意，我是衷心感激的。"接着，卜尔斯又跑到亚瑟王的跟前，禀明此刻有一个騎士赶来，他願意为王后代战。国王問道："他是什么人呢？"卜尔斯报道："这事未便泄露，我前次曾同这人約定請他今天必須赶到。"他又說："回报王上，小的現在退場啦。"

# 第 七 回

耶世乐騎士怎样为了王后而同馬杜尔騎士作战，
又当赴战时，他又怎样打敗了馬杜尔騎士
而解脱了王后的罪行。

国王这时，把那个代战的騎士召到面前，問他是否情願代王后作战。他随口回答国王說："王上，这就是我今天赶上战場的目的呀，您不要多耽擱我的时間，我不願多等啊。待我战斗完了，就要立刻告辞，因为别处的事情还多，必須亲自去料理呢。"他又說："王上，您是很明白的，要我們亲眼看見这位高貴而寬厚的桂乃芬王后，在广大人群中間，遭受那个騎士的蹧蹋，这无异于使您全体圓桌社的騎士蒙到耻辱呀。"当时全場的观众都在惊訝，究竟是什么人来参加决斗的。实在說来，只有卜尔斯一个明白底細，其余的人全不知情。

这时，馬杜尔騎士向国王揚声喊道："請您說明，究竟我的对手是哪个人呢。"不多时，他們两人各自奔馳到武場的一端，都挾着长矛，尽力互冲，一矛捅出，震得馬杜尔的矛杆粉碎，对方依然把矛杆紧紧地抓在手里，直逼得馬杜尔节节后退，終于扑通跌倒在地上。他又凶猛而迅速地跃下馬来，竪起盾牌，手揮利剑，喝令对方放馬步战。对方应声急忙下馬，精神抖擻，英勇万状，立时撑起盾牌，操着宝剑，开始斗爭起来；只見剑光閃耀，击砍刺杀，各不稍讓，好象一对野猪，他們足足斗了一个时辰；馬杜尔原来是一名猛将，久經风雨，曾参与好多次激烈的斗爭。可是到了最

后，那个騎士竟把馬杜尔打得扑在地上，这还不算，那人又奔到他的跟前，拉起他仰天摔倒；不一刻馬杜尔連忙爬起，擲了一劍，刺穿了那个騎士的大腿；遙見血流如注，煞是惊人。这时，他覚到自身的伤势很重，看到血迹模糊，他就讓馬杜尔站立起来。等到馬杜尔刚才立起，那騎士又对准他的头盔猛然一击。打得他又扑倒地上，便跑到他的跟前，打算拉开他的头盔，准备截下他的脑袋。馬杜尔騎士自知无法抵拒，恳求那位騎士饒命，并且自願投降，不再同王后爭执。那騎士答道："只要你願意无条件地永远不再打扰王后，并且在巴推斯騎士的墓碑上，不提及桂乃芬王后曾有謀害的行为，那么我就可以放你活命。"馬杜尔騎士答道："我完全接受您的条件，永远不再同王后胡鬧了。"战場两端，本来立着一些糾察人員，这时他們牵着馬杜尔騎士，送他回到自己的篷帳里面；另外一位得胜的騎士，笔直走到亚瑟王的宝座阶下；这时候王后也走到国王跟前了，他俩热烈地拥抱着接吻。及至国王看到这位代战騎士走近身边，就屈身向他道謝，同时王后也对他致謝；国王方才吩咐他卸去头盔，休息一会，給他一杯美酒喝下，当他解开头盔喝酒的当兒，大家才認識那人原来就是湖上的郎世乐騎士。等到国王認識清楚那人就是郎世乐，遂挽着王后的手，走近他的身边，說道："騎士啊，您今天这般为我和王后辛苦应战，实在感激万分。"郎世乐騎士答道："王上，对于您的爭执，或是王后的糾紛，我应当出来斗爭；您是封我做騎士的恩人，那天我从王后那里得到了荣誉，不然我会遭到耻辱了，記得承您封爵的一天，由于我忙乱慌张，失落了一把宝劍，当时由王后拾去，裹在她的裙里面，等我需用的时候，她又归还給我，否則我就要在那伙騎士中間丢脸啦；王上呀，自从那时起，我应允王后一件事，将来不論是非曲直，我情願去做她的代战騎士。"国王

答道："此番你远道赶来，多謝，多謝；今后一定要报答您的厚誼。"

在他們交談的时候，王后一直望着郎世乐騎士，自己嗚咽地流泪，想起郎世乐待她热情体貼，而她对待郎世乐刻薄无情，使得她悲痛得几乎要滚倒地上了。随后郎世乐亲屬中所有的騎士們，拥到他的面前，大家久别重逢，都表示了无上的快慰。就是圓桌社的全部騎士，这时也蜂涌而至，都在欢迎他。再說馬杜尔騎士的創伤，已得医生治疗，郎世乐騎士也在养伤，朝廷里面，到处充溢着狂欢的声音。

## 第　八　回

湖上仙女怎样明白了个中眞相，以及关于其他各种情事。

适在这时，湖上仙女来到朝廷；这人原名怡妙，嫁給一位名叫伯萊亚斯的高尙騎士为妻，因为她精于巫术，一向效忠于国王，并且对他所有的騎士貢献很大。所以当她听到王后因遭巴推斯案件的誣陷而发怒之后，她便公开說明王后毫无罪过，还宣揚謀害者的姓名，指出这个人就是皮耐騎士；至于进行謀害的原因，她也公开暴露了；因此王后遂被宣告无罪；而且那个犯罪的皮耐就要逃亡本国去了。为要使得大家个个了解，皮耐在宴会上把放毒到苹果里的目的宣布了，他說他本想去毒死卡文英，因为皮耐有个名叫拉麦若克的表亲，从前曾被卡文英騎士以及他的胞弟兄所謀害，打算就此报复。后来，巴推斯騎士的遺体葬在惠斯敏司德大寺的墓园，树立石碑，上面有銘文，文曰："爱尔兰巴推

斯騎士长眠于此，为荒野上皮耐騎士謀害致死。皮耐放毒苹果中，本欲毒死卡文英騎士，不意巴推斯誤啖染毒苹果一只，即时暴毙。”此外，又在墓碑上說明一个名叫看門将軍馬杜尔的騎士，他控訴桂乃芬王后謀害巴推斯騎士致死；又記述了郎世乐騎士代表应战，在一次普通战役中击敗馬杜尔，才使王后得救。据說把巴推斯騎士这样記在墓碑之上，目的在表白王后的无辜受誣。事后，馬杜尔騎士无时无刻不在默祝恳祷，渴望得着王后的恩惠；后来还是由于郎世乐从中說合，才使馬杜尔得到王后的提拔和賞賜；至于过去的种种，自然都忘掉了。

光阴过得很快，轉瞬間到了通告节，圣母升天祭。距离节日十五天之前，国王发出叫报，指定节日那天，在加美乐地方举行大比武会。加美乐又名溫彻斯特；国王这时又命令人員頒布叫报，届时他将陪同苏格兰王出席比賽，准备迎接任何人向他們的挑衅。待叫报发布以后，涌来了很多騎士。其中有北卡利斯王、爱尔兰的安国心王、百騎士王、大太子姜拉豪，以及諾森伯兰王，此外还有各国高貴的公爵和伯爵等等。这时，亚瑟王准备离宫赴战，希望偕同王后随行，但是王后不拟同行作伴，她說自己近来患病，不便騎馬。国王向她劝說道：“您若不能同去，那使我太过寂寞了，在已往七年里，除开降灵节当高朗翰离去朝廷那天所举行的一次大会以后，从不曾集合大批高貴騎士，象今天这个伟大場面。”王后立即回答道：“我确实不能奉陪，您必須特別原諒，我內心里也很抱歉。”当时很多人，認为王后为着郎世乐而不願陪国王赴会的，原来郎世乐受了馬杜尔刺伤之后，尙未痊愈，不能跟随国王騎馬而行；国王心里自然极不愉快。他无可奈何，便邀約上下随从人等向溫彻斯特出发去了，中途經过阿斯士萊特城的时候，曾留宿在那里，現在英文里此地通称吉尔福特，国王

就住在堡里。

国王启程以后，王后便召郎世乐騎士来到她的跟前，这样說道："郎世乐啊，您一定要受到譴責，你留在国王后面，不跟他同去呢。您想想吧，我俩的仇敌們，不是要尖銳地批評和揣測我們嗎。他們不是要这样說嗎：你瞧瞧郎世乐騎士不跟从国王一同去，王后又留在后面，他們干什么事，他們还不是私下里幽会嗎。"王后又接着說："他們这样地乱說，您想是不是呢？"

# 第九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騎馬走到阿斯士萊特城，他又为了一个少女的請求，接受了她的一条袖巾，放在自己的头盔上面。

郎世乐騎士向王后說道："王后夫人啊，我認为您是聪明的，可惜您这聪明来得太慢了。現在我还願听从您的意見，打算今晚好好休息，准备在明天到温彻斯特去。"他又說："在現場比武的时候，我打算参加国王的敌方，同他所有的同僚对抗。"王后接着答道："您随便好了，可是按照我的意思，您不必同国王和他的部下去对峙。在您的亲屬里，有很多勇猛的武士来参加，我想都是您所熟悉的，不必再述說他們的姓氏了。"郎世乐騎士答道："王后啊，求您不要見怪，我要遵循上帝的意旨去冒一冒险呀。"

第二天黎明，郎世乐騎士望了弥撒，进过早餐，便告辞王后而去。走过一段漫长的路程，他抵达了阿斯士萊特，此处又称做吉尔福特；适当晚祷时辰，走进了一位老年爵士的家里，这人名叫

阿斯士萊特城的本拿特騎士。当郎世乐騎士正进臥房的时候，恰巧亚瑟王在寨旁花园里散步，他望見郎世乐进到宿舍，認識他很清楚。亚瑟王便对在寨旁花园中随他散步的騎士們說道："好呀，我看見了一个騎士，他要赶到我們所去的地方来参加比武啦，我相信他一定会表演得很好。"追随国王的騎士們，都同声說道："請国王告訴我們，这人是誰呢？"国王答道："現在还不可以讓你們知道哩。"随后，他笑了一笑，径自走去憩息了。

及至郎世乐騎士进了宿舍，在臥房里解下武装，那位已往是男爵而現在做隐士的老者，便走来問好，并且尽情地表示欢迎；但是这位老騎士不知道他就是郎世乐騎士。郎世乐騎士一看見主人便問："敬爱的爵爷，我个人的盾牌是人人認識的，不便使用，您可有大家都沒看見过的盾牌，借給我一用好嗎？"那主人答道："我是有的，倘使合用，請随便去拿好了；我看您的举止，象似世間英雄里面的人物，我願意同您交个朋友。騎士先生，我有两个小兒，最近才封做騎士，大的一个，名叫太尔騎士，在受封的当天遭到外伤，至今还不能騎馬，我想他的盾牌是您可以使用的；这只盾牌，除开本地的人認識以外，对别处的人，都是陌生。还有个最小的孩子，名叫拉文，如果蒙您不弃，請您随身带到武場；照他的年岁看来，長得还算結实；我滿心里都認为您是一位极高貴的騎士，可否請将大名告知？"这都是本拿特騎士所說的話。郎世乐答道："提到鄙人的姓氏，今番务請原諒，不便公开，但愿上帝保佑，容我比武胜利返回，再行奉告吧。"他又說："請勿客气，我很願陪着令郎拉文騎士同行，他哥哥的盾牌，也請借給我一用。"本拿特騎士連声应道："好呀，一切遵命。"

这位老者还有一个千金，当时的人称她做"阿斯士萊特的美女"。她遇見了郎世乐騎士，便目不轉睛地盯視他；据史書所載，

她一度爱上了郎世乐，情意坚定，至死不渝；这位美女，原名白玉·伊兰。她燃着熾热的情火，踱来踱去不停，又踱蹬向前，走来請求郎世乐騎士，要他在比武的时候，佩带着她的紀念品。郎世乐騎士回答說："高貴的小姐呀，若是我同意这件事，您要說我在女人之中，最看重您啦。"他又想起了化装入場比武的計划。又因为他从来沒有带过任何妇女的任何标志，所以他也想这次带上伊兰的紀念品，用做掩护，免得亲属把他認出，便說道："亲爱的小姐，我願意在头盔上带起您的紀念品；究竟是件什么东西，拿来我看看。"她答道："騎士先生，这是我的紅袖巾，顏色是猩紅的，还嵌了許多珠宝在上面。"她一边說，一边就交給郎世乐了，郎世乐接来，随口又說："我从来不曾替小姐們这样做过啊。"随后，郎世乐騎士便把自己的盾牌，交給这位美女代管，說明返回之后来取；当晚郎世乐接受了盛大招待，安适地休息通宵，伊兰小姐在旁服侍，倍极体貼。

## 第十回

温彻斯特的比武大会怎样开始，参加比武的有哪几个騎士，以及其他事項的記載。

有一天，在早晨的时候，亚瑟王偕同全部騎士准备启行，因为国王在那里已經等候三天了。及至国王上馬以后，郎世乐和拉文也預备騎馬跟随，他們都撑着白色盾牌，那条紅袖巾也被郎世乐带走了。大家都向老修士本拿特告别，还辞别了他的爱女伊兰小姐，当时的人称她做阿斯士萊特城的美女。他們走了很远的

路程，最后到了加美乐，当时的人称做温彻斯特；在这里已会集了許多国王、公爵、伯爵、和男爵，还有很多高貴的騎士。郎世乐抵达以后，經拉文騎士的安排布置，借宿在一位富庶市民的家里，行动秘密，无人認識。这两人平心靜养，不露鋒芒，直到圣母升天祭的当日，才从容出場，去参加这伟大的盛会。开幕的号声响了，亚瑟王升上宝座，观看比武。据法兰西著作的記載，亚瑟王不讓卡文英騎士离开他的身边，因为他看得很清楚，不論在什么地方，倘使有郎世乐在場，卡文英便不能占得上风，而且郎世乐很多次乔装入場，都曾把卡文英打败了。

有很多位国王，比如爱尔兰的安国心王，和苏格兰王，他們两人都加入了亚瑟王的集团。同他們敌对的集团，計包括北卡利斯王、百騎士王、諾森伯兰王，以及大太子姜拉豪等等。这三个王子和一个公爵联合力量，若是来对付亚瑟王，还嫌薄弱，因为加入亚瑟王一方面的，尽是世間著名的人物。現在每个集团都紧紧地团結一起，每个人也都养精蓄銳，准备通力致胜。

郎世乐騎士也在准备了，把紅色袖巾挂在头上，系得很紧，他陪同拉文向温彻斯特的大道秘密走去，一直赶到对抗亚瑟王的集团背后一片小树林里，靜靜地停下，直等到双方交鋒之后，再寻机会冲出。亚瑟王方面的爱尔兰王和苏格兰王驀然赶来，对方的諾森伯兰王和百騎士王便赶上应战；諾森伯兰王首先被打倒了，百騎士王把安国心王打倒了。巴乐米底騎士加入在亚瑟王的方面，他同姜拉豪遭遇一起，都被对方打倒地上；同伙的人把他們拖到馬上。双方又激烈地战爭了好久。随后，赶来了許多人，其中有布兰底耳斯騎士、野心家莎各瑞茂騎士、荒野的杜丁納斯騎士、家宰凱騎士、神子葛利夫萊騎士、莫俊德騎士、美利欧特的罗古尔斯騎士、狠心腸的欧苓那騎士、沙飞尔騎士、爱皮諾革利斯騎

士、高尔威的葛雷荣騎士。这十五人都是圆桌社的騎士。此外，还有其他的人跟随而来，因而打退了諾森伯兰王和北卡利斯王的人馬。郎世乐騎士本来躲在小树林里，他看見这种情形，便对拉文騎士說道："您看那里一队坚强的騎士，好象团結一致的一群野猪，被一群野狗惹得发怒似的。"拉文騎士答道："您說得不錯。"

## 第十一回

郎世乐和拉文两个騎士怎样进入了比武場，而去对抗亚瑟王的集团；又郎世乐騎士在战場上受伤的經过。

郎世乐騎士向拉文騎士說道："現在，如果您肯帮助我一下，便可以看見那边有一群武士，正追逐我們方面的一些人呢；他們退却的速度，正同冲鋒时候一样快。"拉文騎士开口說道："爵爷啊，不要饒放他們，我要尽力去抵御。"話才脱口，郎世乐和拉文两个立时冲上人馬最稠的地方，郎世乐使着一根长矛，連續打翻了布兰底耳斯、莎各瑞茂、杜丁納斯騎士，和葛利夫萊五个人；拉文騎士呢，他把卢坎和拜底反尔两个打倒了。驟然間，郎世乐騎士又拾起一支利矛，順手揮去，又打倒了阿規凡、葛汉利、莫佼德、罗格利斯等等四个；同时拉文騎士也把欧荼那騎士打倒了。于是郎世乐騎士又拔出了宝剑，左砍右刺，声势逼人，竟把沙飞尔、爱皮諾革利斯和葛雷荣三个騎士从馬上击落；那圓桌社各个騎士，便跃上馬鞍，尽量退到后面了。卡文英騎士喊道："啊喲，慈爱的基督呀，那边战場上斗得那么勇敢的一个騎士，他究竟是什么人呢？"亚瑟王答道："我認識他的，但是此刻不願把他的名字告訴

你。"卡文英騎士又說道："王上，照那人騎馬的姿态，以及打击的手法来看，我猜他一定是郎世乐；若就他头上頂着一块紅巾来說，又不象是他了，因为郎世乐騎士平生在比武的場合，从不佩带任何女人的紀念品。"亚瑟王又說："讓他去吧，在他退場之前，他一定斗得很出色，一定会被人大大称贊的。"

对抗亚瑟王的一个集团，現在都心滿意足，大家团結一气，不象以前那样受尽人家的輕視了。随后卜尔斯、爱克托和梁納耳三个騎士，召集了他們的亲屬們，如卜拉茂騎士、布留拜里騎士、阿里杜克騎士、卡力哈特騎士、卡力胡丁騎士和拜辣吉劳斯·勒·比斯騎士等人，聚攏一起。郎世乐的这九位亲戚驟然猛力冲来，因为他們都是武功高超的騎士；起先他們不認識他是郎世乐，也不知道另一个是拉文，一度表示过对他的恨恶和輕視；所以踊跃赶来，把北卡利斯和諾森伯兰的騎士一連打倒很多。郎世乐騎士看到这种情况，便揮着长矛冲出；这时竟同卜尔斯、爱克托和梁納耳三个騎士遭遇一起，以一当三地斗将起来，那三根矛直对他一个人的身上擲来。他們三人的合力，把郎世乐的馬摔倒地上；恰巧卜尔斯飞来一枪，刺穿了郎世乐的盾牌，在他的腰窝，枪柄断了，那枪头正插在肉里。

当拉文騎士看到他的上司扑倒在地，便跃近苏格兰王的跟前，把他打倒，再使尽气力，夺下他的坐騎，交給了郎世乐，不顧几多敌手的围攻，終于把他拖到馬上。郎世乐得到坐騎，使了一根长矛，打得卜尔斯連人带馬跌倒在地。还使了同样的手法，接連打倒了爱克托和梁納耳两人；拉文在場里，又把甘尼斯的布留拜里騎士打倒了。这时候郎世乐又拔出宝剑，但是忽觉得伤口太痛，无法支持，好象魂魄已脫离了躯壳似的。他还挣扎着，对准布留拜里的头盔上打了一击，打得他应声昏倒。紧接着，他又打

中了阿里杜克騎士和卡力哈特騎士，拉文騎士也打倒了拜辣吉劳斯騎士，这人乃是孤子亚力山大的兒子。

这时候，卜尔斯跳上馬了，同愛克托和梁納耳一起奔来，他們三人都揮起宝剑，向郎世乐的头盔上乱砍。他挨了这許多击，覚得受伤部位，疼痛万分；当他还能忍耐的当兒，仍打算着要怎样应付。突然間，他对准卜尔斯騎士打了一击，打得他弯腰低头，低到半身；又拉开他的头盔，好象要打死他；这样把他打倒了，接着又打倒了愛克托和梁納耳两个騎士。据史書的記載，他本可以打死他們。不过等他看見他們的面色憔悴，頓起了惻隐之心，便把他們释放了。后来他又冲到人馬最稠密的地方，表演了一番惊心动魄的武功，都是世人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至于那个威武的拉文騎士，一直跟在他的身边。在这一段时間里，郎世乐使了一把宝剑所打倒的，以及被他摔倒的騎士，据法兰西著作的記載，共有三十余人，其中多数是圓桌社的成員；拉文在这天，一共打败了圓桌社的騎士十名。

## 第十二回

郎世乐和拉文两个騎士怎样离开了比武場；又郎世乐的生命受了什么危险。

卡文英騎士向国王說道："我的基督啊，那位头上挂着紅袖巾的英武騎士，究竟是什么人呢？"亚瑟王答道："騎士呀，我想在他离开武場之前，一定会認出他的。"霎时間国王吩咐吹号散場，回营休息，又通知传令官員将奖賞頒給撑白盾带紅巾的騎士。随后

百騎士王、北加里士王、諾森伯兰王及大太子姜拉豪騎士四人，齐声向郎世乐說道："英武的騎士，上帝保佑您，今天您为着我們太辛苦啦，您应該得到荣誉和奖賞，就請您加入我們的集团同我們一路去吧。"郎世乐騎士答道："諸位亲爱的爵爷們，若是我今天有資格得到你們的抬举，說来我实在也付了很大的代价；同时我也很懊悔，怕我沒法从死里逃生；因此，亲爱的騎士們，請您讓我自由退場休息，实在我的伤势太重了。我此刻无心于什么荣誉，只想休息，若是您問我：世界上王位和休息哪个好，那我还是要休息哩。"看他呻吟得很可怜，他遂即放馬馳去，馬奔如飞，一直奔到森林的边上。

他看見武場已离开这里有一哩的路程，認为别人不会看見他，便放声喊道："亲爱的拉文騎士，請您把我腰窝里的剑头拔出来，我快要痛煞了。"他急忙答道："哎，爵爷啊，我任何事情都願意做，但是我深怕拔出了剑头，您更危险啦。"郎世乐騎士吩咐道："这是我的命令，您既爱我，就拔出它吧。"他的主意旣定，便落下馬来，拉文也随之下馬，立时，从他的身上拔出剑头，他尖声大叫，痛不可当，鲜血几乎流出半升；最后他蹲下屁股，坐在地上，面色蒼白，暈眩得仿佛死人一般。拉文騎士叹道："天呀，我怎么办呢？"他一面叹息，一面讓郎世乐透气，他躺在那里約莫半个时辰，一直同死人一样。

最后郎世乐张一张眼睛，望着拉文騎士說道："拉文啊，請您把我放在馬上，离开此地两哩光景，住了一位善良的修士，过去原是个英武高貴的騎士，业产十分富裕。可是这人心田太厚，把大批的田产分給穷人，自願度着清貧的生活，这人名叫不列顛尼的包德文騎士，同时也是一位內外两科兼长的医生。现在，請您扶我上馬，我坚决相信，我不会死在我亲属的手下。"随后，拉文騎士费了

很大气力，拖他上馬。他們一路馳去，只見郎世乐騎士的鮮血，向地上滴个不停；不多时，抵达了包德文的精舍，四周高树遮天，傍邻峻壁，山下一溪流水，繞舍而过。拉文立在舍門外面，揚起矛柄敲門，并且急忙喊道："請求基督的恩典，讓我們进来休息一会。"

从里面走出一个童子，問明了他們的来意。拉文騎士說道："好孩子，請您回去問問修士，这里有个重伤的騎士，为着上帝的慈爱，讓我們到他府上休息一刻好嗎；再說，这人在今天所表演的武艺，十分拏手，眞是我平生从沒有听过或看过的。"那童子听后急忙轉回，一会兒引来了修士，原来是一位非常善良的长者。拉文一瞧見这位老人，便恳求他帮助治疗。修士問道："他是什么人呀？他是不是亚瑟王的家屬？"拉文騎士答道："要問到他做什么，姓甚名誰，小的全不清楚；我只看見他今天所表演的武艺，眞使人惊訝极了。"那修士又問道："这人是屬于哪一方面的？"拉文答道："在比武場上，他今天在对抗亚瑟王，可是他今天获得全体圓桌騎士的首奖。"这老者答道："我也曾見过这种場面，因为他参加在亚瑟王的敌方，所以我不甚喜欢他；原来我也是圓桌社的成員，感謝上帝，我現在无意于功名，思想完全改变啦。此刻他在哪里？讓我看一看吧。"拉文騎士便陪着修士同去了。

## 第十三回

怎样把郎世乐送到一位修士的家里，請求修士为他医伤；以及其他种种事情。

修士看見郎世乐依靠在馬鞍弓头上面，血流不已，殊为可怜，他

一直想这人好象面熟；不过因为郎世乐这时流血过多，面呈土色，又一时想不起他是什么人了。修士便开口問道："請問貴姓大名？原籍哪里？"郎世乐騎士答道："敬爱的爵爷，小的出生外邦，一个游侠武士，周游列国，到处比武，目的在乎取得胜利。"修士这时仔細对郎世乐打量一番，看到他脸上的疤痕，才認識他是郎世乐騎士。便說道："啊喲，騎士呀，您为什么瞞着我，不把姓名告訴我呢？我应該認識您，原来是世界上鼎鼎大名的人物，您就是郎世乐騎士啊。"郎世乐这时恳求說："爵爷，您旣認識我，請救我一命。上帝啊，不問死活都好，只要我能立刻解除痛苦。"修士答道："何必胡思乱想，伤好了还能做大事业哩。"于是这位老者招来两个僕从，一起把他抬进精舍，很快脫下了武装，放在床上臥下。不多时，这修士便把血止住了，还給他喝下一杯醇酒；郎世乐騎士就此清醒而有生气了；因为古代的修士，同今天的两样；那些修士身分旣高，武功也精，同时家世豪富，通常随时周济穷苦的人。

我們現在再回头来叙述亚瑟王，暫讓郎世乐騎士留居精舍里养伤。当比武結束之后，双方的国王聚在一处，参与了一場輝煌盛大的宴会；亚瑟王便問北加里士王和随員們道："那位带紅袖巾的騎士呢；請引他上来，他应当接受这次的褒奖、荣誉和賞品。"随后大太子姜拉豪騎士和百騎士王共同說道："那个受伤的騎士，我們想永远不会再看見他了，这是我們平生最伤心的事情。"亚瑟王又問："哎，他的伤势眞是这样重么？他叫什么名字？"他們一齐答道："眞的，我們都不知道他的姓氏；就是他从哪里来，現在到哪去，也不知道。"国王又說："哎，这是七年以来一件最不幸的消息，我宁願丢掉江山，也不願意讓这个英武的騎士死去啊。"大家又問道："王上，您認識他嗎？"亚瑟答道："不管我是否認識他，你們都沒法从我口里認識他是什么人；但願万能的基督把他

的好消息送給我們。”大家都是这样想。卡文英騎士說道：“不瞞大家，如果这位高貴的騎士眞正受了重伤，那便是我国一件极大的損失，因为不論玩矛使劍，他都是全国杰出的一个人才，若是他还在人間，我願意亲自找他回来，我想他离开这城不会很远啊。”亚瑟王說道：“倘使会寻到他，你負責去找吧，除非是他已經不省人事，就沒法可想了。”卡文英騎士又說道：“基督不許他死的，若是我寻着他，就知道他是怎样了。”

商議旣定，卡文英騎士立时偕同一个侍从，分騎两匹駿馬，径向加美乐城而去，在城周六七哩的地方，到处打听，結果他們找不到絲毫的綫索，又返回了。过了两天，亚瑟王偕同全部随員返归倫敦。卡文英騎士在途中經过阿斯土萊特，曾投宿本拿特騎士的家里，以前郎世乐也曾經在这里住过。卡文英走进房內休息的时候，主人本拿特偕同女兒伊兰小姐前来問好，她一面招待客人，一面打探消息，問在溫彻斯特大比武会上，究竟由誰得到了錦标。卡文英騎士答道：“騙了人，会遭到上帝的处罰，所以我要告訴您眞話：那里有两位撑着白盾的騎士，其中带紅袖巾的一个最为出色，他在战場上的武艺，是我平生罕見的。”他又接着說道：“我相信，这个带紅巾的战士，一共打倒了圓桌騎士四十名；他随带的侍从，也表演得精彩万分。”本拿特騎士的女兒，外面的人都称她做阿斯土萊特的美女，她听后說道：“感謝上帝的保佑，那位騎士眞太英武了，我在世界上最初爱上他，也是我最后心爱的人，天长地久，永不变心。”卡文英騎士說道：“敢問小姐，这位騎士是您的爱人嗎？”她答道：“騎士先生，是的，他是我的爱人。”卡文英又問道：“您知道他的姓名嗎？”那小姐又答道：“不知道，也不知道他是哪里的人，不过我实在爱他，我向上帝和您保証，我爱他。”卡文英又問道：“您当初怎样認識他的呢？”

# 第十四回

卡文英騎士怎样在阿斯土莱特的寨主家里借宿，并且
他在此处听說那个带紅袖巾的騎士就是郎世乐。

伊兰小姐听到卡文英騎士的問話以后，就把讀者以前所听到的，比如老修士怎样带着她的小哥哥去侍奉这位客人，以及她的父亲又怎样把大哥哥的盾牌借給那人使用，种种經过，統統告訴卡文英了；还說道："他自己的盾牌，現在仍然留在我的手里呢。"卡文英騎士又問道："他为什么原因要这样的信托您？"这小姐答道："为的是，他的盾牌太过著名，所有的高貴騎士都認識它。"卡文英又問道："好小姐，您可以讓我看一看这只盾牌，好么？"她答道："騎士先生，好啊，我把它放在自己的房里，用套子盖着，要想看，請来好了。"本拿特老騎士在旁插嘴道："那不必劳駕啦，派人去拿来讓他看吧。"

不久，僕从便把那盾送来，卡文英騎士打开外套，他才一望，便知是郎世乐騎士的盾牌，上面有他的徽号。他叹息道："基督啊，如今使得我的心比以前更沉重了。"伊兰詫异道："您为什么这样呢？"卡文英騎士答道："不簡单呀。"他接着又問道："这个盾牌的主人是您的情人嗎？"她立即答道："是呀，一点不錯，他是我的情人，但願上帝允許我做他的爱人。"卡文英騎士也說道："願上帝成全您的心願，小姐，您是有权利爱他的，若是他做了您的情人，您眞爱上了世間最高貴的騎士，爱上了也是最为人所敬仰的大

人物。"那位小姐答道："我也一直这样想，这是我从来不曾遇見过的一个騎士，也是我从前从不曾爱过的人呀。"卡文英騎士又說："但願上帝讓你們彼此相爱，不过太冒险啦。"他又說道："不錯，你眞幸运，我虽是已認識他二十四个年头，我却和其他的騎士們，从不曾听到他或是看見他，在大小比武場上，带过任何妇女，不論貴族的或平民的，所給他的紀念品。"他又接着說："因此，小姐啊，他眞重視您，应当多謝他呢。"他又說："我要告訴您，怕是您在这世界上永远不会再看見他了，这是世間騎士最大的遺恨！"伊兰小姐惊异道："怎么样呢，难道他被人杀死了嗎？"卡文英道："我不是这样說，您要知道，他受了重伤；由于种种的情况，以及各人的表情，暗示他不象活着，更象似已經死了；此刻由于您这面盾牌，我判定他是著名的郎世乐騎士。"这时阿斯土萊特的美女更惊慌問道："天呀，怎么样，他受了什么伤呀？"卡文英答道："是的，他被一个最亲近的亲戚打伤的；若是那个人知道他是郎世乐騎士，那人一定万分悔恨，心痛不已。"

伊兰小姐这时又向她的父亲道："請您讓我騎馬找他，不然我会悶得发疯呢，我一天見不到他和拉文哥哥，我就一天不停下来。"她父亲說道："你去吧，我听說他受了伤，心里也难受呀。"不多时，这位小姐准备妥当，看她在卡文英騎士的面前，悲痛得无以形容。

第二天早晨，卡文英騎士去拜謁亚瑟王，把自己在阿斯土萊特的美女家里，看到郎世乐的盾牌那件事情，和盘托出。亚瑟王說道："我在事前就明白了，所以不許你下場比武；有一个晚上，他来到阿斯土萊特城投宿的时候，我已經看見他。"他又說："我很奇怪，他从来不佩带任何女人的标志；在这次以前，我旣不曾看他佩带过任何妇女的紀念品，也不曾听到过。"卡文英騎士在旁

說道："騙了人，杀我的头，那位美女真爱郎世乐啊；我不知道为什么，她正在騎馬找他哩。"随后，国王偕同全部官員来到倫敦，卡文英便在朝廷里公开宣布郎世乐騎士曾获得了比武的錦标。

## 第十五回

卜尔斯听到郎世乐受伤的消息，他怎样地忧愁煩悶；
又关于王后听到郎世乐带紅袖巾的消息之后，
她怎样地暴躁发怒。

卜尔斯騎士得到了郎世乐騎士获胜的消息，讀者要知道他很伤感，同时所有的亲屬們也是这样。及至桂乃芬王后听到郎世乐騎士佩带着阿城女郎的紅袖巾出場比武，頓时怒火高騰，无法遏制。她立时派人召来卜尔斯騎士。待卜尔斯来到她的面前，她愕然問道："卜尔斯騎士啊，您曾听到郎世乐那样对我忘恩負义的行为嗎？"他答道："我認为他已經出卖了自己，而且又欺騙了我們。"王后又罵道："这个狠心狗肺的騎士，管他出卖自己做什么。"卜尔斯又說道："王后啊，請您息怒，可是我不願听人这样批判他。"王后又罵道："您还这样說，他在温彻斯特的比武場里，头上竟然挂着什么女人的紅袖巾，我为什么不可罵他丧心病狂呢？"卜尔斯騎士答道："王后呀，我对他戴紅袖巾一事，很是遺憾，但他的本意却不錯；我想他是利用这块紅袖巾，去遮掩亲屬們的耳目，免得亲戚們識破他。在这次以前，我們中間确实沒有任何人，曾看見过他佩带着任何妇女的标志或紀念品。"王后又怒道："呸，不要脸！不管他是怎样大胆驕傲，如今您总占了他的

上风哩。”卜尔斯騎士辯道：“王后，請您永远不要这样說吧，他已經打敗了我，我的伙伴也被他打敗，我認为若是他想打死我們，便不会有一个能够活命的。”王后又說道：“这个死东西，卡文英曾在国王的面前报告，說他同那阿城女郎頂相爱哩。”卜尔斯又說道：“我不能禁止卡文英去信口雌黃，但我可以表白郎世乐騎士一向从未爱过任何妇女，他对待任何女人并无軒輊之分。”他又說：“王后呀，不論您怎样咒駡他，我总要赶紧去找他，願上帝能使我得到他的好消息。”讀者們，我們把他們的談話，暫时停下，且把郎世乐騎士的危险情况，向諸位道来。

且說美女伊兰抵达温彻斯特之后，到处探寻郎世乐的下落，适巧遇見她的哥哥拉文騎馬漫游，借以訓練馬的步法。看見自己的同胞，自然是認識的，她便放声喊叫，拉文听到妹妹的声音，也就回馬迎接；可是伊兰一遇見哥哥，开口便問郎世乐騎士的情况怎样。拉文很是惊訝，說道：“妹妹，什么人告訴你，我上司的名字叫郎世乐呢？”接着，她就把卡文英怎样从郎世乐的盾牌上猜出的經过，說給他听。他們兄妹两人便一起馳回精舍，也一齐下馬了。

拉文騎士带她走进去看郎世乐騎士；她一望見郎世乐臥在床上，病得面色蒼白，她急得立时暈厥，不知人事，很长时間，不曾醒轉。等到她苏复之后，才露出輕微而尖銳的声音問道：“郎世乐騎士呀，您怎样到了这步田地呢？”說罢又急得人事恍惚了。郎世乐便央求拉文快把她扶起，并且說道：“請您扶她到我的身边。”等她醒轉之后，郎世乐就抱着亲嘴。接着又向伊兰說道：“亲爱的小姐，您怎的这么伤心呢？岂不使我更难过嗎？您不必这样多伤感呀，您赶来探望我，我自然是欢迎的；我想靠了上帝的恩典，这一点小伤，很快就能恢复的。”又接着說：“但是，我很

詫异，什么人把我的名字告訴您的呢？”这位小姐便把卡文英投宿到她父亲家里的經过，述說了一遍：“就是由于您的盾牌，才发現了您的姓氏。”郎世乐騎士惊叹道：“啊喲，不好了，我不願意外人知道我的姓名；人家曉得了，一定要鬧出是非的。”在郎世乐的脑海里，盘旋着一些难题，如果卡文英把他佩带紅袖巾的事情，告訴了桂乃芬王后，那不是又要鬧出滔天大祸么。

这位美丽的伊兰一直不願离开郎世乐的身边，夜以繼日地服侍他，据法兰西著作的記載，从没有一个女人服侍男子，象她这样体貼入微的。后来，郎世乐請拉文到溫彻斯特去偵察卜尔斯的行踪，并說可以从他額上的一个伤疤上認出他。还說道：“我想卜尔斯一定要寻觅我的下落，他就是打伤我的人呀！”

## 第十六回

卜尔斯騎士怎样寻找郎世乐騎士，随后在一个修士所住的地方見到他；又关于这两个人抱头痛哭的情形。

現在我們叙述那一个寻覓郎世乐的卜尔斯，他又称甘尼斯的卜尔斯騎士。抵达了溫彻斯特不多时，他就被拉文的埋伏发覺了，拉文騎士由此获得了情报；及至拉文到了溫彻斯特而又找着了卜尔斯，便說出了自己的身分，同伙的是誰，还暴露了自己的姓名。卜尔斯騎士听了之后，說道：“好爵爷，求您快領我去拜望郎世乐騎士吧。”拉文騎士答道：“先生，請您上馬，大概再过一个时辰，就会看見他了。”他們启行不久，就来到了精舍。

卜尔斯一瞧見郎世乐卧在床上，滿面病容，憔悴蒼白，他自己

的脸色也全变了；更由于悲痛和同情，急得話也說不出，惟有一滴一滴的热泪落个不停。及至能发出声音，才这样說道："啊呀，我的爵爷郎世乐騎士，恳求上帝恩典，快些使您复原吧；我的罪过和恶运，使得我的心里实在难受；我可算是一个不幸的人啊。您是我們全体騎士的領袖，也是我們的光荣的根源，我竟恬不知耻地伤害了您，触犯了上帝的憤怒，我真算不幸啦。而且，我这个卑鄙不堪的騎士，乱用了气力，伤害了您这么一位最高貴的騎士。我无耻地去斗您，又把您打伤了；然而您本有可以打死我的力量，反而保了我的活命；如今不只是我一个人，还联合您的亲戚，把您打得要死。"他又說："郎世乐騎士啊，我願意去銘心和滴血，但恳求您能寬恕我。"郎世乐騎士回答道："亲爱的表弟，欢迎你来瞧看我，可是你的話太过客气，眞是不敢当，請你知道，我还不是一样地在爭名夺利嗎；为了我自高自大，才想打敗你們一伙兒；如今竟由于我的傲慢，在到达之后，不先去暗示諸位我已入場，以致几乎被你們打死，我自己的錯誤，咎由自取，与你何涉。倘使我不曾受伤，那么要請你听一句古諺：'至亲好友，走进战場，性命攸关，岂能留情。'"他又接着說："亲爱的表弟，請你不要多嚕囌，凡是上帝的主意，我們都当欢迎；这話可以告一結束，讓我們談談輕松愉快的問題；往事已矣，一去不返；但願我們能够覓得良藥，赶快把我医好吧。"

随后卜尔斯靠在郎世乐的床上，告訴他說，因为他在战場上頂着一条紅袖巾，气得王后怒火冲天；此外又告訴說，卡文英是怎样把他发覚的，还說道："就是由于您放在阿城女郎手里的那面盾牌啊。"郎世乐騎士道："怎样会使得王后发火呢？我不讓群众認識而出場应战；这也咎由自取，使得內心里很难受。"卜尔斯騎士又說道："我想尽理由来原諒您，那有什么用处呢，王后本来

駡您的話很多，我只告訴您几句罢了。”他又問郎世乐說：“外面所传說的一位阿斯士萊特的美女，就是那位忙着服侍您的小姐嗎？”他回答說：“就是她噢，我无法把她撇开呢。”卜尔斯騎士又說：“这么温柔多情的小姐，天生的美貌，又受过高尙的教育，您怎么可以遺弃她啊？可是，亲爱的表哥哥，上帝一定同意您爱她，不过我不敢为您作主张，也不能为您作主张呀。”他又說：“照我看来，她这么殷勤地侍奉您，她眞是全心全意地爱上您。”郎世乐答道：“这更使我心神不安咧。”卜尔斯騎士接着又說道：“爵爷啊，若是您不爱她，她已經不是第一个对您空費精神的女人啦，說来也令人伤感。”随后他們又談論了好些事情。郎世乐騎士繼續休养了三四天，看他逐漸健康，也胖得多了。

## 第十七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去試穿武装，便中来检証他自己的身体是否已經恢复了健康；以及他的伤口怎样又破裂的。

卜尔斯騎士又告訴郎世乐騎士說，亚瑟王和北加里士王双方选定在万圣节的佳期，在温彻斯特附近举行大比武会。郎世乐兴奋問道：“这消息是眞的么？請您陪我多过些日子，等待我复元，我現在觉得比以前更壮也更胖了。”卜尔斯答道：“多謝上帝的恩典。”他們共同过了将近一个月，那位伊兰小姐不分昼夜地忙着服侍郎世乐，任何女兒侍候父亲，或是任何妻子照料丈夫，从沒有象她这样温柔而周到的；卜尔斯騎士亲眼目睹这种情况，十分贊揚。

有一天，郎世乐、卜尔斯和拉文三个騎士会商議定，打发一个修士到林里采藥草，等到采来之后，郎世乐吩咐伊兰小姐拿去煎湯，供作沐浴。同时，郎世乐騎士准备了全部武裝，打算佩带起来練一練枪剑，看看自己身上还痛不痛。他跃上了馬，使劲蹬着馬刺，那馬已經休养了一月，自然精神飽滿，奔騰如飞。郎世乐将长矛平挾在腰窩上，放馬直冲。那馬挨了馬刺，拼命跳跃；这匹坐騎，可說是全世界最出色的馬了；那馬上的騎者，用力猛而且稳，他平托着长矛；随时驀然把韁繩收得很紧，更为了想使那馬前冲，有时使了一把大劲，不料这样竟将腰窩里的新創疤，里外一齐暴裂；霎时鮮血涌出，他感到全身軟弱，无法支持，騎也騎不稳定。郎世乐遭到这个意外，放声向卜尔斯吶喊道："唉，卜尔斯騎士和拉文騎士啊，救命啊，我活不下去了。"話才脫口，他就变成了死尸一样，只听扑通一声，他从側面跌倒地上了。这时卜尔斯和拉文急忙赶到跟前悲伤万分。伊兰小姐恰巧听到了悲痛的喊声，也跑出来了；她在出事的現場，看到郎世乐披挂着全部武装，气得又哭又喊；她偎近郎世乐的脸上亲一口嘴，打算尽力把他喚醒。她又开口大罵她的哥哥和卜尔斯，叫他們"万恶的騎士"，还責备他們不应該讓他起床；她一面乱哭，一面还說若是他死了，一定要对他們进行控訴。

在这时，走来了一位慕道的修士，名叫不列顛尼的包德文騎士，他看到郎世乐的情况严重，并未多发什么意見，讀者們想来都明白，他是在发怒了；遂即吩咐他們說："快把这人抬进精舍里。"他們遵命抬了进去，脫去武装，放在床上；看他的鮮血还是流个不停，四肢都不能动弹。那位修道的騎士在郎世乐的鼻孔里撒了一些藥粉，又在他的嘴里灌入一些水。不多时，郎世乐醒轉了；那位修道者又替他止血。及至郎世乐能够发出声音，修道

才問他为什么这样去冒着生命的危险。郎世乐騎士答道："騎士先生，我覺得已經强壮啦，又听到卜尔斯說，亚瑟王和北加里士王一定要在万圣节举行大比武会，很想預先試一試，看看能不能够去参加呢。"那修士道："唉，您一生到底总是胆大心高，欢喜得胜，不甘屈居人下，但現在您必須遵从我的意見去休息哦。讓卜尔斯騎士单独去参加，任意去打好啦。"他又接着說："靠了上帝的恩典，等到比武会閉幕之后，您返回此地的时候，在这期間只要郎世乐騎士肯服从我的約束，我想他会同您一样健壮的。"

## 第十八回

卜尔斯騎士轉回以后，他对于郎世乐騎士的消息，比武会的情况，以及得奖者的姓名，做了怎样的报告。

这时卜尔斯騎士告别了郎世乐騎士，郎世乐开口說道："亲爱的表弟，有些我应当問候的人物，您如果遇見了，請您代替我請安啊。还希望您加劲比武，为着我而去夺得錦标。靠着上帝的恩典，我在这里等待您回来。"卜尔斯随即离开这里，径往亚瑟王的朝廷，抵达之后，他把郎世乐騎士所留在的地方，告訴了大家。国王听了叹道："我很替他担心，如果他还能起死回生，我們都要感謝上帝的恩典。"后来，卜尔斯騎士又把郎世乐冒险試馬的慘状，向王后报告一番。他說道："王后啊，他所以要这样去做，为得要想加入这次的比武会，他完全是为您着想的。"王后罵道："那个該死的东西，无出息的騎士，您要明白，倘使他还活下去，我心里頂不舒服哩。"卜尔斯騎士为他解释道："他一定会活下

去的，王后啊，除您之外，有誰会这样想呢，我們这群亲戚們都不希望他短命哩。”他又接着說：“可是王后啊，您时常对郎世乐爵爷发生誤会，每每到了事后，又沒有一次不証实他是一位正大光明的騎士。”說罢，告辞而去。

随后，圓桌社的各个騎士都集合一起，准备参加万圣节的比武大会；还有从各国赶来的騎士，絡續不絕。及至万圣节快要到了，北加里士王、百騎士王、苏尔露斯的大太子姜拉豪騎士、爱尔兰的安国心王，以及苏格兰王都已先后赶到了。这三位君王都加入亚瑟王的方面。开場以后，卡文英騎士首先应战，表演了惊动全場的好武艺。据传令官的报告，他一共打倒了二十名騎士。至于甘尼斯的卜尔斯騎士，在同一个时間里，也击敗了騎士二十人；因为他們两个最初入場，战斗的时間最久，所以合得了今天的錦标。关于卡力滋騎士，据史書的記載，当天也表演煊赫的武功，被他打倒和扯倒的一共有三十个。不过他得胜之后，随即离去武場，不曾久留，因而失掉領奖的机会。巴乐米底騎士在这天的武功也很惊人，他打倒了二十个騎士，急忙退場而去，人們猜测他大概同卡力滋两人另有冒险工作等候他們。

大比武会方才結束，卜尔斯騎士便赶回郎世乐騎士的住处，他两人相見之后，卜尔斯知道他已能步行，自然很是高兴；同时卜尔斯便把这次比武的經过，統統說給郎世乐听了，这都是讀者們在上文里听过的。郎世乐騎士道：“我很奇怪，卡力滋騎士击敗敌手以后，为什么便急急忙忙地走开，不願多等一刻呢？”卜尔斯騎士答道：“我們也这样想哦，同时也覚得詫异；世間上只有您，或是催恩痛騎士，或是拉麦若克騎士，才会在短短的时間里，完成了象卡力滋那么伟大的武功，此外并沒有任何人可以同他媲美了。卡力滋决賽完毕，立时离場，我們不知道他的去向。”郎

世乐騎士听罢这話，兴奋地說道："我願意把脑袋同您賭，看看有誰敢說我是錯的；我相信他是一个杰出的騎士，气吞山河，力盖群倫；若是他去比武，我認为世界上沒有他的敌手；而且他天性温和，待人客气，忠厚至誠，寬大慈爱，謙逊为怀，从沒有絲毫害人的詭計，总而言之，他是一位恬淡、忠实而又純正的人物。"

这时他們两人准备向修士告别了。有一天早晨，卜尔斯和郎世乐两人，还有伊兰小姐随同乘馬走出，来到了阿斯土萊特城，投宿在伊兰的家里；她父亲本拿特騎士設宴欢迎，长兄太尔騎士亲自招待，宾至如归，热鬧异常。翌日黎明，当郎世乐騎士預备启程的时候，伊兰小姐陪着父亲和两个哥哥来看他，向他說了这样一番話，欲知內容如何，且待下回分解。

## 第十九回

当郎世乐騎士准备离开阿斯土萊特城的时候，那里有个美丽娟秀的少女极度悲伤；怎样为爱上了郎世乐而忧郁致死。

伊兰小姐說道："我的爵爷郎世乐啊，現在我看您快要启程啦，求您这位寬怀大度的騎士，怜憫我的处境，勿讓我为您死了。"郎世乐騎士道："請問您要我做什么呢？"伊兰天眞地答道："我要您做我的丈夫。"郎世乐又說："小姐啊，我感謝您的好意，只不过我已决定了，終生不做个有家室的人。"伊兰随口說道："好騎士啊，那么請您做我的情人，好了。"郎世乐繼續又道："您的父兄，待我天高地厚，我怎么能以怨报恩，若是我同您乱姘，耶穌基督也要禁

止我的。”她說道：“哎喲，我只好为您而死啦。”郎世乐騎士又說：“您何必輕易就死呢，敬爱的小姐，您要知道，如果我想結婚，随时可以进行，可是我从不想做个結婚的人；敬爱的小姐，您說过您是爱我的，我为了答謝您的盛情，如有任何人为您所爱而能結为夫妇的，我願意贈送你們——包括您的繼承人，每年一千金鎊，作为微敬；此外，只要我活在世上一天，就做您的騎士一天。”那位小姐答道：“您說的这些事情，都是我所不要的，我只想請您娶我为妻，否則最低的限度，也要做我的情人；郎世乐騎士呀，您要知道，我的好日子已經过去了。”郎世乐騎士答道：“敬爱的小姐，您提起的两件事，不幸我沒法办到，只得求您原諒了。”

她苦痛得哼了几声，頓时暈倒地上；近旁的侍女抬她送进臥房，听她哀声怨气，半晌不停；这时郎世乐騎士告辞而去，临行前还問拉文騎士想做什么事情。拉文說道：“提到我应当做什么，我想，若是您不驅逐我，或是不命令我离开，我自然願意奉陪的。”正在对答之間，忽然老騎士本拿特来到了，便对郎世乐說道：“我眞不懂，小女伊兰就要为您去死罗！”郎世乐騎士答道：“我也沒有办法，实在抱歉万分，但是可以向您报告的，就是我已为她作了妥善的安排，她眞心爱我，万分荣幸；可是我从沒引誘过她，关于这一点，已向令郎全部表白，自从認識令嬡到今天，从不曾有任何要求或应諾；我个人呢，严守騎士的金科玉律，尊重女性的貞操，不論在行为上或意念上，我都保持着令嬡的洁白。如今我对于她的痛苦，极为同情；她确是一位高貴、温柔，而有良好家教的女性。”拉文騎士在旁插嘴說道：“爸爸，我敢担保郎世乐騎士的話，說妹妹还是一个童貞；她同我一样，自从我初次遇見郎世乐的时候起，我永不願再离开他；而且自今以后，如果有緣追随着他，也不想离开他的。”

随后，郎世乐騎士辞行而去，大家在此分手，他赶到了温徹斯特。国王亚瑟看見郎世乐枪伤全愈，精神抖擻，返回朝廷，十分兴奋；就是卡文英和圓桌社全体騎士，也无不喜形于色，独有阿規凡和莫俊德两人怏怏不乐。此外，还有桂乃芬王后对郎世乐恨之入骨，离他愈远愈好，不願同他交談；郎世乐虽是尽量殷勤，也沒能得到她的好感。

阿城女郎留在家里，日夜哭泣，輾轉反側，寝食俱废，即湯水亦不下咽，口口声声地怀念着郎世乐騎士。她纏綿床笫，已經过了十天，瘦弱萧条，奄奄一息，快要脫离人間，最后她对神父忏悔，也接受了死前的宗教仪式。一說到伤心的話，她总是提到郎世乐騎士。神父劝她抛开这些念头，伊兰回答說：“怎能抛开紅尘呢？我还不是尘世里一个弱女么？我一刻不死，我就一刻怨恨自己；我虽是爱上了人世間的一个男人，可是我認为不曾侵犯过任何人呀；而且我恳求上帝为我見証！除开郎世乐之外，从不曾爱过任何人，将来也不会再爱什么人，願意对郎世乐或全世界保持一生的洁白；若是因为我爱上一位高尚的騎士，上帝的意思是要处我死刑，我恳求在天的父，垂怜我的灵魂，垂怜我那飽受苦痛的肉体，早日把我召去，減少我一部分的罪孽。”她繼續祈祷着：“最亲爱的耶穌基督啊，求您为我作見証，我是从来不敢违犯您那神圣的律法；至于我全心全意地去爱郎世乐騎士，我的主啊，我自己也不能再支持这种单相思了，因此我只好死去。”

伊兰随后恳求父亲和太尔哥哥，完全按照她的意思替她写成一封信；她的父亲滿口答应了。这信里的一字一句，都根据了她的意思，及至写成之后，又恳求父亲守在她的身边，看她死去。她并且說道：“爸爸，在我的身上还有余热的时候，請您把信放在我的右手里，要我拿紧，一直等到全身冰冷；还請您放我在一张

华丽的床上，将我所有华丽服装，都放在身旁，然后連床带衣，搬到車上，再运到太晤士河的附近；在那里，請您再搬我上船，移进船里；交給您所信托的一个人，把我駛去；但是船上要用黑色綢緞遮掩愈密愈好；爸爸，我求您替我照办啊。”父亲答应以后，事无巨細，完全按照这女兒的心願一一办妥了。伊兰死后，父兄的悲慟，自不待言。她的遺体連同床鋪，当运往太晤士河近岸，另請一人駛至惠斯敏司德地方，在任何行人注目看到它之前，这船夫已經前前后后地划行了。

## 第二十回

阿斯士萊特的这个女尸，怎样运到亚瑟王的面前，又关于埋葬的情况，以及耶世乐騎士怎样在望弥撒的时候为死者捐献。

有一天，亚瑟王和桂乃芬王后憑窗远眺，私自談心，无意間望見太晤士河上駛着一艘黑船，不禁愕然。国王便召来凱騎士，伸手指給他看。凱騎士回报道：“王上，这眞有新聞发生啦。”国王吩咐他說：“您就去打探打探，带着布兰底耳斯騎士和阿規凡同行，若有消息，迅速奏上。”这四个騎士連忙赶到河边，走进船里；他看見一个美女的尸体，躺在床上，船头上蹲着个貧穷舵手，一言不发。这四人看到这种情形，急忙轉回，据实回报了国王。国王說道：“这个美女的尸体，我要亲自看看啊。”于是，国王和王后便手挽着手，一同前去了。

国王命令抛錨停船，紧靠岸边，又指定了几名騎士，陪同国王

和王后上船；他們走进艙里，便发現一个美女，死挺挺地睡在床上，床旣华美，上半身滿堆着美丽的綉金服装，面带笑容，不象死者。忽然間，王后看見她右手里紧捏着一封信，便告訴了国王。国王伸手拿来那信，向大家說道：“我相信这信里一定写着她的身世，还有为什么要把她运到这里的。”国王和王后离开这船，又命令一个人上船侍候。

当国王返回朝廷以后，召集大小官員多人觐見，他說要当众拆信，了解眞象。待国王将信拆开，随交秘書宣讀，內容如下：

> 最高貴的騎士郎世乐先生，我为了您的問題，現在同您生死訣别了。我是您的情人，我的名字外人都称做阿城美女；我願向举世的名媛閨秀們訴出我的悲哀，請您为我祈祷，并且将我安葬，当举行丧葬弥撒的时候，还望您为我捐献若干；这都是我最后的恳求。此外，我恳求上帝为我作証，我是一个純洁的处女。郎世乐騎士啊，您是举世无敌的能手，还請您为我的灵魂祝福。

这就是信的內容。

这信讀完了，不論国王和王后，以及其他騎士人等，无不感到字字凄愴，句句沉痛，都禁不住流下泪来。国王立时派人召見郎世乐，他来到了！国王又命人讀給他听。

郎世乐騎士一字一句听过以后，說道：“亚瑟王上啊，我得到这位少女的噩耗，內心痛苦万状；可是上帝知道，我的身心两方面，都不曾造成她死亡的因素；关于这一点，我要向她的哥哥解释明白。（說时指着拉文騎士）这一位就是的，名字叫拉文騎士。她是一个品貌兼全的女性，我从来不曾否認，我同她相处，她对我爱护体貼，无以复加。”王后在旁插口道：“您应当对她表示一些溫存，她就不至于走上絕路了。”郎世乐騎士答道：“王后呀，她只要我应允两件事，第一是娶她为妻，不然就留她做情妇，别无商

量余地；这两点都是我所沒法同意的。我曾說过，为了表示感激她的美意，只要她想同任何一个騎士結婚，我决定按年拿出一千金鎊，贈給她和她的承繼人作为謝仪。”他又說：“王后啊，我認为爱情不是勉强的，要它由心里自然地萌芽长出，幷不是勉强而来的。”国王說道：“这是至理名言，許多騎士的爱情都是保留自由的，永远不受絲毫的約束，如若一旦受了約束，他就失掉自己了。”

国王又指示郎世乐騎士道：“为了您的身分，您应当郑重地去料理伊兰小姐的后事。”郎世乐騎士答道：“我願意尽心尽力地去照料她。”这时有好多騎士們赶来瞻仰伊兰的遺体。第二天早晨，郑重安葬，郎世乐奉献了一笔賻仪，作为殯葬时的費用，当时在朝的圓桌社全部騎士均行到場，幷也捐献。待伊兰下葬之后，那位舵手便乘原船駛回。王后派人召請郎世乐騎士談話，說明这次无緣无故的責备他，要請他多多原諒。郎世乐騎士說道：“您毫无理由地乱駡我，这已不是第一次了；我每次受了冤屈，都不放在心上，总是認为应当忍耐的。”他把整个冬季，消磨在狩猎和鷹猎上面，經常还陪着王侯爵爷們使武斗剑。在每处地方，都是拉文騎士受人表揚，获得胜利；因此在圓桌社的集团里，个个都知道了他的名字。

## 第二十一回

圣誕节大比武会的情况，又关于亚瑟王頒布命令，从事布置的大比武会；以及当时郎世乐的情况。

光阴如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覺到了圣誕节，在这时以前，每日举

行小型比武会，规定用金刚石做奖品，奖給胜利的騎士。郎世乐只参加那些由叫报所通告的大比賽会，他对于小型比武，閒不与会。但拉文騎士在圣誕节期間，經常在武会中比賽，武艺精湛，很少敌手，极得观众的称揚。因此在場的各級騎士，都認为在下届五旬节的盛会上，拉文一定会被封做圆桌騎士的。圣誕节之后，亚瑟王召集各騎士大会聚，到者很多，他当廷吩咐了定期举行大小比武会。北加里士王回报国王說道，他将同爱尔兰的安国心王、百騎士王和諾森伯兰王，以及大太子姜拉豪騎士五人結成一队。这四个王子和一个伯爵均来对抗亚瑟王和他的圆桌社騎士們。大家决定之后，即派人发出叫报，通告在圣誕节举行比武大会，地点定在惠斯敏司德的附近；各騎士得到消息，均感兴奋，准备鼓起勇气，下場应战。

桂乃芬王后这时派人去邀請郎世乐騎士来朝，向他这样說道："您今后若是騎馬出外，或是参与大小比賽会，应当讓您所有的亲屬，完全認識您的面目。而且，在这次的武会上，您要佩带我的綉金袖巾；希望您为着我而下場，博得观众的称贊；如果您想要得到我的爱，您还要通知您的亲屬，說明在那天还要在自己的头盔上，佩上了我的袖巾。"郎世乐騎士答道："夫人，照您的吩咐好了。"說罢，两人都滿心快乐。比賽的日期愈来愈近，郎世乐告辞了卜尔斯，又說他将偕同拉文径往文都尔森林，去訪問一位高尚的修士，这人名叫布瑞协斯騎士；郎世乐的目的，想在他家里得到充分的休息，以便上場的那天，精力充沛一些。

郎世乐騎士偕同拉文騎士起身以后，除了他的亲近要人之外，任何人都不知道他的去向。可是讀者应知道，他抵达了精舍，布瑞协斯对他热烈欢迎，盛饌款待。郎世乐住在这里，每天到精舍邻近的泉旁，有时躺在泉边地上，賞玩起伏的水花，有时竟入了

睡乡。这时，树林里住了一位貴妇，她是一个伟大的射手，每日出猎，随身携带着弓箭；同行者从沒有一个男人，都是女流，而且都长于射击；不論騎馬，或是立在站头，都能輕而易举地射中一只野鹿；她們每天携弓带箭，还拿着吹角和木刀；另有馴服的猎犬，专供奔逐和追捕猎物，也跟随着她們。适当这位女射手把一只猎狗安定下来，以便再对准一只瘦鹿发箭，不想那鹿即刻奔过一片树林和篱笆去了。她便偕同一部分女友追踪向前，打算循着狗的吠声而寻出那鹿的去向，竟在一条溪边把它找到了；驀然間，那牝鹿又逃到了郎世乐正在睡着打盹的那座泉边。因为它跑得太热，伸头到泉里喝水，停留了半晌；猎狗也随在后面追了上来，不过由于跑得太急，竟迷失了这只鹿的脚印。就在这时，女射手也飞奔赶来，依照着猎狗的示意，发覚了正在泉边喝水的牝鹿；她急忙选出一支寬箭，瞄准牝鹿，拉滿大弓，发射出去，不意那箭从篱边鹿旁飞过，竟击中了郎世乐的屁股上。他受了这一箭，疼痛非常，气得破口大罵；待他抬头一看，原来是个女郎射来的。他望見这个女郎，便駡道："你是什么女人，你在拉弓的时辰遇到了鬼，一只魔鬼教你乱射的。"

## 第二十二回

郎世乐騎士受伤以后，怎样来到一位修士的住所，以及其他事項。

那位女郎听到郎世乐騎士在駡她，便上前求恕道："高貴的爵爷，請您原諒，我本是良家閨秀，經常在林里打猎，我发箭射鹿，完全



“她是一个伟大的射手，每日出猎，随身携带着弓箭。”

沒有看見您躺在地上休息，上帝可为我作証；本来有一只牝鹿在泉边喝水，我拉弓射它，沒想我的手滑了一下啦。”郎世乐騎士答道：“天啊，您可把我射伤了。”那女射手听后匆匆地离去，郎世乐騎士也就想法把箭拔出，无奈箭头留在股肉里面，待他慢步忍痛轉回了精舍，愈走流血愈多。及至拉文騎士和另外一位修士发現他受了重伤，自然忧心如焚，不过拉文还不明白他究竟是怎样受伤的，更不知道是被誰打伤的。但他們两人确实气憤不堪。

这位修士费尽气力，把箭头从郎世乐的屁股里取出，鮮血流出很多，伤口痛不可当；又因为伤在臀部，自然无法騎馬，所以对他是一件倒楣的事情。郎世乐騎士叹道：“耶穌啊，恳求您的恩典，我眞个太不幸啦，本来我可以参与比武，又有获得荣誉的希望，今竟遭到天外的横禍。”他又哀恳道：“慈爱的耶穌啊，只有上帝才是万能的，求您讓我在圣烛节那天能够登場比賽，我不怕发生任何困难的。”郎世乐騎士这时用尽方法，治疗他的創伤。

比武会的日期到了，郎世乐騎士計划了自己的装束，偕同拉文跃上坐騎，看来好象两个异教徒沙拉森人似的；便离开住处走进了武場。在那里，北加里士王随带着騎士百名，諾森伯兰王領带优秀騎士百名，爱尔兰的安国心王也率着騎士百人，准备应战；大太子姜拉豪騎士也領了百名勇士，至于百騎士王所带能手，数目也同他們一样，群英荟聚，各显身手，煞是威严。一霎时，亚瑟王的健将入場了；随着而来的，有苏格兰王的百名騎士，果尔地方由嵐斯王的騎士百名，不列顚尼的豪厄耳王率領的騎士百人，柯拉安斯的查拉英也随带了一百名騎士，亚瑟王亲率入場的騎士二百名，而且大半是圓桌社的人物，又都曾建树过赫赫武功；一辈年高德重的騎士，登上了观望台的宝座，随同王后观战，以便評定优劣，頒发奖品。

# 第二十三回

在比武会上郎世乐騎士怎样表演他的武艺；其他各人
都怎样地表演出了他們的技能。

比賽的号令在場里发出了，登时北加里士王和苏格兰王遭遇，經过一个回合，那苏格兰王敗退了；紧接着爱尔兰王又把由嵐斯王打倒；立刻間，諾森伯兰王击敗了豪厄耳王；随后姜拉豪大太子又把柯拉安斯的査拉英打在地上。亚瑟王火冒三尺的样子奔进战場，一股劲冲上了百騎士王，打得他应声倒下；亚瑟王还使了那根长矛，繼續向前打去，結果又打倒了三个騎士。到后来，亚瑟王的矛杆虽是折断了，可是他的武艺却震撼了全場；驀然間又奔出来卡文英、葛汉利、阿規凡和莫俊德四个騎士，奋勇应战，各奏奇功，計經卡文英击倒了四个騎士；随后又开始了激烈的混战，赶来了郎世乐的亲屬許多人，卡力滋和巴乐米底两个騎士也在其內，自然也有許多圓桌社的武士，把那四个王子和一个太子打得狼狽不堪；同时因为姜拉豪公爵的膂力过人，武艺精湛，也把圓桌騎士們逼迫得走头无路。

郎世乐騎士亲眼看見这种激烈的斗爭，忍无可忍，狂风暴雨般冲进了武場。一霎时，卜尔斯和他的亲屬們窺見了郎世乐騎士的英勇气概，他便向全体說道："請你們留心那个头上頂着金花袖巾的人，他便是湖上的郎世乐騎士。"同时，卜尔斯为了表示好感，也告訴了卡力滋騎士，卡力滋騎士答道："能讓我認識他，这是件好事。"大家又問道："跟在郎世乐的馬后，打扮得同他一样

的，那是什么人呀？”卜尔斯騎士答道：“他叫拉文，一位天性和藹，又有武功的騎士。”于是郎世乐同卡文英打將起来，恰巧郎世乐把卡文英連人帶馬打翻在地，接着又打倒了阿規凡和葛汉利两人，最后又将莫俊德击落馬下，他自始至終只使了一根矛枪。这时，拉文和巴乐米底两人遭遇了，会合之际，勇猛无比，以致他們两个跟随坐騎跌倒地上。待他們一同爬起之后，又都躍身上馬，忽然郎世乐对着巴乐米底打来，竟把巴乐米底猛然打倒；在郎世乐停止以前，急忙轉身拾起了長矛，向一群騎士搠去，一根又一根地使打，一共打翻了三十个騎士，而且大都是圓桌社的成員；这时他的亲屬們总是退下，离开郎世乐而轉移到其他方向应战，也就是郎世乐騎士本人所打不到的地方。

亚瑟王看到郎世乐以破竹之势压迫他的部下，不禁怒火冲天，便召喚卡文英、莫俊德、家宰凱、葛利夫萊、司厨卢坎、拜底反尔、巴乐米底、沙飞尔以及他的弟弟一齐前来；国王便率領这九个騎士，准备对着郎世乐和拉文两人打去。这种情形，竟被卜尔斯和卡力滋两个騎士望見了。卜尔斯便喊道：“眞使我心惊肉跳，怕是郎世乐爵爷沒法应付这場苦战呀。”卡力滋騎士答道：“斫我的头也不管，我一定要赶到郎世乐的跟前，替他助威，即使他被人打敗了也不怕，总之我是經他封做騎士的。”卜尔斯騎士又說道：“哪里可以这样乱来，应当听从我的意見，只有伪装出場才可以。”卡力滋騎士答道：“那么，我就化装下場吧。”說时迟，那时快，卡力滋望見近边有一个威尔士的騎士，因为受到了卡文英的重击，迫而躺下休息；卡力滋奔到他的面前，商借他的盾牌使用，保証对他沒有妨害。那威尔士的騎士答道：“这有什么不可以呢。”卡力滋騎士借得的盾牌，据史書的記載，顏色是綠的，盾的正面画着一幅女象。

这时，卡力滋騎士风馳电掣般向郎世乐騎士冲来，还喊着道："爵爷啊，赶快准备好，您在哪边呀，亚瑟王带着九个騎士就要赶到，他們一定要打垮您，我特奔来做您的帮手，为了您从前待我太厚啦。"郎世乐应了一声："多謝盛情。"卡力滋騎士又重申他的战略道："爵爷啊，請您去对付卡文英，讓我来打巴乐米底；以便拉文騎士可以全力去同亚瑟王周旋。及至我們把那三人赶开了，再联合一气去打击其余的騎士。"忽然間，亚瑟王亲率着九个騎士冲到了面前，郎世乐勇猛地应付卡文英，一击打去，正打中了他的馬鞍弓上，馬鞍裂开，把卡文英翻到馬下。卡力滋騎士和巴乐米底斗将起来，卡力滋猛然一击，也把他人馬都翻到地上。至于亚瑟王和拉文两位騎士，才一交手，都被对方打落馬下，馬也翻了身，半晌爬不动。随后郎世乐去对付其余的人，結果一个一个的，把阿规凡、葛汉利和莫俊德三个騎士打倒；至于卡力滋呢，他又把凱騎士、沙飞尔騎士和葛利夫萊騎士打倒。随后拉文又夺来一匹馬騎上，他打倒了司厨卢坎騎士和拜底反尔騎士；这里便成了英雄大聚会。

郎世乐騎士放馬奔馳，騷动了全場，拉开了好多头盔；任何人騎在馬上若是挨了他的一枪，或是被他敲了一剑，都沒法能够在鞍上騎稳。說到卡力滋所表演的武功，大大惊动了全場观众；只看見那个撑綠色盾牌的，在这天一共打倒和拖倒了三十多个騎士，可是都不認識他是誰。据法兰西文著作的記載，郎世乐看到了卡力滋的武功，深表惊訝，为的他也不知道这人是誰；拉文騎士在这次战役里，一共打倒和拖倒的計二十人。郎世乐也不知道他是卡力滋騎士，倘使崔思痛和拉麦若克还在人間，他会認为必定是二者之一了。在激战当兒，郎世乐騎士、卡力滋騎士和拉文騎士集結在武場一边；另一方面仍是卜尔斯、爱克托、梁納耳、

拉麦若克①、布留拜里、卡力哈特、卡力胡丁、伯莱亚斯、以及班王亲族的騎士們，他們正在对付站在战場近处的白騎士王和諾森伯兰王两人。

## 第二十四回

亚瑟王对比武的成績怎样表示惊訝，又怎样騎馬寻得郎世乐騎士。

这次比武所占的时間很长，各位圓桌騎士到了黃昏时辰方才停下角斗，集攏在亚瑟王的身边；只因国王本人和直屬部下当天不曾得胜，心中异常恼怒。卡文英騎士趋前向国王說道："整天看不見卜尔斯騎士和郎世乐騎士的亲屬們，都不曾到您跟前来过，究竟他們到哪里去了，我覺得十分詫异，想来必有原因呀。"家宰凱騎士接着道："不瞞您說，騙了人杀我的头，卜尔斯騎士不是整天里在战場的右翼嗎，他同一伙亲戚干劲十足，真比我們頑强多啦。"卡文英騎士又道："可能打得不錯，不过我一直怕他們包藏着奸詐的阴謀；"还說道："我死也不騙您，这个带金花紅袖巾的就是郎世乐騎士，我可以从騎馬的姿态和使劍的手法上識認他；至于另外一位穿着同样顏色装束的，是个武艺高强的青年，名叫拉文騎士。还有一位携带綠色盾牌的，那是我的卡力滋弟弟，他也伪装进場，因为他本来是經郎世乐封做騎士的，所以沒有人能够使他对抗郎世乐。"亚瑟王听了这話，便回答卡文英說："外甥，你这話有理，当然我会相信你，那嗎，你的办法呢？"卡文英騎士

① 譯者按：一死一活，前后不符。

答道："舅舅，承您下問，外甥認为現在就吹号散場吧，如果那三个人眞是郎世乐、我的胞弟卡力滋，和另一个青年拉文的話，我想如果要去打击他們，为了他們一个人，我們必須派出十个到十二个騎士才可以，而且不仅沒有得胜的把握，甚至会被他們打敗回来。"国王道："你的話有理，并且，我們派遣許多人去对付人家一个，也不成体統；你要明白，在那三个堅强的騎士里，特别是带金花袖巾的最为勇猛。"

这时，他們吹了散場的号令；亚瑟随即召来那四个君王和一个公爵，通知他們不要讓带金花袖巾的騎士走开，因为，国王想要同他交談。亚瑟王立时下馬，解脫武装，换了一匹小馬，直向郎世乐那面馳去，他早已派人监視着郎士乐。等到国王看見郎士乐同四个王子和一个公爵聚在一起，便邀約他們同进晚餐，那五个人齐声答謝应允了。大家在脫卸武装之后，亚瑟王才識破他們是郎士乐騎士、拉文騎士和卡力滋騎士。亚瑟王还說道："哦，郎世乐騎士呀，您今天刺激我們太深啦。"

后来他們一齐返回亚瑟王的行宫，在那里举行一次盛大的宴会，同时还頒发給郎世乐的奖品；根据传令官的报告，計經郎世乐騎士击倒的騎士有五十名，由卡力滋騎士所打敗的三十五人，被拉文騎士所打敗退的二十四人。这时郎世乐将自己在文都尔森林里中箭的經过，向国王和王后述說了一番，他說最近遭到一个女箭手的射击，正中在屁股上面，因为箭头很寬，以致造成六吋长六吋深的伤口。亚瑟王为了卡力滋抛弃自己的集团不管，而去追随郎世乐，对他責备了一頓。卡力滋騎士听后辯道："王上，他是封我做騎士的上司，我看了他受了严重的打击，內心感到有帮助他的責任，并且很多武艺堅强的騎士来围攻他一个人，也使得他太过吃力啦；使我发見他正是郎世乐騎士的时候，正是

許多騎士在打击他一个人，我認为太不合情理罗。”国王回答卡力滋騎士道：“不錯，你的話很对，你出来对付他們是应該的，这正表示你是見义勇为；今后在我活在世上的日子里，我一定要爱护你，我也会更信任你。”亚瑟王又接着說道：“任何騎士发現了同伙們遭遇了意外的困难，应当全力相助，所以一个受尊敬的人看到別人的危急，都不願袖手旁观；反之，若是一个人看見別人遭到危险，从不寄以同情，或不表示怜憫，还及时深藏远避，那就算不得是个有义气的人，因为只有懦夫才沒有惻隐之心；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必能待人如己，永不改变。”当晚在招待臣子和公爵的欢宴上，各种娛乐杂技，应有尽有；任何人与朋友相处，要能謙逊眞誠，忠厚宽和，才是当代所推崇的美德。

# 第二十五回

## 夏正象征着眞的爱情。

光阴过得很快，圣炮节才过，又到了耶穌复活节，及到五月，青年男女春情激蕩，心花怒放，爱的果实就要結出了；正如五月里草木花卉一样，随了飘浮的春风，都萌芽含苞，开花結果。那时人的爱情配合了大自然的变化，也产生了几多风流韵事，至于大自然又鼓动了所有情人的勇气，在这万物騷动的五月里，由于种种外力的激蕩，促使他們对于爱情的勃发，比在其他任何月份里更要活跃。这时全部花草树木欣欣向荣，暗示着男男女女，使他們将已經忽略而忘記的动作恢复起来，养精蓄銳，重整旗鼓，去接迎往日的情人，重温旧梦。正象严冬的肃杀，始終把艳夏損伤了，

而且那时男女間不固定的愛情，也返归正常了。也由于很多人秉性多变；我們經常看到，遭了冬天一些摧残，我們就把眞的愛情剝蝕殆尽，以致貽害无穷；这等人既不聪明，也不稳健，反而露出了天性的愚蠢和极度的卑劣。总而言之，这草木繁茂，花朵丰盛的五月田园，应当誘起世上每个人的心怀，首先趋向上帝，再专心一意于他所鍾情的对偶；而且不論男女，惟有能愛护对偶超过了对偶愛他的人，才值得受人敬重；再者，凡是尊重武功的人，将永远不会遭到失敗，不过这种武功，首先要为着保全上帝的光荣，其次才輪到为心愛的女人去斗爭；这种愛，我称做純洁的眞愛。

在現代，男人談愛，难能愛上七夜而不发生一切肉欲的冲动，这样的愛便沒受过理性的节制，所以每每一时熾如烈火，一霎时又冷若冰霜。再說到今天的愛情，更是忽热忽冷，变幻无常。古人的愛，与今不同；男女互愛，七年如一日，彼此之間，絕无猥亵，然后才能說到愛情，眞心貞一；就在亚瑟王的时代，愛情是如此，可是目前的愛情，我可以采用冬夏做象征，把夏季代表愛的高潮，冬季代表愛的冷落，今人談愛，大概都是这样。再此，願天下的有情人都回想到每年的五月，象桂乃芬記得五月一样，終生做个眞心的情妇，因而她可以得到善終，这是我要向諸位讀者指出的。

本書第十八卷終，下接第十九卷。

# 第十九卷

記述桂乃芬王后与耶世乐骑士，計分十三回。

# 第一回

桂乃芬王后怎样領带若干圓桌騎士，騎馬作五旬节的郊游，当时全班人馬都穿着綠色服装。

在五月里，有一天桂乃芬王后忽然邀集各圓桌騎士們来到她的面前，通知他們第二天早上，要馳往惠斯敏司德附近树林里踏青。她吩咐説："請諸位都把馬匹配备齐整，不得稍有疏忽，大家都穿上綠色衣服，材料不論絲棉皆可；届时我要偕带侍女十人同行，在每位騎士的背后，可安置一位閨秀，此外还可携带侍从一个和平民二人；我希望你們都能威武地騎在馬上。"他們接到这道命令，无不切实准备。当日被召集的騎士，計有：家宰凱騎士、阿規凡騎士、布兰底耳斯騎士、野心家莎各瑞茂騎士、杜丁納斯騎士、硬心人欧莎那騎士、荒野森林里的拉丁納騎士、英底的波尔桑騎士、鉄濟騎士，即一般人所称的緋紅荒原騎士，还有伯萊亚斯騎士，外号情人；就是这十名騎士，他們所乘的馬，全部佩带得华丽齐整，准备跟随王后出游。第二天早晨，出发的时辰到了，大家奉陪着王后上馬，直放惠斯敏司德森林和牧場而去，兴高采烈，无以复加；同时王后还和亚瑟王約定，最迟在十点鐘要到目的地相会，这是她的时限。

那时有一个名叫麦丽阿干斯的騎士，他是巴吉馬伽斯王的兒子。这位騎士有一座堡寨，地点約距惠斯敏司德七英里，原来是由亚瑟王賞賜他的。哪知这个麦丽阿干斯，一心想念着桂乃芬王

后，情火熾热，已經多年。据史書的記載，麦丽阿干斯常在路上埋伏，打算綁架王后，只因畏惧郎世乐的武功优越，压制了自己；当郎世乐騎士同王后在一起的时候，固然他不敢动手，就是郎世乐停留在附近的地方，麦丽阿干斯也放不开胆来。按当日的风气，王后出行总有大批武士拱卫，其中有不少著名的騎士，但大多数乃是极有前途的青年；外界的人叫他們做“王后的武士”；在所有大小比武的場合上，他們从不携带繪有特殊徽志的盾牌，都是一面純白的素盾，擎在手里，因此外人都称他們是“王后的武士”。这些青年之中，如果有人立了惊人的武功，便在下届举行五旬节圣宴的时候，倘使发現有圓桌騎士因伤或因病而死，即由他們中間挑选补缺，其实沒有一年沒有一些騎士死亡的。他們当初都是从王后面前发迹的，后来成为名重当代的人物，試一查郎世乐騎士和其他各人的履历，便可明白。

这个麦丽阿干斯騎士对王后的情况和此次出外的目的，察探了一番，才知道郎世乐騎士并沒随行；同时还看見除了几个着綠色便装的随員之外，沒有武装随从保卫，这时他忽忙准备了二十个騎士和一百名射手，預备消灭王后和她的武士，他認为要活捉王后，这是千載难逢的好机会了。

## 第　二　回

麦丽阿干斯騎士怎样捉到桂乃芬王后和她的騎士，

他們在搏斗中怎样都受了重伤。

当王后随带着各个騎士乘馬前行的时候，身上綴滿了花卉野草。

忽然間麦丽阿干斯騎士从树林里奔了出来，随带八十个披甲挂胄的騎士，全部戎装，喝令王后和全体人等站住，不得有一人违背。桂乃芬王后看出这人是誰，破口大罵，“你这賊人，怎敢拦阻？你不知道怎样叫丢脸啊？我想你也不懂得做太子的规矩，也不知道什么是圓桌騎士的身分。你要去侮辱那一位封你做騎士的高貴国王，并沾汚了全部騎士和你自己；我呢，你应当明白，你永久不能侮辱到我，因为我宁願拔劍自刎，把喉嚨管割成两截，也不肯受你的糟蹋啊。”麦丽阿干斯騎士答道：“您这一番大道理，讓你随便去說吧，可是王后呀，請您仔細想想，我爱您几多年，从不曾象現在这样有过可以得到您的机会，所以若是能得到您，我决不放过您。”

于是跟随王后的全部武士齐声喊道：“麦丽阿干斯騎士啊，你現在放弃了光明大道，要冒险走上絕途，还想趁着我們沒有武装，向我們进攻。你埋伏起来，打算占我們便宜，那是妄想；要知道王后和我們全体人員，宁肯丢掉性命，也不会屈服；倘使屈服，将要遺臭万年。”麦丽阿干斯騎士答道：“請你們准备保护王后吧！”跟随王后的十个騎士听过了他的这句話以后，都一齐拔出宝劍扑上，对方便舞动着长矛冲来，这十个騎士勇猛上前，制止住敌人，把他們手里的长矛打落在地，自己都不曾遭到矛的伤害。接着他們更舞起了宝劍，不多时，只打得凱騎士、沙各瑞茂騎士、阿規凡騎士、杜丁納斯騎士、拉丁納騎士和欧沙那騎士六个人紛紛跌倒，受伤很重。于是布兰底耳斯、波尔桑、鉄辞和伯萊亚斯四个騎士赶上前去，斗了好久，最后全都受着重伤，可是在十个騎士尚未完全倒地之前，敌方的强汉竟被他們杀戮了四十多个。

当王后发觉自己的十个部属慘遭重伤，最后还怕有生命的危险的时候，因为太过伤感，便对麦丽阿干斯騎士喊叫起来，她說：

"你不得杀害我的高貴騎士們，如果你肯接受我的条件，我可以跟你走去，那就是你必須留下他們的性命，不得再繼續伤害他們；你願意这样去做，我就可以叫他們一同陪我跟你去；如若你不讓他們留在我的身边，我宁願自杀也不会跟你走的。"麦丽阿干斯騎士答道："王后啊，就照你的話，讓他們陪您一同到我的寨里吧，从此你要听从我的吩咐，跟我上馬一同行走。"这时，王后便吩咐部下四个騎士停止斗爭，还說明她自己不願同他們分开。伯莱亚斯騎士带头答道："王后我們都願服从于您，一切听从您的命令，是死是活，全不在乎。"据史書的記載，这时伯莱亚斯騎士发了一击，力量之大，几乎沒有人能够吃得消的。

## 第 三 回

桂乃芬王后被擄以后，郎世乐騎士怎样得到了这个消息；又麦丽阿干斯騎士怎样布置埋伏准备捉拿郎世乐。

这些騎士都听从王后的吩咐，停止角斗，更有人抬着負伤的騎士上馬，有的还可坐定，有的只能横着躺在馬的背上，令人看起来心寒。随后麦丽阿干斯騎士通告王后和全部騎士，要他們同伙向前，不得个别行动；因为他深怕走露机密，使得郎世乐騎士赶来报复。这些地方都被王后看穿了，她私下里找到了她卧室內的一个侍从，原是个騎馬能手，向他說明："你趁着机会，快把我的这只戒指送給郎世乐騎士，請他顧念我倆的情分，如果他还想得到我的欢心的話，务必亲来見我一面，救我一命；至于你在中途，不論跋山涉水，都不要爱惜馬力，"說罢，由他飞馬奔去。这个

小侍从趁好机会，准备了快馬，随带着长矛，飞駛而去。及至麦丽阿干斯騎士发現他已經逃逸，知道必是受了王后的指使，叫他向郎世乐騎士传送口信的，于是麦丽阿干斯就派出了一批騎馬能手，随后追赶，还发箭射击，結果这个小鬼終于逃脫了。麦丽阿干斯騎士遂向王后說道："王后，您象是在背叛我啦，我要发出命令，不讓郎世乐騎士輕易跑到您的跟前。"他一面說，一面跟着王后和她的部下走，打算尽快馳回他的寨里。在半途上，麦丽阿干斯騎士选出了全国最著名的箭手三十名，埋伏路的两旁，伺等着郎世乐騎士，还說明了他的身材态度，将乘白馬，循着这条大路跑来，要他們对准白馬射击，务必把馬立时打死，但不可同他本人遭遇一起，因为他是一往无敌的人物。

这样布置妥当了，他們一群人馬径向堡寨馳去，但王后决不許十个騎士和十个侍女之中的任何一人离开她的身边；据史書的記載，麦丽阿干斯騎士深怕郎世乐騎士会赶来报仇，以致沒法占到便易，而且他一直認为郎世乐曾經得到了密信。

再說那个小侍从自經逃脫了麦丽阿干斯部下的压力之后，一会兒赶到了惠斯敏司德地方，很快就会見了郎世乐騎士。这时那个小侍从把口信一一轉达，还交給他那只戒指，郎世乐騎士随口答道："眞不幸啊，只有赶快把这位貴妇营救出来，不讓她遭到侮辱，我今后才能够抬头見人。"他这时一面叫侍从出去拿甲胄，一面在傾听这个小鬼述說十名騎士战斗的經过，还有伯莱亚斯、鉄箚、布兰底耳斯和波尔桑四人的英武抵抗，特别是伯莱亚斯眞可說所向无敌；还听說大家斗到后来，都跌在地上；最后，又听說王后决定跟随麦丽阿干斯同去寨里，不过她要求必須保全部下們的生命。

郎世乐騎士听过叹道："哎，这还成个什么体統，一位高貴的

夫人，怎好受到这种侮辱呢；倘使我披着盔甲在場，我宁願丢掉整个法兰西的山河，也不肯讓她受委曲呀。”等到郎世乐披挂齐全，便跃馬而去，临行的时候，还請那个为王后收拾卧房的小鬼，代他通知拉文騎士，說明他为什么匆忙离开此地的。“同时还請求拉文看在我的情面上，要他立刻赶上麦丽阿干斯駐扎的堡寨，若是我还活在世上，他自然可以听到我的消息，我在那里要营救麦丽阿干斯所綁架的王后同十名騎士，如果他和他部下胆敢无理取鬧，我立誓必要摘下他們这群人的脑袋。”

## 第　四　回

郎世乐騎士的馬怎样被人杀死，又郎世乐騎士
怎样乘了馬車去营救桂乃芬王后。

郎世乐騎士放馬飞奔，据史書記載，他跑过了惠斯敏司德大桥以后，还騎在馬上，渡过了太晤士河，而达到了拉讃柏司。随后不久，他又到了从前那十个騎士同麦丽阿干斯交战的地方。郎世乐騎士循着前人的脚印，走进树林，那里有一条直路，两旁埋伏了三十个箭手，他們望見了郎世乐，便喝令打回原路，不可跟随脚印向前。郎世乐騎士駡道：“你們什么东西，不讓我圓桌騎士沿着正路前进，究竟是什么意思？”他們答道：“你一定要离开这条路，不然你祇好徒步走了；你騎的馬我們就要打死它，現在你应当明白啊。”郎世乐說道：“想去打死我的馬，那是小事情，可是，要想对付我本人，就是馬打死以后，冲上五百人，也不会有用場。”驀然間，他們对着郎世乐的馬发射乱箭，击中了好多支，迫

得郎世乐弃馬步行；因为陆上設了許多濠沟和篱栏，隔阻在他同敌人的中間，以致双方无从交战。郎世乐騎士这时叹道："一个騎士无緣无故地讓另外一个騎士去欺侮，这太可耻啦；有一句古話：君子相交，平淡无事，遇着小人，危险上身。"郎世乐騎士向前走了一个时辰；忽然覚得所携带的甲冑长矛，盾牌宝刀累贅万分。讀者要知道，郎世乐对于这些武器很厌恶，但为了要防避麦丽阿干斯的陷害，又不敢随便抛弃。

忽然聞有一輛搬运木材的战車从近旁走过。郎世乐騎士喊道："車夫噢，你告訴我，要是把我拉到两哩路外的寨里去，需要多少錢？"車夫道："您不好上去的，这是麦丽阿干斯騎士装运木头的专車呀。"郎世乐随口說道："我正想同他談談啦。"車夫答道："您哪能同我一道去呢。"郎世乐騎士不分皂白，奔到那人身边，猛然一击，立时把那車夫打死地上。另外一个車夫，原是死者的同伴，看到这种情况，惊惶不堪，深怕也被打死，便放声喊道："我的爵爷，請留小的狗命，您要到哪里去，我就送你到哪里，好么？"这时，郎世乐騎士說道："我告訴你用車把我一直送到麦丽阿干斯的門口！"那車夫答道："請爵爷上車吧，您一刻兒就会到啦。"于是車夫赶馬拖車，放步前行，郎世乐騎士的馬在車后跟随，可怜那馬的身上中了四十枝又寬又大的箭头。

大約跑了一个半鐘点，桂乃芬王后和一般女侍从正立在凸窗口前，等候音信的时候，忽然望見了一位武装的騎士。这时有一位貴妇向王后說道："太太，請您看呀，車上装着一个武装齐整的騎士；我想是送上絞台受刑的。"王后匆忙問道："那个人在哪里？"这时王后对那人的盾牌仔細打量一下，方知他正是湖上的郎世乐騎士。一忽兒，她又看到車后跟随的一匹白馬；也是他的，那馬的肚腸挂在身外，連胃囊也露在外面，一起踩在它的蹄

下。王后叹道："一个人有了可以信托的朋友，是多么愉快啊，如今我自己不仅亲身經历，还在証明了。"接着，她又喊道："哈，哈，您这位最尊貴的騎士啊，当你立在車上的时候，我一定知道你遭到意外的困难了。"随后她又去責备那个女侍从，因她說过这位乘車的郎世乐騎士，好象是要送上絞台的。她又憤憤地駡道："你这些屁話，乱做比方，世間还有把一位最高貴的騎士送去絞死的嗎。上帝啊，請您保佑他，莫讓他遭到任何不幸的意外啊。"正在这时，郎世乐騎士赶到察門外边，他跳下战車，大声一喊，全寨的人都如雷貫耳，駡道："麦丽阿干斯，你这奸贼在哪里？还配做圆桌騎士么？你这奸贼，赶快同你的狐群狗党都滚出来；我就是湖上的郎世乐騎士，等在这里，要来同你拼命。"話才脫口，就一拳打开了寨門，不想他正冲到司閽的身上，他又举起戴着鉄籠的手，摑上一記耳光，竟把司閽的頸骨打断了。

## 第五回

麦丽阿干斯騎士怎样恳求桂乃芬王后的饒赦他，以及桂乃芬王后怎样平息了郎世乐騎士的嗔怒；以及其他等等事项。

麦丽阿干斯騎士听到郎世乐騎士已經赶来，急得連忙跑到桂乃芬王后的身边，双膝下跪，哀求道："王后啊，恳請原諒，我此刻跪在这里，听您处置。"桂乃芬王后答道："怎么啦？虽然亚瑟王还不知道你所耍的花招，我知道一定有哪个优秀的騎士来为我复仇哩。"麦丽阿干斯騎士說道："王后呀，我所作的一切錯誤，都願意

遵照您的意旨去糾正，至于您怎么样去处罰，我也完全接受。”王后道：“你希望我做些什么？” 麦丽阿干斯答道：“我不要求什么，祇希望您把权抓在自己的手里，管好郎世乐騎士；讓我在小寨里，准备些酒菜，打算在您两位明天返回惠斯敏司德以前，表示欢迎；至于我本人，以及寨內一切人等，均請您随便吩咐好了。”王后又說：“你的意見很对，战爭总比不上和平共处，而且謠言流传，足以損害我的声名。”

然后王后偕同各个侍女下楼瞧望郎世乐騎士，这时他留在內厅，怒火冲天，准备与麦丽阿干斯决斗，还一直喃喃說道：“你这个坏蛋，有种来打啊。”这时王后走到他的身边，叫道：“郎世乐騎士，您为什么这么激动呢？”他答道：“啊，王后呀，您怎么来問我这句話呢？我想来，您是直接受害人，一定比我更气忿；要知道，我呢，損失不大，仅仅害了一匹馬駒子；然而他对我的輕侮，却比受伤还难过。”王后又說：“对啊，您的話眞对；我对您冒险赶到这里，衷心表示感謝；但是要請您为我和平解决，如今因为全权操在我的手里，任何錯誤都可以尽量糾正，改得更好，至于那个騎士的胡作妄为，也已經完全悔过啦。”郎世乐騎士答道：“太太，这样說来，您已經同他妥协了，何必我再来兴风作浪呢；但麦丽阿干斯騎士对待我本人，先是盛气凌人，后来又变得这么懦弱。”他又說：“夫人，早知道您这么容易和解，我就不必急忙赶来罗。”王后道：“您哪好这样說呢，难道您为自己的好心腸抱冤屈嗎？”她又接着說：“您要明白，我所以要同他取得諒解，并不是我和他之間有什么恩爱，但怕他信口开河，市虎杯蛇，影响自己的洁白。”郎世乐騎士这时說道：“王后，您是很了解我的，我一向不讓閑言瑣語，流传在外；在全世界的國王、王后和騎士之中，祇有亚瑟王和您两位，能够管束住我，不然，今天在我离开这里之前，一定要把

麦丽阿干斯的心挖出来去做冻肉的。”王后道：“既然使我明白了，您还想什么呢？”郎世乐說：“您既有全权处理，就請您怎样欢喜就怎样办吧。”还說道：“王后，祇要您乐意，我根本不在意，至于我的部分，您一下子就可使我滿意。”

这时郎世乐騎士脫去了手上的鉄籠，一只手露在外面，王后便挽着他的这一只手，一同走进了臥房，王后还叫他脫卸身上的甲胄。郎世乐騎士想到了十名受伤的騎士，便問王后他們住在什么地方，王后引导着他去探望他們；大家相見之后，各个伤員自然都表示了无限的快乐，可是郎世乐看見他們負着重伤，煞是心痛。随后，郎世乐騎士向他們述說麦丽阿干斯埋伏箭手，运用奸詐伎倆，射死了他的坐騎，事后他又怎样乘到一輛战車，也很滿意。他們彼此交談了好久，吐出各人遭遇的苦难，他們很想为了仇恨而报复；最后又因为王后的关系，都采取了和平政策。据說，在法兰西文著作里，記載郎世乐騎士此番曾冒了危险建立奇功，因而外人喊他做“战車騎士”，一直喊了好久。現在暫将战車騎士擱下不提，繼續述說我們的故事。

郎世乐騎士在此遇見了王后，如魚得水，約定当夜在花园里从窗口爬进王后房里幽会；窗外原来装着鉄栏，那約定的时間，就在全部人員入睡之后。不料在这深夜里，拉文騎士忽然赶到寨堡門口，大声喊着：“我的爵爷郎世乐騎士在寨里么？”他們馬上就去找他，当拉文騎士望見了郎世乐，便問候道：“我的爵爷，您眞是受了委屈，我望見您的馬，已經被他們用箭射死了。”郎世乐騎士答道：“算了罢，請您談談别的事情，讓这种事情过去吧；将来我們有机会再放胆去糾正它。”

# 第　六　回

一个晚上，郎世乐騎士怎样走進桂乃芬王后的臥室，又
麦丽阿干斯騎士怎样告发王后犯了淫乱叛逆罪。

話說以前受伤的十个騎士在診治以后，創口上敷了一些軟膏，到了晚飯时辰，王后伴着他們談笑共宴，霎时趣味横生。宴会完毕，夜已深了，各人返回臥房，但王后不讓伤員們离开她太远，就放在近边而便于照顧的地方，使他們依榻憑枕躺下，他們都不缺少任何东西。

郎世乐騎士一人在房里守到約定的时間，他找到拉文騎士，向他說明今夜必須拜晤王后桂乃芬，有事商談。拉文騎士要求道："爵爷，我因为深怕您遭到麦丽阿干斯的謀害，讓我陪同您去拜謁王后好么？"郎世乐騎士答道："謝謝不必劳駕，我一个人去好了。"于是郎世乐騎士拾起宝剑，秘密来到預先放置一只扶梯的地方，他一手挾着扶梯，走进花园，将梯子依靠王后的楼窗立着，憑梯爬上，王后等候已久了，他倆隔着窗子談心，叙述了别后的惊险遭遇，可是郎世乐騎士很想走进房里。王后說道："要知道，我也这样想，最好能进来。"郎世乐騎士又問道："眞是想要我进来么？您有这样的心情，我怎可以辜負您呢！"王后答道："好啊。"郎世乐便道："請您瞧瞧我的本領吧，一定要报答您的恩爱呀；"他一面說，一面伸手拔去窗外的鉄栏，才一使力，就把它們从壁石的洞眼里拉出，不想有一根鉄杆刺穿了手掌，碰到骨头；可是他終于跳进了王后的臥房。王后低声道："千万不要作声，那群受

伤的騎士都睡在我跟前。”看官們請听，且說郎世乐騎士急忙跳到王后床上一同睏去，竟忘却一只受了重伤的手掌，祗貪縱情欢乐，直到东方大白方止；还有一点，为得提防，所以也不敢入睡；及至天明，便急忙跳到窗外，将栏杆恢复旧观，径自返回他自己的卧室；在这里他遇見了拉文騎士，就把昨夜受伤的經过告訴他听。忙得拉文一面为他包扎，一面为他止血；还为他套上一只手套，免得被人发覚；再說王后一直睡到九点鐘光景，方才起床。

这时麦丽阿干斯騎士跑进了王后的卧室，看見侍女們正在穿衣，麦丽阿干斯說道：“天呀，怎么啦，为什么睡了这么久？”他拉开王后的床帐，向王后一瞧，看她还在瞌睡，滿枕滿席都沾着郎世乐騎士手上所流下的血漬。麦丽阿干斯一看到这許多血，認为当夜必有受伤的騎士同她交往，一定对国王有失貞的行为。他便喊道：“嘿，王后喲，如今我发覚你是亚瑟王的淫妇，因为我現在可以証明，昨夜里你留下那些受伤員在你的卧房不是沒有理由的吧，所以我要在亚瑟王的面前，揭发你与人通奸。王后，你这种丢脸的事，現在我就要証实，这一群受伤的騎士，同你在昨夜发生关系的，究竟是全体，还是一部分呢。”王后道：“这是胡說，讓我去告訴他們。”这十位騎士听到麦丽阿干斯的話，都对他齐声答道：“这是无中生有，胡說八道，你硬誣陷我們，我們都要来洗刷清楚；等待我們的伤势痊愈了，你来选吧，我們每个人都同你干的。”麦丽阿干斯騎士道：“何必大話連天，我想算了吧；你們大家去看看，昨夜里总有一个伤員同王后睏过啦。”等到大家看到王后床上的血漬，都覚得羞惭，可是麦丽阿干斯却十分喜欢，他認为，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去掩盖自己的罪行。这謠言传到了郎世乐騎士的耳边，发現大家都在騷动了。

# 第 七 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为了桂乃芬王后而接受了挑战，进行
了对抗麦丽阿干斯騎士的战爭，郎世乐
騎士又怎样堕在陷阱之中。

郎世乐騎士問道："这里有什么事情发生啦？"

当时麦丽阿干斯騎士引导他們走到王后床前，指着床上的血漬給他們看，又把經过的情形告訴了他們一番。郎世乐騎士遂向他說道："那时王后在床上熟睡，床帐还未拉开，你走到她的床上，这是很沒有礼貌的行为，也不是一个騎士应該做的；照我想来，当王后上床之后，若是她不邀請国王同床，我們的亚瑟王也不会随便掀开她的床帐去东张西望的；因此我断定你的行为是粗野的，也是无耻的。"麦丽阿干斯辯道："我不懂你这話有什么意思，总之，昨夜里王后同一个受伤騎士睏在一床，这是我敢断言的。因此我可証明她对亚瑟王是不貞的，有誰敢否認这話的，我就同誰决战到底。"郎世乐道："如果你这样說，也这样做，总有人从你手中接受你的挑衅的，請你当心呀。"

麦丽阿干斯騎士又道："郎世乐爵爷啊，您所为所行，太失检点，我奉劝您当心；您虽然是个杰出的騎士，名聞世界，但不可以死咬着歪理去打抱不平啊，上帝究竟要为正义去加一把劲的。"郎世乐騎士說道："提到这一点，自然大家都要敬畏上帝的；可是我不是已經明明白白地說过了嗎，那十个伤員，当晚沒有一个曾同王后睏过的，而你偏来胡說，所以我要亲自下手来扑灭你这一

番瞎話咧。"麦丽阿干斯騎士道："等一等吧，这里就是我的手套，我認为她不忠心于亚瑟国王，那夜里一定有个伤員睏过她。"郎世乐騎士答道："我接受你的挑衅。"于是双方打了手印，送給那十名騎士。郎世乐騎士又答道："在哪一天决战呢？"麦丽阿干斯騎士說道？"从今天算起的第八天，地点就是惠斯敏司德附近战場上，好嗎？"郎世乐騎士答道："我完全同意。"麦丽阿干斯騎士又說："現在，一言为定；您是一位高貴的騎士，恳求您不要采取什么詭計来害我，同时也不用阴謀，我也不会指使别人去暗算你的。"郎世乐騎士道："是啊，我一生光明磊落，人所周知，我曾通告所有認識的騎士們，我自己既不要花招，也不喜欢任何人弄詭計。"麦丽阿干斯騎士听了道："請你一同用便飯好么？飯后还請您陪同王后返回惠斯敏司德去，如何？"郎世乐騎士道："多謝您，好吧。"

晚飯以后，麦丽阿干斯騎士問郎世乐騎士道："您可有功夫請到小寨的厅房去逛逛？"郎世乐騎士答道："多謝盛意。"于是他們两人起身前行，遂入室参观，郎世乐騎士不曾有絲毫警惕；原来一个有德有才的人，不論置身什么地方，他很少提防外来的横禍，因为他虛怀若谷，光明正大，看待任何人都和自己一样。可是一个詭計多端的小人，随时随地慣于布置陷阱，制造灾害。請看这位不怕横禍的郎世乐騎士，他正同麦丽阿干斯說长道短，信步前行的时候，一脚踏上了陷阱的活盖，直跌进一个十尋深的洞底，洞里面滿盛着柴草；麦丽阿干斯徜徉向前，不露声色，好象不知道郎世乐騎士的下落似的。

自从郎世乐騎士同大家失去联系之后，都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王后和許多騎士們都認为他突然不告而别，因为他一向来去无常，行踪不定，麦丽阿干斯騎士又急忙藏起拉文的坐騎，

使得大家好去联想到郎世乐或者是騎着他的馬而去的。这样拖延到午飯之后，拉文騎士为着准备馬轎，搬运伤員，忙个不停，然后便偕同王后，侍女和騎士等等，浩浩蕩蕩赶回惠斯敏司德去了。及至回到宮里，各騎士向国王亚瑟奏禀他們在外經过，比如麦丽阿干斯控訴王后不貞，他擲下手套挑衅，郎世乐騎士表示了接收比武；他們約定了八天之后，在陛下的面前决战。亚瑟王听后說道："我想麦丽阿干斯騎士抓到了一个难題目；可是……，"他接着問道，"郎世乐騎士此刻在哪里啊？"他們齐声答道："王上，我們不知道呀，他或者乘馬行俠去了；他經常总是行踪不定，此番騎了拉文的馬去的。"国王又說："讓他去吧，如若不是遭到歹人的暗算，我們会找到他的。"

## 第八回

一个貴妇怎样搭救了郎世乐騎士出獄，又郎世乐騎士怎样选定了一匹白馬，遵着預定作战的日期，赶到了目的地。

我們且不管郎世乐騎士蹲在陷阱里的苦痛多么沉重；每天里都有一个宮女送他飲食，还不时地同他嬲戏，要求发生肉体关系，可是他一本正經，严詞拒絕。她說道："郎世乐騎士呀，您太笨啦，如今您落在我的手里，若是我不来帮助，您可能逃出这个牢獄嗎？并且，在决战的那天，倘使您不能如約赶到战場，那么您所心爱的桂乃芬王后，还不是因为您失了約，将要活活的燒死嗎？"郎世乐騎士說道："若是为了我失約，使得她燒死，我想上帝也不

会允許的；如果真我屆期不能到場，她因此而死，那么国王和王后两人，以及全国著名人物，将都会了解我，說我不是死了，就是病倒，或是被人关在牢里了，这不是很明白的么。总之，若是我当日不能赶到，所有的人，都要推測着我遭了意外；那时必有我的亲屬，或是一向爱护我的人，代表我出場应战；因此，您何必代我畏惧呢；再說到我对于您的要求，即使全世界上除您之外，沒有第二个女人存在，那时候我也不願同您发生肉体关系的。"那宮女听后罵道："那末你只好失敗了，永远遭到毁灭啦！"郎世乐騎士这时自言自語道："为了維护人間的廉耻，恳求上帝保佑我；至于我个人的遭遇，不論是禍是福，我完全听从上帝的安排。"

到了約定决战的日子，那位宮女又来到他的跟前，向他說道："郎世乐騎士啊，你的心腸好硬呀，現在你如果願意同我亲嘴，我就可放你走出，把你的甲胄还給你；此外，我还願从麦丽阿干斯騎士的馬厩，拣一匹駿馬給你騎。"郎世乐騎士答道："只是亲一亲嘴，这并不損失我的尊严；倘使我認为同你接吻是失身分的，那么我也是不肯去做的。"說罢这話，他起身嗅一嗅那位宮娥的面孔；这样以后，她立时拿出甲胄剑枪，一一交还郎世乐了。及至他武装妥貼，又引他走进馬厩，那里有十二匹駿馬，这宮娥讓他自己选择。最后，郎世乐騎士挑出一匹白馬，是他最爱的；他又吩咐养馬的人員，佩上最适于作战的鞍韉，也都一一照办了。他便拾起长矛，挂上腰剑，告别了这位宮女，并說道："小姐，多謝您的好意，今后凡是我所能够做到的事情，很願为您效劳啊！"

# 第 九 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准时到达了麦丽阿干斯騎士
所等候的战斗場地。

話說郎世乐騎士跃上駿馬，迈步疾行，打算晤到王后；而王后呢，这时已送上了火刑台，准备焚燒。在麦丽阿干斯騎士的心里，他認为确有把握，郎世乐一定不会赶来应战，所以他一直喊叫着，恳求亚瑟王主持正义，将桂乃芬付之一炬，否則就叫郎世乐騎士出来比賽。这时国王和全朝人士都因为郎世乐失約，而侷促不安，相顧啞然，只好讓王后走向火坑了。忽然間，拉文騎士奏道："亚瑟国王啊，說到小的上司郎世乐騎士，您或者不甚明了他的情形，若是他活在世上，而不是生病或被俘擄的話，他一定会赶到此地，他一生为着决战而立下的諾言，从来不曾爽約过一次。因此，恳求王上給小的一个机会，准許小的来代表我的上司郎世乐騎士作战，去挽回王后的厄运，敬候吩咐。"亚瑟王立时答："良善的拉文騎士，多謝您的好意，我敢說麦丽阿干斯騎士的控訴，难免对王后抱了成見，故意陷害呀；我也曾經問过那十名騎士，他們都一致向我表示，等到将来伤势痊愈而能作战的时候，都願亲自与麦丽阿干斯决斗，借以証实麦丽阿干斯是在制造謊言，存心侮辱王后的。"拉文騎士应声答道："如果今天能得王上的准許，我为了維护郎世乐騎士，願意立刻下場应战。"亚瑟王便說："我答应你，就下場好了，至于郎世乐騎士，我想他或者遭到小人的暗算了。"

不一刻，拉文騎士整頓了他的坐騎，从战場一端迅速奔出，参加决斗；忽然传令官員喊着："准备好，开始进行了，"不料这时郎世乐騎士奋起全力冲进了战場。亚瑟王望見他跑来，便喝起一声，"停住。"只見郎世乐騎士勒馬站在国王前面，当众向国王奏报，把麦丽阿干斯欺侮他的情形，从头至尾报告一番。当时国王和王后，以及其他高官貴人听到麦丽阿干斯的种种无耻行为，都对他表示不滿。又因为王后的代战人赶到了战場，于是国王召她来到身边，自然对郎世乐是万分信任的。閑話休提，言归正传，郎世乐和麦丽阿干斯两个騎士手里握着长矛，奋馬互斗，叮当哈啦，声响如雷，郎世乐刚才动手，便把对方从馬屁股击落在地。于是郎世乐跳下馬来，撑起盾牌，拔出利劍砍去，麦丽阿干斯也回劍抵挡，大家对砍了許多劍；到了最后，郎世乐一劍猛然砍到对方的头盔，迫得他側身跌倒在地。紧接着，他放声喊道："最英武的騎士郎世乐啊，請留下我这条小命，我投降您好了；为着您是圓桌騎士，恳求您饒我一命，我投降好了；我把生命交在国王和您的手里，是死是活，完全由您作主。"

这时郎世乐騎士不知如何是好，他为了要报复麦丽阿干斯的仇恨，就是失去了全世界的荣华富貴也情願。他抬头瞧着王后的面色，想看出她的意思究竟是哪样。王后微点了一点头，好象是对郎世乐表示"杀掉他"。郎世乐騎士从王后点头的表情，認为不要麦丽阿干斯活命了；于是吩咐麦丽阿干斯爬起来，必須斗到最后的关头。可是麦丽阿干斯死也不敢爬起，祗求道："除非請您把我当作一名敗将，我永远也不敢爬起来啦。"郎世乐騎士又說道："我可以讓你占个大便宜。就是說，我光着头，裸起左半个身子，你再把我的左手縛在背后面，然后同你斗一場。"麦丽阿干斯听了这話，便弯着双腿从地上爬将起来，大声說道："亚瑟

王呀，請注意他的建議，若是依照他的意思，脫去武装，又縛起手膀，再去决斗，我是願意接受的。”国王轉向郎世乐騎士道：“你說什么，你可願意这样再战嗎？”郎世乐騎士答道：“王上，君子一言，駟馬难追，我說得出，就做得到。”

在战場里担任值班的騎士們听了这話，就上前脫下郎世乐騎士头上的鋼盔，又解去他左面的甲胄，再把他的左手縛在背后，不讓他拿盾牌和别种武器，放开他們去决斗。看官們，請你們想想，这时在場的貴妇們和騎士們，对郎世乐这种情形是多么提心吊胆啊。随后麦丽阿干斯騎士高举着宝劍跑来了；郎世乐光着头，袒出左臂冲上来；麦丽阿干斯本想一击斫在他的光头上，哪知他灵活万分，刹时閃开了左腿和左肩，竟伸出右臂去拦住对方的宝劍，更运用了敏捷的技巧和外人看不出的手法，終于对那人的头盔上猛然击去，竟把那人的脑袋劈作两半，大家惊得目瞪口呆，无話可說，便把麦丽阿干斯的尸体拖出場外了。这时，国王接受了各圓桌騎士的請求，将麦丽阿干斯收殮殯葬，并将他致死原因，被何人所击毙，宣告全国周知；此后国王和王后两位对郎世乐騎士的爱护，比以前更周到了。

## 第 十 回

尤瑞騎士怎样为了求人医伤，来到亚瑟王的朝廷，又亚瑟王怎样用手开始撫摸他。

根据法兰西著作的記載，在匈牙利地方有一位优秀的騎士，名叫尤瑞，任俠行义，漫游四方，不論他听到什么地方有武艺表演，他

总赶去出場。据說在西班牙有一次一个伯爵的兒子名叫阿耳法格斯的，在比武大会上他同匈牙利的尤瑞遭遇在一起；因为这两人的武功各不相下，結了深仇，两人就不共戴天地斗将起来。說也凑巧，这个匈牙利的尤瑞把西班牙伯爵的兒子阿耳法格斯騎士打死了，在死之前，那人身上負了七处重伤，三处在头，四处在躯干和左手上面。再說这个阿耳法格斯的母亲，原是个著名的巫婆，精于法术。她为着兒子的惨死，施了一次魔法，使得尤瑞騎士受伤之后，永难复元；以致伤口上有时化脓，有时流血；若是覓不到世界上最著名的騎士为他治疗，将永沒有痊愈的希望。所以她到处宣传，揚言尤瑞騎士的創伤总沒有收口的一天了。

后来尤瑞的母亲預备了一乘馬轎，把兒子放在轎里，套上两匹駿馬拖着，还带着尤瑞的妹妹同行；他的妹妹生得貌美端庄，名叫华莱罗丽；此外还带着一个侍从，以便途上照料馬匹，于是遍游各国，寻覓名医。据法兰西史書上的記載，他們跋涉了七年，走遍了各个基督王国，結果不曾覓得一个能够治愈他兒子的騎士。后来她到了苏格兰和英吉利許多地方，在那里适逢亚瑟王准备在朝廷里举行的五旬节的大宴会，地点在卡礼思耳堡。这位母亲抵达此地之后，便公开說明了她的目的，是为了求医治疗她兒子的毛病而来的。

亚瑟王得到了这个消息，即行召見，詢問她携带受伤的兒子到那里来做什么。这位貴妇即奏道："高貴的王上陛下，我带着受伤的小兒奉謁貴国，是想寻求名医为他治病，在过去七年里，一直不曾治愈。"接着她又把受伤的經过，以及被什么人打伤的，都报告了国王；她发現原来有另外一个做母亲的，善于使用魔术，伤害了她的兒子，据說只有世界上最著名的騎士才能医愈。

她又說："为着求医，各处的基督王国都被我走遍了，祇剩下貴国，未曾到过，所以特地赶来，若是在貴国不得痊愈，我就不再奔波啦；不过对于我倒是一件伤心的事情，因为我的兒子为人忠良，武功也很高强。"

亚瑟問道："令郎叫什么名字？"她答道："仁爱寬大的王上啊，小兒叫做高山的尤瑞騎士。"国王又說："在国泰民安的时候，你来到我的国度，自然是很欢迎的，若是任何一个基督徒眞能治疗他的伤口，我想他在这里一定能够痊愈。为得鼓励此地的名人敢于替他治疗，所以我要先去試試，那么其他在場的各位公爵伯爵才会跟着下手；随后我再吩咐他們的时候，想来他們都会遵从我的命令了。"国王又向尤瑞妹妹說："您要知道，我所以要领头用力气为他治疗，并不是表示我眞有治愈的本領，而在暗示其他要人，希望他們跟着我去医治他。"及至大宴会举行了，亚瑟王便命令所有君王，公爵和伯爵，以及全部圓桌騎士們，都齐集在卡礼恩耳牧場之上。总計当日到場的騎士是一百一十名，缺席的四十名；在这里将由亚瑟王开始为尤瑞治疗，因为在当代的基督王国里，他是最为人所爱戴的一位伟人。

## 第十一回

亚瑟王撫摸尤瑞騎士創伤，随后圓桌社各騎
士輪流撫摸，予以治疗。

随后，国王亚瑟向尤瑞騎士上下打量一番，認为他的伤势痊愈之后，一定是一位英武的干才，遂命令部下把他抬出馬轎，放在地

上，同时还在他的跟前，放下一块織金的垫子，以便国王跪下替他治疗。这位高貴的亚瑟王向他說道："亲爱的騎士，我很同情你的創伤，为得要鼓励其他高貴的騎士們，請你稍稍忍耐，讓我撫摸你的伤口一下。"尤瑞答道："我願意听从您的命令，請您随便撫摸好了。"于是亚瑟輕輕地撫摸他的伤口，立时鮮血流出，随后，諾森伯兰的柯拉利安王前来为他治疗，沒能奏效。又有阿坡利基的拜嵐王医治他，虽医而无效；这位王子就是世人所称的百騎士王。果尔地方的由嵐斯王治过了，也无效应。愛尔兰的安国心王治疗之后，沒有效驗；卡劳斯的南特王也对他沒有功效；苏格兰的卡瑞都王看过了，同样无效；大太子姜拉豪也医治过，絲毫不見起色；康瓦尔地方卡瑞都王的太子名叫君士坦丁的也輪到了，經他医治之后，沒有两样。此外，柯拉利安的查拉英公爵医治之后，又有烏耳巴斯伯爵，蓝拜耳伯爵和亚蕊斯道斯伯爵三人逐一治疗，結果均沒有效应。

随后卡文英騎士偕同他的三个兒子来了，就是金家麟騎士、夫罗安斯騎士和罗佛耳騎士，那后面的两个乃是布兰底耳斯的妹妹所养的，虽然經过这父子四人治过，也沒能痊愈。接着又来了阿規凡騎士、葛汉利騎士、莫俊德騎士，以及优秀騎士卡力滋等等，都为他治疗，都沒有功效——在这弟兄四个之中，要推卡力滋的秉性最温良，堪称标准騎士。后来又来了郎世乐騎士的亲屬多人；因为当日郎世乐出外游俠，不在朝廷，沒能前来。他的亲屬，如梁納耳騎士、馬利斯的愛克托騎士、甘尼斯的卜尔斯騎士、甘尼斯的卡拉茂騎士、甘尼斯的布留拜里騎士、葛哈兰丁騎士、卡力胡丁騎士、門納杜克騎士、猛将維梨哀騎士、閩人西比斯騎士等等。这一列郎世乐的亲屬，都替尤瑞騎士治疗过，完全无效。又来了野心家莎各瑞茂騎士、荒原武人杜丁納斯騎士、丁納丹騎

士、黑色的博英騎士——这人就是凱騎士所称的衣着曠蕩汉、家宰凱騎士、异乡人凱騎士、罗格利斯的美利欧亚騎士、温彻西阿的派提巴斯騎士；高尔威的葛雷荣騎士、高山的梅李昂騎士、卡尔杜克騎士、阿弗推的烏文英騎士、以及硬心人欧沙那騎士等等。这些人也都参加了治疗工作，都沒用处。

随后又来了阿斯多摩騎士、顧慕尔的兒子古謀尔騎士、格罗賽木騎士，和布諾斯的色尔凡斯騎士。色尔凡斯力大无比，据史書上的記載，湖上仙女曾經設宴款待过他和郎世乐，而且宴会过好多次，目的是想向他們两人要一件紀念品。这两位騎士便贈給她了。她又請求色尔凡斯騎士的同意，今后永不要再同郎世乐騎士相战，同时又請求郎世乐騎士，也請他亲自表白永不和色尔凡斯决斗，結果这两人都答应她了。在法兰西著作里曾經写明，色尔凡斯騎士胆小如鼠，向来不敢同任何騎士爭执，只会应付巨人、龙和野兽之类而已。在大宴会上，为了响应国王的号召，全体出席的圓桌騎士依次为尤瑞治疗一番，我們曾在上面一一分別介紹。国王所以这样做的，为得想发掘出来，究竟哪一个騎士是最高貴的。

随后又来了阿各娄发騎士、屠奴尔騎士和陶尔騎士三人。陶尔的生母原是一个牧牛人的妻子，在她还不曾同阿瑞斯結婚之前，曾和伯林諾王发生关系，生养了陶尔騎士；伯林諾王的兒子除陶尔这一个之外，还有阿各娄发騎士、屠奴尔騎士和拉麦若克騎士；在亚瑟王时代，全世界最英武的騎士，首推拉麦若克；再說薄希华騎士的武功，在追求圣迹方面，当时除了高朗翰騎士之外，眞是所向无敌，但他們都在追寻圣杯的时候牺牲了。

跟在后面而来的，还有神子葛利夫萊騎士、厨司卢坎騎士、卢坎的同胞拜底反尔騎士、布兰底耳斯騎士、君士坦丁騎士——这人

是康瓦尔卡多尔騎士的兒子，当亚瑟王逝世之后，接位做王；还有克莱吉斯騎士、沙多克騎士、康瓦尔地方的家宰狄納斯騎士、福尔古斯騎士、朱安特騎士、蓝白各斯騎士、克莱尔曼的柯拉罗斯騎士、克劳打士騎士、海格提米騎士、卡納芳的爱德华騎士、丁納丹騎士、普烈瑪斯騎士——这人是由名騎士崔思痛为他施行洗礼的；他們三个，本是同胞弟兄；还有卜尔斯騎士的兒子名叫卜拉克的海拉英騎士(他的生母乃是布兰底果尔王的女兒)，以及李斯提諾瓦的布瑞安騎士；还有高德尔騎士、雷諾特騎士和吉莱梅尔騎士，这三个是同胞兄弟，有一次在一頂桥旁就与郎世乐冲突了，被郎世乐使用着凱騎士的武器，全部打垮。还有古雅德騎士和拜兰交尔·勒·比斯騎士，后者乃是著名的孤子·亚力山大騎士的兒子，他的生命，送在馬尔克王的阴謀里。这个无恶不作的君王，还杀害伟大的騎士崔思痛，当他坐在綺秀·婉兒面前弹琴的时候，从背后猛劈了一刀，立时殞命，这乃是亚瑟王时代惊动了举世騎士的慘事；說到崔思痛和拉麦若克两个騎士之死，确是再残忍不过的事情，杀害崔思痛騎士是馬尔克王，謀死拉麦若克騎士乃是卡文英和他的兄弟。这位拜兰交尔騎士曾替他父亲亚力山大复了仇，并且崔思痛騎士杀死馬尔克王，后来綺秀·婉兒伏在崔思痛的尸体上，終于沉痛昏迷死去，造成人間一大慘案。在馬尔克王残害崔思痛騎士的时候，凡是贊成的人也都一个一个地被人杀了，比如安准特騎士等人，就是例子。

随后又来了西比斯騎士、莫干諾尔騎士、推推桑騎士、沙平拿貝尔斯騎士、拜兰交尔騎士——这人曾与拉麦若克对打，获得胜利；还有奈罗芬騎士和普兰諾里斯騎士，这两人曾被郎世乐騎士所击敗；还有达賴士莱克王兒子的赫利騎士和爱尔米狄騎士三人：爱尔米狄是赫尔曼思王的同胞，以前巴乐米底騎士曾在紅城

同这兄弟两人作过战；此外还有悲惨塔里的赛利赛斯騎士、奥克乃的爱德华騎士、鉄游騎士——外人称他做緋紅荒原的英武騎士，以前卡力滋騎士曾为着梁賽斯小姐而把他打敗过，还有阿汝柯·德·葛利芳騎士、第格兰·騷士·維浪騎士——这个人曾同黑崗的巨人相战，爱皮諾華利斯騎士——他是諾森伯兰的王太子。此外，还有伯萊亚斯騎士，他曾鍾情过艾达娜小姐，几乎为情而死，幸而有一个名叫怡妙的女郎嫁他为妻，不然难免殉情；这人品才俱高，可算一位优秀的騎士；还有卡尔底夫的拉密耳騎士，以爱情丰富著称，外号“大爱人”。还有战地騎士、梨兒的美萊思騎士、硬心人波巴特騎士—这人是亚瑟王的兒子，司閽人馬杜尔騎士、高圭凡騎士、荒林里的荷維斯騎士、馬汝克騎士——这人与妻室不睦，以致遭了妻子的法术，他变做一只豺狼，过了七年。此外又来了兄弟三人，那就是波尔桑騎士、伯突萊浦騎士和薄利蒙奈斯騎士；其中第二个，外号是綠騎士，第三个的别号叫紅色騎士；紅色騎士曾敗在卡力滋騎士的手里；卡力滋諢名卜曼，意思是“白手将軍”，以上共一百一十名騎士，都遵了亚瑟国王的命令，为尤瑞騎士疗治創伤。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第十二回

亚瑟王怎样吩咐郎世乐騎士伸手撫摸尤瑞的伤口，不多时尤瑞完全痊愈了，又他們怎样去感謝上帝。

亚瑟王忽然叹道：“慈爱的耶穌基督啊，郎世乐騎士今天不曾到場，究竟他到哪里去了！”那时站在左右的人很多，都在随便閑

谈，驟然望見郎世乐騎士飞馬奔近，大家就报告国王了。国王便道："大家安静一些，不要多話，等到郎世乐騎士赶来再說吧。"郎世乐騎士望見了亚瑟王，随即下馬，步行趋前，对国王和各位官爵致了敬礼。过后不久，尤瑞騎士的妹妹忽然瞧見了郎世乐騎士，登时到馬轎前面，向哥哥說道："哥哥啊，前面跑来了一位騎士，我一看到他的风采，那整个的一顆心就跟他去啦。"尤瑞騎士答道："亲爱的妹妹，我也有这种感觉，也覚得心花在开呢；我确实会有痊愈的希望；他对我的感应，比之以往任何为我治伤的騎士更显明哩。"

这时亚瑟王向郎世乐騎士說道："請你仿照我們的样子，来为他治一治吧。"說罢便将他們医疗的經过，一一告訴了郎世乐騎士；并且又指給郎世乐騎士看，他們全部人員都看过尤瑞的伤了。郎世乐騎士道："敬爱的耶穌，我本来不敢冒昧地去为他治伤，因为現在已有許多君王和騎士們替尤瑞治过，結果医不好，这許多爵爷們既然失敗，我怎能有效驗呢？"亚瑟王又道："請您不要犹預，我們都試过了，您就照我的意思去做吧。"郎世乐騎士答道："尊敬的王上啊，我怎敢不服从您的命令，我当然是听命的，不过我在撫摸伤口的时候，我并沒有意思要表示我比别的騎士高明，倘使我是驕傲自滿，恳求耶穌来制止我这种胆大妄为的行为吧。"亚瑟王听后說道："您这样看問題是錯誤的，固然您不当驕傲从事，但是您应当陪我一样去做，您是圓桌社一个成員呀；"他接着又說，"要知道，倘使您試过之后，而不能把他治愈，然后我才敢說出，在我們国内便沒有其他任何騎士能够医好他啦；所以我請您赶快照我們的方法去治治他吧。"

这时在場的君王和騎士們，大部分都商請郎世乐来为尤瑞治疗，同时那个軟弱无力的尤瑞也立起身来，誠心誠意地恳求郎世

乐，并且說道："好心腸的騎士，我奉了上帝的名，求您为我治伤，我覺得自从您来到之后，疼痛已經減輕啦。"郎世乐便开口向尤瑞說道："哦，騎士啊，願照耶穌的意思，要我来帮助您，可是我很怕犯了錯誤，而受到責斥呢，我向来就認为我自己不配做这桩大事的。"在大家督促之下，郎世乐騎士終于双膝跪在伤者的跟前，說道："亚瑟王上，虽然我心里認为絕不敢承当的，我現在一定服从您的命令去做。"于是他举起双手，两眼望着东方，喃喃地喋囁道："您这被人敬拜的圣父，圣子和圣灵啊，我恳求您的恩典，使得我这簡单的悬誠，能够实現，您是被人敬拜的三位一体，靠了您的大德和慈惠，恳求您賜給我威力，来把这个病苦的騎士治愈，我認为祇有上帝能治好他，我个人是无能为力的。"随后郎世乐騎士便去医治尤瑞的头部，他虔誠地跪下来，揭开了他的三个伤口，分別撫摸，起初流出一点血水，不多时就完全愈合了，好象已經愈合了七年的样子。接着又为他治疗身上的三处伤，眞是手到病除；最后再医治了他手上的創伤，那伤口也立时痊愈了。

亚瑟王和全体在場的君王騎士看見这种奇迹，悉行跪下，感謝上帝和圣母的慈爱。郎世乐騎士感动得两眼热泪，好象一个才挨过打的孩子似的。亚瑟王便命令各祭司和教士列队护送尤瑞騎士进城（卡礼思耳），陣容要严整，态度要虔肃，还要沿途唱歌，以表揚上帝的慈爱。及至来到卡礼思耳之后，国王賞給他最华丽的服飾，在全朝之中，尤瑞騎士頓时变成了数一数二的人物，他自然飞黄騰达，高人头地；国王曾經問过他的健康怎样。尤瑞騎士回答国王說："王上，我現在是平生中最强壮的时期。"亚瑟王又說道："您願意比武吧？"他答道："倘使我有武装，当然願意去試一試啊。"

## 第十三回

由一百名騎士所組織的队伍，怎样去对抗另一百名騎士的一队；以及其他种种事項。

亚瑟国王听得尤瑞騎士願意比武，便准备了一百騎士对一百騎士的比賽会。到了第二天早晨，比賽会开始了，他規定賞給优胜者金刚鑽一枚，但不讓危害生命的騎士参加。閑話少叙，話归正传，且說比賽开場之后，在总結的时候，查得当日尤瑞和拉文两人各击倒騎士三十名，算是最出色的。通过所有在場騎士的同意，亚瑟王賜封了这两人做圓桌社的社員。这天拉文騎士遇見了华莱罗丽小姐，两人一見傾心，便結做夫妻，亚瑟王很尊重他們的姻緣，賞給他們每人以男爵的領地。从此以后，尤瑞一直跟随着郎世乐騎士，他又和拉文两个一同服侍着郎世乐騎士；这三个人均成为全朝的优秀武士，干劲十足；他們虽然建立了无数次的赫赫武功，依然游俠任义，自強不息。

在整个朝廷里面，大家欢度了一个长的时期。那时，卡文英的同胞阿規凡騎士怀了恶意，日日夜夜，埋伏暗綫，偵察郎世乐和桂乃芬的行动，打算捉奸，借此侮辱他們。郎世乐騎士在这个时間的伟大武功，也就是外人称他做“战車騎士”一段时期的功劳，不論各本伟大著作里对他如何称頌，我們一概暫按不提。但是法兰西文著作上所記載的，要向讀者交代一下。 那时有些騎士和貴妇們看見郎世乐曾乘过战車，因为当时凡是犯法或被虏的騎士，每每放在战車送去处死，就罵他乘了战車上断头台；可是

他完全不顧外間訕笑，乘了一年的战車，直到了当时王后对麦丽阿干斯騎士复仇之后才停止；总之，他在杀死麦丽阿干斯以前的一年里，从沒騎过一次馬。而且法兰西文的著作里还写着，他在这一年內曾参与过战役四十多次。著書人旣然失落了“战車騎士”的許多史迹，所以他把郎世乐的一生在此結束，下面开講“亚瑟王之死”；他的死，是同阿規凡騎士有关的。

本書第十九卷告終。以下专講“亚瑟王之死”，这是人間最悲慘的史实，列为本書第二十卷。

# 第二十卷

記述亚瑟王悲惨之死，
計分二十二回。

# 第 一 回

阿規凡和莫俊德两騎士怎样忙着督促卡文英騎士，暴露郎世乐騎士和桂乃芬王后两人間的恋爱。

五月天里的人心，正同五月天里花草一样，都在勃发萌动，所以多情的男男女女，欢欣鼓舞，期望着百花盛开的炎夏，因为烈风奇寒的严冬，已把青春的男女变得萎靡不振，蜷縮在火爐边旁了。春天到了，正是阳历的五月，由于两个倒楣的騎士，掀起了极大的騷动，惹了横祸，沒法制止，弄得所謂人間"騎士之花"都遭到灭亡；他們两人，一个是阿規凡，一个叫莫俊德，都是卡文英騎士的同胞弟兄。这两弟兄，一向对王后桂乃芬和騎士郎世乐二人，恨之切骨，所以不論昼夜，他們一直注意郎世乐的行动，吹毛求疵，制造是非。眞个不幸，有一天卡文英騎士和他所有的弟兄們恰巧都聚在亚瑟王的房間里，阿規凡事先并未征得任何兄弟們的同意，忽然公开揭发一桩案子，使得在場的很多騎士都听見了，他所揭发的："郎世乐騎士同王后日日夜夜困在一处，这是共見共聞的事情，大家都恬不为耻，眞丢尽了我們的面子，弄得高貴的亚瑟王蒙了污垢，我們何以自解。"

卡文英騎士立时說道："阿規凡弟弟，在我面前，我希望你，也就是命令你，不要再多說这样的坏話啦！要知道，我不贊成这些話。"葛汉利和卡力滋两个騎士說道："阿規凡哥哥啊，眞的，我們不願知道你做的这桩事情。"莫俊德騎士插嘴說："那末，我願意的。"卡文英爭着說道："莫俊德弟弟啊，我一直認为凡是要惹祸

招灾的事情，您总是贊成的；我請您不要多管閑事吧，何必多忙呢，我知道你不会有好收場的。”阿規凡騎士答道：“横禍讓我去闖吧，我一定要向国王去揭发她。”卡文英騎士繼續解释道：“我的意見，与你不同，果眞我們同郎世乐騎士发生磨擦，斗将起来，我劝你要明白，那时将有許多君王和武士会站在郎世乐方面呀。”他又說：“阿規凡弟弟，你应当記得，过去凡是当国王和王后遭遇危险的时候，有好多次都經郎世乐解围救出的。而且我們这許多人，每当紧急关头，也靠着他才得平安无事，否則心根子的肉早已冰冷了；总之，他的确一馬当先，所向无敌。”卡文英又道：“再說我自己，我永不会有一天去反对郎世乐的，他在险恶塔从卡瑞都王手里救我出险，把卡瑞都打死，保全了我的性命。”他又說：“阿規凡弟弟和莫俊德弟弟啊，郎世乐騎士曾由陶昆騎士手里救出你們两人，还有六十二个騎士也是他救的呢。我認为，你們要把他的这种善意，永远記在心头。”阿規凡騎士答道：“你要怎样就怎样吧，可是我对他的秘密不願意再隐瞞下去了。”正在談論这話的时候，忽然亚瑟王来在他們的面前。卡文英騎士便劝告大家說：“弟兄們，安靜些，不要瞎說啦。”但阿規凡和莫俊德两个騎士回答道：“我們偏要說。”卡文英騎士說道：“你們眞这样固执嗎？要是頑固的話，那么我旣不要多听，也不願多管你們的閑事。”葛汉利和卡力滋同声說道：“我也是这样想，我們不应当講他的坏話。”卡力滋又說：“因为郎世乐爵爷曾封过我做騎士，我无論如何不去說他一句坏話的。”然后他們兄弟三人，各自分手，临别的时候都感到无限凄凉。这时，卡文英和卡力滋两人說道：“很不幸啊，国家里到处都很糟糕，圓桌社的各位名将就要瓦解了。”一面說，一面离开了。

# 第 二 回

阿規凡騎士怎样对亚瑟王暴露郎世乐和桂乃芬間
的秘密通奸；又亚瑟王怎样給他們逮捕証，
命令他們捉拿郎世乐騎士。

亚瑟王听得大家議論紛紛，請問他們討論什么。阿規凡首先应道："王上，我不願意再隐瞞您，現在报告您听。当我在这里的时候，我的弟弟莫俊德向卡文英、葛汉利和卡力滋三个弟兄泄露了一宗消息，我們現在知道了，就是郎世乐騎士霸占了王后，两人通奸已久。为得我們都是您的外甥，无法繼續忍耐下去，而且您的地位又比郎世乐騎士为高，您是国王，曾封他做騎士，所以我們要显一显身手，証明他对您本人是不忠实的。"

亚瑟王說："如果眞是这样，你們应当明白，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呀，在証据还沒抓在我的手里以前，我也不願先兴风作浪呢。郎世乐騎士是一个硬骨头，也是我們中間最杰出的人才；除非把奸捉住了，否則他拼死抵抗，将会鬧得滿城风雨；要拿武功来說，我想沒有人能够比得过他的。总之，即使你所說的是实情，我認为还是当場能够捉奸更好。"据法兰西文著作里所講的，郎世乐和桂乃芬的事情，国王很不願宣播出去；或者国王已經知情，充耳不聞，不願追究；也由于他曾几多次为国王和王后卖力应战，国王非常爱他。阿規凡騎士說道："舅舅，您明天如果騎馬出外打猎，我敢保証郎世乐一定不願陪您同去。到了将近傍晚的时候，您可以送信給王后，說是当夜不再返回，再传厨司到您那里

去，那是我敢保証，郎世乐騎士一定要同王后幽会哩；倘使我們去捉奸，不管死的或活的都可以，我們一定能够交上来。”国王答道：“好吧，我允許你們这样去做，不过人手要完全可靠啊。”阿規凡說道：“舅父，我打算叫莫俊德弟弟跟着，随身率領十二名圓桌騎士同去。”亚瑟王又吩咐道：“要当心些呀，你們就会覺得他是不容易对付的。”那时阿規凡和莫俊德两个騎士答应道：“我們会对付他的。”

第二天早晨亚瑟王出外狩猎时，到了晚上，差人送信給王后，說他当夜留宿在外，不回宮里。那时阿規凡和莫俊德两人亲率十二名騎士赶到卡礼思耳堡寨，躲在王后的住室四周，这十二个就是：高圭凡騎士、司閽人馬杜尔騎士、金家鱗騎士、罗古尔斯的美利欧特騎士、温彻西阿的派提巴斯騎士、高耳威的葛雷苏騎士、高山上的梅李昂騎士、阿斯多摩騎士、顧慕尔·索迷尔·山尔騎士、丘賽朗騎士、夫罗安斯騎士和罗佛耳騎士等等。这十二名騎士全是苏格兰人，有的是卡文英的亲屬，有的同他的兄弟們很友善，都跟随着莫俊德和阿規凡两个騎士而来的。

夜已深了，郎世乐騎士忽然向卜尔斯騎士說明他当夜要去找王后談心。卜尔斯劝他說：“爵爷，您要听从我的話，今天夜里不乱跑啦。”郎世乐騎士問他：“为什么呢？”卜尔斯騎士解释道：“爵爷，我一直怕阿規凡騎士对付您，他每天等着机会，很想找个题目把我們大家侮辱一頓呢。关于您同王后的往来，我一向不放心，要是你今晚去看她，我內心里反对的情緒从来沒有这么的浓厚；今天国王忽然离开王后去打猎，我怎敢相信他呢，或者是他布置了暗綫，来偵察你和王后的行动，所以我很怕你中了他的計謀。”郎世乐騎士說：“你何必怕呢，我速去速回，决不多耽擱啊。”卜尔斯騎士道：“爵爷，我很担心，你今夜走去之后，怕是我們都

要闖大禍啊。"郎世乐騎士答道："亲爱的外甥，您为什么說这样的話呢，那是王后来邀約我的啦；您可知道我并不是个懦夫，而且她又是很了解我的。"卜尔斯騎士道："既是如此，我惟有祝福上帝保佑您平安回来。"

## 第　三　回

有人怎样发現郎世乐騎士在桂乃芬王后的臥室，
又阿规凡和莫俊德两个騎士怎样带領
十二个騎士暗杀郎世乐。

說过这話，郎世乐騎士随即起立，挾着宝剑，披着大氅，这位高貴的騎士便冒了极大危险走出；他走了一段路程，靠近王后的住宅，踏进了她的臥室。据法兰西文著作記述，郎世乐騎士这时如魚得水，共同偕欢。究竟他俩是同床共枕，还是别样的淫乐，著書人不願多加描画，因为那时候男女間談情說爱，是与今天不同的。不想正在他俩一同会合的当兒，驀然間阿规凡和莫俊德率領着十二个圓桌騎士赶来，他們一齐放声喊着："湖上的郎世乐騎士，你这奸賊，現在捉到你啦。"因为喊叫的声音很高，几乎整个朝廷都能清晰听得；这十四个騎士披甲带剑，武装齐全，如同走上战場一样。桂乃芬眼看这个情势，自己叹道："哎喲，不好了，我們俩人都要送命啦。"郎世乐騎士开口問道："夫人，我光着身子，您房里可有鎧甲，拿給我来遮掩一下哩？如果您有赶快給我；靠了上帝的保佑，我会制止他們的阴謀啊。" 王后应道："在这里，不論甲冑盾牌，或是宝剑长枪，一槪沒有；怕是我俩长久的爱

情，要在今晚悲惨地收場了；照外面的声音听来，好象騎士的数目很多；我想他們的配备一定很齐全，您哪能抵抗他們呢。照我看来，您会被他們打死，我呢，也要送去火燒呀。”她又說：“如果您能够逃脫，我相信不論在多么危难的場合，您都会冒险来营救我的。”郎世乐騎士又說：“天啊，这眞是我生平最大的难关，我眞为了缺少鎧甲而送命啦。”

那时，阿規凡和莫俊德两人一直在外面高喊着：“你这个乱臣賊子，你快从王后的寢室里滾出来，要知道你是沒法逃脫的。”郎世乐騎士这时說道：“哎，恳求耶穌的恩典啊，我怎能忍耐他們的謾罵呢，宁死也不願再忍耐这种苦痛啦。”他說过这話，便把王后摟在怀里，紧紧地亲了一次嘴，还說道：“我最高貴的基督徒王后啊，您做了我的知心女友，在过去我尽力地做了您的騎士，自从亚瑟王封我做騎士以来，不管是非曲直，我一向为您忠心到底，遇了任何困难，不曾失約；如今果眞我要被人杀死，請您务必为我的灵魂祈祷；此外，对于我的外甥卜尔斯騎士，以及亲屬中所留下的騎士們，比如拉文和尤瑞两人，我相信他們在听見您要遭到焚燒的时候，一定可以走来救您；因此我的好友，請您放心，不論我遭到什么意外，我想卜尔斯和尤瑞一些騎士，必能尽心尽力地乐于帮助您，今后讓您在我的領地里活下去。” 王后說道：“郎世乐啊，我也不想活了，沒有您的日子怎能活下去呢；倘使您死了，我象别个基督王后一样，为了耶穌基督而死，那么死得愈慘愈好呀。” 郎世乐答道：“夫人，好吧，我們爱的末日到了，我要把性命卖个大价錢；我为您担心比对我自己的生命要担心一千倍。若是有一套好鎧甲，就是叫我放弃举世基督王国的領袖也可以，今天只好把皮肉做鎧甲了，看我在临死之前，还要讓人来称贊我的本領呢。”王后道：“如果是上帝的意思，我求他放您

逃走，讓我去死好了。”郎世乐騎士又說：“这是不可以的，上帝保佑我，免得我受人侮辱呀，恳求耶稣来做我的鎧甲和盾牌吧。”

## 第　四　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杀死了高圭凡騎士，披挂着高圭凡的武装，此后又杀了阿規凡和他所带領的十二名騎士。

随后郎世乐騎士将他的大氅紧紧地裹在手臂上，就在这时，外面的騎士从大厅上搬来一只长板抬，用来冲在門上。郎世乐叫道：“列位騎士們，你們不要乱喊乱冲啦，我就去把門打开，你們随便来处置我好了。”他們答道：“滚出来，瞧瞧看，你一个人反抗我們是沒有用的；快讓我們进到房里去；你要亲自去拜望亚瑟王，我們才放你活命。”郎世乐騎士听过这話，将門下开，伸出左手，放开一綫門縫，只讓他們一个一个地挤进去；可是有一个举动英武的騎士，也踱着大步跨进了，这人个子魁梧，名叫古尔的高圭凡騎士，一进来就猛力向郎世乐身上砍了一刀；不想郎世乐立时挡住，将他的力量破了，又陡然对准那人头盔上还了一击，打得他两脚朝天，死在門口。这时郎世乐又奋起勇气将死尸拖进房里，由于王后和各个宮娥的帮忙，脱下了高圭凡的鎧甲，套在他自己的身上。

阿規凡和莫俊德两人在門口狂喊不已，叫着：“你这个叛逆的騎士，有胆快从王后的房里滚出来。”郎世乐答应阿規凡說：“喊什么东西，阿規凡啊，你要明白，今天夜里你是困不住我的；如果你肯尊重我的意見，就赶快离开房門，旣不必这样乱喊，也不要

随便誣陷我才是；按着我的騎士身分来說，若是你們願意离开，而且不再乱喊乱叫，我在明天可以来到国王面前，看看你們要控訴我的是哪几个人，还是全体的人都要控訴我；那时好讓我拿出騎士的身分来回答你們；至于我現在来拜望王后，完全沒有什么坏意；如果你們不同意这一点，我願意亲身下場，讓大家比量一下，把你們的錯誤完全糾正过来。”阿規凡和莫俊德两个騎士听后罵道：“放你的屁，你这个坏蛋，不管你多么强，我們今天都要捉到你，你的性命全操在我們的手里了；現在告訴你吧，我們已得到了亚瑟王的命令，对你已有了生杀之权。”郎世乐騎士又答道：“諸位爵爷，你們沒有別的办法么？請你們就准备吧。”

郎世乐說罢这話，將門全部打开，便肉勇頑强地站在他們中間，才一动手，便把阿規凡一击打死了。至于他后面的十二名騎士，不多几时，一个一个地都被他打死地上，这些人沒有一个能够抵得住他的一拳，因而都冷冰冰地躺在那里。郎世乐还將莫俊德打成重伤，他就带着重伤飞奔逃开了。这时郎世乐走回王后的臥房，向她說道：“夫人，現在我倆的眞正爱情从此結束了，亚瑟王已变成我們的仇敌；所以我如果能把您带走，就可以使您脫离一切的危險。”王后答道：“这并不是頂好的办法，我想您惹的横禍太大啦，暫时等一等再看好了。如果您明天发現他們要把我处死，您可以采取最妥当的办法来营救我。”郎世乐騎士便說：“我一定要营救您，那是毫无疑义的，若是我还活着，自然要营救您。”于是他摟着王后，亲了亲吻，彼此还交換了一只戒指，他放开王后，独自往住处走去了。

# 第五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来到卜尔斯騎士的地方，并
且怎样把自己的成功告訴了卜尔斯，以
及他經过什么冒险，又怎样逃跑的。

及至卜尔斯騎士望見郎世乐回到家里，眞是喜出望外莫可言喻。郎世乐先問他說："哎喲，你們为什么都武装起來呢？这是什么意思？"卜尔斯答道："騎士啊，自从您走开之后，我們这些人，不論您的亲屬，还是朋友們，都沒法安眠，有的赤身从床上跳起，有的人在梦里还握着宝剑；都認为大难当头，也以为您被他們陷害了，所以大家准备齐全，随时为您效命。"

郎世乐回答卜尔斯騎士道："外甥啊，你知道全部的經过么？今夜里我碰到的难关，眞是平生沒想到的，結果我逃出了这条性命。"他接着把遭遇的危险，一件一件地告訴他听，那就是讀者在上面已听过的。郎世乐騎士又說："列位諸亲好友，你們对我的立場，向来善意地大力支持，如今有人向我們全体开战，我懇求你們帮忙。"卜尔斯答道："騎士啊，凡是上帝的意思，我們都极表欢迎；而且我們因为您的关系，久已享到了功名富貴，所以今天应該与您同甘共苦呀。"他們一齐答道（其中有好多优秀人物）："不必担心啊，天底下并沒有哪一群騎士是我們不能对付的，我們会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所以，无論如何，您无須焦慮，我們要去团結我們所爱的人，并且要聚集所有爱我們的人在一起，凡是您要我們做的事情，我們尽力去干好了。"他們又說："郎世乐騎

士呀，我們都願意与您同甘共苦。”郎世乐騎士道：“在我这最困苦的当兒，多謝您的好意；外甥啊，您对我的情誼太厚，我要多多依靠您啦。并且，我的外甥，您赶快进行吧，切莫放过机会，請注意在国王附近所住的人員，看看哪些人拥护我，哪些人敌視我，好讓我把敌友都划分得清清楚楚。”卜尔斯騎士答道：“爵爷啊，我一定拼命去做，在七点鐘之前，决定按照您的意思做好，把拥护您的人剔出来。”

然后卜尔斯騎士招来梁納耳騎士、爱克托騎士、甘尼斯的卜拉茂騎士、葛哈兰丁騎士、卡力胡丁騎士、卡力哈特騎士、門納杜克騎士、猛将維梨哀騎士、西比斯騎士、拉文騎士、匈牙利的尤瑞騎士、奈罗芬騎士和普兰諾里斯騎士。最后两名系由郎世乐所封，其中一人曾在桥上作战获胜，故知他們两人永久不会反抗郎世乐的。此外还有萊克王之子赫利騎士、险恶塔的赛利赛斯騎士、礼耳的麦烈斯騎士、拜兰亥尔騎士——这人乃是孤子·亚力山大騎士的兒子，他的母亲名叫阿丽恩·白蕾英，与郎世乐有亲戚关系，拜兰亥尔和郎世乐团結一致。随后又来了巴乐米底騎士，以及他的同胞沙飞尔騎士，还有沙多克的萊吉斯騎士、狄納斯騎士和克萊尔曼的柯拉罗斯騎士等等，都与郎世乐同一战綫。这二十二名騎士密切合作，披挂了武装，騎着駿馬，尽力为郎世乐迎战。还有加入他們队伍的，如北威尔士和康瓦尔的騎士們，都为了拉麦若克和崔思痛两个騎士的情面，加入了他們的队伍作战，总数达八十人。

郎世乐騎士望見了大队人馬，便說道：“各位爵爷們，想来都对我的情况很明白，自从我来到这个国度之后，我对于国王亚瑟和王后桂乃芬始終赤心耿耿，努力到底；今天夜里王后約我談話，我推測我所遇到的意外，不外是預謀的詭計，这自然与王后无

关，我个人几乎被他們打死，幸而依靠了耶穌的恩典，脫逃出来，仅免于死。”随后郎世乐騎士又将自己在王后臥室所遭到的狠狽情形，以及掙扎脫險的經过，分别告訴了他們。他又說道：“各位要知道，我个人和諸位亲友們处在这种情况之下，只有迎接他們的战爭了；又因为今夜里，我打死了卡文英的同胞阿規凡，还杀死他的十二名騎士，造成了不共戴天的禍根，那些騎士們都是亚瑟王派遣来陷害我的。同时国王在盛怒之下，对王后也要判处焚刑；果眞将她为我而处死，我怎能忍耐下去；若是他們合法的审判和逮捕我，我可以为王后作証，說明她忠于国王，由我挺身应战；但在国王发怒的时候，我怕他就不按照法規的程序，便胡乱对我加以逮捕了。”

## 第　六　回

郎世乐騎士及其朋友們所采用营救桂乃芬王后的办法。

卜尔斯騎士說道：“我的爵爷郎世乐騎士啊，照我的意見看来，不論是禍是福，你都要耐心应付，要感謝上帝的恩典。而且事情旣已糟到这步田地，我劝您多多愼重，若是你能够保持淸醒，那么就不会有一个基督徒的騎士亏待您的。还有一点，我要奉告您，如果桂乃芬王后遭了灾难，那完全是为着您的緣故，所以您应該大胆地去营救她；倘使您見死不救，那么全世間的人将永久地咒詛您，一直把您罵到世界的末日。您旣然和她一同被捉，不論是非曲直，您是应当保护她的，使她不至被杀，或是遭到痛苦而死，总之她若是死了，所有的恶名都要由您負担的。”郎世乐騎

士說道："我恳求耶穌不要讓我受侮辱啊，还要保佑我的王后不要遭到耻辱而死啊，也不要因为我的錯处遇到杀身之禍啊；所以我恳求所有可爱的爵爷們，亲戚們和朋友們，請問你們要怎么去应付？"于是他們一齐答道："我們都願意照着您的意思去做吧。"郎世乐騎士又說："我很尊重諸位的意見，不过，倘使明天亚瑟王在盛怒之下，要把王后执行焚燒的話，現在就要請求諸位替我想个最妥当的对付方法啦。"他們同声答道，好象一个人似的："爵爷啊，我們認为妥善的办法就是您要勇敢地把王后救出，因为她是为了您，才会遭受火刑的；据我們料想，假定他們捉到您的話，您就要一同处死，或者会死得更残酷。并且爵爷啊，您为了别人的爭端，已經救过她好多次，这一次她完全是为了您的緣故，才惹起这个横禍，所以照我們看来，您更有責任去营救她呢。"

郎世乐騎士听了这話，頓时站立起来，并且說道："列位敬爱的爵爷們，你們都是了解我的，凡是使得你們，或是亲屬們丢面子的事情，我当然不願意去做；而且你們也知道，要是讓王后遭受耻辱的死刑，当然是我所难于忍耐的；現在承蒙諸位的指示，劝我在发生这种事情的当口，設法救出王后；可是我在营救她以前，怕要造成严重的損失；甚而我最好的朋友，难免在无意間被我打死，眞是于心不安；或是也有一些人，如果能够轉变成为我的战友，脫离国王亚瑟，而来加入我这方面，我当然不願伤害他們。屆时，如果我把王后营救出来，請問我要把她安置在哪里呢？"卜尔斯騎士答道："那是輕而易举的事情啦。請想想以前优秀的崔思痛騎士是靠着您的善意怎样处理的？他不是把綺秀·婉兒安置在快乐园过了三年么？这些事情，全部都出于您的主意，而且快乐园也是您的領土；同时倘使国王要判她火刑，还可以按照您的意思，将王后赶快带走啊；您把她留在快乐园里，待国王息怒

之后再送她回去是了。到那时，您把王后送到国王的面前，他自然会感激万分；也或者在王后返家之后，国王对您深表謝意，以后对您更加爱护；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别人身上，将要受到国王的恨恶了。”

郎世乐騎士說道：“这是一桩难事啊，由于崔思痛騎士的經过，我得了一个教訓，那就是当时所定的协約；崔思痛依約将綺秀·婉兒由快乐园送給馬尔克王之后，您看看結局好了；那个残酷无耻的馬尔克王，趁着崔思痛坐在綺秀·婉兒面前弹琴的时候，躲在崔思痛的背后，揚起一把利劍，将崔思痛从背后刺到心房。”他接着又說：“一提到崔思痛騎士之死，我就悲愴万分，而今举世也沒有他这样优秀的騎士了。”卜尔斯听罢說道：“这完全是眞情实况，但有一点可以鼓舞我們大家的，就是亚瑟王和馬尔克王两人的情况完全不同，因为至今还沒有一个人能发現亚瑟王的言行不一致的。”

閑言少叙，話归正传，这一些騎士們都主张把这事做好，听天由命，若是明早果眞要把王后送去燒死，他們立时赶来营救。于是大家都采納郎世乐騎士的建議，准备在靠近卡礼思耳堡的地方，愈近愈好，全部人馬埋伏在森林里面，不作絲毫声张，靜候国王的行动。

## 第 七 回

莫俊德騎士怎样急忙馳到亚瑟王的面前，报告战斗情况，以及阿規凡和其他騎士死亡的經过。

現在我們再述說莫俊德騎士的故事。

自从他在王后的門口，逃脫了英武的郎世乐騎士的打击以后，便覓得一馬，飞馳来到亚瑟王的面前，看他受着重伤，鮮血流滿全身；他看見国王，首先报告了他的一切遭遇，又把独自突围的情形說了一遍。国王听后便道："耶穌啊，怎样会糟到这个地步呢？你在王后的臥房內捉到他么？"莫俊德騎士答道："是的啊，說来眞个不幸，我們在門口看見他身着便服，哪料到他一拳打死高圭凡，便解下他的甲胄，披到自己身上，"接着把全部經过，自头至尾說了一遍。国王又道："慈爱的耶穌啊，眞个出类拔萃的英雄好汉呀。"又說道："哎，眞正叫我伤心，怎能讓郎世乐对抗我呢！如今圓桌社的高貴集团确实要瓦解了，一定有許多优秀的人物拥护郎世乐騎士；現在大势已去，还有什么尊严可說呢，所以我一定要把王后判处死刑。"于是发出命令把王后判处死刑。試考当日的法律，倘使一个人犯了罪行，不問那人的产业多大和地位多高，都要判处死刑，毫不通融；可是此次捉奸的人，在未获証据之前，便匆促地作了判决。这时，忽然宣布了，莫俊德騎士为了捉拿王后，負伤逃命，同时有十三名騎士当場死亡。根据这个理由，亚瑟王判决了桂乃芬王后火刑处死。

这时卡文英騎士开口說道："奏請王上，請您不要操之过激，您的判决可暂緩执行；您对王后的裁判，应从多方面进行考虑。第一点，虽是在王后的臥房里，有人发現郎世乐騎士的踪迹，然而不能断定他有通奸的行为；再說，在每次战役之中，当全朝騎士拒絕参加的时候，郎世乐无不立时应战，保全王后的性命，以致王后待遇郎世乐一向在其他騎士之上，这也是您所明了的；因此王后召見郎世乐騎士，或者是对他往日历次相帮的盛意，表示正大光明的感謝，并沒有营营苟苟的丑事。王后邀請郎世乐騎士的目的，也或者是这样的，她認为秘密地表示謝意，看来最为妥

当，还可以避免外界的讒言誹謗；我們經常做了許多事情，不是在計划中想得妥貼万分，而結果适得其反么。"他又道："因此我敢說，王后对待您既忠貞而眞誠；同时郎世乐騎士呢，我敢說对于要誣陷他的任何騎士，他一定拼死应付，而且对于危害王后生命安全的人，也一定不会放松的。"

国王亚瑟答道："我認为您的話有理，可是我不願意用这一种方法对付郎世乐騎士；他过于看重自己的本領，高傲自滿，目中无人；我要叫王后以身伏法，免得郎世乐騎士繼續为她作战。倘使能把郎世乐騎士擒来，我也处他死刑哩。"卡文英騎士說道："耶穌啊，我永久不希望看到您这样做啊。"亚瑟王答道："您为什么这样說呢？你眞沒有理由再爱护郎世乐騎士，他昨天夜里打死了你的弟弟阿規凡，一个优秀的騎士就此断送了性命；同时，他几乎打死了你的莫俊德弟弟，此外他还打死了十三名騎士；卡文英騎士啊，你也記得他把你的两个兒子——夫罗安斯騎士和罗佛耳騎士——都打死啦。"卡文英騎士說道："王上，关于这些事情，我全都明白，至于他們死了，我心里也很难受；不过，在事先我曾警告过我的弟兄和兒子們，如果不自量力，必遭失敗，可是他們都不听从我的規劝，所以对于他們的横祸，我既不願事前干与，也不想报复；为的是我已向他們說明过，'得罪了郎世乐騎士，那是沒法收場的。'如今，我的兄弟孩兒們死了，內心虽然悲痛，但他們都是咎由自取；我曾屡次劝告阿規凡，他今天的收場就是当日我所料到的啊。"



“郎世乐騎士和他的亲戚們怎样营救桂乃芬王后脱离火刑。”

# 第 八 回

## 郎世乐騎士和他的亲戚們怎样营救桂乃芬王后脱离火刑，又他怎样杀死很多騎士。

国王亚瑟听过之后，回答卡文英騎士說道："外甥，我請您去找葛汉利和卡力滋两人，大家預备好武装，快把王后送到火場，我要判她死罪，就地执行。"卡文英騎士答道："我的最高貴的爵主呀，这是絕对不可以的，要是这么处理一位高貴的王后，残忍地結束她的性命，那么我是不会到場的。要知道，我的良心不許我袖手旁观，看她死去；还請您今后不要在外宣揚，說我同意你把她处死的。"

这时，国王向卡文英騎士道："請讓你的兄弟葛汉利騎士和卡力滋騎士两人到場啊。"卡文英随声应道："王上，恐怕他們不肯到吧，危险太多啦，在燒死王后的时候，难免发生意外，因为他們年輕，不敢当面謝絕罗。"不料葛利汉騎士，以及英武的卡力滋騎士忽然冲上，向国王說道："王上，虽然您可以命令我們到場观刑，但我們內心里却异常反对；我們只是为了尊重您的命令才到場的，否則請您尽量包涵我們吧；我們将以和平姿态出場，身上也不披带任何武器。"国王答道："奉上帝的名，請你們赶快进場，因为处置王后的时間就到了。"卡文英騎士說道："哎喲，我怎能忍心看到这样悲慘的日子呢。"他說罢，轉身痛哭，径自回到寢室；同时，王后被人解到卡礼思耳的寨外，把她的服飾都剝光了，仅留下貼身的衬衣。还把教父接到火場，由他为王后的罪孽忏

悔。待各种仪式举行以后，多数在場的爵爷和閨秀，霎时摆手頓脚，放声号咷，备极凄惨；至于披戴武装而到場监刑的人，数目极少。

当时有一个人，是郎世乐騎士派来偵探王后处刑时間的；这人驀然間看到王后身上的服飾，剝得只剩下了內衣，她正忏悔祈祷，便立刻通报了郎世乐騎士。他得信以后，立时偕同各个战友，飞馬赶到火場。凡是抗拒他們的，全被打死。因为郎世乐的武功特高，所向无敌，所有披戴武装的优秀騎士，一經交鋒，当时送命。在这次战役上死亡的，計有奥鳩拉斯的比雷安士騎士、莎各瑞茂騎士、葛利夫萊騎士、布兰底耳斯騎士、阿各娄发騎士、陶尔騎士、高德尔騎士、吉李梅尔騎士、雷諾特騎士的三位兄弟，大馬斯騎士、普烈瑪斯騎士、异乡人凱騎士、朱安特騎士、蓝白各斯騎士、何敏德騎士、伯突萊浦騎士、和薄利蒙奈斯騎士，最后两个，一名綠騎士，一名紅色騎士。当大家奔馳混战的时候，郎世乐四处冲击，葛汉利和卡力滋微服旁观，无意間竟被郎世乐失手打死。据法兰西文著作上的記載，郎世乐騎士失手打开了葛汉利和卡力滋的脑盖，因而一同死在战場上；不过郎世乐确确实实在当时不曾看到他們两个，事后在人馬稠密的地方才发現了他們的尸体。

郎世乐騎士經过这个阶段以后，凡是抵抗他的人，杀的杀了，逃的逃了，他便冲到桂乃芬王后的跟前，用一件外衣把她包着，抱到馬上，放在背后，还劝她寬心，免得受吓。这时，王后能得死里逃生，她的快乐情趣，讀者可想而知。随后她一再感謝上帝和郎世乐騎士，他們两个便同騎而去。据法兰西文著作所記，后来抵达了快乐园，郎世乐安頓桂乃芬住在这里殷勤招待，尽了英雄爱护美人的責任；那时，几多英武的爵爷和一些君王，都派

遣武士来襄助郎世乐，还有許多优秀的騎士自願参加郎世乐来助战。从此亚瑟王和郎世乐騎士互相敌对的消息，四处传播，有許多騎士欢迎他們决裂，也有很多人对他們爭論是表示担心的。

## 第九回

亚瑟王为了姪子們和其他高尙騎士們的死亡而悲哀；
又为了他的妻子桂乃芬王后而引起的愁悶。

現在我們再来叙述亚瑟王的故事了。

当执行王后焚燒的时候，法場上的刑犯忽被郎世乐騎士劫去了，还被他打死了許多优秀的騎士，其中特別要提出的就是葛汉利和卡力滋两人，及至这消息传到亚瑟王的耳鼓，他立时气得昏迷不醒。待他苏醒起来，他曾說道："眞是倒楣，带了这个王冠在我头上！現在我已失掉擁护基督教君王最优秀的騎士集团呀！哎，这么优秀的騎士都被打死了；两天里就死去四十个，而且郎世乐騎士和他的亲屬們也离开我了，我永远不能再統率着他們，自然威风扫地了。哎，这次的战爭怎样打起来的呀！"他又道："各位同志們，卡文英騎士的弟兄两人死了，你們不要把这消息告訴他，若是他听到卡力滋死了，他会急昏的。"国王又說："慈爱的耶穌啊，他为什么把卡力滋和葛汉利打杀呢，我敢說世界上沒有任何人比他更爱郎世乐的啦。"有些騎士随口答道："这是实情，然而当郎世乐騎士横冲直撞的时候，在人烟稠密的地方誤把他倆打死的；适巧这两人都沒武裝，又不曾看出，以致造成这宗

惨案。"国王説道："他們的死，将惹起永无止境的剧战；我認为卡文英听到卡力滋的惨案的消息，他会永远不讓我罢休，我若不去把郎世乐本人和他的亲戚打死或是讓他們把我杀掉，我怎样活下去呢！"他又接着說："我心里从来也沒有象现在这么难受；我失掉这些优秀的騎士，比失掉了王后更沉痛；說到王后們，我想要多少就会有多少，但高貴的騎士們死亡四散之后，便永沒有再聚攏的机会了。我敢說，基督徒的君王而能薈集这么多的英雄好汉，我可算空前絕后，眞是可惜，我同郎世乐騎士竟会爭吵起来。"国王又叹道："阿規凡啊，阿規凡啊，你的坏主意，你和莫俊德硬要对付郎世乐，才惹起了一联串的横祸啊，恳求耶穌饒恕你的灵魂。"国王一面訴苦，一面痛哭，終于不醒人事了。

随后来了一个拜晤卡文英的人，他說捆在法場上的王后，已經被郎世乐騎士劫去了，同时大約有二十四名騎士也被他打死。卡文英听了叹道："哎呀，我求耶穌来保佑我的兄弟們，我确确实实看到这一点，那就是郎世乐一定要冒着性命，来营救王后，不然他宁願被人打死在疆場之上；再說一句老实話，这一天倘使他不来救王后，便不配做个英雄，因此王后一定为了他的緣故而被烧死了。結果，他任俠仗义，挺身而出，若是我处在他的地位，也要这样去做。可是我的弟兄們哪里去了？我为什么听不到他們的信息呢。"

那人回答卡文英說道："根据确实的信息，卡力滋和葛汉利两个騎士已經被人打死了。"卡文英騎士叹道："耶穌啊，我宁願失去这个天下，也不願丢掉他們，特别是我的卡力滋弟弟呀。"那个人又說道："騎士啊，他已被人打死啦，这眞是一件悲惨的事。"卡文英騎士問道："什么人把他打死的呢？"那人回答說："騎士先生，他們弟兄两人都是被郎世乐打死的。"卡文英又道："若說他

把卡力滋打死啦，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桩事，因为卡力滋一向敬爱郎世乐，卡力滋同他的感情，远远地超出了对于我个人，对于我的兄弟們，甚至还在他对于国王之上呢。我認为，如果郎世乐騎士吩咐卡力滋来抵抗国王，或来抵抗我們全体，他都立时同意，所以若說他把卡力滋打死，我是永远不能信以为眞的。”那人答道：“爵爷呀，外界的人都嚷着說是他打死的呢。”

## 第 十 回

亚瑟王怎样听从卡文英騎士的要求，結果对郎世乐騎士发动了战爭；又亚瑟王围困他的一座名叫快乐园的堡寨。

卡文英騎士叹道：“天呀，現在我們完蛋啦！”这話刚才脫口，立时暈倒地上，躺了好长时間，一直象死去似的。及至醒覚立起，大声哀喊着：“好苦呀。”同时，卡文英騎士又跑到国王跟前，哭着喊道：“王上啊，舅舅啊，我的弟弟卡力滋騎士已經被人打死了，那葛汉利騎士弟弟也一同死了，这是一对英雄豪杰啊。”国王听罢，也随声哭泣，卡文英騎士也跟着流泪，終于一同暈厥了。待两人的精神恢复以后，卡文英騎士首先說道：“王上，我想去看一看卡力滋，好么？”国王回答道：“你不必去看啦，我已經把他葬了，至于葛汉利的遺体，也一同被我埋起；为得怕你看过之后更伤心，尤其你看見了卡力滋，会加倍地难受。”卡文英騎士說道：“王上，我心里好痛苦呀，郎世乐怎么把我的弟弟卡力滋打死的呢？舅舅啊，請您說給我听听。”国王立时答道：“好吧，我就把

所听見的告訴你：郎世乐騎士把他和葛汉利两个人都打死了。”

卡文英騎士說道：“眞是可怜，他們两人都不曾披挂着武装去反抗郎世乐啊。”国王道：“实在情形，并不清楚，只听說在人馬拥挤的地方；郎世乐出于无意，誤把他們打死的；然而我們总要想出一个办法去报复呀。”

卡文英騎士道：“王上啊，我的舅舅，我奉告您，現在要向您立下决心，从今起就同郎世乐势不两立，非得拼个你死我活，决不甘休。王上啊，我一定要对郎世乐报仇，請您准备打一仗吧；因为我敬爱您和侍奉您，特来催請您赶上前面，去偵查一下，究竟有哪一些人願做您的部下。我向上帝作保証，要为已死的卡力滋弟弟去复仇，願意走遍七个国王的領土，觅到郎世乐騎士这个人，决心同他拼个死活；若是我不能打死他，就讓他把我打死好啦。”国王劝道：“你何必跑这样远的地方去找他呢，据我所听到的消息，郎世乐騎士正在快乐园里等候我們俩个哩；我还听說，为他效命的人很不少。”卡文英回答說：“这或者也是实情；不过，王上啊，請您发动您的部下，試試有多少人願意效命的，同时我也探一探朋友們的意旨。”国王又說：“就这样去做吧，我認为从他的堡上一座大塔里，把他活捉出来，还是綽有余力呢。”于是国王繕写了詔書，分发英格兰全境，集合全部騎士。当有很多騎士、公爵、伯爵应召来归，数目很大。及至大队人馬赶来，国王亚瑟便把郎世乐騎士綁架王后的經过宣布了。大家听罢，遂同国王一齐出发，前往包围快乐园，攻打园內的郎世乐去了。郎世乐騎士得到这个消息，立时聚集了英武的騎士多人，准备对付，有人帮助郎世乐，有的是为王后而战。双方人馬，粮秣充沛，武备齐全。不过就实力而論，亚瑟国王方面似乎远在郎世乐之上，因而郎世乐不願在疆上交綏，他就把各个騎士安頓寨里，囤积粮

鍮，憑寨相持。亚瑟国王带了卡文英騎士，率領着大队，駐扎在快乐园以外，布置战綫，准备进攻郎世乐的城堡，于是双方的大战便迫在眉睫了。結果郎世乐騎士坚守寨內，按兵不动，长期間不出寨門一步；同时他也不許部下任何騎士攻出城寨堡园，这样足足相持了十五个星期。

## 第十一回

亚瑟王和郎世乐騎士彼此互通消息，又亚瑟王怎样責备他。

有一天到了收割庄稼的时候了，郎世乐騎士走上城堡的围墙，大声向亚瑟王和卡文英騎士喊道："两位爵爷請听，你們这样設防囲困，毫无用处，不仅得不到胜利，实在是一桩丢面子的事情；若是我同我的优秀騎士們願意亲自出寨，我可以很快結束这場战争。"亚瑟便回答郎世乐道："你走出来呀，看你有种沒有，我願意站在战場的当中来等候你。"郎世乐騎士又道："慈爱的上帝呀，我怎可以同一位亲手封我做騎士而且又是一位最高貴的国王相斗呢。"国王罵道："你放出这样好听的屁話做什么，你应当明白，一直到我死的那天，我还是你的死敌；你打死我多少优秀的騎士啊，他們都是我們高貴王族，以后永远不能再找得到啦。而且你还睡了我的王后，現在又霸占她多少年，你这个狠心狗肺的东西，用着暴力夺去她的噢！"

郎世乐騎士恳求道："我所最敬爱的王上啊，因为您已經知道我不願意同您相斗，所以您可以随意发表意見；至于您提到我曾

打死您的优秀騎士們，这是实情，我已承認，眞是抱歉万分；但那时我是被迫使然，如果我不先打死他們，我的性命就难保了。若說到桂乃芬王后的問題，那么在蒼天之下，除了王上本人和卡文英騎士以外，我敢說沒有任何人敢来告发我，說我对您是一个叛徒，同时敢和我打交道，而自己却抱着得胜的希望。現在您信口开河地說我霸占王后，几年不肯放手，讓我大胆地答复您吧，我認为王后对您本人很忠貞，她同其余的高貴夫人一样洁白；那么普天之下，除您和卡文英騎士两位以外，如果还有人敢否認这句話，就請他亲自下場，同我决个胜負。虽然承蒙王后的好意，对我特别照顧，可是这也是我对她竭尽悬誠而分所应得的酬报；比如屡次在您盛怒之下，要把她投入火里燒死，而我在我沒离开那群誹謗她的恶魔之前，冒着万险为她应战，他們已經否認他們的謊言，証明她确实沒有罪过，使她得到光荣的諒解。在这些时候，亚瑟王上啊，当我由火刑里救出她来，您总是对我爱护备至，表示感謝，并且要永远做我的宠主；如今照我看来，您却以怨报德了。再者，王上啊，若是我容忍您把王后桂乃芬燒死，即使她应該为着我的緣故而被焚的，那么我这騎士的光荣身分便丧失殆尽了。为了王后同别人的糾紛，与我个人毫无关涉，我尙且屡次赶上应战；而今为着正义的斗爭，我更有为她战斗的責任啦。因此慈爱的王上啊，我認为她是一位才德品貌兼备的王后，請您善意地带着她去吧。”

卡文英騎士在旁听后罵道：“你这万恶的騎士，眞正胡說八道，我叫你認識清楚我的舅舅是什么人，不管你們怎样巴結他，他都会抓破你两人的脸皮，杀掉你們两个东西。”郞世乐騎士答道：“卡文英騎士啊，請您試試看吧，若是我想出寨打一仗，您要想打敗我和王后也很不容易哩。”卡文英騎士道：“你还在吹什么牛皮，

我認为王后是沒有絲毫罪过的。但是你这个万恶的东西，你为什么打死我的弟弟卡力滋呢？他岂不是对你比其他一切的亲屬更担心么？而且你亲手封他做騎士，为什么又把这位最尊重你的一个好騎士打死呢？"郎世乐騎士又說道："如果我来請求您原諒，眞是沒法自解，但是耶穌啊，讓我对崇高的騎士金科玉律去立誓，我打死卡力滋和葛汉利兄弟两人，完全出于誤会，毫无恶意，我那时可能誤把我的外甥甘尼斯的卜尔斯騎士打死，我也有同样的善意呢。我內心眞是万分难受啊，当时我沒有看見卡力滋和葛汉利罗。"

卡文英騎士罵道："你这无耻的东西在騙人，你为了看不起我，才打死他吧，所以我一天活在世上，就一天不放松。"郎世乐騎士便說："您的話，使我太不安啦，卡文英騎士啊，您既存心备战，我怎能求得和解呢。如果您不是这样固执，我想我一定还可以得到亚瑟王的宠爱。"卡文英騎士道："你这个万恶的东西，跋扈横行，欺压善良，到如今已經很久了，此外你还杀害了好多优秀的騎士。"郎世乐騎士道："听您随便去說吧，可是我对于优秀騎士，从不曾設計陷害一个人，这事有口皆碑，众所公認，可惜您就不象我这样了；我不曾打死任何人；我只出于自卫，为了保全性命，无意間伤害了别人。"卡文英騎士又罵道："你这个虚伪的家伙，暗指着拉麦若克騎士奚落我，你知道我打死他。"郎世乐騎士辯白道："您自己一个人打不死他的，并且您也沒有打死他的本領①，他是当代优秀騎士当中一員，而今不幸死了。"

① 暗指由卡文英弟兄等謀害的。

# 第十二回

郎世乐騎士的表弟兄們和亲戚們怎样激励他
作战，又他們怎样准备战斗。

卡文英騎士向郎世乐說道："好吧，你現在举出拉麦若克騎士的事情来駡我，我决不讓你逃开我的手心，一定对你不放松。"郎世乐騎士答道："我也很明白您的性格，倘使您能捉到我，那就很难饒恕我啦。"据法兰西文著作的記載，亚瑟王本想接回王后，而同郎世乐和解了事，言归于好，不过卡文英从中作梗，絕不同意。那时卡文英騎士召集好多部下，手持号筒，隔着号筒向郎世乐喊嚷，都駡他是万恶无耻的騎士。

及至甘尼斯的卜尔斯、瑪利斯的爱克托和梁納耳三位騎士听得这样詛駡的声音，就聚集了沙飞尔的弟兄巴乐米底騎士、拉文騎士，还有其他亲族多人，一同跑到郎士乐騎士的跟前，向他建議道："亲爱的郎世乐爵爷，我們听見卡文英駡您的那些話，都認为是絕大的羞耻，无比的侮辱，所以我們特来請求您，也可以說是通知您，您旣然希望我們跟随您；請您不要再讓我們困守寨里，应該去对付他們一下；簡捷了当說来，我們一定要放馬打上去啊；您何必做出怕东怕西的样子，而且您那些巴結他的話，也是毫无用处的。总之，卡文英騎士不会讓亚瑟王同您和好的。所以，如果您有胆量的話，应該为您的性命而战，为您的权利而战啊。"郎世乐騎士答道："哎喲，要我跑出寨外，同他們开仗，那是我最厌恶的事情。"后来。郎世乐騎士高声向国王和卡文英两人喊

道:"两位爵爷請听,这里有人劝我到战場上去,但是我恳求亚瑟王和卡文英騎士都不要去啊。"卡文英騎士爭先說道:"这样說来,我們怎么办呢? 国王和你之間的糾紛难道不要对你采取战爭、来解决么, 同时你打死了我的弟弟卡力滋, 这是我們之間的問題,怎能叫我不去打你郎世乐呢?"郎世乐騎士答道:"要是我一定沒法避免战爭,但請王上和卡文英騎士原諒,我同你們周旋起来,就不要后悔啊。"双方談罢, 各自分手, 約定在第二天早上交鋒;当日双方都尽力准备, 很是充实; 卡文英騎士安排了很多騎士,布下埋伏,打算活捉郎世乐,然后再把他杀掉。第二天早晨,亚瑟王亲率三路大队人馬,赶上战場。郎世乐騎士的部下,由三处寨門涌出,服飾鮮艳美丽; 梁納耳騎士走在战場的最前面,郎世乐騎士居中,卜尔斯騎士从第三个門走出。他們陣容严整,循序前进, 异常威武, 当时郎世乐騎士一直向全体騎士发布命令,叫他們无論如何不可伤害亚瑟王和卡文英騎士的性命。

## 第十三回

卡文英騎士怎样同梁納耳騎士比武,将梁納耳打倒,
又郎世乐騎士怎样送給亚瑟王一匹馬。

驀然間卡文英騎士由国王的大队人馬中冲来了, 自然他是来比武的。梁納耳騎士一向凶猛过人,这时与卡文英斗将起来;卡文英驟然丢出一矛, 梁納耳不及躲避, 直刺穿了他的身体, 攮得他象死人一样跌落在地;爱克托騎士看到这个情景,急忙招呼其他同僚, 把他抬进寨里。凶险的恶战从此开始了, 但見死亡人馬,

遍野都是；郎世乐騎士在战場之上，无时不是想尽方法，維护亚瑟王方面人員的安全，免得丧亡过重，但巴乐米底、卜尔斯和沙飞尔三个猛将則不然，他們把对方看做死敌，因而击倒很多。此外还有卜拉茂、布留拜里和拜兰交尔三位騎士也加入作战；以上这六个战士都奋勇向前，打击敌方极重；亚瑟王老是打算竄到郎世乐的身旁，企图杀死他，可是郎世乐始終忍耐着，終不还手。不想卜尔斯騎士和亚瑟王遭遇一起，卜尔斯擲出一搶，把国王打倒了；这时卜尔斯急忙拔出宝剑，大声向郎世乐喊道："現在我可以結束这場战爭么？"——实則，他在請示要不要把亚瑟王杀掉。郎世乐騎士答道："不要这么凶狠呀；現在要听从我的命令，快把国王放开，我不願意看到一位亲手封我做騎士的国王，被人打死，或是被人打敗啊；这是我的命令，不得违背。"郎世乐騎士說了这話，立刻跳下馬来，扶着国王騎上另外一匹駿馬，并且向他說道："敬愛的王上，为着上帝的緣故，現在停战吧；如果我一直战下去，您怎能不輸給我呢；我一直对您容讓，然而您同您的部下不曾表示对我寬恕；王上啊，請您想一想，我在許多地方总是体貼您，您呢，終是以怨报德呀。"

等到亚瑟王騎到馬上，他抬头望着郎世乐騎士，两眼里热泪直流，內心默念着郎世乐的赤心耿耿，待我这人实在忠誠，任何人都比不过他；这馬向前走去，愈走愈远，远到回头看不見郎世乐的时候，独自叹道："天呀，怎么会釀起这次的战爭啊！"这时双方都从战場撤回人馬，各自休息，同时医治伤員，塗敷油膏，所有死亡，悉行埋葬，再靜养了一个通夜，到了天光。及至早晨九时至十二时之間，双方都准备齐全，又赶去作战了。这时卜尔斯騎士一馬当先，向前进发。

卡文英騎士也在早晨赶到，看他手握着长矛，凶猛得象一头野

猪。当卜尔斯瞧見了卡文英的时候，便認为他在前一天藐視梁納耳騎士太甚，打算对他报复。这两人各挾着长矛，鼓足了全力，放馬对冲，以致他們两人的身体都被矛头刺穿了，一同从馬上滚下；大战接着开始了，結果双方死伤，都很慘重。随后郎世乐騎士救回了卜尔斯，送他回寨休息；在这次战爭里，卡文英和卜尔斯虽負了重伤，均經治愈，得以不死。再后，拉文和尤瑞恳求郎世乐騎士用劲去打，应該同他們一样使力；他們說道："我两个看您到处讓人，使得自己受到的害处很大，所以我請您同敌人一样，不可随意放松。"郎世乐騎士答道："哎呀，我不忍心去打击亚瑟王啊；虽然我应該打击他一頓，可是我不忍下手呢。"巴乐米底騎士向郎世乐說道："您整天里饒恕他們，他們可曾感激您么？我想如果他們捉到您，哪里会有您的活命！"郎世乐騎士認为他們的劝告确实是至理名言，又因为他的外甥卜尔斯这时遭到重伤，便竭尽余力，猛烈反攻。过不多时，大約到了晚祷时辰，郎世乐和他的部下都能稳步向前，确保胜利了，不过疆場上死亡枕籍，馬蹄踏着血迹馳騁，距毛上漬透了鲜血。郎世乐騎士看到这种凄慘的情况，按兵不动，好讓亚瑟王的人馬逃出陣地。然后郎世乐騎士才率領他的部下返回堡寨；双方收拾残尸，掘穴掩埋，对于負伤的人，則敷藥医疗。

当时卡文英騎士也受到重伤，所以亚瑟王方面的人員都不象战前那样的囂张傲慢了。这次战爭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基督教王国，弄得家喻戶晓；到了最后，就是教皇也听見了。因为当时的亚瑟王和郎世乐两人，名震遐邇，一向受人頌揚，公認为世界上最英武的騎士，所以教皇便打发御前一名高官銜命处理，法兰西文著上記載这人名叫罗彻士特主教。教皇頒了一宗加盖璽节的訓諭，命令"英格兰国王亚瑟将王后桂乃芬接回宮里，共同

偕老，同时亚瑟王与郎世乐騎士两人，应和平共处，相安无隙，着即凛遵，倘敢故违，即撤除国王本职。”

## 第十四回

教皇頒下訓諭，怎样吩咐他們双方媾和，又郎世乐騎士怎样带着桂乃芬王后来到亚瑟王的面前。

这位罗彻士特主教，捧着教皇的圣旨，来到卡礼思耳，递給国王亚瑟。在他揭开拜讀之后，不知道怎样办理才对；自然他欢喜同郎世乐騎士恢复旧交，言归于好；但卡文英騎士却完全不以为然；至于說到王后桂乃芬，他也同意接回宫里，相偕共处。

在实际上，卡文英騎士无論如何不讓国王同郎世乐和好；但对于处理王后的办法，他表示满意。主教这时要求国王繕写保証書一通，說明他是受膏的君王，担保郎世乐騎士行动安全，同时国王以及其他人等不得再提起王后的往日行为，还要国王在保証書上加盖璽节，以昭郑重。及至这一切办理妥当之后，罗彻士特主教打算把它送給郎世乐騎士閱讀一遍。

当主教来到快乐园以后，先将教皇頒給亚瑟王和他本人的訓諭递交給他，并且說明倘使繼續霸占王后不放，定要招引大祸，自取殞灭。郎世乐騎士随口答道：“主教啊，我从来沒霸占王后，不讓亚瑟王接她回宫的妄想；不过她为着我而闖了横祸，所以保护她的安全，不讓她死于非命，却是我应尽的責任；等到情况好轉之后，当然放她回宫的。”他又說：“現在感謝上帝的恩典，教皇已經把战爭化做太平了；上帝能体会我內心的快乐，如今我能安

然护送王后回宫，自然比我当时带走她更好，怎能不使我千百倍的兴奋呢；而且我自己可以随意往来，得到保障，王后也恢复了往日的自由；还有一件是从前不曾料到的事情，就是王后从此以后再也不会遭到危险了。”他接着又說道：“若是不然，即使冒着比从前更大的危险，我还要繼續留她住在寨里。”罗彻士特主教又道：“您不必再这样的焦急啦；要知道教皇的圣旨，必須遵从；那么为着教皇的尊严，和本主教的愚誠，如今我們出面处理，您就毋須再顧虑王后，担心危险，或是計較得失了。”他一面在解释，一面把教皇的訓諭，以及亚瑟王的保証書指給郎世乐看。他讀完以后惊喜不已，随口說道：“我完全相信这是国王的亲笔，加盖了他的璽节，凡是他所应允的事情，向来不再反悔。”郎世乐騎士又回答主教說：“請您先赶到亚瑟王那里去，便中代我問安，并請您通知国王，我准定在从今日算起之第八天，将靠着上帝的保佑，亲自护送桂乃芬王后去見他。还請您向这位最尊严的王上解說，我是很敬重王后的，此外，說到我个人，平生仅仅敬畏两个人，那就是国王和卡文狄騎士，别无畏惧；而且这两个人，主要的还是为着国王的緣故。”

随后，罗彻士特主教告别了郎世乐，来到卡礼思耳城晤見了国王，当将郎世乐的答复作了回报；不料国王聆听之后，两眼滿是热泪。这时郎世乐騎士正准备了一百名騎士，都穿着綠絨装束，馬身上披了綉甲，直垂到脚跟；每名騎士手里，捏着一束橄欖的枝叶，那是和平的象征，王后偕同二十四个閨秀，服飾也很考究。郎世乐后面，跟随十二匹駿馬，馬上騎着年青的选民，全身也是綠絨的衣裳，腰間系着一根金色肚带；至于馬的披甲，完全和前面相同，也垂至馬膝，馬甲上鑲嵌着珍珠宝石，耀晃夺目，数以千計。再看郎世乐騎士和桂乃芬王后所着的服装，乃是白色金紗

裁成的。他俩并騎着駿馬，由快乐园前往卡礼思耳城，法兰西文著作中所記載的，正同讀者在前文所听到的一样。郎世乐騎士抵达了卡礼思耳，也象在快乐园似的，所有街市，都走过一趟，使得全体居民，能够同他相見；凡是看見他的，多是两眼热泪。等待他来到宫前，騎士随即下馬，扶着王后，走到亚瑟王的宝座前面，这时卡文英騎士和文武百官，均在两旁。郎世乐望見了国王和卡文英，又扶着王后一同下跪。亚瑟王面前一些强悍的武士看見他們，恍似久别重逢的骨肉，无不涕泪交流。郎世乐感人之深，讀者可以想見。待国王坐定以后，他一句話都不出口。郎世乐看到国王的这时表情，便扶起王后一齐站在前面，开始了他那口若悬河的长篇报告。

## 第十五回

关于郎世乐騎士将桂乃芬王后送交亚瑟王；又卡文英騎士对郎世乐騎士所講的什么話。

"最威严的国王陛下，請您細听，我最近奉到教皇和陛下的詔書，特护送王后返回朝廷，这是受了正义的驅使。如今除开陛下以外，倘有任何騎士，不論級位高低，敢指說王后行为不貞，不忠心于您，那么，我这湖上的郎世乐騎士，願意单身匹馬，走出应战，拿胜敗来判断是非曲直，求得最后的分曉，（轉脸向四周一看）請問有誰敢来比試。不幸，您妄听了小人的讒言，造成了我們两人之間的磨擦。在已往，每当我代替王后参加战争以后，您对我慰勉有加；王上啊，您很明白，在这次以前，她已好多次受冤屈，您

还奖励我去营救她；这一次她为着我而被判处火刑的，所以我更有責任去营救她啦；高貴的王上啊，請您多多考慮这一点。那些在您面前制造讕言的人，如今都自食其果了，若不是上帝特別对我器重，我怎能抵抗他們十四个騎士的打击；而且他們事先訂了同盟，披挂着武装，我呢一袭便服，毫无准备。再說，当王后約我談話的时候，事前并不知情；及至我才踏进她的房門，便听得阿規凡和莫俊德两人罵我是无恥的叛徒，又說我是卑怯的騎士……。”他說到这里，忽然卡文英插嘴道：“他們罵得很对……他們罵得很对啊。”郎世乐騎士听了这話，反口問道：“敬爱的爵爷卡文英騎士啊，如果他們是正义的，为什么他們都死在我的手下呢？”国王也插嘴說道：“郎世乐騎士啊，好了，好了，我过去对待您本人和您的亲屬們，可說比任何騎士都宽厚，而您对待我为什么这么无情呢！”

郎世乐騎士向他解释道：“敬爱的王上啊，請您息怒，我認为在許多場合上，我同我的亲屬一向欢喜为您效劳，所做的工作比其他一切騎士都多，您可以明白我吧。不論您在任何地方遭到围困，我总是挺身而出，解脫您的危险；凡是我的能力所可办到的事情，沒有一次不替您和卡文英騎士去做的。不論大比武或是小战爭，也不問騎馬或步行，我都是尽先把您和卡文英騎士营救出来，而且在許多地方还救出来大批的部屬。”他又說：“讓我現在說一句大話，不管多么凶狠的騎士，如若我願意战斗到底，都曾一个一个地把他們打垮，感謝上帝，这也要請您完全了解的。就是在我应付最英武的騎士的时候，比如崔思痛和拉麦若克两人，我同他們交手以后，我始終爱护他們并且尊重他們的本領。”郎世乐騎士又說道：“我懇求上帝作見証，当我发見任何騎士努力掙扎而想取得武功的时候，我总是对他退讓一步，成人之美；而

且不論馬上作战或是徒步斗爭，凡是能同我周旋的，我也不要打败他們；比如在险恶塔上对付卡瑞都騎士，敬爱的卡文英騎士啊，您知道他是很有本領的。这人应当受我們尊敬，他那时不过抬一抬手，就把您拉下馬来，然后又把您捆在他的馬鞍前面，讓您直挺挺地躺着；亲爱的卡文英騎士啊，我那时救下您，又在您的面前把他打死。还有，我从这人的弟弟陶昆騎士的手里，救下了您的弟弟葛汉利騎士，那时陶昆捆綁着葛汉利，也同您自己一样，我也打死了陶昆，救出了葛汉利，同时还从牢监里释放了亚瑟王的六十四名騎士。"① 他接着說道："我敢說，象卡瑞都和陶昆那两人，是我平生碰着最坚强的对手，因为我同他們决战的时候，都被我消灭了。因此照我想来，您应当把这桩事，牢牢地記在心头；为的是，如若我能得到您的好感，那么靠了上帝的恩典，我就可以得到亚瑟王的青睐了。"

## 第十六回

关于卡文英和耶世乐两个騎士的通牒，还有其他很多話。

卡文英騎士說道："国王要哪样做就哪样好啦，可是你要明白，我同你是永世不能和解的，你打死了我的三个兄弟，而且其中两个是由你施用了詭計，去謀害的，据說他們死得很惨；他們当时既沒披挂着武装去对抗你，我想他們根本不願武装起来去对抗你

---

① 詳見本書第6卷第8回。

的。"郎世乐騎士答道："我但願上帝在事前讓他們披戴着武装，这样便不会遭到这次的意外，那么他們至今仍然活在人間啦。再說，卡文英騎士啊，如若您提到卡力滋騎士，您应当明白他是我心爱的一位武士，我看待他比任何亲属还知己，我活着一天，便悼念着他一天；这并不是只由于我敬畏您才这样說，实在有很多原因确使我伤感的。第一点，我亲手封他做騎士；第二点，他爱戴我在任何亲属之上；第三点，他秉性高洁，眞誠，謙恭，温雅，而且武功高超；第四，我一听到他的噩耗，便知道您今后不会再同我和好，必然战祸連綿，永无宁日，最后，我認为你一定促使亚瑟王同我发生争执，𤁣漸而成了不共戴天的敌人。"他接着又叹道："天呀，我絲毫沒有打死卡力滋和葛汉利两个騎士的意思，哪里能想到在这个倒楣的日子，他們竟然不曾披挂武装呢。"他又說："倘使我有緣而可得到国王和您的恩惠，我很想竭尽愚誠，做一点功德；那时，我願意只穿上一件破衫，跣足苦修，先从英国散得維屈地方出发，每行十哩即建造寺院一座，至于应当尊奉的教派，完全可由您指定。所建立的全部寺院，包括誦經唱詩，日夜祈祷，应該把超度卡力滋和葛汉利两位幽灵做主題。我想由散得維屈到卡礼思耳之間所建立的寺院，每一天都給以充足的生活費用。我自己在基督教国內一天有生計，我就要使得全部寺院都圓滿，沒有生活上的顧虑。任何宗教場所，都是足衣足食，其他一切，凡是一个圣地上应有的設施，无不齐备。这是我的心願，我要說到就做到。卡文英騎士啊，我認为这样做去，使得他們的灵魂更平安，更圣洁，更舒适，比之国王同您两人向我挑衅备战好得多了；其实一旦发动了战争，您也不会占了我的上风啊。"

所有在場的騎士閨秀听到这一番辞令，感动得啜泣不停，亚瑟

王的眼泪，也流满两頰。卡文英騎士信口答道："郎世乐騎士，你的演說，以及你的宏伟奉献，我全都听見了。至于国王本人要做什么打算，那完全由他作主，可是我的同胞三人都死在你的手中，特别是卡力滋騎士，我是絲毫不願饒恕你的。倘若我的舅父亚瑟王同你和好，我就脫离他的部屬，我总認为你对于国王和我两人是个叛徒。"郎世乐騎士也随口应道："卡文英騎士啊，沒有一个有生命的人能証实你这句話；如果您，卡文英騎士控告我这样一件大罪，我要請您原諒，我必須用武力答复您。"卡文英騎士道："話不是这样說法，已往的事情，旣經教皇調解，他命令我的舅父接回王后，又要同你和好，使得你在今天，可以往来无阻，获得安全。但是我要命令你：在这里只許你居留十五天，这是在你抵达以前，我曾經同国王共同决定的，您不得超过限期。否則根本不会容許你来到这里的，除非你冒着生命的危险。"卡文英騎士又說："假使我們还沒奉到教皇的訓諭，我要一命抵一命的，在你身上証明你是个出卖国王和我两人的叛徒，今后即使你离开了，不論你走到哪里，我也不願放松你啊。"

## 第十七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离开国王和快乐园走向海边，以及陪他同行的騎士們。

郎世乐騎士听过这話，长叹一声，热泪滴满頰上还說道："眞苦恼呀，我对这个基督教的国度，本来比任何地方都更欢喜，我在这里建立了平生大部分的事业，也荣膺了无上的光荣，到如今祇得

落泊地逃去了。回想当年初来的时候，怎能料到今天无緣无故的遭人遺弃，象充軍似的受到意外的侮辱呢；总之，世事幻变，命运叵测，車行輪轉，永无定态，历史記載，足以印証；比如爱克托、楚伊賴斯和亚力山大以及其他等等，当其威震四方的时候，叱咤风云，及至势落权墮，就要遭人唾弃。我今天何尝不是如此，当我在本朝得到荣誉的时候，由于我个人和亲族們的南征北伐，圓桌社的全部同人无不飞黃騰达，蒸蒸日上；这当然由于我和我的亲屬們努力独多之故。将来返回祖国，当然我的生活不会落在比此地任何騎士之下啊。那时候，倘使高貴的亚瑟王和您两人攻进我的国土，我当然努力抵御，給你們一个严重的回击。卡文英騎士啊，果真您要来进攻我的国土，請您不要再控訴我犯了重罪，你如敢再来控我，我必不再讓步了。”卡文英騎士說道：“請你把本領都使光吧；你滚去以后，好好地躲藏起来；等待我們赶来之后，一定要把最坚强的堡寨毀掉，讓它倒在你头上。”郎世乐騎士听罢从容地答道：“何必这样穷凶极恶呢，可是，如果我也同您一样地爱吹法螺，我就站在这个战場的中央，打您一頓。”卡文英道：“你不必再多嚕苏了，快把王后放下，給我赶快滚出去。”郎世乐騎士又說：“好了好了，如果我想到有这个缺点，当我啓程来此以前，应当一再考虑过；果眞我同王后的关系，象您所謠传地那么亲密，我敢說，在天底下沒有哪个騎士能够从我的手里把她搶回去。”

这时，郎世乐騎士当着国王和大众的面前，又向桂乃芬发表一篇談話，他說：“尊敬的王后，我現在要同您和所有的高貴官員們永久分別了，因此，我請您为我祈祷，并且給我善意的批評；今后如果有人对您恶言誹謗，望您随时通知；届时若有任何騎士为您应战，将您救出，那就是我所做的。”他說了这話，拥抱着桂乃芬，行了一个吻礼，接着他又公开地說道：“現在，我想看看哪个人敢

說王后对于亚瑟王上不守貞操的，有胆說这句話的人就請他开口。”然后他扶着王后送給国王，遂即告别而去。这时，全朝的人，不論国王、公爵、伯爵、男爵、騎士，或是閨秀、名媛，无不神志失常，涕泪交流；只有卡文英騎士一个人怀着仇恨，与众不同。这位多才多艺的郎世乐騎士，坐上駿馬，駛出卡礼思耳堡，那时全城的人无不郁結凄楚，嗚咽啜泣，因为失掉了这样一位无比的騎士哩！最后他返回了快乐园。这处地方，后人改名凄凉园。郎世乐騎士从此便永久离开亚瑟王的朝廷了。

及至郎世乐騎士抵达快乐园，便召集部下，会商今后应采取的步驟。大家齐声回答，都願意服从他的意見，作为行动的准則，那声音好象从一个人口里发出似的。郎世乐騎士于是說道：“列位亲爱的同志們，我一定要离开这处錦綉的河山，說来怎不心痛，一个被驅逐出境的人，永远得不到群众的尊敬，在我身后一些編著史書的作家，怕他們将把我写成一个被朝廷放逐的罪人，这使我太难堪了。而且，还有一点，要請各位爵爷們了解，倘使我不怕羞辱的話，桂乃芬王后同我永远不会离别的。”

随后有許多杰出的騎士，如巴乐米底、他的同胞沙飞尔、拜兰交尔·勒·比斯、尤瑞和拉文等等，都在場講了話，总結他們的意見，大意如下：“郎世乐騎士，倘使您要継續留居此地，我們决心效忠，永矢不渝；若是您想离开此地，我們全部追随，决无二意；我們所以要如此，有种种原因。第一，我們中間所有您的非亲屬一部分人，将不会受到朝廷的欢迎。第二，在这个国度里，我們既能团結一致，分担您的困难，将来跟您到了别个国度，我們依然乐意追从，为您效忠。”郎世乐騎士当即答道：“各位亲爱爵爷們，我很了解你們的好意，我一定要竭尽棉薄，报答諸位；但請諸位注意我的計划，我生来所承繼的产业，照下列办法分配諸位；我

打算把全部的动产和不动产（指土地）无条件的分給你們，我自己应同諸位一样，也分得一小部分；只求足敷开支，不計华丽的服飾。我信靠上帝保証你們住在我的田园里得到优越的生活，好象别国里騎士們所享受的一样。”随后，所有騎士齐声答道：“只有无心肝的人才会离开您呢；我們認为这里将要大乱，难得太平，而且圓桌社的組織也就要崩潰了。以前由于圓桌社的努力征战，成就了亚瑟王的丰功伟績，又由于圓桌騎士們的声威，巩固了全国的安全；这些事归根結底，都是由您的武功而来的。”

## 第十八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渡海，又怎样加封各随从的
騎士以爵位。

郎世乐騎士听后説道：“你們这番好話，确实应当感謝，但是据我想来，此地能得国泰民安，并非完全出于我个人的功劳，我只不过尽了一小部分的責任；在当时，此地确曾发生許多次暴动，都是由我戡平的；至于鎮压变乱的情形，我們在不久的将来就要听到，但这也使我很忧虑的。我一向認为莫俊德騎士妒嫉成性，播弄是非，容易闖祸，使得我对他有所顧忌。”因此，他們都願随同郎世乐騎士，移到他的国內住下。閑言少叙，話归正传，待主意打定之后，大家挪当了行囊，清理了一些債务，准备啓程。这时检点随从，共計百人，全部部下，都立誓效忠，不論祸福，决不脫离郎世乐騎士。

他們一起人馬，由卡尔底夫啓泊，直向班伟克行駛；班伟克又

称做拜揚；亦称拜英，以出产拜英美酒著名。按事实来說，郎世乐骑士和甥侄一辈，統治着整个法兰西国土，还有所轄的領地；大家分任王爷，但都靠着郎世乐的声威而享安乐。郎世乐骑士住在这里，囤粮备械，将所有的通都要塞，都充实起来。这时各处居民，无远弗屆，聞风景从，一齐拥护。及至各个国家得到安定以后，在短期間曾召开了一次議会，在会席上郎世乐骑士立梁納耳骑士为法兰西国王；立卜尔斯骑士为全克劳答斯王国境之王；又立爱克托骑士（郎世乐的季弟）为班伟克王，兼充郎世乐直轄的全部昆英地方之王。郎世乐并指定爱克托为公国之主，一切安頓妥当，方才离去。

部属里各个重要骑士，郎世乐骑士全部擢升，首先提拔的是他的亲属，比如封卜拉茂为昆英地方李莫生公爵；封布留拜里骑士为包克提尔公爵；封葛哈兰丁骑士为規納公爵；封卡力胡丁骑士为散唐公爵；封卡力哈特骑士为薄利高的伯爵；封門納杜克骑士为儒尔吉伯爵；封維梨哀骑士为本英伯爵；封西比斯·勒·蕊諾美斯骑士为古滿吉伯爵；封拉文骑士为亚米拿克伯爵；封尤瑞骑士为挨斯团克伯爵；封尼魯来諾斯骑士为彭第亚克伯爵；封普兰諾里斯骑士为弗欧斯伯爵；封危险塔里的賽利賽斯骑士为馬帶克伯爵；封麦烈斯·得·礼耳骑士为陶苏克伯爵；封拜兰交尔骑士为郎滋伯爵；封巴乐米底骑士为普罗芬斯公爵；封沙飞尔骑士为兰杜克公爵；賞給莱吉斯骑士以爱簡特伯爵領地；賞給沙多克骑士以苏尔拉特伯爵領地；封家宰狄納斯骑士为安由公爵；又封柯拉罗斯骑士为諾曼底的公爵。郎世乐骑士对各个部下加官晋爵，不一而足，著書人为着节約篇幅，不再縷述了。

# 第十九回

亚瑟王和卡文英騎士怎样准备大队人馬渡海，以便对郎世乐騎士进行战斗。

郎世乐騎士亲率部属返回了本国，种种設施，暫置不提，且說亚瑟王和卡文英騎士两人糾合人馬，組成大軍，数达六万之众，浩浩蕩蕩，聚集在卡尔底夫海口，粮秣齐全，准备渡海远征。这时亚瑟王委派莫俊德騎士担任英格兰总理，指定桂乃芬听命于他，这个莫俊德騎士原来是亚瑟王亲生的兒子，所以把国土和王后都交給他管理。待亚瑟王渡过大海，抵达郎世乐騎士的領土以后，卡文英騎士便恣意报复，縱火焚燒，所有园舍多成废墟。

及至郎世乐得到亚瑟王和卡文英攻进本国的消息，自从他們登陆以来，杀人放火，大事破坏，同时卜尔斯騎士向他說道："郎世乐爵爷啊，我們怎能讓这些人横行全国，蹂躪地方呢；要知道，不論您怎样容讓他們，一旦您被他們捉住，决不会优待您啊。"随后，梁納耳騎士小心翼翼地說道："敬爱的郎世乐騎士啊，我認为要这样去应付，我們坚守着各个堡寨，讓他們在郊野里忍饑受寒，自取灭亡；然后我們鼓起勇气，象赶羊截毛似的驅到荒野，使得踏上我国土地的异邦外人，永久引为警惕，不敢再来糟蹋我們。"

同时，巴吉馬伽斯国王向郎世乐騎士說道："爵爷啊，若讓他們在我們的国土上任意扫蕩，而我們畏縮躲避，必至全国化成废墟，了无孑遺。那么，您的謙逊，使得我們蒙到耻辱；您的寛厚，正

造成了我們的悲哀。”接着卡力哈特騎士也向郎世乐騎士說道：“爵爷啊，我們这里的騎士都是君王的族裔，岂能長期萎靡不振，而窩伏在堡里呢。我們身为武士，应当效命疆場，請您放我們出寨，好去杀死他們，使他們知道潜入了我們的国境，就有遭到毁灭的这一天。”

北威尔士地方有七个弟兄，都是优秀的騎士，也向郎世乐发表了意見；这七个人眞是罕見的英杰，怕要跑遍了七个国家才能覓到呢。他們曾齐声說道：“郎世乐騎士啊，請您怀着耶穌基督的心腸，放我們随同卡力哈特騎士出寨，我們眞不願畏縮在寨里死守了。”

郎世乐騎士做了他們全部騎士的总裁和領袖，他答道：“各位亲爱的騎士們，我坚决反对率領諸位出寨作战，去乱洒基督徒的鮮血，同时我們的国家迭經克劳答斯王，我父班王，舅父卜尔斯王掀起大战，耗費大量金錢物資，現在已到了民穷財尽的地步，哪里还能供养大軍呢；因此我目前認为应坚守堡寨，不去发动战争，我要派遣使者去謁見亚瑟王，商訂条約，因为和平总比連年战争好得多了！”

随后郎世乐騎士派了一位貴妇晋謁亚瑟王，由一个侏儒作陪，要求国王停止战爭，磋商和平条件；她便乘着駿馬出发，那侏儒徒步随行。待貴妇来到亚瑟王的幕前，即行下馬晤見了膳司卢坎騎士；那人天性温良，态度文雅，相遇之后，开口問道：“小姐，您是郎世乐騎士那里来的嗎？”她答道：“爵爷，是的，我专誠来拜望国王的。”卢坎騎士說道：“哎喲，小姐，不好了，我想国王还是怀念郎世乐的，只有卡文英騎士不許国王这样做呢。”他接着又說：“小姐啊，我悬求上帝，祝福你成功；我們在国王四周的騎士，也都希望郎世乐騎士出人头地。”

随后，卢坎引着貴妇晋見亚瑟王，适巧卡文英騎士坐在那里，听取她的意見。待她把要求逐条稟明以后，国王的眼帘里已含满了热泪，当时在場的官員爵爷，除开卡文英一人之外，无不謇愕直言，劝国王应与郎世乐和好的；可是卡文英說道："王上，舅舅，您打算怎么办？难道您长途跋涉来到这里，就想空空回去嗎？果眞这样，天下的人都要駡您是个昏君啦。"亚瑟王急忙答道："不是，不是，卡文英啊，讓我照你的意見去办吧；可是，照我想来，那个女人所提的条件也是太好了，拒絕了眞可惜啊；但是我已从远方来到这里，怎好拒人于千里之外，还是由你代表我回答，实在她所提的条件，內容很是寬大，我內心里眞是不忍不回答她呢。"

# 第 二 十 回

卡文英騎士給郎世乐騎士通牒的內容，又亚瑟王圍困班伟克城以及其他等等事項。

这时卡文英騎士向那位女使者說道："小姐啊，請您回去告訴郎世乐騎士，他向我舅父所提出的那些甜言蜜語，完全是白費气力，毫无用处；請您对他說，若是他想求和，应当在我們这次来到此地以前就努力，現在太迟了；并且告訴他說，是我卡文英騎士的意見，我願向上帝和騎士的金科玉律去立誓，我准备同他拼命，若不拼个他死我活，永不罢休。"那位女使者听了这話，滿眼是泪；同时在場的也有很多人在流泪；卢坎騎士便把她扶上坐騎，看她走去。随后这使者返回郎世乐騎士的面前，适巧他正同許多騎士坐在一起会商。当郎世乐騎士听了使者的回报以后，止不住

地热泪直流，滴满两颊。有些騎士在郎世乐的四周躊躇不定，同时問道："您为什么这么伤感，請看看您是何等的人物，我們又是哪样的人；快放出我們这群不怕死的騎士，到战場当中去干一干吧。"郎世乐騎士答道："拼命是一件事，但輕率作战，却是我所不乐意的；因此，我請求諸位亲爱的同志們，你們要是爱我，就要听从我的命令，那么这位曾經封我做騎士的国王要同我作战，我一向是設法逃避的。果若把我陷入了絕境，我应当为了自卫而战；那么向来为我們大家所侍奉的一位国王，能够同他避免战爭，自然比較同他交手更要受人敬重。"大家談話，到此中止，当晚留此安歇，不在話下。

第二天黎明时分，騎士們抬头遙望，发現班伟克城遭到严重的围困；他們在城墙竖起梯子，向城外的敌人挑战，从城垣上給以猛烈的打击。这时卡文英騎士忽然奔出来，他騎着駿馬，武装堂皇，勒馬停在堡寨的正門前，手里抓着一根长矛，放声喊道："郎世乐騎士，你在哪里？你这里可有不怕死的騎士敢来同我拼几枪？"不料卜尔斯騎士已經准备齐全，从城里跑出，到了城門，就同卡文英騎士短兵相接。卡文英一使气力，立将卜尔斯打下馬来，几乎把他跌死；城內武士急忙赶来營救，才把卜尔斯抬进城里。卜尔斯有个弟弟，名叫梁納耳騎士，忽然跑来助战，企图报复；卡文英哪肯稍讓，大家丢出长矛，斗成一团，战况激烈万分；結果卡文英打倒了梁納耳，占了上风，那梁納耳身受重伤，得到城內騎士跑来解围，才被他們抬进城里。随后，卡文英騎士每天赶来堡寨門前作战，而且每天总有一两名騎士被他打倒，他本人从沒吃过敗仗。

这样的斗爭，他們支持了半年，双方死伤都重。忽然一天卡文英着了全部武装，坐在高大的战馬上，手里握着巨矛，跑到这寨

的每一寨門前面；同时他揚起喉嚨喊道："郎世乐騎士，你这个叛徒，現在蹲在哪里？你为什么伏在洞里象一只懦夫似的？你当心一些呀，你这无恥的騎士，你打死了我三个弟兄，現在就要向你报复啦。"这些粗話，郎世乐騎士把每一个字都听得一清二白；他的亲屬和部下围在他的四周，向他表示拥护，并且齐声說道："郎世乐騎士啊，您应該拿出英雄的气概，保护自己，否則难免遺臭万年了；如今，人家罵您是叛逆，侮辱您行为鬼祟，而您久静不动，一直容忍，不想利用时机快快抵抗。"郎世乐騎士道："眞难受啊，卡文英的話太使我难受啊，他硬拿大的罪名控訴我，其实大家都明白，我一定要保卫自己，否則便成为敗将啦。"

随后，郎世乐騎士吩咐下屬为他預备一匹駿馬，再取出武装，一齐送到塔門那里；然后郎世乐騎士大声喊着亚瑟王，并且說道："王上，您是封我做騎士的国王，如今竟这样对我控訴，使我十分难堪；但是，如果我打算报复，很容易逼着你們走到战場，把你那些夜郎自大的騎士們打得落花流水。如今，我已容忍了半年，使得你同卡文英两人为所欲为；此刻我不願再忍受下去，一定要保卫自己，因为卡文英已控訴我是一个叛徒；倘使他迫得我到了不得不来对付你那亲屬的时候，也是我內心所不願意做的事情；現在我已迫得象一只負隅頑抗的野兽，我不得不同他們周旋了。"

这时卡文英騎士說道："郎世乐騎士啊，有种快打好啦，走出来何必多說，讓大家的心里舒服些。"然后郎世乐騎士急忙武装自己，跃身上馬，所有部下騎士手里都挾着巨矛；那城外的騎士数目极众，都沉默地立着。及至亚瑟王看見城內的人馬邏裸，不禁大吃一惊，自言自語道："錯了，我不該促使郎世乐騎士反抗我，現在才知道他始終在容讓我啊。"郎世乐和卡文英这时訂了协

約，每一方面都不許外人靠近他們，或是协助他們作战，必須打到他們两人之中，不是有一个人投降，就是另一个人被打死，方才罢休。

## 第二十一回

卡文英和耶世乐两个騎士怎样互斗，
又卡文英騎士怎样被打受伤。

卡文英和郎世乐两个騎士旣訂妥了协議，霎时分馳到战場的两端，再放馬使尽全力互冲，挪出长矛对击，各把对方的盾牌击中了；而且，因为他們两人都很頑强，使用的长枪也很粗大，以致身下的坐騎耐不住猛烈的冲击，結果就跌在地上；这两人便弃馬相斗，面前撑着盾牌，徒步作战。看他們立在那里，凶暴地对峙着，全身到处受了打击，所以全身到处都流着鮮血。原来卡文英騎士曾得到一位法师传受一套本領，每天从早晨到正午中間，約有三个时辰，力气可以陡增三倍，終年如此；这是他与人遭遇，每建奇功的原因。正因为如此，所以亚瑟王頒布一道圣旨，指定任何在国王面前举行的战爭，时間必須从上午辰时开始；这完全是为了照顧卡文英騎士而訂立的，因为如果卡文英騎士参加了某一方面的战爭，就安排在他力气最旺的三个时辰里出場，好使得他获得优势。卡文英騎士可以取得优势的这种秘密，当代人士中知道底細的极少，亚瑟王当然是明了的。

郎世乐和卡文英两人繼續在战，及至郎世乐发覺卡文英的力气越战越旺了，起初表示惊奇，随后便深怕自己会要失敗。据法

兰西著作記載的，郎世乐騎士認为当他发覺卡文英騎士的力气增加一倍的时候，把他看成一个人間的恶魔。因此郎世乐只好用前进退后和側面比剑的手法对付他，总是用盾牌掩好自身，保留自己的力量和敏捷的动作，四处廻避，以便他自己挨过了这三小时。其間，他挨了卡文英許多击，每击都很凶猛。郎世乐騎士的忍痛支持，也出乎观众們的意料之外；但很少的人能够明白，为什么郎世乐要忍受卡文英給他这样辛苦的眞正原由。到了正午时分，卡文英的气力逐漸衰減，只剩下了他原有的力量。郎世乐騎士覺得卡文英的气力跌下来了，就抖抖两肩，把身体伸伸直，立在他的跟前，向他說道："卡文英爵爷啊，我此刻知道你的力量用完了；爵爷啊，你今天打得我这么苦，此刻輪到我来揍你啦。"

这时郎世乐騎士鼓足一倍的力气，猛然向卡文英騎士的头盔上打来，打得他从側面跌倒地上，可是郎世乐騎士却从他的身旁避开了。卡文英騎士遂即罵道："你这个家伙怎么退縮啦？坏东西，快轉回来杀掉我是了；要是留下我，一旦伤势复元，还是要来揍你的。"郎世乐騎士从容答道："騎士啊，我靠了上帝的恩典，自然会再一次忍受你的攻击，可是卡文英啊，凡已經倒下来的騎士，我从来不去杀死他，我是不打落水狗的。"他說了这話，即时返回城里，当时有人把卡文英騎士抬进亚瑟王的篷帐，交由医生为他治疗，敷了一些軟藥膏。然后郎世乐騎士說道："王上啊，現在同您再見吧，您要知道，您不会从我这城里得到胜利的；如果我把部下的騎士都放出来打您，那么您伤亡的人数应当更多哩。因此，王上啊，我請您还要回想到往日的情誼；无論我运气怎样，願耶穌在每处地方都領导您啊。"

# 第二十二回

关于亚瑟王对战事所发出的悲哀，以及在另一
場战斗中，卡文英騎士受挫的情況。

国王听罢叹道："眞不幸呀，这么残酷的战爭怎可以打起来呢；郎世乐騎士在許多地方一直对我讓步，就是对我的亲屬們也是那样謙虛，这都是我的外甥卡文英騎士所亲眼目睹的。"亚瑟王看到卡文英遭了重伤，忧愁得患起病来。国王的人馬包围寨外，战爭不多，寨內的人，采取守势，若非必要，不向外攻。卡文英因伤在幕里睡了三个星期，延医敷藥，不在話下。不多时，伤愈而能騎馬了，他又佩起全部武裝，挾着长矛，騎着駿馬，在班伟克城的主門外面出現了，那时他大声高喊："郎世乐騎士，你在哪里？你这个无恥的懦夫，快滚出来，我卡文英此刻就在这里，特来同你比量比量。"

这些話都被郎世乐騎士听見了，他便答道："卡文英騎士啊，你那些骯脏的臭話，我听过太难受啦，你还要說个不停么。你要知道，卡文英騎士啊，我知道你的本領多么大，也知道你能做什么；可是卡文英騎士啊，你要知道，你却沒法把我打成重伤呢。"卡文英随口答道："你这个叛徒，快从城墙上滚下来，如果你不承認是个叛徒，就来亲手比比看；要知道，在前一次战爭里，我不幸伤在你手上，現在我就要打伤你；上次你把我压得那么低，我現在也要把你压得更低些。"郎世乐騎士听了說道："天呀，我落到你的手里，所遭遇的困难，假使是同你曾落在我的手里的时候一

样，那么我的性命就完結了。”他又接着說：“可是卡文英騎士啊，你不要認为我拖延不敢出来，現在你旣然这样罵我做叛徒，等一会我来了，你就要手忙脚乱，吃不消我的几击啦。”随后郎世乐披挂齐全，跃上駿馬，手握长矛，走出了寨門。那时双方人馬都已云集，分为寨內和寨外两个集团，雄赳赳地排列成队。双方又都奉到了“静候勿动”的命令，以便观看这两个騎士的战爭。他們在腰窩里平端着长矛，风馳电掣地互冲一起，卡文英的矛杆击在郎世乐的身上，断做百十截，直断到握在手中的矛柄；但郎世乐打他的一击比他的力量还猛，打得卡文英的坐騎应声跌交，四脚朝天，自然人馬都倒了。这时卡文英騎士急忙弃馬步行，将盾牌遮在面前，又猛然拔出宝剑，向郎世乐喝道：“快下馬来，你这叛徒，那只馬駒子誤了我的事，可是我这位王太子，不会輸給你的。”

郎世乐騎士随即跳下馬来，也竪起了盾牌，拔出宝剑；两人对立，残酷地打了好多击，双方的全体观众都为之大吃一惊。当郎世乐感覚卡文英的力量猛然增长的时候，他就收縮他的胆量，抑下他的气力，做了一些涵蓄的功夫；同时把身体遮在盾牌后面，忽东忽西地躲躲閃閃，借以击破卡文英的攻势或魄力；卡文英自然还在鼓起余勇，打算把郎世乐消灭。据法兰西文著作所載，每当卡文英騎士增加力量的时候，他的胆量也大了，同时他的恶念头也毒了。今天卡文英使得郎世乐吃了三个时辰的苦头，就是他保卫自己也十分吃力。

三个时辰过了，郎世乐騎士覚得卡文英騎士的气力返回了常态，郎世乐便向他說道：“現在我已两次証明了，知道你是一个十足道地的恶汉，力气很大，生平也建树了好多次武功，当你的力气在增长的时候，曾經欺騙了很多优秀的騎士，如今你的功夫已完了，請你瞧瞧我的功夫吧。”于是郎世乐伺近卡文英的跟前，加

倍力气打去，自然卡文英也奋力抵御，但郎世乐仍是猛力一击落在卡文英的头盔上，正打着脑盖上的旧伤，因而倒地晕去。及至苏醒回轉，虽是躺在地上，还摆弄手势，又把剑对着郎世乐刺去，說道："你这个叛徒，要知道我現在还不曾死掉，有胆請过来打到底吧。"郎世乐騎士答道："打倒你，就够了，何必打死你呢；我看你站在地上的时候，我就下馬同你徒步作战，如今你旣躺下来，要我去打死一个伏下的伤者，还有什么体面呢。"說罢，揚长而去，返回寨里。但是卡文英一直駡他是叛徒，并且說道："郎世乐騎士，你要明白，待我伤势复元，还要再来打你；只有你我死掉一个，方才罢休。"这时，卡文英睡了养伤，大約經过了一个月，郎世乐的寨还是被人围困着。后来，卡文英复元了，在他約定同郎世乐騎士开战的三天內，忽然亚瑟王接到由英格兰送来的消息，因而率同大队人馬，撤回本国。

下接第二十一卷。

# 第二十一卷

記述亚瑟王的身后事迹，以及
耶世乐騎士如何为他复
仇，計分十三回。

# 第　一　回

莫俊德騎士怎样胆敢自立为英格兰的君王，而且
妄想同生父的夫人——桂乃芬王后結婚。

当莫俊德騎士奉了亚瑟王的命令，出任英格兰总督的时期，曾經伪造了一封假信，冒充由海外寄来，特地通知他，說亚瑟王已經在战場上被郎世乐騎士打死了。因此莫俊德騎士便召集国会，脊聚了一些爵爷，勉强他們选出他自己做王，于是他就在坎特布雷登极了，当时还举行十五天的欢宴；盛会之后，他又赶到了温彻斯特去籠絡桂乃芬王后，明目张胆地要娶自己的舅母。同时又是他父亲的夫人为妻。宴会准备了，他也預先决定了举行婚礼的日期；桂乃芬王后却万分徬徨。可是桂乃芬不敢絲毫声张，只装着笑脸，表示完全贊同莫俊德騎士的意思。她趁着机会要求了莫俊德騎士，說她想要到倫敦去，以便亲自購办全部的嫁妆。莫俊德騎士受了她一番甜口蜜舌的迷惑，信以为眞，就放她去了。及至她抵达了倫敦，便立时占据了倫敦塔，急忙募集勇士，儲粮备械，从事防守。

后来莫俊德騎士发覺自己受了桂乃芬的欺騙，气憤不已。我們为了节約讀者的时間，扼要来說，那时他率領人馬，重重地包围了倫敦塔，强烈进攻，使用了很多大型武器，发射了不少大的炮弹。結果，不論莫俊德騎士怎样施加压力，終是无法得逞，而桂乃芬王后也立定主意，不管是甜言蜜語，也不管恶詞厉声，終不願再落到他的手掌之中。

这时忽来了一位坎特布雷的主教，为人高尚，担任圣职，便向莫俊德骑士說道："骑士先生，您在做什么啦？　您是不是想先侵犯了上帝，再輕蔑了自己，还要侮辱了全体的骑士呢？您想，亚瑟王不是您的舅父么，他是您生母的弟弟，也是他和您的母亲一同养下您的，您如今怎可同生父的夫人去結婚呢？"那主教又接着說道："骑士，請您打消这种念头吧，不然我要燃灼了圣烛，敲起了寺鐘，把手按在《圣經》上去詛咒您呀。"莫俊德骑士答道："您就用最凶恶的办法破坏我好了，要知道，我終会反抗您的。"这位主教又說："骑士先生，我憑着良心做事，无所畏惧。看您到处散布謠言，乱說亚瑟王已經被人打死，而您竟大胆地在这里为非作歹，实則您的話全是假話啊。"莫俊德骑士又說："你这伪善的牧师，赶快把嘴閉起，如敢再来刺激我，一定要砍下你那脑袋。"然后，主教无可奈何，便离开此地，采取了最严厉的办法，咒詛了莫俊德一頓。同时莫俊德骑士也在搜索这位坎特布雷的主教，想把他拏来处死。这主教看到情势危急，便携带了一部分财物，私下逃到克拉斯登堡附近的地方，他一方面充当一个隐居的教士，过着貧穷的生活，另一方面参与神圣的祈祷工作，他知道一場残酷的战爭已迫在眼前了。

随后莫俊德骑士为了籠絡桂乃芬王后，写給她不少函件，也传递了一些口信，威迫利誘，样样俱全，他的目的，不外劝她放弃倫敦塔；然而她始終不稍动搖，曾分别作了簡短的，公开的和秘密的答复；总而言之，她宁願自刎，也不甘于嫁給他为妻。正当这时，莫俊德骑士忽然接到了关于亚瑟王的消息，說他已解除了对郎世乐骑士的包围，率領着大队人馬回国，打算向莫俊德骑士报复；这事迫着莫俊德骑士頒布了圣旨，通告全国諸侯，号召民众，一致拥护。当时全国人民异口同声地表示，都認为亚瑟王干戈

扰攘，无时停息；而莫俊德騎士的政策，适得其反，着重于人民的幸福和快乐。大家都輕視着亚瑟騎士，还臭罵他一頓。就是那些被亚瑟王所提拔的人，平地一声雷似地占据了高位，封了土地，如今依然对他不說一句好話。看你們那些英吉利人呀，可曾看到这里就要发生灾难呢！ 亚瑟王原来是世界上最高的君王和騎士，就是人民所最敬愛的騎士集团，也是受他的支持而建立的；你們这般英吉利人民有了这样一位慈蔼的国王，岂不心滿意足！然而，試看这是本国陈腐的恶风陋习，人們还在批判，我們仍然不肯抛掉。哎呀，这就是我們英吉利人絕大的缺点，我們一向沒有原則，見利思迁。再說，这时人民所表現的，都在欢迎莫俊德騎士，而去拒絕亚瑟王；并且，大多数人民都在拥护莫俊德騎士，还願意陪着他同甘共苦，追随到底。因此，他收罗了大队人馬，直向多維港进冲；他在这里得了亚瑟王将要登岸的消息，便打算向他的生父迎头痛击，逐出国境；这时英格兰的大部分人民都趋向了莫俊德騎士，充分表現了喜新厌旧的劣根性。

## 第　二　回

亚瑟王得到这个消息之后，怎样回到了多維，
莫俊德騎士遇到他，怎样阻止亚瑟王登
陆，又关于卡文英騎士的死亡。

当莫俊德騎士統率大軍駐节多維港的时候，亚瑟王忽然亲自率領着大批海軍，渡海攻来，战艦之中，夹杂着巨型游艇和圓式战船。莫俊德等待亚瑟王登岸，打算迎头痛击，决不許他这位生父

卷土重来。及至大小船只駛近了，上面載着不少名将，双方一經遭遇，便喋血相向，結果不仅战死了許多豪俠的騎士，还有許多驍健的爵爷也被打死了。这时亚瑟王英勇无比，一馬当先，万众跟随，沒人敢出来阻遏他登岸；莫俊德方面，望风披靡，他带領着部下，向后逃竄而去了。

大战結束之后，亚瑟王命令掩埋死亡。在一艘大船上，这时有人发見高貴的卡文英騎士睡着，他受了重伤，已經半死了。亚瑟王一看到他是卡文英这么萎靡，便跑近他的身边，立时把他抱在怀里，心痛不已，一連昏厥了三次。及至国王苏醒了，他說道：“哎，卡文英騎士，我的外甥啊，我最欢喜的人兒，你快要离开人間了，如今我的快乐都粉碎了，外甥啊，現在要把心坎里的話說給你听：我一向最爱郎世乐和你两个人，同时也最信任你們，如今失掉了同你俩欢聚的生活，那人世間所有的愉快一去不返了。”

卡文英騎士答道：“舅舅在上，您听啊，我死亡的日子到了，这都由于我个性急躁，刚愎自用；以前被郎世乐騎士打过的旧伤痕上，現在又挨了一次，眞所謂‘自作孽不可活’；倘使郎世乐騎士同您和平相处，象往日似的，这次残酷战爭便无从打起；郎世乐和他的亲屬們，个个气魄过人，能够鎮压着您那奸险的仇敌，使得他們服从管轄和領导，而我偏偏拨弄是非，所以我眞是唯一的罪人。”他接着又說，“您从此怀念着郎世乐騎士啊。可惜，我一向不願同他和解；亲爱的舅舅，現在我要求和解了，請您拿出紙笔和墨水，我要亲笔給他写一封信呢。”

国王端出文具，卡文英騎士偎在他身边呻吟地写去；这正当举行忏悔仪式之前不久；至于信的內容，据法兰西文著作的記載，大致如下：

鄙人乃奥克乃路特王的太子，亚瑟王的姐姐亲生的兒子，名叫卡文英騎士，敬致書

郎世乐騎士閣下，在鄙人有生之日，就見聞所及，您实在是所有高貴騎士里的花朵，今特向您問安。同时，我要报告您听，以前您在班伟克城打在我头上的伤疤，这次在五月十日的决斗上，又被人打上一击，伤上加伤，使得我不能再活下去了。我願向世界宣告，鄙人名叫卡文英騎士，圓桌社的成員，在此自取灭亡，与您无涉，一切遭遇，均由我自己負責；但有一件事相托，我求您将来返回此地，看看我的坟墓，为我的灵魂祈祷几句。在我执笔写这封信的当日，我被人打了一击，适巧落到您以前打过的伤痕上面，势在必死；因想，我能死在您这位郎世乐騎士的手里，眞可說死得其所，死得最称意不过了。

再者，郎世乐騎士，請您顧念我俩已往的友誼，迅速偕同其他优秀騎士，渡海赶到此地，将那位曾經封您做騎士的亚瑟国王，营救出来；此刻他被一个叛徒所包围，处境困难，包围他的人，就是我的同母异父的弟弟名叫莫俊德騎士的；这人不仅已經自立为王，还要迎娶他生父的夫人桂乃芬王后为妻；如果不是她設法逃到倫敦塔里，早已被迫下嫁了。因此，亚瑟王在已往的五月十日那天，率領大队人馬，在多維登陆，将叛徒莫俊德驅逐而去，不想我当場眞个万分不幸，竟又挨了一击。在我亲笔書写这封信的日子，正当死前两小时半，我用心血签名为証。最后，我恳求您这位世界最高尙的騎士，务必来到我的坟墓看我一趟啊！ 卡文英署。

卡文英擱笔之后，泣不成声，亚瑟王也流泪不已，都昏厥不清了。及至他們苏复以后，国王便为卡文英騎士作了死亡祈祷。他在奄奄一息的当兒，还請求国王速速召回郎世乐騎士，对他多加珍爱，要待他在其他任何騎士之上。

到了正午时辰，卡文英騎士断气了，国王命令下屬把他葬在多維堡的教堂里；直到今天，凡是往来多維的游客，都能看到卡文

英的頂骨上面斑斑的痕迹，那就是被郎世乐在战場上打伤的。

过后不久，有人奏报国王，說在拜兰姆丘原上面，莫俊德騎士正在布置新的陣地。翌日早晨，亚瑟王前往进攻，釀起了大战，双方伤亡慘重；到了最后，亚瑟王的陣势稳固了，莫俊德率領人馬逃往坎特布雷去了。

## 第　三　回

随后卡文英的幽灵，怎样显現給亚瑟王，幷警告他在約定的那天不可作战。

亚瑟王駐在拜兰姆丹丘原，派員分赴各个城鎮，偵察伤亡騎士，叫他們掩埋死者，对伤者敷以軟膏，进行治疗。这时归向亚瑟王的人很多。都認为莫俊德举兵进攻亚瑟王，是犯罪的行为。亚瑟王率領了大批人馬，沿着海边，直趋索尔兹巴立而去，并选定了一天，亚瑟王将对莫俊德騎士交鋒，地点决定在索尔滋巴立附近的丘原上面，距离海滨不远；那日期就决定在三一节以后的第一个礼拜一；亚瑟王这时煞是快乐，因为他一定要向莫俊德騎士复仇。莫俊德騎士对他也不示弱，遂鼓动了倫敦一带的民众，使得肯德、南薩克斯、薩立、厄色克斯、南福克和北福克六处的人民大部分拥护他。不过，还有許多著名的騎士，有的趋附莫俊德，也有人支持国王；不过凡是一向拥戴郎世乐騎士的，如今都倒到莫俊德方面去了。

到了三一节的前夕，亚瑟王忽然得了一个怪梦，梦情是这样：他覺得自己是坐在观礼台的椅子上，椅下系了一只輪子，他身穿着

盘金綉花的礼服；可是他認为椅子底下有个无底深渊，汪洋的黑水，流得很远；渊里滿是虫蛇野兽，种类奇多，煞是惊人。陡然間，国王又覺得椅輪翻轉了，跌到一群毒蛇中間，每个野兽都伸出脚爪去抓他。在惊惶之中，他就从梦里大喊"救命"。等待近处的騎士和随从們喚他醒轉，在睡眼蒙矓中，他还不知道自己身在何处；一忽兒，又闔着眼皮了，好象半睡半醒似的。又一忽兒，在恍惚之中，他好象看見卡文英騎士陪着无数的美女走来。两人相遇之后，亚瑟王首先問道："外甥啊，我欢迎你，本来我認为你已經死了，如今看見你还活着，使我眞感謝万能的耶穌基督！亲爱的外甥呀，那一群跟你同来的美女是什么人呢？"卡文英騎士答道："王上，当我活在人世間的时候，我經常为美女們作战，她們就是曾經請我代战的人呀，而且她們所爭执的焦点都是正义的；因为我曾代表她們出战，所以上帝应諾了她們的要求，讓她們护送我来拜訪您；这本是出于上帝的特許，便中也讓我通知您的死期快到了；倘使您在明天依約去同莫俊德騎士交战，您一定会被他打死，而且你們双方的人馬也要死去大半哩。您应当体念万能耶穌基督对您的宏恩大德，以及他对您的怜惘；果眞出战，有无数的优秀人物将遭到杀戮；上帝特差我来到这里，給您一个鄭重的忠告，叫您在明天万万不可出战。你們应当成立新約，展期一个月举行；同时，您要給他一个絕对有利的条件，那么才能把明天的約期拖延下去。再說，到了一个月之后，郎世乐騎士将率領全部优秀騎士赶来，必能为您大大撑腰，去把莫俊德騎士打死；就是向来拥护他的人，也难逃出这次的浩劫。"說完这話，卡文英騎士和一群美女都化归烏有了。

过了不多时候，国王便喚来騎士、随从和僕役多人，命令他們迅速把几位高級的爵爷和聪明的主教接来。等待他們赶到，国

王便把梦的預兆，以及卡文英騎士的警言，劝他在明天不可同莫俊德騎士交战，否則你要死在他的手里，統統告訴了他們。这时国王又吩咐厨司卢坎騎士，以及他的同胞拜底反尔騎士，还有主教两人，要他們共同訪晤莫俊德騎士："負責磋商，將战期延緩一个月，务必达成协議；如果你們認为必要，即使割地賠款，亦不必吝惜。"他們奉了命令，赶到莫俊德騎士面前，他正集合了十万大軍。他們一直懇求莫俊德騎士延期，最后他提出了两个条件，那就是：当亚瑟王在世之日，先割康瓦尔和肯德两处地方；及至他逝世之后，再割讓英格兰全境；能如此，自然可以把战期展緩一个月。

## 第　四　回

为了一条毒蛇的不幸事故，怎样使战事复起，莫俊德死在那里，亚瑟王受到了致命的創伤。

大家在商討折冲之中，都是謙虛的，一致認为亚瑟王和莫俊德騎士应当在两方面的大軍监視之下，进行一次晤談；这时各人可以隨带侍从官員十四名；等待大家决議以后，亚瑟王的代表們就把这宗决定带給亚瑟了。他听罢說道："你們达成这宗协議，我很滿意。"他个人立即准备到战場里晤見对方去了。当他动身的时候，曾传諭全軍，应当留心察看有沒有刀劍拔出，倘使发見这种情形："你們必須凶猛赶上前去，把那个叛徒莫俊德杀掉，为的我毫不相信他的諾言。"同时，莫俊德騎士也警告部下說："若是你們发見了有任何刀劍揮动，就要急忙奋勇冲上，杀尽面前所站立

的官兵；至于双方所訂立的那宗条約，我是完全不相信的，因为我的生父一定要来报复呀。”

他們按照約定的日期晤了面，对于預先商定的条款，都表示完全同意，于是取酒暢飲。适当这时，忽然从石南的树丛里，跑出一条毒蛇，张口便咬在一个騎士的脚上。这人低头下望，看見腿边有一条毒蛇在咬，急忙拔剑砍去，絕沒想到会引起什么意外。不料双方人員瞧見了一把揮动的宝剑，頓时角号齐鳴，响彻云霄。双方的人馬都奋勇地冲上一处了。这时，亚瑟王跳到馬上，自言自語道：“今天眞倒楣啊。”就奔上自己的集团。莫俊德騎士也是如此。在所有基督教的国土上，从沒見过这样残酷的战爭；看他們奔馳冲撞，枪矛对击，还喊着可怖的毒詞恶声，互相对罵；更攧出了不少次矛枪，猛击对方。亚瑟王一直在敌方陣地上奔馳，往返已經多次，充分表現了雄赳赳气昂昂的君王风度，毫沒显出疲憊的样子；至于莫俊德騎士，虽是聚精会神地掙扎了一整天，依然危险万分。他們这样鏖战終日，未曾停止，以致很多优秀的騎士躺在冰冷的地上；战到黃昏时辰，那丘原上面，約計陣亡了一十万人。亚瑟王亲眼看到自己部下伤亡这么慘重，直急得不知如何是好。

国王放眼向四面看了一周，他发覺全部官員和优秀騎士都已死亡，只剩下厨司卢坎和他的同胞拜底反尔两人活着，然而都已受了重伤。国王叹声說道：“慈悲的耶穌基督啊，我的騎士們往哪里去啦！我怎样会碰到这么悲慘的一天呢！而今，要到了我的末日了。恳求上帝的恩典，您可能讓我知道，那个叛逆的莫俊德停留在哪里，他闖下了这个大祸呀？”随后不久，亚瑟王在死人堆里，发見莫俊德騎士正靠着他的剑柄，站在場上。亚瑟王一望見他，便吩咐卢坎騎士：“我看到了那个叛徒，他制造了这一切的灾

难，快把我的长矛拿来，讓我打死他呵。”卢坎騎士答道：“王上啊，放他去吧，他也遭到了苦难呢；您度过了今天，还有机会对他复仇呢！我的王上，請您記着昨夜的梦兆，还有卡文英的幽灵所給您的忠告；要明白上帝的盛德，是在保全您的生命。为了上帝，請您放过他吧；現在我們这方面还留下三个活人，而莫俊德方面呢，全都死了；我們既已得到战場上的胜利，自然要感謝上帝的恩典；如果您肯饒他，这个倒楣的日子也就过去了。”国王答道：“还管什么死活呢，現在他独自站在那里，怎好放他逃命；要想杀他，这是最难得的机会了。”拜底反尔騎士道：“王上，那么我祝您成功。”

这时，国王的两只手握着一支长枪，对准莫俊德騎士搠去，还高喊着：“你这叛徒，現在你的末日可到了。”及至莫俊德听到亚瑟王的咆哮，便拔出宝剑，直奔到他的跟前。亚瑟王看他来势凶暴，就将矛杆对着莫俊德的盾牌下面搠去，正刺中了莫俊德的身上，戳穿了一噚宽的口子。这时莫俊德感到自己遭受了必死的枪伤，又使尽全力将亚瑟王的枪柄向下一按。登时双手揚起宝剑，对着他那生父亚瑟王的头頂一边砍去，竟劈开了头盔和脑盖；亚瑟王受伤倒下，当場昏厥，許久沒醒；莫俊德呢，跌下就死了。卢坎和拜底反尔两个騎士忙了好久，才扶起亚瑟王。这两个人又架着他，走到海濱附近的教堂。国王来到这里，覺得精神松快多了。

这三个人忽然听得战場上发出一陣喊声。国王便說：“卢坎騎士啊，那里喊叫什么？你快去看看，再快来告訴我。”卢坎虽是奉命走去了，可怜他遍体鱗伤，真痛到极点。他一面行走，一面藉着皎洁的月光去偵察一番，原来有大批强盜出現在战場之上，他們从那些高貴騎士的身上来偷窃别針、串珠、戒指，以及珍

宝等等；有些受伤而还沒死的騎士走出抵抗，可是匪徒們为了要强夺他們的武器和財宝，終于把他們都杀了。当卢坎发現了这样情况，急忙轉回，将所見所聞，据实报告了国王。他还說道："照我看来，最好送您到附近城里去修养。"国王答道："这样也好。"

# 第 五 回

亚瑟王怎样吩咐别人把他的截鋼剑丢在水里，
又怎样将亚瑟王交給船上的貴妇們。

国王又說道："我此刻站不起来，头暈得很。" 他又叹息着："郎世乐騎士啊，今日眞想念你；哎，我在过去一直对付你，可怜現在我快要死了，卡文英騎士曾經托梦告訴过我呀。" 这时，卢坎和拜底反尔分别架着国王的上身和下身，抬他行走，可是他被人抬起之后，又昏迷不醒了。卢坎騎士由于抬得吃力，也暈眩得跌了一交，不料他肚子上的伤口受到冲击，竟把腸子挤了出来，因此这位优秀騎士的心脏也破碎了。及至国王醒来，他看見卢坎，忽然发覺他口里吐出白沫，腸子拖到脚上。国王叹道："哎喲，天呀，这确是人間万分慘痛的景象；一位高貴的公爵，为我死了；按理他比我更需要人来照拂，而他竟来照料我。天呀，他对我沒有絲毫怨言，一心一意地服侍我。慈悲的耶穌呀，求您保佑他的灵魂啊！" 拜底反尔看見他的同胞卢坎死了，放声痛哭。国王說道："不要再哀慟多哭啦，哭也无济于事，倘使我能活下去，我可以一直追悼他；不过我留在世上的时間不多了。" 他又接着对拜底反

尔騎士說道："請你快去拿出我的截鋼剑，这是我的宝貝，請你走到对面的河边，及至抵达之后，将剑丢进水里，然后把你所看到的情形，回來报告我听。"拜底反尔騎士答道："王上，我一定遵命去办，随后赶来給您报告。"

拜底反尔騎士銜命走出之后，在途上看到这把剑把，嵌滿了珍貴的宝石，不忍释手；还自言自語道："把这柄珍貴的宝剑丢到水里，有啥意义，不过造成一个損失而已。"說罢，他就将剑藏在林里。遂即赶快返回，奏报国王，說他已經到了河边，并且把剑也丢下水了。国王問道："你在那里看見了什么？"他答道："王上，只見风浪，沒有别样东西。"国王答道："你說的是假話，赶快再去，照我的吩咐去做吧；你曾經說过，你很爱我，何必吝惜这把剑呢，就把它丢在水里好啦。"于是拜底反尔騎士又回到河边，把剑握在手里，依然覺得丢了这件宝物，实在可惜，同时也是一个罪过，因而又把它藏匿起来，又轉到国王面前，說是确实遵命丢掉了。国王又問："你在那里看到什么呢？"他答道："王上，我只看見河里波浪起伏，其他沒有什么异样。"这时国王亚瑟怒道："哎，你欺騙我两次了，也來做个叛徒啦！有誰会想到，你这个口口声声敬爱我的人也背叛我呢？你这个著名的騎士，竟貪图剑上的珠宝而欺騙我呀！你赶快再去一趟，耽延久了，会使我感冒风寒，遭到意外危险哦，赶快照我的命令去办吧，不然，若是只看重我的宝剑，置我死地，那么我将来看見你，一定要亲手打死你。"

随后，拜底反尔騎士径自前去，来到从前放剑的地方，慌忙拾起，走到河边，将腰带系在剑柄上面，用力向河里一擲；水面上边登时伸出一只胳臂，张手把剑接着，握得很紧，还揮动了三次，忽然連手带剑，縮进水里，化归烏有了。这时，拜底反尔騎士重行返回国王跟前，将亲身經历，报告他听，国王答道："哎，快把我送到

那里，我在此地，怕是候得太久了。”拜底反尔于是背起国王，走到河边。抵达之后，立見靠岸地方，泊着一叶小艇，艙里挤滿美女，其中有一位王后，但都頂着黑色头巾；她們一看見亚瑟王走近，便哭喊哀号。国王說道：“請把我放到船上吧。”她們輕輕地抬他上船；有三位王后出来迎接，状极哀慟；各位王后坐定以后，亚瑟王便放下头顱，枕在一位王后的大腿上。她开口招呼道：“亲爱的弟弟，您为什么离开我停留这么久呢？哎，您头上的伤口受的风寒太久了。”說过这話，大家摇桨开船；拜底反尔看見所有美女都离他走了。他放声喊道：“亚瑟王呀，你們都走开了，留下我孤单单的一个跟着敌人，怎么办呢？”国王說道：“你可以尽量克服困难，多多安慰自己；专門依賴我，有什么用呢；我打算到阿維利昂的山谷里去医伤；若是你今后听不到我的消息，就請你为我的灵魂祈祷吧。”随后各王后和貴妇們就号咷痛哭，惨不忍聞。及至拜底反尔騎士的視綫失去了船的踪影，他一面痛哭，一面跑向林里；跑了一宵，第二天早晨終于在两片古林中間，发現了一所教堂和一所精舍。

## 第 六 回

第二天拜底反尔騎士怎样发現亚瑟王已經死在一所精舍里；他又怎样和修士一同住下。

这时，拜底反尔騎士的心里，很是欢喜，便向前跑去，待他走进教堂，望見了一位修士，四肢着地，伏在一座新墓的跟前。那修士望着拜底反尔騎士，覚得面熟，原来不久之前，他还做坎特布雷的

主教，为了受到莫俊德騎士的威脅，才逃到这里。拜底反尔道：“修士先生，請問里面埋的是什么人，为什么您祈祷的时候偎得这么近呢？”修士答道：“好孩子，我不清楚，只好猜猜看。昨天夜里，在半夜时辰，忽然来了一群貴妇，抬着死尸一具，求我代葬；她們献給我一百支蜡烛，还有金币一百比桑。”拜底反尔騎士道：“天啊，您說的就是亚瑟王，就把他葬在这教堂里呀。”說罢，随即昏得不知人事；待他苏醒之后，便恳求修士許他住在堂里，从事禁食祈祷。他还說道：“我願意永远不再离开此地，今后的余生，专替亚瑟王去祈祷吧。”修士答道：“欢迎，欢迎，你眞难想到我对您是怎样清楚啦。你就是勇敢的拜底反尔，那位高貴的公爵卢坎騎士就是令兄。”拜底反尔把讀者們在以上所說过的話，統統告訴了修士。然后他便随同修士住下，拜底反尔换上袈衲，很謙逊地服侍修士，在这里禁食祈祷；这位修士原来是坎特布雷的主教。

关于亚瑟王的事迹，我从沒見过有正史上的記載，至于亚瑟王之死，我也从沒讀过絕对可靠史实；只知道他曾經跟随三位王后，乘船走去。这三位王后，一位是亚瑟王的姐姐美更·拉·费，第二是北卡利斯的王后，第三就是荒地女王。此外，还有怡妙，她是湖上仙女的領袖，曾同著名騎士伯莱斯結为夫妇；怡妙效忠亚瑟王，又从不許伯莱斯騎士冒险赴战；所以他們夫妇两人消閑安逸，享受一生。总之，关于亚瑟王之死，只見到这群貴妇送葬的記載，除此以外，我再找不出更多的資料；这里所葬的一个人，根据当日在場的修士的意見，也沒法証实这个确是亚瑟王的遺体；那位修士过去曾担任过坎特布雷的主教；这段史迹，乃圓桌騎士拜底反尔所留下的記录。

# 第　七　回

多数人对于亚瑟王死亡的意見，又桂乃芬王后怎样到奥姆斯白利庵里做尼姑。

亚瑟王逝世以后，在英格兰的許多地方，有些人都說他并沒去世，怀疑他遵照耶穌基督的意思，迁到别处去了；还有許多人相信他不久就要返回，他一定能够获得那座神圣的十字架。可是，依照我这个著書人的意見来說，那些說法都是不可靠的；我認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已把生命改变了。此外，又有許多人走过他的坟墓，看到这样的詩句：

亚瑟之遺体，
长眠在此乡；
称王終一世，
轉来仍为王。

关于拜底反尔騎士留在精舍的情形，我們暫置不論。那位修士当时住在格拉斯登堡附近的教堂里，就是他的精舍也在那里。他們两个虔誠修行，誦經祈祷，禁食礼拜，更实行完全斋戒生活。后来，桂乃芬王后听到亚瑟王已經逝世，其他著名騎士，都已死亡，而且莫俊德騎士和其余的人都也死了；这个消息，促使她弃絕紅尘，随带五个侍女，暗地到了奥姆斯白利。在那里她削发为尼，身上只穿戴着黑白两色的装束，苦修忏悔，一若普通悔罪修行的妇女，世間上再沒有任何人可以促动她的欲念；她只知禁欲，祈祷和布施等等善事；全国人民发覺她彻底悟改，无不刮目

相待。桂乃芬王后住在奥姆斯白利，仅是一个披带黑白装束的普通尼姑，若是依照她的出身說来，理应充任尼院主持，或是修行斋长；关于她的生活，我現在不再多說；下面专叙湖上郎世乐騎士的情况。

## 第　八　回

郎世乐騎士听到亚瑟王和卡文英騎士的噩耗，
他怎样回到了英格兰。

郎世乐騎士住在自己的国內，听到莫俊德騎士已在英格兰自立为王，招募人馬，防御海口，准备攻打他的父亲，不讓他返国登陆；同时还有人告訴郎世乐騎士，說莫俊德有意迎娶父亲的夫人为妻，由于这位王后不肯改嫁，逃进倫敦塔里，他还派遣大軍在塔外围困。这些消息气得郎世乐半死，逼得他向亲友們說道：“眞可恶极了，你这个双料的畜牲莫俊德騎士啊，你这样侮辱我們的国王，我眞懊悔以前把你放出我的手心；而且我讀到卡文英騎士写来的信，一方面我恳求耶穌安慰他的灵魂，另一面我了解亚瑟王处境困难。”他又叹道：“哎呀，我怎能讓这一位封我做騎士的高貴君王，听他国內的人民去推翻他呢。并且卡文英騎士在死前写給我一封信，希望我亲自到他的墓上一趟，措詞凄凉哀慟，讀过之后，永难忘怀，他眞是一位世間罕見的奇才；不幸，我生在一个倒楣的时辰，后来又做出一連串倒楣的事情，比如先打死了卡文英騎士，又打死了高尙騎士葛汉利；最后更打死了我的好友卡力滋，他也是一位最优秀的騎士。”他又說道：“我想我眞

是倒楣，我为什么所做事情都是倒楣的呢！到今天我还沒有机会把这个叛徒莫俊德打死呀！”

卜尔斯騎士听后說道：“您不必多发怨言，快去替卡文英騎士报仇吧；然后再到他的墓上走一趟；第二，还請您替亚瑟王和桂乃芬王后去报复。”郎世乐騎士答道：“多謝您的指教，您总希望我成功喲。”

随后，他們尽速作好一切的准备，大小船只，都已妥当，由郎世乐騎士率領人馬径向英格兰駛去。渡过大海，抵达了多維海口，同时还有其他七位王子随行，人馬之多，确实惊人。郎世乐騎士登岸之后，便向多維居民打听亚瑟王的下落。他們当时便把亚瑟王的被害，以及莫俊德和十万大軍同时死在战場，还有亚瑟王在登岸后的初次大战中，卡文英騎士即中伤死去，隔天的早晨，莫俊德同国王在拜兰姆丘原上一战，国王就把他打敗……这些情况，都告訴他了。郎世乐騎士听后叹道：“啊呀，这消息太使人沉悶啦。”他随即又詢問其他騎士們：“諸位先生，卡文英的坟墓在哪里？請領我去看看。”这时，城內有些人带他来到多維寨，走上卡文英的墓前。郎世乐騎士双膝下跪，哭了一場，又虔誠地为他的灵魂祈祷。当天晚上，因为要替卡文英祝福，郎世乐举行了布施大会，凡是参与祭祀的人，一律款待魚肉美酒；并且不分男女，每人另給十二辨士，作为賙济。郎世乐身着丧服，亲手分配銀錢，有时泪流滿面，恳求到場的人替卡文英的灵魂祈祷。翌日早晨，凡是近处的牧師和教士，都邀請到了，由他們为死者作安魂弥撒；郎世乐騎士带头捐献了一百金鎊；另有国王七位，各捐献四十金鎊；其他騎士千名，每人一鎊；捐献人員，由晨到夜，絡繹不絕；郎世乐在墓上守灵两天，他时而哭泣，时而祈祷。

第三天郎世乐騎士邀請各位国王、公爵、伯爵、男爵和騎士們

前来相見，向他們說道："諸位爵爷，你們陪我来到英格兰的国境，我很感謝，只因来得太迟，未及看到亚瑟王，使我遺恨終生；不过举世的人，沒有一个能够反叛死亡的。"他又說："就因为如此，我打算去訪問桂乃芬王后，听說現在她的精神很苦痛，同时还在生病；还有人說她已經逃到西方去了。請諸位在这里候我，如果我在十五天內尚未返回，就請諸位先行乘船返回祖国；我所說的話，你們都照办好了。"

# 第 九 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到各处去寻桂乃芬王后，又他怎样在奥姆斯白利庵里找到她。

后来，甘尼斯的卜尔斯騎士来了，他向郎世乐騎士說道："您长驅直入来到这个国家，可有什么打算么？不过您要明白，您在这里的朋友太少了。"郎世乐騎士答道："算了吧，請您守在此地，我独自前进，不必再带領官員和侍从。"即使同他爭辯也无用，他还是向西走去，一共探訪了七八天，最后郎世乐騎士遇到了一座尼庵，桂乃芬王后瞧到郎世乐走进了庵里。她一望見郎世乐，立时暈迷了三次；很多妇女們急忙把她扶起。及至她苏复醒轉，恢复了說話的能力，便向大家解說："諸位名媛小姐們，你們看見我暈迷，一定詫异，实在因为我望見了对面站立的一个騎士，請你們招呼他快到我跟前来。"

他們把郎世乐騎士招到她的面前，桂乃芬王后开口向全体貴妇們說道："这人为我釀起了一場战禍，使得世間最优秀的騎士

全部死亡了，还为了我俩之間的愛情，以致我的丈夫——最高貴的国王也被害而去世了。(她轉头向着郎世乐)郎世乐騎士呀，您要明白，現在我决心要来調治我灵魂的痛苦；我請求上帝的恩典，在我死后，允許我看見耶穌的慈祥面色；并且在末日审判那天，讓我坐在耶穌的右首，因为天上的众圣，在往日也象我曾經犯罪作恶一样，然而此刻他們可以留在天上呢。郎世乐騎士啊，我眞誠地求您明了，正由于我俩过去的恩愛；今后您永远不能再看到我了；靠了上帝的恩典，我囑咐您不要再同我作伴，您尽速回国，将国家治理太平，切勿輕易用兵，招致了战乱和破坏；又因为我在往日愛过您，所以內心里便不願再看見您，何况您我两人，曾把王国之中的杰出人才，以及騎士里面的花朵，都消灭了呢；因此，郎世乐騎士呀，我奉劝您返归祖国，娶妻成家，共享快乐圓滿的生活；我热誠地恳求您为我祈祷，以消除我过去的罪孽。”郎世乐騎士答道：“亲愛的夫人，您如今眞是要我回国去結婚么？夫人，我永远不願結婚，我永远不願意，我怎能把应允您的話全部违背呢；我一定要追循您的道路，为了爭取耶穌的欢心，您做了尼姑，我就要去做教士；将来我要一直专心为您祈祷了。”王后說道：“如果您有心侍奉上帝，就照您的話去做吧，不过我还在怀疑，怕您不久又作入世的打算了。”他又說道：“王后，好吧，听您随便批判吧。我从不自食諾言；如果我的信心不坚，重新返回紅尘，上帝也不应許我呢！再說到以前追寻圣杯的时候，若不是为了您的原故，我那时就抛弃了这空虛的尘世了。如果当时我把尘世抛弃了，全心全意去追寻圣杯，那么我的成績，除了我的兒子高朗翰騎士以外，恐怕沒有任何人可以同我相比呢。夫人，您修行到了圓滿的境界，我也应当做到圓滿。上帝可以为我作証，我同您已享尽了人間的愉快；但是早知今日，我应当老早迎接您

到了我的国里。”

## 第 十 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来到修士的住处，就是坎特布雷主教所在地，以及他穿戴修士的服装。

郎世乐騎士接着說道：“我現在看到您将心交給主，我願向您保証，今后我要一心去修行了，若果我能找到一位願意收留我的修士，我願把余下的岁月，用于祈祷。夫人啊，請您最后同我亲一次吻吧。”王后答道：“不可以，不可以，您永远不要这样想吧。”說罢大家就离别了。他們这一幅悲慘的景象，即使一个心腸最硬的人，也要为他們洒下同情的热泪；他們內心的沉痛，好象被长矛刺穿似的；他們暈厥了好多次，各位侍女們把王后抬进了臥室。

郎世乐騎士醒轉之后，上馬騎行，整天整夜在森林里奔馳，同时哭泣不停。最后在两面悬崖的当中，发現了一座教堂和一所精舍；他听到催人弥撒的鐘声，便走近堂前，下了馬，把馬拴起，自去弥撒。領导誦詩祈祷的原是坎特布雷的主教。这时主教和拜底反尔騎士两人都認識郎世乐騎士，所以在弥撒之后，大家便坐下談心了。拜底反尔将已往的事情，全部告訴了郎世乐，不料他听过之后，心痛如割，便张开他的两臂，这样說道：“天呀，什么人还相信这个空虛的世界呢？”說罢，双膝下跪，請求主教垂听他忏悔，使他的罪孽得到赦免。并且他还懇求主教收留他做弟子。主教連声道：“好，”随即取来一袭道袍，披在郎世乐騎士的

身上，他从此敬拜上帝，不分昼夜，都是祈祷和禁食。

那时，大队人馬駐扎多維港口。梁納耳騎士从这里率領着十五个爵爷赶到倫敦，探訪郎世乐騎士的下落；不想他来到那里，遭人杀害；还有好多爵爷，同时罹难。后来，甘尼斯的卜尔斯騎士吩咐大队人馬返回本国；他曾同爱克托騎士、卜拉茂騎士、布留拜里騎士，以及郎世乐的亲族多人，来到英格兰地方，更走遍全国，打听郎世乐騎士的下落。有一天，卜尔斯騎士无意間来到郎世乐所住的一座教堂；因为听到弥撒的鐘声，他便下馬望了一望。礼拜过后，那位主教偕同郎世乐和拜底反尔同来拜候卜尔斯騎士。这时，卜尔斯騎士看見郎世乐披着道袍，便恳求主教賜他一件。結果，他就給他一袭，卜尔斯也住在此地，随着大众祈祷禁食。他在此住了半年，其間卡力哈特、卡力胡丁、卜拉茂、布留拜里、維梨哀、柯拉罗斯，和葛哈兰丁七个騎士都先后接踵而来。这七个优秀的騎士都住在这里。他們一发現郎世乐騎士修行到功德圓滿的境界，都不想离开，同时都要求換上道袍，和郎世乐一样装束。

大家在这里虔心苦修了六年，郎世乐騎士升到主教的职位，要担任唱誦弥撒一年。其他各个騎士，在此研讀經文，协助弥撒，打鐘，还担任其余各种体力劳动。他們所有的馬，已变成自由散漫的野馬；他們各人对世間的富貴，都看成过眼的烟云。及至他們看到郎世乐騎士絕食祈祷，艰苦修行，認眞鍛炼，現已骨瘦如柴，他們便不顧自身所遭受的苦痛，一心一意向那位世間优秀的騎士看齐了。有一夜，郎世乐騎士在梦里得到一个异象，上帝命令他，为了求得赦免自己的罪孽，应当迅速赶到奥姆斯白利：“你到了那里，便知桂乃芬王后已經死了。你可以带着同伴們随行，預备一輛馬轎，将她的遺体运回，以便同她丈夫亚瑟王合葬。”这

个异象，在郎世乐的梦景里一夜共显现了三次。

## 第十一回

郎世乐騎士和他的七个同伴① 怎样來到奥姆斯白利庵；又发現桂乃芬王后已死，他們就把她运送到克拉斯登堡。

郎世乐騎士黎明即起，将梦中的异象奉告了修士，那修士回答道："您快預备启程，这样做是很对的，切不可不重視这个异象啊。"郎世乐騎士便带着八个同伴①，由克拉斯登堡步行来到奥姆斯白利，中間約計三十余哩。因为他們的身体都很虛弱，所以这短短的路程，就走了两天。待郎世乐騎士来到奥姆斯白利的尼庵，才知道桂乃芬王后早在半小时之前气絕而死。庵里的妇女們看見了郎世乐騎士，就把王后死前的情况，全部告訴他听。那时，她曾公开向大家說过："郎世乐騎士已做过一年的教士，这时他正急忙赶来，打算替我搬运尸体；然后，他要把我葬在我丈夫亚瑟王的旁边。"她还公开向大家說："我懇求万能的上帝，不要讓我再用肉眼看見郎世乐騎士啊。"她这样祈祷了两天，才辞别世界的。这时，郎世乐騎士望見了桂乃芬的遺容，內心悲痛，欲哭无泪，惟有叹息。他独自办理了全部的追悼仪典，比如唱鎮魂歌，作晨間弥撒等等。他們把遺体装入馬轎，燃起了一百把火炬，围繞在尸体的四周，同时郎世乐騎士的八个同伴，跟随轎后

① 回目中和正文的数字，不相符合，但据 Everyman's Library 版本，正文中均为七人。

步行，朗誦着或歌唱着多种祈祷詩詞。在尸体上面，还燃着乳香。郎世乐騎士和他的八个同伴一直由奥姆斯白利徒步走到了克拉斯登堡。

他們一行人等来到了教堂和精舍的內部，正当一位修士为桂乃芬王后隆重举行殯葬祈祷。翌日早晨，有一位修士做了安魂祈祷，态度极为虔誠；这位修士曾充任过坎特布雷的主教。郎世乐騎士在此首先奉献，其他八人，依次輪流。随后，采用累因斯出产的蜡布包裹尸体，由头至脚共纏三十层，先放入鉛絲所制的网里，再移到大理石的棺內。郎世乐騎士看見了这口棺材埋进土里，立时暈厥，許久不曾醒轉；待那修士促他醒来，又向他說道："您这样悲痛地去追悼她，不惟上帝不会喜悦，还要遭到他的譴責。"郎世乐騎士答道："是的，上帝了解我的心願，我絕不会触犯他！我的悲哀，不論过去和現在，完全不是为着罪恶的享受，而我的悲哀，是为了她的美丽和高貴，那么将永不会停止。所以我每想到她的美貌，或是她的高貴，就会联想到国王同她当日的威严；如今再看到他們这两具尸体，放在眼前，使得我身心交瘁，无法支持。还有一点，我想到我的猖狂和傲慢，使得他們落到今天的下場；可是当他們活在世上的时候，乃是基督徒中最高貴的人物。"郎世乐騎士接着又說："我想起这些遭遇，都由于他們过于寬厚，而我过于刻薄啊。如今我愈回想愈是痛心，几乎使我迷离恍惚，不能支持了。"以上种种，都是法兰西文的著作中所記載的。

# 第十二回

郎世乐騎士怎样开始患病，随后死了，他們把
他的尸体运到快乐园，并埋葬在此。

从此郎世乐騎士謝絕飲食，有时虽吃一点，但分量很少，一直到死，不願多吃。当他患病的时候，病况逐日加重，終于萎枯而死。那时，主教和同伴們也沒法劝他进食，他只靠一点清水維持，以致身体縮瘦了十八吋，很多熟人几乎都不認識他了。他經常日夜祈祷，倦极了，間歇地瞌睡一刻，时間也是不久；还不时伏在亚瑟王和桂乃芬王后的墓上，伤心哀悼。不論主教，或是卜尔斯騎士，或是他的伙伴們，都沒法安慰他；即使苦口劝导，也沒效力。他这样愁悶焦虑了六个星期，便卧床不起了；他派人把那位曾經做过主教的修士請来，还召来那一群肝胆相照的同伴。郎世乐騎士伤心顫抖着向他們說道："主教先生，請您按照基督教的慣例，为我举行各种仪式啊。"主教和他的同伴們齐声回答說："您何必着急，哪里需要准备后事呢？只不过是您的血不舒暢吧了！靠着上帝的恩典，明天就会大大轉机啦。"郎世乐騎士又道："各位亲爱的爵爷，我这只多苦多难的臭皮囊，現在应当埋进土里了；我得到的預兆，要比我告訴您的多得多了，就請你們替我举行丧礼吧。"当大家为他举行临終膏礼的时候，一切均遵照基督教的仪式办理，他还懇求主教一件事，就是轉請他的同伴們要把遺体送回快乐园埋葬。但是有些人認为快乐园是在阿耳韦克，还有人說是在班布魯。郎世乐騎士說道："我在往日曾經許过

願，我盼望死后能够葬在快乐园里。如今我怕这个願望落了空，所以恳求在場的列位同志，快送我到那里去。”說罢，他的同伴們摆手痛哭了一場。

到了深夜，大家拥挤在一間屋里，上床睡了。刚过半夜，那位主教在床上正睡得很熟，忽然放声大笑。这样一笑，惊醒了全体的同人，使得他們統統爬起来問他出了什么事情。主教答道：“天呀，你們为什么喊醒我呢？我一生从沒有覚得这样安乐过啊。”卜尔斯騎士接着問他說：“您为什么这样安适呢？”那主教答道：“我和郎世乐騎士在此地看見了很多天使，比較我在画里所看見的人还多。成群的天使托起郎世乐到天上，天門洞开，表示欢迎。”卜尔斯騎士道：“主教正在做恶梦哩，不过郎世乐騎士的生平，乐于为善，那是毫无疑义的。”主教答道：“您的意見很对，請您走到他的床前，看看他究竟怎样吧。”这时卜尔斯騎士随着其他各位同伴走到郎世乐的床边，发現他老早变成僵尸了，只是面带笑容，还向四周散出一縷香气。

大家看到这个噩景，陡然摆手痛哭，煞是凄凉。第二天早晨，由主教領导作安灵弥撒，再由他率同九位騎士，将郎世乐遺体移进馬轎——在不久以前，也就是这輛馬轎，送了桂乃芬到墓地的。主教从这时起，随着其余人等，步行好几天，护送着郎世乐騎士遺体到快乐园去安葬；还有一百把火炬围繞在遺体四周。及抵达之后，他們把遺体放置在教堂唱詩班的地方；便在遺体的上面及四周，唱詩誦經，为他祈祷。郎世乐騎士的面部，未曾遮盖，显露在外，以便广大群众瞻仰遺容。考据当日的风俗习惯，凡名人入殮，遺体面部，向例露出。正当他們忙着举行葬仪，馬利斯的爱克托騎士忽然走进了，他在过去七年間，走遍了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各地探訪郎世乐的下落，他們原来是同胞的兄弟呢。

# 第十三回

爱克托騎士怎样发現他的哥哥郎世乐騎士已經死亡，又君士坦丁繼承亚瑟的王位，去統治这处地方；本書結束。

爱克托騎士听到了快乐园唱詩班地方的歌声，又望見了那里輝煌的灯光，便下馬步行，径向那里走去；当走近了唱詩班，便看見有的人慟哭，有的人哀唱。这里的人都認識爱克托，不过他不認識这些人。卜尔斯騎士一看見爱克托，急忙走近他的跟前，将他哥哥郎世乐死的情形，告訴他听；他听了之后，就把盾牌盔剑都丢下了。他登时跑到哥哥的灵前望望，就暈厥地上了。待他醒轉，痛哭失声，凄惨万分；痛苦情况，难于描繪。他說道："郎世乐哥哥啊，您是全部基督徒騎士的領袖，如今长眠此地，您确实是无比的能手。在撑掌盾牌的騎士里，您是最文雅的一位。而且談情說爱，您在跨馬武士中間，又是一位最眞心的人。就一般人对女人所表示的情感来說，您算是最誠摯的。在佩带宝剑的人里，您的性格最仁慈。并且，在成群成伙的騎士里，您的天性最良善。在厅堂上陪着貴妇宴会的时候，您的态度最謙虛和藹。应付不共戴天的仇敌，看您握着长矛在手，又是一位威风凜凜的騎士。"随后，大家对他表示着无限的哀慟。

他們圍着郎世乐騎士的遺体守了十五天，方才隆重而庄严地葬在地下。然后，他們全体又奉陪着坎特布雷的主教慢慢的一同回到了精舍，在这里大家共同住了一个多月。当时，在英格兰地

方，民众公选君士坦丁騎士担任国王；这人原是康瓦尔卡多尔王的太子。他不仅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优秀騎士，而且在即位以后，国泰民安，統治得人人心悅口服。他探得了坎特布雷主教所住的地方，便派人通知他离开精舍，恢复他的主教本职。拜底反尔騎士留在精舍，作了一輩子的修士。后来甘尼斯的卜尔斯騎士、馬利斯的爱克托騎士、葛哈兰丁騎士、卡力哈特騎士、卡力胡丁騎士、卜拉茂騎士、布留拜里騎士、維梨哀騎士以及克萊尔曼的柯拉罗斯騎士等等九人，都返回故乡去了。事前虽經君士坦丁王誠意挽留，也沒能打断他們回国的本意。他們回到故乡，都仍然担任圣职。在英吉利文的著作里，有几本記載他們自从郎世乐騎士逝世之后，便不曾离开英格兰的国境；我想这乃是著者們的偏見，而与事实不符的。至于法兰西文，在一些公認的权威著作里，都說卜尔斯、爱克托、卜拉茂和布留拜里四位騎士，后来到了耶穌基督生死所在的圣地，各自慢慢地建立了他們的国土。那部書还記載着，当郎世乐騎士尚未离开人間的时候，就命令他們四人这么去做。所以这四位騎士曾进攻异教徒和土耳其人，鏖战了許多次。后来他們为了上帝的緣故，都在圣金曜日（耶穌受难日）死在那里了。

本書旨在記述亚瑟王及其圓桌社各位高貴騎士的生平，当各騎士全体荟聚一起的时候，总数达一百四十名，所有記載，在此結束。同时，亚瑟王本人的一生事迹，也在此結束。各位讀者先生們，以及各位讀者太太小姐們，当你們从头到尾讀完了記述亚瑟王以及他的各位騎士的这部著作以后，我恳求你們为我祈祷，要在我活在人間的时候，請上帝賜我善良的指示；将来在我死后，还恳求諸位为我的灵魂祝福。这部書原是馬罗礼·托馬斯騎士編写的，在英皇爱德华四世即位第九年脫稿；馬罗礼日夜侍奉耶稣基督，做了他的僕人，所以基督賜給他无上的勇敢毅力、完成了这部著作。

这一部高貴而且愉快的讀物，取名《亚瑟王之死》，也在这里結束。这部書中叙述了亚瑟王的誕生、履历和事业，并記載了他的圓桌社各位高貴騎士的仁俠行为，以及他們怎样完成了寻求圣杯的任务；到了最后，全部官員遭了殘酷的殞灭，因而都离开了这个世界。本書原系馬罗礼·托馬斯由外文譯成为英吉利的語言，我在前面已經屢次提到。書成以后，又經鄙人分作二十一卷，再別为若干回，假倫敦惠斯敏司德大寺內排版印刷；出版之日，时当我主紀元一千四百八十五年七月三十一日。

校印人柯克士頓恭記如上。

# 关于《亚瑟王之死》

## 1

英国十五世紀是一个富于矛盾的世紀，一方面是工业和商业很发达，倫敦和若干位于港口的市鎮呈現出繁荣的景象；另一方面却是一片混亂与不断內訌，处于无政府状态，貴族間自相火拚，对法战爭第二期以失敗告終，継之而起的是爭夺王位的玫瑰战爭。这是英国四分五裂、貴族对社会的功用逐漸消失、騎士制度已經崩潰的时期，是封建关系和封建生产方式正在衰落、資产阶級关系和資产阶級生产方式正在迅速发展的时期，是封建社会过渡到資产阶級社会的时期。

正在这个时候，出現了由馬罗礼編写的、柯克士頓校印的一部傳奇《亚瑟王之死》。它是早已傳遍欧洲各国的关于英国亚瑟王及其圓桌騎士寻求"圣杯"故事的一部文庫，是英国文学中第一部小說，还有人认为是英国的一部散文史詩。

騎士文学是封建社会的产物，亚瑟王的傳說是騎士文学中重要的一环。在馬罗礼以前，欧洲各国出了不少关于亚瑟王故事的书，馬罗礼把关于亚瑟王的各种各样的傳說整理联貫起来，写成了这部著名的傳奇。本书完成于 1469 年，出版于 1485 年。他在书中，歌頌了亚瑟王平定反叛他的貴族、統一苏格兰和威尔士

以及远征罗馬的武功，贊揚了亚瑟王的圓桌騎士們英勇比武、扶弱抑强的事迹，叙述了郎世乐和桂乃芬王后以及崔思痛和綺秀·婉儿的悲欢离合的恋爱故事。但本书的結局却是悲剧的，亚瑟王受伤死了，桂乃芬王后也死了，許多著名的圓桌騎士也都先后死去，书名叫做《亚瑟王之死》盖由于此。

本书同用韵文写的騎士文学一样，是英雄美人的贊歌。作者对于騎士的忠君爱国、好义任俠、英勇善战，对妇女的爱护和对爱情的忠貞等封建社会的道德称贊备至。其实，騎士在現实生活中，未必具有这些优良的品质。这部作品是在封建社会衰落时期写成的，是一篇哀悼騎士制度的崩潰、美化过去貴族制度的哀歌。作者对于亚瑟王領导英雄豪杰东征西討、造成一个强大的統一的英国的局面，作了詳尽而生动的刻划，亦正表示作者希望在玫瑰战爭中能够产生一个强有力的賢明君主的理想。

作者集中了关于亚瑟王的一切傳說，以引人入胜的叙事技巧，把这些故事讲出来，其中有穿插，有对話，有錯綜复杂而又首尾联貫的情节，有各种人物的思想活动。馬罗礼的《亚瑟王之死》已經粗具后世小說的規模，这是这部作品的艺术上的一个重大成就。

## 2

作者馬罗礼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据包尔 1458 年印行的《大不列顛图鉴》，說他是一个威尔士人，名字大概是 Syr Thomas Malory。这名字与英国古地名 Maylows，Maelour 或 Maelor 不无关系。他出身于窩立克群伯爵的家庭，生于十五世紀三十年代，大概在 1433 年他承继了祖上的財产和爵位；1436 年出

征过法国的加萊。自1450年起，就接連坐牢，少則数日，长則三年。罪行种类包括聚众搶掠、勒索、欺詐、侮辱教长、搗毁教堂、越獄潜逃、謀杀公爵等等。文納弗依据所得的材料，罗列馬罗礼的罪名及犯罪日期地点就占了四頁之多，认定他是一个巨犯。1469年，他在獄中的时候，完成了《亚瑟王之死》。1471年3月14日逝世，葬在倫敦郊区新寨門附近灰油鍋地方的圣·法朗士教堂墓园。

《亚瑟王之死》能同世人相見，应归功于柯克士頓，是他把这本书加以整理、修改、潤飾、标点、划分章回，并写了序言，而后排印和发行的。

柯克士頓是英国第一个印刷商，对于英国文化有很大貢献。他生在英格兰东南部肯德郡的林野地区，出身貧寒的农家，十六岁移居城市，做了富商賴吉的学徒。賴吉經營綢布进口貿易，有时附带輸入欧洲大陆的图书手稿，柯克士頓耳濡目染，很早便熟悉了当日的珍貴书稿。賴吉死后，他到荷兰和法德兰斯等处經商，寄居国外达三十年之久。他得到爱德华四世的器重，1462年受命为英商监督，这个职位，他一直担任了八年。那时西欧正开始应用活字版印书（其实，是由我国傳入的），他对于此項新兴的印刷事业頗感兴趣。此外，他还經常购进一些印本图书，运回祖国。

1464年以后，他与英王的妹妹瑪珈丽德公主相識，生活更为安定，便放棄商业，进而练习写作和印刷。他所翻譯的費弗尔的《特洛亚战爭》，1474年在布魯格出版，这是世界上第一部印刷的英文著作。

1476年，他把一批印刷器材运到倫敦，在威士敏斯特大寺济貧院設置工厂，招募学徒，从事出版事业。柯克士頓从五十九岁起开始他的編輯和印刷的事业，继續經营了十七年，共刊行了九十

九种图书，才离开人世。《亚瑟王之死》就是他的印刷厂开办后第九年所出版的一部大书。如果我們把他的印本和溫徹斯特的鈔本对照一下，我們认为柯克士頓刪改整理的功夫实不应淹沒。最突出的地方，就是柯克士頓把馬罗礼所作猥亵的描写，特別是本书第十九卷，几乎完全改写了。他为本书写了一篇序，在序里說："这部书所流露的博爱仁慈、和藹大度以及豪爽磊落，讀者可以发現許多賞心悅目和崇高著名的軼事。因为在历史里，你可以看出高貴的豪俠、礼仪、博爱、誠恳、坚忍、爱情、友誼、胆怯、凶杀、毒恨、德行和罪孽。行善远恶，可以得到好名声。"由此可見，柯克士頓之所以整理出版这部巨著，目的在于要維护当时搖搖欲墜的封建社会的道德准則。

## 3

前面說过，馬罗礼的《亚瑟王之死》是根据各种关于亚瑟王及其圓桌騎士的故事而編写的，現在我想把历史上的傳說作一个簡单的介紹。

亚瑟王是第五或第六世紀的不列顛的統治者，原是一个历史人物，第八、九世紀的尼尼亚斯曾作过神話式的記載。大約在1155年，住在英格兰的一个名叫韦詩的諾曼人，写过一部《英国人武功录》，他最早提到亚瑟王的著名圓桌(社)；又用法文作成了《伯綠特》，这是頌揚各古代不列顛英雄們的長詩，遂使圓桌故事傳遍了整个欧洲。赫佛理本是相信亚瑟王将来还要返回英国重行統治的，韦詩比他說得更为細膩。他說："不列顛人都守候着亚瑟王，因为他們都在傳說，而且相信，他終有一天从原路返回，再住在这里的。"他又說："有的人在怀疑——我也受了迷惑，究竟他

是生是死呢?"韦詩对当日的傳說批判道:"既非全是謊話,也非全是实情;既非完全愚蠢,也难全有意义;讲故事的人既然說了这么多,又产生了这么多的傳聞……"这就使历史和神話交織一起了。

到了1175—1205年之間,英国有一位叫雷雅梦的教士,竟代表亚瑟王揚言:"我就要到阿維利昂去見最美丽的宫娥,也要到阿根第去会王后,还有个最好的侏儒,她能医愈我的創伤;由于那里的良药,我可以完全复元了。然后我要重返故国,快快乐乐地同不列顛人住下去。"雷雅梦在这里重行宣布了以前魔灵所发表的預言。

1191年克拉斯登堡的一群僧侶,大概不同意亚瑟王的复生,曾公布他們寻得两具尸体,証明确实是亚瑟王和桂乃芬王后的遺体,隆重地把他們殡葬了。然而,相信亚瑟王重返阿維利昂的傳說,依然流傳民間。

及至十二世紀后半叶,法兰西的詩人在欧洲大陆和諾曼人所占据的島国上,編写了大批謳歌亚瑟王的作品,供給行吟艺人去演奏,同时在朝廷上也出現了运用古代罗馬語言的罗曼斯,于是就成了眞正的騎士文學的濫觴。此后,南起意大利,北达冰島,整个欧洲,在各种不同的方言里,都在傳述着这个英雄美人的故事。

在英語里,叙述亚瑟王冒險的最細致的作品,要首推馬罗礼的《亚瑟王之死》。这书問世的时候,正值里士滿战败理查三世而号称亨利七世登极的一年。亨利即位之后,想把当日杀人放火、貪污腐化、分崩离析的社会,改造成为一个和平統一的国家。又由于他緬怀祖宗的英武,推崇开国元勋的亚瑟王,并且自认为是亚瑟的后裔,所以在登极翌年生养長子的时候,特地为他取名

亚瑟，一方面承认魔灵的預言从此实現，一方面又相信这位远古的英雄重行回到人間。亨利七世这时就在溫彻斯特寨里，放置一張直徑18呎的槲木圓桌，悬在寨內大厅墙上，可能是为了紀念这个皇太子的誕生。

圓桌的正中画着一朵大紅玫瑰，上面盖着小朵白玫瑰。白玫瑰是約克皇室的标志，紅玫瑰是朗卡斯特皇室的代表，合之而成屠杜的皇徽。在玫瑰花的外圍上面，立着庄严的亚瑟王，四周写着二十四个騎士的名字。这些人大多数均在馬罗礼的《亚瑟王之死》里出現过。

在这以前，約当紀元1400年光景，奧地利提罗尔的玻耳散諾地方，有一处名叫孔克耳斯坦的要寨里，壁上繪了許多关于亚瑟王的軼事。其中也画了一張圓桌，桌面上沒有花紋或文字，四周所站的人，除亚瑟王外，还有十六个騎士。

在巴黎的国家图书館里，收藏着一張原稿插图，是北意大利留下的一本圣杯故事，时代大概是1380—1400年，用法文写的。图上所繪的一張桌面，中空，侍者环立。首席上面，遮着綢緞，标明“危險座位”。两旁所坐的人物，可从桌面中空的地方窺見他們的下肢。桌面沒有花紋，仅放了杯盘菜果。四周宾主，共十七人。根据画面注釋的文字，乃亚瑟王欢迎高朗翰騎士返回圓桌社的宴会。

就以上所举的三張圓桌看来，时代前后相隔一百年，地区横跨了整个欧洲，虽然桌形和大小各不相同，但确有若干近似之点。柯克士頓所說的圓桌，系指放在溫彻斯特那一張而言。

圓桌騎士形成欧洲中世紀騎士文学的主題，自十二世紀至十六世紀綿延了三百多年，不論在韵文或散文的叙述中，每一群中心人物又各有独立的故事，有时相互貫穿，有时截头去尾；所以

文学史上把那一大堆的故事，总称之曰“环”(cycle)，意义就是一个故事的始末。中世紀的騎士文学一共三环，除圓桌这一环外，还有查理曼和他的貴族环，西班牙半島环。

## 4

《亚瑟王之死》这部书在英国文学史上有相当的影响，很多作家以亚瑟王及其圓桌騎士的故事为题材，写成韵文或散文。例如1590年，斯宾塞写的《仙后》，主角就是亚瑟王。琼生所写的假面剧，独具風格，曾以亚瑟的幻想做題材，編过《在亨利太子的寨里談話录》。莎士比亚虽未曾专題写过亚瑟王和他的騎士，可是他不时采用了那些角色。屈萊頓在1691年出版了政治性戏剧《英国名勛亚瑟王》，由英国著名的乐师拍塞尔为他配歌。十八世紀初叶，菲尔丁的剧本《大拇指》，也是采取亚瑟王朝廷作背景的一部作品。十八世紀末叶，曾翻譯我国《好逑傳》的拍息，在1765年編了一部《古代英詩拾遺》，收录了六篇关于亚瑟的詩歌，其中最为人所称道的，有《卡文英的婚礼》。丁尼生自1833年开始作亚瑟王的笔記，前后耗費了二十五年的时間，1862年印行《英王的牧歌》第二版，卷首加上一首《对亚尔伯特亲王的献詩》。1869年，他写成了《亚瑟王的来临》、《圣杯》、《伯萊士和艾达娜》及《亚瑟王逝世》。1871年他又写成《最后的比武竞賽》，1872年再把《卡力兹和林娜德》完成。次年又作一篇《吉嵐德的婚礼》，这才把这部牧歌全部脫稿。莫里斯在1858年刊行的詩集《为桂乃芬王后答辯及其他》之中，收集了好几首諷咏亚瑟王的短詩。斯文朋在1882年出版一本名叫《良納斯城崔思痛》。又取材馬罗礼的著作，在1896年印行了《巴兰故事》另一本詩集。哈代于1923年

写了一本《康瓦尔王后的著名悲剧》。

## 5

在这部中譯本里，我們选了比亚兹莱和費林特的插画。比亚兹莱的黑白画，即所謂装飾艺术，我把他为本书所作的卷头花边图案全部选用。費林特为《亚瑟王之死》画了二十四幅插图，我选了十幅。

譯　者

1960年2月

（共两册）
統一书号：10019·1528
定　价：　3.65 元